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四册目次

通紀纂十卷

〔明〕鍾惺等輯

清初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卷一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元年至九年
卷二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年至三十一年
惠宗讓皇帝 建文四年
卷三
成祖文皇帝 永樂二十二年
仁宗昭皇帝 洪熙一年
宣宗章皇帝 宣德十年
卷四
英宗睿皇帝 正統十四年
代宗景皇帝 景泰七年
英宗睿皇帝 天順八年
卷五
憲宗純皇帝 成化二十三年
孝宗敬皇帝 弘治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六年

卷六
世宗肅皇帝 嘉靖四十五年
穆宗莊皇帝 隆慶六年
卷七
神宗顯皇帝 萬曆四十八年
光宗貞皇帝 泰昌一年
卷八
熹宗哲皇帝 天啓七年
卷九
懷宗端皇帝 崇禎元年至十年
卷十
懷宗端皇帝 崇禎十一年至十七年

以上通共二百七十八年

入寇　來附　我來初　先為我釋軍士榜

衆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弟永忠乃[illegible]
王等各聚衆泊舟巢湖連結爲水寨以禦寇亂閒　上駐和州[illegible]
歸附乃遣使以書納款　上得書大悅曰吾衆已數萬苦乏舟楫[illegible]
渡江之舟楫令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即親至巢
湖引永安等歸○六月　上率諸將渡江時北風順舳艫齊發衆帆
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常遇春奮戈先登諸
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上之發
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慴然不敢
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狥城中肅然○太平耆儒陶安等率父老出
迎因說　上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
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而行弔
伐天下不足平矣○上善其言遇之甚厚陶安私謂李習曰主上龍
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以衆
數萬來攻太平　上遣徐達等迎戰復命別將繞出其後夾擊之遂
擒埜先　上釋不殺與之語埜先詐曰生我謂何　上曰天下大亂○
豪傑並起○然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所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
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明日衆皆[illegible]
意其衆未必從故陽爲招諭陰實激之及衆遷降自解[illegible]

神武不殺　我輩今有主　擒埜先釋不殺　取金陵　附陶安　取鎮江

與元兵合而以其謀告者　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衆[illegible]
心○乃召埜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聽汝所適不相強也埜先[illegible]
埜先既歸收其餘衆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我師失利埜先追
襲我師經葛仙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反覆遣壯士五十
人衣青出迎因乘後擒埜先刺死埜先
鍾惺曰陳埜先始終不替元亦是好漢欲降之至降之不得寧殺之辟疑而不殺　太祖甚好漢[illegible]
元至正十六年　上率諸將進取金陵時陳埜先子兆先復集其衆
方山　上水陸並進攻破兆先營盡擒兆先悉降其衆得兆先
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疑懼不安
上知其意因令之宿衛環　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　上解甲酣寢
達旦疑懼者始安○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戰死　上入城召官
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蜂起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
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遇之舊政
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　上嘉福壽之忠以禮
葬之○金陵既定　上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
因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
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受師至鎮江元守臣遁去鄧愈[illegible]
其城兵不血刃

錮怪伺至予云天下賊無一定 不肯殺人者能一之觀此信然
諸將來 上為吳國公○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 上親至龍江
迎之以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心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書
畢左右皆不知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後數年病卒○時張士
誠據有平江擅稱名號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為鹽場弓僧與弟士德
士信俱以夾帶私鹽為奸利士誠輕財好施頗得衆心因亂據高
郵稱王至是攻陷平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為勁敵 上遣
使以書通好士誠得書不報拘使不還舉以舟師攻鎮江元帥徐達
禦之設伏擒其弟張九六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
戰功多矣

力為多既被擒士誠氣沮 上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閉目不
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殺之○華雲龍等俘取士信兵於舊館士誠
氣益沮乃奉書請和 上復書數其閉貲之罪且約歸我使臣將校
卿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上克寧國擒其元帥朱亮祖初克太平
時亮祖來降 上喜其勇亡何復叛數與我戰諸將弗能當至是被
獲 上曰爾當何如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釋之令從
征○攻常湖兩州克之張士誠數受窘辱乃請降于元雖受大尉之
銜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元至正十八年以康茂才為營
田使 上諭曰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務在書泄得宜

若所至紛擾無益於民則非付任之意於是各境屯田惟茂才獨著
上嘉美之○立管領民兵萬戶府其法民間武勇精加簡拔編輯為
伍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升擢無功者令還
為民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寓農於兵之意○開前學
正朱升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命預帷幄密
議○召儒士進講經筵命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等為五經師
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上每聞諸將下一城
得一郡不妄殺人每不自勝嘗諭諸將曰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
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

○元至正十九年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來降且以其次子
關為質 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緣未
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何以質為乃厚賜關而
遣之○又獻寶 上曰吾所需者才耳非寶也○又有獻能詩美女者
上誅之以絕進獻○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
琛因胡大海薦也既至 上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容於時事
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凡天文兵法無
過目洞識其要元末舉進士授高安縣丞以剛方劾去嘗遊西湖有
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

天子氣
丹書孔明之氣
花雲夫婦死節
孫氏存孤
陳友諒稱帝
天道後舉者勝

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父
老大駭。以為狂。惹失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
孔明之流。至是。上既得之。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
嘉納之。○陳友諒攻陷太平。知府許瑗死之。守將花雲被獲。賊縛雲。
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汝。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
守者刀。連殺五六人。賊怒射死之。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聞雲既縛。
抱兒泣謂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
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抱兒逃。遇漢軍
奪舟。擲孫氏及兒投之江。偶附斷木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啖

兒。凡七日不死。忽逢雷老與偕行。始達　上所。孫氏抱兒泣拜。上
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一時驚為神異。
陳建曰。花雲夫婦死節。孫氏存孤。千載奇蹟。讀之令人興嘆不已。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一時苟且僭竊。
群臣立江岸艸次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既僭大位。聲言東
下。建康震動。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
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上問之。基曰。先斬主降議
及奔山者。乃可破賊耳。上曰。計將安出。基曰。當傾府庫。開至誠。
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

康茂才偽降紿友諒
投牧豎來之何爲
寶玩非所好
胡廷瑞納降

此一時。上深然之。○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上恐兩
寇合。欲速其來。乃召康茂才曰。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偽降。招其速
來。茂才依計行。友諒果信而進兵。上伏兵大敗之。友諒敗走。遂
勝。拔江州及蘄黃等郡。友諒奔武昌。○元至正二十二年。正月朔。中
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
不拜。上召基入。閱之。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
計。○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卻之。初方國珍雖以地來降。猶
不欲奉正朔。上知其心持兩端。且置之。俟我克蘇州。徵款塞
正朔不可得矣。後復遣博士夏煜諭之。曰。福基在至誠。勿生反覆。

大軍一出。不可以舌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懼。遂遣人謝過。至
是。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卻之曰。吾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
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
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蹋所坐胡床。上悟。許之。因賜書曰。足下有
效順之機。此明達也。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過慮也。吾起兵以來。
十年于茲。奇才英士。能審天時。料事勢。挺身而來者。蓋欲立功當世。
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言契合。洞見肺腑。欲當世之
待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肯…

其部屬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雄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視吾諸將恩均一及其有功遂膺厚賞此數人者自視無復生理而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當蚤為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 上遂發九江如龍興府即南昌府也 胡廷瑞等來迎 上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入城存恤采察召父老人民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民罹其咎今爾人民猶保骨肉無所苦者皆公相胡廷瑞為是天遣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之供爾民甚苦之今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煩勞但當各事本業為吾良民民皆感悅

金華苗軍作亂

○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政胡大海李文忠聞變即率兵馳赴至蘭谿賊棄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

南昌復定

○上既定洪都乃率胡廷瑞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徐達兵至湖廣沔口聞變旋師擊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 上聞之喜曰南昌楚之重鎮得其地是去陳氏一臂矣○平章邵榮以功驕蹇有覬覦心遂與趙繼祖謀伏兵伺 上閱兵欲為變會風吹旗觸 帝衣 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不得發遂為宋國興所告 帝召詰之具伏 帝念其同起兵濠梁不欲即誅遇春曰榮等凶悖縱主公未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 上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安豐入曹良臣率衆歸附 上曰良臣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為六雄行省參政○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江衆以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友諒復來侵 上遂決計伐陳氏

友諒圍南昌

○朱文正守南昌友諒憤其疆域日蹙乃作大戰艦悉其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乘泛漲直抵城下其氣甚銳用雲梯百道進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據守閱既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求

張子明告急

急援許遣軍士號拾死士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友期城守如故友諒縛送命子於城下殺之子明至建康 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鬭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若援兵至可必破矣 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為友諒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攢槊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 上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至湖口友諒焚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友諒連舟艦戰樓高如山我舟小不能仰攻

退縮　上親執旗麾我師捕勦郭興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此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即令諸將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陳普略皆焚死○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俞通海曰湖水淺舟難回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曰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敵糧且盡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繇禁江逃回　上麾諸軍追擊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為帝○初鄱陽之戰　上亦屢瀕於危一日被圍莫解指揮韓成請服　上冠冕對賊衆投水中圍乃解又一日方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　上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上悟急更之未半晌舊舟為敵砲擊破矣先是有周顛者舉錯詭端人莫能識每見　上必曰告太平　上厭之命覆以巨缸積薪燃之火息啓視顛正坐宴然至是征陳友諒　上問此行何如顛應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從行至皖城若無風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行不數里果大風倏忽達小孤後一如其言○元至正二十四年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

不允乃奉　上即吳王位○上親視師南昌遣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銜璧肉袒率張定邊降　上撫之諭慰友諒父母退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妻子資粧皆俾自隨封理為歸德侯城中飢民命給粟賑之○江西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陳氏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祀死事之臣三十六人封贈有差以韓成為首功　復建忠臣祠於南昌祀趙德勝葉琛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十四人○時浙西湖蘇皆平張士誠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　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張九四士誠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被人瞞者乎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禁種秫以塞造酒之源○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後世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上議討張士誠李善長以為未可獨徐達曰張氏驕橫暴殄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王蔡輩三參軍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聲罪致討三吳可計

日而定上喜曰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乃命徐達為大將軍節師常
十萬伐之臨行上諭之曰爾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
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再
拜受命師將發上問諸將曰此行用師孰先常遇春曰逐梟者
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
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皆相為手足
士誠勢窮蹙天騏輩悍僨覺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
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
奔命羽翼既除然後移兵姑蘇廣攻萬全諸將歎服已而師至湖州

張士信發兵為援大敗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騏遂以城降李
文忠師下浙江杭州守將潘原明遣員外方毅詣軍門納降文忠曰
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毅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
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托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
其誠遂引入卧內歡笑款接翊日原明果封府庫錢糧出降文忠入
有於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徇由
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徐達會諸將進逼姑蘇士誠引兵
來拒大戰於尹山橋敗之又敗之於鮎魚口遂進圍城城中震恐
自盛小明王韓林兒殂元至正二十七年上改為吳元年定宗

廟社稷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天不雨上減膳素食既而大雨
群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苗稼焦損
必多縱食豈能甘味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上即皇帝位上
不許張士誠被圍既久突圍決戰城左陣嚴不敢犯轉至婁門欲
奔常遇春營遇春先命王弼驍騎往擊之敵小卻遇春率眾乘之
士誠兵大敗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入城勢益窘姑蘇圍急降
將李伯昇遣客入城說士誠曰公知天數乎公以十八騎入高郵號
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乘機
三吳有地千里南面稱孤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苦心勞志於

業保據人民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
今復何及客曰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士誠曰吾亦甚悔然則今
當何如客曰吾有二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
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何則天命有在人
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公特湖州援湖州失杭州援杭州失莫
若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使疾走金陵稱公歸義救民之意開
城門幅巾待命終不失為萬戶侯與士誠俯首沉思良久曰足下且
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已而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遇春
兵奮擊大破之逐至吊橋之時士信方登城上督食忽飛礮至

劉氏死節　士誠縊死

其首而死城中大震徐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illegible]兵將皆陸續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縱火焚之劉氏乃自縊死日暮士誠距戶經舊將李伯昇決戶抱解之徐達令人以理曉諭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至舟中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上猶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

薛程曰士誠身當力屈猶背城而戰及被獲然不屈而死其強暴之氣殆與項羽相似

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上書稱頌功德謂群雄既平宜及時為樂　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頷之會昶陰事覺命誅之○命徐達為征　大將軍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南征將軍取福建湖廣楊璟徵德興取廣西○上既遣諸將復先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皆中國居內以制　　未聞以　　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元入主中國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況其臣子蔑棄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蒸父妾其於倫常瀆亂甚矣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雖曰人事所致實天厭　德而棄之也此時當生聖人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予恭淮右布衣因亂為眾所推奄有南方視中原無主深用痛心欲遣兵北逐群　　拯斯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未知反為我讎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明無秋毫之犯盍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安之　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方國珍乞降

○方國珍乞降初國珍之降也約云兵至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擁境自若　上屢書責之國珍不報　上遂遣湯和討之國珍帆遁入海島至是勢窮乃奉表乞降湯和遣國珍詣闕[illegible]

即皇帝位

乘平○李善長率群臣奉表勸進　上曰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曰天命已有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上固卻之明日善長復固請　上始允之

陳建曰陳友諒僭竊一隅輒妄自稱尊故不旋踵而敗我　太祖至此時天下已大定矣猶撝謙不遑乃知帝王之規模局量自與群雄不同

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

洪武元年戊申　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立妃馬氏為皇后　上初渡江時　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　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為　皇后　上因謂侍

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無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朕念皇后起布衣，肯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困尤甚。昔唐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輒[illegible]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為寬解，卒免於患，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諾怒小過，輒勸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眉批：[illegible]饋食；尹后相保；顧以堯舜為法）

通紀纂 陳建曰：我高皇后之德，撫[illegible]，其致敬偶慶，光深得納誨之體也。

立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章溢為御史大夫。○上居新宮初建時，上見有雕琢奇麗者，皆命去之，曰：昔堯茅茨土階，可謂陋極，然稱德必以堯為首。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成，制皆朴素，命博士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間，曰：前代宮室多繪畫，今書此，朝夕省覽，豈不愈於丹青乎。○胡廷瑞等陷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福建悉平。○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曲阜致祭。

（眉批：新宮制皆朴素；書大學衍義于兩廡；祀孔子）

陳建曰：開國首祀孔子，大聖人作用自是不凡。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汴梁，元使守陳州。上遣書諭君弼曰：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壟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今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足下誠能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待以故舊，則天理人心無不順矣。君弼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是王師下淮東，君弼遂納款降。

（眉批：書諭君弼；歸其母于陳州）

通紀纂 鍾惺曰：書詞字字至誠，故能動人，覺兩漢詔令猶無此真切。

廖永忠兵至廣東，元分省左丞何真奉表歸附，復進攻德慶，元守將葉城走，廣東悉平。○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戡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蘄州進竹簟，却之。○禁宦官不得與兵預政。○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曰：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雖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上嘉納。

（眉批：畫古孝行以示子孫；禁宦官不典兵預政）

元主北如上都

封府庫圖籍

令太子遍閱農家

放元宮人

碎水晶宮刻漏

之時潼關以東皆平上命諸將進取元都既而師至通州元主
聞報大懼集羣臣會端明殿議避兵北行忽有二狐自殿上
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當亟
避哉豈可復作徽欽御璧求活耶遂率三宮后妃太子夜半開建德
門北去如上都八月大兵至燕京大將軍徐達封其府庫圖籍及
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皆令宦者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吏
民安堵市肆不移初元主嘗以圖讖問術士對曰千秋萬歲不必慮
惟白兩並行乃可憂耳至大明兵至而亡土出視圍丘太子援
行令遍閱農家曰農終歲勤苦服食不過如此故令爾知之無邇邪
鑑纂 卷一
也上幸汴梁欲定都於燕不果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放元宮人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
詔乘輿勿飾金玉有司曰此小費不足靳上曰小費不節大用將
至江西參政陶安卒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
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
毁人以爲盡職耶命黜之司天監 後改欽天監 進元主所製水晶宮
刻漏備盡機巧上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
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劉基人方張良諸葛

汪河完節東歸

元失在縱

爲文典實淳古

陝西進瑞麥

心神恬定

曰百年之業一旦廢之哉太祖功蓋千古矣
劉基謝政歸人以方之張良諸葛 張良諸葛 上念昔同患難復手詔至京賜
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前奉使汪河自陝歸河自
癸卯奉使被拘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上嘉之擢爲吏
部侍郎上指宮中隙地示太子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
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二年 己酉 召元舊臣問其政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
以失之上曰弦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
鑑纂 卷一
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上謂詹
同曰古人爲文或以爲道德或以通世務即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
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歎詠近世
文士不究道德不通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
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謹按曰我 太祖馬上得天下文章非其所習然此一論古今文章之作事盡矣謂非天縱乎
詔修元史陝西進瑞麥有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羣
臣皆賀上曰使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乃爲國家之瑞豈以物
上謂宋濂曰古之帝王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

葉居昇應詔言事

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翰林學士[illegible]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五星紊度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應詔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民庶思治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得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之亦出於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 上意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少年未達之主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構亂與民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憲[illegible][illegible]書奏 [illegible]大者也書奏 上怒其疏間骨肉速逮繫刑部獄病死獄中。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怒怒強罷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皆之而怒未解宋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上耳烏得深罪乎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採者乃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使予沃大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督學臣鍾惺 謹定

十年丁巳 上謂中書省臣曰 官員聽選在京 宜敎與銓注 聞久駐客邸 資用既乏 遂流爲醫卜 使賢者喪其所守 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 ○宋濂辭歸 賜楮幣文綺 上諭曰 朕家慎於賞賚 卿忠誠 故以賜卿 卿今年幾何 濂曰 六十有八 上曰 藏此綺 俟三十二年後 作百歲衣也 濂頓首謝 ○上與群臣論日月五星之行 翰林傳藻等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上曰 天左旋 日月五星右旋 蓋二十八宿經也 附天體而不動 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 朕嘗與蓍推步者於天氣清爽之夜 指一宿爲主 太陰居是宿之西 相去丈許 蓋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 驗此觀之 則是右旋 鍾惺曰 數語洗盡從前天官之說 乃知陰陽術數等書 非真知灼見 不可妄談

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 被執 高麗王愛其驍勇 欲降之 不從 王怒 欲兵之 真大罵曰 爾害我 我主必滅爾國 吾大丈夫 有赤心肯從汝耶 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 王大懼 遣使入朝謝罪 上嘉真忠節 其子璵方在襁褓 即封侯 ○有內使從容言政事 上怒 責之 即日遣還鄉 因諭群臣曰 閹寺朝夕在左右 其小善小信 皆足以固結君心 一爲所惑 將必假威福竊權勢 而階亂者多矣 朕故立法 寺人不過傳奉洒掃 不許干預政事 所以懲將來也 乃制內侍不許識字 ○ 聖慮深遠

詔免應天等處今年秋糧

十二年己未 高麗卒男婦來降 上敕遼東守將曰 高麗僻居海隅 其俗尚詐 人情莫不安土重遷 豈有舍祭梓而歸異鄉者耶 其降者不可留

十三年庚申 丞相胡惟庸謀逆 誑言所居井湧醴泉 邀 上往觀 乘輿將出 內史雲奇知其謀 走衛蹕道 勒馬御言狀 氣方勃 舌駃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 左右撾捶亂下 奇垂斃 右臂將折 尚指賊臣第 弗爲痛縮 上方悟 登城眺察 見惟庸第內兵甲伏屏幃間數匝 上亟反 遣兵圍其第 罪人一一就縛 誅之 上召雲奇 死矣 深悼之 追封右少監 賜葬鍾山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 群臣請罪之 上曰 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 吾不忍罪之 其勿問 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 籍其家 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 民間請一先生 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 宋濂親教太子諸王 豈宜爲是怒 況濂致仕在家 必不知情 上意解 濂遂得發茂州安置 行至夔州 以疾卒 ○革中書省 罷丞相等官 止設五府六部等衙門 分理天下 ○燕王之國北平 ○雷震謹身殿 大赦天下 ○免天下田租

十四年辛酉近臣言國家當理財者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可重爲徵斂乎近臣韓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 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牟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瑾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 詔免麗霞等處今年秋糧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時天下大定惟雲南將險遠殺我信使 上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爲副將軍率三十萬往討之

師連戰進次曲靖故元梁王遣達里麻將兵以拒我師沐英言滑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蓋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麾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既濟進戰復縱鐵騎搗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遂率師趨雲南梁王聞兵敗棄城走滇海島中投水死王師入城秋毫無犯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悉平 上名友德班師沐英留鎮

十五年壬戌廣州府巡檢王德亨言階州界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緑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朝廷 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産中國[illegible]朕悉閉絶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若用兵爭利擾擾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邀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國學既成 上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 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遂再拜朕深嘉其[illegible]

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其儀從之 上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悅悉從之

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嘗曰當爲天地惜物也 上以威武治天下 后嘗濟之以寬仁 上或震怒四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沿諫曰 上位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殺死者寛柢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上每從之吳興人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欲殺之 后諫曰彼雖富可敵國然不

為不法事奈何殺而殺之狀之甚遂得不死至
以蠱禳之縱不肯曰死生有命鍾爲鵲何益使服藥不獲陛下
不喻愛妻之故而殺此諸醫乎遂崩年五十一上慟悼終身
立后
陳建曰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我高皇后之聖賢者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道衍即姚廣孝姑蘇人編其
家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文
皇帝爲燕王時廣孝自請於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之白
帽子與大王戴白字加于王上乃皇字也至是文皇自淑廣孝於許之
後請難兵起皆廣孝之謀廣孝在燕侍文皇宴時天寒甚文皇
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
出頭誰是主文皇大喜及靖難兵起令擇日至期大風雨文皇
不悅廣孝曰殿下是個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勢頭起急行毋疑其
後采驗徵者儒鮑恂全思誠余詮張長年四人至命爲學士輔太
子固辭乃放還吳戊爲方教授學行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
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淨罪逮孝孺籍其家械
送闕下上見其名特開釋
十六年癸亥上諭刑部尚書開濟曰凡論囚須原情罪民有子犯

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并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
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毋重傷人命
十七年甲子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妻潘氏孝節元末兵亂讓與潘
奉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斫安頭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害吾
父寇舍安殺讓將辱潘潘紿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
也寇信之縱潘聚薪焚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
不死至是有司以聞旌表其門須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遂
定制
十八年乙丑二月初並見求直言太傅魏國公徐達卒
勇無比每征戰出其功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翎宮之美人珠寶無
所取婦女無所幸尤將德之最優者上慟悼不已親爲神道碑追
封中山王謚武寧賜塋鍾山之陰會試取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
之五色雲見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蓋有之至於
用人爲未盡道即位首稱宋昌爲將軍其餘大臣皆在所後非所以
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寶廣國賢欲相之以后弟
不可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之何避私嫌乎侍臣言明帝亦漢之
聰明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若屑屑於細故
反有累於聰明也

保天下如御車 賜李善長死 錄求張三丰 劉廌襲封誠意伯 錢唐爲孟子諍

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給事中卓敬白 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參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耶 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二十二年己巳 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之詔公侯各還鄉賜賚有差 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愼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愼

二十三年庚午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以胡惟庸黨言者 上亦未之究也至是大殺京民之恚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大怒遂賜死 詔求仙人張三丰不得錄其徒丘玄清拜太常卿三丰又名邋遢張人有問仙術者竟不答問經書則津津不絶口一啖數斗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卧雪中如常 命劉基孫劉廌襲封誠意伯初基嘗止其身不世襲既而基忤胡惟庸爲所害基子璉爲江西參政又爲惟庸黨沈立本所脅墜於官及惟庸敗 上憫思之故至是命子孫世襲 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輿櫬入諫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

二十四年 詳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親視必求典雅三易其制始定襴衫 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 上奇之超擢僉都御史 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値母喪乞守制吏部尙徵不許吏擊登聞鼓 上切責徵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慝者歟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徵大慚吏得終喪

二十五年壬申 皇太子標薨諡曰懿文 上與侍臣論治道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 教官有給繇到京者 上問民間疾苦吳從權張恒皆以守職在學於民事無知對 上曰二人槩言不知詐也宋儒胡瑗爲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當時得人今汝言在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天下教官皆如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頒刑部臣曰若二人者虛糜廩祿無補於時宜竄之極邊 立嫡長孫允炆爲皇太孫 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者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諫曰國祚脩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但當脩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皆知爲恥不得與傳國寶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雖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

皆溥實皆不從捷而去天下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
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璽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
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疏奏 上嘉納其
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徵方孝孺至 上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
為子孫輔太平 僅除為漢中教授○上患熱病危甚諸醫進藥無効
俄有赤脚僧詣闕下云天眼尊者及周顛僊遣進藥視其藥一溫
涼藥二斤一囘溫涼石一塊服之即愈
二十六年 誅殺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玉狠愎不學恃功橫暴
有訐其陰事 上詰責之玉不為意時已封涼國公 上命加太師
玉不喜曰吾功不得為太師乎及奏事 上不允玉退曰疑我矣遂
為逆謀指揮蔣獻告之 上集群臣廷訊玉強辯縛展擧桑不肯服
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
徽○浦江鄭氏十世數千孫無異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
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
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其
所感如此家以田多擇為糧長數以事入覲 上識之後被人妄訐
其家與權臣通財將籍通財實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
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趨獄 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

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政 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
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
世孝友以聞遂下詔褒異之
二十七年甲戌 青州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
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
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
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
南
二十八年乙亥 河南野蠶成繭群臣表賀 上曰野蠶成繭足以衣被
天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為○皇明祖訓成 上自
為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蓋其創業之
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
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與群雄並驅歷患防微近
二十載乃能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開導後
人○著祖訓一篇立為家法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
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恐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
明亂我已成之法○上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複乃於東宮諸王
世系各擬二十字為一世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臨時定

議以為二名如藩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熾瞻埈見位摩羲那常瞻𦶜
和怡倫仲簡靜迪先猷是也
二十九年丙子以董仲舒從祀孔子罷揚大夫揚雄從行人揚紙請○
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老矣又不相
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
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墮淚者
鍾惺曰我 太祖保全功臣真漢唐以來所無
十月甲寅梅皇曾孫文奎生太孫允炆長子也 上以十月數跡又
坐於晦日命內庭勿賀
三十年丁丑陞張思恭為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思恭卻
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 上喜思恭有守遂陞其官
仍以其金賜思恭○翰林學士劉三吾果卒初 上嘗欲易太子三
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竹旨降為博
士尋復學士易儲事竟寢
陳建曰 文皇帝封建詔亦稱 皇考嘗欲立朕為嗣則知 聖
祖果有此意矣但屢于秦晉二王而不果爾至洪武末年二王相繼
覺而 聖祖隨亦晏駕使果清一二年在位其立
文皇為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
上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製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
暑耘蠶婦繅積手成其勞已甚及登場下機公私逼索求卒竟不能
為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
之下農桑勤苦略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
之資也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乙酉 上崩於西宮○皇太孫治喪於西宮毀
瘠哭踴哀動左右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
就枕○鑒先是 太祖不豫多暴怒遭譴戮者甚衆 太孫入侍晝夜
躬承而愉色婉容藹然可觀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嘗潔更侍
衛耐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 太孫素羸瘠
至是哀毀骨立矣果日諸大臣迎哭於東明門外群臣再拜望見其
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 天子純孝舉
嗚嗚然有至德之思焉○皇太孫允炆即皇帝位 太孫生而慈慧
好讀書及古典禮文章至性孝友方懿文之病瘵也痛楚號呼時
太孫年十四侍疾撫摩晝夜不暫離聞楚聲即惶惶若不欲生 太
祖聞之嘆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薨哭踴哀慕事事如
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
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服三年喪 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
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內及勸之則曰朕可例
除情須自致嗣後中外黨時決獄常讀律見中有條例涉嚴者

請滑稍改　太祖許之於是遍覽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　太祖覽之大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帝聽政每霽怒輒誅狼藉一日退朝怒猶未解太孫問故曰有累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是亦一道也○太祖不覺氣平○有常州陳理以子殺父事命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覺疑之[illegible]父原抱病經年慢服一藥而斃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獻之　太祖求之信拘鄰里婢僕及原醫詢之另知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為寒藥中潛投附子症久不知故服之斃

蔡卒耳　太祖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邏者獲强盜七人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在上下蓋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崙舟遂强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　太祖覆審盡其情得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攸見其人雙眸炯炯聽視端詳定非盜也○帝因嘆曰決獄不可不讀書太孫頂顱顱偏　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一夕懿文興之侍側　太祖命咏新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此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裡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益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至孝陵後遺詔止諸王會葬又令王國所在文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怨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於帝令人賫勅勒使還國○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但郊社宗廟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不可暫廢願少抑至情俯循衆請　上曰朕非能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國政不親但朝則麻冕布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為安乎群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盡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上

聖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廟號　太祖○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　太祖遺命也○廢周王橚為庶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者　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illegible]執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翦燕之手足而燕國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卽詢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至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軍為名招至異人術士亟者從

以天命有歸為言蓋欲以此聳動之也時帝尊禮異士兼行古道
民皆從之燕王家語道衍曰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與何論人心燕
王妃輝祖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密對密言燕
情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燕道衍
長洲姚廣孝也初祝髮為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巖觀道
士席應真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
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樵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
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
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詩
高吟嘆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
衍往燕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操吳音
遽對曰會會即開襟出太平錢五落王自視遽擲之既王曰殿下將
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姝然而退他日嘗告之道衍
進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
之曰寡髮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形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
秉忠之派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珙
至燕使人與飲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王
前占其為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於道衍僧舍世傳二語云拚

軍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
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時或謀爾汝王前王以之貴也時難之圖畫
起於道術云○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十月熒惑守心四川無
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逮
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及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
獄○時燕府皆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燕
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討之不可不亟帝召齊
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孳息但
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擒
無難矣帝頷之乃選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謝貴為都指揮使俾
察燕府動靜徐為之計○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皇帝 [illegible]
建文元年 [illegible] ○燕王使長史葛誠奏事京師覘
朝廷所為及至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托使誠為
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王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詔尊皇
考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更定官制○燕王來朝行皇道入
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戶部尚書卓敬

西廣隋文非父子耶

平城秩出殺吾父

兩兒食粟遜讓有禮

寧泰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繇
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
勢非至動莫能察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
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至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
○燕王還國○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尋遣還時
太祖小祥　文皇遣二子來或曰不宜偕往　文皇曰往哉令朝廷
勿疑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為彼將先俟徐輝祖亦勸　上留
之舅言高煦勇悍無賴辜惟叛主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
之煦入輝祖廐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　文皇喜曰天贊我也

追紀事　美二書汶　乙

父子得聚其後輪雜師越高煦宜力為多　上悔不用輝祖之言○
擄壯士蒼頭清閑步於市見兩兒食粟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
一粟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過句者來以授之又見有
得錢於街者殺拂其塵置之高處以石壓之而去秀清嘆曰何風
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無中年三異何以過
此　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毆譁聲徹內朕諭曰朕寬刑尚德爾獨犯
獄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運多欲歟悴然感悔
自責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斷言何敢當也秀清
拜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孫德徹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相罵是

其常事陛下引為己過愈昭盛德○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
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謫見於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
寧縣　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請罷兵
南下昌隆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
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
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沈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進退無據雖求為丹
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革命日昌隆名在奸籍驅出就戮乃當陛大
呼曰有奏牘在可覆也檢奏之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
不若是酷遂貸昌隆以為北平行部主事後坐呂震誣死昌隆太和

追紀事　美二書文　十

人○湘王柏偽造寶鈔兼殘虐殺人　上降勅切責召之王懼焚其
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而死○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發
齊王榑為庶人○詔諸燕將朝廷深疑燕　文皇因託疾徉狂走呼
文之被議遂稱病大暑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
為意誠遣展告昺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
籌謀益急○遣中官逮燕府官屬
維獲曰詔止會並猶兵北平亦既疑之矣既疑之而燕王父子來
朝又置不問而縱去既縱去而又詔逮之至是又逮其官屬當事
舉動無一可者哉
兵安得不起耶
七月燕府靖難兵起先是　文皇稱疾不出每問僧道衍起義期對

燕王誓師　以周公輔成王上書請誅

亦可至是建遣官齎文書諭張信等　文皇佯疾　信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常言王氣在燕今王者不死非汝所能執也不如轉禍為福信回請見　文皇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　文皇拜疾盡堅信曰王果無意今臣奉密勅在此當就執　文皇始誠告之疾名遺衍謀事忽然檐瓦墮地碎　文皇不悅道衍曰天欲殿下易黃瓦耳乃喜遂定謀時謝貴等集兵夜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　文皇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入守能曰先擒貴昺餘無能為矣　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使內官來逮所坐名收下就令內官召貴昺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擊斃　文皇稱疾愈御東殿伏兵左右貴昺不深慮果入為壯士縛於是兩廡伏兵盡出捽葛誠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皆斬之圍者聞相告稍稍散去○清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以丘福張玉朱能為都指揮僉事○燕王誓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惡令禍迫於躬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江北蝗有司請督捕　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疑獄捐逋租周窮乏以銷實政是

炳文兵敗

歲蝗不為災更有秋○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將大將軍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　上戒之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負殺叔父名

朱鷺曰是與古大義也內兵心怠而彼堅又何俟將戒規朕負我真宋襄之仁義也　文皇起兵此段

赦程濟出獄擢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濟朝邑人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功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大怒推之遽止曰為我錄文來回按姓名行誅濟姓名獨後斷處得免後赴出亡濟從遇險難用術脫法數十濟從隨　上至南京莫知所

終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曰碩為忠臣濟曰碩為智士其後翔卒死難濟卒遁去○耿炳文率所部兵營滹沱河南其部將張保降燕言狀　文皇厚撫之遣歸詐言燕兵且旦夕至若河南兵北移燕可併力以禦炳文遂用保言移營壬戌　文皇遣將攻破其東南炳文出戰大敗斬殺幾五萬溺死無算炳文稱老將善戰至是敗　帝有憂色召群臣問計黃子澄曰勝負兵家常事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文武全才也　帝然之親餞景隆於江滸名炳文還京○谷府長史劉璟獻策不報璟初嘗至燕　文皇與

逆奕環勝 文皇怒曰胡不少讓我一步環正色曰可讓處環不敢不
讓不可讓處環不敢讓也革命日環稱疾不起 文皇欲用之環
逃叛親王遣繫之親戚餞之戒曰 皇上神武何止廖文皇先生
良死為魏徵可也環瞪目曰爾請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
京見 文皇猶稱殿下凡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
裂自經死環文成公子議論英發究極辭畧洪武中嘗召見上
曰真倘溫見○詔削大寧三護衛初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
善謀北兵起齊泰等慮兩王通燕故有是舉燕王喜曰取大寧必矣
乃遣寧王書啓窮蹙求解陽若不知詔削者寧王遣騎難兵遂襲
寧已而後大寧以寧王還北平○景隆師次德州收集炳文餘衆進
營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粱豎子耳以數十萬衆付
之是自坑之也遂揚令復見矣既而李景隆率師圍北平燕王以援
大寧兵還擊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敗走還德州○
罷齊泰黃子澄仍留京師
二年景隆遺燕王書請息兵不報○李景隆復會郭英進兵真定
與靖難兵合戰矢石如雨殺傷甚衆燕王三易馬三被箭持劍奮擊
劍又缺折稍卻馬指揮瞿能幾及之燕王急走隄登高觀佯麾鞭若
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兵不敢上會旋風忽起折我大將旗兩軍

大亂崩聲如雷瞿能父子力戰死燕王因命乘風縱火燔諸潰於是
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被殺溺死者二十餘萬人○靖難兵入
德州儒學教諭王省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
臣之義何如遂相向大哭以頭觸柱而死○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
巍統兵盛庸守濟南燕王率衆圍城疾攻鉉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衆
燕王命決隄水灌城城中大懼鉉曰無恐乃詐令軍民出降燕王大
喜止灌鉉伏壯士闢門候王入用板下之幾中其計燕王大怒乃以
礮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
壯夫突擊北兵皆被創燕王甚憤計無所出○靖難兵圍濟南三月
不能破僧道衍曰師老矣解兵鉉庸等乘勢復德州勢稍振朝廷不
復以燕為意矣○東門成遂改題諸門○賞濟南功封盛庸歷城侯
充平燕將軍陞鐵鉉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召景隆還景隆召還黃
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子澄拊膺嘆曰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
罪○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庸鉉率兵禦之燕王至東昌庸背城具
列火器毒弩以待燕方恃屢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
堅庸麾兵圍燕王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大戰斬其大將張玉○
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朱能等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
漸薄燕王易服躍馬以出燕兵為火器所乘大敗走庸麾兵追之

綱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復擊傷無算北平震動

三年辛巳靖難兵還北平王恥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因言兵隨行必產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涕零脫而自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盛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庸軍中昏暗不辨尺尺燕兵大呼乘風縱擊庸兵大敗蹂踐死者無算遂還保德州○復黜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師 上召方孝孺問所宜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為沴不戰自罷若遣東諸將入山海關次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搗北平彼須棄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國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 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寺卿薛嵒持報燕嵒至燕軍王問來意嵒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王怒曰是紿我也嵒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嵒嵒戰慄伏地王令護嵒南還○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却之城中乏薪毁屋以炊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為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王悅清言緩其攻○時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燕世子孝孺言於 上曰燕父子兄弟可離間也世子見疑王必北歸而我餉道通事乃可圖 上然之孝孺作書遣千戶張安貽燕世子許王世子燕地世子潛書不啓封押安俱致王所三郡王讒馳使告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啓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燕兵日南○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陟之刑

四年壬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靖難兵攻破東阿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與史黃謙死之○更定尚書以下勳階○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於齊眉山敗之燕軍懼欲還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麥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心王然之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王大怒曰從汝所之於是諸將不敢復言還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 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大敗於靈璧自是南兵益衰○駙馬都尉梅殷尚太后長女鎮守淮安悉心防禦燕王來假道殷拒之燕王遣書言朝廷信奸我欲除之殷割使者耳鼻曰授答詞曰留口與殿下言君父之恩義不可違燕王不得道乃渡泗水攻盛庸盛庸敗績遂破盱眙縣直趨揚州至儀

陳瑄叛降燕　景隆伏地稱臣

[illegible]所殷聞命大慟欲死燕王遣公主嚙指血爲書以招殷殷至
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文皇恨之後爲仇家擠死笪
橋下公主疑出　上意牽衣大哭曰駙馬安在　文皇笑解之官其
二子○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執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
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於予
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無不慟哭者○遣禮部侍郎黃觀等
分道徵兵入援觀等承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復召齊泰黃子
澄

鈍悍回齊黃既罷復用既用復罷只是當事者無主持耳

時北兵已入儀真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
後兵未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
命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將與諸弟妹
相見無多言也○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左都督陳
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燕得陳瑄降遂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
嚴陣以待王奮力先戰庸敗走○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瑺如靖
難兵議和景隆往伏地稱臣述天命推戴得還燕恐　上復令同諸
王往　文皇曰多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言狀　上會群
臣慟哭或勸幸浙或勸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靖難兵薄金川門李景隆及谷王橞開門迎師入城門卒龔詡慟哭
去○○之京師大譁初左都督徐增壽謀迎降御史魏冕率同寮十八人毆
即殿前毆之幾死大理寺丞鄒瑾當陛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
此賊同生不聽至是　上大恨手刃之於左順門欲并誅景隆不果
○大內火　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崩城陷知滅○上倉惶不知
所出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亡可免從之或曰上方急時一宦
孫　太祖遺篋至曰豫受命嬰大難則發發得度牒及髡緇程濟曰
數也可奈何立名王錄僧溥洽爲　上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甚
傳言　上崩而實遜去濟從亡○文皇即位後心嘗疑之密索不獲

相傳建文遜去先入蜀未幾入滇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庚
申出滇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
面趺坐自稱原姓名曰前胡給事名訪張儀偽寔爲我衆聞之悚然
聞所從曰我願歸骸骨鄉土耳以聞於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寓
大興隆寺拜謁無虛日有以惑衆請者朝廷不忍命太監經侍當時
吳亮往審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御便殿食子鵝遺
片肉於地汝戲餂之豈遂忘乎亮伏地哭不能仰視既復命夜縊死
別室於是迎入大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帝嘗賦
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

情水獨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

老吞聲哭未休士庶王今傳誦之安王楹及文武群臣奉迎乘輿

勸進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遯行雪菴和尚名賢

不知其姓當變時和尚披剃走重慶府之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樂

止之其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亟為之奇和尚好讀楚辭時

時買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拔一葉投水投已

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與莫之知景賢盜憐狄之或曰和尚為維

文時御史死之日其徒問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

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雲門僧在會稽之雲門寺每說冊賦詩輒

則焚之咸知其遜流也終不得其姓名河西傭無名姓文皇改

京時傭於衣遷走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明

年過河西為人傭取直積買羊裘被之雖極寒必以葛衣覆之藏

其破綻續不肯脫夏即衣新故葛衣必覆其上人問不答傭作時輒

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注聲永樂中有留都官至識傭欲與語傭走南

山避的月官去乃還官亦不語人居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嘱曰我

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即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補鍋匠

無姓名往來夔屢間業補鍋所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補

從學補鍋者教之不索謝但令負擔從或從學者至即還跳去如

是數年人呼為老補鍋匠稍稍棄積遇風雨寒暑輒不出忽失所在

中遊苗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岩藏

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相見後不知所終東湖樵夫

居臨海東海上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新詔至臨海海上人競入縣

庭聽詔或歸語樵新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

樵慟哭鄉投河死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棄去五百九十有

人翰林修撰王良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

衛府紀善周是修死之榜列奸臣孔都御史鄭泰黃子澄等百餘人

出賞格收之自是摘獲得官甚眾乘機仇劫者紛紛難禁之勢正

燕王清宮詰問此所在宮人指后屍應焉王遷出屍慟哭

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議禮葬之時宮人遺戮畢

盡惟得罪建文者留耳翰林院博士方孝孺哀杖哭闕下己巳

燕王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上壬申楚建文皇帝

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寢

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

鍾惺曰親不失其為親基禮在當時已如此則廟食皆礙不妨行于吳日可知

追封都督徐增壽為陽武侯謚忠愍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時

臣無不歸附惟輝祖不屈上親召問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擬狀

泉經見天縣不殺陛

方孝孺死節

賊林璞忌己祖

景清化為磔殺之

信稱祖默然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上大怒然以示數國
要殺誅輔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景
禧泰黃子澄被執至京族誅之○族誅右副都練子寧○下方孝孺
獄既而族誅先是姚廣孝 文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
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 文皇頷之既革命驟來召不赴逼之衰經
號闕下 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何曰成王安
固在 文皇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忤旨繫獄已欲草詔
召出孝孺自獄衰經見哭聲徹殿陛 文皇降榻勞曰此我家事爾
先生無勞過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復

大哭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
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 文皇震怒遂磔諸市罵不絕口
詔收其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召御史高翔翔喪服入見大
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
書暴昭○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頗侍臣太息曰只是群臣
散官一事前代形製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
忍紛紛焉吏部尚書張紞懼自縊○左僉都御史景清犯偽謀欲
之清性慧倜儻尚大節革命日方練諸人盡死而清獨委蛇侍朝參
疑之一日登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皇

欺封靖難功臣

因疑清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劍詰之曰我忍不死為此不成
夫也毒罵不已抉其齒噀血御衣 文皇大怒命剮其肉盡
罵已是後精英迭見時入殿庭為厲○始開內閣以待詔解縉為侍
讀中書舍人黃淮為編修直文淵閣論以委任腹心至意專掌機密
尋復以胡靖為侍講楊榮為修撰楊士奇為編修金幼孜胡儼為檢
討七人並直文淵閣○大封靖難功臣丘福朱能等為公侯伯二十
九人食祿有差○上覽奏章多干犯者乃命解縉等檢閱關係軍馬
錢粮數目則留餘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
首不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獨以無為賢耶食其祿

則思任其事朕非惡盡心於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經政
耳

通紀纂卷二終

畜牛本以為民　兵易動難安

成祖文皇帝 諱棣 太祖第四子 母 生二十三年 改都順天

督學臣鍾惺　謹定

永樂元年冬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賀、上曰、日當食不食者、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這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鄧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者、上聞大怒曰、畜牛本以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鎮守雲南沐晟奏土官刁還答侵威遠地、擄其知州、請發兵討之、上諭兵部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勅沐晟遣人諭之、刁還答果悔懼、還所擄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謝罪。

鍾惺曰 先王耀德不觀兵 成祖之謂與

二年 甲申 立世子高熾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為不可、又召問解縉、縉曰、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上又密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上意遂決。擢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稱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上乃召還之。命姚廣孝賑濟蘇湖。廣孝

責其不近人情　黃河清

初為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豈知其好殺也。及賑蘇湖、歸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許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見。○饒州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詆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還饒州、聲其罪杖之、悉焚著書。○周王獲騶虞來朝獻之、群臣稱賀、既而四方奏甘露屢降、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國獻麒麟、鳥雞、白鹿、白豕、玄兔、白象、靈犀之屬甚衆。○福建布政奏有番舶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上曰、暹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鄰有善人、猶能援人于危、況朝廷統行天下、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遣之去。

鍾惺曰 大哉王言 可謂柔遠人矣

鄭賜劾奏廣東知州陳敏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上曰、運糧所以資軍、安得不與。賜曰、法不得擅給。上曰、軍士有饑、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汝雖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黃河清、凡百餘日。○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上曰、數年兵

華災荒百姓困苦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復以此重累吾民
不聽○曹國公李景隆僭踰不法諸司連章劾奏其罪 上初宥景
隆死惟沒其田庄令杜門省愆因奸人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
遂執景隆下獄景隆見 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於獄
三年乙酉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三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
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於是選修撰曾棨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
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
命增忱為二十九人人歆其榮

四年丙戌河南草寇竊發 上諭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可
鑒也遂命新城侯張輔李彬捕之○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
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
禮○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烜為其臣黎
季犛所弒季犛上表冒姓名詐稱陳氏絕嗣求權署國事 上從之
踰年故安南王孫陳天平走京師愬冤 上遣人責之季犛甲辭表
請還國 上未知詐遣廣西都督黄中等以兵送陳天平還國季犛
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事聞 上怒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
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遂

命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等督兵分道進發○上諭胡廣等曰朕
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甘露
降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
五年丁亥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漢王高煦忌縉也尋復改交
趾○軍民子披剃為僧者千八百人 上怒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
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編軍籍發戍○
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繼王爵今其
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且安南本古中國之地願復立郡縣設
官治理以漸沐聖化○征安南軍獲賊酋黎季犛及賊酋蒼蹊等獲

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諭都
察院曰去年曾命李進等前往山西采天花此一時之過后甚悔之
更不令采比聞進詐傳詔旨大為民害即遣御史二員往蒲山西將
進等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有干涉者并鞫治之雖閣皇
親亦不恕○皇后徐氏崩謚曰仁孝初后疾劇 上臨問對曰天下
游宗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及大休息惟 上矜念之妾不能報
恩願無驕畜外家后崩 上哭之慟常命婦入見后諭之曰妻之事
夫豈止衣服飽食必有德行之助嘗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
言婉順易入卿翰林之臣數箴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乎內乎百姓

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榮富貴澤被子孫六年時年四十六

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出○張輔沐晟等擒黎季犛蒼等獻俘至

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群臣讀露布至弑主篡國僭擬紀元等

語 上使問季犛父子曰此為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

季犛及子蒼及其偽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

給衣食○都給事中胡濙奉命搜訪異人張三丰舊不在此垂十年始還○廣

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

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未免

通紀纂 卷三

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令燬之

徐輝祖卒 上曰輝祖與齊泰黃子澄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

大有功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

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宮

六年戊子福建奏柏生花為瑞既而蘇揚二府復言檜花為瑞 上曰

近蘇松水澇為災敝不以聞乃喋喋以檜柏輯瑞小人之務誠悅者

可惡○詔切責之○交趾平 上問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

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

于是惟陞元功張輔等七人為公侯伯餘皆頒賚有差

七年己丑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 ○上巡幸北京命 皇太

子監國○都御史虞謙巡視兩淮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濟 皇

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汲黯何

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

鍾惺曰明聖之君識見宏遠自與尋常不同

八年庚寅 上親征北 命皇長孫留守北京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

地有鹽海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忽有青泉水濫

出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

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次長

通紀纂 卷三

塞夜南望北斗○五月車駕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

率衆拒戰 上曰前軍迎擊一鼓敗之

擒 山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 永清沙漠又次清流

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

上令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回

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七月車駕至北京○十月 上還南

京○開濬會通河○內臣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經錫蘭山國其

王亞烈苦奈兒 會暴擾舟至謀刺之和等出其不意破攻之生

擒苦奈兒以還 會歎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

陷者國耶巴冊立爲王并赦其罪遣歸國仍徵交趾叛賊解縉[illegible]
先是縉入奏事適上北征見皇太子而歸上還京趙王高燧[illegible]
㬟上遠出覲儲君無人臣禮上怒時簡討王偁亦被罪請從
縉偕偁趍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濬江以便往來[illegible]
上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illegible]
部言順天北京臨城縣飢民三百餘戶給粮三千七百石有奇上[illegible]
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其[illegible]
何憂不足通政司言黃岩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illegible]
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多有干犯語請治之[illegible]

民有怨而歎報之凡建文中上書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朕初即位即
令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
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由與成治功帝王之度
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兵科都給事中倪俊言有千戶不待朝命輕發兵捕盜敗請治專
擅之罪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
之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之
害多矣　遣使來納款且請并[illegible]諸部屬其約
下上以問侍臣多稱許之黃淮獨曰此　使各爲心則

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衆實其奸謀也上曰黃淮如立高岡
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敕浙江按察司
周新新初舉鄉薦爲御史雖勳貴敢言貴戚畏之京師人稱爲冷面寒
鐵上亦知其名擢雲南按察使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
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後異政日著時錦衣衛
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推治之千戶脫走訴
于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捉逮新至陛前新抗聲曰臣奉詔擒[illegible]
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恨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
死當爲直鬼上尋悔其冤顧問近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上嘆曰

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
十一年癸巳弛齊黃奸黨之禁翰林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寧有姻婭
初建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
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朕固當用之況習
禮乎即日下令禁止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皇太子監國五
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
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群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
皆中上大喜射畢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
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

大宴群臣盡歡而罷○山東獻騶虞呂震請賀不許震固請上
曰大臣當爲國爲民汝能效季沆所爲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
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十二年甲午二月詔親征　○三月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
○六月駕至　之地　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
敗之追至土剌河復大敗之擒斬無算　等乘夜北遁遂班師
○上北征回以皇太子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
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建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
洗馬楊溥芮善及正字金問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淮先至下獄次日
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
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
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
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
十三年乙未解縉死於獄徙其家于邊初上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
縻之使通正朔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縉又謂不宜過
寵漢王致起覬覦遂得罪洎[illegible]廟初漢府果反交阯亦叛悉如縉言
○罷海運命造舟以從河運開清江浦河道○有人納賄于承以
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妻妻能訐

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襲
十四年丙申改趙王高燧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高煦奏爾常侍左
右不疲之國屢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
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
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
書呂震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豈
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
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關于治者
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十月上還南京○上將建北京宮殿命群臣會議於是文武群臣
上疏曰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
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
都也伏乞早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上從之○周
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翊日謁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
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遣詔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踈畧焉
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爲列前前兩傍東宮

笑書與士奇合

修孔子廟

殺梁潛周冕

一豬不肯捨 惟是修竟行其志

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己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寫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

十五年丁酉漢王高煦謀不軌楊士奇曰彼知陛下北都意欲在南耳 上怒居之山東樂安州○上巡北京 皇太子監國○修孔子廟 上親製碑文刻石

十六年戊戌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於 上曰初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併逮下獄皆死○太學士胡廣卒初 文廟渡江時解縉胡廣與周是修約同死于難既而解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豬否解聞而笑曰一豬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蓋初皆無意于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後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 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業已有子且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 上曰定生女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既而縉遂得罪死舉家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披血而號且言曰薄命之婦望止是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越數年解夫家有歸女竟歸解氏

陳建曰廣有此女然建文擢為狀元棄之累乖覺何耶無亦愧其女耶

遷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訪群 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濙至南京日隨朝見東宮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譁侍衛挺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即宣侍衛者賞鈔若干於是群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住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密疏謝之至安慶始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十七年己亥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於是得御史鄧真昇入奏眾皆股慄請罪

鍾惺曰當時君之于臣愛而欲保全之如此千載令人感泣

有進金丹及方書者 上曰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乃欲欺朕耶命毀之

十八年庚子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自稱佛母能剪紙為人馬相戰出往來諸郡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杲等率眾從之據益都卸石柵

廣有女貞節

賊狀孝謹充事

秦皇漢武為方士欺

唐賽兒為盜

鄒縣歲荒賑救　太子發粟賑也　過失吾豈能無　殺主事蕭儀

塞爲出沒事畔上勑安遠侯柳升分兵剿之時都指揮衛青備倭
海上聞変爽擊平之○北京宮殿成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北
京○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歲荒民饑競拾草實爲食皇太子見
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
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
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免今年秋
糧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
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
三斗曰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予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
卽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
吾赤子乎○
十九年辛丑禮部尚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
使進牽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令宜誅此人皇
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奉置
之○三殿災詔求直言○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
而獨蕭儀言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言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
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

原吉對如初　原吉放勑赦書　三人以諫遷爲是　次西涼亭

午門對跪日將午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何衆皆跪
然啐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
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
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
悅遂兩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
衆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原吉曰人臣
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老死而不顧者矣上曰
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它日法王入見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
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叛數寇邊
上議親征夏原吉吳中方賓皆奏言今糧儲未足未可興師上怒
召原吉與中皆繫獄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
原吉皆陰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
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他此三人者惟以數征北之餽運爲憂
論才力或不及陰邪未之見也上怒稍釋置不問
二十年壬寅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遂次第親征駕及雞鳴
山聞之夜遁○車駕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遊之所
上望見頹垣遺址撫木愴然謂守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

之國、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
乎、可以為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九月、車駕還京師、
二十一年癸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 皇太子處分、怡郡恐
徒不便、而指揮孟賢等、遂謀邪志、連結貴近、謀進毒藥於 上、俟晏
駕、以兵劫內庫、偽撰遺詔、從禁中頒出、廢 皇太子而立趙王、布置
已定、總旗王瑜知之、遂詣闕告、 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順門
親鞫之、召 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至、 上覽所偽撰遺詔、震怒、
顧高燧曰、爾為之耶、 皇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自下
人所為耳、遂悉伏誅○七月、車駕復北征、次於宣府時、 中有來降

者言、 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
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
圖、奏曰、今歲萬壽聖節、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歷時不散、此聖
壽之徵也、於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 上正色卻之○
九月、駕次沙城、 中 率妻子來降、言 聞天兵復
出、兵走遠適、豈漢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駕次上莊堡、
王子、 率衆來降、 上喜謂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
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名金忠○十二月、駕還京師、
二十二年甲辰四月、車駕復親征 寇○滑縣捏縞生知縣王士廉以

身致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
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曰此誠意所格耳○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
縣賊首周叔光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請兵進剿、楊榮曾
勿攻、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
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為盜之心、況兵
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 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
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車駕次清水源、
還遲、 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
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意茲寇乎、榮幼孜言宜承天意、勅使諭虜

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 上曰此朕意也○六月、車駕次答蘭納
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埜艸、虜影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邪
山下、歲無所遇、以報餉不繼、乃命班師、
鍾惺曰、我 成祖屢次北征、俱空沙漠而還、何其敗也
七月十六日、車駕次蒼崖戍、 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 上大漸、遺
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上崩、享年六十五、楊榮金幼孜議
以六師在外、祕不發喪、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蓋歲營中號令人
皆莫測○大行仙訃至京師、 皇太子即遣皇太孫迎梓宮、皇太孫
展行歎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 皇太子頒楊士奇

東宮圖書付太孫
浮議何由興
出夏原吉于獄
東南民力困漕運請罷西洋取寶船

等曰舉言良是但行急新鬱則不及士奇曰大行皇帝初教東宮圖書可推付太孫即納上皇太子從之太孫既行皇太子詔士奇曰汝此説雖出從權亦事之幾會者大行臨御僻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太孫至鵰鶚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梓宮至京師○出前户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内官監四年至是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姑哭復其原官令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罷請樵采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采辦金銀等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黄淮及洗馬楊溥正字金問等於獄三人蒙難

讀書不輟
楊溥義學士奏事

衣衛獄者十年楊溥在獄家人供食久數絶殆不能繼又上命臣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對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釋晩年遭遇為閣老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功居多云○皇太子高熾即皇帝位○楊士奇入奏事上望見士奇來喚謂蹇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詔止西番取寶船○敕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縉初被殊遇文皇嘗手

有評皆有定見
羅海子姦觀官

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救縉曰汝試其人品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顧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illegible]○洽疑通敏不失正○方賓薄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上以示東宮[illegible]至剛朕已洞灼餘徐驗東宮即位即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評論皆有定見也故其家屬官其子禎○羅海子姦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利民者雖府庫之餘不吝況山澤而產哉○上大行皇帝謚曰體天

士奇以為不可
上嘉士奇所執

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太宗遺命以日易月釋衰從吉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為不可黄淮亦與士奇合蹇顏色善然蹇義請兼取二説上宜服素衣冠黒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回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群臣聽從其便○後蹇義楊士

交人愛戴如父母 此君子不容於小人

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朝廷舊
臣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凡政事有闕失或群臣
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懈
於再三言之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義等頓首受命○太皇太孫
賜褒為皇太子○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黄福還福治交
趾撫民所好去民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倦交人愛戴如父母○忌者
誣奏福有異志 文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讒毀奏福
居交趾十八年 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號泣
不忍別○錫緣邊將士鈔幣時 上御西角門視朝顧謂侍臣曰令
建言事 春三月
日始寒重城中鈔貴宜守邊將士晝夜戒嚴給不可緩遂有此賜○
○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 上謂侍臣曰如孝孺輩皆忠
臣也宜從寬典○補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 上監國時仲
成嘗以事忤旨逐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
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
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覽疏喜即有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
仁宗昭皇帝 諱高熾成祖子在位一年
洪熙元年 丙午 罷給朝覲官筆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恭 上曰
令歲當馬頗蕃請朝覲官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生准民例
無者追賠 上令與蹇義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
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令皆從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上曰慶幾誤朕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
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 上曰吾偶稽緩耳當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覘李
慶呂震輩交口念爾朕念爾孤立惑為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
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政
官貞百度而歲徵驅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上曰爾就擬此批勅
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孫矣 上曰繼今令
有不便惟審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 但皆先朝舊臣
未可遽退耳○上諭呂震曰往年鄧偉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
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卹
其贈偉太子少傅謚節愍復諭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
能成功則惟守義忘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身固位之計國亦
何賴○遣漢王高煦子瞻圻守皇陵初 文皇北征高煦子瞻
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
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 上知之頗盡厚遇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

蚤發又遇恩 文皇曰爾父子何愚也至是高煦志上昭析謝謨硯
報朝中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安樂 上召瞻圻示之曰汝爲父
子兄弟間諜猾至此乎瞻圻不忠誅遣鳳陽守皇陵〇四月詔免山
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粮之半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所過地方何
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楊士奇等令
艸詔免之士奇曰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救民之窮當
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
言〇命書詔畢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賑恤免
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
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〇命皇太子
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遂有是命〇上明于星象忽夜見星變
召楊士奇等語曰天命盡矣乃嘆息而起次日早謝羅召義及士奇
諭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
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然義與士奇亦流涕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
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勑二印賜二人義縉忠貞印士奇得貞
一印皆拜受而退〇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
楊士奇以其章示之義等對曰臣等觀 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勑無
非仁政百姓無科斂之擾稼穡收之業可謂治世士奇獨曰臣觀

陛下之恩澤已霑被天下但流徙而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
食之人更須待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得所 上笑曰吾意非爲此
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華萃與紳怨糾繆國家切望匡輔
士奇曾封五章進奏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失果臨
安乎三人有慚色〇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
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還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冀有可爲之補遇事
輒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
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膠漆其于政治清
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擇以清風
紀〇翰林侍講李時勉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繫下之獄時勉以時
政違節條陳二本上之 上覽之怒令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
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及用扶起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臣所感
卧病一月而愈〇上不豫召楊士奇書勑馳召 皇太子于南京次
日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〇皇太子
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〇皇太子瞻基即皇帝位〇上大行皇帝尊
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宣宗章皇帝 諱瞻基仁宗長子在位十年
宣德元年丙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〇禮部進耕藉田儀注 上

漢王高煦反

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器以表業盛以舉天下務表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惜蒼生則委役之焉不待親耕兵誠輕徭薄賦貴農重穀則人咸樂耕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

〇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討平之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 仁宗崩謀益㹤招集亡命陰遣人家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 上 上夜召輔臣入議之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原吉曰兵事貴速揚瀞言是 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羣未發京師為上顧問從臣曰試問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眾心未附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五人知賊中虛實果如所筭 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趙南受誅始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功或以王為奇貨縛之來獻悔無及矣辛巳駐蹕樂安城北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高煦夜遣人從間道出見 上解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 上令高煦盡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於城中衆庶人至京頓繫大內逍遙城一日 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句 上仆地左右即扶起 上大怒亟命舁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〇時高煦既擒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 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 上頷之令榮傳旨令楊士奇草敕士奇不肯白榮曰有實天地鬼神豈可妄乎宜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預謀不復召士奇與謀 上至京於愚士奇言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王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 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群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言章遣袁容齎以示之使自處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言者始息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之禮者卿之力也

……少高識定力眞有古大臣之風
二年丁未黎利遣人[illegible]前安南王三世孫暠奉乞立爲陳氏後
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
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
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士奇楊榮謀
以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
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
可轉禍爲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民兵困于交趾
之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
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爲榮何謂示弱
臣侍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悔此事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
兩人言正合朕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蒙聚示諭
群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
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齎詔冊封陳暠爲安南國王罷征
南兵十一月皇子生赦天下孫貴妃所生皇后胡氏未乘
位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别宮冊立孫貴妃爲皇后張太后憐胡
氏之賢仍命居清寧宮起居如常凡每宴會必令居孫后之右以

薛瑄爲監察御史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
稍長讀周程張朱書嘆曰學道在茲也遂焚其所作詩賦[illegible]
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
其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
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而已
三年戊申冊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
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夏原吉
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今乃驅逐使之失所
[illegible]甚矣其即遣官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逐者罪
之○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上召榮責之曰卿
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形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
若不啟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上悅○上以秋高
馬肥恐援邊遂勑諸臣整齊士馬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蹕喜峰
口守將奏報　率萬騎侵邊已入塞下諸將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犨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
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峰口以隘且險但單騎可行若候諸將
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乙卯車駕
出峰口夜軍士皆銜枚卷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　營二

呂震薦其才授儀制司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視事為不知者有所犯蘇然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不校既期月旦宣勅召府中吏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爾瞞我千某日某事如之群吏震服不敢動立殺六人肆諸市復出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悚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況青天○安南黎利篡陳爲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臣多請興師討之上不許遣使封利為安南國王自後朝貢不絕○十月車駕巡邊駐蹕雷家站登萬壽山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謂曰□太宗過此非徒遊豫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皆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曰此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壬辰車駕至京師○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于九游大如彈丸色黃白光潤有耀群臣表賀

六年辛亥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復行儒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上幸楊士奇宅時上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下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履撲臥踏中誰識至尊萬一有識之者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退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已循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一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賜士奇曰今天下平寧 上時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矣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者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錦衣衛之至王泉寺伏者失從道衛校卒作亂將有捕盜校尉知盜入群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盜喚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不復微行○戶部言完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豪僧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追以還民

七年壬子 上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葉葉甚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藍蘭茂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從歸

于謙忤王振言 范理不為禮 哭而哭之謝知己 羅亨信請增城 彭時大体 也先入寇

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至是上嗣位勿冲面議遂廢悉令送
旦內閣會議具本奏決
十一年丙寅巡撫河南山西于謙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罪降職羅題
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
謚文定人稱南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
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為禮溥聞而異之後遂知其
賢即薦知德安府尋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
朝廷用人非私於理聞溥卒乃哭而哭之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兩賢
十二年丁卯巡撫大同都御史羅亨信上疏言　寧侯業撤
邊鎮要　集中錄
為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
行○
陳建曰當時兵事惟鄒公球張公可信識于未
然亦惜王振寔然同黨悍然弗顧可嚴痛恨
十三年戊辰狀元彭時謝恩之日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已請
旨胡濙奏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拏上是之得免拘執人謂濙為
大體○福建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烏合至數十萬一時震動
十四年己巳北寇邊時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人王
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七月癸哉入
南手侍講徐理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還

王振挾天子親征 敗報踵至 劉德清斥振 我師敗于土木

舍理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理怒曰爾不慾爲
直待作子婦耶　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
陷沒警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謀挾天子師師親征百官伏闕上
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文武大
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
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
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
至大同振欲進兵北行聲息迫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
佐竟日跪伏艸中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
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艸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
黑雲如繖雷雨大作滿營人驚恐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
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
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
無虞振不聽○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上北狩先數日師過
雞鳴山退至遂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進軍鷂兒嶺于山下兩
翼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野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
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

吾知天意有在

非凡人

虜欲入保懷來後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侍之遂駐土木。虜
我營不行偽退圍還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艸勅與和(各具)遣二通使與
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 虜四面退之兵士
爭先奔走行列大亂 騎跳陣而入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
相踏藉死蔽野塞川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 擁以去百官
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
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幸得達關器械輜重盡爲 人
所得○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向南坐有一 將爲不執其
兄來曰此非凡人乃以覲 之弟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

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見也先曰部下
獲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曹使中國二人問是否
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輩祝天求大元一統今乃落我手問
衆何以爲計其中一 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
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爾
曰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裡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
之萬衆死亡之中鋒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
嘗受其賜九龍蟒衣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坐
復坐實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將衆 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

郕王請還車駕

郕王代總國政

族誅王振○毆殺馬順

籍振家

于謙扶掖勸止

於是也先以 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也先弟也○十七
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采龍段疋
等物馳以入馬謁也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后命 郕王權
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奏令施行○二十日 皇太后詔
立皇長子見深爲 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郕王爲輔代總國政
○二十二日族誅王振百官毆殺奸臣馬順於朝是日早朝六部及
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
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
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閤門衆隨擁入太監金英

傳令旨且退衆齊欲捽英英懼復傳令旨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
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馬順首
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奸黨也衆爭
毆之蹴踏捻裂頂刺而斃血流於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
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家并其黨執振侄錦衣衛指
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哄讙譁班行離亂無復
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
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莅
事皆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安朝(此時不得不然)錄此即真之漸蓋惑

果蕭

郭登閉門不納

袁彬以頭觸門

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驕山於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王驥為兵部尚書○二十三日 旃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既獻 哄不應竟擁 駕去初 來索賂郭登曰貽我耳莫若以計奪 駕入城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伺之食令執其侍奉潛伺擁 駕還會有阻者既洩又 駕

遺逸纂　纂四

赤光罩定御帳

一人之力居多

盜黃蕭養圍廣州

擾而去○上既陷 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 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 人綵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為虜所掠得侍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 駕留 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二十九日 皇太后傳諭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遽理萬幾 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於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蕭養者南海人饒甚膂力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鄉獄踰年所臥竹床皮

郕王即位天下始知有君

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狀者江西一商人詣曰此祥瑞也因教不軌遂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脚鐐起獄而出其黨艤舟以待遂逃入海蕭聚群盜旬日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鄉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總兵王清引兵赴援蕭養伏兵擒清盡殲其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稱東陽王紀元據五年驛為行宮授偽官者百餘人○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郕王祁鈺即皇帝位尊 上為太上皇帝大赦天下致明年為景泰元年於是天下始知有君○也先復遣使至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 帝泣言曰寇勢不道悉滿氣將有長驅深入

遺逸纂　纂四　一

擢郕府六人為九卿

徐珵言南遷

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宜急遣官分投召募京師九門宜用都督統領通州霸上倉糧宜令在伍人員恭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為兩得 帝皆嘉納施行之○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等六人為九卿部郎先是 帝在郕邸吏部奏勅擇儒官為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至是皆陞顯官○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為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為鄉導奉 上皇自紫荊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朝野洶洶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英然

之于謙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咸在若一動則大事去
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英是謙言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
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時承平日久
城外倉場草束芻料堆積以數百萬計于謙聞 臨關急分遣五城
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
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達以資 也持久坐困于我非計也 初
九日 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
城北于謙督其軍召宣府遼東兵入援 既抵城下連日攻戰
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 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
通 見錄 [illegible]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
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 營露刃夾之見 上
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
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 虜
縱騎四面摽掠攻城甚急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
姪子彪等持刀持巨斧突入 陣所向披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
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遂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
遂不敢入關亦北遁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卻之胡
濙王直言脫脫不花與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厚其獻以斷之從其言

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追都督楊洪等率兵三
萬餘 之未去者遂破 北固安等四人口萬餘其實人不過
百餘騎驅人畜以自衛望之若萬衆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武
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
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振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
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不棄紫荊白羊不破則 騎何以薄都城即此
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
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既而朝
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業皇或欲遂棄其城衆
通紀纂 [illegible]
紛然爭競遣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閫之下令曰敢有出
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讙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
士誓死以守 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 營尋值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
裘筵宴 上皇在 虜營未嘗少除辭色也先以其妹欲以 上
配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為 虜婿耶卻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
爾妹俟回國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
選 女數人薦寢復卻之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
也先益歎服 聖德 衆每夜見 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

天意有在終當歸

若黄龍突騰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每
夜 上皇令彬以兩脇温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昨夜以
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卧事曰
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曰田朝着你做都指揮也 上
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上
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
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哈銘嘗勸 上皇寛心時至自
不能留憂慮成疾悔無及矣

恭仁康定景帝 諱祁鈺宣宗次子正統十四年初封郕王即位七年

景泰元年庚午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北 入朔州大同總兵郭
登敗之○叛臣喜寧伏誅寧懷貳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 上
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
之乃免至是彬與 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
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
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縱兵逐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 失
其鄉導於是亦獸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黄蕭養誅之餘
黨悉平○大同參將許貴言 請和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今日
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與寇 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

理與勢皆不可和

彬使有他日之悔 大位已定孰敢議

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況 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
厭之求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
北 使求講和禮部會奏 使迎復當從明日 帝御文華殿召群
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當對
謂 上皇在○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懌曰
當日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
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
退群臣退太監興安復出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
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
今日群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
安復命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
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閣老白
之遇興安興安曰汝奉黄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 使北行○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
人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特看知院伯顏鐵木兒卑晩恭敬不
曾怠慢你每捉住我肯留到今日麽實曰此是見太師仁厚之心也
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紵絲四疋及糧米魚肉燒炒燒酒等實等
行禮畢見 上皇布帳布韋藉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

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吳文止之陳循見之志恭
言還祭非分請治其罪選卜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廿四日上
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尚書胡濙同群臣議迎復儀注王文忽厲聲
曰孰以為來耶　豈誠心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
以為來耶衆素畏文間皆相顧無復有言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群臣迎十六日
百官迎於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令　上迎拜　上皇答拜拜
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百官
隨至南城請朝見勅曰朕被留　中尋國喪師有玷宗廟何顏見兩
群臣所議不允○侍讀劉鉉主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功
臺龍軍士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
之○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　帝詔免朝○南京
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
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稍少待事在吾輩
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己事安得善終○十二月胡濙請
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判寔王請朝　上皇不
許
二年辛未　上皇在南宮○命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

大饑民死者相枕藉竑盡發所儲粟之餘既而山東河南流民踵
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全活數百萬人先是淮上大饑竑
帝聞既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復得竑奏驚歎閱倉賑濟大言曰好
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
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輒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
時以文曜為于謙妾內議其黨比乃調文曜為吏部○錦衣衛指揮
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　帝怒繫獄中官阮浪
等獄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
是大兇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為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王誠
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大體傷骨肉之情浪遂開忠罪
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
三年壬申　上皇在南宮○右僉都李秉參贊宣府軍務時北虜款劉
掠男婦易米糧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不從秉曰是重物
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疑例秉曰何忍使吾民赤子
為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濱聞　帝以秉為能○詔
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為沂王先是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
兩陳循輩推知感惠遂以太子為請易儲詔行之於是陛賞米選濟

南京好官惟薛卿

此老倔強猶昔

行乃編戍鐵嶺衛又有御史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illegible]盛夏上皇常依樹涼息及樹伐問其故懼甚○召薛瑄為大理寺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削職家居己巳之變以薦起升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復召命侍蘇松飢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逮至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叛逮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

六年乙亥 上皇在南宮○敕廖莊章綸鍾同於午門鋼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杖下綸禁錮詔獄

張自奉過於簡朴

陽陳英王倫為舉人

七年丙子 上皇在南宮○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見謙自奉過於簡朴嘆息因以聞時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醯醬蔬菜之屬為賜 篤幸萬歲山伐竹為瀝以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其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似此再尋一個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為舉人時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應順天鄉試俱不中遂循等論奏考試官劉儼王諫二人閱卷不公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穀惟儼等稱不測奏朝奏事畢出群就奏少保臣高穀有事聞上因召穀對具述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攻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錄為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為奏才辨亂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八年 帝不豫○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上皇復位

各懷擇君之志

英宗睿皇帝

天順元年丁丑正月壬午 上皇復位詔曰朕昔嗣承大統十有五年不虞北[illegible]之變乘輿被遮文武群臣既立皇太子而奉郕王監國[illegible]之人遽攝當宁之位既而皇天悔禍[illegible]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為曲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殃[illegible]積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乃今月十七日朕為文武群臣之所推戴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復即皇帝位躬理机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初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洩既而 景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舊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意不欲陳循輩亦知之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

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否雖衆始覺其有異謀矣十六
日奎文與群臣合奏乞豫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率等
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衆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十七
日視朝議者謂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號傳王文子謙遣
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草奏候
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書太子議已定而石亨知帝病
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軏張輗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
迎 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于 皇太后及通報
南宮許焉十六日既暮軏輗等會于有貞第時邊報[illegible]
有貞以為宜東遣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首肯之有
貞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
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往會
亨收諸門鑰闢門納兵近千人時夜四鼓天色晦冥亨軏等惶惑稍
詢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
門而入亨等入見 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為亨等俯伏合聲請 陞
下登位遂共扶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明朗星月交輝 上皇問
卿等為誰各對其官其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群臣約以是日
蚤入候 景帝出視朝衍遂齊擁頌之南城呼噪振地群臣失色猶

史鐘鼓大鳴 上皇復位矣群臣入賀○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
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永等下詔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
林學士直文淵閣○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
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出章綸于獄擢為禮部
右侍郎○論迎復功進封石亨為忠國公張軏為太平侯張輗為文
安侯楊善為興濟伯並子孫世襲軏輗英國公張輔弟也輗尋更名
輗○論隨駕功擢哈銘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斬于謙王文
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充戍口外鐵
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為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
貞揩張軏揚言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 獄遂決○以千戶盧旺
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入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
亨對曰臣心腹人也如迎謀 陛下復位皆與之功其功實多乃特
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二
月朔 皇太后誥諭廢 景帝仍為郕王歸西內皇后汪氏仍為郕
王妃欽天監奏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
十九日郕王薨葬祭如親王謚曰戾○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
召定先驛丞廖莊還陞南京禮部侍郎○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
先是郕王薨 上欲令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

孝與而女慶日番全隨之情所不堪。上惻然曰、朕言是。朕以弟
婦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復立元子爲皇太
子。○衰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封廬郕王、
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已入日矣。至是、得疏於宮中。上覽之、感
嘆、手勅、宣王入朝、禮待甚隆。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
概、以誣訴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爲臣言王概使寬
乞奏。上還我王概、使如是者不絕、願幸察。上立命雪概、比辭
歸、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

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爲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時有言振陷中反爲用者。上怒曰、
振爲敵、朕親見之、言者失實如此。故有是命。○時石亨曹吉祥、
恃功恣橫。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亨疑有貞與賢主使、
遂與吉祥泣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上怒、
命收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妄陷有貞、賢于獄。會
日晩、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時折。亨宅水深
數尺、京師震恐。翼日、即獄出有貞等、降謫有差、言路從此不通矣。○
復下有貞獄、黃雲南金齒爲民。有貞既降、石亨等意其復起、令人僞

作疏奏毀謗朝廷。因齎有貞使所親馬士權爲此。上信之、遂捕有
貞、收士權等下錦衣獄、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會承天門
災、肆赦、得釋、編發金齒爲民。後數年、曹石敗、乃赦歸。有貞非徽感士
權之義、以女許嫁其子。既而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
皆重士權而薄有貞焉。○時緝捕冒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亨勸
上出榜、募有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呂原岳正曰、爲政自有體、盜
賊責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募之理。從欲窮治其
黨、緩則人情忌忽、事且覺露、急則人情驚懼、愈求難得、不如勿究。
上曰、正等言是也。○岳正數言曹石勢太盛、恐有變、亨等恐、指爲謗

訕。內批、降欽州正、既降、欽州道漷縣、以母老留閱月、復逮錦衣衛獄、
拷掠備至、謫戍肅州。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
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復李賢入內閣辦事。○勅左順門閣
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軏等每朝退、頻入
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上厭之、故有是命。○聘
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事、欲邀名飾過、因薦之。○兵部尚書陳
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
是籍汝言家、財物於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
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如是也。時上怒甚色變、

乃亨等僥倖自是 上漸悟語寓而忌亨等矣初石亨等之死 皇
太后不及知及始知之乃為 上備言于謙紆難多難之功迎立外
藩之謀 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悉無狀每語石亨張軏曹
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 上深嫉亨輩有
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

二年戊寅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幽禁大內將五六
十年 上意欲寬之謂李賢曰斯人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
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之心不過
如此 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庶
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出見牛馬亦
不識○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命為左諭德與弼具疏固辭李賢
即其所以與弼謂勸書以伊傅之禮聘之抑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
曰如此亦國軌矣言于 上 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賜勅旌表仍命
行人送歸于是與弼歲歡條陳十事上之謝恩而去○漳州布衣陳
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聞其聘君與弼欲往質之行至江
西與張元禎語修止布衣宿即其所學大知耕圻謂程朱自有真傳知
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時 上留心政務款曹吉祥石
亨等干預嘗屏人語賢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乾斷可以杜之大
柄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其權既不能行
恃之人亦必少矣 上以為然

三年己卯 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忠國公石亨坐謀不軌下獄死亨
貪恣日甚勢焰熏灼門下有醫白栢擇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
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信之乃謀以大同石彪人馬舉事已
而石彪事發罪連於亨未幾家人傳說俗謫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
下亨獄亨死獄中其黨皆坐死○ 上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
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
命人心無有不順何必奪門且奪之一字尤為非順幸賴 陛下洪
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
於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臣不過貪圖
富貴而已

四年庚辰 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先是法司報石亨等冒
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問李賢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許令自首
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
改正○會試天下舉人時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
中擲賢亦怨考官遂奏考官較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召賢問賢對
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何見其私 上命抑此舉

於北部前群操方息

五年乙未 曹吉祥謀亂自剄死 上獄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欲謀令從子欽擁兵入宮廢 上於南宮而立 皇太子吉祥自爲內應是日晚恭順侯吳瑾知其謀夜二鼓詣長安門告變宮中聞變詔直侍中宮執吉祥以俟天曙四鼓欽合番漢兵五百騎直抵長安門時禁門堅閉不開欽黨縱火焚皇城門比曉王師始集孫繼宗孫鏜吳瑾及諸將分道迎擊大戰於東華門外自辰至午皆擒獲之瑾爲欽所殺是晚 上出御午門下吉祥等于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

塑像易以木主

六年壬午 蘇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因其舊而加修飾知府林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 彼乃草創未壞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云此土泥耳豈聖賢耶於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知賢不以爲忤

七年癸未 李賢每有所奏請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皆寒慄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備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追諡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錢皇后屢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 上自復其位號 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妒忌

上北狩每夜哀籲拜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股哭泣太多淚損一目備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 上在南城每不快后每曲爲慰解之後廢 景皇后猶盡禮焉○下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自許得進言判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謝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彬添軍匠楊暄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 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于獄乃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于此無人證見不若請多官庭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指也達失色詰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

八年甲申正月 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令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廣險器服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著令爲朕潤色玉至閣李賢陳文彭時等皆哭曰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

皇尊所生恐損聖德

兩宮同尊為宜

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十七日 上崩 皇
太子見深即皇帝位 尊 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 生母
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先是 上即位即命議上 兩宮徽號夏時倡
言 錢皇后久疾今只尊生母 周娘娘為太后李賢曰 天子新
即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衆順天理服人心彭時言曰此言是也
若只遵所生恐損聖德少頃傳仁壽宮旨曰子為 皇帝母當為太
后豈有與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
不同胡皇后曾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
不尊若推大孝之心則 兩宮同尊為宜衆 欲之夏時入請命良
久出曰得 上依再三勸諭乃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
同尊固好然須要照 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 錢太后
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踰旬日頒詔天下○上 大行皇
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
宗○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後死謫所召袁彬復還舊
職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為難○以順義縣原抄
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為宮中莊田皇莊之立始此

通紀纂卷四 終

督學臣鍾惺𨻶定

憲宗純皇帝 諱見深英宗長子 在位二十三年

成化元年乙酉 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謙壻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冤、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

二年丙戌 二月、修闕里孔廟成、上製文紀之○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廷試賜羅倫等及第、倫吉安永豐人、對策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

絕去下句、倫不從、直聲振於時、遂奏名第一○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還入閣視事、編修羅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嫁怨朝廷、吾不可蹈、倫雖貶出、而士論韙之○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於南漳、撫寧伯朱永討平之、○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三年丁亥 召羅倫還、復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下刑部郎中彭韶獄、復釋之、外戚周彧與真定武強縣民爭田、詔韶勘之、韶至田所、環視周匝、經歸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安有空閑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韶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尋有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

四年戊子 陝西固原土賊滿四、聚衆反、據石城、與討之、失利○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命大臣議葬、兩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只宜

別葬、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豈忍議別葬、已而上召內閣面議、上曰、慈懿太后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聖孝、上曰、朕豈不知、但與周太后有礙、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即日晚、時等復具疏、備言祔葬祔廟、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譏世謗、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於是時等及姚夔

項忠討滿四擒之

京軍不諳戰益之無補

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於內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卽傳旨如前議施行百官聞命懽呼之聲動地○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初賊聞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恃勇登山仰攻戰死軍遂退項忠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定遠近聞毛忠敗益徵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以滿四驍勇交章請益兵赴援項忠乃不待援師至卽以師擣賊水草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困時 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卽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兵部懼賊衆勝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寬賞格乃行

彭時知賊可平極其張皇擬旨止之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四出攻剽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成擒京軍何用再行程信終其言不行出謂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廷臣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與賊相持三月餘賊乏水俱乏人馬多死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夜潛詣軍門降約誘滿四出戰明日忠等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捷奏至人始服彭時筆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

五年己丑以少詹萬安爲學士入閣安四川人外若寬恕而內深刻時萬貴妃有寵遂認爲同宗多結與交爲內援朝士無問賢不肖推薦內援者則揚之用之

六年庚寅京畿大水○七月 皇子生皇妃紀氏出先是 上幸昭德宮 皇妃在御妻之列 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端楚胎竟不墮至是 聖嗣誕焉廢后吳氏爲撫護之不使貴妃知之

七年辛卯襄陽李胡子作亂命都御史項忠討平之○立 皇子祐極爲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疹薨謚曰悼恭太子○十一月彗星見群臣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面議於是諸內臣乃約許召見戒以不宜多言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時又言昨準御史建言減京官俸祿與各天職尚可武官不足恐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 上曰卿卽傳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 上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當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妄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口實云萬歲閣老

八年壬辰 寇臨洮鞏昌都御史馬文升敗之

九年癸巳時 朝廷好寶玩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中先入取得之藏匿他處都吏輸之不得尚書項

忠笞責都吏令復入箚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主弥亦稀
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
夏在傍微哂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
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
聳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
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

十年午甲復郕王帝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十一年未乙學士彭時卒謚文憲○悼恭太子薨內宮漸傳西宮有一
皇子已六歲矣萬貴妃驚惡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

皇明紀要 孝宗

名皇子入昭德宮徙紀氏於永壽宮中承臣像喜懽女并來數日
皇妃紀氏薨○立皇長子佑樘為皇太子

十二年申丙京師黑眚見時有一物負黑氣一片來其疾如風無所不
至至則人皆昏迷數日遍城驚擾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
犬經一月餘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
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

十三年酉丁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直羅織生事商輅數
直十罪劉珝亦言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淺上
怒即革去西廠人皆快之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條言直有

行事公不宜革第請直還奉命仍坐西廠縉亦擢都御史

十四年戌戊東宮內官覃吉涉獵經史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儲生
不能遍讀東宮書暇則關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
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
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必
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竟辭之○東宮嘗呼為老伴一日念
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
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
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舊張瑞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

皇明紀要 孝宗

傅禮當如此

十五年亥己汪直巡邊所至道院皆屈膝獨馬文升不為禮陳鉞復譖
之直遂誣文升以罪謫戍遼東○陳鉞等　州衛　破之
先是陳鉞既譖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弄兵於是虛張遼警言賊
欲掠三衛入寇汪直言於　上　上命陳鉞提督軍務直為監督討之
時　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之於廣寧竟誣以寇伺掩殺之矣
州不意大軍倅至壯者逃匿唯老弱或殺或　焚其廬舍而還
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耗費一空

十六年子庚命太監汪直督十二團營○入寇遼東○

孫珍劾奏前遼東巡撫陳鉞失機隱匿等罪詔從輕罰俸鉞既罰俸遂誣珍罪下獄謫戍遼東○朝鮮請改貢道下兵部議職方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逮陝西巡撫秦紘下獄既而釋之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奮治不少貸秦王奏紘欺誣親藩上怒逮紘下獄命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上親閱嘉嘆良久詔釋紘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秦紘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無不崇奉紘獨與抗禮略不為屈直以[illegible]廉亦加敬焉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從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illegible]止釋之

十七年辛丑西域[illegible]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迎之○給事王貢[illegible]等奏求書籍 上以勸善書為善陰騭諸書賜之

十八年壬寅罷西廠時言者俱以既有東廠則西廠之設可已

太監汪直有罪褫職其黨威寧伯王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並除名為民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懍懍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每於 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譎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佯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避帖然傍一人曰 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 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擅開邊釁 上納其言遂逐直并其黨竄斥皆盡內外莫不快之

十九年冬[illegible]無雪初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

二十年京師地震○命太監陳準督東廠準為人平恕清儉蒞事之初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繇是中外安之

建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經歷張黻獄僧繼曉者始以邪術進惟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夤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善[illegible]賜美妹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於 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析毀民居刱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於是林俊上疏言繼曉梁芳之惡 上大怒下俊獄張黻論救并逮赴獄各杖[illegible]

星隕有聲　李孜省以符水得幸　殺諫官臣不敢奉詔　星之示變專為我輩

千戶謫遠州。時言路久塞。繇是二人直聲震天下。○繼曉乞歸養母
許之。繼曉自知以邪術進。不容於公論。故偽陳欽忠陳善之道。希免
後禍。
二十一年。乙巳。正月。朔。星隕有聲。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
璣。進士敖毓元。俱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疏入。俱謫中。尋嘗
以他事謫之。李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坐贓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遣
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夤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
尋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久
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
書封進。其寵眷至此。○復林俊張黻原職。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
事且不測。獨懷恩叩頭諍曰。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
曰。臣不能復事　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恩至東華門。即使人謂鎮
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俊獄乃解。時星
變出。傳奉官御馬太監王敬請於　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恩怒曰
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
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敬懟懟。尋死。章瑾以寶石進。鎮
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柰何以瑾得之。不肯傳。

吾知外廷無人　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泰山震應在東宮　李孜省伏誅　鄒智上星變　正天下當自內閣始　王恕可任大事　王竑可寄大奸　彭韶可決大疑

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
儻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諷曰。第亟
奏。吾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
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泰山屢震。時欲寢
漸禁。　上頗有易儲意。而未定。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
宮。　上大驚。意遂已。
二十二年。丙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
夤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　上意令恕
致仕。
二十三年。丁未。萬貴妃卒。　上震悼輟朝七日。○上崩。○皇太子祐樘
即皇帝位。○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
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
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即謫戍邊。○有星飛流光芒燭地。
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於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
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持權怙寵。殊
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殆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
無廉恥。皆小人也。尚書致仕王恕。素習忠貞。可任大事。尚書致仕王
竑。秉節剛勁。可寄大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

李文祥題畫鳩

此事只宜寬處

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宮禁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
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疏上不報智四川人生而穎敏十二歲能
文章居龍泉庵掃樹葉焚之以照讀書丙午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
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
事都人何用太相驚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
祥附己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云春來風雨
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啣之命吏部除為縣丞名王恕為吏
部尚書先是懷恩以直方出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
王恕剛直力言於 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令尊嬰妣
[illegible]
紀氏為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奉安神主縣丞徐頊者上疏
請究皇妣薨逝之故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曾經出入
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恨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
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興大獄株連蔓引豈 先帝
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為浮議萬安罷安初結萬
貴妃之弟通傳為姪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 上在東宮稔
聞其惡及 憲宗崩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安臣
進 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
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命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安恭展一卷[illegible]

安惟一死報國

新天子當知稼穡

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悚歸第
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
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
孝宗敬皇帝諱祐樘憲宗子在位十八年
弘治元年戊申 上耕藉田禮畢宴群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作押
語左都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
亂宸聽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曰即位之初不宜黜
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偉之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謫籍遺
才丁璣張黃莊昶敖毓元李文祥五人者既以直言竄國不變
[illegible]
屏身今皆棄之蠻夷嶺南之間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
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旌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命吏部起用之加贈前少保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
諡肅愍 後改諡忠肅
二年己酉 御史湯鼐知州劉概成河西庶吉士鄒智廣東吏目先浦
鼐劾萬安等不當以罷而二字語外人內閣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
適劉概考滿來京與鼐談論時政附內閣者御史魏璋即劾鼐與劉
概妄言朝政劉吉嫉鄒智因入智名下詔獄智身觀三木僅餘殘喘
神色自若無所曲概當事者恨之坐智鼐概妖言罪死王恕上言極

諫因改謫降欽智猶中寫懷詩四人到白頭豬是實事垂青史定誰
真夢中不累身衞累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詩曰盡撤肺腑知何
日望見紫宸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忧慨忠
愛之意溢於言表後二十年卒僅三十六○韓鼎上言 陛下繼體
未立不置妃嬪以廣儲嗣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惑乎○
上嘉納之○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圖詩分八節各繪為圖每節
賦以詩裝冊上進歷幾月擊貫灶之迹留覽○孔鏞為田州知府緣
三日峒僚倉卒犯城鏞曰孤城虛能支幾日予紙歷諭以朝廷恩
威庶能解耳衆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往衆請授以
兵鏞笑拂之獨乘一馬而往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至巢
峒有所欲言諭當還我賊巨渊姑導以行徑入峒賊衆亦未悉至巢
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
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
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欲勦絶汝我今奉朝廷命作汝父母官
視汝猶子孫不忍殺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
帛賚汝爾後無復刦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
矣衆錯愕伏地曰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諾已
定何必多疑遂引賊數騎至城下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散謝而
去迄鏞終任不復出
四年辛丑大學士劉吉罷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令吉撰誥券吉
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寔欲稽遲以俟腩 上惡
其專權使中官至陳家勒令致仕
五年壬子立 皇子厚照為 皇太子
六年癸丑兵科吳世忠曰昔 太宗靖難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脩練
子寧鄒瑾魏公冕蔣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
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
大憲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憲則天下之大義不明
者不可廢一也乞 陛下寬宥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
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七年甲寅下山東按察使楊茂仁獄時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
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
大夏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逮繫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
長沙府同知
八年乙卯學士丘濬卒諡文莊濬平生好議論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
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人莫能加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虜
和不為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誕可駭絶元正統

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論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濟[illegible]
軒記易位勅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與運
稠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啓之安南侵占城其國王奏請命官往
問其罪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奏曰春秋王者不治安南雖
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
茫徒掉寸舌小必權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
若問罪興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命内閣撰三清樂章徐溥等
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贖於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
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妙擇士居之者蓋欲其討議政事
論經史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納之張敷華改典
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
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靖尉天鼓鳴河
南江西大震雷戶部主事胡爟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
旱蝗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
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聖心蘇甑
康貴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未央
夫昏夜乞哀於權要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驕前
斯役茍且塞責除蘇甑徵災異葛曲舛爭疏入人皆危之既而廣等

果以賄敗
九年丙辰李廣諸人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竊惟
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皆名儒士協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清
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
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
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唐憲宗藥發致殺
其禍尤慘烱焚武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
無虛日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
之業可保矣
十年丁巳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將
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
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
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得其要
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場缺若干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
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
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歸
蓋人歇思之往時糴買法有米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京師權要
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由大夏此法

且有稱外之家，吋自稱皆親中貴人家，命欲放遣，無處得還，亦三十年矣，無此良法。○京師風霾，各省大風地震。暴直言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

十一年戊午，京師西門有熊入城，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禮部燬，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燬。或問孟春：僚於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古書，嘗記宋紹興、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竟果災，燒官民舍十七八。餘嘗此事而深得不言其亦驗乎。○李廣貢獻。

十四年辛亥，七月，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儒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柰何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今邊事方殷，誅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為鬻財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畫，此策斷不可行。

十五年壬戌，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為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定兩班以萬人，四衛團操奏入，上可之。為有帖飛語於宮門以諧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輩書素。

得私役此軍者所為耳。○劉健清寧宮，令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以工少人多，奏減去十分之五。上命內閣傳旨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仗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上欣然從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時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翊日而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讐指為故殺，訟於官，獄既成。哲後訊見其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於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怨眾，亦以為疑。久之，真盜得，始咸愧服。民為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召劉大夏問曰：適聞軍民多不得所，為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本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甘肅副總兵暴麟納結要近，求為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於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為亂。柰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為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資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為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夏頃旨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尤見之仁也○上不豫宣劉健李東陽
謝遷入見御榻 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輩勤請他讀
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上崩皇太子
厚照即皇帝位○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達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
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建立皇莊七處
武宗毅皇帝 諱厚照孝宗子 在位十六年
正德元年 丙寅 隕星如雨○府部張懋等上書諫騎射曰 陛下釋端
拱之安犯垂堂之除不但迩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 上是
之○彗星見參井犯紫微垣太白晝見○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illegible]
章四上允之○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大學士
劉健謝遷罷○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
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祖餞劉謝欷歔泣健正色曰何用
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同去爾東陽默然○命吏部尚書焦芳
入閣辦事芳性陰狠始比尹旻父子旻敗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
尚書至是又營入閣肆意為奸凡變亂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
害軍民皆芳主之○罷戶部尚書韓文文為瑾所厄隸一騾宿野店
而去○加李東陽少師時有士人賦七投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
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萬承[illegible]

中西崖之類○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震交作飄瓦拔木
陛下當夙夜恐懼增脩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為泛常恣意於騎
射釣獵而正人君子憚於親而國政聖學怠於寬必乞杜寬侍從游
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
二年 丁卯 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在
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唐恐不免遂棄衣冠投江冠履浮水上
浙二司皆信之令漁人索屍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
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遁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場
驛○罷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illegible]
蔽之以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
三受降城自是無烽火備禦增塹以固邊防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
邊牆甫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三年 戊辰 南康民吳登顯等三家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
自是人不怡席○逮楊一清至京時以其築邊大費也王鏊曰一清
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與
還○逮劉大夏下獄王鏊屠滽力為之辯謫戍肅州衛役劉瑾賊害
還復職舉謚忠宣
四年 己巳 韓文復致給刑尚書才寬仍為議復河套會 孝宗崩[illegible]

一請將軍去敕有是恐

五年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集衆反執鎮巡守備等殺劉瑾為名剌期鎮河關中大震既而寧夏游擊仇鉞擒寘鐇父子至京伏誅賊竟息平○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齊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繫內獄　上命法司鞫瑾於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無算○罷大學士劉宇曹元焦芳天下快之○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為菜四字為題東陽及楊廷和各作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析點畫為句極工巧流六年辛未流賊劉寵劉宸齊彥名等作亂掠畿內州縣既而擁衆逼京師戒嚴○流賊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風子名鐩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等攻掠文安鐩攜家屬避賊賊刼其妻欲污之鐩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為盜○南京尚書張紳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遣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調閱中錫書生欲効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群盜張偉紈絝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傍是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善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亦寬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

賊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天難主閹寺擅剝豈能饒我哉遂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書無招降意又以山東府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中錫赦賊縣人賊至杖城戒令勿焚刧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己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寃偉革爵閒住○命伏羌伯毛銳太監谷大用兵部侍郎陸完大發兵討劉賊○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倭於武定州逵河南人縣進士令樂陵時流賊勢熾逵預謀城隍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閉墻竇如堂僅可容一人賊至者輒為伏兵所殺其餘入各入隊伍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伏發賊大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破之於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流賊破舞陽城封庫鑰因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狀破寶豐縣僉事孫磐齊黃榜撫賊賊復書罪奸在朝謂亂海內誅凝謙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賊有掠縣令妻子者輒殺之○流賊趙風子攻擊裕州同知郁采死之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真定藁強縣知縣段豸與賊戰死朝廷憫之皆贈官賜廕○流賊

趙風子入泌陽。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世塚墓無遺骸毀其居。
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
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昇尚書家在圍中。引
衆去之。
七年[壬申]。黃河清五日。○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寇河南。爲延綏寧夏
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散亡。劉三楊虎那老
虎俱死。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爲僧。欲渡江投西
江賊。尋船將渡。遇軍人趙成等執之。○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
風作。舟覆。賊盡死。○近臣托言京軍不習戰陣。請調大同宣府邊
軍各三千入衛京師。　上即欲行之。李東陽等力辯以爲不可。科道
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促令擬票旨。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
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於
上。○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妖人李五以幻術至延安府地
方。令其徒黨散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爲文武將
佐。某女當爲后妃。囑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各樣冠服。於是人
皆尊信不疑。凡衆然者。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聚人事發。
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既而官擒獲賊黨遁走。
入寇。○江西姚源洞賊[暴]往來。爲賊所留。劫以威不
動。每日賊黨賊首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以是因得以識賊左右之
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首。因敗以爲功焉。
九年[甲戌]。　上微行。○寧王宸濠請復護衛屯田。許之。天順間寧府以
事革去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
革。罷陸完與宸濠交厚。宸濠因全卿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遂遺
完書與謀。完答書須以　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　上。宸濠
因賢之婿司鉞以通於賢。每親書寄賢。稱爲賢契。及是輦載金銀
器寶。藏於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
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
知宏心爲梗。乃容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與
部院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疏。次日中官以疏下閣
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遂出票旨云
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準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
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聽。○大學士費宏罷。寧王護衛既復。
宏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
以爲宏嗾之。乃共譖宏於　上。勒令致仕。○八月。命都御史彭澤總
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土魯番]。○降編脩王思爲湖州驛丞。時　上押
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降遠方雜職。

十年謫光祿卿楊璋為知州 上好養畫眉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
鵝頭數十作畫眉食璋言今民窮財盡無以供許多子鵝頭大加裁
損 上怒命中涓詰責令璋自來面話璋穿白布褶跪午門外遞傳
旨降三級調外任謫知瀘州○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
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目渠賊過縣鄉民走入於
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時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一萬發浙
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左布政方良永上言動之曰浙東西諸郡
自冬徂春雨雹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而朱
寧且以鈔害人臣苟隱忍不為 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
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搖 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
聞朱寧竊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饋遺不貲蓋罰之中
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剖偏私
之愛下之獄明正典刑仍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懸解
臣死且甘心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
銀還之民○謫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戍遼東時寧王宸濠蓄奸
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為變世寧憂之上疏言寧王威勢日盛
剝害遍及閭閻三司多欲其餘奧禮樂刑政不自 天子四方之畫
益有可憂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拷掠備至御史徐

文華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論謫籍宸濠敗起陞四川僉都御史
十一年丙子起閑住將官馬昂為右都督科道極諫皆不報昂有
有孕女弟獻於 上善騎射解樂語 上甚幸之馬氏一門無
大小皆賜蟒衣大璫皆呼昂為舅又賜第太平門東 上嘗從數騎
過飲既酣有所召忤旨 上大怒昂辭病歸女弟始疏○時江彬與
許泰劉暉錢寧皆賜姓朱氏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皆
有寵於 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 上又於
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陳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 上
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於禁中彬等日狎昵 上多留豹房與
彬等同卧起江彬與優人臧賢表裏弄權為奸時遇 上出宮禁游
獵近郊群臣屢諫不聽
十二年丁丑 上獵於南海子○上微行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
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邀 上幸焉○秦王疏
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臣張忠革皆受其賄助之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不聽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恐賠
後禍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回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於
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
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

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服念親親畀地宗[illegible]
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奸人勸為不軌震[illegible]
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 上覽
制駁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
宣府等處游獵楊廷和等屢疏請回鑾不聽江彬宣府人訣 上既
幸宣府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宣其婦女於是富民爭賂
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燬民屋廬以供爨○九月 上幸
大同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韃賊以
衆毀萬圍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王守仁
督兵攻桶岡賊巢盡殘之○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言自古國家債
用奸邪未有不敗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緣進
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
者無所不至去年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游
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關親
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 虜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
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
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
疏上不省○閣部大臣王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illegible]

彬在為宗社憂

恭於宣府帶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illegible]
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墜 上視之以為樂[illegible]
冬末 帝還京封江彬為平虜伯許泰為安邊伯賞應州功也
十三年戊寅正月 上復出關將幸○五月末旬 上還○六月 上
復議北巡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勅
楊廷和等上疏言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名義乖謬自古及
今未之有也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名不知 陛下
及臣等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 朝
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疏上不省時 上必欲內閣草勅遣[illegible]
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
奏曰勅不敢草 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當死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
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良久 上亦悟察其
誠擲劍而起不復促草勅○時 上嗣未立廷議建儲未定陰受寧
王賂謀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
所主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
伏鑕矣邪謀豈可聽狗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勸其
議遂寢○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群臣知送者五十二人[illegible]

自稱大將軍鎮邊
稱亂從此始
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

勒 上於宣府治行宮被載乃[illegible]貲不可勝計復輦豹房[illegible]
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 上嘗幸馬姬家曰家裏還[illegible]
數數念之不置 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
十四年己卯有旨南巡時 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游
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主繫龍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於是翰林院
諸部司屬咸疏而諍之 上大怒命舒芬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
林大輅等七十餘人俱下獄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
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樁七根齊折如斷是有旨
舒芬等百七人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餘俱罰俸黃鞏林大輅等
俱杖降有差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 駕遂不果
出○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勅太監賴義等往戒諭之革
其護衛○六月寧王宸濠反先是差賴義既行京師盛傳以爲擒治
寧王不知此革護衛寧府偵卒即無程飛報宸濠大驚即召素所厚
鄉官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等與謀養正曰事急矣明早三司官謝宴
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飾兵器待旦
且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大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

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 太祖法制在
則敢違宸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逵反復辯論明其不可宸
濠曰許逵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夫縛燧及逵
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晦悽慘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遂
鎮守及巡按三司等官丞枷鎖於獄令李士實劉養正爲軍師左右
丞相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率船順流攻南康九江皆陷○七月
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
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
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初宸濠將反婁妃嘗諫之不聽既就擒
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
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八月下詔南征時王守仁擒宸濠
捷音猶未至諸邊將在豹房者多選所見獻擒宸濠之策而 上亦
欲假親征南游遂出師駐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 上令追回侍至
南京另奏兼備擒免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以交
通宸濠逮樂官臧賢下獄籍其家遣戍廣西詞連錢寧至是發遣行
至張家灣寧乃使盜徑殺之以滅口云○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
下張忠朱泰等謀當縱之鄱陽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
遣人逆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遂

張永欺輔聖躬　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王守仁學道人　梁儲等跪請回鑾

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若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
谷為亂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群
小在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
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
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上至南京命張忠等統領京邊軍
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
平民妄濫誅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
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十五年庚辰三月楊廷和毛紀請回鑾不報○張忠朱泰屢矯[illegible]

通鑑纂　卷三　武宗

王守仁不赴乃譖於上前曰守仁必反上問何以驗其必反對
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即
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上使覘之曰王守仁學
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秋上駐蹕南京既久
復有游蘇杭泛江湘泝湖湘登武當之意幾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
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
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目下便要回鑾儲
等乃起○閏八月上謁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時群黨欲自獻
俘將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來何為之於是令王守仁重上

又　西苑事皆由朕誤　江彬下獄論死　奉金符至興邸迎帝　梁儲致仕　江彬伏誅

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於疏內上之宸濠及逆黨皆伏誅
十六年辛巳正月上還京○二月上不豫寢疾豹房上大漸太
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爾等可召司
禮監官來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
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眾人所能與也俄而上崩於豹房致遭奉
告慈壽皇太后乃移殯於大內是日傳遺旨立興獻王長子厚熜
嗣皇帝位○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司禮太監韋
彬壽寧侯張鶴齡大學士梁儲等奉金符至興邸迎帝至京即
皇帝位時久旱饑而大雨黏穀頓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為中興

通鑑纂　卷三　武宗

之兆云○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
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儲立朝四十
餘年不伐其功施德於人不責報讒言至居之恬然宸濠初多納交
惟儲與之田園少負郭沒[illegible]子孫或不免空乏後卒謚文康○遣
司禮官奉迎母妃○六月江彬伏誅○諸大臣尚書毛澄等上議
令上宜以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
獻稱孝宗稱益王為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
楊廷和等複言興國既奉崇仁王侯皇[illegible]承王後
允擬不報○張璁既言時議欲[illegible]孝宗而興獻王[illegible]

不當

尊親可絶親不可

吾父子獲全

張璁書生不知國體

王陳建耳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推食[illegible]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能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　皇上臣等謂　皇上以繼統而爲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絶其親則不可今惟别立興獻王廟使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義矣

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張璁書生不知國體復持此　帝乃召廷和等入諭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illegible]朕爲子之情廷和謂禮爲所後[illegible]所生者爲伯叔[illegible]其[illegible]臣不敢阿順將遂乞歸

九月　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　帝聞之涕泗號泣啟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不知所出乃而至京由大明入　帝御於闕內廣諭內閣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必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皇太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極矣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狃私恩而蔑大義臣等死不塞責吏部尚書喬宇亦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廷和惡其撓大禮也

通紀纂卷五　終

都嵩為大將是黨悻逆亞一二深入嵩成汝夔勿戰及陛上諸
汝夔猶許寂疏奏保是誤軍罪也徐學詩以劾嵩拿官兵考察
其凡應置是懂默陟也吏民遐除以入賄爲紙昂故將官多股削
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論諫欺君貪污
下○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 皇上左右○爲
聖意所在皆淨預知而逢迎是 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
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是 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
大奸二 俱提封緝訪即與廠衛結姻是 皇上之爪牙皆嵩賊之
嵩奸三 畏臺諫有言凡進士非出其門者不得與徵取是
耳目皆嵩賊之奴僕奸四 應部臣徐學詩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林
者結納之親介者斥逐之是 皇上之臣工皆嵩賊之心腹奸五 顯
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諸
致仕以全國體 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錦衣司即訊繼盛曰非二王
誰不懼嵩者且二王家事寧不慮為嵩所敗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
百血肉盡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
旨律坐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聞之謫補外任侍郎王學益贊嵩
其獄尋遷一級○海賊汪直糾漳廣群盜大舉入寇連艦百餘
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至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既而

倉上海松江嘉興等處皆遭殺掠○上問嵩民多無食何也嵩
曰遠鎮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糶萬石平價
上允之復思民有身無一錢者仍坐斃道路令以六分出糶四分
給貧苦者○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入直西內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成
金幣賜玄修諸臣獨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
馬革裹尸之報 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訕律姑止革職
三十四年 以工部侍郎趙文華奉命祭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文
為嵩私人既出恣寵自恣百司震懼肘腋蹤進比倭寇焚掠尤甚
趙文華至松江會狼兵彷應調至豁頭斬獲文華因厚犒之狼兵遂
勒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文華因急督戰賊兵大敗狼兵切總督張
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強經經不聽文華遂劾
經因論經玩寇殃民之罪既而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經
命遊擊將盧鏜等水陸攻之大敗之賊奔王江涇永順兵出平湖攻
其前鏜及保靖兵躡其後共斬獲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不可勝計
餘賊奔歸柘林自有倭寇用兵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玩寇
殃民之疏則已上矣冤哉未幾遣官械逮張經以失機論死經上
自辯不報○都御史曹邦輔圍賊於滸墅關賊殊死格鬪時僉事
邦政督兵守陶宅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其營

死者不寃亦令生者不犯芳恭事內廷派狀未明莫知所坐上
芳無禮萬鋼之
三年己巳御史屠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供造鰲山脩理宮院
棚龍鳳鞦韆架傳造監櫃王盆之費使群小罔而乾沒爲聖德累不
小 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淮陽徐大水奏 聞勸借買
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陞海瑞爲右僉都禦理糧儲巡
撫應天等處○起大學士高拱入閣
四年庚午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三事今 皇上以子繼父豈宜尋
更張且大禮大獄 先帝勵親之政而概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

總督王崇古留之遼吏曰此孫鑒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
奇貨可居 即急之罔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
遣以慰祗犢之愛而斷其命其弗急則我罔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
招其故部居近塞 老且死而 執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
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持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搆則以師
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
婦怨我識其孫日夜涕脊 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
境崇古因諭以存䘏意而要其縛叛示信 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

吾孫吾且齧臂盟世服屬無貳矣有於叛人逆訂盟通貢市焉而趙
亦貪漢財物願市 款塞縛叛人獻闕下誅之封 爲順義
王 諸 皆解 受封比屬國崇古以款 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蔭
錦衣千戶○高拱言邊方有司實無牧民禦 之責即以有才力者
爲之猶懼不堪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
之人夫既不能稱職於內地而欲立效於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
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富强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治有成績比內
地之官加等陞遷不次擢用若用之不效降三級別用 上從之○
刑科舒化等請釋給事中李己內犯張恩等得旨己釋爲民恩等繫
獄如故然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己及己獨釋衆始翕然謂
上仁明獨斷
五年辛未高拱言國家用人不滯官於本土此雖有民社之責則然若
夫學愈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從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
或去任而不能歸苓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
以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詔以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六年壬申 上不豫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 上
曰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東宮幼小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拱哭奏
曰東宮雖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輔佐不敢愛死毋奏且哭大

慟不止兩宮亦失聲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翼日 崩○皇
太子翊鈞即皇帝位時年十歲○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明道淵懿
寬仁顯文光武粹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一日內使傳 旨至
閣拱曰 旨出何人○上沖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已令臺
諫劾太監馮保欲出之保故按其奏傍閣臣張居正視江陵地歸
有旨召成國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拱以為且逐保也中使以旨授
成國宣讀之乃責拱專權無人臣禮意欲何為吾母子驚懼不安令
即日歸田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翼日狼狽就騾車出都○上
召首輔張居正曰 父皇謂先生忠先生幸自愛居正見輔居正頓
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
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 上曰善○居正既深國概然以
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其為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賞罰
帝得聖之威者也 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家之中朝委衆而
不亂今 上 世宗孫也柰何不法 祖 請 名群臣廷飭之百寮
惕然○上方十歲以英明聞 穆廟恭妃遣內使以金壺遺其家為
門者所執奏 上召內使三十以百金遺妃曰妃家貧以此然
先帝賜器不可出也○張居正等進 帝鑑圖說○太監馮保掌司
禮監

登科錄視之有母無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救一二語上乃霽威○御史劉臺奏劾居正專擅威福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罪狀正威福也將異順悅下則負國若竭忠事上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不肯起上手扶之怒詔下臺獄廷杖一百遠戍之居正復具疏為解免杖奪職還里○山東撫臣奏莒邑令居官貪黷竊取帑金上曰此人乃進士何無恥如此居正曰惟恃進士故敢放肆 皇上用人當考功能不必拘以資格若不要錢雖異途亦當顯擢如貪贓壞法即高第亦當重處 上曰善

五年丁丑廷試居正子嗣修在二甲第一 上拔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功也○司禮馮保每裁抑中貴毋與朝紳交通內外肅然 上初即位或與小內侍戲見保至即正襟危坐內侍侍 上戲者保胥陰罪之故宮中皆憚保即 上有所賞賜非出保口無敢行者 上稍長積不能平以 太后故不發然心恨之○上奏 聖母貴論閣臣以今歲大喪暫免行刑居正奏曰臣等詳閱法司所開重犯之情皆滅絕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顧欲釋之無乃違上天之意乎 上曰 聖母奉佛故不忍耳居正曰佛氏所稱地獄刀山劍樹剉燒舂磨其慘更甚於行刑 上嘆諭旨勿停○張居正父訃音至屢疏乞歸守制不允○時張居正奉 旨奪情視事編修吳中行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交章劾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欲重罪之禮部尚書馬自強曲為解居正既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錫爵亦造喪次求解居正曰 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 聖怒亦為老先生而怒語未竟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駭趨出明日四人同時受杖舁皆遺戍庶子許文穆鐫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刻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觀政進士鄒元標憤甚規切交執 上疏越二日亦受杖謫戍貴州○都御史陳瓚病告久病貽書馬自強曰師相實宗伯宜倡疏留勿遺我名自強笑曰此老不起也必先死也

六年戊寅 上大婚詔居正充納采問名使給事中李涞奏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不聽○張居正給假歸葬○湖廣巡按陳瑞居正衙承士也諂居正家居出麻冠加絰伏哭盡哀衆既而初見居正母拜畢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拂眄之瑞即起揖閹曰老安能重公如公為能垂瑞見者掩口○張居正還朝往西所蘇巢守巡無不長跪真定守錢普獨為步輿以媚居正

除拟四別舉書是岳元聲秋成惟命

可輿抗是部郎岳元聲顧允成張納陛科臣王如堅光祿丞朱維京等各疏進諫曰中宮春秋鼎盛倘前星一耀則所冊元不自當避位何嫌何疑以未期之事格已成之命 上怒各加降謫元聲等獲罪錫爵面詰之錫爵曰然則奈何元聲曰詔已非除拟四二字別無商量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即以元聲為首秋成惟命錫爵感其言復具疏力請停封曰祖訓所載蓋就嫡庶並生言耳今嫡子未生而長子年已十二豈容懸待況籍肯原無待嫡之說今忽變更跡似可疑去年之命既致於今日焉知今日之命不致於他日且元子封王祖訓無[illegible]

齋居思過

皇長子出閣講學

下即不行冊立亦當令出閣豫教 上曰外臣疑朕深可痛恨乃輔弼親臣何故不肯擔當既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預教還係旨於己而錫爵復請行預教疏凡七上 上始允之

疑懼可觀荊石立儲諸疏言忠悃古社稷[illegible]近之

彗星漸近紫微垣 上齋居思過詔群臣修省

二十二年甲午 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仰顧案[illegible]銅鶴下轉東西而立一閣臣誤出銅鶴北 皇長子隔內侍[illegible]

召對講近[illegible]

進饑民圖覽並所食雁糞

鶴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敵寓眾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講章[illegible]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 皇長子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詢臣之句而隱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竑請問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歎服 河南大饑有人相食給事楊東明進饑民圖說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雁糞 上覽之惻然時鄭貴妃在侍亦惻然 同出所私蓄五千金賑之 上稱善益以內帑五千發濟而河南賴之 朝鮮與遼接壤[illegible]千里饒庶有華風其王李昖湎酒

而倭 關白平秀吉起於奴隸立以梟雄擾六十六州聞朝鮮弛備遂攻陷之李昖奔義州遣使請援 上以其修貢謹遣總兵祖承訓率兵渡鴨綠援之既而援兵攻平壤失利復遣侍郎宋應昌為經略總兵李如松為大將軍援之遂大敗倭酋於平壤李如松乘勝追至碧蹄館與倭大戰倭雖潰而我師精銳亦多喪於是群議急圖休息先是本兵石星募游客沈惟敬入倭關說至是惟敬同倭酋小西飛來請封貢石星主之廷議許封不許貢遂撤兵還 孫丕揚為吏部尚書更定選法親自抽籤注缺時人嘲銓部為籤部

二十三年乙未 廷議封關白日本王[illegible]

請高僧達觀求市

大雨都城崩

夢皋戲一貫語留用

輔臣沈鯉發李國正域俞斷其僕獄亂媒皆下獄考訊無所得乃圍
經第長安中無敢偶語吳江人沈令譽以疑似捕治并捕高僧達觀
葉市株連係甚衆後得皦生光頼侍郎李廷機尚書趙世卿勸開釋
一貫及御史沈裕力持之給其獄
三十二年甲辰兩廣總督戴燿言中官徐珠之害○大雨都城崩戶部
尚書趙世卿諫曰礦稅貂璫掘墳墓奸子女僇官虐民成何世界
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時日以繼日更待何日也○都給事田大
大益疏曰 皇上邇來亂政不減六代叢蹠泣陳而 皇上堅塞兩
耳不肯一聽倘一旦禍作噬臍且不可必尚何全宗社之有哉

三十三年乙巳考察京官主察當屬吏部侍郎楊時喬一貫怒其方嚴
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時論籍籍給事錢夢皋當外補時宜罷
用于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等復先論一貫權奸誤國有旨元
珍等俱謫外時有吳中布衣在一貫坐夢皋戲之曰昔之山人為山
中閒人今之山人為山外游人布衣對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
給事給相門事一坐哄然○節烈婦陳氏卒烈婦崑山歸善世之妻
也年十九來歸二年而善世死婦哭抜劍欲自裁姑抱持奪劍婦慟
母曰兒必死業已許夫矣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
老矣自無倚宜死舅姑自養于來歲無須我宜死曰趣市棺我婦之

楊榮自經死

無以一夫故動一方

三人清寂可念

劉天叙妄言法術

死即殮不可露尸竟自經死○京師地震
三十四年丙午內官楊榮殘害雲南軍民軍官賀世勛韓光大等焚
燒其第殺之 上聞大怒輔臣朱賡奏云 陛下無以一夫故動
一方既而有旨榮不足惜止捕首事世勛於獄○除夕 上謂左右
曰此時廷臣受外觀官書帕開宴打鬧惟侍郎楊時喬李廷機副都
詹沂三人清寂可念○鳳陽人劉天叙與其黨王人權一小佛像歷
鄉村募化妄言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生三世有納
錢者來生為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時而視之曰來生當為后
妃遂携去行淫衛京衛軍某者頗黠廬禮為師請試其術屢迫之天

叙計窮乃謬曰南京有奇變相殺且盡何暇試法蓋將借此衆間逆
去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等衙門時長至南京百官當詣 孝陵上
香將出城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衆上 陵殺諸司官據城
儲號忽發兵捕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為首者劉天叙也事聞 詔
磔一人斬一人餘俱遣戍欲事成者必立枷枷者多死都御史丁賓
念皆無知愚人橋蓮與衆飲食之餘人乃得全活
三十五年丁未二月朔日有食○京城守門內官嚴殺泰典知縣○尚
書趙世卿奏言用人各有職掌冢宰無所不統而推擧則官反備墨
日於各部殊無六卿率屬意○輔臣朱賡請止礦稅疏曰兒童奔

南京大水　遼東前屯兵變　訛傳驚至

卒無非忿詛臣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孫瑋當來郎就礦稅各處書來開鐵而知其説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謗　皇上於章疏可嗤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案之寃家日日階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按劒相視詬語相加輔相之地眞若游矣

三十六年戊申南京大水禾黍俱無○遼東前屯兵變殺稅使高淮不果侍郎楊時喬力言外患臣測遠左重國有旨撤高淮回京○

大入寇總兵杜松率兵延寧遠長山出禍其巣

三十七年己酉正月　莊遼謀賞民闕號傳驚至街市喧擾安定德

山西大旱　京城大水　皇貴妃王氏薨　趙世卿不得命竟

勝二門百姓扶老携幼爭入城避難因而九門畫閉○閣臣葉向高奏言承平無事人主當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於士大夫以官爲輕則其禍不忍言矣乞將吏部推擧諸疏亟賜簡發○遼東地震○山西大旱

三十八年庚戌葉向高疏請東宮講學時輟講凡七年

三十九年辛亥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與馬不能行○皇貴妃王氏薨皇太子生母秘不外傳越兩日閣臣知之爲請乃定既而發引無期輔臣屢請營地未蒙允發閣臣因言葬者妃墳地原有九穴可並葬○戶部尚書趙世卿乞歸久候不得命書

孫丕揚掛冠出都　内使鄭毆駙馬　張延登陳無黨之論

四十年壬子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内辭獄對馬再興讀於太明門外與謀及教習官賈之鳳各疏奏辨皆不報興謀罷寵蕭長嗟左門而逃　上大怒下詔切責差錦衣官尋訪有與謀父官責教習都官賈之鳳訓示之禮安在姑着罰俸一年○皇貴妃發引○御史邊琰訓言自東林之名立而耳目見聞各有濡染我居其君子人誰甘爲小人○吏科張延登奏陳無黨之論謂論人者不必爲一網打盡之謀論於人者不必爲三窟藏身之計旁觀者亦不必爲黨同伐異之擧

王日乾訐奏孔學咀呪　福藩以藏

四十一年癸丑群臣合辭請福王之國○鄭貴妃所生○皇三子也○武英主事王曰乾訐奏奸人孔學與鄭貴妃宮中姜内相歃盟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咀呪太子又刻木爲　太后　皇上像釘其目語多涉鄭貴妃福王葉向高奏曰臣訪得王曰乾孔學等皆京城光棍此事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治故雖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伏其辜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騷擾其禍將不可言誠奸人不過捐一條性命乃國家所損多矣

上先覽日乾疏大怒傍徨莫知所處至撤御案已見向高疏默然○帝容將揭疏積藏之寢以他事下日乾於獄已而向高復密請速

御僕發死難

東方白氣亘天

方從哲遺書促師

楊鎬分四路進兵

杜松劉綎相戰歿　五星聚于東方

墻、因積屍上城、猶戰死、僅覆還者數人　一招賜　遂奔
萬赴敵亦死之、而城陷、自三岔至孫山、並達焚燬。經畧楊鎬聞警、
單騎赴河東、黷陽寬奠、衆望風遁、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徇、議徙寬
奠子女於遼陽。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薨、及蚩尤旗象、忌
兵震報相踵、
四十七年、春、援遼師、征調雲集、　上以經畧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
諭兵部馳議方略、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經畧楊鎬既恚衆、
乃誓師遼陽、分四路進兵、時師期不秘、出路亂泄、敵人得預為之備、
既而杜松越五嶺關、渡渾河、乘勝趨利、率孤軍敵萬餘、忽遇擊衝、

遼紀纂

我師為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而死、師俱殲、馬林改蘇三
分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敵乘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統兵馬、冢
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克十餘寨、敵敗、詭為漢卒、裝誘、陷重圍、夾攻、我
衆遂潰、綎及軍將劉招孫等俱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畧命
撤回、獲全、先是、出師日、五星聚於東方、彗星發、旗折為二、識
者預知為敗徵、及報至、舉朝震驚、　上令督撫汪可受移駐山海關、
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畫。本兵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
請發內帑以募戰士、　上允發帑十萬兩。　深入撫順、更必備
師踰鐵嶺、接安堡、已而進據撫順、從靜安堡入、秉塵真破開原、

熊廷弼入遼陽

遼陽稍有生氣

上起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畧、廷弼既請決策
恢復開原、　上賜劍、令刻期從事、廷弼單騎就道、同張銓請選京
營兵三千、壯其行、竟不及從。　兵復從三岔堡入、攻鐵嶺、須
臾城陷、蓋自開原既克、瀋鐵迷竄一空、敵人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
候甚疎、聞敵膽落、故堅城應時立破。經畧熊廷弼入遼陽、斬罪將
游擊劉遇節等、設壇親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且諭以北關必復、盡
須相度各險要、就所宜請置兵將、決策守遼陽、挑濠築垣、借水為防。
於是遼陽稍有生氣。逮治楊鎬、李如栢繼劾、

遼紀纂

釋劉光復為民

四十八年、庚申、釋御史劉光復為民。大清兵乘經畧閱邊、離遼陽、以
萬騎懸撫關、萬騎從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
防瀋陽、卻之。七月十四日　上崩。司禮監傳　皇太子令旨、說
與督理通灣等處稅監張曄、馬堂、胡濱等、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為因
三殿與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敵衣　前幣已部遣

爲第一義欲安　皇長子則速行冊立速移慈慶宮爲第一義欲
杜漸使宵小知外廷之有人有所忌而不敢逞此亦安危呼吸之機
也○元輔方從哲揭僕萬安曰昔人治病以不服藥爲上策蓋
欲寡心清元氣自固視藥餌之功萬止百倍備用藥不當殺有劉揚
其害反不可言矣○上諭禮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
上又諭選侍李氏侍朕勤勞撫皇長子如親生厥功懋焉著封爲皇
貴妃○科臣楊漣奏論崔文昇用藥之誤曰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
者補之以　皇上日日萬幾聖躬哀痛精神頓費於法正宜清補
昇何反投以相伐之劑遂除聖體一日至四五起然則此輩流禍回測

通紀纂　卷之七　光宗

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國之奸文昇旣益聖
躬之病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又論鄭貴妃封后事曰
夫禮上尊稱必有其名尊之以禮則於　大行皇后有碍尊之以
生母則於　本生皇后有碍貴妃試思　聖母配天育君幸昔劬勞
垂四十春秋止崇此皇后二字貴妃今日忝新恩已隆厚無涯矣
何又生此不可誦之褻念哉○二十六日　上疾大漸召閣部大臣
面諭速封李選侍○刑科給事惠世揚請正李如栢李如楨逗留誤國之
罪○給事中李如琰奏冊封選侍當在四大禮之後○二十九日召
見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出皇長子諭冊立皇貴妃復頭重奏

楊漣論崔文昇用藥之誤

又論鄭貴妃封后

面諭封李選侍

諭群臣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
　上自指曰是朕壽宮群臣退哭曰李可灼進藥○九月朔　上崩
大學士方從哲率諸臣哭臨畢即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
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遂擁　皇長子至文華殿即正　皇長
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極請奉令旨
俟行諸臣始退○時皇長子御慈慶宮李選侍猶住乾清宮奉御
史左光斗奏請正名位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
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李選侍既非嫡母又
非生母儼然居于正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

通紀纂　卷之七　光宗

倒置臣竊惑之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
禍復見於今矣○時登極已定初六至初五日李選侍猶未移宮給
事楊漣奏請勅選侍出制移宮曰祖宗之宗社爲重宮闈之恩爲
輕今既奉移宮明旨若復擇吉延遲眞欲中外之共主避一
宮嬪乎人言紛紛皆言李進忠劉遜閣寶庫盜取珠玩豈必欲盡取至
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借皇貴妃名色遂自無功主乎今日天地
神明之共主卽　皇祖與　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而宮
聖母若在亦必加以　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妄恃舊恩曰
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孰能乎先前鄭貴妃亦四保護

方從哲等輔佐爲堯舜　李可灼進藥

即正皇長子位

左光斗請正名位

楊漣請立刻移宮

我貴妃我哥兒

元之議方起辯反曲存之故定此據

通紀纂卷七終

通紀纂　孝宇編纂

晉學臣 鍾惺 定

熹宗哲皇帝 諱由校光宗長子在位七年

天啓元年經畧袁應泰催請兵馬錢糧并議復撫順○先是選婚太監重請勸合禮科李若珪抄案駁之既而罰俸若珪乃上疏求去曰臣恐此輩驕攬腰路故據疏抄発以遏其勢漯反示權以箝言官之口天下事尚可言哉言官有言責令不得其言矣言官有氣節而今爲中官所奏不得其言則去又况㢑其身乎一官可棄七尺可拚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不知者或謂職爲罰俸而去則不探之甚也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先責黄克纘以不可去之義繼請楊漣以無罪去國殊令忠臣短氣李若珪以抄案引罪更令言官短氣

○發内帑五十萬兩遼東充餉○土星逆入井宿○上御文華門諸臣行禮畢突有直駕校尉闖出西班喊稱保駕求遞主公有罪二語者再錦衣衛拿下身邊搜出木牌一面前書開張劉備孔明先生顏太祖劉伯温等語背書遼東一處亂與決一是替天行道二是替老祖傳來等語又手持揭帖一扣上書鳳陽府亳州馬求二里七家民張道安四十四歲等語貌似顛狂語無倫次奉旨下鎮撫司打問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㮚○兵科蕭基奏謂臣淵回遼見正月中遼東總兵李光榮有[illegible]職阻撫賀總兵放進之報越二日又有賀總兵放進收留安插之報二日中又有[illegible]索我之報臣因而嘆曰怪哉此投降也何其輕也遼東荒已久何至今方困餒開敵騎兩月絕糧而降者屬至保無借遼乎西人居草野敵腥羶是其性若有如許牛羊車輛何不往收彼方乃遠來投我據報人五六千此非一日一夜寘寘悄悄而來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尾而殲之而昔胡寂寂今乃狺狺且自古難馴令李總兵攔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撤進之又黠然命臣不能無疑卽降者真矣而狼子野心其可無慮彼既窮困而將我必恐其饕貪軍餉尚藉告餓腹何時得飽據報云再不許我投降 虎方伏激之使怒恐樹怨卽在於樹恩一降也如何賀世賢收李光榮不收賀世賢果能時其饑飽以攻乎此當問之經畧者 鈌揆曰議以此奏情已了然而當事者不悟竟以此敗何哉

御史周宗建奏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無餉不壞於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臣之無識何也方撫順失事特簡楊鎬此時修我封疆俟其再入殲之境上此定着也乃一言皆戰全師俱亡則寧相袁

所賀世賢開門殺出與[illegible]而瀋陽陷諸將[illegible]

禦[illegible]賊瀋在此三年何為若桂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illegible]

進而敵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 殺馬者二三千人敵[illegible]

稍卻如是者三凌敵益衆諸軍饑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illegible]

秦邦屏皆戰死而敵衆遂深入圍瀋陽經臣袁應泰親自出城督[illegible]

至有勝負既而敵分步兵攻小西門 攻東門經臣急退入城

與按臣張銓東西分守敵壘益衆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被殺

砍射捺水扶傷而走城中火器幾窮經臣與按臣及分守道何廷魁

三人在東[illegible]

[illegible]

許按臣無間外寄尚可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計乙而敵并攻益急

小西門火起敵衆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

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不屈死之何廷魁視其二女二

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於都司堂上敵帥入城人皆

隨順敵又傳諭各處歸順獨東山礦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

至者輒擊殺之事聞京師大震上震怒下詔切責中外臣工起

兵部左侍郎熊廷弼仍前經略張修德馮三元魏應嘉各降二級

調外以前論熊廷弼也敵[illegible]伏誅 廣陸人原任通判牧體

共遠遠陷乃[illegible]臣敵[illegible]到梟頭目頭目以大紅蟒衣之與縣

頭扮搖過市蓋以其身受始也撫臣捕得之梟於市人心快之

刑部侍郎鄒元標疏請理財曰昔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為第一

義衆皆訟之不知此迂儒之見也戴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為富

今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為仁義然理財而令屯田墾荒水利三

即桑孔無以籌矣遼東巡撫薛國用以病辭免以參議王化貞代

之碟大逆 於市保遼陽人素與

至是事露被獲伏誅再發帑金二百萬而充餉遼東死節諸臣

張銓崔儒秀何廷魁秦邦屏等各賜官恤蔭有差督臣文球答

二百八十[illegible]料之[illegible]

[illegible]

權在極未聞如何運用乃收納 凌陷袁應泰之職此何心哉

織補久旱上於宮中虔禱夜半徒步而千里詔加奉聖夫人客氏

恩典禮部奏無例可加上怒切責之已而照皇祖戴聖夫人余

氏例伊男加陞錦衣衛指揮經略熊廷弼至京奏定先着曰以遼

論則三岔廣寧為先着以京師論則山海關為先着以攸凌論則廣

寧登萊天津三路為先着一應兵餉戰具宜盡力全用于此着丁

遼敵自不能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然々留兵募兵築臺濬池以護

京師為名者皆非也上納之賜上方劍一品服仍賜宴命大臣陪

餞禮數特隆御史李日宣奏請宗生及孔子後裔于本省加額中

三人 上從之○降太監王安爲淨軍魏忠賢害之也○鎮江奇捷
先是標下游擊毛文龍奉遼撫王化貞命赴河東等處招降叛逆旋
安撫豬島廣鹿島等數處因聞鎮江缺兵止千餘壯勇又各出抄掠
遂與遼東避難生員王一寧等率兵三百餘人雞鳴薄城下又先賄
通鎮江中軍陳良策爲內應於是內外夾攻敵皆膽落四奔
游擊及頭目等餘斬獲解京文龍隨進城安撫百姓因請兵糧接濟
王化貞以聞 上命速發兵糧接濟兼陞賞毛文龍等○陝西產麟
麟○會寧縣關家坊牛產一犢光焰起照渾身是鱗文書婦以爲異手足四蹄不當身府守知爲麟以聞○給
事聖夫人客氏護墳地二十頃御史王心一抗疏
至近近見 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香火之地一則謂耗進忠侍衛
之功夫梓宮未殯而先規客氏之香火 陵工告成而張入進忠之
勤勞于襁褓爲不順于瑣爲失宜 聖德無瑕恐有此累則不便之甚
上切責之○免湖廣災傷田租○鎮江淪陷先是毛文龍等潛襲滑
之至是 大發兵三四萬來毛文龍眾寡不敵遂走入朝鮮避之
城淪陷 ○熊廷弼原議廣寧登萊天津三方並進時王化貞誤
信 之助而力主進戰本兵張鶴鳴然之熊廷弼不能有爲因奏
三方布置有名無實臣寔不敢任此變爲畫擔而行時與撫臣約曰
大兵果至我自不濟不退如事尚未備且自據守以待明年

鎮兵馬未完津萊兼應修完三方並進一鼓直前 助與□勦斷
可不必此守之說也今樞臣曰然猶欲責從容坐待其來必無棄據
撫臣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少可以成功此主進者也夫敵從
整備已數十年于此坐待其來固無策而待敵以逸無從容整備
我以往獨有幸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 給事侯震暘請出客氏不
聽既而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相繼疏論客氏 上怒俱降三級調外
王心一疏救亦被降調○大學士葉向高途次聞毛文龍收復鎮江
因上疏曰遼東之失似在知正而不知奇今幸文龍此舉稍濟用奇
之法當廣爲救援以固人心即使鎮江難守亦不必究其喪師僨事
無援敵出一奇以破敵也○奸徒陳有綸等借議餉倡言開礦
曰前者戶部言權稅朕尚不忍小民重苦今奈何又以開礦擾累○參
嚴罪之○經略熊廷弼奏曰頃見兵部上疏要臣提兵出關臣敢不
出惟是經略一出觀望非輕西 視以爲輕重東 視以爲進退兵之
將視以爲勇怯樞臣第知經略一出之以鎮定人心不知無一兵之
經略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調援兵三千已盡出關矣此外無一卒
一騎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出關又不知臣住廣寧撫臣應住何
地也 勅兵部速議無使督撫之臣徒手出門爲敵所笑既而
出關住札右屯○ 入犯延安圍城三日焚掠甚眾臨去曰金

總兵使罷如不拿杜總兵遲罪[illegible]月六兵經上曲[illegible]

參杜文煥者餘事蔡思充四大帝揚虜所忌乎日必非斷公書[illegible]

使事而將所忌則大將足去留 操之如國體何文煥始終輕[illegible]

○四川獻賊奢崇明倡亂遂據重慶已而復陷遵義一方震驚○秦

○杜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敵學旁及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

使留銀進兵圖重慶

二年壬戌王化貞奏與經臣不合之難曰臣今與 皇上約臣願請兵

六萬進戰如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illegible]

[illegible]騎日經臣以三路[illegible]敵必要如臣[illegible]

[illegible]

臣專閫經臣屢請[illegible]意將獻議是命總兵劉渠移兵駐振武而廣寧

空虛矣○兵部奉旨會議曰大小九卿科道各有議專臣細閱之孫

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任其一夫以罪避尊當令撫臣退步

然撫臣一擬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土兵必潰 必解體而去舍

無因撫臣自請便宜行事而特賜上方劍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

臣威望素著豈可遽退當斟酌別用可也○四川叢賊攻犯成都指

揮周邦泰戰敗投降南御史趙世期奏請速復川蜀遠則大兵必[illegible]

依附之民必自逃遁亂民散而亂兵之勢益孤終歸于撒而已矣

又入其黨者處彪虎之勢既屬矣而其神即來入其黨者受流離

必亦俯笑而思動揚可勝言哉○本兵張鶴鳴自請視師經略之[illegible]

眾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 為眾至遼達

同知馬有孚檎之化貞此時猶執認敵不敢渡拂河猶欲令部將遇

河誘之來入以號騎威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為非計乃止既而敵渡

河逼西平堡羅一貫堅守一日夜○被砲擊死者甚衆乃解圍復

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

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眾陣馬蹶被殺祁

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 復環攻西平半夜布十面雲梯攻之

竟不能下 御守者為羅一貫欲招降之一貫在城大罵[illegible]

[illegible]

不知羅一貫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豎招降旗 四面環攻三進至

卻城中火藥盡一貫遂自刎死西平陷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

發 驕降因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閧然爭奪門走王化貞方

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

為而所坐馬已為心腹將竊去會皇整行李以橐駝載之而自騎朝

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鬪乃得出化貞

既出得功遂踞城附 廣寧既潰化貞所招 騎遂大肆殺掠遼軍

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幼小于途蹂躪死者相望化貞從

數騎走閭陽遇熊廷弼為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笑

孫得功呼兵敗

祁秉忠中箭死

羅一貫是好漢

得功踞城

福寧州軍變

錫田爾耕子

加魏忠賢恩蔭

楊漣參魏忠賢二十四罪

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先言矣科臣實總東廠理刑傳譖殺戮兄弟婁安念觀久矣比昵匪人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為願科臣慎持之也　上有旨慰之科臣魏大中亦上疏陳辯上曰大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跡自明即着到任既而魏大中奉　旨到任面恩忽有旨魏大中傅魁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任面恩傅魁復奏曰朝儀報單從未有旨此旨自中出無疑臣不得不以忠君愛國之公憤轉為防微杜漸之隱憂大中小臣也奉　旨未有不到任者乃明旨忽二忽三令朝端且疑且駭其如王言之體何哉此非獨為大中等寬也寔恐開邪之徑故視同寅之誼猶輕令見端窺

道亂象　卷八　燼餘

之漸故敕殿上之爭要急不然漫假而內批可罷漫假而墨敕可封天下事尚可言哉○福寧州軍變時倉官林廷柱盜竊軍儲同知徐士璋受賂寢閣王州守又庇佐貳不為調停於是乃軍張天錫等脅眾閉城挾官毆吏城門閉塞者十有三日守道朱寰生曉諭解散撫就寧謐○錫田爾耕一子錦衣衛百戶以緝捕人命一起也○加魏忠賢原蔭侄男一人二級賚給銀幣以其緝獲功也○都御史楊漣疏參逆璫魏忠賢二十四罪曰忠賢一市井亡賴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　祖宗以票擬託閣臣自忠賢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據　祖宗之政亂矣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交通擠去不容不

改父之臣罪二　先帝賓天之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鄒元標也忠賢俱致之去而獨於黨護氣毆　聖母之人而薦起緊親亂賊而仇忠義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俱降斥削籍去不容正色立朝之直臣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直欲門生宰相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缺少宰皆點陪貳顛倒銓政掉弄機權罪六忠直淵朝然文震孟等九人執論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罪七傳聞宮中一舊貴人荷　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橫謀之私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不能保其貴幸罪八裕妃以有喜而封忠賢以抗不附已矯　旨勒令自盡是將

道亂象　卷八　燼餘

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罪九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　皇上不能保其子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護持孫危者僅王安一人忠賢以私忿矯　旨擅殺於南海子罪十一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擬用朝官規制罪十二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褻朝廷之名器罪十三用立枷羅皇親之家人欲動搖三宮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窯傷其墳託言開礦而致之死罪十五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拿斃草菅士命

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銓除
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竟令削籍罪十八魏大中
奉 旨到任忽傳詰責及科臣四詰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而煌煌
天語提起放倒罪十九東廠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片語違忤則駕
帖立下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踰罪二十前韓宗功潛入長安
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宗功事成一旦
遷城下忠賢固敵人之首功矣罪二十一 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
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不知意欲何為罪二十二忠賢
進香涿州警蹕傳呼人人以為駕幸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故驅

馬羽幢青蓋則已儼然乘輿矣罪二十三聞忠賢走馬 御前 皇
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進
有愁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
又寸臠忠賢不足蔽其辜者罪二十四凡此逆迹內外皆不敢言即
或敗露又賴有奉聖夫人為之彌縫故內外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
上即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事情必星馳請旨意紫宸天顏咫
尺而馳候忠賢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於忠賢
否耶伏乞立勅法司逐款嚴訊正法以快神人公憤繞入忠賢擇之
不下俾辭廠乞罷 上慰留之乃徐下嚴旨切責漣一時臣工無不

氣憤於是南北科道卿寺魏大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許譽卿等
先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為忠賢所持皆得罪去○
工部郎中萬燝就 陵工參論魏忠賢有 旨杖一百革職為民燝
臣葉向高救疏纔入而燝已為內侍群毆立斃矣○杖汪文言為民
○杖御史林汝翥先是汝翥巡城有火者曹大傳與國挾人命搶財
鬪于途汝翥欲笞之皆碩受杖免笞數日後萬燝禍作忽中旨逮汝
翥廷杖汝翥懼未受廷杖而先殞命於中涓之毒毆亡去自詣遵化
巡撫獄都御史孫瑋及各道潘雲翼等疏救不允竟執詣杖之幾
斃先是汝翥逃去內侍疑葉向高匿之百餘人直入私寓辱及婦女

嫚罵坐索向高奏之置不理○輔臣葉向高屢疏乞歸允之○島帥
三捷 甚衆○兵封 光廟選侍傅氏為懿妃李氏為康妃○黔
師克岩頭寨○命陞蔡贈大常少卿楊繼盛○逆賊
陳其愚伏誅其愚與安邦彥交契王三善之陷逆謀皆出其愚監軍
御史傅宗龍詳知其隱即捨斬之而水西之耳目除矣○大學士孫
承宗請成案臣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不允○鄒洫盜平○王墮見
漳河之濱巡撫程紹奏聞曰臣聞聖明不貴異物議欲捧進然涉青
娟尚非臣誼故少緩候命至重之世代寡之工拙俱非臣之所敢知
也有 旨命進表官齎進○福建撫臣南居益遣兵擒夫紅彝獻俘

焉據閩中久矣惠但向來猖獗泊海上挟市搶掠近竟據彭島築城進退有恃撫臣悉之矣守備王夢熊等率兵三路齊進遂大破之○都御史高攀龍疏糾淮南巡按崔呈秀貪汚之罪曰強盜地方大害也溥名溥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溥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出巡到處遠支萬餘各縣賠補不勝其苦 上令吏部重處已而革職○時山西缺巡撫吏部尚書趙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能稱其職員外夏嘉遇科道袁化中魏大中皆以爲然遂會推爲御史陳九疇論應祥係耆大中有私訐辯不已有 旨臺臣論人失實乃嚴責部院大臣命[illegible]事九疇大中嘉遇各降調南星攀龍皆引罪去科臣沈惟炳疏救亦被降大學士韓爌朱國禎等請留三臣俱不聽由是在朝正臣或降或避多引去○御史李應昇糾閣臣魏廣微負罪愈驕疏入罰俸一年○會推吏部尚書侍郎陳于廷等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請有 旨朕已屢諭更改如何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箝制狥私都着革職爲民追奪誥命○崔景榮起吏部尚書○大學士韓爌乞歸允之○謫遣汪文言御史梁夢環論劾廷杖不足盡辜也○召還臺臣賈繼春等

五年乙丑 諭湖廣山東江西福建試錄策問內詆毀朝政譏刺朕躬即將正副主考入人都降三級調外○御史楊維垣劾刑部侍郎王之寀以張差一事倖功償罪欺 皇祖負 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有旨革職○黔將魯欽劉超等深入水西兵潰○北鎮撫許顯純劾問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鄒維璉王之寀等逆璫俱矯 旨下獄追贓已而俱斃于獄○科臣霍維華疏奏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皆邪臣楊漣左光斗與王安等假借題面誣衊宮庭虧損聖德乞嚴諭纂修諸臣以垂信史御史徐景濂亦疏糾三案是非詞義與維華相近○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曰屯之爲利已來 旨着堯舉行然未及行之之法也諸衛海以達各鎮如兵滿萬簡弱者三之一以屯久樂業地二十畝准糧九月寬其所入以示屯之有利利之所在誰不盡勉從事第不國之暇時待事切迫士無固志將有危心人力不齊農具未備然後見日求夜稍不効而曰屯不可爲此豈屯之罪哉○雲南撫臣閔洪學恢復霑益諸城○御史倪文煥論東林黨魁尚伏有 旨李邦華周順昌林枝喬都削籍爲民○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有 旨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一切書院俱拆毀○史繼偕退衛傳賈九逵○戶科楊文岳奏參毛文龍獻俘中途更換人數冒餉真僞難知○御史賈繼春請早定爰書有 旨 光斗升遷父子相繼匿

工裁者奉聖夫人加恩三等廕弟侄一人錦衣衛指揮世襲○上嗣
奉 皇后懿旨于是文武群臣軍民耆老人等合詞陳情請 上繼
勸進至再至三信王登極文武百官朝賀始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哲
皇帝廟號熹宗○九月諭停刑○時聖衷淵穆外廷觀望魏忠賢內
不自安因乞辭位 上不許但命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國子監
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罪有 旨下萬
曹於獄魏忠賢懼因乞止建祠 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
時有監生張其猷上疏請忠賢與孔子並坐萬入國學自稱孔子弼贊之遺孤○十月 上神明默操○
通紀集 卷八 熹宗
之捷獨叙功加廕寧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翼錢嗣命給之睨
五該小人 而揚維垣疏參崔呈秀擅權蔽臣行私乞正兩觀之誅○主事陸澄源
亦參崔呈秀貪情為安忍於無親○御史賈繼春亦參崔呈秀疏書 五該小人
貴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綱淪廢人倫不耕方有 者
令回籍守制○吏部主事錢元愨疏參魏忠賢稱功頌德遍天下勝
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於乳臭勝於梁冀之一門五侯遍列私人
勝於王衍之狡兔三窟與金輦寶藏積滿京師勝於董卓之郿塢私藏
動徵稱旨勝於趙高之指鹿為馬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勝於桓溫
複壁置人抹動香甌勝於節帝之鉤黨連衆廣開告訐遍路側目勝

壯則天朝羅織忠良種種罪惡萬剮不足盡辜○嘉興縣貢生錢嘉
徵疏數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二曰蔑后三曰弄兵四曰無君五
曰剋剝六曰無聖七曰濫爵八曰掩邊功九曰朘民膏十曰通關節
種種叛逆磬竹難書萬剮不盡 上頷之魏忠賢不勝其憤哭訴于
上 上命內侍讀疏使跪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十一月謫魏忠賢
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忠賢既行猶從騎衆 上聞之赫然震怒諭
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
不思自懲乃畜亡命之徒環擁隨護有若叛然著錦衣衛擒赴治罪
忠賢行至阜城聞 旨知不免因自經時璫勢甚熾外廷洶洶慮
通紀集 卷八 熹宗
他變 上不動聲色神明獨運無一人之助而誅逐元兇再安社稷
天下翕然頌聖智焉○並誅奉聖夫人客氏初魏忠賢肆惡如苞中
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成之也客氏在宮中乘
小轎內官負之儼然自視為 熹廟八母之一誕日 熹廟必幸臨
升座勸飲賞賚無算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著紅玉筩驅乘
輿至乾清宮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簇擁有如
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
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 熹廟既崩 上命歸私第客氏
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 熹廟胎髮痘痂

及買李刺裝騎蓋指甲等扇天花而去至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敬嚴執之所官人任身者八人皆其家侍勝異知呂不韋李國事也

上大怒立命赴院死花局拔死于侯國興等供伏誅天下快之○户部郎中劉應選上書六大害一逮繫二獄死三追贓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六廷臣被劫 上然之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追釋其家屬○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為大學士入閣辦事○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徵輸重繁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俟東南底定方行織造 十二月復放莫大臣鍊子寄寓○上御便殿聞韋奏聞香烟心動詰近侍何來對

通紀纂 卷八

以宮中舊方 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罷各道鎮守內臣諭曰先朝于宣大薊遼東江之地供分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也刑官官鍵兵古来有戒其裝罷之一切相度機宜供聽經略節制○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 上命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尋復誅許顯純田爾耕禾亦快之

通鑑纂卷九

明紀

懷宗端皇帝 諱由檢熹宗弟在位十七年

崇禎元年戊辰春正月禁衣飾僭侈從御史梁天奇言也○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諭戒廷臣結交近侍○二月以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三月以周延儒為禮部右侍郎○五月上召對平臺諭輔臣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多[illegible]

[illegible]無術侍郎王嘉胤[illegible]兵部[illegible]

書王在晉[illegible]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既而輔臣劉鴻訓言吏調甚速宜久任責實效 上曰海內疲於賦役朕甚憫之夫吏調速則民瘝惓任事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御史任贊化上言天下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假君子真小人居身穢濁衆所交攻為禍猶淺假君子陰行不肖彈射莫加為禍果烈今之假君子楊維垣是也○六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上言皇上諭群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尤今但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 上嘉納之擢右僉都御史○上諭閣臣內操軍士俱魏忠賢招來留居禁中不測可虞一朝解散又恐激變不如善遣之閣臣錢龍錫等極口贊揚 上因傳旨內操軍士勞苦特甚着給假一月歸鄉省親仍給月糧從優犒賞銀軍歡感○七月 上御平臺召督師袁崇煥問以平定方畧崇煥慨然奏曰所有方畧已具疏中但假臣便宜五年而東方可平 上曰五年平定朕不吝封侯之賞時四輔臣錢龍錫等侍立俱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畧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

[illegible]

上悅賜茶菓及餅而退○九月海寇鄭芝龍降於巡撫熊文燦○十月錦州軍譁袁崇煥上疏請餉 上示閣臣閣臣求允發周延儒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前寧遠譁錦州尤而效之未知其極 上曰奈何延儒曰臣非阻發帑雖與之當益求經久之策 上善之○十一月 上御暖閣召問溫體仁參錢謙益浙闈關節之事先是有旨會推枚卜錢謙益名列第二而溫體仁不與體仁因參謙益受錢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為關節取中之結黨欺君故上召對詰問體仁與謙益質辨不已 上問諸臣周延儒對曰錢千秋關節是真輔臣錢龍錫等對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 上[illegible]

禁衣飾僭侈　諭戒廷臣交結近侍　罷敕內操軍士　袁崇煥奏五年平定　錦州軍譁　溫體仁參錢謙益

節既真他為主考如何說不是他黨今擬旨錢謙益既有物議回籍聽勘錢千秋下法司再問科臣章允儒顯體仁以實字加諸臣是從來小人害君子榜樣　上怒其胡扯看錦衣衛拿下○上大行皇帝廟號熹宗哲皇帝○上聖母孝純淵靜慈肅毗天鍾聖皇后○聖母懿親劉效祖看封新樂伯○延綏饑土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饑民附之○白水盜王二等減命徒衆刧掠蒲州韓城間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鬬志陝西巡撫胡廷宴庸而耄惡聞賊狀各縣報者曰此飢氓徐自定耳於是有司不敢聞盜偵知之益肆遂刦宜君縣獄北合嘉胤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詔嚴緝弗刑諭曰弗法非刑條奏異常允非盛世所宜有著遵　高皇帝勅旨罄從嚴毀○十二月大學士韓爌入朝

二年己巳春正月鄜陽陝西延綏各報流賊肆掠給事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置盜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預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洩事懲戒之法　上是之○二月陝西兵備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分川兵攻賊追斬五百餘級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皆自斂○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一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一曰結交近侍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一曰結交近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一曰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一曰結交近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百二十八人一曰祠頌獄不謹例冠帶閑住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四月詔燬三朝要典先是翰林侍講倪元璐上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成於逆豎其義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燬何也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而奈何逆璫客人則借三案羣小求榮則假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慮歸諸於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之私編標題要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　上從之故有是命○倪元璐又論東林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若目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秦晉飢盜起徵發太衆朝臣請撫繼助餉　上曰諸臣興利除害則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陝西總按御史吳甡上言秦寇憐撫古所罕有撫目胡廷宴狃于積弛束手無策則寧而委之邊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委之內

撫則西安延安諸邑之被盜者而撫摧掩隱諱實藏之也宜□□
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圖治累經蹉跌邊急不免見小利而忘
近功慕近功者邊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饒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
軍以養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也見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
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歛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
以撫字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
赤子無寧歲矣頑者嚴駈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視者十餘人可
謂滑狡時之權豎貪風不盡息者由于道之未盡著而功利之見未
泯也○御史曹谷奏神機太監王安之寬以止喝之著遲聚害宣乘

給與子孫○詔各處璫生祠盡行拆毀○給還萬燝誣坐贓銀三
百兩卹四萬燝冤死塌瘞解到誣坐贓銀給還家屬以旌忠直○七
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十一月 兵南下遣乾清宮
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時京師戒嚴外臣不稱任使故有是命○遣
蓟遼總督尚書袁崇煥於獄○下兵部尚書王洽於獄○都城警詔
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援譁於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
逮論死潰兵遂竄走秦晉山谷間為盜先是元年米脂人李自成性
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為驛書圉王嘉胤往投焉已而秦政洪承疇
擊賊敗之自成走匿山澤間遼東潰兵竄歸遂出與之合旬日剿滅

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已而官軍擊迎祥斬
之摩盔遂推自成為主○十二月以周延儒入閣辦事○ 兵北去
京師解嚴
三年庚午春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延兵衆至三四千掠綏延
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敗之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
賊走西川先是萬曆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為常至是
秦罕秉驕責軍餉告匱往往譁潰亡命山谷遂偶飢民為亂時秦事
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着冰至數十萬乘障兵多飢而可○給
事劉懋請裁定驛站可歲省金錢數十餘萬 上從之給事

御史吳恩濬爭之不能得河北游民向藉食驛糈用是益無賴歲米
登無所得食所在潰兵嬌之兩全陝無寧土矣○命洪承疇以都御
史巡撫延綏○復故大學士張居正蔭○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
○前尚寶司原抱一劾大學士韓爌致寇爌致仕歸○四月磔袁崇
煥於市以崇煥力主和議擅殺島帥毛文龍以致 兵深入也○
月賊攻金鎖關殺都司王廣○六月以溫體仁入閣辦事○賊犯
不常總督楊鶴至撫與陝撫劉廣生遣官齎牌四出招賊賊魁
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牌免死安置延綏
西從不焚燒其淫掠如故民罹毒益甚○給事劉懋上言秦之

擢按賢則守臣賢

賫金賑陝西飢荒

即號慶之兵丁且賊也遣賊僞主逃爲鄉導土寇倚遣賊爲羽翼
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賊勢始大當事以不諫之兵
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勦也所斬獲皆飢民而真賊飽颺以去其撫也
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刼掠名降而實非降也○御史黃道直上
言盗起於飢請發帑銀易米分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
○八月王嘉胤勾西人入犯洪承疇杜文煥擊敗之佯乞降仍奪路
走○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於河曲發西洋砲砲炸兵自亂
賊乘之遂陷河曲
四年辛未春正月給事中吳執御上言理財加派不濟迅而用之[illegible]
餘不勝者捐助搜括二者尤難爲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
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亦豈至病民乎不聽○召各
省監司於平臺詳問利弊對畢諭以正己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
擢不則罰隨之各謝退○諭左都御史閔洪學曰巡按賢則守臣賢
若巡按不肖其錄非小屢勅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
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爲也○盗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
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命御史吳甡賫金賑陝西飢
荒招撫流盗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
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災處次第

不在創法而在擇人

縣給仍曉諭愚民即或協入賊黨若肯歸正即爲良民茲與維新
體恤○二月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即援○三月張應昌
等援慶陽賊圍解○四月盗神一魁降於楊鶴鶴貴數其罪俱伏撫
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省城論黨
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恒怯玩寇　上切責雲中鶴等平盗
自贖○上念旱釋前工部尚書張鳳翔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
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于獄○御史吳甡西行至延長寇聚
城下諭以禍福分賑之賊各解散遊賊聞之皆回安賑撫賊七千有
錢○降盗不沾泥擁衆躬糧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擊破撫洪承
疇遣將始遇○[illegible]月及滿天星降于楊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
黨萬二千人即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畔去○吳執御上言今
日言餉加派則害民不加派則害兵前年遣承之變袁崇煥以數百
萬金錢狼狽失守史應張星王象震左應選各以一邑固守於嬰城
之際由此言之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臣妄謂沿邊諸邑宜選補賢守
界以本地錢糧訓練土着此法一行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措援于
戍卒誠無便于此者　上以錢糧留本地則國課何從出不聽○六
月曹文詔擊斬王嘉胤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
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

楊鶴下獄論戍

死于家舍免于野

秦賊就撫從叛

官賊之謗

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一[illegible]道神御里人活地草等分爲三十
六營○七月給事中孟國祥曹良直各奏撫賊欺飾之弊○遣總督[illegible]
邊都御史楊鶴下刑部獄論戍以主撫被欺也○賊趙四兒六千餘
人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東北有竇莊係故按忠烈銓里居先是銓
父尚書五典請海內將亂築墻爲堡甚堅至是賊犯竇莊五典銓已
死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避去霍氏
語其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
于家不猶愈死於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爲守禦賊
[illegible]石堡薄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
[illegible]
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袁其愛曰夫人城○八月御史
吳甡中論周延儒攬權蹇藏私其鄉人爭報章奏一字涉邊疆盜賊
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發短長他日敗可以提關功可以
罪案也　皇上見延儒摘發細事近於明敏抑知特借此以行其私
乎　上切責之敕御強凡三上俱留中○先是陝西巡撫李應期言
秦賊就撫者叛　上命吳甡確查至是甡報聞曰延慶地亘數千里
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蠭起脇從甚衆幾於無民近官軍南勦賊
望風潛遁相繼招安滿天星降於榆林餘賊遂從而北降者雖散迴
原籍仍復劫掠於是有官賊之謗而人人歸恨于招撫之失事然撫

巢斬級皆婦人首

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

子衆五六千在青澗延撫[illegible]覺陽苑臨察劉六等亦常受撫今叛
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出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渡開[illegible]
臣胡其俊猶追逃贓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質
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衆自渙明賞罰而
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賊獨頭虎五部密掠副總兵趙大霖在
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土人強之出報斬五千級驗之則皆
婦人首也給事魏呈潤劾大霖落職○命洪承疇總督三邊[illegible]
巡撫延綏○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初　上既罷
諸內臣外事悉委群臣　上英察輒以法隨之多不稱任使二年
[illegible]
兵南下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視行營自是中官四出動以上官
威倨加於藩司群相望殺矣○罷工部郎中孫肇興肇興劾督理
廠以帑金餽劾張彝憲　上怒落職○十一月時黃道周以救錢龍
錫謫外中允倪元璐上言黃道周既以蹇諤承恥劉宗周又以戇
直聞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　陛下奮其忠良者　上
不聽○洪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即點燈子也起青澗綏德奔突延
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十二月甘
泉賊陷宜君又陷鄜州兵備郭景嵩死之○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
以共遴科道復更核在任征輸不完也廷臣疏救　上切責之尋釋

考選將及丸核統糧不問撫字矣○禮部侍郎羅喻義罷歸喻義善
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進闡溫體仁裁其半皆喻義所引諫
昔大闡語也喻義執不可體仁因上言舊例進經筵多進規語日講
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臣敢改不聽自愧
不能表率激進　上命下部議部議聖聰天亶何俟喻義多言遂放
歸
五年壬申春正月延綏賊僞為米商陷宜君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
者陷蒲州永寧大掠四出山西延撫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隣為壑
給事中裴君錫晉人也上言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四秦而後再議剿
撫當事無識如此○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劉實并以勸
農從之○寧塞逸賊合瑤虜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原走鳳翔
漢中陝撫練國事總兵董志義遣兵各守要害賊遂不敢出既而洪
承疇徑鄜州間道至會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濠
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寧塞
之寇盡矣惟渾天侯等尚拆衆集練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濠之
捷為用兵來第一○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上言三秦為海內上
游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饑內鮮
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撫賊所由縱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綏
晉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永寧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謀視延綏
賊為饑民至今勢焰燎原矣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
永逸之計恐官軍瘡于奔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禁天下事尚
忍言哉○二月寧塞遺賊復熾○五夜入鄜州兵備僉事郭應響死
之○三月陝西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纔七日城陷遂至竟坐
棄市○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
禮也內臣張彝憲兼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
體乎臣之為侍郎也貳尚書非貳內臣也國家大體不容不慎故往
以則堂相屬至而公座始寧也之雖大拂彝憲意但不顧也且總理
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乎
上以軍興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
籍○四月湖廣流寇自興國入江西泰和吉安等處○六月兵部員
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內刺溫體仁閔洪學　上切責
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私沈演唐世濟等　上怒奪允誠俸○七月
山西賊陷大寧○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八月曹文詔
擊賊甘泉敗之○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渠豹五等據其城又陷脩
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陟輝縣遂圍懷慶　上以藩封重地切責
河南巡撫樊尚燝殺賊自贖○十一月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游

參諸紛報率為內侍之溫綸

擊鄰芝龍擊走之○十二月南禮主事周鑣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
與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逆者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其疏
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膺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
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良曠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
曹文衡以互結拔關矣王弘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
李曰輔繼開元之慷慨無不罪斥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兼屬內侍之
溫綸從此以後革管臣子香藝天言祇狗中貴之心將不知西極矣
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繼咸疏救之不聽○以司禮監右
涉監劉芳纂提督光祿[illegible]奢皆富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匹[illegible]
俱納季鄴馬監實[illegible]貿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却之○詔停開
納例

內臣不宜侵輔臣

六年癸酉春正月大學士周延儒為宣府視閱太監王坤所劾因上疏
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臣不宜侵輔臣 上詔
群臣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
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舉外內臣豈處分
各官皆為內臣耶志道奏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為紀綱法度
之憂臣為法度惜非為諸臣地也 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未建一獻
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甚
道者再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 上色稍霽○
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左良玉
攻賊於涉縣西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靡然賊勢為燄諸犯河南○
二月賊踞林縣山中饑民相望而起左良玉敗績於武安河南兵七
千先後失亡殆盡賊益熾○諭吏部舉潛備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
選館員須先歷知推無為法○五月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
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為內中軍會
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西萬金
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膂膊靴前給賞○山西巡撫許鼎臣以流寇
肆掠請蠲積逋并豫免數年賦額不許○六月海寇劉香老犯長樂
○七月賊已彰德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汾陽知縣費甲
鐃以供應逼迫投井死○八月陝西賊攻隆德殺知縣費彥芳分守
固原參政陸夢龍戰於綏德城下死之○九月張應昌敗賊于平山
獲賊首張有義即一盞燈也○十月論因 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
臣商確溫體仁竟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僅七日城
陷竟棄市 上頗心惻體仁不為救人皆冤之○十二月延綏賊貫
鑽天哨開山斧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
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州因潛

體仁不為救

靈鳳欲鳴 靈鷹欲擊

入覲官投冊太監

尊朝廷莫大于典例

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佚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
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盜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是歲陝西山西大饑
七年甲戌春正月謫給事中李世祺於外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
也山西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并其舌擊
而絀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无咎而大臣無一
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為太息也且 皇上樂聽
讜言而天下誤以攻擊大臣為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也
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大原扶賞

巡撫戴君恩設寘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南京兵部尚
書呂維祺上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乞勅淮撫楊一鵬急爲預
備防賊東犯○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鰲獻上太平
十二策內請撤監視因求罷 上不允因貶鰲獻于外○總理太監
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提學袁繼咸上言士有廉恥
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來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
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猶以
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爲太息也 上以越職言事責之
張彝憲奏辯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

山陝大饑

屢捷者又迂踈無通論

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
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
安事創彝憲即長揖祇增其辱 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干外事若必
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 上仍切責之○進延綏巡撫陳奇瑜
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際賊所向隨方剿
撫先是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為各鎮撫事權
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 上允之參議
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故有奇瑜之命○三月山西太
饑民相食發金五萬賑之○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四月陝

盜劉香老犯海豐○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
霖玩寇堂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
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 上不問○六月江西饑適負益多
擢政進士陸運昌上撫字八條 上可其奏下部議○叙禁旅功蔭
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秉禮揚朝進盧志德各百戶以擊盜
屢捷也○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悉
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踈無通論遍
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
監理之例令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

奇瑜專事招撫

關門擒盜劉撫而妨

知引罷令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將亦應知肖其將總理監視守官
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寧密邇外境高起潛兼而鎮監內臣
提督如故○八月總督陳奇瑜招撫降賊復叛先是衆賊爲洪承疇
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饑無所得食故乞降於奇瑜凡數
萬人奇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部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且檄
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諸盜本無降意又未大創徒以饑疲困
於地險不得逞既度棧道已出險漸不受約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
賊遂盡殺監視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勢不可遏矣○賊先鋒高
傑降於賀人龍○閏八月陳奇瑜至鳳縣時賊蔓熾北接慶陽西至
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至盩厔寶雞衆殆二十萬奇瑜始悔其
見惡急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十月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
降賊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專主招降謂盜心已革不許道
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關門擒盜劉撫而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十
月上數御經筵遇雪不輟諭講官韓日纘姜逢元等毋忌諱○十
一月前總督陳奇瑜職聽勘○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情歸命監
軍兵事稟成爲恭寇至推委百出務以疏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
下何不信賞必罰以持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鋒鏑又使藉口
迨甫無成哉始陛下回行之有籍部擬今行之無績盍宜撤不懸

沮將順而鑒匡救

賊受撫宣諭其輸誠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論大學士溫體仁體仁感稱主上聖神臣
下不宜輿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勳戚之獄當
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孰與張
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尊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
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效先是文
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山招降
劉香老既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上曰賊渠受撫自當慰
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地係長寇尚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
令戴罪

賊陷鳳陽

朱國基力戰

八年乙亥春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聖劾溫體仁庸奸誤國嫉外○
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上以
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
驗授以職遷除如常例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遠開僥倖之門
壞藩規亂銓政上以其沮詔閣親下於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
宗秩莊宮多不法公私苦之○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
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樓殿爲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
太監六十餘人縱高墻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基戰斬賊二十七人

自標古元眞龍皇帝

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廬沿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
囚獲之張蓋鼓吹杖容暄於堂下死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
十一人俱被害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廨舍
二萬餘間賊渠列幟自標古元眞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縱
兵揚御藩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集賊舞趨廬州○二月巡
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鳳陽之變是日 上當經筵特傳免素服
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吳
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市振纓遣戍○侍讀倪元璐上言監賊之禍
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 陛下下罪己之詔非徒空言令民最苦

下誠益上無損

無若催科未敢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可蠲
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帑而
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板貽而禍及數千里之人部文
一下完號四徵誰有以民間疾苦告之 陛下者及今不圖甘受一
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于牛犢阡陌決爲戰場 陛下
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兵燹之區哉 上是之○三月補給事中劉
含輝上言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薊黃太監鄧天王擁衆
入百餘人村人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給事中常
自裕上言 皇上赫然震怒調兵七萬其實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

未足遏賊鳳陽焚劫四日而馬爌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額塞
安慶之賊逐旆而北尤世威等信而否然賀人龍等各處淫掠所謂
賊梳而軍櫛也惟 皇上嚴飭之以申軍法○四月予故遼東總兵
官遠伯李成梁祭葬○福建游擊鄭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於田尾
遠洋香老脅兵係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
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木張一傑俘歸○
七月以文震孟入閣辦事講春秋稱旨故有此特簡○八月 上諭
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一
人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一人

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十月 上避殿撤樂下
罪己之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用非人遂乃三入寇則七
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洶救而加派難
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 祖恫民怨責實
在朕今調勅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
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蟲
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
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
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厲用回天心咸

通於世乎不獨不出也彼豈身無賦産無徭田無糧物無稅且宗族
好民之賦徭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即或有時而出非實科第則實
地方實遷陞而出一無不入乎天下有數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
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必不能息勢不以 皇
上之天下斷送於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席藁跪伏於大明
門外引頸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
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積年積恣之
陋習一當速蠲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
俗還醇而駸臻上理矣洋洋五千餘言皆切時弊 上嘉異之故擢

知縣僅栖草舍

有是命璉辭陛拜命惟執車羸馬以從事○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
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
即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督理兩臣宜令嵩
圍闖王而餘賊自破竹矣○二月鄖襄賊犯竹山竹山自七年爲賊
屠陷至八年知縣黃應鵬僅栖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
賊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盡爲賊食食盡焚縣治而去爲空城矣○
唐王聿鍵奏南陽游饑有母烹其女者○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
上言 皇上即位之初銳意太平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者
邊釁而賊臣以五年爲期之說進遂至我爲生郊震及宗社而朝廷

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是廠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
卿士而堂簾之情違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
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者參劾之法惟重徵輸官愈貪民愈困而賊
愈滋經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與至
難也滑一文震孟而單詞報罷矣滑一陳子壯又以過戇下獄矣市
井雜流乃滑擇其詭說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尚可問哉乞
皇上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用風雷念 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至
輕言改作以寬大養人才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務
正儒師以失律之誅慎宗賢以改秩之授特頒尺一遠廷臣責內帑

聖王治天下明效

延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當責撫鎮陳師險隘堅壁
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王治天下之明效也
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啓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恐
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
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疏入不報○四月武生李璡奏致
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室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
上言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爲縉紳豪右報名輸
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無
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於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

一 滿本為

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者
已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頼之徒相率而
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 上欲通言路竟改擬
上仍切責士升以容多大臣即欲要挾已迄致之毋庸汲汲時福建
右衛經歷吳兆䆒許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歸
之○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四籍明乎輔臣以執爭
去也 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頑以為要挾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辭
乃人主不以名義鼓天下使其臣為尸祿保寵習為寡廉鮮恥之世
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悵有難辭述輔

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謝志以去所日與 皇上處
者惟此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可言哉○
上召見廷臣於武英殿 上怒詹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奏
對不為詘 上問如何為苟且對曰即指昭一事亦苟且也及復數
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 皇上幸聽臣言尚可為即不聽臣亦可留
為他日之思 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項繁直廬下都
御史論罪○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鄭華安行
薦舉到及臣名不勝驚異 陛下求言若渴本朝盛典燭隱而賞足
千進薄孔孟為粃糠網羅為糟粕李贄他郡民也吾及嫉恨鄙暑

說下有市也

御書載無以經書策放榜後覆騎射

黑筆改白兌

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不出

下士也薦及朝紳知是而與朝廷之上忍昔伸眉豈可得乎 上是
之○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指陳市馬從閣字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
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於萬一而
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此毋乃沾沾有市心乎惟 皇上罷得已之
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絕為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
為言乎不聽宗周尋報罷○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若算放榜後
習騎射○四川重慶府蕪縣童生羅昌進獻白兔 上嫌其獻瑞遣
奏聯逐四籍○五月下詔大赦山陝楊從群盜令地方官多方安插
以消反側違者重治之○遼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

激出文震孟之門震孟罷遂章攻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毋張氏伺
體仁輿出輒遮詬之遂繫獄刑部戍延綏○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
化淳同法司錄囚○七月 兵至居庸分遣諸內臣李國輔等各
守關隘○以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司禮監太監魏國徵
守天壽山國徵即日往 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
不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都城戒嚴斗米三百錢 上憂之召廷
臣於平臺問方略戶部尚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練
將用人刑部侍郎朱大䄇請列營城外為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
祖言收養京民細弱 上諭莫若勸助為便○陝西巡撫孫傳庭擊

中官用事 外臣浸疎

大雷雨[illegible]

賊於豐潤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於市
○國子監祭酒倪元璐罷誠意伯劉孔昭劾其以妻冒封也有旨
冠帶閒住○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參通州兵部右侍
郎仇維楨前叙內臣功爲借援又請罷內臣督兵 上勿善也是日
怒詰之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
論○九月都城戒嚴命督理盧象乾總督各鎮兵入援時象昇方追
賊至鄖西聞警以師入衛因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兵
從建昌嶺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
言虜半渡擊之偵騎報虜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

通紀纂　卷之[illegible]　言

○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
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擧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焕黨次
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今日之禍
實己已釀成之也且張鳳翼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
死丁魁楚之失事於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
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豈皆之爲異己驅除者
令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懲臣於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
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録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
容○皇上崇厲精而臣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

孫[illegible]用

體仁排去 下錢[illegible]獄

○嘗奇求以示察窺其用心往往不出於身家利禄○皇上不察而用
之則恐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
成臣不能爲首揆體仁解矣○禁文武與蓋器飾之僭○起宗劉[illegible]
嗣昌爲兵部尚書○命楊平陽鳳翔諸鎮以備國用○賜太監曹化
淳等綵幣以各進馬也○叙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illegible]
擇余事各世襲○吏部尚書謝陞罷先是 上命吏部推舉數年[illegible]
政大勢吏部覆奏不稱旨 上切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illegible]
乃反稱綱目大察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illegible]
御史必踰外官甲榜必勝乙榜如此豈大臣實心體國[illegible]

通紀纂　卷之[illegible]

致謝陞罷職○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以薦霍維華[illegible]
上以維華逆案世濟黨蔽也
十年丁丑春正月常熟縣民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
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握江南死生之柄[illegible]
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不爲之事甚至侵國帑誘朝廷[illegible]
稷止因門生故舊列于要津鳴冤無地宦幹豪奴滿于道路淺悉[illegible]
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益瞿式耜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
爭產求二官關說不允懷恨遂唆從儒訐奏既奉旨提問履謙等[illegible]
志遂捏造款款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款書者謂謙益嘗作款求[illegible]

人民倚樓而立

良玉驕蹇不來調發

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為最

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歎之和溫者謂溫與[illegible]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之憤發其奸至是刑部尚書鄭三俊審出真情陳張謹張從儒各打一百棍立枷三月死謹磊等再釋歸○賊老回回闖塌天等各數十股分擾江北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illegible]水夜燃數十里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樓而立○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連戰三捷既而賊潰竄大山中張國維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既立功驕蹇不來調發縱兵焚劫張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撤發賊已飽掠出境矣臣按之舉良玉驕縱賊自贖○遣廷臣趙[illegible]各省逋賦○三河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太濫為

通紀纂[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倪元珙查究元珙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為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於婁東故借復社為名耳　上責其粉飾降光祿寺錄事○四月諭百官求直言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國家祖制千古將自軍不用而兵耗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糜衆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弱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抒充墨綵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觀至潤磨爾遴學化龍劉宗周皆以一嶋斷奉不明群衆直言偽欺其前悉收之差

直言不求而自至

楊光先參啓新昇指自隨

說真方賣假藥

與指鹿為馬何異

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君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此輩彼顧結黨狗私又何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　上怒下如燦於獄○左諭德黃道周上言　陛下下詔求直言而建言者輒斥清刑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請强留何益理亂之數○上不懌切責之○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參陳啓新并及溫體仁昇指自隨謂啓新荷　皇上獨斷拔之泥塗之中置之言路之首宜致　皇上為商周啓新為桀紂乃鄙夫既得患失心生稱量利害口與言違正世俗所謂說真方賣假藥之小人也按啓新原疏所指諸大病根今當首申前議以拯斯民何庶淳以來絕無一字談及何當月在局列則自謂芻蕘請[illegible]

通紀纂　三十

入局中擯鶻突也臣今所當清也贖鍰皆啓新未結之局皆啓新分內之事如啓新不知弊源是為不智知而不言是為不忠人臣不忠罪當死不智而以浮詞塞　皇上騙矣○當死啓新本太倉州軍士當充濟司書辦前啓新五千餘言不出破情而二字而原任山西布政樊良樞是其刑司服役之故主則特疏引薦情而乎不情而寿最可駭者書辦被殺何關國體重輕何與諫垣名節乃以申明賞罰為胡爾儀等請卹非貪其一千四百金之賄何耶今胡爾儀見在烈臣待門供役而啓新請之已死是與指鹿為馬何異啓新罪不容於死矣至若首輔溫體仁自蒙啓新同治國平天下是其責特薦救

軍國大事無一言陳奏

不文不武之書手欺誑[illegible]

類是其任怵休有爲是其挂體任[illegible]國以來邊騎兩薄都城流賊[illegible]
眷延蔓平治之績安在國危於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於下而不[illegible]
所以恤扶特之責安在危苦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
在二者無一誠哉一个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而後
愆忽忽一刻不與一害不除醜類總挽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
也上責其潰陳陳啓新疏辯有旨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
著降二級照舊供職○工部主事朱國壽疏參陳啓新何物么麼乃
假滅祖叛聖坑儒亂世之言遂駘六垣之長啓新又爲清運刑司書
手免衣婢儋之[illegible]之矮矮屠夫無[illegible]之[illegible]
氣誚文士也錄[illegible]不是鵝[illegible]之言人以不文不武之書手而大
言無忌才品何在治行何在鄉評公議又何在竟儼然垣長也爾[illegible]
明旨旅新自破格特用該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啓新著降二級大
哉皇言已窺破啓新之欺騙矣有旨責其謹[illegible]陳奏○楊光先屢
疏參陳啓新上怒其恣意亂政廷杖戍遼東○四月撫寧侯朱國
弼劾溫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賄令唐世濟
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總監高起潛行都
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illegible]國俱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監
原以監督體統行事竟稱[illegible]降景耀三級以後監司皆莫敢[illegible]○賊

大旱不雨

居官有同貿易

四月大旱久祈不雨聖諭責臣罪己曰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
又祈不應乃朕躬之悃誠未足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
設吏原爲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
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徵總議繕修衆攘自
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遞詭名轉撞或差派則貴富殃貧或理讞
則以直爲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解網念工撫按之
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
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
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
[illegible]綏纂[illegible]崇禎[illegible]
種足干天和積過良深何以挽回不易鄉看洗滌肺腑共矢悃誠仰
祇天意○群盜盤踞江北廷議大發兵討臣苦於無餉兵部尚書楊
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而下詔曰暫累吾
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
人護歸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王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惰廷臣
苞苴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信之至是庇私
黨排異已與舉朝爲仇攻者無虛日故免歸○七月以史可法爲右
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工部員外
郎方聖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閹豎若不過以

暫累吾民一年

體仁不殖貨賄

另覺通內呈身
自陳七不如
上命道周致仕不久

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苟知報答何論內外內臣
既徹薪曠典凱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 皇上者不必懸〻過計也
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 上手改降三級調外
○八月以薛國觀入閣辦事○十月定東宮官屬先是黃道周自陳
七不如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
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朴心醇行不
如李如燦傳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鄤有旨責其顛倒是非
甚至蔑倫杖母名教罪人猶曰不如是何肺腸着回將話來於是道
周復疏辯謂臣與鄭鄤同為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鄭鄤抗疏

佐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為怯臣心愧之也每執筆不能明白鄭鄤
鄤以為不如真不如也蓋以舜自砭亦以與分規非為累臣地也
上命道周起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
楊廷麟交薦道周閣臣以道周有不如鄭鄤語謂其意見偏僻之給
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聽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議
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十一月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勦
賊之期令各撫鎮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撥兵合勦從之

通紀纂卷九終

火星逆行常而非變

嗣昌毋服絰五月

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推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貫後宮明年圖畫功臣于雲臺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咸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　皇上側德召和也有火而不害者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脩刑又言禮虧則罰悲熒惑誠欲脩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若脩刑楊嗣昌續續援引出何典記其言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伸

通紀纂　卷十　三

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款用兵之疑也附會誣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嗣昌澒號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部主事李振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謬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李繼曾洪承疇尚書齊仍以侍郎總督左光先曾應緘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職○六月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七月楊嗣昌毋服絰五月有旨嗣昌大祀大慶暨儀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　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林群

天人止是義利

不廉曲謹廉非清

上不允命矛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二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來不祥之人　上不懌○召群臣于平臺　上問黃道周曰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　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中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　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　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伯夷為聖[illegible]

通紀纂　卷十

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孔子許為仁　上[illegible]其強辯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奏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疏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鄤始歎息絕望鄭鄤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鄤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　上責其朋比道周曰眾惡必察何敢為比　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　陛下負臣　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illegible]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illegible]

獨主歎宮爲俵豈在君父之提綱而缺者爲患矣忠佞不分邪
正混淆何以致治○上益重嗣昌乞優容之 上曰朕亦優容多端
諸臣退 上召四爾以冊黨同伐異宜共脩職業翰林院修撰劉同
升綸修趙士春給事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楊嗣昌
謫調有差○八月總督洪承疇報陝西賊劉[illegible]略盡○十月京師戒
嚴召孫傳庭於陝西洪承疇於三邊於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西
萬先後出潼關入援賊曹操聞之謂爲勁己也與乞降從鄖陽潰
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投督太監李繼政乞撫繼成言於汶
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曹操名羅汝才與[illegible]雜

通紀纂

群賊於房竹保康四邑自言不願受官食餉稱爲百姓耕田山中文
燦一切羈縻撫汝才解散脅從簡壯勇從征立功汝才不聽詞與鄖
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也穀城汝才遙與爲
聲援○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爲百姓
耕田山中日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其意將有不
可言者然數省大寇環處二三百里四面合圍實有釜魚附[illegible]之勢
以理臣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實[illegible]
之機也○十一月括廢銅鑄錢
十二年己卯春正月敘[illegible]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錦衣衛[illegible]

户○二月御史王聚奎劾刑科給事陳啓新緘默溺職 上切責
之謫御史李先春議當奪俸 上不懌謫聚奎并罷先春先春爲編
脩林增志薦入選追責增志亦引罪○三月左良玉大敗[illegible]獻
賊於內鄉 上問其步兵係[illegible]責之○召[illegible]議卿三陽於平臺問練
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
餉自足用是額兵即是額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 上問措餉
對曰諸臣條例盡之矣在得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又
臣見州縣多破殘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 上稱善擢爲鄉[illegible]
○四月撫治鄖陽戴東旻免以王鰲永代之○諭釋輕繫時

通紀纂

於內庭建設齋醮給事中張㻋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
正德初年遣太監騎馳西城可爲鑒戒不聽○京城浚濠廣五丈深
三丈給事中夏尚絅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把
則去年通德滄瀛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
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鄉兵百萬于水濱執著用之于嚴[illegible]使
敵騎不得蹦入哉不聽○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浚償之○
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六月
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絕田充餉○張獻忠復
叛於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既而二賊合於房縣左良玉追敗

民

吏藥有聲於獄亦以通賄關說也時株連頗衆○七月發帑金賑濟
賑順天保定○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饑民○九月免汝州十年以前田
租○諭災荒停刑又恐人心肆玩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勦寇者限刑
部五日具獄○命有司恤難民瘞暴骸○御史魏景琦論國西市斬
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已論辟忽內臣本清觸怒駁覆
回釋十一人明日景琦四奏被責下錦衣衛獄 上欲因旱清獄
寃者停刑請旨景琦拿卒不辨也○加福建總兵鄭芝龍署總兵芝
龍既俘劉香老海氛頗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顯○募人
出帑金萬兩市舊綿衣二萬給京師窮民○升工部主事[illegible]
通紀纂　卷十七
壓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從崇
賊寇橫流四境雖時有新獲屢報招降然降黨未經解散而饑民旋
相煽聚散若燎原莫可撲滅
十四年辛巳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袁愷誣劾出禮部主事吳
昌時之意 上不聽○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州一時齊
聚嚮應所在皆賊東平州吏呑倡亂迎賊入城巡撫王國賓檄劉澤
清擊破之濮其城○河南土賊又一堡二堡四霸聚數千人封丘知
縣擊破之○二月河南土賊元璀子一斗穀諸盜盡歸于李自成陷
攻開封○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罕荒大饑民父子相

薛國觀賜死

九蓮菩薩之言

上幸太學

食行人斷絶○三月革山東巡撫王國賓職命楊御史劉澤清會兵
勦曹濮賊○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逐發辭
不出逢聖出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
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等冀秉間浮渡相至是召用主事吳昌時
之力居多延儒德之○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八月蝗秋
學士薛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褊刻用溫體仁薦自念無援[illegible]
府欲結於 上會 上憂用匱因宴以借助內外臣鄉紳臣等惟之
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微以李武清爲言遂密令借四十萬金
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之造子婦懷摺為訟
通紀纂　卷十七　十三
蓮菩薩之言云云上薄待外戚行夭折且盡 上大悔恨國觀又忤
太監王化民遂敗○誅中書舍人王陞彥籍其家初國觀以王陞彥
通賄免官命伺其卯則王陞彥至執之下獄陞彥爲吳昌時甥臨刑
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即累名數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會云
昌時實啟其機○上幸太學以重儒告成也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
化奉命巫群臣習儀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寧釋奠事○九
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
勇科諭朝臣諸訪徵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十一月禁勳戚私販
內閣通內侍於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襄城守將李萬慶叛

於賊萬慶乃降將射塌天劉累功至副將至是闖賊陷古鄴陽殺之起
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金科實城 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遣戍
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廣戍再奏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當
戮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
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
之失而有建言多觸之名在道周固得矣非我 皇上覆載之量也
且 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實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僚沫
始不相與也今且經之緩而斥之焉有所謂黨而傾朝廷之大法耶
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傳免今 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無轉圜
念而臣已論定嗟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 上從之因諭傳內操
勅內臣毋干外政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十五年壬午春正月辛未朔 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
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
是賴命東向立 上降座西向揖之各愧謝 山東盜平擒李青山
入京青山本屠人衆狼囂聚數萬人屢寇兗州給事范淑泰魯府左
相俞起蛟拒戰擒之 罷提督京營內臣 御史楊仁願上言臣糧
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
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構爲人作對挾詐首告惟恐其不爲己

又惟恐其不即罪于法搖之 皇上以羅罪繹之仁豈不傷哉伏願
先寬東廠東廠寬則刑法可以漸省臣更有請臣子獲罪擬逮闕下
可也若緹騎一出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然繼爲害匪淺
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於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錦
衣校尉奉使需擾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
稅糧有司混徵者罪有怨獄字稱虐 四月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
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及兵餉事忽曰 皇上自用聰明察處爲
務天下供億陞佞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 上怒命削陞籍 清
兵再入內地 上特命周延儒以閣部督師斷其歸路務期盡剿無
令生還然 兵勢大甚不敢遏遷延天氣漸炎 兵大肆劫掠而還延
儒偵知之奏捷加封太師賜歸有山人題詩譏之曰 提炎數歸忠
惟黃金紅粉盡馱回出關一月無消息昨日元戎報捷來既而臺省
交章論列延儒受賄縱敵出口 上鎖之 有馬士英起兵部左侍
郎兼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經監王坤論罷至是故
太常少卿阮大鋮爲營救故得起用 五月革賊陷無爲州士民殺
河死者亡算 潁州參將李栩偵知之伏兵東南二十里左至桐以
騎兵迎戰伏兵起繞其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 六月免開封河南
歸德汝州去年田租 諭各省直停刑三年 以蔣德璟黃景昉吳

罪責君父背私交

召還黃道周

姓入閣辦事且諭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今稱翊狗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玫並與推舉豈大臣之道○召廷臣于中左門賜餅 上青袍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 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隙賊黨不破情面兩語昨枚卜猶濫舉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辯 上又責吏科都給事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亦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於獄理日宣等戍邊可壯等削籍初大學士陳演所親摩惟一為試御史及考核托房可壯為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謀 上將西苑演從容奏枚卜大典皆二人主持 上怒故有是譴○御史吳履中上言誤用温體仁楊嗣昌為二失又曰內治關而復戎馬生民生使而復盜賊起今者敵起於外而政治愈棼寇起於內而賦斂愈急斂無生亂滑乎○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時周延儒承 上眷景溪氏 上怒莫能回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 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詞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 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保鎮游擊趙崇新與賊衆時中講撫於夏邑為賊所給被殺時中復往說撫諸許之時中不備衆入肅縣執知縣以去○進劉

陳啟新匿喪

誅太監劉元斌

賜貧民米布

條陳之中不忘禮遇

詔罪己

宗周左都御史○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道○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以邊疆多失也周延儒為營解司寇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 上曰他邊疆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七十甚於薄城乎不聽○冬十月誅司禮監太監劉元斌元斌監軍河南群盜在陝洛元斌留歸德不敢進縱兵大掠殺撫沒者論劾及論辯朱滑旨即奏辯 上怒并誅太監王裕民○賜貧民米布○十一週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京師首善請立書院以昭聖明致治之本一貞法守請立焚錦衣刑具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一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僉會乃付司寇議辯乃滑收係此於條奏之中不忘禮遇之意一清狀奸凡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一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風聞彈劾之一飭吏治吏治之敝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為長例矣至於營陞謀薦巡方御史尤甚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為四道考察之第一義 上是之○召大學士王應熊入朝已而陛見諸老許之賜金幣還先是周延儒知已漸有異議故薦以自代資為援也已而上知其非故賜還○閏十一月下詔罪己○下禮科給事姜埰于獄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上言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 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

闖賊襲殺革左等

後將爭效寒蟬壅蔽天聽誰爲　皇上言之哉　上怒立置獄召
廷臣於中左門問用督撫之宜都御史劉宗周對曰使貪使詐乃是
誤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　上曰亦須論才又問禦敵御史楊若橋
舉西洋人湯若望習火器宗周曰唐宋以前並無火器自有火器始
依爲劫誤專在此　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爲中國長技命宗周退時
姜埰熊開元俱係獄宗周又進請釋之曰廠獄不可輕信是朝廷有
私刑也　上震怒仰視屋梁曰廠衛俱是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
不屈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　上益怒宗周免冠謝始命退
既而姜埰熊開元廷杖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廷臣疏救不聽
通紀纂　卷一　十七
給事中陳燕翼上言兵餉皆因朝廷無剛正之臣而利臣獲進也
陛下設廠衛即因廠衛爲介紹托近侍即因近侍爲援引　陛下籌
兵措餉不遺餘力如此輩乎自所輦輸以得官者皆　陛下之兵所
滿載而歸代者即　陛下之餉也必左右大臣發憤改圖庶幾挽積
習而強國本
十六年癸未春正月左良玉衆二十萬避賊東下沿江縱掠時降兵
叛將所在蜂擁俱附左兵攻剽南都大震留守諸軍盡列沿江兩岸
不問爲兵爲賊皆擊之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群賊始散
三月闖賊襲殺革裏眼左金王并其衆時群賊俱歸闖賊聽其約束

闖賊斬羅汝才

惟革裏眼恃其衆不相下闖賊置酒宴左革殺之席上革裏眼名賀
一龍闖賊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鄖陽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皆觖望
賊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
結納通太監王化民等欲轉給司吏部尚書鄭三俊問鄉人徐石麒
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於　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薦之而三俊
不知例轉給事中沈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藎等六人故事例轉科
一道二大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爲驅除地也○免直
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四月闖賊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
臥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降闖賊以大隊兵脅之七日始
通紀纂　卷十　十八
定所部多散亡汝才凝安人多智而狡初隸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
自成所御下之闖兵長於攻汝才兵長於戰相倚爲用汝才嗜聲色每
破城邑擇子女之美者後房數百女樂數部所至珍食山積酣燕歌
舞闖賊每讓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谷桂爲謀主每事取決焉
闖賊并殺桂○御史孫徵仁劾吳昌時紊制弄權御史徐殿臣賀登
選各疏參之○五月召巡撫保定右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
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
犬無聲曾不見一耕者　皇上何以致治乎　上歔欷泣下標又曰
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發帑內治重守令守令

蘇父子法而盜自息　命勳臣子弟習騎射　蔣臣言鈔法　周延儒招權納賄　發帑金出陳納新

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喜之櫟受事不久而獄止召見孟閭
念飢民欲得其詳也○以魏藻德入閣辦事○命勳臣子弟騎射○
吏部尚書鄭三俊自引罷以誤薦吳昌時也○大學士周延儒赦
歸○給事中郝絅復劾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
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
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御史蔣拱宸何綸亦交劾之○閣臣蔣德璟
時中發之小表營逐疏○六月召見桐城諸生蔣臣於中左門臣言
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
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中

通紀集　卷二

馬嘉植疏爭之○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與山東總督范志完面
質於中左門先是演祚入朝而奏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及金銀數
馬行賄　上命逮訊至是逮至面質　上問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
有指　上問演祚曰爾言稱功頌德遍於班聯者誰也演祚曰周延
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
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　上怒即命逮董廷獻
又問志完轅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　上斥其妄因問御史吳履中
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罪誅志完○以史可法為
南京兵部尚書○發帑金四十萬將富新倉出陳納新毋得輕重○

論入覲官察將才　發金銀　論臣民助餉　誅吳昌時　周延儒賜死　天風霾鳳陽地震

出千金資太醫院療疫時京師疫病自春徂秋死亡略盡又出金三
萬下巡城御史收瘞○戒廷臣私謁內侍果有事朝房商之○上以
訊吳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徵周延儒聽勘初延儒不
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
之所排更援而進之　上亦虛己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入幕
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八月諭入覲官薦將才○九月擢
山東漕運副使方岳貢為左副都御史岳貢上言四事請言路叙捄
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於荒殘儲將才於郡縣如是之謂
進東閣大學士○十月　上適用銅錫味澀屏金銀器畢藏諸臣

通紀集　卷二

崇有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十一月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
○十二月誅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
死延儒當中外交訌無能為　上畫一籌然受主恭深其罷內監撤
廠衛諸璫日夜乘間媒孽　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遣親御行邊
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叢蔽狀　上始信之至是吳昌時事發
聖怒遂不可回矣
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鳳陽地
震○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初掠河東絳州平
路俱陷○自成投偽牒於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投牒者

法王永吉其人賜以尙方[illegible]以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
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先是 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負安
故求去○寇陷寧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兩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殺
大砲擊傷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
賊且萬若輩何怯耶然勝之一軍皆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
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遁或謂賊某曰我衆
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幘為識見戴幘擊之
遂出戰不二日可殲矣賊引兵復進脫幘遮戰我兵大敗遇吉闔室
自焚揮短刀力鬬被流矢見執賊縛於市磔焉遂屠寧武興耕不遺

通紀集要　卷十六　雜錄

李自成既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寇犯大同
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帶糧郎中
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
節○三月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胤偵寇所向○督師李建泰
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 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
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
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
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
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 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
之臣爾遂拂袖起○[illegible]○詔封吳三桂平西伯左
良玉寧南伯黃德功靖南伯其餘俱各陞一級○始棄寧遠徵吳三
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奔移鎮彰
德因縱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守居庸○賊犯保定李
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賊入城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
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死
妻王氏自縊從侄振孫以武舉効力行間登城射賊城陷衆潰[illegible]
前囊振孫衣裾大呼曰我金御史侄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嬰子婦
陳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illegible]府署投於井侍婢四人亦從死

通紀集要　卷十六　雜錄

○李自成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
太監杜勳緋袍八騶郊迎三十里巡撫朱之馮勞軍守城緣一壁者
三命之成叩顙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
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不得已自
起燃火兵民皆抱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刎軍民遂迎降於
賊○上按籍令勛戚大璫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為倡奎
謝無有高泣諭再三奎漫詞以對高怫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
多金何益奎不得已奏捐萬金 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
助后勉應以五千金奎匿二千金僅輸三千金太監曹化淳王永祚

禁守城者請餉

罵賊不屈

黄國琦對中首　昌平失守

助至三萬五千萬王之心最寵　上前諭之僅輸萬金諸内官各大書
于門曰此房急賣淺賊捞王之心退十五萬周奎抄現銀五十二萬
○丙申大風霾晝晦○賊營孟邑有勑　上南還者　上怒曰卿等
平日專營門户今日死守夫復何言○上召對以拳朝無人常淚下○
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給九門守者人百錢○召前
太監曹化淳守城○南京孝陵夜哭○賊自柳溝抵居庸關總兵唐
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遁總兵馬岱自殺時京師以
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僞權將軍移檄至京云十八日
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
道紀纂
鑅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鑅引刀自刎賊執
十二陵享殿傳檄至京師先是　上知寇儆益急徙吳驤撤諸從寧
遠號飛檄趣吳三桂入關三桂徙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是日始及
關賊騎已過昌平矣○　上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
縣黄國琦對中首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秘封入　上覽之色
變即起入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是夜賊直犯
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内外雉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時
登陴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守陴不充又無炊具市飯爲餐餉久闕
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賊又飛檄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纏關

三大營皆潰

君臣相見不可多得

空礮向外

飾爲大賈列肆於都門更遣奸黨挾貲充衙門椽吏專刺陰事纖悉
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援之賊黨即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
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　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
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尋拭去　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
俄報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
皆爲賊有賊反礟攻城轟聲震地○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
馬馳闕下汗浹霑衣内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
不可多得矣　上召入國奏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卧如故
上因命内臣俱守城諸内臣譁曰諸文武何爲且言官止内操我甲
逆紀纂　卷十
械俱無奈何上有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敢死固當乃請如己巳而派
數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
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丙午寇攻城礟
聲不絕流矢雨集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則屠矣守者懼空礟向
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礦鳴之猶揮手示賊退乃發○李自成對彰義
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因呼城上人莫射
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爲質請公上勳曰我
杜勳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大内盛稱賊
勢重　皇上可自爲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

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 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數上曰有泰
晉二王爲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縋之出仍縋下數語守璐王剛
堯等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閣款殉難賜司禮監爵錦衣立祠至是
方知其從賊爲逆也○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鞏永固媒以家丁護
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畜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乃罷○申刻
彰義門啓李自成率群賊大隊疾驅入沿途殺掠大學士蔣德璟宿
會館被創 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 上曰事
亟矣今出何策俱曰 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
不負國命退是夕 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閹奔告 上曰大營兵安
在李國楨安在答曰大營兵散矣 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予急
應 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
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
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速飲數觥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
送外戚周田二氏語 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 上揮
去令各爲計 皇后頓首曰妾侍 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
有今日將 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 后自經召公主至年十五歲
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殊死手慄砍止命袁
貴妃自經繫絕頓蘇 上[illegible]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

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官持三眼鎗雜內監數十人皆騎而
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
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閽人辭焉 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
啓天且曙矣 上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
歲山之壽皇亭自縊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太監王承恩對縊 上
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
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
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
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illegible]也語殊害也不知如何[illegible]
諭至閣閣臣已散眾見上筆迹文武群臣並無一人知者先是大內
有秘室鎖鑰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祕記於內非大變戒勿啓至是事
急啓之得繪圖三軸第一軸畫像酷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披
髮中懸於今無異誠天數也○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城陷賊騎
塞巷杖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於是供門書順民賊經象房橋群
象哀鳴淚下如雨○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
匿內官外舍○初 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詣 懿安皇后所勸后
自裁倉卒不得達宮中既亂 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成國
公第○尚衣監何新入宮[illegible]清什[illegible]宮人救之而甦皆

肯為者早為計

自成射門中其下

哭帝后于東華門側

賀主當斬

費氏懷利刃斷賊喉

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illegible]帝曰賊已將入恐受其辱且[illegible]
丈府避之乃負之出既而賊已入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illegible]
必遭所汚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一二百人[illegible]
自成入至承天門顧盻自得彎弓指門樹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字[illegible]
必一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賊黨牛金星趨進曰中其[illegible]
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illegible]
勝門令仍舊任各監局印官迎出如之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
不得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明日午劉[illegible]
先帝為闖賊[illegible]山自成令以雙扉舁帝后於東華門側[illegible]
以迷驅莫有敢往哭者自成登皇極殿據御座牛金星擬召百官
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賊黨入宮太監杜之秩等爭率黨前導首
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賊分
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
投智井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
無禮必告汝主群賊擁見自成自成令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
令携出費氏復紿曰我實天潢之胤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
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自賊大
驚命收葬之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

不食三日累不能續

死吾分也

大行殮方斂吾屍

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無憾矣

微軀報主

能死無不辱

○辛亥改殯 先帝后出[illegible]以丹漆殯 先帝以黑漆殯 先后
加 帝翼善冠袞玉渗金靴后袍帶亦如之諸臣聞變大學士范景
景文死之初賊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為嘆曰身為大臣不能報國
場少樹功伐雖死奚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欲泣入告不得
能續翼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乃賦詩二首潛赴雙
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經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變嘆
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辜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
友為別于漢壽亭侯像前題几案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慎無
曰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即欲殮必 大行殮方斂吾屍遂縊死三
通紀纂[illegible]
後賊突入見顏色如生驚避去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左都御史
李邦華聞難歎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為東宮導一
去路死無憾矣勢不可為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
大節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首
執之知其死驚避去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詩於几曰愧
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經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
知大義毋久留我乃更飲藥而卒大理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
流血破面盡焚其生平所著述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遺書
其父有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無不辱[illegible]繫帛奮身絕吭而死

家存大人獨死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犯都城奉命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illegible]
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餘體僕斂[illegible]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illegible]
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屍至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illegible]
從之王氏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
乃還其家人盡出章明視妻縊於堂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illegible]
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地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illegible]
縊自縊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左諭德馬世奇是日加早食
聞變曰吾當死家人曰奈大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大夫人耳[illegible]

通紀纂 卷十

書別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輩我去耶二妾言主人盡
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並入室自縊世奇亦自縊家人救之謾
蘇告曰聞聖駕已南幸矣可為徒亡計世奇不應覩二妾已死笑曰
若少年遂能死乎乃朝服捧勅北面再拜焚冠帶於庭以司經局印
置案上囑僕曰上如出幸以與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復南向拜
母端坐引頸自縊死左中允劉理順聞變題於壁曰成仁取義孔
孟所傳文信踐之余何不然酌酒自盡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
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
元居鄉厚德奉李將軍令[illegible]遽死也數百人下拜流涕而去

闔門殉死

山河破碎不死何為

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
太常少卿吳麟徵城陷時傳夫子崇禎有勸公南歸者不應固[illegible]
之降賊怒揮之戶外遂自經家人救之甦泣而請曰明旦待祝孝[illegible]
至可一訣麟徵許之祝淵晨至麟徵酌酒慷慨與別曰山河破碎不
死何為相對泣數行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
旦盡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
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咫尺寸心所以瞑于目者又不在乎與[illegible]
羅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淵為視含殮乃去○左庶子周鳳
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鳳翔趨哭慟絕歸寓遺書訣父[illegible]

通紀纂 卷十

幸不辱此身

一死外無他

夫婦之序不可失

令日幸不辱此身吾西大人蓋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矣
之來生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重依聖主白頭二老泣忠魂之句自
縊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簡討汪偉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
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累
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萬一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偉趨吳給事甘
來所約同殉難歸與妻呼酒命酌因大書前人語於壁曰志不可屈
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為兩繯於梁間偉以便就右耿氏就
左既皆縊耿氏復揮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illegible]
正左右序而死○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賊薄京師[illegible]禮部員外[illegible]

萬曆 通

天三桂入關

城洶々早有官民⋯　世云比毛栄而多武功邁湯武而
無慚德之句出自才筆一時哄傳爲士林之羞○賊既受朝賀陞坐
毀太廟神主遷　太祖神主於歷代帝王廟中○賊每陞御座輒見
眩頭暈見白衣人數丈長者前立命鑄永昌錢字不成文又鑄九璽
不成又命改閣爲天祐等名改六部尚書爲政府明朝封爵任意黜
更識者已知其終于賊矣○既而吳三桂率兵入關報至軍民鼎沸
先是三桂軍衆行遲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豊潤京師陷矣三桂聞
變憤甚頓兵山海走　清朝乞師而後長驅以入賊急脅三桂父驤
作書招桂復賚銀四万　遣唐通犒之別以賊兵二萬守關三桂解
受與金而出不意有　負重傷逃歸三桂致書絕父曰兒
以父蔭熟聞義訓浮待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
警方急寧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兒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
狂不久即當撲滅恐往返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意我國
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萬雉何至一二日內
便已失隨使兒捲甲赴關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晏駕臣
民僇辱不勝眦裂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於一擊
不俱生不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
以死繼之豈非忠孝⋯　其訓以大義既無孝寬槃
寬之才復借　能爲孝子乎
光與父訣請自今已父不早圖⋯頓以誘三桂不顧也
自成怒盡戮吳驤家口三十餘人三桂痛哭誓師令其兵薙髮剋期
剿賊軍聲大振大敗賊於一片石二十六日賊狼狽還京誅陳演及
成國定國諸勳戚二十八日悉衆而行輜重無算或曰太子二王挾
之俱出二十九日焚宮殿後隊亦盡去　五月初一日
大清定鼎燕　先帝爲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

通紀纂卷十終

明鑑會纂十五卷

〔清〕朱國標撰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乾隆壬午年鐫

朱聖滙先生續編

明鑑會纂

本衙藏板

明鑑會纂目錄

莊烈帝

明鑑會纂目錄終

上虞朱國標聖瓊續編

○明紀

太祖高皇帝 姓朱名元璋濠州人先世句容人徙濠在位三十一年

朱家巷
太平鄉
赤光之祥
紅羅之祥
紅羅障
皇覺寺爲僧
倆籤卜吉

戊申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吳王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逮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爲帝后○紀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濠州今江南鳳陽府太祖之先故沛今江南徐州沛縣人徙江東句容今江南江寧府句容縣爲朱家巷宋李大父再從淮淮水在鳳陽府家泗州父世珍又徙鍾離今鳳陽府臨淮縣太平鄉母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

太祖生於元天曆文宗年號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常苦病父欲度爲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葬之仲與太祖舁音余共舉也至山麓山足也綆繩索也絕仲還取綆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曉往視土自○上折祭裂也起成高墳地故屬鄰人劉繼祖繼祖與之歸焉仲兄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爲僧逾月僧乏食太祖乃遊江淮間歷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潁今河南汝寧府潁州今江南鳳陽府潁州兵起劉福通芝麻李徐壽輝趙均用彭早住皆據騷動濠州定遠今鳳陽府定遠縣人郭子興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懼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

太祖附郭子興
太祖歸鄉募兵
太祖與二十四人略定遠
定遠
馮國用請先拔金陵定鼎

邪大吉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爲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撫育州鳳陽縣馬公女爲已女遂妻焉後馬氏立爲皇后也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屬江南芝麻李與趙均用彭早住據徐州遁去趙均用彭早住歸濠子興屈已下彭趙芝麻李即李二號芝麻李遂爲所制彭趙據濠稱王太祖雖在甥館壻館也每有大志十三年春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皆往歸焉十四年秋七月徇定遠下滁今江南滁州陽時彭趙御下無道太祖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

驢牌寨者太祖誘執其帥下是營兵焚營盡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與衆降軍聲大振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太祖問之國用大計國用對曰金陵今江南江寧府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于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留兄弟皆居帳幄預議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掌書記下掌書記甚見親信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克之因駐師焉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正太祖兄南昌王子也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保是

智服滁陽二子　撫定和陽　常遇春來降

開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賜諡文忠年十二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命馬后育之爲子何世隆來降未逾月彭早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既而早住中流矢死均用益自專銜[illegible]。子興欲殺之太祖賂其左右子興乃得脫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即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謀害矣虹縣鄧愈（縣屬鳳陽府）胡大海來歸太祖一見語合用爲前鋒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今江南和州）可圖子興使張天祐等將兵前行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入撫定城中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聞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于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三月郭子興卒太祖并統其軍虹縣人鄧愈來歸懷遠（今鳳陽府懷遠縣）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鈔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illegible]）田間夢神人呼之曰起起主君來適太祖騎從至即乞歸附請爲先鋒太祖駐和陽欲渡江無舟楫巢湖（今江南廬州府巢縣西南）水寨軍帥俞通海廖永安等率衆萬餘舡千艘來降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吾事濟矣六月太祖帥諸將渡江乘風舉帆頃刻達牛渚磯

明鑑　卷之一　明太祖　三

常遇春挺戈躍登采石　陶安所見略同　不殺陳埜先　縱陳埜先還　復用陳兆先

（在江南太平府城北牛渚山下亦名采石曰磯）太祖先抵采石磯（在太平府城北采石山下去牛渚磯僅一里）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遇春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拔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詢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太平城下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等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擒埜先太祖釋不殺埜先詐曰生我何爲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降八月諸軍進克溧水（今江寧府溧水縣）將攻集慶路（即江寧府）埜先之爲書也意其衆未必從爲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illegible]）人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强也縱之還諸軍進攻集慶埜先遂與元福壽合拒戰於秦淮（[illegible]）諸軍失利埜先乘勝追襲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不虞其圖已皆衣兵自後擒[illegible]殺之埜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在江寧府東南）十六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攻破陳兆先營擒兆先釋兆先而用之擇其

明鑑　卷之一　明太祖　四

晉安降兵

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土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側。太祖解甲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進攻集慶，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陣敗

克金陵

元兵於蔣山（在江寧府東北），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遂克集慶路。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太祖嘉福

禮葬福壽

壽之忠，以禮葬之。張士誠康茂才來降。士誠泰州（屬江南揚州府）白駒場亭民。及其弟士德士信聚兵陷泰州，據高郵（今揚州府高郵州），稱誠王。時據平江

康茂才來歸

（今江南蘇州府）。來降茂才。蘄州（屬湖廣黃州府）人。初結義旅爲元拒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奔金陵。至是率衆來附。

克鎮江

金陵既定，太祖欲發兵取鎮江（今江南鎮江府），慮諸將不戢士卒爲民患，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往江東，乃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進兵攻鎮江，克之。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

克廣德

六月，命鄧愈等將兵攻廣德路（今江南廣德州），克之，改爲廣興府。秋七月，

聘秦從龍

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避亂居鎮江。既至，太祖親迎之，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爲先生而不名。九月，太祖如鎮江府，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

取寧國諸路

寧國（今江南寧國府），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守將楊仲英開門降。其首戶張文貴殺其妻子自刎死。又遣諸將取江陰（今江南常州府江陰縣）、徽州（今江南徽州府）、池州（今江南池州府），皆下之。秋八月，張士誠降於元。九月，太祖取揚州。十八年春

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太祖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修築隄防。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故命爾此職，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所至紛擾，無益於民，則非付託之意。

取婺州開郡學

冬十二月，太祖取婺州（今浙江金華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太祖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諭諸將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夫爲將者

方國珍來附

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十九年春三月，方國珍以三郡來附。國珍台州（今浙江台州府）人，戊子冬起兵，後降於元。至是以溫（今浙江溫州府）、台、慶元（今浙江寧波府）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關爲質。太祖曰：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何以質爲？乃厚賜關而遣之。

取處州

秋九月，太祖兵取處州（今浙江處州府）。冬十月，遣使徵青田（今處州府青田縣）劉基、龍泉（今處州府龍泉縣）章溢、麗水（今處州府麗水縣）葉琛、浦江（今金華府浦江縣）宋濂，以胡大海薦也。時朱文忠守金華，亦爲王禕、許元、王天錫太祖，皆徵用之。十二月，天完將陳友

陳友諒稱漢王

諒稱漢王。友諒，沔陽（今湖廣安陸府沔陽州）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兵起，慨然往從之。壽輝稱帝於蘄水（今湖廣黃州府蘄水縣），國號天完，後據漢陽（今湖廣漢陽府）。至是友諒徙壽輝都江州（今江西九江府），自稱漢王。二十年春三月，劉基

我爲天下屈四先生

此天子氣

趙天澤識劉基

花雲死節

花雲妻郜氏

花雲侍兒孫氏

江中斷木 蘆渚蓮實 雷老

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元至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今江西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按上罪曰劾。上狀自劾有過也。）嘗建議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今浙江紹興府）遊西湖。（在浙江杭州府城西）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爲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至是基趨建康。（即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留基帷幄。預機密謀議。夏五月。陳友諒攻太平。（今江南太平府）城陷。守將花雲被執。縛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賊怒。縛雲叢射之。比死。罵賊不絕口。方雲之與賊戰也。勢甚急。妻郜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語其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郜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瘞之。抱兒逃。漢軍掠之軍中。聞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二屬漁家鬻之。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曉。登舟渡江。遇潰軍奪舟擠卒。持孫氏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哺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遂老父號雷老。皆與偕行。達太祖所。孫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

太祖平漢

鄱陽湖之戰

陳友諒中流矢死

韓成死節

劉基急呼難星過

周顛告太平

不見。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國號漢。二十一年。秋八月。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既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請降。太祖遂至龍興。（今江西南昌府）改爲洪都府。二十三年。秋七月。陳友諒作大艦。（艦上下有板屋）攻洪都。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守將朱文正遣使赴建康告急。太祖親帥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聞之。即解圍。東出與太祖兵遇鄱陽湖。（鄱陽湖即彭蠡也。在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南昌饒州南康三府之地）之康郎山。友諒聯舟縱戰。望之如山。太祖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郭興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明日東北風起。命諸將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明日。復聯舟大戰。敵兵大敗。友諒斂舟自守。不敢戰。相持者三日。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顱頭角）而死。其將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初鄱陽湖之戰。太祖亦屢瀕於危。一日被圍甚。指揮韓成請服太祖冠袍。對賊衆投水中。圍乃解。又一日太祖方與友諒鏖戰。（鏖平聲。盡死殺人曰鏖）劉基忽躍起大呼。曰難星過。速更（平聲）舟。太祖急更之。故舟已爲敵砲碎矣。先是有周顛者。舉錯詭誕。人莫能識。投見太祖。必曰告太平。太祖厭之。（一日命覆顛以巨缸。積薪缸旁焚之。火息啟視。顛正坐無恙。）至是征陳友諒。太祖問此行何如。顛應聲曰好。從行至皖城。（今江南安慶府懷寧縣）苦無風。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行不三十里。果大風。俄忽達小孤。竟如其言。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

毀鏤金牀　張士誠稱吳王　十七字謠　訪求古今書籍　伐吳諭將佐

功德日隆屢表勸進（勸進上帝號也）上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陳理既還武昌太祖復進兵圍之久不下乃親往視師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城中飢困命給粟賑之于是湖廣江西悉平置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鏤雕）金牀進太祖觀之曰此與孟昶（蜀主）七寶溺器（溺去聲○溺便也）何異（宋太祖滅後蜀見蜀主七寶裝溺器命撞碎之）命毀之張士誠自立爲吳王即平江（見上）治宮室立官屬士誠委政于弟士信士信荒淫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諂佞）邪惟事蒙蔽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士誠）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

明鑑　卷之一　明太祖　九

癟二十六年夏五月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攻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太祖謀討張士誠李善長以爲未可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illegible]）不足數王蔡葉三參軍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將兵致討三吳（今江南蘇州府爲東吳鎮江府爲中吳湖州府爲西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大喜曰汝合吾意必[illegible]矣秋八月命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召諸將誡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壟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山名在蘇州府）城西城外愼勿侵毀其墓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召達遇春曰爾等

伐吳先攻　朱文忠軍法　立宗廟社稷　定文武科取士法　王弼敗吳軍　十條龍

此行用師孰先遇春曰逐梟者必覆（福）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搗平江平江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輩皆相爲手足士誠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冬十月徐達師至湖州士誠發兵來援大敗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騏等舉城降朱文忠師下杭州守將潘原明籍土地錢穀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強入民家（[illegible]）以徇（徇行示也）徐達既下湖州會諸將進攻平江士誠諸將多降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擊敗之遂進兵圍其城達遇春等四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震恐十二月

明鑑　卷之一　明太祖　十

群臣咸請太祖定宮闕制度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二十七年春二月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夏六月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出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卻遇春率眾乘之遂大敗其軍溺于沙盆之流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鎧甲也○鎧愷）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逾三日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飛砲碎其首而死秋九月達遇春率眾渡橋進薄（博○薄逼也）城下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

張士誠妻劉氏死節

氏曰我今敗且將死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媼褓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意死日暮士誠距戶經晉將李伯昇決戶抱解之徐達令人慰諭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閶上舁見上至舟中送建康士誠臥舟中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竟自縊死吳平江曰蘇州府浙西悉皆平冬十月太祖既掃除羣雄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

北定中原

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吼諭齊魯河洛燕薊

平方國珍

秦晉之人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歷太祖遣兵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覆云俟克杭州即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至是太

祖命湯和等帥師討國珍于慶元見上國珍遁入海島太祖復命廖永忠帥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國珍窘懼遂及其弟國珉兄子明善率家來降和送國珍于京師浙東悉平徐達常遇春引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是年戊申年正月李善長率羣臣奉表勸進上曰恐德薄不足以當寵善長曰天命已有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卻之明日善長復固請乃從之

高祖從龍多豐沛

【谷霖蒼曰】明太祖起兵濠梁十餘年間經膺天物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羅浮水雷雨成祥伽藍卜吉論者嘵嘵莫不謂天之所授也然予以爲聽仁賢則命世之資非夫草莽崇雄所能闇將而羈縻者尤有異者風雲之聚秩然來歸心膂爪牙不驚宗江介徐達湯和起于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與自戚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郎在虹縣常遇春懷遠之兼實亦安巢湖之傑一時功臣人如棊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由豐沛蕭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眞人圖若顯聚而扶

蕭王佐命半南陽

掖之者耶然而推懽善謀行馬著烈君臣之間相諧魚水豈盡地脈始然歟

馬后高識

【編】立妃馬氏爲皇后○【綱】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爲皇后上因謂侍臣曰昔光武勞去聲馮異曰倉卒猝蕪蔞閭亭豆粥滹呼沱駝河麥飯厚意久不報語在光武建武六年朕念皇后起

比豆粥麥飯困尤甚

布衣常倉卒自忍飢餓懷糗丘上聲○乾飯也餌而至○餅也食寺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長孫皇后唐太宗后當隱太子建成太宗兄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從情不拘將士或以服用爲獻

尤難于長孫皇后

后輒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爲蒐解孝免予患尤難于長孫皇后也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王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爲

良妻猶良相君臣相保難

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編】立世子標爲皇太子 以李善長爲左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編】

命廷臣兼東宮官

命廷臣兼東宮官○【綱】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不相善也遂成嫌隙江充之事漢江充積隙戾太子事在武帝庚寅二年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于是太子官屬皆兼諭德贊善率更令等官以李善長章溢劉基等兼之○【編】二月定郊社宗廟禮○

定衛所將兵法

【編】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綱】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

平閩
以太牢祀孔子
衣冠悉如唐制
定役法
命儒臣修女誡
却蘄竹簟
作圖示子孫
禁宦官預政典兵

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柑）束遞以指揮使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于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于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爲常○【編】湯和等克福州閩地悉平○【紀】先是帝命湯和廖永忠等取閩進兵延平（今福建延平府）先遣使招諭元福州（今福建福州府）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攻之參政文殊海牙開門出降執友定械送京師胡廷瑞等進兵克興化（今福建興化府）元汀州路（今福建汀州府）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編】詔以太牢祀孔子于國學○【紀】仍遣使詣曲阜致祭○【編】詔衣冠悉如唐制○【紀】命中書議役法○【紀】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平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于是省議田一頃（百畝爲頃）

出工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編】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編】三月以廖永忠爲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自海道取兩廣○【編】命翰林儒臣修女誡○【紀】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編】蘄州進竹簟命却之○【紀】諭中書侍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見上）進竹簟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編】夏四月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 禁宦官預政典兵○【編】六月兩廣平○【編】秋七月徐達常遇春師

克元都
徐達仁將
危素死節之臣
王禮上書
置六部官
劉基致仕

諸將入通州元主避兵北行○【紀】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清（今山東東昌府臨清州）遂入通州（今直隸順天府）元主大懼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召羣臣會議端明殿元主徘徊歎息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遂決計北徙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是夜三鼓元主及后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關名在順天府昌平州北）北走如上都○【綱】八月徐達常遇春克元都○【紀】達等進師取元都至齊化門將士塡壕（下塡平聲）登城而入遂登齊化門樓執帖木兒不花慶童等殺之并獲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府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言安然如堵不驚動也）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學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

之曰公死亡國史也遂往見徐達達錄以素籍（音雅蜀素名）仍命爲學士○【編】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徙取山西○【編】滄州（今隸直隸滄州府）通判王禮上書○【紀】禮上言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爲心寬大以爲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家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以生物爲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擊（傳）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上嘉納之所尚嚴厲故禮以爲言○【編】始置六部官○【紀】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編】詔以汴梁（今河南開封府）爲北京金陵爲南京○【編】御史中丞劉基致仕○【紀】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中書都事

放元宮人 旁求隱逸　乘輿服御諸物勿飾金　碎水晶刻漏　建大本堂　立三氏教授 司尼山洙泗二書院　取太原　取大同　詔修元史

李彬犯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請基緩其獄。基不聽。馳奏上。竟殺彬。善長銜恨也。之。上還。善長愬之。會基有喪。告歸。許之。○【綱】放元宮人。○【綱】旁求隱逸之士。○【紀】命學士詹同等十八人。分行上巡察也。十道求之。○【綱】詔乘輿服御諸物毋飾金。○【紀】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綱】冬十月。碎元水晶刻漏。○【紀】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鉦。鐃也。）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碎之。○【綱】詔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並從西征。○【綱】召劉基至京師。○【紀】基至。賜其祖父爵永嘉郡（今浙

江溫州府）公。欲授基爵。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顯榮先人。足矣。○【綱】十一月。建大本堂。○【紀】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綱】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為曲阜知縣。○【紀】皆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綱】十二月。大將軍徐達師諸軍取太原。（今山西太原府）

【綱】己酉二年。春正月。詔免中原田租。（詔免北平燕南山東山西河東河南潼關唐鄧光息等處稅糧。）○【綱】詔免江南田租。○【綱】副將軍常遇春。師取大同。（今山西大同府）○【綱】二月。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渡河趨陝西。○【綱】詔修元史。○【紀】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

親耕耤田　敕為文無事浮藻　取陝西　取鳳翔　獻瑞麥　下平涼 克延安 薊北悉平

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綱】親耕耤（籍）田。○【紀】上躬耕耤田（古者天子耕耤田千畝。以給宗廟粢盛。耤。蹈耤也。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終畝。）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以為祭祀衣服。○【綱】三月。敕翰林為文。無事浮藻。○【紀】上謂詹同曰。古人為文。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悲）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綱】大將軍徐達克河中。遂會諸將進取陝西。○【紀】大軍至西安。（今陝西西安府）營於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城北。元平章王武率

官屬迎降。達遂遣馮宗異取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元將李思齊奔臨洮。（今陝西臨洮府）○【綱】夏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紀】一莖（莖。幹也。）五穗。三穗者甚眾。羣臣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綱】大將軍徐達至鳳翔。遣馮宗異進攻臨洮。李思齊舉城降。○【綱】五月。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在陝西平涼府鎮原縣）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今陝西延安府）以明守之。○【綱】元將張良臣以慶陽（今陝西慶陽府）降。（尋復叛。徐達遣將以兵圍其城。）○【綱】六月。薊北悉平。改元都為北平府。○【紀】元也速復侵通州。（見上）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自鳳翔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為偏將軍。副遇春。自北平（今直隸永平府）徑開平。（宋理宗寶慶四年蒙古王蒙哥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會之所。忽必烈以劉秉忠為國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卜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道

三河經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州（今盛京錦州府）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遂師兵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數百里俘（虜四日係軍所）其宗王慶生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遂改元都（今直隸順天府）爲北平府○〔綱〕秋七月副將軍常遇春卒於軍○〔紀〕遇春還次柳河川得疾卒上令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衆尋詔文忠自北平會師攻慶陽○〔綱〕八月大將軍徐達克慶陽○〔紀〕大軍列營慶陽城下張良臣數（出）出戰俱不利糧餉乏絕至煮人汁和泥嚥之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陝西悉平達師諸軍還京師○〔綱〕建功臣廟（於雞鳴山在今江寧府東北）○〔紀〕廟成敘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

（爲北平府）（克慶陽）（陝西悉平）

明鑑　卷之一　明太祖　七

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死者肖像祀之）○〔綱〕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紀〕上曰朕觀周禮閽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於中涓（即中人宮官也涓潔也主居中潔除之人）百無一二用爲耳目則耳目蔽用爲腹心即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綱〕九月詔以濠州（見上）爲中都○〔紀〕上問羣臣建都之地或言關中（今陝西西安府）天府之國或言洛陽（今河南河南府）天地之中汴梁（今河南開封府）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元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即金陵）長江天塹（塹藏去聲遶城水也）足以立國臨濠（即濠州）前江後淮

（中涓善良百無一二）（以濠州爲中都）

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爲中都○〔綱〕冬十月詔天下郡縣皆立學○〔紀〕府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設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各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帝命徐達等往征沙漠○〔紀〕元王保保爲西北邊患上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北大將軍浙西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北方流沙曰漠蒙古南界）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今屬陝西臨洮府）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之猶在也若以師直取

（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命徐達等往征沙漠）（出師當何先）

明鑑　卷之一　明太祖　六

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東）出西安擣定西（今陝西鞏昌府安定縣）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見上）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擒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綱〕二月詔羣臣親老者許歸養○〔紀〕上行後苑見鵲與雛翼之勞喟然而歎因有是命○〔綱〕夏四月以危素爲翰林侍讀學士已謫素居和州○〔紀〕素居弘文館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邪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屬江）看守余闕（元

（舉而兩得）（鵲巢雛之勞）（聚察要）

達大敗保保

文忠克昌

正十八年正月余闕爲元守安慶陳友諒引軍薄城下闕以孤軍血戰城陷闕引刀自剄墮淸水塘中死妻妾子女甥亦皆赴井死廟去遂有是論素晙年卒。○綱大將軍徐達師師出安定與王保保戰大敗之保保奔和林。○紀達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一日達整衆出戰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諸王國公及平章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驢騾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度遂出寧夏今陝西寧夏衛奔和林城名本唐回紇毗伽可汗故城蒙古以爲會同之所後復城之周圍五里許。○綱五月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帝諭元主曰順帝。○紀文忠與左丞趙庸師出野狐嶺擒元平章祝眞進敗元太尉蠻子等於白海之駱駝山遂次開平元

定科舉法

平章上都罕等降文忠帥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元騎問之知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至應昌圍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諸王宋代玉璽金寶一十五宣和殿玉圖書一玉冊二鎭國玉帶玉斧各一及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帥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聞百官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經仕元者不與又以庚申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諡曰順帝。○綱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法。○紀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綱詔行大射禮。○紀令太學生及天下郡縣學生員皆習射○綱詔定服色。○紀禮部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

冊封諸王

嚴宮闈之政

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尚赤爲宜上從之。○綱冊封諸王。○紀詔曰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封樉爽爲秦王棡綱爲晉王棣爲燕王橚肅爲周王楨爲楚王榑扶爲齊王梓爲潭王杞爲趙王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置相傅官屬。○綱嚴宮闈之政著爲令。○紀上以元末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掖宮旁舍淫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典禮世守之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焉宮嬪以下自尚宮內侍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節慶朔望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嬪愼選良家子女

李文忠送俘至京師

太祖不忍行獻俘禮

進者勿受。○綱六月李文忠遣人送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紀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命百官具朝服進上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對曰武王事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唐太宗是待王世充隋末以王世充爲太尉世充尋自稱帝廢隋主侗後降唐秦王世民秦王至長安俘世充獻於太廟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甚繁家給人足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乃賜買的里八剌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綱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紀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盜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

以劉基書付史館

克之，蜀地悉平○六月，明昇至京師，封爲歸義侯（已而投昇）

（子高）○【綱】以劉基所上書付史館○【紀】上手書問劉基曰：近西蜀平定，何以處元？以寬先天下，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寬容，恣誹謗。今天鳴八載，日中黑子疊見，卿宜條悉以聞。基上言以爲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綱】冬十二月，賞平蜀將士○【紀】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綵段二十表裏，楊璟、趙庸、朱亮祖不與（頂）賞，上親製平西蜀文，紀傅廖二將之功。

明鑑會纂　卷之二　明太祖　三

三事未了

【綱】壬子五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徐達等征沙漠（見上卷）○【紀】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元未獲，二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爾等分道征之。於是令徐達、馮勝、李文忠等三路出師，共兵四十萬（以後達等兵至沙漠[illegible]）○【綱】冬十二月，敕中書命有司考課[illegible]○【綱】敕有司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illegible]日照[illegible]）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於督運，命黜之。山西汾州（汾州府）考平遙（今汾州府平遙縣）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綱】命仍祀孟子○【紀】初，國子監請釋奠文禮（王世子已始立學，首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謂供奠所祭之物而無尸及食飲[illegible]其主于行禮，非報功也）命罷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聖之道，其復之（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子死，死有餘榮。帝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綱】縱苑中禽獸○【紀】內使奏增飼虎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綱】癸丑六年，春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參駁科勳之事）○【綱】徵孔克表爲翰林修撰（克表家浙江溫州府平陽縣，元至正中進士，博學篤行，孔子五十五代孫也）

明鑑會纂　卷之三　明太祖　四

○【綱】以舉人張唯、王璉等爲編修○【紀】唯、璉等入文華堂肄業，以太子贊善宋濂、正字桂彥良爲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定其優劣，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隆。一日上問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基峻隘，不如卿也。○【綱】二月，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紀】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

所以稱朕意也其一日罷天下科舉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夏）夏四月修昭鑒祖訓錄成○（綱）初上命陶凱等采摭（　）漢唐以來藩王可爲觀戒者書成賜名昭鑒祖訓錄上親爲之敍頒賜諸王○（綱）以左丞相胡惟庸爲右丞相○（綱）奪誠意伯劉基祿○（紀）先是基言甌閩間處（見上卷）之間有地名談洋斥鹵絕險民多負販私鹽十速逃之衆宜設巡司籠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言逯（及也辭之所及則逃摘之）豪猾吏惟庸諷（祖也）○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負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爲祖墓民弗

明鑑會纂　卷之二　明太祖　五

與則建巡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奏上請加重辟帝不聽惟奪其祿而已基入朝謝遂留京師○（綱）秋七月詔禁對偶文辭○（紀）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儒箋表可爲法者翰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爲式○（綱）冬十月更定大明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朱憲等更定之）○（綱）十一月潞州（今山西潞安府）進人參○（紀）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今浙江金華府）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之每當耘除草也刈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而其所入亦足供朕歡酒不多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進葡萄酒亦令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

（綱）甲寅七年春二月詔修治闕里孔子廟○（紀）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以訓其族人○（綱）夏五月禮部尚書牛諒奏請致齋之日宰牲爲樂不許○（紀）諒奏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致齋（避祭義致齋于內散齋于外）三日而散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所定也上曰周禮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力欲法古何哉○（綱）冬十月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刺北還○（紀）臨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爨即欲遣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

明鑑會纂　卷之二　明太祖　六

客于此故特遣還見爾父母以全骨肉之愛○（綱）十二月陝州（今河南河南府）人獻天書斬之

（綱）乙卯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紀）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感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成疾後疾愈增惟庸（　）醫視疾飲（去）基藥二劑有物積腹中如拳石疾遂篤至是上遣使送還家僅一月而卒基爲人慷慨每遇急難計畫立就上甚禮重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伯溫（基字）吾子房也○（綱）甘露降○（紀）甘露降于鍾山松柏上有若明珠採嘗之甘于飴羣臣咸歌詩稱德上曰天道幽微難測若恃祥而戒祥未必吉朕德

不逮惟圖修省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illegible]丙辰九年春三月詔免今年稅糧○[illegible]秋閏九月五星

[illegible]言○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

[illegible]平遙訓導葉居升上言曰臣觀當今之事大過

者三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臣觀

[illegible]者夫[illegible]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

以[illegible]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于此今議者曰宋

[illegible]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苟安也 蓋引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

[illegible]以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

[illegible]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

五行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

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爲深刻以趨承上意深刻者多獲功

平允者多獲罪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

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俟徒流律又刪定舊著律條

誠有[illegible]此斷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

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

而無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

疑惟輕（虞書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

王三宥（文王世子公曰宥之公又曰宥之及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獄陵）圄

語空虛之效曾太宗田竊措之家欲除之爽非欲害於人

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

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

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

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爲尋常之辱其始

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捃拾也 摭取也）○務無遺逸有

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

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及也）○乎居官言

動一跌（失也）于法苟免誅戮則必罹（遭也）○屯田工役之科所

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不少顧惜然此亦

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

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

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是爲八議）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若

此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

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

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臧

人臣[illegible]天王[illegible]矣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坤入）可追深山

大藪編之數年既無其友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

逮[illegible]之騷動[illegible]千里之地雖大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

前兵難流於他所勁是許之復業而來歸今少就附籍者寡其數而豊□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茲以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備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歛者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謂天下趨於治

也猶堅冰之將泮 泮判○泮冰釋 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 猶言程限 以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憲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察舉得用至于聽訟讞 讞年上去入三聲○平議也 獄其一事耳

今以訟獄爲要務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之末而不暇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卽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得也王制 王制禮記篇名 命鄉論秀士升于司徒司徒升于太學太學之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間關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 數去聲 之賢者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于

經傳并與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辭 今日刑于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是敢抗于君者臣敢抗于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左傳隱公元年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過三百丈也 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 掉去聲○掉謂搖動也左傳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

時時嚴通財竊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鑑】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妄也人誣之耳擢湜爲福建布政司參政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illegible]以聞遂下詔褒異之

【鑑】甲戌二十七年秋九月詔青州民江伯兒戍海南○【紀】青州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禱于岱嶽（泰山）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今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見伯

明鑑會纂　卷之二　明太祖　三三

兒杖一百謫戍海南○【鑑】寰宇通志成○【紀】方輿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瓊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太平[illegible]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四裔（異）不與焉

【鑑】乙亥二十八年夏六月詔禁黥刺（底）腓（墨）劓（異）閹割之刑[illegible]○【鑑】秋七月信國公湯和卒○【紀】九月[illegible]祖訓成○【紀】上自爲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illegible]始受命之君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於已長者[illegible]與羣雄並驅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illegible]大著祖訓一篇立爲家法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illegible]雖我[illegible]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凡我子孫欽承朕命[illegible]明亂我已成之法

【鑑】丙子二十九年春三月詔文廟從祀罷揚雄進董仲舒（從行人司副楊砥言也）○【編】冬十月皇曾孫文奎生○【紀】太孫允炆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鑑】丁丑三十年春三月命儒臣覆閱會試下第卷○【紀】初會試以翰林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充考試官取

明鑑會纂　卷之二　明太祖　三四

宋琮（[illegible]反）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與名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䢿（福建福州府）爲第一被黜者咸以不[illegible]爲言上大怒命儒臣覆閱下第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閱卷官所囑[illegible]以卷之陋者進呈上驗之果爲不堪文字[illegible]二藁命刑部拷訊三吾信蹈贊善司直[illegible]三人爲藍黨[illegible]張信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等皆[illegible]不與焉詔三吾謫戍邊餘皆棄市于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鑑】夏五月大明律誥成○【鑑】秋九月詔天下每鄉里各置木鐸○【紀】上命戶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

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

北卒又勁奈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防邊為名。遣將

戍邊開平。上見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

然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上泉左布政使。謝貴為都

指揮使。俾察燕王動靜。徐輝祖燕王妃同産兄也。時以燕

事密告之。帝大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景隆同掌六軍

協謀圖燕

[illegible]終

明鑑會纂卷之三

上虞朱國標聖准纂編

○明紀

建文皇帝 名允炆懿文太子之子太祖孫也在位四年靖難兵入攻京城帝亂變遜去正統五年迎入西內以壽終

【編】己卯建文皇帝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紀】帝密問誠燕邸事。誠具以實告。遣誠還燕使爲內應。至則燕王察其色異心疑之。○【編】二月。尊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常氏爲孝康皇后。○【編】封弟允熥 通 爲吳王。允熞 堅 爲衡王。允熙爲徐王。○【編】立子文奎爲皇太子。○【編】燕王來朝。○【紀】燕王入覲。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今江西南昌府 以絕禍本。帝覽奏。袖之。翼日謂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曰。隋文楊廣非父子邪。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編】三月。燕王還國。○【紀】燕王歸國。即託疾久之。遂稱篤。○【編】夏四月。遣使執湘王柏。湘王自焚死。○【紀】人告岷王楩不法事。削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廢爲庶人。又以湘王柏僞造鈔及擅殺人。降敕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僕隸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召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未幾靖難兵起。○【紀】燕世子

曾鳳韶劾燕王

卓敬請徙封燕王

湘王被執焚死

高熾及其弟高煦。許 高燧至京師。尋遣還。○【紀】太祖小祥。燕王遣三子入臨 去聲哭也。或曰。不宜偕往。王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曰。不可。疑而備之 于胡燕 始也。不若遣還。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帝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 庇 乃悉遣歸國。初世子入京。燕王大憂。及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已而燕兵起。高煦戮力 戮力 爲多。帝曰。吾悔不用輝祖之言。○【編】六月。下詔讓燕。逮燕府官屬。○【紀】燕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 請以非常之事上告也 燕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 見上卷 繫至京皆戮之。有詔責燕王。王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顫 戰。四肢寒掉也 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長史葛誠密告昺貴曰。燕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泰即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圖燕。使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燕王舊所信任。密敕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乃往燕邸。請見。久之入。拜於牀下。王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指王矣。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王見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僧道衍至。謀事。適暴風雨。簷瓦墮。王心惡之。色不懌。道衍

徐輝祖密奏

燕王佯狂稱疾

張信見燕王

風雨墮瓦

靖難兵起

以爲燕王護駕和尙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王璽天易黃屋耳王喜遂令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圍王城又以木柵（折）斷端禮等門來援翻府反遣官屬諸逆。【綱】秋七月燕王棣殺北平左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使謝貴遂發兵反。【目】謝貴張昺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貴昺餘無能爲矣王曰是當以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明日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不來復遣中官以所逮

貫進片瓜

擲瓜於地

燕王諭將士

名往乃至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嘗之王自進片瓜忽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齊等之民）兄弟宗族尙相恤身爲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爲乎擲瓜於地護衛軍皆怒前擒貴昺捽盧振葛誠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於奸臣耳遂斬之貴昺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尙未知見貴昺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闔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誅亦潰（[illegible]）燕王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僉事拜李金忠爲燕紀善。（忠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精於卜筮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遂署爲紀善命贊帷幄用其謀策）王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

燕王上書

舉兵誅討以淸君側之惡（公羊傳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爾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旣得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綱】燕王棣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詔削燕王屬籍○【目】燕王上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計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橚（周王）榑（齊王）柏（湘王）桂（代王）楩（岷王）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實奸臣所爲也心尙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恆思加愼爲諸王先而奸臣跋扈。（[illegible]）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爇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宋

馬宣死節

余瑱宋忠死節

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圍守臣府已而護衛人執貴昺始知奸臣欺詐之謀竊念臣於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樹先翦附枝親藩旣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覩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鎭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書奏詔削燕王屬籍○【綱】燕張玉攻薊州都督指揮馬宣死之○【目】燕王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屬直隸順天府）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屬順天府）將爲後患時都督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燕王命玉帥兵往攻玉使人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帥衆出戰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綱】燕兵陷懷來都指揮使余瑱等都督宋忠等皆死之○【目】先是宋忠率兵[illegible]屯

耿炳文等北伐

開平。（見上卷。）誓自開平率兵至居庸關（在順天府城北）不敢進退保懷來時余瑱守居庸燕王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宋忠燕王曰宋忠擁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諸將皆曰彼衆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取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很愎（戾）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率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先是宋忠紿（音臺上聲。）（誑也。）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兵所殺屍積（委）道路欲以激怒將士燕王令其家人張樹旗幟爲先鋒衆遥識旗幟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去聲）無恙輒竊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帥餘衆倉卒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而前都指揮孫泰先登頰有斬獲燕王擇善射者射

泰中之流血被甲。猶慨裹血而戰奮呼陷陣死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之而入忠匿於廁搜獲之并執余瑱皆不屈死當時諸將校爲燕師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燕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今山西平遠府河津縣）上谷（今直隸保定府）雲中（今山西大同府）守將往往降附矣

○（紀）命長興侯耿炳文等帥師討燕○（紀）將帝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爲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乃以耿炳文爲大將軍印駙馬都尉李堅爲左副將軍都督寗忠爲右副將軍帥師北伐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友陳暉平安等帥師並進擢程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吳傑等各帥偏師步騎號百萬

耿炳文真定之敗

數道並進明前搗北平檄（吸）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帝誡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蕭繹南北朝梁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都江陵侯景弑簡文帝繹立豫章王棟繼之子歡武帝六子綸之子也未嘗景復廢棟自立尋乃遣王僧辯討景僧辯啓繹曰平賊之後嗣君棟何以爲禮繹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蓋謂殺棟也景敗棟兄弟於水繹乃即位於江陵是爲元帝後年西魏兵入江陵殺繹）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紀）八月耿炳文與燕師戰于真定敗績遣李景隆代將○（紀）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真定（今直隸正定府）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今直隸河間府）潘忠駐莫州（今河間府任丘縣）楊松帥先鋒九千人據雄縣（直隸保定府）約忠爲應張玉往覘（窺視也。）炳文營還報燕王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躬援

楊松死節

（援急。胄甲也。）甲胄帥師至涿州（屬直隸順天府）壬子（八月十五日）中秋時渡白溝河（在保定府新城縣）謂諸將曰今日中秋彼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縁（延）城而上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燕王度（入聲）潘忠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諭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漾橋伏水中領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旁砲舉水中伏兵起據橋忠戰敗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死燕王問諸將帥所獲王曰當從趙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王曰吾師趨真定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保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呼沱，水名）河（在真定府南關）北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獲乘間得脫竊馬歸又令言

燕王厚撫張保遣歸

先聲後實

勞師逸力

雄莫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請曰今由間道不令彼知蓋掩其不
備奈何遺保君之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
河南北判當令知我至其南岸之兵必移於北併力拒戰一舉可盡殲
矣殺也○書之兼使知雄縣莫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
徑薄傳逼也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疲後設行渡河是我以勞師
當彼逸力也壬戌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
人訊狀南岸營果北移王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
城迎戰張玉譚淵馬雲朱能等率衆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
擊橫貫南陣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
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自蹂

親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降者三千餘人騎士許祿引槊刺中
李堅墜馬獲之濟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
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縛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因語以故
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真定閉
門固守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摧鋒
奈何黃子澄曰勝敗常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
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何用景隆今破矣
遂遣景隆代炳文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滸上曰江滸虎復賜斧
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僇之召炳文回○綱九月鎮守遼東今盛京江陰
侯吳高與耿瓛音完楊文帥師圍永平今直隸永平府○綱李景隆師屯河間燕

黃子澄薦李景隆

李九江膏粱豎子

王棣帥師援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詔削高爵徙廣西○目景隆乘傳
赴軍傳去聲驛車至德州今屬山東濟南府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路兵馬五十
萬進營於河間見上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粱豎子耳
寡謀而驕色厲而餒未嘗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衆是自阬之也
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
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衆以戰
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為永平直欲誘九
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
江也遂行而誡世子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壬申燕軍援永平諸
將請守盧溝橋在順天府西南盧溝河上王曰方欲使九江困於堅城之下奈何

燕王襲執寧王

拒之燕師將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在永平府撫寧縣燕兵奔之斬
首數千級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
遣人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詆文帝聞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
東○綱冬十月燕兵襲大寧執寧王權還北平○目初太祖諸子燕王
善戰寧今山西大寧縣王善謀洪武中燕王受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
得甚歡燕王既起兵而朝廷疑寧王與燕合削其三護衛燕王聞之喜
曰此天贊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為書貽寧王而陰勒師兼程趨大寧襲
破其西門燕王單騎入城見寧王執手大慟言北平且夕
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草表謝諸赦居數日情好去聲甚洽燕
王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閒

李景隆敗還德州
李景隆忌瞿能
黙禱冰合
燕王復上書
加李景隆太子太師

左（凡戍卒皆貧弱之民居閭里之左者爲之故稱）恩歸士皆富定約燕王辭去寧王出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騎士悉一呼皆集遂擁寧王入關燕兵益盛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隨北質貨隨寧王還北平○綱李景隆進師攻北平十一月燕王棣兵還擊之景隆敗走還德州○紀景隆聞燕兵攻大寧帥師進攻盧溝橋燕王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爲矣遂薄（[illegible]）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亦乘城擲瓦礫（[illegible]）○景隆令不嚴衆退北平守益堅燕世子遣勇士夜縋城砍其營營衆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俟大軍至俱進於是城中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不得登十一月景隆移營向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燕王率兵至孤山（在順天府通州）列陣於北河西河水離渡是日雪黙禱曰天若助我則河冰合是夜冰果合遂率師擊敗陳暉兵暉衆溺冰陷冰乃沒溺死無算燕王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連破七營逼景隆營燕中軍將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諸軍始聞景隆已走乃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還德州（見上）景隆既敗黃子澄等匿不以聞帝曰外間近傳軍不利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朔）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遣人密語（太常）景隆曰其敗勿奏○綱燕王棣復上書自理以誅齊泰黃子澄爲辭（收）天下○綱十二月加李景隆太子太師○紀景隆之敗黃子澄既不以聞且云屯德州父多處軍馬期以明年春

明鑑　卷之三　明建文　九

罷齊泰黃子澄
瞿能死節
李景隆白溝河之敗
燕軍勝兆

大舉故有是命燕王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敝其衆今帥師征大同（今山西大同府）大同告急景隆勢必來援南卒脆弱苦寒之地疲於奔命凍餒逃散者必多譬觀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荊關（在大同府廣昌縣）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綱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紀以燕王檄列二人罪也二人名雖罷退實留京師[illegible]兵如故○綱蔚州[illegible]瞿能會[illegible]兵攻北平不克死之○綱以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茹瑺（[illegible]）爲兵部尚書
綱庚辰二年春正月燕王棣帥師下蔚州（[illegible]）遂進攻大同○紀燕王進兵圍蔚州（屬大同府）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李景隆帥師救大同出紫荊關燕王由居庸關（見上）入還北平景隆軍凍餒死者甚衆墮指者十二三委棄鎧（鎧甲也）仗（兵器）於道不可勝紀○綱夏四月李景隆與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合軍北伐戰于白溝河敗績○紀景隆自德州進兵過河間（今直隸河間府）前鋒將至白溝河（在直隸保定府新城縣）英等過保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帥諸將進駐固安（今順天府固安縣）謂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爲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雖多適足爲吾資耳爾等但秣（[illegible]）馬厲兵（[illegible]）以待張玉請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燕王從之燕兵渡玉馬河駐營蘇家橋燕王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金鐵錚錚（[illegible]）作聲弓弦皆鳴喜曰此勝兆也將虜景隆輕敵乃遣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三萬爲殿（殿去聲）星馳會之己未景

明鑑　卷之三　明建文　十

視河流辨東西

麾鞭招後

旋風折旗

瞿能父子死節

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一百萬次於白溝河列陣以待景隆前鋒都督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先破之安奮戰鋒刃交安奮矛衝衆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兵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驍勇。千戶華聚方戰河北燕百戶谷允入陣得級七燕王親率衆來擊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至夜深始各收軍還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自上流竟猝渡河而北燕王既收軍還營夜秣馬飭戰使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渡瞿能與其子搗房寬陣寬陣披靡斬數百人張

明鑑　卷之三　明建文　二

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燕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即麾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燕王先以七騎馳擊之南軍飛矢如注射燕王馬凡三被創（創傷也）。三易之馬都阻於堤幾爲瞿能所及燕王急走登堤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堤而燕王復率衆馳入陣平安斬陳亨於陣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嶲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南軍相視而動燕王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兵合殺瞿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走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燕

王省死節

鐵鉉守濟南

鐵鉉計破燕王

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輜重衣物車）山積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燕王進攻德州○【綱】五月李景隆奔濟南燕兵入德州濟陽儒學教諭王省死之○【目】燕兵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省至濟陽被執論說王省既而釋之省還坐明倫堂集諸生日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而死。○【目】燕王率師兵圍濟南參政鐵鉉等擊却之遂復德州。○【綱】先是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李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鉉與參軍高巍酹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及景隆奔就鉉燕王令諸將乘勝倍道而進庚辰至濟南景隆衆尚十

明鑑　卷之三　明建文　三

餘萬倉猝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燕兵列陣圍之鉉督衆悉力捍禦聞乃陞鉉爲山東布政司使名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爲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燕王圍濟南久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乃議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闉（闉城上重門）王入則下鐵板擒計定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爲社稷憂然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元元善也）之意或謂欲加誅戮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燕王大喜下令退軍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陴城上女牆）者皆登城伏堵開燕

鐵板傷馬首

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

盛庸等北伐

盛庸等東昌之捷

王比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挽橋橋則堅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者罵燕王大怒乃以砲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亟出不意募壯士突擊燕兵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於是撤圍還北平鉉及盛庸等兵乘勢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上聞擢鉉爲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事封盛庸爲歷城侯○【綱】九月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師北伐○【紀】於是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廣昌縣真定府）都督徐凱等屯滄州（滄州河間府）○【綱】冬十月燕王棣帥兵襲滄州城陷徐凱等被執械至北平○【綱】十二月大將軍盛庸麥軍鐵鉉等及燕王棣戰于東昌大敗之殺燕將張玉燕軍奔還○

明鑑　卷之三　明建文　十三

【紀】燕王率兵至汶上（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掠濟寧（今兗州府濟寧州）盛庸鐵鉉躡其後營於東昌（今山東東昌府）乙卯燕兵向東昌庸與鉉等背（去聲）城而陳具列火器毒弩以待燕軍至鼓譟前薄（迫也）。庸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燕王以精騎衝左掖入中堅庸軍圍燕王數重朱能率番騎衝入奮力死戰翼燕王出張玉不知王已出突入陣救之沒於陣庸軍乘勝搏斬萬餘人燕兵大敗遂北奔庸趣（促）兵追之復鑿殺者無算是役也燕王數（朔）殆甚諸將奉帝詔（詔使朕有殺叔父名之詔也）莫敢加刃至是奔北燕王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迫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而去燕王聞張玉敗沒乃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還與諸將論失及東昌事曰自失

復齊泰黃子澄官

師行費兩日

盛庸夾河之敗

長稍破盾

張玉吾至今寢食不安遂涕下不已

【綱】辛巳三年春正月詔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領軍國事○【紀】東昌捷至詔褒賞將士召泰子澄還前仍領軍事享太廟告東昌之捷○【綱】二月燕王棣帥師東下○【紀】初燕王將出僧道衍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道衍曰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至是燕王因激勸將吏召募勇敢以圖進取乙未帥師南出已而師至保定（今直隸保定府）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見上）吳傑平安出真定（見上）燕王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言定州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聚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爲犄角（掎見上角注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言晉以禦上戎牽其足以角也）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

明鑑　卷之三　明建文　十四

可決也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界其中敵必出迎戰取其一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軍介兩敵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薄迫也）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況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綱】三月盛庸及燕兵戰于夾河敗績庸走還德州○【紀】燕王師次滹沱河（見上）盛庸軍夾河爲營燕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辛巳庸軍及燕兵遇於夾河燕王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庸軍據盾（見上卷）自蔽矢刃不能入燕軍預作長稍（稍小稍）。約六七尺橫貫鐵釘於端釘末有逆鉤令勇士直前擲之直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牽連乘隙急攻之庸軍棄盾走燕兵蹤躡而入南軍奔潰會王午復戰相持不決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漲）天沙礫（小石）。擊面兩軍咫

日咫尺不見人北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兵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庸走德州燕王斂罷還營壘士萬而諸將不能識鬪語讙始還進見○編詔竄逐齊泰黃子澄於外籍其家以謝燕(有司希旨行徙爲文具皆使出身燕兵也)○編閏月吳傑等及燕兵戰于藁城敗績○紀傑平安自真定引軍出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燕王聞之趣兵渡河循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於藁城(今真定府藁城縣)會日暮明日傑等列方陣於西南以待燕王親[illegible]循滹沱河繞出陣後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等師大潰燕王麾兵四向蹙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傑安走入城燕兵自白溝至藁城三捷皆有風助之○編夏四月燕王棣上書請召還吳傑等師帝遣使齎書報之○紀

吳傑藁城敗績

三捷皆有風助

燕王兵次於大名(今直隸大名府)聞齊泰黃子澄皆竄逐乃上書稱臣燕王棣大略言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始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恐其言悉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帝爲所惑所獻書上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對曰諸軍大集燕兵久羈[illegible]大名暑雨爲沴[illegible]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illegible]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橋[illegible]搗北平彼[illegible]歸救我以大軍[illegible]其後必成擒矣今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illegible]可失也帝曰善命孝孺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爲藩輔

遣大理少卿薛嵒[illegible]齎往燕嵒齎詔至燕王讀之怒問嵒臨行上何言嵒曰上言殿下旦釋甲朝孝陵(太祖陵也)暮即旋師燕王曰嘻是不可給○[illegible]也三尺兒嵒惶恐不能對諸將請殺嵒燕王曰嵒天子命使毋妄言嵒戰慄流汗被體留數日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爲厚臣一旦爲權奸讒構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爲救死計耳幸蒙詔罷兵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存心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權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單騎歸闕下惟陛下命之嵒歸至京方孝孺私詰問燕事嵒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謀未見可勝也帝默然嵒入見帝亦備述前意帝語孝孺曰誠如嵒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惡

薛嵒使燕

嵒不可給三尺兒薛嵒辱命

燕王語直而意誠

之曰此爲燕遊說也○紀五月燕王棣遣都指揮李遠焚南軍積聚○紀燕師駐大名吳傑平安發兵斷[illegible]北平餉道燕王遣指揮武勝復奏書於朝大略言朝廷許罷兵而盛庸等[illegible]北絕糧餉與詔旨背馳帝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邪即兵一罷散不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計捷書當不遠願陛下毋惑甘言上然之繫勝下錦衣獄燕王聞之怒曰俟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今江南徐州)沛(今徐州沛縣)以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嚴師待之以逸待勞可必勝諸將皆曰善乃遣李遠等師輕騎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揷柳枝於

李遠焚積聚

柳枝插背

遣張安遺高熾書

高熾得孝
不敢封

梅殷守淮安

梅殷忠義

背為識。至遂等至濟寧 見上 殺亭盡焚糧輿以來積 志 聚斥廟。薛祿合
兵攻濟州 今濟寧州 破其城。遂掠沙河沛縣。南軍不之覺。糧船數萬艘。糧數
百萬。悉為所焚。軍資器械俱為煨燼。 河水盡熱。漕運軍士散走。京
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綱〕秋七月。遣張安遺 去聲 燕世子高熾書。○〔紀〕
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平邸中。知高煦高燧朋比於燕世子。中官
黃儼素奸險。方曲事高燧。高燧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時時
傾世子。而是時河北 治直隸大名府 師老無功。德州餉道絕。孝孺乃言於上曰。
兵家貴間 諜 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
我餉道通。事乃可濟。上善之。立命孝孺草書。遣錦衣衞千戶張安如燕
遺世子。令歸朝廷。許以王燕。世子得書。不啟封。遣人并安等送軍前。中
官黃儼者。比書至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問
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燕王
啟視。遂曰。嗟乎。幾殺吾子。乃囚安等。○〔綱〕冬十月。燕王棣還北平。○〔綱〕
十一月。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今江南淮安府 ○〔紀〕殷尚太祖女寧國公
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臨崩。帝與殷侍側。受顧命。 顧命周書篇名。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顧命者臨死回顧而發命也。 太祖謂帝曰。燕王不可忽。顧語殷曰。汝
老成忠信。可託幼主。出誓書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為朕伐之。言
訖崩。至是燕兵漸逼。諸將多畏懦觀望。乃以殷為淮南兵民合軍士。號四
十萬。命殷鎮之。駐淮上以阨燕師。既而燕王遣殷書。以進香金陵為辭。
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為孝。不遵者不孝。割使者耳鼻。口授數語。

鄭華死節

顏伯瑋等死節

平安敗河之戰

擒火耳灰者

陳恕死節

何福等靈璧之敗

詞甚峻。燕王怒。決計趨金陵。○〔綱〕十二月。燕師發北平。
〔綱〕壬午四年。 六月帝出亡。燕王篡位。 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往援山東。
○〔綱〕燕兵陷東阿。 今山東兖州府東阿縣 吏目鄭華死之。○〔綱〕燕兵入沛縣。知縣
顏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綱〕二月。燕王棣帥師南下。○
〔綱〕平安及燕兵戰于淝河。戰不利。退屯宿州。○〔紀〕燕將金銘護北軍渡
河。期與燕王會於宿州。 屬江南鳳陽府 平安率馬步兵四萬躡燕軍。燕王親率
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 淝河源出宿州龍山。東流入淮 設伏兵。南軍追至。伏發。南軍
還走。燕王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燕王以數十騎當之。平安裨
將 偏將也 火耳灰者。故燕藩騎指揮。素驍勇。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
下。持矟 矟亦矛。丈八者曰矟 直犯燕王。相距十步許。燕王令胡騎指揮童信射
其馬蹶。遂獲火耳灰者。其部曲 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哈三帖木兒
亦勇。見火耳灰者被獲。持矟突陣。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燕王
率兵追之。南軍大敗。驍將林帖木兒等被執。平安退屯宿州。是日釋火
耳灰者。令入宿衞。諸將以為言。不聽。○〔綱〕燕兵陷蕭縣。 屬江南徐州 知縣陳
恕死之。○〔綱〕夏四月。總兵何福都督平安等師屯靈璧。燕兵攻破之。福
遁走。安被執。送詣北平。○〔紀〕平安營於小河。燕兵據河北。燕王令陳文
扼要處為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總兵何福列
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 沿 河而東。燕王帥騎兵戰福。麾步兵而前。守所
守橋。福帥後軍來援。奮擊破之。遂斬陳文於陣。平安轉戰遇燕王於北
坂。王急幾為安槊 矛屬 所及。馬蹶不得前。燕番騎指揮王騏躍馬入陣。

援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倍後遂用軍至大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是時南軍屢捷燕諸將多敗沒燕王不解甲者數日南軍相慶時廷臣有言燕且北去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還何福軍聲遂孤燕遣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游兵掠其樵採福乃下令移營靈壁今江南鳳陽府靈璧縣就糧將南軍運糧五萬餘艘馬步六萬護之燕王遣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林間俟師遇戰福出壁與安合擊高煦師衆自林間突出燕王還兵從後擊之大敗盡喪其糧餉福等入營壁守是夜福下令翌明日聞炮三聲俱出就糧於淮河庚辰燕軍攻靈壁營燕王師諸將先登軍士爭前而上燕兵三震砲福軍誤為已砲爭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燕兵急攻之遂破其營福遁走安等被執參贊軍務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死之

陳彭死節

軍安被停見燕王王曰淝河之戰公馬不蹶何以遇我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王大怒曰高皇帝好善此士釋之遣還北平自是南軍益衰矣○紀五月燕兵至泗州[illegible]守將周景初降燕○紀燕王謁祖陵泣曰橫罹[illegible]○權奸我不免矣幸賴祖宗得今日拜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之○綱燕兵渡淮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紀燕師至淮盛庸陳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營南岸燕王令[illegible]舟[illegible]編筏揚旗鼓噪若將渡者潛遣丘福朱能狗見等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渡出庸後漸近營舉砲南軍驚走庸股栗不能上馬遂[illegible]去燕兵盡得其戰艦渡淮駐南岸樊士信死之

樊士信死節

○綱燕兵陷盱眙今鳳陽府屬縣天長今鳳陽府天長縣進至揚州今江南揚州府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綱燕兵至高郵今揚州府高郵州遂陷儀真今揚州府儀真縣○綱詔天下勤王○紀儀真既陷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燕王駐師江北朝廷大臣多為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帝下詔罪己遣使四出徵勤王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illegible]北兵不閑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帝從之乃以呂太后命遣慶成郡主如燕師議和以割地分南北為請郡主燕王從姊也燕王見郡主哭郡主亦哭燕王問周齊二王周王橚齊王榑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得復齊王仍拘囚燕王益悲不自勝[illegible]郡主徐申割地議燕王曰凡所以來為奸臣耳皇考所分[illegible]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地但得奸臣之後謁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北平願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盡奸臣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歸報燕王遣之出曰為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為奸臣所惑更為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帝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綱寧波知府王璡[illegible]永清典史周縉募兵勤王○綱六月燕兵渡江盛庸整衆禦之師潰[illegible]庸單騎遁○紀燕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會高煦引北騎至燕王大喜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煦殊死戰燕王師精騎直衝庸陣庸軍小卻帝遣都督僉事陳

崇剛王彬死節

方孝孺設計緩燕師

陳瑄迎燕王

瑄,官帥舟師任援,瑄乃降燕。乙卯,瑄具舟至江上,求迎燕王,王乃誓師渡江。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燕王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潰,追奔數十里。庸單騎走,餘將士皆降燕。○(綱)燕兵進屯金川門,谷王橞(惠)與李景隆開門降。○(目)燕諸將請徑薄(迫也)京城,燕王曰:鎮江(今江南鎮江府)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爲。其守將童俊遂率衆降。帝聞江上海舟盡降,鎮江皆降,甚憂懼,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卽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保)陛下事者,此賊也。不聽。孝孺請命諸王分守城門,乃命谷王橞、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尚

明鑑 卷之三 明建文 三三

書茹瑺、都督王佐往龍潭(鎮名,在江寧府句容縣),仍以割地請和爲辭,觀虛實以待援兵。景隆、瑺至龍潭,見燕王,伏地叩頭而已。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爲。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奸臣計也。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奸臣至,吾卽解甲謝罪闕下,謁孝陵,歸來北平,永藩臣節。景隆、瑺還報命,帝令景隆再如燕師,言罪人已竄逐,俟執至以獻,且令諸王與偕。既至,燕王見諸王相勞(去聲)苦,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僞?諸王曰:大兄洞見矣。燕王曰:吾來,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遂宴諸王,遣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荊南湘州,今長沙府)。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援,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爲後舉。齊泰奔廣德州(屬江南)

建文遜國

太祖遺篋

黃子澄奔蘇州。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長吁不已。癸亥,燕王整兵而進,屯金川門,時谷王橞與李景隆守金川門,燕兵至,遂開門降。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綱)大內火,帝遜國去。○(目)時朝廷文武俱迎降燕。帝聞金川門失守,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鉞音越。曲禮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假與遐同,猶曰遐遠云),時有遺篋(去),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舁(音余,共舉也)至,一紅篋,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音佳沙)、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音博,迫也)暮會於神樂觀(貫)之西房。帝曰:數

明鑑 卷之三 明建文 三四

也。程濟卽爲帝祝髮(斷髮曰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各從其便。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見上)岸,爲神樂觀道士王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疇昔(疇音酬,昔之夜也,猶言前昔之夜)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既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廖平、金焦、趙天泰、陳京、王良、蔡運、梁田玉、葉希賢、程濟、梁良玉、梁中節、宋和、郭節、馮漼、牛景先、王資、楊應能、劉仲、鄭洽、王之臣、周恕、史彬)。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給運衣食者六人,餘俱遙爲應援。黎明(見上)取道溧陽(今江寧府溧陽縣)去。○(綱)

建文從亡二十二人

燕王卽位

燕王立爲皇帝。○(紀)諸王及文武臣詣燕王勸進(勸勉進上帝位也),燕王固辭。

手搽舌血大書成王安在四字

封靖難功臣

建文帝往滇

斷煜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上益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綱九月。大封靖難功臣。目上臨洪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成陽侯鄭亨武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襄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玉子輔信安伯譚淵子忠新寧伯房寬思恩伯劉才廣恩伯以李景隆茹瑺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功增景隆祿一千石封瑺忠誠伯佐順昌伯瑄平江伯駙馬都尉王寧封永春侯餘將士論功有差。○綱以蹇義為吏部尚書。命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直文淵閣。○綱徙封谷王橞於長沙。今湖廣長沙府○綱以黃福為工部尚書。○綱冬十月。寧王權來朝。徙封南昌。見上○綱十一月。立妃徐氏為皇后。中山王徐達之女也○綱建文帝往滇。滇○目初帝附舟至京口。今江南鎮江府過六合。今江南江寧府六合縣陸行至襄陽。今湖廣襄陽府至是往滇。今雲南雲南府

明鑑易知錄卷之三終

明鑑會纂卷之四

上虞朱國標聖懷纂輯

○明紀

太宗文皇帝 名棣，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舉兵陷京，逐建文，自立爲帝，徙都北京，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五歲。

建文帝至雲南永嘉寺

【綱】癸未，太宗文皇帝永樂元年，春正月，建文帝至雲南永嘉寺。復代王桂、岷王楩封爵。○【綱】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綱】設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爲順天府。○【綱】命皇子高煦率兵備開平。見一卷。○【綱】冬十月，賜貴州總兵官鎮遠侯顧成銀幣。○【紀】上謂侍臣曰：朕今休息天下，惟冀時和年豐，百姓安樂，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欲自我擾之，以罹兵敝生民。成言今日惟安養中國，慎固邊方，甚合朕意，以是特嘉獎之。○【綱】十一月，封李芳遠爲朝鮮國王。

【綱】甲申，二年，春正月，召皇長子及高煦還京。○【綱】夏四月，立皇長子高熾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紀】初，上議建儲，武臣皆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爲不可。上密諮解縉，縉言立嫡以長，復問黃淮，亦以長嫡承統萬世正法，上意遂決。○【綱】擢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師。○【紀】姚復姓，名姚廣孝。上稱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嘗賜二宮人，亦不近。嘗命廣孝賑蘇湖，往見其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姊堅不出，家人勸之，

見廣孝姊

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進下拜，姊曰：我安用爾許多拜，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遂還戶內，不復見。○【綱】六月，詔杖饒州儒士朱友季，焚其所著書。○【紀】饒州鄱陽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周子。洛二程子。關張子。閩朱子。之說。上覽之曰：此儒者之賊也。遣行人押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諸生耆老杖之，悉焚其書。○【綱】冬十月，山西蒲州屬平陽府，今爲蒲州府。河津縣屬蒲州。黃河清。○【綱】直文淵閣解縉等承制纂錄韻書成，賜名文獻大典。○【綱】十二月，李景隆伏誅。○【紀】景隆僭踰不法，諸司連章劾奏其罪，上初宥景隆死，惟沒其田莊，令杜門省愆，因奸人造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乃執景隆下獄。景隆見上大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邪。景隆遂死於獄。

杖儒者之書 黃河清 文獻大典

選新進士入文淵閣

【綱】乙酉，三年，春正月，詔選新進士就文淵閣進學。○【紀】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入文淵閣進學，於是選修撰曾棨老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人羨其榮。○【綱】冬十月，以鄭賜爲禮部尚書，呂震爲兵部尚書。

建文帝至重慶善慶里

【綱】丙戌，四年，春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綱】帝詣太學謁孔子。○【紀】上親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鞾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乃服皮弁弁，冠也，以白鹿皮爲之。行四拜禮。○【綱】建文帝至重慶今四川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綱】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五月，結茅

建文帝結茅白龍山

白龍山。○【綱】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等帥師討安南。○【紀】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竄易姓名上表詐稱陳氏絕嗣求權署國事上從之踰年故安南王孫陳天平走至京師愬實上遣人責之季犛卑辭表請迎歸上遣命廣西都督黃中等以兵送天平還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事聞上大怒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獨敢譎伏奸謀肆逆如此朕雖包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乃命朱能張輔等帥兵分道進討。○【綱】詔建北京宮殿。○【綱】冬十月朱能有疾卒於龍州（州名屬廣西）張輔入安南。

宣宗

【綱】丁亥五年春正月出學士解縉爲廣西布政（漢王高煦惡之也尋徙交阯）。○【綱】夏四月命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紀】時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

翰林院待詔鄒緝宋禮等侍讀讀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不置僚屬。○【綱】五月安南平。○【紀】張輔等至安南黎季犛遁輔軍追敗之生擒季犛及其子蒼餘衆悉降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戶三百十二萬。○【綱】秋七月皇后徐氏崩。○【紀】后疾甚上問有何言對曰天下雖

徐后賢德

定然生民未大休息惟陛下矜念之妾不能報陛下恩願無驕畜外家后崩上哭之慟后恭勤婦道高后深愛重高后崩哀毀動左右蔬食三年正位中宮恪循敬謹命婦入見后諭之曰事夫之事夫豈止衣服飲食

徐后諭命婦

必有德行之助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朝夕侍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爲言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皇上所與共圖治理者公卿大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崩年四十六太子漢王趙王皆后出。○【綱】九月張輔等檻（檻車也）送黎季犛等至京師帝御承天門受俘。

【綱】戊子六年春三月張輔等振旅還京師。

建文帝自白龍庵去

○【綱】夏六月建文帝自白龍庵去。○【目】程濟出山募食。○【綱】秋七月論平安南功封元功張輔等七人爲公侯伯餘皆陞賞有差。

【綱】己丑七年春二月帝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綱】三月帝至北京。○【綱】敕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巡視南畿。○【紀】謙等奏穎州（屬江南鳳陽府）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覲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啟救

汲黯何如人

遲。○卿等尚從容啟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漢武帝時汲黯奉使過河南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黯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卽發廩賑之勿緩。○【綱】夏五月建文帝還滇。

建文帝還滇

○【紀】先是上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和數往來雲貴間蹤跡建文帝帝東行至善慶里是月復還滇（見上卷）

建文帝復至白龍庵

【綱】庚寅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白龍庵。○【紀】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建文帝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

嚴震死節

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復結庵於白龍山尋復舍白龍庵他去。○【綱】冬十月帝還南京。

開濬會通河

【綱】辛卯九年春二月開濬會通河（在山東兗州府）。○【目】夏四月建文帝至鶴慶山。○【紀】先是有司毀白龍庵是月建文帝至浪穹（今雲南大理府浪穹縣）鶴慶山其地頗佳因募建一庵名大喜。○【綱】六月遣交阯（今安南國）參政

設貞女

三

頒二書於學校

立東廠

建文帝入蜀

果生女遂訂盟既而緒遂譴死果家徙遼廣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面頰且言曰薄命之婚卑上主之父而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遼數年解氏嘗以歸女奉詔歸解氏○〔編〕以吏科給事中陳智爲順天府尹

〔編〕己亥十七年冬十二月頒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於天下學校○〔紀〕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爲善陰隲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親爲之序

〔編〕庚子十八年秋八月立東廠（於京師）上○〔紀〕命內官一人主之刺（探也）察○偵大小事情以聞之○〔紀〕九月北京宮殿成○〔編〕冬十月建文帝入蜀（程濟從遊諸勝）○〔編〕十一月皇太子赴北京○〔紀〕太子過鄒縣（鄒縣屬山東兗州府）會歲荒民

飢乃下馬入民舍見男女衣皆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會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讓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請賜今年秋糧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邪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太子曰且與六斗汝無憚擅發吾見上當自奏也太子至師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編〕辛丑十九年春正月帝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大赦　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求直言○〔編〕秋七月建文帝入粵（遊海南諸勝十一月還大理）

〔紀〕冬十月阿魯台入寇○〔紀〕上議北征大臣皆言糧儲未足且頻年

親征阿魯台

三

阿魯台自稱可汗

建文帝入楚

出師無功宜休養兵民上不悅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

〔編〕壬寅二十年春三月帝親征阿魯台○〔紀〕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遂決意親征駕至雞鳴山阿魯台聞之夜遁○〔編〕秋七月帝至西涼亭下令班師○〔紀〕駕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地也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林蓊然謂守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意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遂班師○〔編〕九月車駕還京師○

〔編〕冬閏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illegible]言天子）

〔編〕癸卯二十一年春二月蜀王椿薨謚曰獻○〔紀〕王天性孝友循禮執法好學不倦奔接士大夫講道問業諸王中最稱賢○〔編〕建文帝入楚

（程濟從六月遊漢七月還大理也）○〔編〕夏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紀〕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太子每裁抑宦官黃儼江保先見疏斥儼等素厚趙王流言傳播謂上屬意趙王孟賢遂起邪心與羽林衛指揮彭旭等結連貴近謀進毒於上俟晏駕（[illegible]詐爲[illegible]臣子之心[illegible]出也）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執大臣偽撰遺詔廢皇太子而立趙王布置已定中護衛總旗王瑜知之詣闕上變告急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之御右順門親鞫之（[illegible]）○出之名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詣上覽所撰偽詔震怒顧趙王曰爾爲之邪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自下人所爲耳遂止按誅賢等○〔編〕秋七月帝復親征阿魯台○〔紀〕上聞阿魯台將犯邊復親征次於宣府○〔編〕冬

皇太子爲趙王營解

復親征阿魯台

大舉議北征

十月。帝至上莊堡。擒耙王子也先土千率衆來降。○【綱】初上次沙城。阿失帖木兒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聞天兵復出。棄走遠遁。不復有南寇矛。是也先土千來降。上喜謂諸將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遂班師。○【綱】十一月。帝還京師

【綱】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阿魯台寇大同。○【紀】大同（今山西大同府）守將奏阿魯台侵塞。遂大舉議北征。○【綱】夏四月。詔命皇太子監國。帝發京師。○【紀】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五月。師次隰寧。諜報阿魯台遠遁。上謂榮幼孜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寇乎。榮幼孜言宜承天意。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上曰。此朕志也。○

【綱】六月。帝下詔班師。○【紀】師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荒塵野草。阿魯台遁走已久。前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殊無所遇。以糧盡還。英國公張輔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乃詔旋師。○

【綱】秋七月。帝崩于榆木川。○【紀】師次蒼麗。上不豫。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病革也）。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辛卯。上崩。○【綱】八月。梓宮至京師。○【紀】楊榮等奏大行皇帝（梓宮）至京師。皇太子遣皇太孫赴開平上迎梓宮。（天子棺以梓木爲之。曰梓宮）壬子至京師。○【綱】出夏原吉吳中黃淮楊溥金問於獄。○【綱】太子高熾即位。大赦。（復夏原吉吳中官）○【綱】晉公孤官。○【紀】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皇祖之制。皇考聖明。天縱可不設此官。予應事未廣。不無望

出夏元吉等於獄

晉公孤官

解縉論評人品

於師傅卿等勉之。遂加義少保。○【綱】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亮爲中書舍人。○【紀】初文皇嘗手書廷臣等十人授縉曰。汝可疏其人品。縉曰。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戇愚也）○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駔儈。牙儈。合兩家買賣曰駔）之心。奏上。文皇以示仁宗曰。至剛朕已洞灼。餘徐驗之。至是上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乃赦其家屬。官其子禎亮。○【綱】九月。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紀】賜義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賜蹇義等銀圖書

諭之曰。卿等皆先帝舊臣。又事朕於東宮。今朕嗣位之初。頗賴卿等協心贊輔。凡政有闕失。羣臣及卿等言之。而朕未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綱】冬十一月。建文帝下江南。○【綱】立妃張氏爲皇后。（彭城伯張麒之女也）○【綱】立皇太孫瞻基爲皇太子。○【綱】封子瞻埈爲鄭王。瞻墉爲越王。瞻垠爲蘄王。瞻墡爲襄王。瞻堈爲荊王。瞻墺爲淮王。瞻塏爲滕王。瞻垍爲梁王。瞻埏爲衛王。○【綱】十一月。赦奸黨族屬謫戍遠方者。給還田產。○【紀】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因下御札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及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者。依前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綱】追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紀】初上監

建文帝下江南

方孝孺輩皆忠臣

楊士奇諫追理仲成 建弘文閣 權謹孝行 趙王之國 遣瞻圻守鳳陽皇陵 詔免山東淮徐稅糧

國時，仲成以言事忤旨，謫廣東按察副使，至是命都察院追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得罪者多，[illegible]部[illegible]皆有之，今追理仲成，[illegible]書不信。況宗帝為太子時，嘗[illegible]不至，[illegible]依進用，縮前史[illegible]。○上覽疏嘉納，有旨罷治仲成，而[illegible]還[illegible]。【綱】十二月，葬長陵。

仁宗昭皇帝（名高熾，成祖長子，在位一年，壽四十八，葬獻陵）

【綱】乙巳仁宗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進大學士黃淮為少保兼戶部尚書，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綱】建弘文閣。○【紀】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翰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徵蘇州儒士陳繼為翰林院五經博士，[illegible]為禮科給事中，皆直弘文閣。上親[illegible]用授溥曰：朕用卿等，非止助益學問，亦欲

明鑑　卷之四　明仁宗

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用此印封識以聞。○【綱】三月，徵權謹為學士。○【紀】上聞前光祿寺署丞權謹孝行，曰：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驛召至，以為文華殿大學士。○【綱】趙王高燧之國彰德。（見上）○【綱】遣漢王高煦子瞻圻守鳳陽皇陵。○【紀】初，瞻圻恨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及文皇北征晏駕，漢王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亦日遣數十人入京師，伺何常有變。上知之，顧益厚遇。至是高煦[illegible]瞻圻[illegible]（見上）。[illegible]勅中事，且曰：廷議且夕發兵[illegible]，上有[illegible]，父子兄弟間[illegible]至此乎。稚子不足誅，發鳳陽守皇陵。○【綱】夏四月，詔免山東淮徐稅糧之半。○【紀】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如，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

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 恤民寧過厚 賜蹇義楊士奇印 建文帝還鶴慶山 漢王獻元宵燈

有司徵稅方急。上遂召楊士奇等令草詔免之。士奇請[illegible]此事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論。乃令士奇[illegible]，即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卿今可語戶工二部，朕已悉免之矣。左右言地方[illegible]亦必盡免，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乃與民寸寸計較邪。○【綱】命皇太子謁祭孝陵，就留守南京。○【綱】賜楊士奇等二敕二印，賜蹇義、楊士奇。○【紀】上明於星象，忽從見星變，召士奇等諭以天命盡矣，乃歎息而起。決曰早朝，召蹇義、士奇諭曰：朕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敕二印，一賜義，文曰忠貞，一

明鑑　卷之四　明仁宗

賜士奇，曰貞一[illegible]，皆拜受而退。○【綱】五月，帝崩。○【紀】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敕，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於南京。翼日，上疾大漸，遂詔傳位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皇太子未至，蹇義等鎮護二王監國。○【綱】建文帝自閩粵還居鶴慶山。（見上）○【紀】建文帝自[illegible]遂山中[illegible]從，聞仁宗崩，帝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往來亦少如意也。○【綱】六月，太子瞻基即位。○【紀】太子至自南京，遂即位。○【綱】秋七月，尊皇后曰皇太后。○【綱】立[illegible]胡氏為皇后（[illegible]女也）。○【綱】九月，葬獻陵。

宣宗章皇帝（名瞻基，仁宗長子，在位十年，壽三十八，葬景陵）

【綱】丙午宣宗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紀】有言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覘瑕（[illegible]反），[illegible]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上

皇宗論耕籍田

高煦之叛

楊夏勸親征

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復齎敕撫諭。○綱二月親耕耤田。見一俊注。
○目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耤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所貴有
實心耳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
不待親耕矣誠能務稼穡賦質農重穀則人咸樂業不待勸率矣不然三
推五推何益於事○綱夏四月呂震卒。以胡濙為禮部尚書○綱
五月以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禮部左侍郎
張瑛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預機務○綱秋八月漢王高煦反
帝自將討擒之○目初高煦既之國樂安上見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
崩上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甚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遂反遣枚青潛
來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縶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

反齊南今山東濟南府為應乃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
戶盛堅右軍知州朱烜後軍諸子瞻垐瞻域瞻坦瞻墺亦各監
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
哨遊騎也部署已定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微道也詣京
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
斥言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為奸佞並索誅之上歎曰高煦果反議遣將
討高煦楊榮力言不可曰陛下獨不見李景隆事乎建文遣李景隆討燕上默然
顧原吉原吉曰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勞而平之所謂先聲有
奪人之心也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
輔對曰高煦驕而寡謀外誇中怯今所擁非有能戰者

諭高煦書

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
懷二心行決矣乙丑敕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今江南淮安府勿令賊南走令
指揮芮勛守居庸關見上勿令北入胡戊辰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
昶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廣寧伯劉瑞汴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輔鄭
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恭議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
張本顧佐扈從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督軍餉陽武侯薛祿為先
鋒辛未車駕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給榜
令還樂安諭衆上賜書諭高煦曰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
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為而反邪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
漢高帝過趙王張敖相貫高謀弒高帝敖坐廢淮南受誅成於伍被漢武帝時淮南王安謀反名中郎伍被與謀反

事被自詣吏告安自殺自古小人事奉國幸因之以自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
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安今六師壓境王能悔禍即擒獻倡謀者
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加初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
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一戰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為奇貨執以
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為福一反掌間
耳其審圖之辛巳車駕至樂安詔將諸軍攻城上不許復敕諭高煦不
報又以敕繫矢射石城中諭黨逆者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獻
高煦者高煦狼狽狼前足短附狽而行故人失據謂之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
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
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盡焚之壬午高煦將出王斌等固止之曰寧

楊士奇易說

楊士奇薦顧佐

建文帝遜漢中

當議廢母。上問蹇原吉云何。二人依違兆別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爲貶。何謂無議。既退明日。上復召問士奇。榮士奇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亦甚悔。願陛下慎之。上不懌而罷。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左右曰將何處置爲當。士奇因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中宮今病踰月。貴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頷以應也。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爾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堅不受。太后亦尚未聽。辭然中宮辭甚力。士奇曰。若此。則願陛下

待兩宮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議遂定。廢皇后退居別宮。冊立孫氏爲皇后。○編夏六月。出左都御史劉觀。以通政使顧佐爲左都御史。○紀上罷朝。諭朝臣貪濁。奈何。楊士奇對曰。貪風始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如。對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數以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即顧榮問今貪者誰。榮對曰。莫甚於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曰。誰可代觀者。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爲京尹。能禁防下吏。政弊一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是。乃命觀巡閱河道。而以佐代之。尋下觀獄。○編冬十月。建文帝遜漢中。今陝西漢中府

建文帝至成都

騶虞勿受賀

夏原吉雅量第一

夏元吉有古大臣風

編己酉四年。春正月。建文帝至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再宿而去。是月帝還漢中六月至雲南眾山中。○編二月。江南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羣臣請表賀。不許。○紀隆獻騶虞。上見二云出滁州屬江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尚書胡濙等請上表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騶虞之祥。於德非稱。不許。○編冬十一月。千戶臧清棄市。○紀時有同告左都御史顧佐枉法者。上怒。召楊士奇。楊榮。諭曰。此必有冤。因敘其隱佐固命法司窮治之。得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裂尸也。清於市。

編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紀原吉天性

寬平。人無識與不識。皆稱爲君子長者。吕震嘗在上前短原吉。原吉某震爲子求官。上問原吉。原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原吉。原吉薦瑄才。總督漕運。嘗有從獵。汙所服織金賜衣。懼欲逃。原吉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盤所寶古硯。匿不敢見。原吉召吏論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風爲墨所汙。吏懼。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告不謹。汙。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卷。撫案歎息。筆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囚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敬慎如此。有古大臣之風焉。○編秋八月。況鍾爲

遊八月還。○綱冬十二月。有僧自陳僧寺祝延聖壽。詔斥之。○紀上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王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尚道教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歎也。

建文帝往粤西

王振用事

綱乙卯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九歲年。○紀上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翌日上崩。太子即位。遺詔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封弟祁鈺為郕王。○綱命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復入閣參預機務。○綱三月建文帝往粤西。○綱夏六月葬景陵。○綱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振矯制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督僉事。○紀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東宮。

明鑑　卷之四　明宣宗　壹

宦官專政自此始

五人先朝所簡

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為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紀廣者嘗以衛卒守居庸關見上。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遺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上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明鑑會纂卷之四終

上虞宗國棟聖序纂輯

○明紀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北狩景泰元年還居南宮景泰八年復位又在位八年崩壽三十八

始設提學

帝閱武將臺

綱 丙辰英宗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詔開經筵 ○ 綱 夏四月始設提學 南北兩京御史各一員各省副使或僉事一員專督學政不許兼理他務 ○ 綱 秋八月建文帝還滇 ○ 綱 冬十月帝閱武于將臺 ○ 目 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馳馬彎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撤上御前之觴者皆因往年至太監閱武紀廣聚壓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

土龍禱雨之謠

綱 丁巳二年春二月詔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 綱 夏六月京師旱 ○ 目 時御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呼躁不知所起 後有聞說者謂雨帝者與帝同音城隍者郕王也再來者復辟也還我土地者還土地復存也悉如謠 ○ 目 秋九月召溫州府 浙江 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建文帝復往廣西

綱 戊午三年秋七月建文帝復往廣西

楊士奇贈況鍾詩

綱 己未四年春三月加蘇州府知府況鍾秩正三品仍知府事 ○ 目 鍾考滿當代軍民詣闕留者數萬人詣陛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 宋趙抃諡清獻仁宗朝知成都府以一琴一鶴自隨 七邑重逢張益州 宋張詠太宗朝

建文帝被執赴京師

知徐州思成而用同民吳... ○ 綱 庚申五年春三月建文帝同寓僧詣思恩知州岑瑛自稱建文帝被執赴京師 ○ 目 建文帝好文章能爲詩 ... 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 思恩府今屬廣西 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駭聞之藩司因繫僧并及建文帝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之 ○ 目 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 並直內閣 預機務 ○ 目 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 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楊榮曰先生安得爲此言吾輩老無能效力當以人事君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

四人竟是我輩人

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 ○ 綱 秋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卒 諡文敏人稱東楊 ○ 綱 九月僧及建文帝至京師 ○ 目 命御史廷訊之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 乃 ... 其僧楊應祥鈞州 今河南開封府禹州 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錦衣獄建文帝自其實御史密以聞閹吳亮老矣嘗事建文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邪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鵝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餂之乃云非是邪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足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歎曰今日方

吳亮忠義

程濟方終臣職

王佑無鬚

薛瑄不肯屈王振

作三殿成

我獨不可一坐

吳中妻

終臣職矣往雲南焚灰散其徒建文帝既入宮宮中人□呼爲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綱〕辛酉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詔以工部郎中王佑爲工部右侍郎○〔目〕振既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鬚者鄙之○〔綱〕秋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爲大理寺左少卿○〔紀〕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召瑄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楊士奇□爲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己意賢至朝房與瑄言瑄曰厚德李賢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

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銜瑄之○〔綱〕冬十月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成○〔紀〕三殿宮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與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何以聞上爲蹙然乃命東華開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門外百官皆望風拜振悅○〔綱〕十一月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人著有思庵集并祭全晉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等書

〔綱〕壬戌七年夏六月少保工部尚書吳中卒諡榮襄○〔紀〕中以國子生累官至尚書性貪鄙其妻甚嚴正一日延請其妻呼子宜之間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耳歎曰翰林先生果不

王振殺劉球

劉球首頸屹立不動

薛瑄在獄讀易

王振老僕

虛妄吳中一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間之羅慈惠○根也強笑容而已○〔綱〕以禮部侍郎王直爲吏部尚書○〔綱〕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紀〕初宣宗崩上沖年踐祚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士奇榮溥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既崩振益無所憚矣○

〔綱〕十二月太監王振矯詔以徐晞爲兵部尚書

〔綱〕癸亥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下侍講劉球獄殺之○〔紀〕球素爲王振所憾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不爲禮德清銜之至是球應詔上言十事德清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講疏之三□□□□□□蓋詆公也振怒欲置之死

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而球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乃建璘及球俱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獨攜一校推獄門入球臥未起校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頸球頸流血被體屹然不立不動○〔綱〕下大理寺少卿薛瑄獄尋除名放歸田里○〔紀〕瑄素不爲王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姪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文諸寺□□之嫉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以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罪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如初瑄既論死子淳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戍邊贖父罪不許將決振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

也先大舉入寇　王振勸上親征　彭德清斥王振　井源等軍覆　土木之變

雨三日不絕移三里不敢詳奏黃河改往東流於海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震奉天殿上鴟吻二尺高始下詔赦天下。○【目】秋七月瓦剌也先大舉入寇帝下詔親征。○【綱】也先園犯邊其勢甚張侍講徐珵（珵）請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歸皆厚悉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不欲作中國婦邪乃行八月也先大舉入寇兵鋒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王振勸上親征從之。○【綱】車駕發京師命弟郕王祁鈺居守。○【目】親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舉）羣臣震駭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戶）從吏

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允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遂偕王振并官軍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 [illegible]）至宣府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師深入。○【綱】八月車駕至大同下詔班師。○【綱】師至大同王振又欲進兵北行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疏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傘本字）罩營雷雨大作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勢決不可行振始有還意明日班師。○【綱】車駕至土木大軍與瓦剌兵戰敗績帝被擄以去。○【綱】大同總兵郭登告曹鼐等車

駕入宜從紫荊關（在大同府廣昌縣）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屬大同府）人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還至狼山追騎且及庚申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進軍鷂兒嶺敵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源勃窮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illegible]）去懷來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illegible]）千餘兩未至留待之鄺埜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illegible]）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辛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也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壬戌敵遣使持書來以和（爲言）上遣召曹鼐草敕與和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

四里敵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敵奮長刀以砍大軍大呼解甲投戈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illegible]）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衆輔鄺埜王佐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初師既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敵將索衣甲不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擁出雷家站（[illegible]）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賽刊王聞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將何以爲計其中一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

樊忠誅王振

郭登高識

郭登謀奪駕

先爲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旁擁其酋曰去因力言宜
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壓死今大明皇帝鎗不中刀箭而
鬪那顏問我等無驚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賞雖天有怒推
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反天那顏宜遣使告中國迎還天子。
那顏不有爲世好男子名乎衆皆曰諾箸華言然也於是也先以上送
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報至京師皇太后遣使齎重寶文綺載以八騎
詣也先營中候之詔也也先益請還車駕不報○【綱】皇太后詔
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綱】籍王振家
族誅之○【紀】帝之北狩也護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棰捶死振曰
吾爲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至是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

馬順及王毛二侍二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鎰奏郕王令旨籍其家并振
從子山磔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城內外凡數處
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器百面珊瑚高六七尺
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算○【目】皇太后以于謙爲兵
部尚書○【綱】也先擁帝至大同尋復擁帝去○【紀】也先擁帝至大同城
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帝都督郭登閉門不納帝傳旨曰朕與登有姻
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
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
既獻復不應初也先索賂郭登已非給。我耳共謀以計伐其
謀劫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登前執

天寵

于謙見帝登言

也先挾上皇入寇

其弓刀因擁帝還命有謂者既許久寇覺遂拔而去也先擁帝道宣府
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尋自逆洪幾陷獄帝出紫荊過衛見莊九十海子。
歷蘇武廟李陵碑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帝若入也先營也先屢欲謀
害會夜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謀乃止且加禮焉袁彬侍左右頗知
書性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留北至是亦與彬同侍
又有衛士沙狐狸者亦隨上至漠北沙漠之北北方謂沙曰漠供薪水勞苦備至○【綱】
皇太后命郕王即帝位羣臣奉表勸進○【紀】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
太子幼沖郕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時議者以四方多故人心危疑
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勸進上表勸也王再辭讓皇
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綱】九月也先遣使來○【紀】使言欲送

帝還京師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匹賜也先○【綱】郕王即
皇帝位遙尊帝爲太上皇詔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綱】也先復
遣使致書○【紀】也先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上泣言曰寇賊不道
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宜急遣官分
投召募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等統領通州屬順天府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
寇令在官者悉詣關支准爲月糧之數庶幾兩得上嘉納之○【綱】以陳
循爲戶部尚書高穀爲工部尚書○【綱】出楊洪石亨于詔獄命洪仍守
宣府亨總京師兵馬○【紀】亨有威望方面鉅軀紫髯至臨初協守萬全
見上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以于謙言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以禦
○【綱】冬十月也先挾上皇擁可汗見上脫脫不花寇紫荊關京城戒嚴

于謙抗疏詆遷都

急散各處兵聚

于謙以忠義諭三軍

○【目】先是太監喜寧故韃靼也土木之敗降於也先嘗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嚮道至上皇入寇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上見朝對詢詢人無固志侍講徐珵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珵問計珵曰驗之星象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珵妄言當斬金英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迫陽思各處兵聚數萬計恐爲敵資急遣使散之矯從奏聞或請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齎寇糧耳獨不見宋李綱陀罔事乎（宋欽宗靖康元年金斡离不寇汴京李綱堅守卒解圍和議盡爲所撓）衆皆是之○

【綱】也先寇圍京師石亨等擊卻之也先北遁○【目】也先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於城外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於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阯舊將王通爲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謙率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驕衆莫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於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兒擐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敘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寇益四出剽掠○攻城益

石亨敗敵

加于謙少保

急旣而宣府楊洪援兵至寇聲大振時諸軍二十二萬列城下寇見大軍盛而戢不敢輕犯石亨出安定門與其從子彪持巨斧突入敵中所向披靡敵卻而西亨追擊城西復卻而南彪率精兵千人誘寇至彰義門寇見彪兵少遁之亨率衆乘之寇敗走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於是也先氣稍沮于謙使諜知上皇移營遠命石亨等夜舉火大砲擊其營死者萬人也先以上皇北遁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遁○【綱】十一月京師解嚴楊洪等班師還京封洪昌平侯石亨武淸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綱】伯顏帖木兒妻令侍女迎上皇駕謁値聖節也先上壽○【目】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伯顏帖木兒妻阿撻刺阿哈刺令侍女設帳

迎駕宰羊進杯進膳謁値聖節也先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哈銘袁彬常宿御寢傍天寒甚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夜夜半壓我胸我俟汝醒乃下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臥事銘頓首上皇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使哈銘致意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駕妻曰我婦人何能爲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銘時時設喩慰上皇勿憂或成疾○【綱】十二月尊皇太后孫氏曰上聖皇太后生母吳氏曰皇太后立妃汪氏爲皇后

（景皇帝名祁鈺宣宗第二子初封郕王英宗北狩奉皇太后命即帝位在位七年而崩）

【綱】庚午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書至請大臣來迎○【目】上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致備御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譯

皇意也先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皆還報遣大臣來賓等遂辭歸
○綱脫脫不花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請和詔遣右都御史楊善等
報之○目李實未至京會脫脫不花亦遣皮兒馬黑麻來請和右都御
史楊善慨然請行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乃遣善榮等同皮兒馬黑麻
往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卽散貲所無可情乃集事也實既還
朝具述也先請及上皇起居狀疏請遣使奉迎文武大臣王疏懇請遣
使皆不許上問實也先誠和之意虛實對曰論其和意似有實情上曰
待楊善歸再議○綱八月上皇還京師帝迎上皇居南宮○目楊善等
至也先營也先見善等甚喜善因請上皇還京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
可忘反覆辯論數千百言也先問上皇還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

得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也
先悅服平章昂克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贄來迎後人以爾貪
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者之史册後世皆稱述也先然其言伯顏帖
木兒請留使臣遣使欲南朝與請上皇臨御也先曰是合遣大臣來迎
大臣至矣不可無信乃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善
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為壽也先命善坐上皇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
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笑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
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上皇駕
行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送至野狐嶺慟哭良久始別去仍命
其部將率五百騎護送至京既入塞禮部議迎復儀注未定上皇先遣

王竑救荒

擧事寄遇委任出至誠救荒錄

好御史

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

金英東宮生日之對

使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上皇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遜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羣臣就見
而退大赦天下○綱冬十二月禮部尚書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
延安門不許　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
綱辛未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綱二月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
撫江淮諸郡○目時淮徐大饑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南流民踵至竑不
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給米使歸者贖歸其家擇
醫四十人空廩六十區處流民之病者死則給以棺為叢冢葬之竑晝
夜竭精慮事事嘗理有所委任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共用米一百六
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人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世傳焉先是上聞淮

徐大饑驚曰奈何後得竑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綱
秋七月詔擇顏子孟子後裔一人並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綱
冬十月以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綱壬申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綱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
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目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
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
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
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為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竑
者思明土知府瓏庶兄也瓏老子鈞襲知府竑欲謀奪之與
其子震軍門命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瓏家支解瓏父子納

遷太監□
寺謀叛

【綱】乙亥。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綱】秋八月。杖大理寺少卿廖莊。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目】同死杖下。綸仍錮獄。莊謫定羌驛丞。先是莊上疏。忤旨。至是赴京。臨見。上念及。命杖之。

【綱】丙子。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綱】夏五月。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少保于謙疾。○【紀】謙以疾在告。上遣安良視之。見謙自奉儉約。與歎息回以聞。上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給之。至醯醬蔬菜。以賜謙。幸萬歲山。代竹爲瀝。爲和藥丸。尤與款也。言官有言謙病用過重者。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可尋一個來。換于謙。衆皆默然。

英宗睿皇帝

英宗復位

【綱】丁丑。英宗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武淸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紀】先是景帝不豫。以儲位未定。中外憂懼。兵部尚書于謙曰。與廷臣疏請立東宮。蓋謂復憲宗也。中外籍籍。謂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白太后。迎取襄王（名瞻墡宣宗弟）世子。都御史蕭維禎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爲社稷計。徒問安。張維禎偕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慮矣。衆請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慫恿有所屬。陳循知文意。獨不言。李賢以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衆言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元良爲早擇。疏進。時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念請復立東宮。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問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徐有貞字也。亨軏遂往來有貞家。有貞亦時時詣亨。人莫知也。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宅。有貞曰。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軏曰。一日前已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亨軏去。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謀。會有邊吏報警。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大內。誰不可者。亨軏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亨軏往會吉祥。及王驥。楊善。戶部侍郎陳汝言。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宿衞士驚愕不知

許彬舉徐有貞

徐有貞南宮復辟之謀

所爲。時天色晦冥。亨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南宮。毁垣壞（門）而入。亨軏等入見上皇。獨下燭出呼亨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遂共扶上皇登輿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自陳官職姓名。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遂升奉天殿。登御坐。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有貞號於衆曰。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詔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綱】詔逮少保于謙王文。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永下獄。命副都御史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

李賢論奪門之非

之誅。臣欲全君臣共濟之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會承天門災，上命正

草詔罪己，歷陳奸邪蒙蔽狀。石亨見之怒，遂指爲謗訕，因有是請。陳汝

言故恨正，復中以私事，戍肅州衞。（肅州衞隸陝西行都司）○【綱】九月，敕左順門（香）者（守門官也），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指石亨等）不得輒入。○【目】上頗知石亨等驕恣，然

念其功，聞屏（而）人，詰大學士李賢。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乃可經。

又與賢語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

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且內府門豈當奪邪。當時亦有以此事邀

臣者，臣辭不與。上驚問故，對曰：景帝不起，群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

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事泄，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

何地。此輩藉陛下邀富貴耳，豈有爲社稷之心哉。上大悟，浸疏之。○【綱】

冬十一月，逮陳汝言下錦衣獄，籍其家。○【目】給事中高明等交章劾汝

言怙勢亂法，贓私狼籍（甚也）（籍音藉）。故逮之。上命所司陳籍汝言物於大內

廡下，召大臣入觀，且曰：景泰閒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期，得賂

多若是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俯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

矣。

明鑑卷之五終

戶曹福來會役欽家，欽慮其洩，籠楚死，上聞詰欽曰：速改過，不悛○誅罪無赦。先是石彪得罪，上亦先論之，欽以故大懼。又錦衣指揮逯○六甘也杲姓也伺欽甚急。會孛來寇甘涼，今陝西甘州府、涼州二衛上遣孫鏜統京軍往征之，馬昂監其軍，擇庚子昧爽具也明也出師。於是欽與諸昆季其黨都督伯顏也先數十人謀曰：縣官見三卷特疑我，不發，我為石彪續矣。遂分勒死士蕃漢軍五百人，約以是日昧爽門開，則擁殺鏜、昂，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為內應。謀定，以其夕飲諸降丁酒。酒半，夜可二鼓，鏜與吳瑾、廣義伯琮方待漏朝房，都指揮完者禿亮從欽席上亡走，見瑾、琮告變。瑾、琮趣告鏜，相與去匿他所，手作疏投門隙。隙音卻上，上止閉門，縶入吉祥，鎖縶之。欽不知也，與弟鉉音玄、鐸、鏊、蕃將伯顏也先

至東長安門，門閉，欽知事泄，即召死士馳至逯杲門，杲出，殺之。恨杲為上伺己也。先是諸蕃善欽，欽乃與言官疏劾之，欽亦以此為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琛殺之。大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馳索之，賢驚出，被執。欽持杲頭示賢曰：今日直為此激變，非得已也，可為我草疏進上。又執尚書王翺，賢乃就翺所索紙為草疏，欲從隙入長安左門，諸門堅不啟，欽火之。欽往東嚮，呼提賢列者數欲之，馳去。又索馬昂不得，時已昧爽，鏜既而從西征軍將集至二千人，孫鏜曰：不見長安門火邪，曹欽謀反，兵少擊殺者予金帛。因諸工部尚書趙榮被甲呼於市中，曰：能殺賊者從我。從者亦數百人，鏜之東安門，遂殺鐸、鏊，吳瑾被創，吳琮將三勇出覘，見三戟衛兵急，乃散死，鏜子軏逐欽於安定，蕃抵鏜中其腰○

也輒亦死。欽懼，夜竄歸，鏜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鏜子會昌侯孫繼宗兵又集，鏖戰，吳平趙○盡死殺人E軍士鬨呼而入，欽追投井死，遂屠其家。親黨同謀一時盡死。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於市。

[編]壬午六年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編]太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贈太保謚文端。

[編]癸未七年春正月，以姚夔為禮部尚書。○[編]追謚宣德廢后胡氏為恭讓章皇后。○[綱]孫太后崩，錢皇后屢為上言胡后見四卷賢而無罪，其死也，人畏太后，斂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位號，上從之。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妒忌。上北狩，每夜哀顲呼號也○禱天，倦則臥地，傷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目。上在南城，每不快，后曲為慰解。後病亟，待景皇后尤盡禮焉。○[編]秋八月，少師禮部尚書致仕胡濙卒。贈太傅謚忠安○[編]下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綱]時都指揮門達有寵，自計得進言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羅去聲巡也卒摭音隻彬陰私數十事上之。欲法行，不以彬亂論之，曰：從汝逮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遂下獄，有彬素軍匠楊塤者，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北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猝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令供李賢主使，塤懼禍死於獄，乃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多官廷鞫，我對眾言之。彼乃辭。達信之以聞，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塤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

下袁彬獄

楊塤救袁彬

彭韶直聲震一時

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詔錦衣衛獄。言官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史張鎣。偉進擧下獄。尋有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綱】秋七月。追封漢儒董仲舒為廣川伯。宋儒胡安國為建寧伯。蔡沉為崇安伯。真德秀為浦城伯。○【綱】以姚夔為吏部尚書。

錢太后合葬之議 此一定之禮

【綱】戊子四年。春二月。固原（今陝西平涼府固原州）土官滿四據石城反。官軍討之。失利。○【綱】夏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紀】錢太后崩。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見四卷）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慈懿無子。且有疾。宜別葬。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臣子豈忍議別

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

葬。已而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諸大臣而議。彭時曰。合依禮而行。庶全聖孝。上曰。朕豈不知。但與太后有礙。學士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陛下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葬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指周太后）則兩全其美矣。上感悟。明日。傳諭卿等如前議行。○【綱】秋八月。命都督同知劉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太監劉祥監軍。帥京營兵四萬討滿四。○【綱】冬十月。以商輅為兵部尚書。仍兼學士。○【綱】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

【綱】己丑五年。春正月。吏部尚書李秉罷。○【目】秉素剛介。給事中蕭彥莊受屬。覈詆劾之。遂致仕。○【綱】三月。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時萬貴妃有寵。安遂認為同宗。）○【綱】夏六月。以姚夔為吏部尚書。

孝宗

【綱】庚寅六年。秋七月。皇子祐樘（孝宗）生。○【紀】紀妃所生也。初妃有娠（懷孕也）。○萬貴妃知而恚（恨也）。○（怒）之。百方謀害。帝竟不覺。至是生。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飼也）。之。彌月。匿內廢后吳氏（吳氏憲宗初即位立為后）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定漕米長運法

【綱】辛卯七年。春正月。定漕米長運法。○【綱】冬十月。立皇子祐極為皇太子。（柏賢妃所生也）

雹大如牛之象 山吼三日

【綱】壬辰八年。秋七月。隴州（屬陝西鳳翔府）大風雨（去聲）雹。（蒲角切。○雹雨冰也。穀梁傳。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目】雹有大如牛者五。長七八尺。六日方消。隴州北山吼（許偶反）三日。

裂成溝長半里。

劉大夏檢舊案匿他處

【綱】癸巳九年。春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謚文敏。）○【綱】以尹旻為吏部尚書。○【綱】命中官至兵部查西洋水程。○【紀】時上好寶玩。有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乃命中官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項忠為兵部尚書。劉大夏為車駕司郎中。忠遣都吏往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大夏亦祕不言。會言官交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之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揖而謝之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

彭時纂集宋元綱目
復郕王帝號

【綱】夏五月以商輅爲戸部尚書彭時爲兵部尚書仍兼舊職。〇冬十二月帝諭大學士彭時纂集宋元綱目。

【綱】甲午十年冬十一月復郕王帝號。〇【紀】上諭群臣曰朕叔郕王踐祚。堪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搆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振姦於法不幸上賓未及舉復朕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敦念親親用承先志郕王宜復帝號其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綱】乙未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〇【綱】命吏部侍郎劉珝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〇【綱】皇太子祐樘薨。〇【紀】皇太子薨西宮萬貴妃驚曰何獨不令我

明鑑　卷之六　明憲宗　九

知遂具服造賀召皇子入昭德宮從紀氏於永壽宮。〇【綱】夏六月皇妃紀氏薨。〇【紀】妃薨日天色皆赤人疑爲萬貴妃所爲。以其無病飲之以毒殺之云。〇【綱】冬十一月立皇子祐樘爲皇太子。

【綱】丙申十二年秋七月命宋儒朱熹十世孫墩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祠祀。〇【綱】命增孔子廟籩豆佾舞之數。〇【紀】國子監祭酒周弘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之數。禮部尙書鄒幹以諡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重輕請仍舊。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縣雖通乎上下而宮縣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縣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弊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所以彷彿前人之容貌也。徧天下而被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敕廷臣議增籩豆爲十二佾數爲八則佾數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略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增孔廟籩豆佾舞數

罷西廠

【綱】丁酉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訶。〇【紀】直年少黠黠入。諭上寵之先是妖人李子龍以左道惑衆內使鮑石鄭忠敬信之貪緣入內府時引至萬歲山觀望謀不軌錦衣官校發其事伏誅自是上銳意欲知外事乃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別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宗樂中盡戮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始設東廠主刺姦至是名西廠以別東廠也總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〇【綱】夏五月罷西廠。〇【紀】汪直羅織人罪數起大獄任用錦衣百戸韋瑛縱肆貪暴臣民懼怵大學士商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群小也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往者曹欽之反皆逯杲有以激之一旦禍興卒難消弭望陛下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汪直以全其身誅韋瑛以正其罪疏入上命去西廠遣太監懷恩數上直罪責之謫韋瑛戍宣府。〇【綱】六月復西廠命汪直仍刺事。〇【紀】御史戴縉言近年災變洊臻求聞大臣進何

明鑑　卷之六　明憲宗　十

罷西廠
商輅疏劾汪直
復西廠

尚輅等致仕

賢退何不肯惟太監汪直旅離(治也)。奸弊允合公論而北以官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上悅時縉九年不遷以覬(記。希幸也)進故頌直其自陳一事尤直所喜蓋直常惡商輅左都御史李賓難於施行也御史王億言汪直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法天下附而唾之上以二人言復西廠直仍刺事○目大學士商輅尚書薛遠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紀時越附汪直戴縉御史馮瓘貴排諸大臣輅既致仕遠等相繼自陳去○綱秋七月以余子俊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綱冬十一月以馮瓘為大理寺丞戴縉為尚寶司少卿縉尋擢僉都御史王億為湖廣按察副使

東宮內官覃吉

綱戊戌十四年春二月命皇太子出閣就講學○紀時東宮內官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東宮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征役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能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竟辭之太子常呼吉為老伴。一日太子念萬里經而吉適至驟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擁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老伴

先生喫茶

太子出講必使左右迎諸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喫茶左右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綱夏六月命太監汪直往遼東處置邊務

逮馬文升下錦衣獄

綱己亥十五年春正月加吏部尚書尹旻太子太保(汪直為之請也)○綱夏六月逮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紀初陳鉞巡撫遼東行事乖方文升更置之約束不得動汪直至遼東鉞戎服伏道左文升獨與直抗禮左右多與鉞毀文升鉞又譖之會給事中張良劾鉞激變屬部逮(見二卷)至京鉞賂直言海西皆以文升禁農器不與交易故屢寇邊直遂奏文升妄啟邊釁禁農器乃遣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往訊直經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竟如直言遂逮文升下獄謫戍重慶○綱秋七月命汪直行邊

命汪直行邊

○綱冬十月遼東巡撫陳鉞請討海西以撫寧侯朱永為總兵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之○紀直既至遼東有頭目郎秀等四十人入貢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并縱

汪直討海西

兵掩不備焚其廬帳而還以大捷聞論功加汪直歲祿監督十二團營朱永進保國公陳鉞戶部尚書已而海西諸部以復仇為辭深入雲陽青河等堡殺掠男婦皆支解以徇鉞斂兵不出鉞隱匿不以聞以太僕少卿王宗彝為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宗彝故大學士文子也以郎中督餉遼東阿汪直得驟進○紀十二月以陳鉞為戶部尚書掌部事

綱庚子十六年春三月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禦襲敵於威寧破之(越封威寧伯)○綱夏五月以周洪謨為禮部尚書○綱秋七月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錦衣獄既而釋之○紀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摘治不少貸秦王奏紘欺凌親藩上怒逮紘下獄命籍其家止得黃絹一匹敝衣數件上親閱嘉歎良久詔釋紘擢

黃絹敝衣

張黻救林俊

王恕諫罪林俊張黻

遂頗有聲

益祖宗百餘年之府庫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塵汗直莫能過飢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以爲陛下仁聖之累上得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貶雲南姚州(屬楚雄府)判官張黻上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異軍民愁苦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俱恐陛下不得盡聞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違逆相傳以言爲諱豈朝廷之福哉伏乞釋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益張讜論無隱上以黻回護林俊貶雲南師宗州(屬廣西府)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近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干冒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逮問臣嘗以二人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天下國家慮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

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置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鞏固天命可永保矣疏入留中

綱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變詔求直言○紀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俱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疏入俱留中尋皆以他事謫之孜省江西人嘗爲吏坐贓逃抵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賄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尋遷御史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丞幾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

復林俊張黻官

專爲內臣壞法

外廷無人

王恕忠義

泰山屢震

商輅纂修宋元綱目

罷釋如此○綱復林俊張黻原職○紀初林俊之劾梁芳下獄也事且不測獨太監懷恩叩頭諍曰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擲所用御硯擊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恩至東華門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林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俊繫獄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敬請於上凡馬房傳奉不復黜恩怒曰星象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擊汝矣敬懼而與梁芳謀以進奉寶石授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刑獄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上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

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語之曰萬執爭吾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綱三月泰山屢震○紀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凡大震者七次時嬖寵漸繁上頗有易儲意而未定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懼意遂已○綱秋九月大學士劉珝致仕(珝以李孜省亂政也)○綱冬十月以詹事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綱丙午二十二年春三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紀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罷既而復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易改語多激切忤上意遂令恕致仕○綱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紀輅字弘載淳安(今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鄉會殿試皆第一奉敕纂修續資治通鑑綱目

馬貴三可惜

卒年七十三諡文毅○【綱】以馬貴爲山東布政使○【目】貴在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抑降志嘗語坐客曰吾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客歎爲名言○【綱】冬十月加大學士萬安少師劉吉少傅彭華爲禮部尚書尹直爲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

【綱】丁未二十三年秋八月帝崩○【紀】上不豫命皇太子視朝於文華殿己丑上崩年四十歲○【紀】九月太子祐樘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綱】立妃張氏爲皇后○【綱】李孜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紀】太常卿道士趙玉芝鄧常恩試成以邊番僧國師領占竹等悉革職斥佚賢以梁芳陳喜等往孝陵司香先朝妖孽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

之所拔斥殆盡繼曉亦伏誅○【綱】冬十月召王恕爲吏部尚書○【紀】初太監懷恩以直道忤居鳳陽上素知之至是召還恩言大學士萬安誤佞王恕剛方請上去安而召恕遂有是命○【綱】十一月謚生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紀】上念與后保抱之恩命宮中進膳如太后禮○【綱】大學士萬安罷○【紀】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妖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結納表裏奸弊上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於內中得一篋秘藥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持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論之遂命能去安在道猶夜望三台星冀復進用尋卒○【綱】禮部右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尚書○【紀】先是濬以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

萬安夜望三台星　丘濬進大學衍義補

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分類彙集附以己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進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備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刊行○【綱】葬茂陵

孝宗敬皇帝（名祐樘憲宗第三子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歲）

孝宗耕藉田

【綱】戊申孝宗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紀】文升陛見服大紅織金衣一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自奮勵知無不言○【綱】閏正月詔天下舉異才○【綱】二月帝耕藉田○【紀】上耕藉田畢宴群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出褻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即斥

儲瓘請起用五人疏

去○【綱】以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綱】三月帝視學釋奠先師○【綱】起用謫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紀】先是五人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瓘上言五人者皆以直言彻闕必不爲飾辱身今皆棄之窮荒之地瘴毒霧癘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命吏部起用之○【綱】加贈前少保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萬曆中改諡忠肅）○【綱】初開經筵○【紀】少詹事楊守陳上開講勤政疏上嘉之詔開經筵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上皆呼先生而不名○【綱】冬十月以耿裕爲禮部尚書

下湯鼐劉棨獄

【編】己酉二年。春二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尙書。○【編】下御史湯鼐〔壽人〕壽州知州劉棨獄。○【紀】先是。萬安、劉吉、尹直在政府。嘗語鼐。朝廷不欲開言路。鼐即以其言劾之。已而安、直皆免官。鼐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

劉吉使徐鵬伺湯鼐

君子進。雖劉吉在。不足慮也。吉使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秩擢。使伺鼐。鼐家壽州。〔屬江南鳳陽府〕知州劉棨與鼐言。夢一人牽牛陷澤中。鼐手提牛

劉棨與湯鼐晉

角。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鼐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劾之。謂其妖言誹謗。下錦衣獄。辭連庶吉士鄒智。智身親

鄒智辭色自若 彭韶不爲判案

三木。〔木項及手足刑具械也〕僅餘殘喘。神色自若。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郞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左遷石城〔今廣東高州府〕吏目。大理寺評事夏鍭上言。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等。皆以言獲罪。貫大學士劉

明鑑　卷之六　明孝宗　十九

夏鍭劾劉吉

吉誤陛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乎。疏奏留中。鍭謝病歸。○【編】夏五月。以彭韶爲吏部左侍郞。○【紀】王恕爲尙書。得韶爲貳。皆不避權貴。請謁路絕。

定預備倉

【編】庚戌三年。夏四月。定預備倉。○【編】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詔大臣極言時政得失。○【紀】吏部侍郞彭韶。言正近侍。愼官爵。厚根本。減役錢。上嘉納之。禮部尙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左侍郞倪岳上言。當今民日貧。財日匱。宜節儉以爲天下先。又言減齋醮。罷供應。省營繕。上採納之。

何喬新執法不阿

【編】辛亥四年。春正月。刑部尙書何喬新致仕。○【紀】喬新執法不回。每疊王恕。不平劉吉。吉銜之。嗾御史鄒魯誣奏喬新受餽遺。下一獄鞫訊無驗。遂致仕歸。○【編】以彭韶爲刑部尙書。○【編】秋八月。吏部尙書王恕上疏乞致仕。不許。○【紀】恕時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

雖十易不爲害

豈皆未行乎。恕遇事敢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編】九月。大學士劉吉罷。○【紀】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勸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進

劉棉花

秩。人呼爲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也。○【編】冬十月。命禮部尙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

王華請御經筵疏

【編】壬子。五年。春二月。立皇子厚照爲皇太子。○【編】右諭德王華上疏請帝極御經筵。○【紀】略曰。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或闕。旬日始

明鑑　卷之六　明孝宗　廿

一行。則緝熙之功。毋乃或間。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君子終日乾乾〕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宦官宮妾之時少。庶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納之。○【編】夏

丘濬言時政之弊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言時政之弊。○【紀】大略言。陛下當身以立本。淸心以應務。謹好尙。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佞。愼儉德以懋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度可以回天災。消異變。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奸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

王恕請開納事例

以爲切中時弊。○【編】冬十一月。詔停生員吏典開納事例。○【紀】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有開納事例。

明鑑會纂卷之七

上虞朱國標聖傾纂輯

〇明紀

孝宗敬皇帝

【綱】乙卯八年春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濬字仲深瓊山人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莊）〇【綱】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府兼侍讀學士謝遷參與機務〇【紀】張秋隄成名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〇【綱】秋八月設江西巡撫于南贛（贛〇今江西贛州府）〇【紀】時汀漳（今福建汀州漳州二府）多盜嶺南（今廣東省）姦民附之故添設憲府於要地以節制焉

王華日講文華殿

【綱】丙辰九年春閏三月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〇【紀】華講唐書（唐宗朝）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指擿納賂華以諷上上樂聽之特命賜食〇【綱】夏四月以吏部左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禮部左侍郎徐瓊爲禮部尚書〇【綱】秋八月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諫燒煉齋醮之事〇【紀】溥等以內官李廣燒鳴引用劉良輔左道惑亂乃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皆台餚上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覩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必繫於彼正士既疏則邪說乘間（乘間〇乘間隙也）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穆宗致疾其禍甚慘胡熒惑（熒惑星二失度）

纂修大明會典

罷遊後苑

京師風霾各省地震

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門方叅殿給[illegible]日伏望蚤勅之節復奏事之規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上嘉納之〇【綱】丁巳十年春三月命內閣及翰林院官纂修大明會典〇【綱】帝罷遊後苑〇【紀】上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悟納之召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爲若輩好爲之竟罷遊〇【綱】夏五月京師風霾（[illegible]）各省地震詔求直言〇【紀】祠祭郎中王雲鳳上言納忠言罷左道禁齋醮僞[illegible]諸事上嘉納之〇【綱】戊午十一年春二月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並太子少保　進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兼太子太傅刑部尚書白昂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工部尚書徐貫左都御史閔珪並太子少傅〇【綱】皇太子出閣講學〇【綱】夏六月有熊入京城乾清宮災〇【紀】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馬文升謂野獸入城

熊之爲兆宜慎火

宜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宜慎火未幾禮部災禁中亦火乾清宮災或問孟春此占出自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占書嘗見宋紀紹興（高宗年號）中永嘉（今浙江溫州府）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副貳也）趙允緒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之七八予憶此事不料其亦驗也〇【綱】冬十月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未幾卒贈太師諡文靖）〇【綱】太監李廣有罪自殺〇【紀】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會幼公主痘殤太皇太后歸罪於廣廣懼飲鴆死上命搜廣家得納賄簿籍中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

黃米白米

宸濠嗣爲寧王

石。上曰。廣食幾何而多若是。左右曰。前米貴也。今米賤也。上怒措遂之。

【綱】己未。十二年。春正月。給事中楊廉上疏請講大學衍義。（卷）上從之。○

【綱】冬。十一月。寧王覲鈞卒。上高王宸濠嗣。○【目】宸濠寧（獻王權五世孫）康王覲鈞庶子。初封上高（王）。至是覲鈞（地後徙封江西南昌府仍繼寧王）卒。宸濠嗣爲寧王。

【綱】庚申。十三年。夏五月。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罷。（以言官論劾之）○【綱】以右都御史佀鍾爲戶部尚書。詹事府禮部右侍郎傅瀚爲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爲工部尚書。○【綱】夏六月。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爲吏部尚書。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加兵

部尚書馬文升少傅。

【綱】辛酉。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目】馬文升上言。祗畏變異。痛加修省。勸上積金帛以備緩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羢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上嘉納之。○【綱】秋。九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綱】冬。十月。以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遣哲巡按江西

【綱】壬戌。十五年。春二月。佀鍾罷。以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綱】夏四月。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目】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時天旱。種不入土。哲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民有女奴自逃。其讎指爲故殺。訟於官。獄既成。哲復訊。見其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酉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於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久之。眞盜得。始皆愧服。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一哲十哲之謠

【綱】癸亥。十六年。春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遷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並加太子太保。吳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綱】夏五月。京師大旱。○【目】劉大夏因言兵政之弊。求能悉革。乞退。不允。令開陳所言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上覽奏。嘉納之。上嘗問大夏。天下何時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內閣（輪）府執

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以致太平。時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古亦有之乎。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執之而已。上默然。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

【綱】甲子。十七年。春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綱】秋。七月。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卒。（諡文定）

【綱】乙丑。十八年。夏五月。帝崩。○【目】上不豫。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見三卷）健等入。叩頭榻下。上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諸先生須輔之以正道。俾爲令主。健等皆叩頭曰。臣

李東陽以緩獨留

許進遷議

焦芳黨瑾為惡
逮戴銑薄彥徽等下獄

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劉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瑾矯詔勒健遷致仕。惟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遷推案哭。遷亦嘗咨瑾等不休。惟東陽稍緩。故得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道(祭道神曰祖道謂餞行)流涕欷歔(悲泣氣咽而抽息也)。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力爭。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無以應。瑾尋矯詔。追奪府等於途。擊折徐智臂。得免。初舉朝必欲誅瑾。兵部尚書許進曰。此激將致亂。斥之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唐文宗甚厭宦官。鄭注李訓謀誅之。詐言金吾左仗石榴夜有甘露。使宦官往視之。宦官至。見幕下伏兵。驚走。仇士良率禁軍呼金吾衛士上殿擊宦官。訓注等及金吾卒)。旣而果如進言。吳獬、劉玉俱上疏。論劉瑾使僕棄逐顧命大臣。乞留劉健謝遷。而以瑾正典刑。上怒。下獄。斥爲民。瑾旣得志。於是內揣合上

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進言。上嘗益謂瑾可委任矣。○綱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紀芳潛通劉瑾。瑾黨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凡變亂成憲。枉梏臣工。杜塞言路。諂虐軍民。皆芳導之。○綱逮南京給事中戴銑(先上)、御史薄彥徽等。下錦衣衛獄。○紀初劉健等致仕。給事中呂翀(先)、劉蒨(嘗)上疏留之。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聞而歎息。於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斥權閹。正國法。留保輔託大臣。以安社稷。劉瑾矯旨遣緹騎(緹帛丹黃色緹衣兵服漢官儀執金吾緹騎二百人)逮繫錦衣衛獄。尋並翀及銑彥徽等二十人。各廷杖。除名爲民。○綱罷戶部尚書韓文。○紀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僞。瑾矯旨。以文不能防姦。落職

韓文乘騾宿野店

王守仁救戴銑等

章奏悉付劉瑾

閒住。瀕歸。瑾陰遣邏卒伺於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文子高唐州(山東東昌府)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綱十二月。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敷華極言時政之弊。劉瑾惡之也)○綱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以許進爲吏部尚書。起屠滽爲左都御史。○綱謫兵部主事王守仁貴州龍場驛丞。○紀守仁上疏言。戴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讜直言也)之路。乃今赫然下命。遠事拘囚。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然莫敢爲陛下言者。恐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無補國事。而徒增陛下之過舉耳。臣恐自茲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若念

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沍寒凝也)。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塡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旣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疏入。劉瑾怒。矯詔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今貴州宣慰司龍場驛)驛丞。旣謫。瑾使人伺之途。將置之死。守仁至錢塘(今名在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慮不免。乃乘夜佯爲投江。而浮冠履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胥之句。浙江藩臬及郡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隱姓名。入武夷山(在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中。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驛。華時爲南京吏部尚書。瑾勒令致仕。○綱帝悉以天下章奏付劉瑾。○紀瑾府雜構戲玩娛(樂)上。候上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上曰。吾安用爾爲。而一煩朕。瑾由是自決政

詔黨五十三人

【綱】丁卯二年春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頒示天下○【紀】詔曰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尙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簡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蕃)張良弼葛嵩趙佑任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蕃)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人)楊璋熊偉朱廷聲劉玉翰林倪宗正邁相文通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敕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任毋俟惡稔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臣跪金水橋南聽詔○【編】秋八月進焦

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編】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罷(劉瑾惡之也)○【編】以楊廷和爲戶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機務

楊一清高才重望

【綱】戊辰三年春三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紀】先是一清巡邊上疏陳戰守之策請開屯田數百里省內運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牆剋期完工而劉瑾憾一清罷之工亦止至是又惡其築邊靡費下詔獄王鏊言於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乃得釋○【編】夏四月致仕吏部尙書王恕卒(贈太師諡端毅)○【編】六月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紀】時早朝有遺書丹墀(池○階上地曰墀天子以丹漆地故稱)者上命拾以進則告劉瑾不法狀也瑾大怒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諸監立門東監之時暑甚僵仆十數人命曳(掩也)○出至暮盡送下詔獄明日李東陽疏救瑾微聞出內岺乃得釋○【編】逮前戶部尙書韓文下錦衣衛獄(尋禁數月罰米二千石輸大同親餉)○【編】秋八月逮前兵部尙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尙書潘蕃下獄謫戍(劉瑾嗛以罪欲論死王鏊力爲之辨乃謫戍)○【編】劉瑾矯詔以劉宇爲吏部尙書曹元爲兵部尙書

劾劉健謝遷爲民

【綱】己巳四年春二月勒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爲民○【紀】先是詔舉懷才抱德之士以餘姚(今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今紹興府上虞縣)徐文彪應詔劉瑾以四人皆遷鄉人而草詔由健欲因而害之矯旨下禮等鎮撫司鞫(鞫)之吏部尙書劉宇阿瑾意劾有司訪舉失實鎮撫詞連健遷瑾持至內閣欲籍其家李東陽徐爲勸解得少釋焦芳抗聲曰從

輕處亦當除名既而旨下健遷除名禮等戍邊令餘姚人從此毋選京朝官○【編】三月以錢㷆爲戶部尙書(㷆附瑾故不次用)○【編】夏四月大學士王鏊致仕五月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六月進吏部尙書劉宇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入閣(給)辦事以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尙書○【編】冬十二月追奪大學士劉健謝遷尙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敕爲民充軍(從都給事中李憲言也)

楊一清說張永

【綱】庚午五年春二月以曹元爲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編】夏四月安化(今陝西慶陽府安化縣)王寘鐇(鐇)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太監張永提督討之○【紀】一清與永西行一日歎息泣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

臥戳三人

書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示曰瑾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
今其羽翼已成耳目廣矣且奈何一淸曰公亦天子信臣今討逆不
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
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偽檄略幷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天
下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呂彊
東漢末宦官之賢者張承業唐末宦官之忠者數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淸
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脫
上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必見殺又涕泣頓首得請即行
事毋緩頃刻漏事機禍不旋踵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
編劉宇罷○紀宇附劉瑾排斥正人知瑾將敗先乞身免○編秋八月

劉瑾伏誅

劉瑾伏誅○紀寘鐇就擒是月望日張永至自寧夏獻俘上迎之東華
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
不軌狀永黨張雄張銳亦助之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
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爲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
陛下何地上悟允其奏皆夜即命禁兵逮繫見二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
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入瑾披衣起趨出戶被執就內
獄明日降奉御閒住之鳳陽命廷臣議其罪初上尚未有意誅瑾瑾
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
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
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蟒衣四百七十襲袞袍八
爪金龍四盔鎧甲三千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付獄吏部尚書
張綵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十三道共劾瑾罪三十餘條上是之命法
司錦衣衛執瑾午門廷訊之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
者皆稍稍却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使人批瑾
頰曰公卿朝廷所用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衞上震曰何藏之私
室瑾語塞旣上獄上命毋覆奏陵遲之三日梟其首諸被害人爭買其
肉啖之瑾親屬皆論斬張綵死獄中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
芳宇子編脩劉仁芳子侍讀焦黃中戶部尚書劉璣兵部侍郎陳震並
削籍爲民○編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
英爲鎭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寬爲永淸伯封

林俊諫用魏彬

張芹劾李東陽

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給誥券世襲○紀李東陽奏句月之閒二難交作
悉底平定皆永等之功故加恩典○編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事○紀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上疏請上[illegible]宮擇宗室之賢者養於別宮收
召老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等以修舊政又言劉瑾雖死而權柄
猶在宦豎注安知後無復有如瑾者詞旨剴切大忤左右不報御史張
芹劾大學士李東陽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
任用得人潛消內變又攘以爲功冒膺恩蔭乞賜罷斥不聽時魏彬馬
永成等擅執朝政兩河南北楚蜀盜遂起○編召楊一淸爲戶部尚書
加太子太保 進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劉忠少傅兼太子少保並
武英殿大學士

黃河清

召江彬等入京師

外四家

宸濠建陽春書院

〔編〕辛未六年夏四月大學士劉忠致仕○〔編〕五月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卒諡忠宣贈太保○〔編〕江西四川盜起○〔紀〕攻破州縣劉忠切論官兵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橫行畿甸京師戒嚴○〔編〕秋八月命惠安伯張偉等統京營兵討流賊○〔編〕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州縣○〔紀〕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賊無功逮下獄偉革爵中錫死獄中○〔編〕冬十月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調宣府大同邊兵討賊。流賊攻徐州掠淮西○〔編〕十二月趙風子破裕州鈞州南陽府同知郁采死之○〔編〕進禮部尚書費宏文淵閣大學士以禮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

〔編〕壬申七年春正月黃河清自濟南至柳家渡凡十里清凡五日○〔編〕致仕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贈太傅諡端肅○〔編〕夏五月趙風子敗獲誅之○〔紀〕劉六等乘舟往來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四方之風其舟覆賊盡死○〔編〕冬十月召大同遊擊江彬等入京師○〔紀〕彬宣府人驍勇從險時從宣府副總兵張俊征流賊於山東能殺掠良民以邀賞經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用侍左右陞左都督冒國姓爲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邊兵宣府大同遼東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有寵於上號外四家兵備尤甚邊卒從橫驕悍都人苦之上嘗於西內練兵令彬等各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上戎服臨之鉦炮之聲不絕禁中千戶周騏嘗叱之彬竟陷騏死於是左右皆畏彬○〔編〕十一月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從之

〔編〕癸酉八年夏四月寧王宸濠建陽春書院僭號離宮○〔紀〕宸濠懷不

以錢寧掌錦衣衛事

廠衛

帝始微行

宸濠自稱國主

胡世寧發憤上疏

軌術士李自然妄稱天命謂宸濠當爲天子又指術士李日芳言觀城東南隅有天子氣遂建書院當之○〔編〕六月以王瓊爲兵部尚書○〔編〕冬十月以錢寧掌錦衣衛事賜姓朱○〔紀〕寧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隸能家能死事劉瑾因得見上上甚悅之常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上未起莫得帝起居但伺寧內侍帝外招權納賄諸大臣進謁恐後小拂意即中害時內閣外任寧東廠張銳勢與寧埒等也中外號曰廠衛

〔編〕甲戌九年春二月命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靳貴爲文淵閣大學士○〔編〕帝始微行○〔紀〕上微行黃花鎮等處近倖朱寧張銳張雄等日導上遊畋微行不可諫止○〔編〕三月寧王宸濠自稱國主○〔紀〕安傅護衛爲侍衛改令旨爲聖旨宸濠欲令撫臣以下朝服見撫臣俞諫不可又嘗去其左右爲惡者濠深銜之銜恨也

〔編〕乙亥十年春三月大學士楊廷和以父喪去位○〔編〕夏四月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以陸完爲吏部尚書王瓊爲兵部尚書彭澤掌都察院事○〔編〕秋八月以毛紀爲禮部尚書○〔編〕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劾奏寧王宸濠詔下兵部移文寧府令鈐束其下○〔紀〕時宸濠反跡已著人莫敢言世寧發憤上疏略曰寧王自復護衛以來正德五年八月革寧王護衛去年三月復設擅殺官吏虐衆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於寇盜也伏乞聖明廣集衆議簡命才節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之以大權銷除禍邪於無形救王

江西承生祭

王守仁巡撫南贛

帝出關遊獵

孫懋疏江彬

自王其國，仰遵祖訓，勿擾有司，以防未然。疏上，宸濠頗懼，及遣近臣以
自解。未幾，宸濠奏胡世寧離間親親，妖言誹謗，[illegible]內官逮繫詔獄，尋
謫戍。○【編】以河南左布政孫燧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編】
十一月，江西承生祭。
【編】丙子十一年，秋七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illegible]。○【編】八月，大學
士楊一淸致仕，以掌詹事府[illegible]大學士。○【編】冬十月，以王
守仁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編】丁丑十二年，夏四月，命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以毛澄爲禮
部尚書。○【編】秋七月，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南贛巡撫王守仁請
提督軍務，許之。○【編】八月，帝出關遊獵。○【紀】先是江彬等屢導上出宮

遊戲近郊，因數說言宣府樂，至是遂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巡關御
史張欽上疏諫，不報。彬爲上營鎭國府第於宣府，悉輦豹房珍玩女
御其中，時時入民家，索婦女以進，上樂之忘歸。○【編】九月，帝幸大同，
獵陽和諸城。○【紀】上時獨乘一馬[illegible]，侍從皆不及。二十七
日，方獵，天雨[illegible]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明日，駕赴大同。
北寇[illegible]萬騎犯陽和，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寇去。○【編】冬十月，帝還京
師。○【紀】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都督江彬自進用以來，專事從
諛導非，或遊獵馳驟，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今又
導陛下出居庸關，旣臨宣府，又遊大同，以致寇騎深入應州。使當日各
鎭之兵未集，强寇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見五卷之轍哉。是彬在一日，

梁儲不肯草制

帝北巡

家裏

制下南巡

羣臣會闕下諫南巡

國之安危未可知也。不報。上還京，封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賞應州
功也。
【編】戊寅十三年，春正月，太皇太后王氏崩。○【紀】上郊祀畢，復出獵遊幸，
太皇太后崩，乃還京。○【編】夏六月，帝復議北征。○【目】尋夏[illegible]有
警，上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鎭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
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敕，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不
聽。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illegible]，
若有美善則順而行之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草制，齒此劍。儲免冠
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若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
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彬亦罷副將軍命。○【編】七月，帝北巡。

○【紀】先是上旣還京，輒思宣府樂，稱曰家裏，至是復歷宣府，至大同。大
同巡撫都御史胡瓚乞回鑾，不聽。○【編】冬十月，帝幸楡林。○【紀】上自偏
頭關渡河，幸楡林今陝西楡林衛，江彬索金寶裘馬數十萬。南京禮部右侍
郎楊廉、兵部尚書喬宇上疏諫止，不報。
【編】己卯十四年，春二月，帝自楡林還京師。○【編】三月，帝自稱總督軍務
威武大將軍太師鎭國公朱壽，制下南巡。○【紀】上欲祭岱宗泰山也，五嶽之宗，
五嶽之長，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山名，初名太嶽，又名太和，在湖廣襄陽府均州，徧
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畜異謀，制下，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
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謂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
剄狀。完意蓋以阻言者也。於是舒芬疏先入，郎中黃鞏、倪宗正、員外陸

張英囊土哭諫

震聯疏入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孫鳳陸俸等本部僚合疏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後入上大怒召江彬示之以彬言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錦衣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京師連日陰霾上見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者肉袒挾兩囊土數升當蹕見卷一道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污帝廷灑土擁血耳預命獄中是日內旨舒芬等百有

寧王宸濠反

七人俱廷杖三十疏首謫外任黃鞏等七人俱廷杖五十徐鏊戍邊夏良勝萬潮俱削籍林大輅周叙余廷瓚廷杖五十降級外補死杖下者員外陸震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平甫李翰臣刑部照磨劉珏見十餘人車駕竟不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懼之○綱夏六月寧王宸濠反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紀先是朝廷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宸濠元等方行而京師競傳以爲且擒治寧王宸濠偵探者曰諜偵謂之細作卒林華者即兼程逆歸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罷宴遂密召奸黨劉養正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殺

孫燧許逵死節

其不附已者因而舉事乃夜集群賊見卷一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飭兵器以候待且急召致仕侍郎李士實入以謀反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尋各官入謝拜畢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毅然曰密旨安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命縛燧衆駭愕相顧失色按察司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邪顧燧語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人尚何言宸濠并縛之詰逵且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耶縛且罵宸濠喝校尉火信等捽捽燧逵出惠民門外殺之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

馬思聰黃宏死節

山右布政胡濂參政陳杲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并太監王宏俱械繫下獄思聰黃宏不食死劉養正嘗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屬意宸濠至是與李士實謀令參政季斆斆僉事潘鵬師夔持檄檄諭降諸郡縣左布政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爲所脅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爲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大元帥分遣逆黨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閔廿四吳十三等奔船順流攻南康今江西南康府知府陳霖等遁走進攻九江今江西九江府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綱提

王守仁起兵討宸濠

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以○紀先是福州今福建福州府三衛軍人進貴等作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宸濠且反調主事應典曰進貴亂

王守仁起兵

小事不足煩手。守仁［illegible］可也。乃具
題降敕令守仁查處福州亂軍。故宸濠之叛江西［illegible］彼執推
守仁以往勘福建。出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十五日守仁至［illegible］吉
昌［illegible］知縣顧泌［illegible］告宸濠反。守仁易服潛至臨江。臨江今江西臨江府。知府戴德
孺聞守仁［illegible］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會近且當
道路之衝莫若［illegible］遂行。庚辰守仁飛報宸濠反［illegible］
宣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當有捷報至。丁亥守仁集兵糧傳檄四
方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皆至。議所向。守仁曰兵家之道急衝其鋒攻
其有備皆非計之得。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
之。先復省城即南昌府寧王都也以搗其巢穴。彼聞還兵來援。然後邀而擊之。此

宸濠攻安慶錦等守安慶

全勝之策也。宸濠果使人探守仁不出。○編秋七月宸濠率兵出江西
攻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悉力禦之。○紀宸濠留其
黨宜春郡王拱樤同內官萬銳等守南昌。自與拱栟兵李士實劉養正
閔廿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為參贊。指揮葛江為都
督。載其妃婁［illegible］世子從。號一百四十餘艘［illegible］
盧○［illegible］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戊戌宸濠趨安慶［illegible］
南安慶府張文錦楊銳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遂詔攻安慶時

三人以忠義激士

九江南康既陷。遠近震駭。三人［illegible］以忠義激士皆衆死守。僉事潘
鵬安慶人也。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崔文手斬之［illegible］○鵬
其尸投城下。宸濠令鵬至城下說之。文引弓欲射鵬。鵬走免。文錦即磔

王守仁擒宸濠

家盡誅之。宸濠盡力攻擊之。［illegible］不能克。［illegible］宸濠反乃收［illegible］宸濠
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臧賢［illegible］下獄籍其家
後蕭敬罰二萬金得免。秦用陸完［illegible］成邊。餘死獄中。○［illegible］提督南贛軍
務都御史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攻南昌克之。宸濠解安慶圍還兵
援江西。文定等率兵迎擊大敗之。遂擒宸濠。江西平。○紀守仁率文定
等起兵會於臨江［illegible］樟樹鎮。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徐璉引兵
自袁州今江西袁州府。邢珣引兵自贛州見上。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
瑞州今江西瑞州府。通判談儲推官王暐及徐文英新淦［illegible］知縣李
美泰和今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寧都［illegible］知縣王天與萬安今吉安府萬安
縣知縣王冕各以其兵至。己酉至豐城［illegible］衆議所往。或謂寧王經畫旬

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
沮。若以大兵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破矣
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
能援我於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
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
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
救。監來我師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令文定
等各攻一門。十九日發兵。以二十日昧爽［illegible］各至汛信地。守仁下令
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為榜入
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遂昇［illegible］預○［illegible］攻其至

城下。梯緪五〇緪大索也而登城上。雖設守禦間亟刷戈城門有不闔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擒拱樤及萬銳等千餘人。散遣脅從。城中始安。時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塡濠〇濠城下池也塹〇塹遶城水也期在必克。聞守仁率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徑取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宸濠自率大軍繼之。二十二日。諜諜〇今之細作報至江西。守仁乃集衆議。或謂寧王兵盛。恐其憤怒。悉衆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矣。守仁曰。寧王兵力雖强。然所至徒恃焚掠。劫衆以威。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矣。是日撫

明鑑　卷之七　明武宗　圭

州今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亦率兵至。二十三日。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率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文定後。邢珣率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二十四日。賊兵乘風鼓譟而前。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致之賊爭進。珣利前後不相及。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陣。賊敗走。文定恩還兵乘之。璉德孺兵合勢夾擊。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是日建昌今江西建昌府知府曾璵等率兵至。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陳槐率兵四百。合知府林械兵攻九江。曾璵率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傷者百金。使人盡發所虜

火焚鬚鬢不移足

九江兵至明口。并力合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文定急斬先却者以徇。徇行示也身立砲銃間。火焚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戰。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文定等乃爲火攻之具。珣擊其左。璉德孺擊其右。恩等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明日。宸濠朝羣臣。誅其不盡力者將斬之。爭論未決。官兵四集。縱火及宸濠副舟。賊復大潰。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并僞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徐吉等數百餘人。擒斬賊黨三千餘級。溺水死者約三萬。曾璵陳槐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將士執宸濠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宸濠見守仁。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爲庶民。

明鑑　卷之七　明武宗　亖

宸濠不用婦人言而亡國

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遂頓首不言。初宸濠謀反。妃婁氏泣諫不聽。及被擒於檻見四卷車中。泣語去聲人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守仁爲求婁妃尸葬之。〇【編】八月。帝下詔親征。〇【紀】時王守仁擒宸濠捷書未至。諸將各獻擒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永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於是上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鎭國公。遣許泰劉暉張永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上方出師駐蹕見二卷良鄉今直隸順天府良鄉縣而守仁捷書至。且慮有沿途竊發。欲自獻俘闕下。奏入。上遺檄止之。令以俘候車駕至。大學士梁儲蔣冕屢請回鑾。不聽。〇【編】九月。帝至南京。〇【紀】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江彬等謀縱之鄱湖

張永說王守仁

湖，俟上親與逆戰，而後致論功。至廣信（今江西廣信府）止

之。守仁不得已，乘夜過玉山（今屬廣信府），械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以進。

張永已候於杭州（今浙江杭州府），守仁至，說永曰：江西之民，既經大亂，繼以

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宸濠爲脅從，今

將成土崩之勢，然後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

爲群小在君側，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意稍順

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

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宸濠付之，稱疾避浙江（在杭州府），適越（今浙江紹興府）。

還江西。○【綱】命王守仁巡撫江西，擢吉安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司，

贛州知府邢珣爲江西布政司右參政。○【紀】初，江彬、張忠等謀欲奪功，

張永備言王守仁之忠

誣守仁初附宸濠，及知其勢敗，然後擒宸濠攘功。太監張永知其謀，語

其家人曰：王都御史忠臣，若以此害之，他日朝廷有事，何以教

臣子之忠。至是永復命，先見上，備言守仁之忠，并江彬等欲害之之意。

彬等毀遂不入。張忠又言守仁必反，若至南京，陛下試召之，必不來。

無君可知。上召之，守仁即奔命至龍江，將進見，忠等失意，又從中阻之。

守仁乃循野服入九華山，求罪之，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

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棄其官入山爲道士。由是上益信之，乃有是命。

○【綱】冬十二月，宸濠至南京。○【紀】上欲自以爲功，乃與諸近侍戎服擐

甲，從出城數十里，列俘於前，爲凱旋狀，既入，囚禁之。

【綱】庚辰，十五年。冬十月，帝自南京班師還京。○【紀】先是，上以大將軍鈞

宸濠伏誅

帖，令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重上捷書，守仁節略前奏，入江彬、張忠

等姓名於內，上之疏入，始議北旋。○【綱】十二月，宸濠伏誅。○【紀】上至通

州（屬順天府），賜宸濠死，燔其尸，餘黨至京師棄尸也，誅之，獨抑王守仁

功未敘。

【綱】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至京師。○【紀】江彬益驕橫，其所部邊卒，桀驁

不可制。○【綱】加蔣冕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以

石珤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綱】三月，帝崩，皇太后

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迎立興獻王世子厚熜。○【紀】上寢

疾彌留，既而大漸。丙寅，上崩，皇太后（張氏）與楊廷和等定議，遵祖訓

兄終弟及之文，乃爲遺詔，遣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錦、壽寧侯張鶴齡、定

江彬伏誅

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齎金符往安

陸（今湖廣安陸府），藩府迎興獻王（興王名祐杬，憲宗第四子，正德十四年薨，諡曰獻）世子厚熜入繼大

統。○【綱】江彬伏誅。○【紀】初上崩，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楊廷和等議，

恐彬爲亂，祕不發喪，以上命召彬入。彬不知上崩，并其子入，俱收之。皇

太后下制暴彬罪惡，磔彬於市，籍其家，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金

銀珠玉珍寶首飾不可勝計，隱匿奏疏百餘本。○【綱】夏四月，興獻王

議崇祀興獻王典禮

世子厚熜至京師即位。○【紀】詔以明年爲嘉靖元年。○【綱】命禮部會議

崇祀興獻王典禮。○【紀】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

定陶王、宋濮王事（定陶王，成帝立爲太子；濮王，宋英宗生父），授之曰：此篇爲

據，異議者即奸諛，當誅。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謂成帝立

王守仁封新建伯
張璁上大禮疏

定陶王爲嗣以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今上入繼大統宜以益王子祟仁主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宗故事以孝宗爲考興獻王及妃爲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姪署名而令祟仁主考興獻王叔益王上覽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再議○編五月葬康陵。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梁儲致仕。以袁宗皐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遣中官迎帝母興獻妃。以彭澤爲兵部尚書○編名王守仁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編秋七月觀政進士張璁上大禮疏○紀璁疏曰朝議謂陛下入嗣太宗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王妃爲皇叔母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明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

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陛下入繼大統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覺然甚明也)不同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興獻王惟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陛下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楊廷和

書生焉知國體

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熱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編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紀帝母至通州上見聞朝廷欲考孝宗恚(惠)曰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謂從官曰爾曹已極寵榮獻王尊稱胡猶未定因留通州不入上聞之涕泗(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泗)不止啟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編冬十月興獻后至自通州○紀先是楊廷和見追崇興獻之禮勢不得已乃草敕下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纘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帝從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尊也至是興獻后自通州至京師由大明中門入上迎於闕內廷和以追崇禮成援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尊號帝因遣司禮監諭廷

和曰邵太后興獻帝后亦各擬上尊號廷和等上言不可宜俟明年大

張生此論聖人不易
楊廷和等諫加興獻

婚禮成慶宮闈加之可也○編十二月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紀先是帝下大禮或問於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去聲)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宇不聽至是楊廷和銜(恨也)之○璁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石珤語璁曰愼之大禮說終當行也璁怏怏而去○編起林俊爲工部尚書○紀都御史林俊致仕家居楊廷和當書於俊以定國是俊上疏曰孔子稱觀過知仁陛下大禮未協過於孝故耳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何忍襲之疏入留中廷和遂奏起林俊爲工部尚書○編帝下御札諭加興獻帝后以皇字大學士楊廷和等乞罷歸不報○紀廷

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即宣帝）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鉅鹿都尉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樊氏女生秀即光武）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稱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慈壽孝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渾（魂上聲亂也）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將行其興獻帝宜加與皇號母興獻皇太后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不報

明鑑會纂卷之七終

上虞朱國標聖宗纂輯

○明紀

世宗肅皇帝 名厚熜，孝宗弟興獻王祐杬之子，憲宗孫也。武宗崩，無嗣，太后與大學士迎立之。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歲。

【綱】壬午世宗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前殿清寧宮小房災。○【目】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況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乎？上乃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綱】三月，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綱】秋九月，立妃陳氏爲皇后。○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綱】癸未二年，春正月，五星聚于營室。○【綱】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目】萼大略言：陛下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并錄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疏以聞。下禁臣集議。【綱】秋九月，刑部尚書林俊致仕。冬十一月，少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廷和致仕。

五星聚營室　桂萼上正大禮疏　席書獻疏　方獻夫二疏

【綱】甲申三年，春三月，詔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綱】夏五月，前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卒。六月，以張璁桂萼方獻夫爲翰林院學士。少傅蔣冕致仕。以石珤爲文淵閣大學士。○【綱】秋七月，逮學士豐熙等百三十有四人下獄。吏部右侍郎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令待罪。○【目】先是上命內閣擬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冊文，至是上采張璁桂萼議，諭大學士毛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上召百官至左順門，敕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何孟春與尚書秦金、學士豐熙等及翰林諸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删。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戊寅，上朝罷，齋居文華殿。尚書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爲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試卷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廷和之子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給事中張翀、王元正等遂遮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而金獻民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等凡二十有三人，豐熙等凡二十人，謝蕡等凡十有六人，余翱等凡三十有九人，馬理等凡十有二人，黃待顯等凡三十有六人，余才等凡十有二人，陶滋等凡二十人，相世芳等凡二十有七人，趙儒等凡十有五人，毋德純等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上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禮部侍郎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與石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司

何孟春等諫去本生二字　仗節死義在今日　羣臣跪伏在北京

哭聲震闕廷

建世廟
席書上大
禮集議

禮太監諭之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上怒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𤧚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等八人於獄楊愼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二見卷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於獄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姑令待罪總二百有二十人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綱】詔上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曰聖母章聖皇太后。【紀】初給事中陳洸九言事忤旨出爲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孜孜決欲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上悅徙以洸爲給事中遂繫脩撰楊愼編脩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御史張原等於詔獄復撲之謫楊愼王元正劉濟戍邊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綱】八月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賈詠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綱】九月詔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

【綱】乙酉四年春三月建獻皇帝廟號曰世廟。【綱】冬十二月席書上大禮集議。【紀】上命頒賜藩府及中外羣臣仍令各省刊布以傳。【綱】進費宏少師謹身殿大學士石珤賈詠並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綱】丙戌五年夏六月進費宏華蓋殿大學士起楊一淸少師謹身殿大學士石珤賈詠並進少保。【綱】秋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綱】丁亥六年春二月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石珤致仕以少保席書爲武英殿大學士掌詹事。【綱】夏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翟鑾入閣辦事。【綱】以新建伯王守仁爲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紀】初田州土官岑猛反總督兩廣都御史姚鏌莫討之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已而猛黨盧蘇王受復叛御史石金論奏鏌輕信寡謀姦狠無術上怒落鏌職命王守仁代之。【綱】秋八月進楊一淸華蓋殿大學士以張璁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霍韜論王守仁疏

【紀】戊子七年夏五月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討廣西叛蠻平之。【紀】捷聞桂萼忌之論守仁挾詐專兵禮部尚書霍韜上疏曰伏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命下之日臣竊爲守仁計曰非調三省兵若干萬軍餉支費若干萬殺死疫死民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自是而思恩叛矣守仁乘此大壞極敝之後雖合四省兵力支銀米數百萬勦平報級亦且曰天下大功也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聖德遂令稽首來服若八寨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廣西在萬山之中土惡水迅氣習凶悍八寨賊洪武間所不能平正統以來成化初僅得討平餘孽復熾今守仁沉機不露撫賊不備一鼓蕩平百數十年虎豹窟穴掃而淸之[illegible]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恩田州向化之民能體陛下之義以討叛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不以爲功反以爲罪可乎守仁按[illegible]奸臣許泰等欲掩其功揚言守仁初與賊同謀又謂宸濠敗守仁亦同搶去當時閣臣亦忌守仁之功不爲辨白臣嘗謂守仁之功不白無以勸効忠之臣廣西

明倫大典成
追奪議禮諸臣官敕

之功不自無以勸策勳之原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
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守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鎮臣遂無所激
勸矣疏奏不報。○【綱】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紀】追奪議禮諸臣官敕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
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將毛紀蔣冕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
宇爲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爲禮部仍主邪議吏
部郎中夏良勝等倡率庶官黨逆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衆朝臣
伏闕喧呼朕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爲罪之魁法當僇市特寬宥
削籍爲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
俱已致仕各奪職閒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illegible]俱發

原籍爲民爾禮部揭示承天門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綱】冬十月皇
后陳氏崩　閏月立妃張氏爲皇后

林希元荒政叢言

【綱】己丑八年春二月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卒
于南安（後贈侯諡文成）。○【綱】三月前大理寺評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紀】其
言曰救荒有二難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
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
民急湯水已死貧民急墾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
三權權借官錢以糴糶權興工作以助賑權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
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
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綱】秋七月以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

改號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
三途並用

院學士桂萼爲武英殿大學士。　九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楊一清致仕。
【綱】庚寅九年秋八月致仕大學士楊一清卒。○【綱】冬十月改號孔子爲
先師易像爲主。　十二月桂萼致仕。○【綱】辛卯十年春正月帝改張璁
名孚敬字茂恭御書賜之。○【綱】詔三途並用。○【紀】詔吏禮二部循洪武
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例三途並用務在得人以稱朕用賢之
意。○【綱】夏六月以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武英殿大
學士。　閏月雷震午門西角樓。○【綱】張孚敬致仕（尋遣行人召還）。○【綱】秋九月
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時爲武英殿大學士。
【綱】壬辰十一年春二月進張孚敬華蓋殿大學士。○【綱】秋七月彗星

馮恩劾三姦
吳山獻白鹿
陳軾獻白兔

見東井東北行歷天津掃太微垣（上同）詔羣臣修省。○【綱】八月張孚
敬致仕。○【綱】以汪鋐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綱】冬十月下御
史馮恩獄。○【紀】恩上疏劾張孚敬汪鋐方獻夫曰張孚敬之姦久露汪
鋐方獻夫之姦不測陛下去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
謂孚敬根本之蠹也鋐腹心之蠹也獻夫門庭之蠹也乞斬三姦以應
更新之象上怒下恩獄。
【綱】癸巳十二年春正月進張孚敬少師方獻夫致仕。○【紀】河南巡撫吳
山獻白鹿。○【綱】夏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　秋九月以張孚敬攝
都察院事。
【綱】甲午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德妃方氏爲皇后。

嚴嵩至部受賓賄

【綱】乙未十四年春正月莊肅皇后（武宗后）崩。○【綱】夏四月張孚敬罷。名璁。費宏入閣。　秋九月汪鋐罷。

【綱】丙申十五年秋九月進李時少師謹身殿大學士。○【綱】冬十一月少師費宏卒。○【綱】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紀】時禮部選譯（[illegible]選夷夏之言者曰譯）字諸生，嵩至部受賓賄，已而苞苴（裹曰苞藉曰苴以物相遺者必苞苴之）過多，更高其價。御史桑喬列其狀，請罷黜之。嵩乃疏辨求免。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其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得飾辭自明，以傷大體。帝乃令以後大臣被劾，宜自省，倘勿得疏辨。嵩懼，益爲恭謹以媚上。○【綱】進李時華蓋殿大學士，以少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

嚴嵩復阿上旨

【綱】丁酉十六年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綱】戊戌十七年秋八月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顧鼎臣爲文淵閣大學士。○【綱】九月追尊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音胃）宗。○【紀】初，通州致仕同知豐坊上言，請復古禮，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嚴嵩上言：萬物成形於秋，故王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蓋親親也。若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恐皇考有所不安。上悅。已而嵩復阿上旨，請尊文皇帝稱祖，獻皇帝稱宗，上從之，乃尊文皇帝爲成祖，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天下。○【綱】冬十二月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李時卒。○【綱】章聖皇太后蔣氏崩。

景雲見

方士陶典眞一名仲文

致一眞人邵元節

【綱】己亥十八年春正月立皇次子爲皇太子　進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綱】二月景雲見。○【紀】夏言顧鼎臣以聞，嚴嵩請上御制受羣臣賀，嵩乃作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詔付史館。○【綱】詔承天府（今[illegible]見之卷）視顯陵（睿宗陵也）。○【綱】車駕發京師。○【綱】三月以方士陶典眞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紀】典眞一名仲文，黃岡（今湖廣黃州府黃岡縣）人，少爲縣掾，頗喜神仙方術，嘉靖初授遼東庫大使，秩滿至京師，時致一眞人邵元節貴幸，會宮中黑眚（音生）見（眚災也），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代己，試宮中，稍能絕妖，上寵異之。至是扈蹕南巡，至衛輝（今河南衛輝府），有旋風繞駕不散，上以問仲文，對曰：當火。護仲文讓之，仲文曰：火終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無算，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竟無恙。明日敕行在（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日乘輿，止曰行在）吏部授仲文是職，給誥印，許攜其家於宮。○【綱】夏四月車駕至承天府。○【紀】上至承天，居卿（同慶）雲宮。辛巳詣純德山（顯陵在焉）降輦（音[illegible]）上稽首。甲申享上帝於龍飛殿，奉皇考配。閱陵畢，詔告天下。壬辰車駕發承天。○【綱】五月帝還京。○【綱】以翟鑾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進陶仲文爲忠孝秉一眞人

九廟火

【綱】庚子十九年春二月京城黃霧四塞。○【綱】秋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　冬十月大學士顧鼎臣卒。○【綱】十一月進陶仲文爲忠孝秉一眞人，領道教事。○【紀】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綱】辛丑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紀】時久暘（陽）不雨，是日初昏陰雨驟至，大雷電以風，忽震火起仁廟鴟吻（[illegible]）延之，須臾燬其主，延及成祖主

葉經劾嚴嵩

亦爗。遂及太祖。郜穆鞏所稚獻廟猶存。○綱御史葉經劾嚴嵩。罪赦弗治。○目交城王絕嗣。國將軍表柚謀襲之。遣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白金三千兩賂嚴嵩。復賂儀制司令史徐旭。及王府科官八人皆受焉。嵩乃題覆從之。東廠邏（詗事者也）卒。發其賄以聞。下法司。問受賂者皆戍邊。嵩無恙。既而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燱。與嫡孫懷墡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亦受之。爲覆允。永壽藩。儀王妃遣人擊登聞鼓（以明其惡以次爲是人）。奏訴於是。御史葉經。劾嵩貪狀。乞賜敕正。嵩恐。歸謗於上。上責之。乃已。表柚惟燱。襲爵應否。行所司勘之。嵩安心任事。勿以介意。○綱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崩。

嚴嵩入閣

綱壬寅二十一年。夏六月。大學士夏言罷。進翟鑾少傅謹身殿大學士。○綱秋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部事。○紀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材。御史童漢臣等。首論嵩奸汙。不當乘君子之器。南京給事中王曄。御史陳紹等。復論嵩并其子世蕃。同惡相濟。闒通賄賂。上見動以千百計。嵩疏辯乞休。上優詔慰留之。

宮婢謀弒

綱癸卯二十二年。春二月。段朝用伏誅。○綱宮婢楊金英等謀弒帝。伏誅。○紀上曰。朕非賴天地鴻恩。遏於宮變。焉有今茲。朕晨起至塑。朝天宮七日。醮之日。白鵲四十餘鄰宮中。羣臣賀。○綱夏四月。下給事中周

白鵲翔宮

卜周怡獄

怡獄。○目嚴嵩既入內閣。時爲吏部職。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於是周怡劾（請禁士書者皆爲二指吾其一日嵩執政先發嵩封所言不當除去不察）苞苴輻輳其戶外。大學士翟鑾位望先嵩。而勢實不敵。遂至不相能。（不稱者也）劾

殺葉經

怡上疏論之。語多侵嵩。疏入。下怡獄。已而鑾以二子俸第。削籍去。○綱秋九月。殺山東巡按御史葉經。○目初。經劾嚴嵩受表柚。惟燱賂。嵩銜（嵩銜之也）之。及經監山東鄉試。嵩摘試錄中。有譏上語。激帝怒。逮之至京杖闕下死。布政使陳儒以下皆遣謫。自是中外益側目畏嵩矣。

陶仲文兼總三孤

綱甲辰二十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爲文淵閣大學士。○綱冬十月。加秉一眞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綱大同遊卒復叛。入王三。上曰。叛惡就擒。固義勇之効力。實神鬼有以默戮（并力）之。遂加仲文爲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前此大臣無兼領三孤如仲文者。

綱乙巳二十四年。春三月。以嚴世蕃爲尚寶司少卿。○綱秋七月。太廟成。布詔天下。○綱冬十一月。許讚削籍去。○綱十二月。復召夏言入閣。○紀自嚴嵩入相。同事者多罷去。嵩獨柄。以太廟工成。加太子太師。後上微聞其橫。厭之。於是詔起夏言。言至。嵩復其原官。且加少師。位在嵩上。嵩甚恨之。是時嵩子世蕃。爲尚寶司少卿。通賂遺。（擅去）且代輸戶輸納錢穀。多所侵削。（爲言）言知之。欲以上聞。嵩懼。甚挈世蕃詣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賂其門者。直造言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言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

綱丁未二十六年。秋七月。以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目世蕃狎昵日盛。嵩惲夏言知之。乃疏遣世蕃歸。上特命驗驛往返。世蕃益横。○綱冬十一月。皇后方氏崩。

沈鍊數嚴嵩十大罪

貶楊繼盛爲狄道典史

開馬市于大同

仇鸞伏誅

王宗茂論嚴嵩大罪八

以嵩嚮護陵寢，嵩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北將歸，必大捷。時嚴嵩執(私)廢格(閣)邊機(敢)不以上聞，故鍊書奏不報。鍊乃抗疏言：嚴嵩愛國重任，貪婪(盧含反。婪，貪也)。惡鄙不羈(縛)方略，治國安邊，惟與子世蕃爲全家保妻子計，以朝廷之賞罰爲已出，故人皆討嵩愛惜，不知朝廷恩威。納賄數(罪)上其十大罪，請戮之以謝天下。詔以鍊誣詆大臣，廷杖之，謫田(宣府)保安(今直隸保安州)。○綱三月，大計京官。○紀嚴嵩授指吏部中傷善類甚衆。初刑部郎中徐學詩以劾嵩父子被斥，至是削籍，并黜其兄中書舍人應豐。吏部奏上，上察其私，罰之，然亦不問。○綱貶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爲狄道縣典史。○紀仇鸞既遣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答利貨幣，謀(上見)書送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

明鑑　卷之八　明世宗　三

嵩贊成之。上乃許。繼盛上疏極言其不可。下內閣嵩等議未決，鸞曰：豎子不知兵，宜其易之。鸞疏詆繼盛阻撓邊計。上震怒中變，詔逮繼盛下錦衣衛獄，貶狄道縣(屬陝西臨洮府)典史。○綱夏四月，開馬市于大同。

綱壬子，三十一年，春正月，俺答寇大同。　二月，罷馬市。　三月，以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徐階爲東閣大學士。○綱秋七月，俺答寇薊州，仇鸞伏誅。○紀俺答寇薊州，時仇鸞病，請與疾督戰，詔兵部尚書趙錦收鸞大將軍印綬，以總兵官陳時代之。鸞懼而死，徐階因奏鸞通敵誤國，詔剖棺戮屍，全家斬於市，沒其資產。○綱冬十月，謫御史王宗茂爲平陽縣丞。○紀宗茂疏論嚴嵩負國大罪八，上謫其狂躁，遂謫。

趙錦請罷嚴嵩以應天變

楊繼盛劾嚴嵩疏略

壞祖宗之成法

綱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日食。○紀巡按御史趙錦請罷嚴嵩以應天變，上怒，命逮錦繫錦衣獄，久之，削籍爲民。○綱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坐繫獄。○紀初仇鸞既誅，上思繼盛言，自貶所月餘遷主事，隨遷兵部武選司員外。至是上疏論嚴嵩十大罪五奸，略曰：方今在外之賊爲俺答，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俺答之先。嵩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皆止言其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去年春雷久不發，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四方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感應賊嵩之身，

明鑑　卷之八　明世宗　卄

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訓有曰：後世設立丞相者，本人陵遲，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一人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皆使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諉罪於人。是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票(擬)本自任，遂作威福，用一人，即先謂曰：我薦之也；罰一

竊君上之大權　掩君上之治功　縱姦子之僭竊　冒朝廷之軍功　引悖逆之奸臣　誤國家之軍機

人則又謂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也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頒行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皆出於彼而後已是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之義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擬題疏方上滿朝紛然既下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發大學士李本擬旨本即呼之世蕃乃同趙文華自擬以上此人所共知也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竊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廢壞皆

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置其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朋奸比黨竊長孫嚴效忠冒征蠻功奏捷遂陞鎭撫效忠告病嚴鵠襲代加陞錦衣千戶效忠鵠皆世蕃孽養乳臭子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俺答總兵仇鸞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賄薦爲大將後知陛下疑鸞遂互相詆譏以掩初迹是通寇者逆鸞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通不肖黨類引悖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答犯內深入兵法禁其轉擊嵩乃曰京邊不同戰敗於邊可掩敗於京不可掩且俺答飽自退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劾嵩世蕃革任爲民矣又於考察京官之時推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給事中厲汝

亂黜陟之大柄　失天下之人心　壞天下之風俗　嚴嵩五奸　左右嵩之間諜　納言嵩之鷹犬　爪牙嵩之瓜葛　耳目嵩之奴隸

進以劾嵩世蕃降爲典史矣又於考察外官之時通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權皆攬於嵩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盜取於百姓陛下雖累加撫卹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自逆瑾（劉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尚巧猾者以爲通材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者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嵩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

從厚以賄結之凡意所愛惜嵩皆預知以得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也○今之細作）其奸一通政司納言之官（虞書帝曰龍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嵩令義子趙文華爲之凡疏到必有副本（即副封見上）送嵩世蕃先閱而後進早爲彌縫是陛下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嵩既內外周密所畏者廠衛（見上）之緝訪也嵩則令世蕃籠絡廠衛締結親陛下試詰嵩所暱者誰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其奸三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官也嵩於進士初選時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隸其奸四科道雖入其牢籠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各官少有怨望

王工嵩之心腹

者嵩得早爲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矣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濟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上怒其引用二王命繫錦衣獄詰訊主使者繼盛曰盡忠在己豈必人主使乎又問引用二王旅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杖百送刑部尚書何鰲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郎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言以三尺竹簡書法律故云）豈可誣也嵩怒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說竟坐絞繫獄（下）編三月以嚴世

蕃爲工部左侍郎

編甲寅三十三年春二月倭（高）寇浙江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如浙○編倭賊犯浙江文華請禱海神以厭賊遂遣如浙禳（禱也）蹤官吏搜括財物公私苦之○編秋七月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吏部尚書李默禮部尚書王用賓左都督陸炳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禮部左侍郎閔如霖吏部右侍郎郭朴吳山並直西內撰玄文○紀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獨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辭謝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東漢馬援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上怒曰景和故出不祥語當從誣訕律乃革爵安置昆山

鄔景和不諳玄理

編乙卯三十四年春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編冬十月殺兵部員

張氏乞代夫命疏

外楊繼盛○紀初繼盛自謫所累遷至武選司員外常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劾因公幾死今和公嵩父子百黨也公何以報爲繼盛不聽密具疏疏成齋三日乃上遂得罪繼盛每出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觀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見六卷）竊歎曰奈何不以此護嵩頭司業王材詣嵩曰人言繼盛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愛萬世邪嵩曰吾行當救之令其子世蕃謀之其黨胡植鄢懋卿懋卿曰此養虎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嵩意遂決先是侍郎江浙浙閩總督張經浙江巡撫李天寵以玩寇殃民逮至京師下獄論死嵩乃以經天寵疏覆奏附繼盛於後上覽之謂江南總督（經）大惡遂下旨行刑是歲論大辟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繼盛與焉將刑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

伐仇鸞聖旨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湔洗雪）雪（謂洗雪其寃也）一歲四遷臣夫銜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妄有陳說荷陛下不卽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斤斷筋（一）二條日夜籠箍（篝）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部臣兩次請決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儻以罪不可赦乞將臣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魑魅（魑魅○能出類人之所聞○魑魅鬼也）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陛下奏入爲嵩所抑不得達遂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矣

紀丙辰三十五年春正月趙文華自江南還京擢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紀文華與吏部尚書李默構隙知默與嵩異疏劾之摘其部選策題有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復淮蔡而晚業不終爲謗訕（下）

上漸有疑嵩意

徐階日翻用事

鄒應龍夾樓之夢

小兒東樓之兆

夢山先生

御史耿定向劾其六罪。故罷嵩。復爲所親歐陽必進代之。未久亦勒歸。○綱進禮部尚書袁煒要太子太保。入閣。參預機務。○紀時上漸有疑嵩意。密諭徐階舉堪輔政者。階密奏曰。人君以論相爲職。陛下斷自宸衷。則嬪倖陰阻之私自塞矣。上從之。遂有是命

綱壬戌四十一年。春三月。嵩壽宮成。○紀加大學士徐階少師。任一子。袁煒少保。嚴嵩加祿賚有而已。○綱夏五月。嚴嵩罷。其子世蕃下詔獄。以御史鄒應龍爲通政司參議。○紀自徐學詩。王宗茂。楊繼盛。沈鍊。吳時來。張翀。董傳策。或死或戍。縉紳皆畏嵩不敢言。至是徐階日親用。朝廷臣多知之。未發。御史鄒應龍欲具疏。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塿。其下甚卑。樓側平田。有米草。覆其上。一矢拉。(螺)

明鑑　卷之八　明世宗　三

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新語司以事鄙嵩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日與東樓議之。東樓世蕃別號也)遂上疏劾世蕃數(其上)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乞置於理。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上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乘傳(輔夫傳驛車也)去。而下世蕃於獄。擢應龍。嵩其故言。鄒懋卿等(咸)法司讞。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於是戍世蕃雷州衞。子鵠。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衞。家人嚴年錮獄。追贓。年最黠。(人皆)夜宿。惡間上大夫所呼爲萼山先生者也。上猶以嵩故。特宥其孫鵠爲民。嵩既去。上念之。諭徐階曰。嵩已退。但子已服罪。敢有再言如鄒應龍者。俱斬。○綱六月。大理卿萬寀。刑部侍郎鄢懋卿罷。○紀御史鄭洛劾寀。世蕃。及太常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贓。不

職。寀懋卿罷。虞龍降調。○綱秋九月三殿成

明鑑　卷之八　明世宗　三

明鑑會纂卷之八終

徐階深謀

明鑑會纂卷之九

上虞朱國標聖[illegible]編

○明紀

世宗肅皇帝

癸亥四十二年春三月以嚴訥爲吏部尚書李春芳爲禮部尚書○夏四月謫世蕃邊衛紀世蕃未至雷州至南雄而返羅龍文亦逃伍潛往歙[illegible]嚴氏敗亡命制答一日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老頭泄此恨徐階聞厚爲備嵩久之亦聞嵩曰見謀我多矣勁階之入政府也屬嵩者且十年幾不敢證約禮嵩德度言顧卷其上亦頗自恭謹惟世蕃多行無禮嵩既與忍嵩亦不知也方應龍疏上階往謁慰嵩甚嵩甚頓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爲託既歸其子密啟曰大人受侮已極此其時已階笑罵曰吾非嚴氏不至此負心爲難去人將不食吾餘嵩還所親探之語如前嵩階亦如上猶眷戀未能即割也嵩既去書問不絕久之世蕃亦忘嵩事謂徐老不我毒嵩也聚工大治館舍陰賊彌甚

甲子四十三年秋七月以論德瑨佐世光俗王府講官○冬十月復逮嚴世蕃下獄紀先是御史林潤既劾鄢懋卿罷去知離任必報會袁州今江西袁州府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過嚴嵩里在袁州府分宜縣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爲播諫臣至箕踞坐箕踞兩足如箕形如箕也不起役人戲以瓦礫擲力

郭諫臣具揭上林潤

石小擲諫臣不禁怒臣遂具揭上之潤潤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防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下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爲主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眾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逮及也其人在而追取之捕者其人亡則討捕之潤京潤下部諫臣捕世蕃嶽州府推官栗祁捕龍文自駐九江今江西九江府勒兵以待

嚴世蕃伏誅

乙丑四十四年春三月嚴嵩削籍沒其家其子世蕃及羅龍文伏誅○紀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郭諫臣曰監司盡散其工匠四千人龍文走匿世蕃家捕得之潤因諭袁州府詳具嚴氏諸暴橫狀得之復上疏數數上聲世蕃父子罪上怒詔下法司訊狀已而徐階具疏以聞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於市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已而籍嵩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輸於天府○冬十二月詔萬寀鄢懋卿並充軍○紀嚴嵩死[illegible]

海瑞諫服采長生

丙寅四十五年春正月帝不豫○紀先是方士王金陶倣劉文彬申世文高守中陶世恩[illegible]僞造諸品仙方以金石藥進御性燥熱帝服稍補火劑不能愈至是諭徐階欲幸承天承天見上拜顯陵[illegible]取藥服氣階奏止之○冬下戶部主事海瑞獄○紀瑞上言陛下即位初年敝一

箴心冠履分辨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
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
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
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今惡
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孑遺也然而內外臣
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為之群臣誤順之
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於修玄修玄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
文武之為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歷漢唐
宋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
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

無因而至有脛行耶天賜之有手授耶然則玄修之無益可知
矣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撰桃設藥以誤長生
理之所無斷可見已陛下誠翻然悔悟日御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
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
臣亦洗心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皋夔伊傅周召之列民熙物泰萬為
太和陛下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
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經之藥甄想遐舉輕舉之方求之終
身不可得已疏奏上大怒命逮送鎮撫獄〇〔綱〕二月以禮部尚書高
拱為文淵閣大學士〔綱〕冬十二月帝崩〔紀〕上疾甚自西苑還乾清
宮遂崩大學士徐階等啟請皇子裕王主喪事宣遺詔曰朕奉宗廟四
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
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自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
者即釋復職〇〔綱〕皇子裕王載垕音后即位〇〔綱〕釋刑部主事海瑞於獄

釋海瑞

擢為通政使

穆宗莊皇帝 名載垕世宗第三子初封裕王在位六年壽三十六歲而崩

〔綱〕丁卯穆宗皇帝隆慶元年春正月立妃陳氏為皇后 詔錄用先朝

穆宗初政

建言諸臣楊繼盛沈鍊等並復職贈蔭諭祭〇〔綱〕追贈王守仁為新建
侯諡文成 進高拱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病歸以禮部尚書陳以勤
為文淵閣大學士〇〔綱〕二月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為吏部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直內閣〇〔綱〕三月葬永陵 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文劉

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伏誅 四月進張居正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綱〕戊辰二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保 進陳以勤太子太師武
英殿大學士 召南京禮部尚書趙貞吉為講官掌詹事府〇〔綱〕二月
帝耕藉田〇〔紀〕三月立皇子翊鈞為皇太子〇〔綱〕科臣石星上疏

石星疏言六事

言六事詔廷杖削籍〔紀〕星上言六事一曰養聖躬長夜之飲不可不
節二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宜請亟復三曰勤視朝總理萬幾周知民隱
四曰速俞允言諸疏留中不下請斥內批者稍遲不允五曰廣聽

廷杖石星

納六曰察讒譖疏奏上怒命廷杖削其籍〇〔綱〕秋七月陝西民李良雨

男化婦人

化為婦人〇〔綱〕冬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〇〔紀〕先是內降戶部採買

罷劉體乾

珍珠金玉等項尚書高耀即召商收買應命及體乾為尚書抗論財用

（詹仰庇削籍爲民）

閣之請停採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收令齋本吏領回禮乾復令齋往吏被毆遂將原本送內閣未及進呈忽內降著大人致仕去。【編】十一月杖內監李芳繫獄禁錮之。【紀】芳數（諫）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上命緹騎（見之）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見禮記王制篇）非惟死者不寃亦令生者不犯李芳供事內廷罪杖未明莫知所坐上曰芳無禮第錮之。

【編】己巳三年夏五月逮御史詹仰庇（杖）杖一百削籍爲民。○【紀】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架金玉器物之費從蔡小因而乾二 後爲理德縣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一百削籍爲民大學士李春芳等疏救不聽。○【編】六月以海瑞爲右僉都御

史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 秋七月建極殿大學士徐階致仕。 詔起高拱爲武英殿大學士。 八月以趙貞吉爲文淵閣大學士。

（王崇古款俺答孫）

【編】庚午四年春正月太子太師陳以勤致仕。○【編】冬十月俺答來請盟通貢市馬。○【紀】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僕阿力哥等來降總督王崇古納之還吏諜曰此孤豎（共）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呂不韋見秦異人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我歸其孫若其弟急則我因而撫之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耆谷（蘇號）（俱王）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兩利而俱存之形構則以兵助之外傳與破狀危之名而資收其用事聞廷臣喧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之尤力上曰

蒸義來降宜加獎勵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賜衣一襲俺答妻恐中國殺其孫日夜怨俺答俺答亦自悔遂擁衆十萬壓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往諭以國恩要（邀）其縛叛示信俺答大喜感且悅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誓從盟世世批服屬何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焉。○【編】十二月詔進王崇古少保兵部尚書。○【紀】俺答執趙全等來獻崇古還那吉歸那吉感泣誓不敢負中國論功進崇古少保兵部尚書賜蟒玉世襲錦衣千戶。○【編】進大學士張居正吏部尚書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

（小吏得官本土）

【編】辛未五年春三月封俺答爲順義王。○【編】夏四月詔小吏得官本土○【紀】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然耳若倉

庫驛遞等官官甚卑祿甚貧一授遠土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其情可憐近日教官得選本省地方人以爲便乞照此例從之。○

（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編】五月少師李春芳致仕 秋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以高儀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編】壬申六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師 以高儀爲文淵閣大學士 以吏部左侍郎呂調陽爲禮部尚書。○【編】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書。○【編】夏五月帝崩。○【紀】上不豫已而大漸（見四卷）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見三卷）上倚坐御榻皇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於左上因甚太監馮保宣顧命曰朕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負先帝付託東宮幼沖以屬（卿）卿等宜協輔遵守祖制則社稷功也拱等

馮保矯傳遺詔

張居正結馮保

張居正與馮保謀去高拱

張居正進帝鑑圖說

泣拜而出。翼日上崩。○【綱】六月太子翊鈞卽位。年始十歲○【紀】時太監馮保方居中用事。矯傳大行見二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廷臣聞之俱駭。一日內使傳旨至閣。高拱曰。旨出何人。上沖年。皆若汝曹也所爲。吾且逐若曹矣。內豎還報。保失色。謀逐拱。拱與張居正俱負氣不相下。居正乃結保自固。拱慮保專恣。與居正高儀謀去之。居正陰洩之保。乃與保謀去拱○【綱】罷大學士高拱○【紀】是月既望。庚午昧爽旦欲明也拱在直。張居正引疾。召諸大臣於會極門。保居正至。拱以爲且逐馮保也。保傳皇后皇貴妃帝生母李氏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今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拱卽日出朝門。乘一牛車去。而高儀未幾亦以病卒。居正裒然首輔矣○【綱】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綱】秋八月帝御經筵○【紀】張居正請開經筵。復請更定常朝日期。御門聽政。俱從之。上遂御文華殿日講。以爲常○【綱】冬十二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紀】上見居正。旅册進覽。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應如響。因卽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一。日上御文華殿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漢文帝後六年遣將軍周亞夫等將兵備邊亞夫次細柳原文帝至細柳勞軍歎曰此眞將軍矣居正因言陛下宜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及早講求也。上稱善。

神宗顯皇帝名翊鈞穆宗第三子在位四十八年壽五十八歲

張居正謀殺高拱

天日在上安得有此

願以百口保高公

【綱】癸酉神宗皇帝萬曆元年。春正月。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張居正知經筵事○【綱】張居正及馮保謀殺前大學士高拱。不遂而罷○【紀】庚子早朝。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僞作宦者狀。袖有佩刀。趨走皆驚。左右執之。馮保立鞫之。曰南兵王大臣矣。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借以除高氏。先是大臣爲戚帥三屯營南兵。不遂。流落都下。爲人巧捷便佞。一中貴暱之。至是令稱拱使。改籍武進縣。卽令廁卒。卒僞衣大臣蟒袴。予二劍。劍首飾猫精異寶。遂繫廠中。入以聞。詔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卽付保鞫。保令辛儒誘大臣曰。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來刺。顯先首免罪。卽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榜笞也○掠死矣。儒日與大臣狎狀。卽令誣拱家人爲同謀。獄具。保飛檄五校械拱僕。而居正前疏傳中外。口語籍籍。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尚書楊博。博曰。道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持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不懌。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公。必靜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孰望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媚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已告爲解。卽共詣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卽處之耳。守禮曰。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居正慎然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字。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爲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卽上聞。先政府邪。吾兩人非謂相公甘

回天非相公不能

楊博授朱希孝

天意若此可不畏

張居正進講章

心(謂快意殺之也)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撫髀曰何以教我。將曰此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居正悟言於上命馮保與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鞫。希孝詣楊博問計。博曰公第使善詞(見六卷)校尉入獄訊刀劍口語所從來。雜高家僕踪眾中令別識。且問見高公何所令在何地則立辨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詞校尉詰詢大臣何自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校尉即告大臣入宮謀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哭曰始紿(紿音怠欺也)我主使者罪大。諾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當實言。高家僕逆至希孝雜諸校中令揚色大臣不辨也。及會審風霾(見七卷)大聯兩(去聲)霧東廠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卽問曰誰主使者。大臣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又問爾言高相公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公。希孝復詰(乞)其辨袴刀劍曰馮家僕辛儒所予。保益懼。遂罷審。保密飲(去聲)大臣生漆酒瘖(因○瘖啞也)之。而密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內監者年七十餘奏上曰高拱故忠臣何爲有此。讀顧保曰高鬍子是正直人。張居正故懷忮(至)刻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沮。而內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拱被居正齮(擬)齕(紇○齮齕齧也)杜門屏(丙)居。仕宦中州者不敢過新鄭。(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乘枉道他去

〔綱〕甲戌二年。春正月。張居正進講章。○〔紀〕居正上講章疏畧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樂。則必溫故而後知新。臣雖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刪

迎仁聖賞花

張居正上御屏

臺劾張居正

進張居正左柱國

定大學一冊虞書一冊通鑑四冊進呈睿覽。雖淺近之言然亦行遠登高之一助也。○〔綱〕三月。帝自駕迎仁聖皇太后過大內賞花。○〔紀〕上諭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兩后賞宴甚歡慈聖也。張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病故。賀惟陛下念之。上卽旭遣宮白慈聖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宴而罷。○〔綱〕秋九月。刑部請錄囚。○〔紀〕慈聖太后欲停之。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陛下卽位以來停刑者再矣。稂(郎)莠(有○稂莠害苗草)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良民。上爲請太后從之。○〔綱〕冬十二月張居正率大臣上御屏。○〔紀〕屏繪天下疆域及職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於文華殿後時加省覽

〔綱〕乙亥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爲禮部尚書入東閣。○〔紀〕張居正請增閣臣許之。卽日進四維爲禮部尚書入東閣。故事入閣者止曰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綱〕丙子。四年春正月。下御史劉臺獄奪職爲民。○〔紀〕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四維張瀚(瀚爲吏部尚書)爲黨。所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附上行私。權無厭。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順以稱下雅而負國。今以事上邪無以逃專擅之議。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一百遠戍(恕)之。時議猶籍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爲解免杖奪職爲民。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綱〕冬十月進張居正左柱國太傅

張居正諫停刑

吳中行等劾張居正。公饒我公饒我

居正爾殺我爾殺我

加伯爵。○【紀】敕曰。先生親受先帝顧命。輔朕沖年。今四海昇平。實賴匡弼。精忠大勳。言不能罄。惟我祖宗列聖。兩賜子孫。與國咸休。欽哉。居正固辭伯爵。許之。

【綱】丁丑五年。夏五月。詔衎慈慶慈寧兩宮。既而罷之。○【紀】張居正言。兩宮於萬曆二年落成。(宮室既成。祭之曰落。)今壯麗如故。足以娛(悅)聖母。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以惜也。請暫輟工。從之。○【綱】秋九月。帝諭停刑。○【紀】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張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禁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銜憤。聖主明王不爲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爲妖沴(明上灼。陰陽氣亂曰沴。)氛祲(分侵。妖氣也。)之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與告成。然後暫免一年。從之。○【綱】張居正以父喪欲去位。帝手詔慰留之。○【綱】冬十月。張居正復上疏乞終制。不允。杖諭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等。○【紀】居正既父喪。奪情。青服視事。中行用賢穆思孝交章劾居正。忌親貪位。居正大怒。大宗伯馬自強曲爲營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錫爵徑造喪次。爲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爲公。語未竟。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刀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是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

許文穆贈杯二賢

鄒元標觀杖四賢

張瀚稱疾失息

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illegible])英。英者何。藺生氣。([illegible])追琢。([illegible])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illegible])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illegible])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錄。(錮)錮其禁獄。越三日。始命解發。戍爲更番。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其觀四人杖。愈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綱】罷吏部尚書張瀚。○【紀】先是瀚爲南京工部尚書。廷推吏部。瀚名第三。以張居正言。上越次用之。居正以爲德。希瀚報奪情議。起。遂邀中旨風(諷)瀚留居正。居正亦自爲嘖風之使留己。瀚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禮部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大不悅。於是有詔切責瀚。謂瀚衣諉不復顧人臣禮。瀚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益怒。嗾(嗾)言官劾之。勒令致仕。○【綱】起復大學士張居正入直閣。([illegible])○【綱】初居正在喪次。凡閣中票令吏齎奔就其處受之。[illegible]稱太師稱先生。[illegible]上令居正於平臺[illegible]入直。

明鑑會纂卷之九終

明鑑會纂卷之十

上虞朱國標聖儀續編

○明紀

神宗顯皇帝

【綱】戊寅六年春正月帝冠○【綱】三月立妃王氏爲皇后○【紀】大婚禮成上兩宮徽號（仁聖皇太后加徽號慈聖皇太后加聯文）○【綱】張居正乞歸治葬許之○【紀】居正辭朝上勞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孝思只得忍而允所請然先生雖行國事尚宜留心乃賜銀印曰帝賚忠良命得密封言事

賜張居正銀印

○【綱】以禮部尚書馬自強爲文淵閣大學士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申時行爲東閣大學士○【綱】夏六月張居正還朝○【紀】上召見於文華西室問治途所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遷葬何如居正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綱】秋八月前少師高拱卒復其官予祭葬

張居正請罷戒壇

【綱】己卯七年春二月帝患疹○【紀】慈聖太后命僧於戒壇設法度衆張居正言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衆數萬恐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當潔誠祈禱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爲福哉事遂寢○【綱】二月河工成○【紀】先是淮安

河工成

有水患河決入淮水勢不能泄揚成爲巨浸直逼泗州（祖陵）患近陵寢

命潘季馴治河

上以問張居正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陞[illegible]部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裕藏不問出入諸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鞫治之於是當事者日夜焦勞踰年而堤成轉漕無患○【綱】三月帝疹愈○【綱】夏四月命鑄大錢進內庫既而罷之○【紀】上以內庫缺錢命部鑄大錢以進張居正上言先朝鑄錢呈式非供上用也萬曆二年進錢一千萬其後歲歲半之已非本意若缺錢鑄進是以外府之儲取供內庫大失舊制矣上從之乃罷鑄錢○

張居正諫鑄大錢

【綱】五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爲寧遠伯○【紀】張居正言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爲一時冠加以顯秩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已而成梁使使饋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却不受○

李成梁忠勇爲一時冠

罷浙直織造內臣

【綱】秋七月給事中顧九思等請罷浙直織造內臣從之○【紀】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災請罷織造內臣孫隆上語張居正曰彼織幣且完當俟來春罷之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暫去之俟稍稔可復也上從之○【綱】冬十月薊遼總督梁夢龍等擊土蠻走之○【紀】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張居正奏言臣諭邊臣如敵騎入勿輕戰堅壁清野賊無所掠彼將自阻請令夢龍駐永平戚繼光駐一片石何以遊擊上善之既而土蠻以四萬騎犯前屯遼陽龍李成梁率兵擊卻之

命纂寶訓實錄進呈

【綱】庚辰八年夏五月纂修大明會典○【綱】冬十二月張居正請修累朝寶訓實錄進呈○【紀】居正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十條曰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

採木之害

連願多。荊州[illegible]驛動。上曰。張居正誣衊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脩張順張書。俱令烟瘴地面充軍。府司勘居正家屬。其長子敬脩不勝刑。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上言。居正家產奉旨抄沒。國法已正。衆憤已平。但其八旬老母。衣食不周。子孫死亡相繼。殊失罪人不孥之意。上乃詔有司保全之。○綱冬十二月。以禮部尚書王錫爵為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家屏為東閣大學士。

四川巡撫雒遵奏採木之害。

綱乙酉十三年。春正月。起前應天巡撫致仕海瑞為南京吏部右侍郎。○綱夏五月。大旱。○紀詔免災傷地方本年錢糧。○綱六月。慈寧宮成。

○紀宮建於萬曆二年。極壯麗。以居慈聖皇太后。尋欲改造。因張居正疏諫而止。居正沒。乃興工。費財力巨萬。

綱丙戌十四年。春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為貴妃。○綱貶戶科給事中姜應麟等為典史。○紀應麟吏部員外郎沈璟上言。貴妃雖賢。所生為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鬯承祧。反令居下。乞收回成命。首進恭妃。次及貴妃。上怒。謫應麟廣昌典史。璟調外任。上謂閣臣曰。朕非為册封事。責言官惡彼疑朕立幼廢長。放肆瀆擾。上累陷朕於不義之地。我朝建儲。自有成憲。朕豈敢以私意壞[illegible]祖宗之法。[illegible]上言。恭妃誕育元嗣五年。未聞有進封之典。鄭氏一生子。即有皇貴妃之封。此天下不能無疑也。上怒。謫知法朝陽典史。[illegible]部右侍郎沈鯉請

申時行請立東宮疏

並封恭妃王氏。上諭行元子明立行。○綱二月。大學士申時行等上疏請立東宮。不聽。○紀時行等疏言。國本繫於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昔萬曆十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於茲五年。正名定分。宜在今日。本朝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為皇太子。尚未周一歲也。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睿齡漸長。陽德方亨。乞敕下禮部。速具儀注。擇吉冊立。以慰臣民之望。上諭少俟二三年舉行。○綱三月。以海瑞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綱秋七月。南京太常寺卿沈子木上疏請立建文帝祠祀。不報。○紀子木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死葬西山。不得一抔[illegible]。麥飯

沈子木請建文祠祀

下同庶民。近奉明詔。祀死事諸臣。而建文獨不祀。於德意未稱。宜敕禮官議立祠祀。不報。

綱丁亥十五年。秋八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卒。○紀瑞卒年七十三。贈吏部尚書。諡忠介。加祭二壇。遣行人許子偉護喪歸瓊州。（海瑞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葬於濱涯山。瑞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帳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歛其俸餘十餘金。士大夫為具斂。百姓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兩岸無隙地。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

停講貞觀政要

綱戊子十六年。春正月。命停講貞觀政要。（貞觀政要唐太宗作）○紀上覽貞觀政要。顧輔臣曰。唐太宗多有慚德。雖有大節。有虧。宜停講。自後講禮記。○

王錫爵密疏請建東宮

【綱】癸巳二十一年。春正月。大學士王錫爵密疏請建東宮。不允。○【紀】錫爵上言。前者冊典垂行。而為小臣瀆擾。所以陛下覩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囂寂然。若昨外廷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春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惱而遲。今既不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陛諭舉行。使羣英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諭上報云。朕雖有今春冊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後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復疏。引皆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章帝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肅宗宋眞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為子。仁宗與其曠日持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思採擇。然尚望陛下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服人心。上竟用前諭。○【綱】冬十一月。詔皇長子皇三子同行出閣禮。給禮。○【紀】上御煖閣。召輔臣王錫爵。錫爵叩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講學。又傳諭皇長子與皇三子齡歲相等。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陛下有子而均愛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群心又疑矣。

【綱】甲午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紀】禮部侍郎馮琦進儀注。上以未冊立。免侍衛儀仗。○【綱】夏五月。吏部尚書陳有年罷。以孫丕揚為吏部尚書。 大學士王錫爵致仕。 以沈一貫陳于陛並為禮部

東林黨議所自始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綱】謫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復削籍。○【紀】先是憲臣以請名還王家屏。削籍。再起為吏部文選郎。至是復以言事被謫。給事中盧明諏逐。中立佐之救。上益怒。憲成削籍。謫明諏中立按察司知事。禮部郎中何喬遠救然。憲成猶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初申時行世覽年所斥必旋加拔擢。沈一貫務入閣以才自許。不為人下。憲成既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宋將樂人講學書院也。孫丕楊鄒元標趙南星高邑人之流。歷歸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詘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黨議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綱】乙未二十三年。秋七月。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部文選郎中蔣時馨。罷時馨削籍。○【紀】文炳劾時馨倖進。帝下廷議。孫丕楊代時馨辨。時馨削籍。時馨貧窮。初知新喻。今江西臨江府新喻縣。調嘉魚。今湖廣武昌府嘉魚縣。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為敝衣冠。從鄒元標講學。歷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質。且曰。戎政兵部左侍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遂察不得。又求少宰不得。遂同諭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詆亮為寺卿。李三才授趙文炳。嗾使入台而代之。上怒其黨援。彼浙江海道丁此呂。嗾時馨既斥。丕楊請覈。由此呂坐敬。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楊遂上此呂訪單。貪婪。疏劾。疏建言無庇脫罪。命逮下獄。丕楊遂與思孝交惡矣。

孫沈交惡

【綱】丙申二十四年。秋八月。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紀】時孫丕揚乞休

思楊諫開礦

疏二十上言權官坐譏廢大政力義難再復以位叢丁此呂沈思孝與
上言丕揚無大臣體宜協恭毋相牴 牴抵觸貴 ○【目】謫月吏部尚書孫丕
揚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龍○【綱】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
礦助大工從之○【紀】命戶部錦衣衛各一同仲春開採給事中程紹工
楊應文言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
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
失不聽○【綱】命戶部郎中戴紹科錦衣僉書楊宗吾開礦汝南○【綱】九
月府事府錄事會長慶錦衣衛百戶吳應驥請山西夏邑開礦府軍後
衛指揮王中允請青沂等開礦從之○【綱】編富民爲礦頭 太監三虎謀也 ○【綱】
冬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各開礦○【綱】

張位主開礦之謀

給店租關防

呂坤乞收人心疏

先是奸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下戶部議尚書林材上言山冶之害小
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囮 囮說○鳥媒也以來生鳥 窟之藪也遂逐君錫及張位秉
政以爲利出於天地之自然可裕國無病民採之便上遂從其言礦使
之害幾徧天下
【綱】丁酉二十五年春正月御史況上進給事中楊應文上言建昌採木
之害不報○【紀】上進應文上言建昌採木人夫避瘴 瘴毒 觸瘴死者被野
吏得假公行私毒流百姓不報○【綱】二月給督徵天津等處店租內官
關防○【綱】夏四月刑部侍郎呂坤上疏請收人心不報○【紀】坤言洮 洮○州今陝西臨洮府
蘭 今屬蘭州 之絨山西之紬浙直之緞絹積於無用若服有定制
歲用千匹而江南山陝之人心收採木之害飢渴暴露死者無論一木

保入店

初朴千夫難移運險蹉跌死者百人納減其尺寸步與數且而川貴湖
廣之人心收礦稅無利勒民賠納銀民不能支括俾課稅補額之初
意哉誠敕各省使臣嚴禁散秒不許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自趨承勸
進獲利之說而皇店開 承勛言歲可獲四千金 朝廷有內官之遣而專權高民馮
保入店爲暴幾何而歲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
而畿內之人心收不報
【綱】戊戌二十六年夏五月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全椒 全椒今江南滁州 知縣樊玉
衡削籍論戍○【紀】先是呂坤爲山西按察使輯閨範圖說鄭國泰重刻之
增刊后妃首漢明德皇后 明帝馬后 終鄭貴妃戴士衡指其書上言謂呂坤
逢迎掖庭語侵貴妃樊玉衡前疏皇長子冊立中亦有皇上不慈皇長

虎狼出柙牢天下

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語貴妃聞之泣訴於上上亦怒遂論戍○【綱】六月命
內監李敬採珠廣東○【綱】秋七月戶科給事中包見捷上疏諫開礦不報
○【紀】見捷上言開礦之害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閭閻
槌擊入山者十二載虎狼出柙若宇天下科臣趙完璧都諫道臣許聞
造姚思仁交章言之不報○【綱】奪保定巡撫李盛春等俸○【紀】以天津
店稅銀解進遲延被罰○【綱】冬十月下雲南大理 大理府 採石
【綱】巳亥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寀榷 榷○榷木上下以人者凡上編列 京口 今江南鎮江府 無所倚者各項稅有如 儀真 今江南揚州府 供用庫官暨 道路設木爲榷也 稅
○【綱】二月百戶張宗仁請徵浙江市舶 自○市舶中大舶 命大監劉成徵稅
浙江○【綱】千戶陳保請採珠命內監李鳳採珠廣州兼徵市舶司稅課

包見捷一月三疏

設福建市舶司○綱夏五月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目禮部戶科給事中包見捷為貴州布政司都事○紀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今山東東昌府臨清州）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述左附危亂，市為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數上內使切直。時論壯之。是謫貴州布政司都事。未幾，臨清百姓變，殺稅使馬堂幾死，見捷言若左券○綱秋六月逮荊州府推官華鈺、荊州知府李商耕、荊門知州高則巽等○紀以稅監陳奉訴劾也。初，奉由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抵荊州（今湖廣荊州府），商民鼓譟者數千人，飛磚擊石，勢莫可禦。道府諸臣身犯其衛，殫力防護，獨華鈺以公事至夷陵（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奉疑之，又惡其禁革差官冠帶阻截司役書算，故受誣。尤烈，又稅課襄陽（今湖廣襄陽府），商人聚徒鼓譟，

李商耕治其案，隨閱鎮荊門（今湖廣安陸府荊門州）增設稅課，而荊門故非巨鎮，往來商船頗少，誣知州高則巽阻撓，俱降調○綱九月戶部進大珠龍涎香。

李三才論停礦稅疏

綱庚子二十八年春正月，大學士沈一貫請皇長子冠婚，不報○綱二月命太監暨祿兼徵鳳陽安慶徽廬常鎮稅，內監魯坤開彰德衛輝懷慶開封等礦洞○紀鳳陽巡撫李三才上疏請停礦稅，不報○紀三才疏言：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陛下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征榷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銀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加稅若干；今日某官阻撓礦稅，拿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圖。如臣境內抽稅，徐州則陳增，儀真則暨祿，理鹽揚州則魯保，蘆政浙江則邢隆，千里之區中使四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狼，如中書程守訓尤為無忌，假旨詐財，動以萬數。昨運同陶允明自楚來，云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北舉，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陛下愛珠玉，人亦愛溫飽；陛下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儲；陛下欲為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不報○綱秋七月巡按御史王立賢奏稅監陳奉貪暴激變，不報○紀時陳奉遍索天下民間之金花，蘸勒居民黃金，括及婦人簪珥，拘鐘祥（今安陸府鐘祥縣）知縣鄭□，鞭撻遍近，大震○綱八月

命內監丘乘雲往徵四川成都龍安潼□重慶馬湖名木○綱冬十月詔內閣求春冊儲，下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錦衣獄○紀德完上言：臣入京數月，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疾，陛危不保。臣竊謂不然。第臣得風聞言事，若如所傳，則宗社隱憂所關甚巨，斟酌坐事（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彘乎？上乃說，召語慎夫人。[illegible]）臣死且不朽。上怒，下錦衣衛獄訊，其由吏部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論救，俱切責之。

美袁盎却坐之事

綱辛丑二十九年春三月，武昌民變，逐陳奉，繫知府王□盤、知縣鄭□鄉為民○紀武昌民逐奉，奉列兵殺一人，擁眾府中，命甲騎三百餘跳

言蘇請寬卹凡五上

石死數人傷二十餘人奉踰刀不敢出衆執奉左右六人投之江奉自焚公署門專閫請禹甓瑰礟爲民沈一貫論奉激變不報。○編夏四月督理直隸儀眞等稅御馬監監丞暨祿疏請寬卹。○紀祿言臣徵鳳陽徽安遺稅并沿江船稅各撫按皆云原額不敷題請寬恤臣未敢憑二項共二十萬金今徵不滿萬始信撫按爲可據而原奏人無憑也乞軫念民瘼以實數解上册初原奏人揣摩之數不從之時權使奇暴獨暨祿請寬卹凡五上。○編六月殺蘇州亂民葛成。○紀太監孫隆採稅浙直駐蘇州激變市人殺其黎隨黃建節等數人撫按請乞亂民有葛成獨引服不及其餘下獄論死。○編秋七月大學士趙志皐卒。九月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朱賡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編冬十月

立皇長子常洛爲皇太子。○紀先是沈一貫上言陛下大婚及時故得聖子。今皇長子大禮必備其儀惟念貞情不如早諧伉儷陛下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飴弄孫之爲樂（漢馬太后謂章帝云吾但當含飴弄孫）。乞令先皇長子大禮明春後選擇諸皇子禮于後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盛章令名集完福矣上心動諭即日行之至是上以典禮未備欲改期册立一貫封還聖諭力言不可上從之乃立皇長子爲皇太子。暨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編皇太子冠。福瑞諸王俱冠。

編壬寅三十年。春正月增東宮官屬。○編二月冊皇太子妃郭氏。○編上偶不豫免賀急召沈一貫入諭以勉輔太子并及罷礦稅起廢釋禁

田義諫帝詔

諸事翌日上安諸事遂寢停稅諭已出上悔急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易渙卦五爻渙汗其大號謂渙散其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上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爲去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始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約即日奉行且頒天下刑部請弛獄須再請已何而旨格閣矣。○編夏五月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稅之害不報。○紀饒州（今江西饒州府）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舍人激之也相評劾通判陳奇遠下獄雲南稅監楊榮肆虐激變滇（即雲南）○滇國人不勝憤火廠房殺委官張安民馮琦疏言

馮琦言礦稅之害

礦稅之害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李鳳致變被去禍欲剖（忍也）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劫燒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翥故傾家抄家矣士崩瓦解亂在旦夕皇上能無動心乎不報。○應天大風拔富家樹成穴魯保誣以盜礦府尹徐

徐申力白富家冤

申力白富家冤而儲言帝京王氣不可鑿保不能奪。○編秋九月詔授揚州富民吳時倚子弟各中書舍人。○紀以時倚獻銀十四萬兩也。

楚宗訟王

編癸卯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底）等相訐章下禮部○紀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云內官郭綸以王妃族人如綍奴產子壽兒及弟如言妾尤金梅所出進入宮長爲華奎次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乃止華奎嗣楚王華壁封宣化王華越素強御忤王越妻又如言女知其詳遂率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先王風痺（痿痺之疾）○陰不能御內乃命宮婢胡氏詐爲身孕（內○陰痿）時抱妃兄王如言子爲華奎又抱

引張禹胡廣爲戒

王安石禍宋

禹胡廣爲戒（禹漢成帝朝相廣漢靈帝朝相皆柔佞取容者）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故擢之）給事中王元翰御史陳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求去故請允而攻之者謂爲黨金與給御史葉永盛極辨之廷機杜門乞去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秋七月撤陝西稅監梁永還京○貶參政姜士昌廣西僉事○罷總督漕運李三才士昌疏陳諸臣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求棄不收終之於錮下無禁今乃假主威以鋤諸臣又借宵求之名以節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爲甚蔡政等士昌奏入京奏別遣石星豈瓚遠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賡又曰古今稱盛則必稱唐楊綰（代宗相）杜黃裳（憲宗相）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宋神宗相）用之也（所以）惡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廷機十疏辨降士昌廣西

明鑑　卷之十一　神宗

僉事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定州判加謫士昌興安典史

明鑑會纂卷之十一終

上虞朱國標聖儀纂輯

○明紀

神宗顯皇帝

【綱】戊申三十六年夏五月謫禮部主事鄭振先爲安州判○【紀】振先劾

過去現在未來三身

輔臣朱賡李廷機大罪十二指沈一貫爲過去現在未來三身

布置接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語詆遂謫○【編】秋九月起孫丕揚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綱】冬十月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爲南京光祿少卿

辭不至○【綱】十一月朱賡卒○【紀】賡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

故妖書楚獄禍不蔓賡延賡卒李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

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荒所之眞武廟乞放

寒暑閉門無履跡

凡五年至萬歷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綱】以李化龍爲兵

部尚書

京民訛傳

【綱】己酉三十七年春正月北敵在邊訛言○【紀】京民訛傳警至街市喧

葉向高陳訛傳上言

動安定德勝二門百姓爭入城避難大學士葉向高上言今日事本無

實但敵人窺伺民心驚懼之狀亦可槩見矣薊鎭去京師甚近敵騎

動輒數萬我邊軍衰弱困甚勢必不支萬一潰遂而入抵國門在

呼吸間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爲他日之實事都下人民以游役破家誰

肯效守兵部戎政兩署止李化龍一人雖其威望才猷眞堪倚任但軍

務倥偬不難於肆應況化龍抱病豈能臥治伏望陛下將所推

兵部兩侍郎先行檢發使緩急有人不致臨時失措至戶部庫銀止存

八萬兩部使盡發所需幾何臣誠不知計之所出也○【綱】二月御史鄭

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元翰亦奏辨劾繼芳俱不報○【紀】初給

言語妙天下

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謀入閣以急書諸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漢元帝朝

長安令楊興謂待詔賈捐之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君房捐之字郎一札揚湯君湯君見爲公死世

間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銜恨也之因嗾鄭繼芳擠之元翰貪

婪盧含反不法事元翰奏辨且劾繼芳爲王錫爵等吐氣也○【綱】夏四月

吏科科擢去諸臣○【紀】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

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咎先後去命劉善繼道隆等各降秩

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訐至不可問○【綱】戶科給事中劉文炳請召鄒元標

不報○【綱】冬十二月工部主事邵輔忠劾總督漕運李三才工科給事

中馬從龍等疏救俱不報○【紀】輔忠論三才結黨遍天下前圖枚卜謂畫盧

枚卜方臣惟言之從法故卜歷卜之也謂人人而卜之今副總憲兩岳薦紳漢臣訣莽天下之大

可憂也時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劾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馬

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交章爲三才辨俱

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爲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璫橫

甚術能捕其爪牙璫爲之斂跡三才多取多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

爲之宴客供行羅列

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曰至寄成信之亦爲游揚三才當宴憲成止蔬

果三四色厭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餉

地陷 地震如雷 大水 大旱

朱一桂等劾東林黨

黨黨今偶有故輒列寇成以此不競其紛羅至是根株深衡之術與
言者爲難公論絀之○【綱】薊縣地陷遼東地震甘肅地震如雷○【綱】
江西福建大水○【目】溺死民人各十餘萬○【綱】是歲山西大旱山東旱
蝗真定保定等府大旱赤地千里

【綱】庚戌三十八年春正月葉向高請補閣臣又請東宮講學皆不報○
【綱】夏五月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勤李三才不報○【目】前吏部郎中顧憲
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淡勤學力行爲古醇儒當行勘以服
諸臣心時給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錢
宋舉之紛如聚訟

【綱】辛亥三十九年春二月前大學士王錫爵卒　總督漕運李三才罷

○【綱】夏四月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御史王紹徽喬應甲等俱降調
○【綱】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上言京察誣譎黨人不報○【目】
一桂兆魁疏言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
一時孫丕揚湯兆京丁元薦附和京察黨錮諸黨人不報○【綱】秋九
月皇貴妃王氏薨○【目】妃雖生皇太子失寵[illegible]比疾篤太
子始知之亟至宮門尚閉扶[illegible]入綿而入妃手太子衣而泣曰兒長大
如此我死何憾太子勸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綱】壬子四十年春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挂冠出都○【綱】夏四月大學
士葉向高上疏乞休不報　秋九月李廷機出都○【綱】冬十月葉向高
請福王之國○【目】報明年春舉行

葉向高乞歸

福王之國洛陽

【綱】癸丑四十一年春正月禮部請東宮開講福王就國不報○【綱】二月
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立依附東林風波難測宜罷斥不報
○【綱】夏六月錦衣衛百戶王曰乾下獄○【目】曰乾訐奏奸人孔學與皇
貴妃宮中內侍姜嚴山劉諸人詐妖人王子詔咒詛皇太子刻木像
聖母陛下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涉鄭貴妃
福王葉向高語過激使具參疏與曰乾奏同上之向高密揭曰乾孔學
皆京師無賴[illegible]至此此大類往年妖書[illegible]但妖書匿名難
詰今兩造[illegible]俱在法司其情立見陛下
第靜俟勿爲所動動則滋擾上初覽曰乾疏震怒及見揭意解遂不問
東宮遣取閣揭向高曰皇上既不問則殿下亦無庸覽太子深然之

爲御史以他事劾曰乾下之獄踰年而斃[illegible]○【綱】冬十月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劾東林顧憲成○【目】詩教上言今日之事始於
門戶門戶始於東林東林倡於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
賢玉立自奸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甚之言路爪牙列在諸
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寧願見之哉末則及葉向高向高
奏辨○【綱】以吏部左侍郎方從哲禮部左侍郎吳道南並爲禮部尚書
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綱】甲寅四十二年春二月慈聖皇太后李氏崩　命各省稅課減三分
之一○【綱】三月福王常洵之國洛陽○【綱】秋八月大學士葉向高致仕
【綱】乙卯四十三年夏五月梃擊事起詔法司嚴刑鞫審條議姜子市○

夏五月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闖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辰戌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屬直隸順天府）井兒峪人民語言顛倒形似瘋狂臣再三考訊亦犯呶呶稱喫齋討封等語並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癲稽其貌的係黠猾[illegible]不可不詳鞫審擬乞飛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燒差柴草氣憤於四月內來京欲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道路遇男子二人給○[illegible]曰爾無憑據如何進爾拿棍子一條便可當作冤狀等語差自後氣忿失志顛往遂於五月初四日手拿棗木棍一條仍從進城

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差見其年壯力強非風癲人臣問實招與飯不招當飢死即置飯差前差見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屏吏書令去止留二役扶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爾幾畝地種老公騎馬我跟走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汝先衝一遭撞見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等救得汝遂與我棗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阻我我擊之墮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縛又招有棍木說琉璃棍怛多人蒙等情其各犯姓名至死

不招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懇乞陛下縛兇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立見矣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梃驚儲蹕此乾坤何等時邪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慣爲人死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前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爲表裏而所供薊州（屬順天府）武舉高順寧等今竟作何所變豈無因警言非小乞陛下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白人於朝市以謝天下疏中有姦戚二字上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爲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顛始末諸臣據爲口實以風癲二字定爲鐵案矣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先朱瑞鳳等再

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保處送灰龐劉在玉皇殿商量與我三舅外父逼遣我來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張差持梃突入慈慶宮事關宗社安危陛下宜何如震怒二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泄音異○泄泄怠緩之意）豈刑部主事王之寀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邪雖事涉宮闈百互嶷重然謀未成蹤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逼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疏留中閣臣促之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illegible]三年齋衰大典[illegible]

也。辯曰：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在攝養中，突有風癲奸徒張差
持梃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致朕驚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
根本，豈不深愛。已傳內官添人守門防護，還日暨卿等所奏，發究臣測
行徑隱微，疑有主使之人。即著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
戚知州回文，以上王申。上再諭法司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語多涉戚
臣鄭國泰，（鄭貴妃之弟。）國泰出揭自白。何士晉復奏：陸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嫌
戚等語，並未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
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
明告宮中，方求陛下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立送法司拷訊。如供有
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陛下亦
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陛下，嗣
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疏虞，即便坐
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舉，一惟熒惑聖聽，久稽廷
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遁，或陰斃張差，使滅口，則疑復生，疑將成實，事權
有番處以消後禍。不報。癸酉，駕幸慈寧宮，召見百官。輔臣方從哲、吳道
南、吏部尚書文武諸臣先後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上西向
倚左門柱，設低座，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上宣諭曰：
昨忽有風顛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廷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
欲離間我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楨所問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
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明鑑　卷之十一　明神宗　七

聖母神位。舉起東宮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乃以手約皇太
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
今又何疑？且福王既已至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耶？因命
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有
何說？顧問皇太子曰：爾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似此瘋顛之
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等
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上又持皇太子手向右，問群臣曰：爾等
俱見否？眾俯伏謝，乃命諸臣同出。甲戌，決張差於市。刑部移馬三道、
李守才、孔道，以左道從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答從之。尋斃龐保、
劉成於內廷。王之寀為科臣所糾，黜擯。住補何士晉於外。○綱秋，八月，
命內官呂貴暫提督浙江織造，江西稅監潘相兼攝福建稅課。

明鑑　卷之十一　明神宗　八

九月，江西湖口稅廨火，大學士吳道南請罷湖口商稅，不報。

講學講十二年　加稅監盡　賜呂貴緋飛服

綱丙辰，四十四年，夏四月，雷火焚通州稅監張曄樓居。御史余汝諧
請罷稅使，不報。○綱秋，八月，皇太子出閣。（命講讀，十二年。）○綱敕賜節
加稅監河南胡江、江西潘相、遼濟張曄、天津馬堂、四川丘乘雲、南京劉
朝用歲綵，賜呂貴緋蟒服。
綱丁巳，四十五年，春三月，京察舉。○綱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寀職，為
民。戶部郎中陸大受等被斥。○綱時科道方從哲為相，無所短
長，吏部尚書鄭繼之、王察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佐之。初之寀以倡爭
梃擊一案，為韓浚所糾，大受疏論與之寀合，至是並罷。時上於姦謀

齊楚浙三方鼎峙

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引去不待旨也於是齊黨之勢稍重不逐有齊楚浙三方鼎峙（齊以亓詩教韓浚周永春黃嘉之名）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勢甚張湯賓尹輩陰爲之主賓尹負才名而淫污李玄京察被斥至是發典峻（湛直日發）韓浚因問鄉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寀論挺正何爲重處之浚驚愕不語○綱夏六月江浙旱蝗。秋七月山東山西旱蝗。大學士吳道南罷（以艱去）○綱九月潞府飛蝗蔽天（夏旱秋潦）○綱江西大水。冬十一月隆德殿延禧宮災。福建大水。綱戊午四十六年春正月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紀夏四月

明鑑　卷之十一　明神宗　九

大清遣所部指撫順市潛以兵踵至襲之城陷守將王命印死之執遊擊李永芳用漢字傳檄（使）清河撫北關歸順遼撫李維翰趣（促）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

頗廷相梁汝貴等死節

大清兵佯退明兵直前遇伏萬騎突出承胤及副將頗廷相遊擊梁汝貴等皆死之。一軍盡沒京師震駭命起舊將李如柏總遼鎮兵杜松屯山海關發劉綎（綎）柴國柱赴京調度○綱以前遼撫楊鎬爲兵部右侍郎經略遼東○綱閏月日中有黑子相鬬。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無光○綱秋七月

日中黑子相鬬黑日掩日

鄒儲賢張旆死節

大清兵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拔遼遊擊張旆死之○紀

大清兵從鴉鶻（鶻入）關入圍清河儲賢拒守旆請戰不許

大清兵圍版挾（棧）淵入牆隳（隳也）灰○東北角登城旆戰死儲賢遁見李永芳於招降大罵赴敵而死自三岔（分）河至孤山堡遁獲戲惟參將賀世賢於靉陽（哀）上陽遼外血戰斬首百五十四級○綱賜經略楊鎬尚方劍諭飭諸邊○紀鎬至河東殺陷寬奠之兵已去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等以徇議徙寬奠民人於遼陽會朝鮮王遣其議政府右參贊姜弘立等統兵萬人從征議乃止○綱八月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爲遼東巡撫發援遼餉司

趣楊鎬進兵

綱己未四十七年春正月趣（促）經略遼東楊鎬進兵○紀上以四方援遼兵馬大集楊鎬奏報稽延恐師老財匱下廷議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趣鎬進兵時蚩尤旗長竟

明鑑　卷之十一　明神宗　十

天彗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知爲敗徵鎬乃會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廷等議以二月十一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綱二月楊

楊鎬分道出師

鎬遣總兵官馬林杜松李如柏劉綎分道出師○紀鎬誓師分爲四路林率遊擊麻岩丁碧都司竇永承督北關金台失兵由靖安堡出邊趣開原鐵嶺攻其北松率都司劉遇節等由撫順關出邊趣瀋陽攻其西如柏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由鴉鶻關出邊趣清河攻其南綎率都司祖大定喬一琦督朝鮮兵由寬甸（縣）馬佃口出邊趣寬奠攻其東是月十九日出兵值大雪兵不前師期洩○綱三月明師與

杜松死節

大清兵戰敗績○紀杜松欲立首功越五嶺關先期抵渾河既渡遇伏松血戰突圍力竭而死兵無存者馬林敗由三岔堡出邊抵二道關間

麻岩死節

松汲結營自固。

大清兵乘勝來攻，林敗遂擊，麻岩死之。劉綎爲敵，從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克十餘寨。

劉綎死節

大清兵詭作杜松兵，披其衣甲，爲嚮導誘入重圍，衆潰，綎沒於陣。惟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略令撤回獲全。是役也，楊鎬籌畫不密，諸事宣洩。

大清軍處處爲備，故敗。文武將吏死者三百一十餘員，軍士死者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事聞，京師大震。○【綱】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爲兵部左侍郎，甘肅巡撫祁光宗爲兵部右侍郎。

熊廷弼宣慰遼東

起前御史熊廷弼爲大理寺丞，往遼東宣慰軍民。○【綱】徵李如柏聽勘，（以遼陽衛全遼）以如柏弟都督李如楨代將。諭經略楊鎬戴罪視事。○

李長庚出督遼餉

【綱】詔以山東巡撫李長庚爲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綱】夏五月

大清兵入撫順，以偏師躪（番）鐵嶺撫安堡。○【綱】六月

大清兵由靜安堡入，遂克開原。○【紀】西部亦以三萬騎由克河入圍鐵西堡。於是瀋陽、鐵嶺軍民皆奔潰。○

熊廷弼經略遼東

【綱】以熊廷弼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賜尚方劍，經略遼東。（廷弼卸宣慰道）○【綱】起泰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協理戎政，改差御史張銓按遼。○

姚宗文閱遼

【綱】以科臣姚宗文查閱遼東兵馬。○【綱】秋七月

大清兵由三岔堡入，攻鐵嶺，克之。○【綱】八月，逮前經略楊鎬。○【紀】鐵嶺既失，熊廷弼率八百人振廣寧，是月三日受代上，廷弼已受事，乃還統騎（然見之）逮鎬。○【綱】熊廷弼奏李如楨罪，請革職，以李懷信代將。○【綱】是月

大清兵破金台失、白羊骨寨，北關遂亡。○【綱】命李懷信赴遼，命少詹事徐光啓兼河南道御史，訓練兵調諸營，守薊遼總督汪可受回籍。○【綱】釋罪弁（貞）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往援遼。○【綱】冬十一月

大清兵入鎮江，以築城撫順遼外。

【綱】庚申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綱】五月

大清兵略地花嶺。○【綱】帝不豫。○【紀】召大學士方從哲於臥榻前，諭以東事告急，卿宜加意籌之。○【綱】六月

大清兵深入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拒卻之。○【綱】秋七月，帝崩。○【紀】上疾大漸，召閣臣方從哲諭曰：朕嗣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

國事焦勞，致成痹疾（腳令運病，氣不生也），遂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惟皇太子在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功在社稷，萬世不泯。特諭卿知。從哲出，皇太子不得入，兵科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請東宮內侍

王安忠直

王安曰：上疾甚而不召皇太子，非上意也。安素忠直，東宮多賴其調護。

傳止礦稅

是日上崩。○【綱】皇太子令停止礦稅。○【紀】收稅內監張曄、馬堂、胡賓、潘相、邱乘雲等並撤回。○【綱】皇太子令發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

光宗貞皇帝（名常洛，神宗太子，在位一月，未及改元而崩，壽三十九歲）

【綱】八月，太子常洛即位。○【紀】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上宣大行皇帝（二此位）遺命，欲尊鄭貴妃爲皇后，命查例。

孫如游諫尊鄭貴妃

禮部尚書孫如游疏言：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

李選侍

妾之愛紓引衝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於生前而徇遺詔於逝後豈先帝彌留卷兒大之際遂不及致詳邪王貴妃誕育陛下恩與尚爾有待乃令他人得母其子恐九原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於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所樂書之史冊譏之後世有浮典禮且昭先帝之失非所以爲孝也臣不敢奉遵命從之○綱以汪應蛟爲工部尚書黃從儒爲工部右侍郎鄒元標爲大理寺卿劉光復爲光祿寺丞周曰庠朱一桂並爲太僕寺少卿朱國祚爲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爲尚寶司卿李宗延爲光祿寺少卿 以袁應泰爲遼東巡撫○綱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光並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綱帝不豫○紀乙卯上有疾傳諭禮部曰選侍李氏

侍朕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後奉先帝旨委託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其封爲皇貴妃丁巳上力疾御門視事聖容頓減已未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床褥歸罪文昇上不視朝方從哲等赴宮門候安有數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頭目眩暈身體羸素懨軟不能動履之旨乙丑給事中楊漣上言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陛下哀毀之餘一日萬幾於法正宜清補賊臣崔文昇反投相伐之劑其內寧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邸有年不聞用藥差謬誤陛下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誤邪無心之誤邪有心則寃粉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陛下奈何置賊臣肘腋間哉刑部主事孫朝肅徐世儀御史鄭宗周上書方從哲請冊立皇太子且移居慈慶宮庚午上召閣部

李可灼進紅丸

九卿至榻前諭曰選侍數朝產不育止存一女屬傳皇長子出見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撫育傳皇五子出見辛未上召諸臣於乾清宮又諭速封選侍甲戌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仍諭封皇貴妃諭未既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附耳附耳教語復趣促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從哲等以冊儲原旨期宜改近上因顧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則自指曰是朕壽宮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卽命中使宣可灼至診診脈進○候視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趣和藥進遂進紅丸上飲湯輒喘藥進乃受上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

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遞時日己午比未申可灼出輔臣迎訊之可灼具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亟問復何狀可灼以如前對○綱九月帝崩○紀乙亥朔五鼓內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矣中外籍籍以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言先帝之脈雄壯浮大宜清不宜助明矣

紅鉛

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證幾何不速之逝乎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蠭起矣御史鄭宗周疏請寸斬崔文昇以謝九廟於是御史郭如楚主事呂維祺交章論崔文昇李

合疏請選侍移宮　左光斗請選侍移宮疏

可灼給事中楊漣語尚書周嘉謨李汝華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爲是二臣然之以語方從哲漣遂北諸臣排闥入閹豎汝挺亂下漣厲聲曰皇帝名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去聲哭也○意欲何爲閹者卻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子爲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欺也選侍抱持以出諸臣即叩頭呼萬歲遂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三端諸臣曰汝輩欲之何往漣叱之共擁皇長子登輿至文華殿羣臣請即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丙子尚書周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宮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步而襁負之哉即貴妃之請許於先皇彌留見上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崇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將見於今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邀皇長子同宮楊漣遇進忠於宮門問選侍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李娘娘

移居不可須臾緩　選侍移居仁壽殿　惠世揚劾方從哲　律之趙盾許世子

怒甚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漣叱曰誤矣幸遇我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移宮異日封號自在且皇長子年長矣若屬無得慍乎進忠默然去己卯選侍尚無移宮意楊漣上言殿下登極已在明日矣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禮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爲名病體之所以沉錮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籍籍至今抱痛安得不爲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就漣復往趣方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漣曰天子無復返東宮理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漣怒曰國家事大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躍微大內皇長子使人諭漣出命收諸侍李進忠劉遜等選侍移居仁壽殿○綱庚辰皇長子由校即位○綱給事中惠世揚劾奏大學士方從哲○目世揚上言鄭貴妃包藏禍心先帝隱忍而不敢言封后之舉滿朝倡義執爭從哲兩可其間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爲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且以因緣近侍之故欺抗先聖母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請封貴妃封妃不得旨去居乾清是視登極爲兒戲而天子不如宮嬪也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廷臣交章言之從哲何心必加曲庇律之趙盾左宣公二年晉靈公欲殺趙盾宣子出亡趙穿殺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許世子春秋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左氏許世子止不嘗藥也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之論春秋之所謹也何譏弑君之罪無君者誅者三詣其以詆訐大臣有傷國體
○綱御史馮三元疏論遼東經略熊廷弼○紀三元言廷弼無謀者八
欺君者三廷弼不罷遼之存亡未可知也○目科臣姚宗文御史顧慥
等疏劾遼東經略熊廷弼○紀初宗文為戶科給事中以父憂去職歸
起復不得求廷弼代為之奏廷弼不從由是憾廷弼後宗文得吏科閱視遼東
兵馬廷弼復不為禮宗文遂入朝圖去廷弼者以兵部主事賀當遼東綏務主
兼遼人為兵所募遼士卒餘人逃者過半廷弼以歸於劉國縉亦怨之有人
相比傾廷弼宗文還朝疏詆廷弼又嗾其黨顧慥及馮三元郭鞏等交
章攻擊必欲去之而御史張脩德給事中魏應嘉亦前後疏論廷弼○目
詔熊廷弼回籍聽勘○紀兵科楊漣疏言頃者傳聞遼左村屯日劫人

姚宗文顧慥劾廷弼

詔熊廷弼回籍聽勘

民日擄城堡日陷遼瑞日壞經略熊廷弼以此日被人言矣議罷者在
經略一擁其功罷經略者亦難擁其咎功在支撐者皆得一敕之去矣若
在精兵雖振恃萬全之策衛為廷弼者有二焉一曰蔑金副精力報効君父
無遇之恩一策也亦以封疆必不可支病驅必不可忘當選遼數書求
賢遼代又一策也顧遼之事當愼思遠計外料敵內料己求一的當之
說或循資或破格擇一盡得之人然後之而後用再用之而後議東事
其有參劾者於是廷弼上疏自辯而後凡數千言并請敕為三元張脩
德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也勿使後人代受其過又疏繳還劍敕有
旨熊廷弼解任回籍聽勘○綱冬十月雨雹宮災○紀先是御史賈
繼春上書稱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至德曰孝先帝命諸臣輔

雨雹宮災

皇上無忘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
先帝之於鄭貴妃三十餘年天下側目之際但以篤念皇祖涣然冰釋
何不轉皇上取法而乃作法於涼縱云選侍不非淑德夙有舊恨此亦
婦人女子之常態先帝弭留皇上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侍產有幼女獻
欲見之情事尚未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伏願陛下委曲調護令李選
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感意外御史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之後自
當存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是與國體不便亦大
非臣等建言初心伏乞陛下正劉遜李進忠法外其餘概從寬政疏入
上傳諭內閣朕幼沖時選侍氣陵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
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

進忠劉遜等命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
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選侍於噦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
悉其李進忠等輩干盜典原非株連卿可傳示遵行至是噦鸞宮災上
諭選侍皇妹俱無恙○綱詔改萬曆四十八年為泰昌元年○綱兵部
尚書黃嘉善罷命刑部尚書黃克纘攝兵部事兼理戎政○綱葬定陵
神宗○綱以遼撫袁應泰經略遼東○紀命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勘
遼事○目御史馮三元張脩德給事中魏應嘉復論熊廷弼廷弼復疏
辨上諭部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脩德與熊廷弼互相奏援疏辭者
魏應嘉等前往遼鎭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具奏兵科楊漣辭言從來奉
旨行勘從令各地方撫按官勘報或遣官會勘亦有即以言事之官勘

袁應泰經略遼東

承童蒙往勘遼事

所言之事者就令勘得這真謊肯心服乞收回成命毋傷從來勘事之
體上乃改命朱童蒙往○綱改補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㴶何
宗彥入閣○綱特簡禮部尚書孫如游入閣辦事○綱十二月兵科都
給事中楊漣疏請加恩李選侍及皇妹○綱漣上言臣初請李選侍移
宮恭以正體統而鈐制廷也移宮之後有倡言選侍徒跣光上曾跟踪○赤足
跣一裝○行示也欲自縊皇者皇八妹失所遂投井者事關他日不白之案望
陛下於選侍皇妹時時厚念李選侍既加恩數并所傳如閣部以服中
外之心疏入上優詔答之○綱大學士方從哲乞歸許之

明鑑會纂卷之十一終

上虞朱國標崑槐續編

明紀

熹宗哲皇帝 名由校光宗長子在位七年壽二十三歲崩

朱童蒙勘遼還奏

【綱】辛酉熹宗皇帝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紀】漣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遂因乞歸○【綱】命吳宗達黃立極孝穆錢謙益知誥敕○【綱】閏二月兵科朱童蒙勘遼還京○【紀】童蒙還奏略曰臣遍看得經略熊廷弼有操縱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擔勝其偏𥌤亦能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幾十餘月而遼陽頹塌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春集瀋陽今盛京奉天府三空城

今且儼然重鎮矣曾幾何時而金湯金城湯池鼎峙雖特以無恐迄今民安於居賈安於市商旅安於途使後之人因以爲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廷弼而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人之所留是其精力在於此其得謗亦在於此也抑且督工修築刻期責報縉紳子衿役無豁免又束縛怵於法遂肆其詆能無謗讟乎言官得之風聞讟列入告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辯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

熊廷弼功在存遼

廷弼功在存遼使會同督臣文球經臣袁應泰撫臣薛國用按臣張銓據實奏聞有旨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議及時起用以爲勞臣任事者勸○【綱】是月辛酉

大清兵克瀋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皆死之○【紀】

大清兵攻瀋陽世賢世功出城力戰敗遁明日降人內應城遂破世賢世功俱戰死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石柱土官秦邦屏等皆力戰而死御史江秉謙上言

江秉謙論失瀋陽

自楊鎬失律喪師開鐵開原鐵嶺二縣俱屬奉天府淪沒兵情形危急誠有百倍於此時者乃熊廷弼受命四朝倉皇赴任單騎出關收拾餘燼盡城守經年敵終不能躪吝入何前此垂危之遼敵不知其所攻今此堅備之瀋我反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膽略有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位決不敗壞至此然昔之攻廷弼者猶曰風聞及奉勘已明而讒構復起將郭鞏馮三元論廷弼致壞朝廷之封疆必不肯瀉胸中之𢓮𢓮城

稔甘心以爲遼陽與仇敵必不肯不氣以纖諭寬勞臣今日之舉何不持一疏以逐敵邪○【綱】以劉宗周爲禮部主事王之寀爲刑部主事高攀龍爲光祿寺丞○【綱】

袁應泰張銓等死節

大清兵克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等皆死之○【紀】時應泰已撤奉集威寧諸軍併力守遼陽今奉天府遼陽州引水注壕壕○城下地也沿壕列火器兵環四面守備甚設戊辰

大清兵薄壕迫也城應泰身督兵出城迎戰軍敗應泰退保營中己巳

大清兵掘城西閘閘門入以泄壕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明兵遂渡壕大呼而進戰良久

大清兵來益衆明兵敗望城而奔殺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張銓

何廷魁死節
崔儒秀死節

等分陴上女牆皮。城固守。諸監司高出平、維藩、胡嘉棟、督餉郎中傅國並踰城遁。庚午。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大戰。又敗。薄暮。譙樓城門上樓火。城中降人內應。

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應泰知事不濟。歎息謂銓曰。公無守城責。宜亟敗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應泰死且不朽。遂佩劍印自縊。意銓亦以不屈死。守道何廷魁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死。監軍崔儒秀自縊於都司堂上。事聞。贈應泰兵部尚書。予祭葬。官其一子。○【綱】夏四月。遼東巡撫薛國用以病免。以叅議王化貞爲巡撫。○【綱】遼東死節諸臣張銓。崔儒秀。何廷魁。尤世功。秦邦屏等。各贈官恤蔭有差。○【綱】立妃張氏爲皇后。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綱】詔徵前遼東經略熊廷弼赴京。御史

奉聖夫人客氏

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各降調。姚宗文革職爲民。○【綱】命何宗彥入閣辦事。進劉一燝、韓爌、沈㴶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綱】秋七月。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以其子侯國興爲錦衣衛指揮使。○【紀】客氏。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寡。侯二死。生子國興。至是客氏封夫人。授國興錦衣指揮。御史劉蘭疏諫。以爲恩禮所加。權勢歸之。不報。○【綱】復命熊廷弼經略遼東。○【紀】廷弼至京。賜敕書尚方劍。親行。且賜大紅麒麟一品服。復賜宴都城外。○【綱】以兵部尚書王象乾兼節制薊鎮。行總督事。　遼東撫標練兵遊擊毛文龍克復鎮江城堡。○

魏忠賢用事

【綱】八月。內侍魏忠賢殺前太監王安。○【紀】忠賢初名進忠。肅寧今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人。少黠。闕入考。識無藉。好飲博。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

魏忠賢殺王安

彀弦射。不多奇中。目不識丁。而有膽力。猜很自用。嘗與年少賭博不勝。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宮。見七卷 萬曆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熹宗爲皇太孫。忠賢謹事之。導之宴遊。甚得皇太孫歡心。孝和王后太孫生母也。忠賢竄入宮辦膳。其介紹引進者魏朝。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朝日與忠賢。安嘗親之。朝初與太孫乳媼客氏。母也。客氏私忠賢。亦逼焉。光宗即位。冊太孫爲東宮。忠賢得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崩。東宮暫居慈慶。楊漣疏奏及忠賢。忠賢無措。泣求魏朝於王安。力營救之。忠賢深德朝。結爲兄弟。而兩人皆客氏私人。上即位數月。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於乾清宮煖閣。醉罵而譁。聲達御前。時上已寢。漏將丙夜。俱跪御榻前。聽上命。客

氏久厭朝儇。薄而喜忠賢憨。猛。上遂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自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掉。見二卷之患成焉。初上之立也。王安與諸大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奏之帝。會御史方震孺上疏。請逐客氏。帝乃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安鞫問。安詰責。令其自新。忠賢得釋。客氏夤緣復入宮。將甘心見九卷於安焉。時安奉旨掌司禮監。辭未赴。王體乾即欲攘之。因忠賢以危言動客氏。忠賢遂嗾給事霍維華劾安。客氏從中聲和之。於是矯旨革安職。而以體乾掌司禮監。忠賢必欲殺安。遂以劉朝提督南海子。而降安爲南海淨軍。勒令自裁。安既死。而忠賢益無所憚矣。忠賢聞文義。乃取舊司禮監李永貞入備對。薦李實。李明道。崔文昇各司監局採上。喜爲坐

王聖趙嬈之禁

熊廷弼駐劄右屯

忠賢自掌東廠。○【綱】九月，葬慶陵。光宗陵。○【目】上以客氏保護聖躬，命戶部撥田二十頃，[illegible]以爲護墳香火之用。魏忠賢侍衞有功，命工部以陵工成敍錄。御史王心一奏言，梓宮未窆，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既成，強入忠賢之勤勞，於義爲不順，於事爲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上怒責之。○【綱】冬十月，降吏科給事中侯震暘于外。○【目】初，客氏已出宮，復召入。震暘奏曰，陛下於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中涓中官羣小，竊借叢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王聖，漢安帝乳母，與宦者江京李閏扇動內外。）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禍（趙嬈，漢靈帝乳母，與宦者曹節王甫共相亂結。）可爲寒心。上怒，降之。時御史王心一、倪思輝等相繼疏劾，皆謫降。○【綱】吏部尚書周嘉謨罷，大學士劉一燝罷。刑科給事中孫傑劾一燝嘉謨，黨王安之[illegible]也。○【綱】十一月，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問達爲吏部尚書，刑部左侍郎鄒元標爲左都御史。○【綱】遼東經略熊廷弼駐劄右屯。○【目】廷弼奏言，頃見兵部上疏，欲臣擁兵出關，臣敢不出，惟是經略一出，觀望非輕，而人觀以爲輕重，敵觀以爲進退，兵將觀以爲勇怯，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以鎮定人心，不知無一兵之經略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調援兵三千，已盡出關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出關。又不知臣駐廣寧，樞臣應駐何地。乞敕兵部速議，無使撫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爲敵所笑。既而出關，駐劄右屯。○【綱】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叛。○【目】崇明性陰鷙，佯爲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子奢寅有逆志，會以遼事急，徵四方兵，崇明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

明鑑　卷之十二　明熹宗　五

奢崇明

呂公車擊石

樊虎以兵至重慶，今四川重慶府。四川巡撫徐可求點核，汰其老弱，發餉，餉復弗繼，龍等遂鼓衆反，殺可求，已而賊逼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悉力捍禦。賊圍城久，歲且盡，會有俘民脫歸者，言賊旦夕須旱船，一決勝負。

【綱】壬戌二年，春正月，四川左布政使朱燮元大破賊兵，成都下，奢崇明及其子寅走，詔以燮元爲四川巡撫。○【目】賊數千自林中大譟而出，覘之有物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illegible]左右板如平地。一人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俯視城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砲石不可。砲石者，巨木爲杆，柱置輔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舟不得近。燮元復募敢死士，以大砲擊牛，中其當轅者，牛駭返走，衆勢縱擊敗之。裨將副將也。劉養鯤言，有諸生鄧祖文、鄭尉陷賊中，遣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效用。燮元即遣之譚復往，至則與乾象俱來。燮元方臥戍樓，呼與飲，乾象衷甲佩刀，燮元示不之疑，就榻呼同臥，酣寢達旦。乾象感激，誓以死報。詐之譚而出，後賊嘗舉動，纖悉無不知者。乾象之謀也，諭衆曰，汝使牙將周斯盛詐降，誘其衆設伏待之。崇明果自至，伏起，獲其從騎數人。崇明跳身免，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遁走。乾象皆來歸，成都圍解。賊歸重慶。事聞，以燮元爲巡撫。○【綱】大清兵渡河。○【目】先是，王化貞上疏請戰，廷議賜化貞尚方劍，便宜行事。化貞遂令總兵劉渠移軍振武，西廣寧，今盛京錦州府廣寧縣。遂空矣。○【綱】王

明鑑　卷之十二　明熹宗　六

謝文錦論熊廷弼王化貞罪

月。

大清兵下廣寧監軍高邦佐死之。○紀

大清兵至振武總兵劉渠方集師先鋒孫得功乃王化貞心腹將也未戰遽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降張路騎殿被殺西平守將羅一貫死之得功入廣寧論鎮民薙髮封府庫以待化貞臥方起參將江朝楝排闥入曰城中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爲棄所坐馬已爲左右竊去倉皇乘朝楝馬以行及門亂兵詢之曰爾不得出將縛之朝楝後至揮刀與鬪乃得出廣寧旣失化貞所招蒙騎大肆殺掠難民西奔者十不存一二棄老幼於途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十人走閭陽適經略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哭廷弼曰公不召募敵騎不撤廣寧兵於振武豈無今日此時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偕前道張應吾殿後總督王象乾驗放入關初按臣方震孺在廣寧飲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出奔各道臣前後相繼走惟監軍高邦佐沐浴衣冠望闕再拜從容自縊其僕高永從死焉。○詔遼東撫臣王化貞逮問經臣熊廷弼回籍聽勘。○紀御史謝文錦疏言熊廷弼控扼山海關後三方廣寧原其根本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遼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爲失策迨至軍民奔潰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死敵總督無踞王化貞專制一方初意敵騎外助遼人內應僥倖奇功不覺陷其乃復守備不設震兵備戰甚應寧而乘非其何離然臣竊歎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許與兵部相忤緊

會勘熊王獄辭

計手縛足展布無由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旣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兵部爲主言聽計從雖欲不敗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於刑辟者皆尚書張鶴鳴致之也有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逮問熊廷弼回籍聽勘。○綱以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綱三月以王在晉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紀夏四月會勘遼東經撫熊廷弼與王化貞並坐斬詔從之○紀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會審熊廷弼王化貞獄成奏言王化貞全不知兵用敵而反爲敵用用間而反爲間用叛逆如孫得功者日侍左右而不悟及敵騎尚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安所逃罪宜伏上刑熊廷弼才餘氣魄睥睨（睥睨邪視也）一世

孫愼行劾方從哲罪

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繫非小及再起經略節緻有控扼山海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矣扼關以後徵有可觀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仗義誓師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及此一聞大兵旣收先奔皆謂師行甚世之氣亦不足贖喪師失地之罪矣若引從前經略觀之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如厚誅化貞而少寬廷弼罪同罰異非刑也俱坐斬從之。○綱起楊漣爲兵科都給事中。○紀禮部尚書孫愼行劾前大學士方從哲罪。○紀愼行上言皇考賓天緣醫人進藥不審李可灼進紅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夫丸不知何藥輒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弒君（見上卷）

講金講學　止蔡輔國

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臣謂從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宜亟書云：方從哲進紅藥丸，與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乞將從哲速嚴兩觀貫之誅，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有旨會議具奏。○綱五月，授毛文龍總兵官。○綱秋七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以太常寺少卿王三善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綱詔李可灼着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紀吏部尚書張問達、戶部尚書汪應蛟會議係議行疏論方從哲弒逆二字何忍加之。但李可灼進藥之後，遂命皇考賓天，臣王安舜疏請嚴究從哲，先票罰俸，繼票養薪，去矣之大概。從哲已認罪自請削奪，爲法任咎矣。若李可灼應擬解法司究問，至崔文昇先進大黃亦藥，及可灼進紅丸，又

明鑑　卷之十二　明熹宗　九

不詳察可否，應與可灼並正典刑。上曰：李可灼本不知醫，希圖僥幸，妄應重處。方從哲票擬太輕，然心跡自明，何可輕議。可灼著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定，大小臣工不得再生事端。○綱以李若珪、楊漣並爲太僕寺少卿。○綱八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並致仕。○紀兵科給事中朱童蒙疏劾元標、從吾醵出入群○斂也金講學，比之妖賊。元標、從吾致仕歸。○綱冬十月，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鄤曼、太僕寺卿滿朝薦並謫歸。○紀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中云：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則左右近習無緣可以蒙蔽。疏入，魏忠賢不下御覽，復疏趣促之曰：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蔡輔國之謹；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藏伏與授之奸。本朝故事，惟武宗及神宗末年有之，

權璫煬竈，相顧太息，無可如何矣。忠賢深惡之，承上寵嗣儀也，摘震孟疏中傀儡戲上偏愛○木偶人也。列子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爲木人能歌舞，此蓋傀儡之始登場語，激怒上。時朝薦亦言之力，俱謫歸。○綱十一月，以趙南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微爲大學士，入閣辦事。○綱以楊述中爲川貴總督。

綱癸亥三年，春正月，安邦彥復糾奢賓父子與雲南土司安効良等率衆數萬，幷力攻陸廣。○紀先是，貴撫王三善以倉儲空虛，欲因糧於敵，又諸軍觀賊過易，前鋒楊明楷率兵渡河，列營三十里外，一軍屯陸廣，向人方者社輝初土司安堯臣死，娶奢社輝，據其妙子安位幼，攝政安邦彥其族人挾之叛，一屯鴨池，向安邦彥巢穴。至是，賊攻陸廣，明楷奮勇接戰，衆潰，溺水死者數千，明楷陷賊

明鑑　卷之十二　明熹宗　十一

中。賊乘勝赴鴨池，我兵退屯威淸。三善敗兵入城，土司苗仲見我軍不利，復肆劫掠，自龍里至新城，屍橫四十餘里。○秋八月，詔開內操。○紀開內操，鉦征○鐃也，鐲也。鐃似鈴，鐲似小鐘。鉦以止鼓，鐲以節鼓。○鐃音撓，鐲音濁鼓之聲喧闐田宮禁。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御官宦官。詩小雅有巷伯篇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黃尊素、朱師襄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於趙嬈見上，禁旅近於唐末等語，魏忠賢尤恨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操萬人，衷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銃上前，銃炸，傷進手，上幾危。光宗選侍趙氏與客客氏、魏忠賢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再拜投繯縊而絕。裕妃張氏方娠任○娠孕也，膞胭封禮客氏譖於上，絕飲也食，閉禁道中。偶天雨，匍匐

掬制○兩手由棺竇溜罪而去數日而絕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人嘗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矯旨革封絕飲食成妃故鑒裕妃飢死預儲食物壁間數日不死魏客怒稍解斥爲宮人孝后張氏素精明魏客憚之后方娠厭禱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孝御無狀隕焉又於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綱冬十月以楊漣爲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綱貴州巡撫王三善自將兵六衛擊安邦彥大敗之邦彥遁走○紀三善直趨大方沿途殺賊降者相繼○綱十一月王三善入大方賊社輝及其子安位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紀時三善以元兇未獲當用剿爲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三善駐大方日久食盡述中弗爲援安邦彥日夜聚兵日益

合其黨陳其愚詐降三善輕信之多與參贊軍務由是纖悉盡知

綱甲子四年春正月王三善自大方還貴州爲賊黨陳其愚所殺○紀其愚從三善行忽倚其愚山後遁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墮地三善知有變將佩印付家人屬殉令護持先去即抽靴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其愚下馬奪其刀賊蜂擁而至三善罵賊不屈賊割其首去事聞楊述中回籍聽勘既而巡按御史傅宗龍獲陳其愚誅之○

綱三月以蔡復一爲川貴總督兼巡撫貴州賜尚方劍○綱蔭魏忠賢弟姪一人錦衣百戶○綱夏五月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綱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紀漣言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既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臣責無他委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內批壞祖制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忠賢急於剪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光宗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實有隱慢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嗾言官論劾去顧於護黨氣毆聖母之人閹臣沈㴶黨謂李進忠削奪綢繆終加矜王以贈其行親亂賊而讎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脩如鶴忠賢一則使人交諂謗於堂嵩而逐之其一則與沈㴶黨交構陷之削籍去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見上卷

忠賢一手擬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是眞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點陪貳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票分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陛下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裕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藏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陛下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得封中外欣欣相告忠賢以抗不附己矯其私比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

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以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陛下倉猝受命擁衞防護之功亦不可謂無微忠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擅殺於南海子是不但讎王安而實敢於讎先帝之老僕與陛下老犬馬哉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見上 肅寧）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簪五侯七貴何以加茲大罪十三也因立枷之法以示威枷號家人者（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欲扳陷皇

親也扳陷皇親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持板房之威（[illegible]）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今直隸順天府）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窯傷其墳脈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illegible]）何以處之祖高麗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遣囚陝常營（[illegible]）士命使書辨赤壁之氣先結於宮泮藻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

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傳單忽傳詰責及科臣覆奏臺省交章又再發王言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令天下後世視陛下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非常不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野子傅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脣傅繼教爲之投阱設穽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如近日之逮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介閣知而傅應星等造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於興同文之獄（[illegible]）刊黨錮之碑（[illegible]）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見七卷）探虛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

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宄之人識者每爲寒心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屬順天府 見二卷）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見五卷）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左右既畏而不敢言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

許顯純勘汪文言獄

加從哲以叙逆鄒元標鍾羽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眞晩節不振委身門戶攻擊生平伏乞嚴論黨脩諸臣以存信史已而三朝要典成魏忠賢矯旨翰弁之。【綱】五月命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紀】辭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璉鄧漢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已而忠賢矯旨命顯純復訊之於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折以求緩楊熊獄入焉初文言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眞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邪至是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覩周諸人以

賊文言厲聲曰天乎冤哉以此蔑滅清廉之士有死不承。【綱】秋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紀】初獄上擬漣以移宮一案許顯純等相與謀謂不可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得借封疆則難與追贓遂坐以受熊廷弼賄漣等不肯承而顯純釜楚甚酷無生理左光斗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以斃之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耳若初鞫輒服即送法司或無死理於是靡焉承順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見者無不切齒流涕。【綱】八月御史張訥請毀天下書院。【紀】訥上書論東林書院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綱】副都御史楊漣卒于獄。【綱】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于獄其子學洢死之（學洢扶櫬歸朝夕號哭未嘗入寢室旬不逆而死）。【綱】決熊廷弼于市。

張訥請毀天下書院

決熊廷弼

賜魏忠賢客氏印

都御史左光斗卒于獄。【綱】九月賜魏忠賢印文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曰欽賜奉聖夫人。　顧大章下獄卒。【綱】冬十月皇子生（裕妃任氏出）。【綱】以兵部尚書高第經略遼東。【綱】十一月戍趙南星于振武衛。【綱】以崔呈秀爲工部右侍郎。【紀】時殿工興魏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屏（丙）人密語呈秀授黨人姓名如天鑒等錄忠賢奉爲聖書天鑒錄首列東林葉向高韓爌等十六人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等六人又列眞心爲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等十七人同志錄者陳宗器韓繼思黃尊素李應昇賀烺等十八人點將錄者首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上阜汪文言等七十二人。

天鑒錄

同志錄

點將錄

【綱】丙寅六年春三月遼東經略高第以病免。【綱】以王之臣總理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改經略爲督師）。【綱】以寧前道袁崇煥巡撫遼東。【綱】逮前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殺之。【紀】順昌吳縣（屬江南蘇州府）人時緹騎（見七卷）出魏大中被逮（見二卷）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即以女許配其孫允穆（錯）緹騎趣（促）大中行詬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事劾順昌削籍內臣李實復疏參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周宗建五人俱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至吳中沸（數）然士民素德順

逮周順昌

顏佩韋等
叢毆緹騎

昌聞其逮不勝（去）筦憤與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淋漓（平去）慟順昌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語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踰因服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北使署開讀巡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震亨等遮中丞懇其疏救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見議久不決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置喙（音誨）於是市人顏佩韋等前問曰旨出朝廷乃東廠邪緹騎曰旨不出東廠將誰出衆怒鬨（洪去聲）然而登叢毆緹騎（毆音嘔）斃一人順昌步詣府署手書別親友以是月二十六日行人無知者就詔獄許顯純拷比倍酷身無完膚竟不絕口顯純令獄卒私斃之臨死猶草疏以尸諫獄卒見而毀焉○【綱】水

顧秉謙進
三朝要典

西苗老虎阿引等殺賊翁奢寅來降○【綱】夏六月浙江巡撫潘汝禎請爲魏忠賢建祠字乞賜額從之○【紀】時汝禎疏先至而巡按劉之待疏遲至一日忠賢怒削奪之○【綱】閹臣顧秉謙進三朝要典○【綱】秋八月

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崩○【綱】九月我

大清

太宗文皇帝即位○【綱】蘇杭織造李實奏建魏忠賢祠字成乞命杭州衛百戶沈尚文等永守祠字世爲祝釐（音離）崇報從之○【紀】祠建於西湖（見一卷）之麓（六○山足也）備極壯麗閹臣縉紳施鳳來撰記張瑞圖書丹賜額曰普

魏忠賢祠
字徧天下

德于衿微有反（勳）府者則守祠之豎（汝）叢毆之自是四方效尤幾徧天下各出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攘民田廬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食享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木爲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爲之衣服奇麗髻（音計）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去聲）冠焉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綱】皇子薨大學士顧秉謙回籍○【綱】冬十月以霍維華爲太僕寺卿毛一鷺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明鑑會纂卷之十二終

上虞朱國標聖儀續編

○明紀

熹宗哲皇帝

編丁卯七年春正月我

大清

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編削翰林陳仁錫文震孟鄭鄤籍擬孫文豸柴上聲罪坐斬。○紀孫文豸係陳仁錫之戚也嘗作策論嘲瓜平聲時魏忠賢知之因誣文豸造妖言謗朝政置重辟所指妖言者則韓愈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也先是仁錫在講筵因王恭廠火災又見正人屠戮忠賢竭

陳仁錫講時不避忌諱

土木不休講時不避忌諱忠賢怒遂命許顯純擬文豸獄詞連仁錫等因削職追奪誥命。○編夏五月。

大清兵圍錦州今盛京錦州府寧遠今錦州府寧遠州俱不克而還。○編六月海寇鄭芝龍等犯閩山銅山中左等處芝龍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編秋七月以田吉爲兵部尚書霍維華爲薊遼總督。○編八月起復崔呈秀爲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編帝崩。○紀上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懼上召皇弟信王入議以當爲堯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宮爲託及委用忠賢諭信王出上崩忠賢自出迎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是時羣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崔呈秀以時未可止之。○編信王由檢即位。○紀

懷宗即位罷天鳴

王即位於中極殿受百官朝毋賀朝罷忠天鳴。○編九月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位不許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編冬十一月安置魏忠賢於鳳陽籍其家。○紀初上神明默操忠賢黨與林立其發其奸御史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請從忠賢而崔魏之勢衰後工部主事陸澄源兵部主事錢元慤俱攻忠賢貢生錢嘉徵上數其十大罪並帝蔑后弄兵無二祖列宗克削藩封無聖濫爵邀邊功傷民財褻名器忠賢不勝忿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嘉徵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其魄奪魏相倚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爲上所任忠賢屬身事之餽以貨告之辭東廠印援爲後勁應元果爲關至是謫忠賢鳳陽司香祖陵籍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尋卒尋謫戍。○編魏忠

魏客伏誅

賢客氏伏誅。○紀上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

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忠賢宿阜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自經命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得宮人娠身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孕者冀如呂不韋不韋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獻之秦太子之子異人生始皇李

呂不韋李園事

園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其妹于春申君既有娠因使妹說春申君進之王遂生幽王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侯國興魏良卿等俱伏誅。○編追復太監王安官予祭葬立祠。○編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並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罷蘇杭織造。○編命削田爾耕籍籍其家。○紀戶部員外

五虎五彪

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所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爲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爲五彪小虎也乃命籍爾耕家爾耕

顏繼祖劾霍維華

貪婪好羅織諸臣。拷掠慘毒。皆爾耕爲之。○【綱】釋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綱】罷各道鎭守內臣。○【紀】上諭兵部。先朝于宣大薊遼東江之地。分遣內臣協鎭。一柄兩操。甚無謂也。且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槩罷之。

莊烈愍皇帝 名由檢。光宗第二子。初封信王。熹宗崩無嗣。入繼大統。在位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城。帝自縊于萬壽山之壽皇亭。已自成與去。大淸定鼎而明遂亡矣。

【綱】戊辰。莊烈皇帝崇禎元年。春正月。召前兵部尚書霍維華。○【紀】維華僻敎命。且述忭瑺始末。薦周道登。鄭鑑。不允辭。○【綱】許顯純田爾耕伏誅。○【紀】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裂尸也)。○裂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又戮客氏屍。尋復誅顯純爾耕。天下快之。○【綱】命內臣俱入

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綱】二月。以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官。免楊漣熊廷弼等誣贓。○【綱】三月。以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綱】夏四月。起袁崇煥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登萊天津軍務。○【綱】五月。戎政尚書霍維華罷。○【紀】兵部推維華協督師事。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上言。維華狡人。瑺燄熾則附瑺。瑺敗則攻瑺。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爲救者亦維華也。以刑科給事中。三年躐致尚書。無敘不及。有敘必加。前維華難以自解。乞褫革以儆官邪。遂罷維華行邊。尋免官歸。○【綱】光祿寺卿阮大成罷。○【紀】大成與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啓四年。吏科都給事中闕。宜補大成。廷議以大成貪邪。遂授魏大中。其後左魏被陷。皆大成意也。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明年追削籍。○【綱】兵

鄭芝龍降于熊文燦

三李

科給事中李魯生。太僕少卿李蕃罷。○【紀】魯生嘗媚魏忠賢。時迎合中旨。倡爲執中之說。蕃督學建忠賢祠。至是給事中顏繼祖。御史王之朝劾罷之。魯生蕃故與禮科給事中李恒茂號三李。語曰。官要起。問三李。○【綱】編修倪元璐追論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媚璫奪廕。廣微尋削籍。○【綱】六月。兵部議招海盜鄭芝龍。○【綱】是月大淸兵入內地。毀錦州杏山高橋三城。○【綱】秋七月。袁崇煥入朝。○【紀】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問以方略。對曰。陛下假臣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上曰。五年復遼。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閣臣劉鴻訓等。請收還王之臣滿桂尙方劍。以賜崇煥。令便宜行事。上從之。○【綱】九月。鄭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燦。○【綱】冬十一月。府谷(今陝西延安府府谷縣)民王嘉胤倡亂。延安

張獻忠號八大王

李自成起

袁崇煥殺毛文龍

朱燮元誅奢安

人張獻忠從之。○【紀】是歲延安大饑。嘉胤作亂。獻忠從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旁掠延安諸郡邑。○【綱】起朱燮元仍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綱】十二月。米脂(今延安府米脂縣)人李自成起爲盜。○【紀】延安饑。不沾泥楊六郎王嘉胤等。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爲盜。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卒。往投焉。已而督政洪承疇擊賊破之。不沾泥等相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

【綱】己巳二年。夏四月。秦晉饑。盜起。○【紀】朝臣捐俸助餉。上曰。諸臣興利除害。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綱】袁崇煥殺左都督毛文龍(帝聞。意殊駭。念文龍已死。遂暴其罪以安崇煥心。)○【綱】秋七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綱】八月。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朱燮元討奢崇明安邦彥。誅之。○【紀】府

燮元檄漢兵下烏撒，易兵山承寨，扼各路要害，而親帥大軍駐陸廣。
道大方，崇明號大梁王，邦彥號四裔大長老，爭贊小阿烏繼阿，能枯
賴各贊元，師恐力趨永寧，先犯赤水，謀（之襲作）。今知之。燮元授意守將許
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兵）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汾）入，王國
祿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
兵繞出其背，夾擊之，賊大亂，崇明、邦彥等皆被創（首傷也）。漢兵斬其首
以獻。燮元不欲窮兵，乃移檄安位，數其罪，許其歸附，而位（豎）子不能
自決，其黨下復謀合濟兵拒明。燮元乃大會諸將曰：水西多山，險幾箐
箐（黃），璧烟焚（先日偷。○西），兩路辨發，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當與諸君扼
其要害，四面迭攻，漸次蕩除，使賊之穢將自幾。於是焚燎巖劉巖穴，截

明鑑　卷之一三　明莊烈帝　五

溪流，饋勁卒數百，偵勇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搗巢還歸屯，賊益不能測。
凡百餘日，所得首功萬餘級，作口數戰，每得輒殲，輒發窖（數）粟就食，而
（號位甚烈養報遠其家人大方焚陳窖窮爭而出，安位大恐乞降，燮元為奏請，赦許之。）○綱 冬十月，我
大清
太宗文皇帝親率大兵入邊，蒙古諸部貝勒台吉皆以兵會。○綱 李自成稱
闖將。○紀 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兵潰於涿
鹿。叛卒姦害聞山谷，李自成出與之合。旬日間眾至萬餘，推高迎祥為
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賊中稱自成為闖將。九年官軍擊迎祥，斬之，
眾遂推自成為王。○綱 十一月，
大清兵南下，京師戒嚴（禦兵也）。○紀 始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

寇患成于此　劉懋上言

太監馮元昇覈軍餉，始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勞軍。○綱 十二月
逮薊遼總督袁崇煥下獄。以禮部侍郎周延儒為禮部尚書東閣大
學士。○綱 是月
大清兵北去，京師解嚴（崇兵也）。
綱 庚午三年春正月，大學士韓爌罷。復故大學士張居正蔭，錫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命洪承疇巡撫延綏。○綱 二月，我
大清
太宗文皇帝遣使者持書至明議和。○紀 書言：滿洲國皇帝致書明國皇帝，
惟師旅頻興，互相誅戮，天之生民罹（蹈）遭也。禍，貸哉言念及此，欲盟諸天
地，共結和好，（去）疑，使兩國俱享太平。不然，何時止息兵戈，以幾治安。邪故
特遣使持書議和，惟明示之。又與錦州將士書，令其申奏和議，於是班

明鑑　卷之十三　明莊烈帝　六

師。○綱 三月。
大清兵抵遼河，還瀋陽。○綱 夏六月，進禮部尚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
○綱 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見上）。○紀 洪承疇與總兵杜
文煥國之，賊夜劫營，官兵擊敗之。○紀 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
陷。○紀 總督楊鶴主撫，不以聞，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
魁黃虎、小紅娘、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供給牒免死，安置延
綏河西，但不焚殺，其姦掠如故，民保寨以居，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於
此矣。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之兵丁土
賊也。邊兵倚土寇為響導，土寇倚邊盜為羽翼，六七年來，蒲（今陝西西安府）
韓（韓城蒲城二縣）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劫涇原（今陝西平涼府）

王志道爲沙皮惜

內中軍

溫體仁無所平反

陳奇瑜平延綏盜

言甚耶何議論之多也非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其不
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邪對曰王坤甫劾輔臣舉朝皇皇爲
紀綱法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
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
志道者再廷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
不脩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還廷儒遂放歸○綱夏五月命太
監陳大金等監紀各路兵將功罪○紀上諭兵部流寇變動延各路兵
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
會各撫道分入晉文諸省凡下諸營察覈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分
汾陽（今山西汾州府汾陽縣）知縣費甲鐄位以逼殉苦供億墜井死○綱六月

明鑑　卷之十三　明莊烈帝　二

海盜劉香老犯長樂（今福建福州府長樂縣）○綱秋九月總兵張應昌敗賊于平
山○紀應昌獲賊首張有義即一盞燈也○綱冬十月帝論囚○紀上
素服御建極殿召閣部諸臣商確溫體仁竟無所平反（平反謂平其不平而反罪人辭使從輕也）
陝西華亭（今平涼府華亭縣）知縣徐兆麒赴任七日城陷竟棄市上頗心
惻體仁不爲去（聲）救人皆冤之○綱十二月延綏巡撫陳奇瑜擊賊大破
之賊首皆被誅延水盜悉平○紀時秦賊已盡入晉流突畿輔河南至
數十萬而延綏（之）賊首鑽天哨（賊號）開山斧獨據永寧關（在延安府延川縣境黃河渡口）
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
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伏焚
其營燒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盜悉

袁繼咸諫李世祺

袁繼咸諫觀官投冊

平奇瑜威名著關陝○綱是年陝西山西大饑
綱甲戌七年春正月山西巡撫戴君恩誘執降盜王剛等誅之○紀降
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掠太原撫賞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四百
二十九人而苛嵐兒二人盜高加計號顯道神尤橫會大旱饑民投賊
者愈衆○綱李自成張獻忠走鄠（音戶縣名屬西安府）盩厔（音至縣亦屬西安府）閒
○紀總督洪承疇率總兵曹文詔等先後剿諸賊斬獲甚衆羣賊盡奔
入商雒興平（今西安府商南雒南興平三縣）大山中自成獻忠奔盩鄠閒○綱謫刑科
給事中李世祺于外○紀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西提學僉
事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紲（居）其
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易坤卦四爻括囊无咎注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

明鑑　卷之十三　明莊烈帝　廿三

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大息也
且陛下所樂聽者讒言而天下譏以攻彈貴近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
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綱三月山西自去秋八月不雨至
于是月大饑人相食○綱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脅體統
許之○紀袁繼咸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
總理內臣有覲官齎冊之令陛下從之將在剔蠹（治也）奸弊非欲羣臣詘
膝也乃大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恭謁屏息得免何啻爲嗟嗟
乎一人覲瑞（虞書輯五瑞言斂集五等諸侯之瑞玉使之來朝也）萬國朝宗（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諸臣
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塵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游義
子義子兒昏夜拜伏自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恥國家自有觀

劉宗周諫用中官

用內臣邪○【綱】巡撫陝西孫傳庭擊賊于盤厔（見上），大破之○【目】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見上）於市○【綱】八月，老回回犯開封西關○【目】時羣盜出沒秦楚間，散而復合○【綱】九月，我大清兵從建昌冷口還○【目】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邀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中埋伏（見七卷）。騎報師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綱】以兵部侍郎王家禎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山陝軍務○【綱】冬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上疏諫用中官，不報○【目】宗周上言，人才之不競，非謂才之盡而無端待之也，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illegible]三協有遣迺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于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

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嚴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宗周尋罷歸）○【綱】起復楊嗣昌為兵部尚書○【綱】命採平陽盧溝諸礦以佐國用○【綱】總督貴湖雲川廣等處軍務朱燮元討擺金、南江、巴香、狼壩、凡烘（見五卷）、五洞叛苗，悉平之○【目】燮元既平叛苗，水西勢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辛出），以便往來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亂，燮元奏命移兵討誅之。

【綱】丁丑十年，春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六安（今廬州府六安州），連戰三捷○【目】時總兵秦翼明敗闖塌天於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蒜。

左良玉恃功驕蹇

新來虎賊至英山，分營山陰，伐竹為筏，謀渡江，潛竄大山中。應天巡撫張國維檄（吸）左良玉入山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務憚入山險，屯於舒城。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西歸。給事中凌義渠劾之，詔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職，殺賊自贖○【綱】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河南○【綱】夏閏四月，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理直隸山陝川湖軍務，督勦流寇○【綱】河南巡撫陳必謙罷，以常道立代之○【綱】六月，大學士溫體仁以疾罷歸○【綱】秋七月，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泰等處軍務（詳見忠節說）○【綱】江北賊陷六合，遂圍天長。李自成寇涇陽、三原，西安大震○【綱】官軍敗張獻忠于黃岡○【目】獻忠復入

江北，東掠至儀真、揚州，告急。獻忠尋西走入楚○【綱】八月，以薛國觀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綱】冬十月，陝賊過天星同李自成入蜀，混天王、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蝎二賊于廣元，斬首千級○【綱】水西安位死，西南悉平○【目】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欲乘其弊，郡縣之。

朱燮元平西南

朱燮元上書諫，乃止。燮元遂傳檄（吸）土目，諭以威德，諸部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召將吏議，以為眾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為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今四川遵義府），奢氏反藺（四川鎮雄州），○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小州（州為長官司）為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見三卷）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地，授諸

渠長又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悉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綱】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

張獻忠請降

【綱】戊寅十一年春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張獻忠請降○【紀】初獻忠爲盜洪範捕獲獻忠異其貌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於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効洪範與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請畀家口於鄖西今湖廣鄖陽府鄖西縣 文燦爲請於朝詔貸其罪立功自贖○【綱】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鎭守河南○【紀】任學說記○希幸得巡撫王紹禹故丹徒今鎭江府丹徒縣 知縣猥放誕諸總兵不足恃盜賊交吏有奇才可禦寇上竟以爲總兵授之意大凱倖○【綱】總督洪承疇

李自成敗走

大敗李自成于梓潼今四川保寧府梓潼縣○【紀】自成率殘衆數千走溪南子身入楚依張獻忠不許至竹溪今湖廣竹溪縣 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騾日行六百里走商雒今商州雒南縣至淅川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 老回回營臥疾半年餘老回回援以數百人仍出剽掠○【綱】夏五月官大總督盧象昇以父喪罷詔以陳新甲代之今四川長壽人以舉人從事○【綱】六月逮湖撫余應桂以方孔炤爲湖廣巡撫○【綱】以楊嗣昌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仍掌兵部事○【綱】秋九月

我

大清兵薄牆子嶺總督吳阿衡及中軍副將鄧宗文被執皆不屈死之○【綱】

大清兵入密雲○【紀】兵部檄宣大山西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入援總督盧象昇立遣三帥入居庸趨都城陳新甲亦至受敕印交代象昇入勤王中途聞訃仍賜尚方劍總督天下援軍○【總】冬十月京城戒嚴○【紀】召孫傳庭于陝西洪承疇於三邊于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綱】以丁啓睿爲都御史巡撫陝西○【綱】

大清兵逼京城紀上日新○【綱】十一月

孫承宗一門死節

大清兵克高陽前太傅中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孫承宗死之子孫共十八人皆力戰而死○【綱】十一月括廢銅鑄錢 十二月改洪承疇薊遼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加傳庭兵部右侍郎賜尚方劍督諸鎭援軍○【綱】

大清兵下山東。

明鑑會纂卷之十三終

賊盡入蜀○〔目〕鳳徵（見之卷）亢旱詔求直言○〔目〕詔戶部以保定永清等

郡縣剝卹給發南畿民發帑金六千賑山東○〔目〕三月免畿郡糧匪等

銀賑京城貧民各錢二百○〔目〕楊嗣昌[illegible]○〔目〕楊嗣昌立大勳營以

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標下親兵為上將營新撫將丁皆隸

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目〕夏四月[illegible]以[illegible]治郎

陽○〔目〕五月減南州湖廣田租○〔目〕[illegible]南京及山東西河南陝西令

處告飢命地方有司設法賑濟招徠流亡發帑行州縣定議以聞

○〔目〕截漕米萬石賑山東○〔目〕六月張獻忠自興安走白羊山（[illegible]不知

所）○〔目〕秋七月發帑金二萬兩賑順天保定○〔目〕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飢

民發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飢民○〔目〕九月張獻忠羅汝才陷大昌

明鑑　卷之十四　莊烈帝　三

（今四川夔州府大昌縣）○〔目〕二賊屯襄城山非賊行營輜重婦女甚衆而諸軍多

觀望不前但尾賊後所至關隘防兵多逃賊長驅直過二賊合兵趨

達州（屬四川夔州府）謀西渡○〔目〕張獻忠羅汝才渡河入巴西（今四川保寧府）○〔目〕楊嗣

昌命監軍萬元吉監諸軍西行尾擊賊○〔目〕冬十月張獻忠羅汝才陷

劍州（屬保寧府）○〔目〕官軍敗績於綿州（屬四川成都府）二賊渡綿河而西○〔目〕出帑

金萬兩市舊綿衣給京師貧民○〔目〕十二月李自成陷永寧殺萬安王

采𨫼○〔目〕自成圍永寧（今河南府永寧縣）陷之執殺一宗殺萬安王遂破

四十八寨土寇一斗穀等皆從之陷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衆至數十萬

杞縣（屬河南開封府）諸生李巖歸之巖勸自成以剽掠所獲散濟饑民故所至

成歸附之其勢益盛○〔目〕加福建參將鄭芝龍署總兵○〔目〕芝龍既

呂維祺[illegible]　李自成號[illegible]

劉香老海寇頗息又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顯○〔目〕是歲兩京山東

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

〔目〕辛巳十四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兵部尚書呂維祺

死之自成自號闖王○〔目〕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出戰斬獲頗多

賊引退賊以大砲環攻城城守嚴不動及昏而總兵王紹禹兵有驕

而呼於城上者賊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即執副使王胤昌於城上紹禹

雖解之諸軍已縱賊已在城下即總兵與其兵我何猶力殺守陴者（[illegible]）

數人守陴者皆驚潰賊縋城而上[illegible]兵迎之賊遂入城執福

王府福王及世子俱縋城走出民被殺數十萬福王常洵已下各官皆

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河南方大饑通判白尚文登城死其屍為飢

明鑑　卷之十四　明莊烈帝　四

福祿酒

猛如虎等開縣之敗

民所食頃刻盡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飢民自

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遇王於西關謂王

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惶怖頓首乞命自成責數（上聲）其失遂遇

害賊置酒大會以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維祺罵賊不屈死世

子逃走遇亂兵扶之遯而奔于懷慶是時羣盜[illegible]自成自稱闖王雄

諸賊事聞上震悼逮王紹禹磔（[illegible]）之籍其家○〔目〕副將猛如虎率

諸將及張獻忠羅汝才戰于開縣大敗賊續二賊東走○〔目〕初賊南竄

將師監軍元吉欲從閬（縣）道出梓潼（見上卷）扼歸路以待賊楊嗣昌檄諸

軍躡賊急追不得距賊遠合他道諸將皆盡向瀘州（屬四川）賊折而東返

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至是猛如虎率諸將及賊於開縣（屬四川夔州府）張獻

傅宗龍死節

陳永福射中李自成左目

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定兵共結浮橋渡河合兵赴項城
今河南開封府項城縣 自成羅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見三卷 官軍至龍伏精銳
松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宗龍文岳兩軍並進次孟家莊諸軍散
行擄掠以求芻牧賊突起林中撲官軍人龍國奇兩軍俱潰人龍大威
北奔國奇從之保定兵皆潰文岳夜奔項城宗龍獨在營賊壘截樵汲
重圍以困之夜漏二下宗龍將親軍突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
步率散卒且戰且走距項城八里賊追及之被執至城下賊呼啓門曰我
秦督官軍也請啓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
皆賊耳毋爲所紿紿音上聲欺也賊叱宗龍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
能爲賊詐城以緩死賊抽刀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斷其耳鼻

明鑑　卷之十四　明莊烈帝　七

死城下遂陷項城屠之詔復宗龍兵部尚書太子太保◯編冬十月張
獻忠合六營賊復出攻南陽城◯編十二月李自成圍開封總兵陳永福
射中自成左目自成退屯朱仙鎮◯紀李自成羅汝才合兵陷禹州禹州今屬開封府
殺王遇害復圍開封巡撫高名衡永福等竭力守禦用王府庫金於
城頭懸令獲賊一級者予百金斬一首者五十金戰沒者卹其家五十金傷者
以輕重爲差殺賊甚衆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屯朱仙鎮見上卷丙
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於賊鄧州知州劉振世死之◯編是歲兩京山
東河南浙江大旱蝗

編壬午十五年春正月李自成攻開封不克解圍去◯紀自成攻開封
益急洞東附城鑿城掘土而空之觸數尺實以火藥然之一燒而聲

曰小放宿城縱橫數丈實火藥然之一發震天曰大放賊以精騎數千
布圍於外執汴汴州即開封府人春去土穴城爲大窟十餘盛火藥數萬斤百
炬齊然賊環甲胄也甲持矛望城崩將擁入賊穴城者其土礫力於外累
累成阜火藥一發崩天轟所皆飛鳴外觸賊之布圍於外者人馬成血
糜城之未穿者堅如石猶尋丈賊驚解圍去◯編起孫傳庭兵部侍郎
總督陝西兵馬◯編二月我

丘民仰死節

大清兵破錦州遂東巡撫丘民仰被執不屈死之◯紀先是錦州今盛京錦州府
圍急民仰與總督洪承疇巡視松山爲聲援諸將王樸等軍大潰民
仰承疇入守錦州城誓以同死至是民仰被執不屈死事聞贈右都御

副使關永傑等死節

史◯編李自成羅汝才陷陳州兵備副使關永傑等死之◯紀自成汝

明鑑　卷之十四　明莊烈帝　八

才合衆號八十萬圍陳州陳州今屬開封府永傑率士民死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
進攻永傑力竭城陷巷戰死城上鄉紳崔必之衆人不受辱等咸手刃數
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編夏四月陝西總督孫傳庭殺總兵賀

殺賀人龍

人龍◯紀傳庭檄召諸將於西安總令人龍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
縛人龍坐之旗下而數音上之曰爾爲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委命賊手
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
期進討人龍米脂見上卷人初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屢殺賊有功總
全陝兵叛將劇賊多歸之人能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朝廷審疑人

賀瘋子死

龍與賊通密敕傳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
如拾芥矣◯編李自成羅汝才復攻開封◯紀先是城再攻不克士馬

陳藎黃李開先死節

李貞死節

樊維城死節

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總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既而連陷荊襄鄧郢席捲河南有衆百萬始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思據有城邑擅名號矣羣賊俱奉其號令推自成為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號羅汝才曰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自成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陷郡縣俱改易名號脩襄王宮殿設官分職封崇王由樻為襄陽伯邵陵王在城保寧王紹圯肅寧王術㙔俱降賊或封伯僞政府侍郎喻上猷薦列荊州紳士賊下檄徵之江陵舉人陳藎暨李開先在所舉中僞徵下藎兼自經開先觸牆死○【綱】張獻忠陷蘄水（[illegible]）○【綱】二月李自成陷郟（[illegible]）縣知縣李貞死之○【目】自成分兵為四老回回守承天羅汝才守襄陽革裏眼往黃州自將其一自成攻郟縣（郟縣屬河南汝州）李貞率士民堅守一晝

夜殺傷甚衆賊百道環攻一鼓而拔縱兵大殺貞大罵叱賊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也妄殺何為罵賊不已自成怒縛（[illegible]）其衣剖懸于樹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之上帝以殺賊賊斷（[illegible]）其舌剮之妻喬氏及妾俱死○【綱】三月命大學士吳甡出督師以討賊○【目】甡出督師給五萬金旌功以大理評事蔣元吉為職方員外郎仍充督師軍前贊畫○【綱】夏四月

大清兵北旋○【綱】李自成襲殺革裏眼左金王并其衆○【綱】李自成殺羅汝才并其衆○【綱】張獻忠陷黃州副使樊維城死之○【目】獻忠自蘄水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黎明城陷執維城欲降之維城罵賊不屈賊刺之洞胸死獻忠據府自稱西王○【綱】五月張獻忠陷武昌楚將崔

徐學顏請楚王發金募軍

徐學顏領楚府兵

崔文榮死節

賀逢聖死節

徐學顏死節

文榮前大學士賀逢聖楚府長史徐學顏死之○【目】初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州（州見上）獻忠西向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武昌武備積弛闖獻交窺江漢府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絀楚王有積金百萬長史徐學顏請王發金數十萬以贍軍不聽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義捐貲募兵衆謂宜募土著（[illegible]常居非遷徙無定者也）適承天（見上）德安（今湖廣德安府）潰兵俱下楚王盡募之爲軍鋒以學顏領之號楚府兵獻忠沿江而上悉師破漢陽（今湖廣漢陽府）府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撤江上兵嬰城守總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鼻（漢水入江處[illegible]在漢陽府城北）磨（[illegible]）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

楚府新募兵爲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腹死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城陷歸家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者十二人（逢聖屍沉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始出葬）學顏與賊格鬥被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一門死者二十餘人賊執楚王華奎[illegible]盡取宮中積金（[illegible]）載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歲[illegible]士民數萬投屍於江前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殺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遺民數百家則斷手足繫殺因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楚王宮僭稱武昌曰京城僞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授郡縣官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傍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

黃世清死節
李自成陷西安
西安死節諸臣

及白廣恩逃屯渭南〔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賊合衆數十萬陷渭南何應庭役于隨
楊暄被執不屈死賊屠渭南○綱李自成陷商州商洛道黃世清死之
○綱李自成陷西安陝西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絅長安知縣吳從義
指揮崔爾達秦府長史韓世𤇍等死之○紀賊陷臨潼〔今西安府臨潼縣〕關中
〔即西安府〕人心所在瓦解馮師孔知寇亟急入西安收保俄賊至師孔督兵
出戰城陷被執不屈死黃絅自盡吳從義崔爾達俱投井死韓世𤇍自
經死紳士死者甚衆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罵賊磔〔宅○裂尸也〕死綏州道
副使祝萬齡至學宮拜先聖從容自經死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宣
撫焦源清察政田時震俱不受僞職死御史王道純大罵賊不屈死解
元席增光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山東監軍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都

倪元璐請諭秦晉兩藩

司吏丘從周罵賊死餘吏民皆相率降於賊總兵白廣恩逃而追獲降
之初自成剽掠十餘年既席捲楚豫猶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
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既入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據秦王府僞
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
家秦藩富甲天下擁貲十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
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
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
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而王猶不察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
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府庫盡為賊有賊分兵徇
〔行定曰徇〕諸縣皆陷蒲城〔今西安府蒲城縣〕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初自成在襄

華堞死節

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永裕欲先據留都斷〔短〕漕運
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
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
〔詩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註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自成米脂人故云〕且秦都百二山河已
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
京師進退有餘方為全策賊從其計先是賊好殺掠牛金星勸以不殺
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堵郵相誦詠人無鬪志自成遂改西安府為長
安搒〔彭○打也〕掠巨室助餉○綱李自成分兵略鄜〔孚○今陝西延安府鄜州〕延〔延即延安府〕中
部〔今延安府中部縣〕知縣華堞〔蝶〕死之○綱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
邊收兵勦寇應桂遷延不進○紀上始聞潼關失守以余應桂總督陝

榆林陷城中死節

西三邊收拾邊兵相機勦寇應桂聞命欲流陛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
濟上默然發帑金五萬給軍應桂遷延河上不進○綱以左副都御史
方岳貢為東閣大學士○綱十一月李自成陷延安復陷鳳翔屠之○
紀總兵王定高傑自渭南敗各率所部奔延安自成命賊將田斌守西
安自往塞上高傑聞賊至以兵渡河而東入山西王定奔榆林〔今陝西榆林都司〕
〔林鎮〕自成陷延安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脂〔見上〕祭墓以
五百騎按行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守將詐而殲〔尖○盡殺也〕之自成怒親攻鳳翔陷
之屠其城○綱李自成陷榆林備兵副使都任總兵尤世威及諸將一
城男婦盡死之○紀自成發大兵圍榆林榆林諸將力戰殺賊賊死者
萬人賊攻益力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城

遂陷都任闕家自縊死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挾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被執不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榆林爲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饑困而嬰義殉城志不少挫闔城男子婦女無一人屈節辱身者榆林既屬賊搗寧夏今陝西寧夏衛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〇

【綱】李自成陷慶陽備兵副使段復興被執死前太常少卿麻禧死之陷慶陽執韓王〇【紀】時賊遣僞王往關東鎭關諸路大張僞榜移檄吸河南郡縣河南西境賊皆設僞官守懷慶府〇【綱】十二月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〇【綱】張獻忠逼好老回回〇【紀】時老回回懼李自成據荊州獻忠遣人與修舊好合兵自成既入關獻忠益橫荊岳間〇

【綱】李自成陷平陽知府張嶙然走太原吏民皆降〇【紀】賊殺西河王等三百人高傑聞平陽陷擁兵東下澤州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款賊遂陷汾州循行山西北徇北擾

明鑑會纂卷之十四終

明鑑會纂卷之十五

上虞朱國標琛懷續編

○明紀

懷宗端皇帝

大風霾

鳳陽地震

[綱]甲申十七年春正月是歲為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綱]大風霾晝晦○[紀]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綱]鳳陽地震○[綱]張獻忠入重慶府○[綱]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紀]賊陷河東河南懷慶山東州縣一路俱陷自成偽牒也（移文）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上憂甚臨朝而歎

明鑑　卷之十五　明莊烈帝　一

星入月中

曰卿等能無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人頗知寇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綱]癸酉夜星入月中○[紀]占云星入月中國破君亡○[綱]帝命大學士李建泰出師師次涿州○[紀]命建泰出師行遣將禮命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上臨軒授建泰節劍賜宴餞之上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杠折識者憂之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建泰家曲沃遲行日三十里師次涿州初建泰承上寵命特有家財可佐軍需也而家被賊遂退次措置畿內而已○[綱]二月朔帝視朝○[紀]上早臨朝忽得偽封啟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

李自成移檄遠近

月十日至朝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帝罷遂不復問○[綱]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紀]賊陷懷慶懷慶不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潞王○[綱]李自成陷太原巡撫蔡懋德中軍盛應時等皆死之○[紀]自成至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無重兵為守蔡懋德遣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於砲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闇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權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皆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為扼腕懋德知事必不支為遺表令監紀賈士璋間道奏京師盛應時見之遂歸先殺其妻子與懋德死敵初八日風沙大起賊乘風夜登城懋德應時策馬赴敵

明鑑　卷之十五　明莊烈帝　二

死之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人咸死之賊屍之於城○[綱]李自成至黎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遣將陷臨晉（今山西平陽府臨晉縣）○[紀]帝下詔罪己○[紀]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敕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愾○愾恨怒也左傳文公四年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罹○遭也）鋒鏑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積成丘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污萊

萊（田廢生草曰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

思克厥愆，歷告朕意。詔下，賊前鋒已至大安驛。○【綱】議京師城守。○【綱】李自成攻代州，總兵周遇吉退守寧武關。○【綱】李自成兵趨眞定，知府丘茂華叛降賊。○【紀】茂華聞警，先遣家人出城。總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何承恩叛，畫守禦狀，翔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檄屬縣叛，待寇。賊數騎入城，徇各鎮，近京三百里，寂然無言者。○【綱】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往天津；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寧。○【紀】藻德辭新銜，允之。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遁，遂止藻德等不遣。○【綱】詔徵天下兵勤王。○【紀】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於文華殿。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

周遇吉死節

京。上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無復多言。」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總兵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綱】大兵[illegible]。○【紀】初，上[illegible]。○【綱】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死之。○【紀】自成攻寧武，傳檄五日不下，且曰屠。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斃賊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爲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番以十擊一，蔑不勝矣。」[illegible]爲

[illegible]者擊之，遇出戰不二門可殲也。賊引兵復進，遇吉戰，伏陷以自刎，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鬭，被矢如蝟，兵且盡，見執，罵賊，賊於市磔之。○自成既陷寧武，自成既欲還，言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綱】李自成陷大同，總兵朱三樂、巡撫衛景瑗、督理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文學李若葵俱死之。○【綱】二月，督師大學士李建泰上書請爲南遷，願奉太子先行。○【紀】上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唐天寶十五載，[illegible]奔蜀，駐馬嵬，[illegible]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爲肅宗，尊明皇曰上皇。）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

帝星下移

之策衆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綱】欽天監奏帝星下移○【綱】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
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綱】徵山海總兵吳三桂薊遼總督王
永吉率兵入衛○【目】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尋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
【綱】李自成兵陷保定御史金毓峒與其從子振孫等皆死之○【目】賊犯
保定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

金毓峒一家死節

毓峒守西門賊執之穴三星顧見其師號毓峒爲鑑賊帥仆之躍入井
中死妻王氏自縊毓峒從子振孫以武舉効力登城射殺賊多應
弦而斃城陷振孫被執自臨邪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姪也投支解
之毓峒子麗標領兵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投於井○

朱之馮死節

【綱】李自成陷宣府巡撫朱之馮死之○【目】自成陷陽和遂長驅向宣府
宣府叛將白廣恩陷總兵姜瓖督約降監視太監杜勳郊迎三十里
軍民聚讓籍推朱之馮督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之馮命之咸叩頭曰
願中丞聽軍民爲敎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
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及不應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然火兵民競挽其
手之馮乃叩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於賊鄉紳張羅彥自殺○

表懿戚大璫助餉

【綱】帝勸籍勳戚大璫助其助餉○【目】上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爲
倡奎謝無有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
上少之勒其二萬太監王永祚曹化淳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
面諭之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復雜出雕鏤玩好

之物陳於市以求售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
奎鈔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魏藻德首輸百金陳演亦故未行
名入訴清苦百官共議捐助然諭至再將諭上等三萬金皆無應惟太
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鑒前二門巨室各輸糧給軍其聯其
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綱】大風霾晝晦命司禮太監王
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目】賊警益迫有勸
上南遷者上怒曰卿等平日專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曰。
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剋期滅寇敢有訛言惑衆及私輩家眷
出城者擒治○【綱】分營都門設大砲給九門守者人百錢名前太監曹

孝陵夜哭

化淳守城○【綱】南京孝陵夜哭（孝陵太祖陵也）○【綱】風霾惡自柳溝抵居庸關○

【目】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賊至遂過太監杜之秩迎降撫
臣何謙僞死私遁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將京師以西諸
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爲爛將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
州（順天府）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賊三六營屯齊化門外○【綱】李自成兵
陷昌平州○【目】賊陷昌平州（屬順天府）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鑅罵賊不屈
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鑅拔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傳
警至京師先是上知寇警急下詔徵諸從寧遠就飛檄趣（促）吳三
桂入關三桂徙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是日始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
太監高起潛棄關走西山賊分兵掠通州（屬順天府）糧儲上方御殿名考選
諸臣問裕餉安人以次對未及半疏封入上覽之色變卽起入諸臣立

僕移刻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縊于煤山皇后及宮人魏氏費氏皆死之諸臣一時死難者二十餘人○賊乘夜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城上交通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疲甚搪塞又太監選去登陴羸弱五六萬人內閣數千人守陴不充然炊具市飯爲給百錢無不解體乙巳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俄聞賊至西直門萬方報急橋見三俄攻平則彰義等門兵城外三大營皆潰火車巨砲皆爲賊有賊反倒攻城聲震地京師震用黃紙一將驅守卒多不至每堵一人多不文諸官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至下汗淋漓衣內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見且不可多得矣內臣叩之曰守

宜不用命韃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上召入國楨命內臣俱守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日經民有富者輸金者各授錦衣衛千戶丙午賊攻城砲聲不絕流矢雨集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砲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煙鳥之發揮手示賊賊稍退砲乃發賊驅居民負木石填壕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爭潰盡傳城陷闖城號哭奔竄賊自西直平則德化三門攻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聞上知南西直門因匹騎馳入西安門吏部侍郎沈惟炳守門曰兩守不宜異百官不得入奈何麟徵排門而入大監王德化詣麟徵曰守城人少奈何請增益之麟徵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德止之曰兵部尚書張兵餉已足公何事張皇邪藻德乃出閣

上方休公安從入麟徵流涕藻德挽之出是日封劉澤清東平伯時左諭德楊士聰等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遺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遣使調遣上得封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欲登城中貴拒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待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爲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大內盛稱賊勢重皇上可自爲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縋之出仍縋下兵部尚書張縉彥奏時勢如此危急臣屢至城閱視見三卷城上守禦甑爲監視抑

沮今閱曹化淳王化成縋賊杜勳上城未知何意語有奸究不測章上上手書還縉彥上城按之至城內監沮之如故示以上傳始登閱杜勳安在云昨暮上今晨下之已上閱無容致詰又曰尚有秦晉二王在城下亦欲通語縉彥曰秦晉二王既降賊如何可言化淳拂衣去因閱城上守卒寥寥兵部侍郎王家彥痛哭云賊勢如此監視將營兵調去李襄城處尚有十之四家彥所守兩堵僅一卒請未竟城下坎牆聲急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化淳化成飲酒自若縉彥馳至內閣約同奏至宮門傳止之上下詔親征名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畜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乃罷已召王承恩飭內員備親征申刻彰義門啟蓋曹化淳獻城開門也賊恣殺掠前大學士

軍卿熟諫逆且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緩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滅族自成登皇極殿擬偏坐牛金星樓令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於朝自成同偽都督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御[illegible]被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illegible]曰我長公主也群賊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辨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攜出費氏復紿曰我實天潢貴之亂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illegible]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丙

臣獻太子自成置之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辛亥啟殯先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黝[illegible]上覆○舉殯北京加帝翼善冠袞玉滲金靴后袍帶亦如之○初賊犯都城大學士范景文知事不可為歎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抒國難虛死奚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歎泣入告聲不能續翌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乃賦詩二首[illegible]古井死其妾亦自經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變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責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為別[illegible]像前遂投繯[illegible]題几案云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語家人曰若輩欲殮必大行[illegible]殮方收吾屍乃縊死三日後賊突入見之顏色如生賊驚異徂去一門殉節共

十有三人左都御史李邦華聞變歎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以為東宮尋一去路死庶可無憾已知勢不可為乃走閣門曰堂堂大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矣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詞於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經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汝知大義何久阻我死乃更飲藥而卒大理寺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illegible]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評騭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訖遺書上其父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帛自經[illegible]○[illegible]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聞賊犯都城奉命守德勝門城陷家彥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

入民舍自縊死賊焚民舍焚其一臂僕收其遺骸歸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賊犯都城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其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吾亦死章明以頭搶[illegible]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止留一婢在側章明視妻縊取筆作詩已復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縊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欲我去邪二妾言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耳辭已並入室自縊世奇亦遂經家人救之

復蘇，曰聞聖駕已南幸矣，可爲從亡計。世奇不意諸二妾已死矣，曰若年少，遂能死乎。乃朝服拜赦，北面再拜，取冠帶焚之於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屬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復南向拜母，端坐引帛，力自縊死。左中允劉理順，賊入城，理順題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從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當奉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最。太常少卿吳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勢急，同守者相繼避去，麟徵遺友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遠害，未能致命遂志，自矢而已。城

陷，徒步歸，寇已據其邸，因入道左三元觀。時傳天子蒙塵，有勸公南歸，不應。同官宗邦之降賊，怒罵之戶外，遂自經，家人救之蘇，泣而請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訣。麟徵許之。先是祝孝廉淵以奏保劉宗周被逮寓京師，淵晨至，麟徵詢城破狀，與別曰，自我登第時，夢見隱士劉宗周題文信國（文天祥）零丁洋詩二語於壁，數實符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爲，相對泣數行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當褫服（[illegible]）。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咽入聲）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淵爲殮（[illegible]口中日[illegible]），殮乃去。右庶子周鳳翔，上梓宮暴（偎）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慟絕，歸寓，遺書訣父母曰，男今日幸不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矢之來生，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天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簡討汪偉，先是賊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偉悒（又）憐（安也）。不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共死。城陷，偉趨吳給事甘來所，約同死，既歸，與妻耿氏呼酒命酌，偉大書前人語於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辱。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爲兩繯於梁間，偉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攀曰，我輩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繯正左右序而死。戶科給事中吳甘來，家藏（[illegible]）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執甘來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

城陷，傳聞聖駕南出，甘來曰，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趨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卻之，有勸甘來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邪，遂作書以後事屬（囑），其兄弟簡凡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英宗土木之變，袁彬從），遜國程濟（建文遜國，程濟從），皆可爲也。不則求眞人於白水（漢光武中興起南陽白水），起斟鄩（[illegible]）於有仍（[illegible]有仍國生少康而中興），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免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監察御史王章，賊犯京師，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同巡城，至阜城門，賊緣堞而上，從人駭走，賊將刃問曰，降不，章叱之

曰不降賊以刃築其腹仆地遂遇害章子之栻從亦死辦於闘甚烈衷
益周監察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爲繯於梁欲自盡妾時氏有娠
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
必從之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爲賊辱不如無子也妾請先死
以絕君念遂入投繯良謨別作一繯與之同盡監察御史陳純德時提
督北直學校行部至易水試士未竟聞都城賊警即拂裝入都不數日
城陷自縊死四川道御史趙譔聞變觀中城賊殺之城陷賊獲譔譔
瞋目大罵賊怒殺於自刑部郎中一管寺丞申佳允聞城陷投井死吏部
員外許直聞賊將坐宣從容化門出有客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
扈從偕行共圖光復直嘆之既而出門一慟曰當此四面干戈竄將

明鑑　卷之十五　明莊烈帝　二十五

焉往比聞帝崩號慟幾絕有客從旁慰解勸以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
吾無憂也是夜爲書報其父作詩六章起拜闕已復拜父畢自縊死一
手持經尼一手上握顧氣如生兵部郎中成德聞賊報急即致書同年馬
世奇曰主辱臣辱我輩不能匡救時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君當
思吾兩人義有何心也及帝后在宮殯東華門德以雞酒哭奠梓宮
前賊怒露刃脅之不爲動歸寓辭母張氏前哭母曰我知之矣入
室自縊死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從殺之然後自殺兵部員外郎金
鉉城攻急往辭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在車駕城破義在必死
得一死地可以報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耶急麾
下井是吾死所鉉哭拜別歸母往視鉉身赴至御河橋聞城陷望闕再

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囓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淖死
家人報至母章氏亦投井死鉉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鍃哭曰毋
死我必從死然毋未歸土求殮死也遂自殺其喪殮葬三日復投井死
死光祿寺署丞于騰雲聞變亦令其母妻死副兵馬使姚成中書
舍人宋天顯皆自盡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縊死張應選城投御河
死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俱自縊死又柴儲湯之瓊見先帝梓宮
過慟哭觸石死襄城伯李國楨聞帝后梓宮於東華
門外設厰育官過者莫進視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赴
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階血流被面賊衆持
之自成以好語誘國楨使降國楨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

明鑑　卷之十五　明莊烈帝　二十六

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挾出
賊以天子禮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衰從步往葬至陵
襲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墓前自縊死又新樂侯劉文炳賊破
外城帝召文炳同駙馬鞏永固登樂家丁二十餘人欲於崇文門突圍
出不得乃回宮文炳歎曰身爲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
弟適李氏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
驅子孫男女及其族十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火然俱投火死祖
母瀛國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亦投井死駙馬都督鞏永固
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鐵仗大書於壁曰世受國
恩身不可辱時樂安公主先薨以黃繩縛子女五人於柩命外舉火遂

諡莊烈帝 崇禎

若待干手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奈何 逆璫害人則借三案羣小求衆則又借三案 何逆賢（魏忠賢）亂政作

三朝要典翻三案以陷楊左諸賢爲一網打盡之計天啟七年之間

璫惡滔天國脈傷元氣盡矣故亡明者罪在熹宗而不在莊烈也莊

烈帝英明剛健自信邸入登天位（初封信王）磔魏（誅忠賢鳳陽至阜城自縊死詔磔其屍）斬

崔（呈秀死詔磔其屍）並誅客氏（客氏熹宗乳母稱奉聖夫人至是並誅）天下快之惜無知人之

明所用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皆所謂亡國之臣也一二蹇蹇諤諤

如黃道周劉宗周皆以直言罷去廟謨失算禦蔽無人致崇禎十七

年李自成直犯都城天子披髮投繯身殉社稷且曰任賊分裂朕尸

勿傷百姓一人嗚乎其不媿爲高皇帝子孫矣自古亡國之正未有

如有明者明十六主歷二百七十七年其亡也獻（張獻忠）闖（李自成）二賊

擾亂中原屠戮之慘較張角黃巢爲更甚而盈廷聚訟曾無捍禦之

策

大清

世祖皇帝提兵入關首驅逆闖爲明復仇不數年間天下底定其一統之模

實與唐虞三代比隆豈特軼宋明駕漢唐而已哉

明鑑會纂卷之十五終

豫變紀畧八卷附一卷

〔清〕鄭廉撰

清乾隆瞿瞿室刻本

鄭州大學圖書館藏

明末闖賊之禍流毒海內而於吾中州尤慘酷父老相傳至今慘悸鄉先生鄭石廊幼陷賊中閉關得脫其於時事皆所目擊鎬閉棘籬追維紀事於諸書不無鉏鋙要之歸於實錄敝笥淹久半飽脈望茲爲輯而梓之以垂永久庶使覽者歎當時之喪亂幸今日之太平可以動君子之鑒觀識細民之匪辟是有功於世道非僅以補舊聞也

乾隆八年癸亥夏青原山人彭家屏題辭

豫變紀畧目錄

序一

余既寫井九京而與了金先生聞序矣先生顧能隔世而爲我序書乎不如余代先生而爲之也序曰凡人著書則必有序焉冠其首蓋以推著作所由來而徵其書之信且行於天下也辭如是則非大有力者振臂而發之不能鼓作者之氣而服天下後世讀書者之心夫千鈞之弩不遇烏獲不能張萬斛之舟不得江湖不能運張千鈞之弩運萬斛之舟此其力必與弩與舟相副而後足以運之張之也否則而執斷而臏已絶方鼓舵而膠於灘矣而欲使其舟之運弩之張貫兕革而破秋濤也能之乎吾友鄭子石廊其筆不啻千鈞之弩也其胸所藏不啻萬斛之舟也所紀明末二十年豫州之變井井有條可以佐史家之一竊予讀之而不禁河漢焉乃其意欲然欲得予一言以發之予顧敢任是役乎哉竊念崇正二十餘年中始而黨錮繼而誅鋤積而爲旱蝗饑饉疫癘兵戈之變天中片壤不啻火熱而水深當是時也求生不可得至欲死亦不能遽滅直無術以延朝夕也古人謂安得山中千日酒酩酊直到太平時瑜哉言乎何其先得我心乎是時予方冠石廊少予三四歲其流離困頓畧與予同乃能取痛定之思爲之紀變上而天日星文之災異下而山川人物之凋傷内則朝廷之命將出師外則盜賊之抗軍破陣大則青犢赤巾屠城而畧地小則狗盜鼠竊逐隊而成羣一時之仗鉞專征者卒求馬革不可得而分符守土者往往抱頭於草間而求活也石廊則一一紀之毛髮不遺而猶以畧言者恐有闕漏而思補救於人也嗟乎石廊可謂謙謙君子矣予嘗閱其稿而躍然喜曰是誠先得我心矣予久欲爲書而未逮世有石廊吾之筆硯可焚矣隊長三尺不亦樂乎予且與負山游芙蓉之城坐修文之館回憶疇昔猶如夢魘彼夫廟堂之水火蛇豕之縱横將相之賢奸生民之塗炭一時轟烈如雨後春花耳石廊猶未忘情而著書以識者石廊夢猶未覺耶何乃猶寫書而問序也予即無[illegible]筆與石廊胸中之所藏不足以張其千鈞之弩而運其萬斛之舟而有以發乎石廊也予顧謝是役乎哉爰次其語以爲序

序二

闖逆之歲柳下生讀書東里思夫野史所紀豫變之詛也綴辯闢見爲豫變紀畧以信其傳同學睢州田質山嘗爲校勘詳洩之道書易稿將成而質山既赴白瑤宮之名矣乃引端數語不出其手不可於是代爲序言史以傳信不信則誣誣則無以史爲也而傳信實難夫金匱石室之藏既燬於咸陽之一炬則柱下無徵螭頭莫考雖董南班范不得不閣筆而長吁矣況在赤眉銅馬海宇陸沉之後乎還吏戎臣不能以天誠其主慈孫孝子豈知以禮事其親於是國史誣而求諸家家史誣而求諸野野史既出則不

惜眯目掬心公然出而瞞天誣世矣柳下生奮然於蓬藋
之中張目而大呼曰有是哉而目如豆而心如漆而何知
乃欲以三寸鷄毛筆悍然欺天下後世耶秦晉燕趙吾不
知陝洛漳衛吾知之青徐吳楚吾不知宛共梁宋吾知之
二十年間上下千餘里吾耳所聞吾目所見吾身所親經
其患難俯仰今昔猶爲心悸而乃云然又誰誰欺於是鍵
戶數年措據爬梳櫛比而無所遺猶以爲未也乃出而訪
墻東之故老即天寶之宮人杖策函關流涕於銅仙之辭
漢黍裳汴水躑躅於石鼓之渡河甚至鬼語秋墳石[illegible]
野莫不刻畫其聲情而推敲其蹤跡之所以然爲書十餘
萬言嘗出以示予予既愛其才悲其志而尤病其輕信輕

傳其觀世備悲不免貽衛玠之譏也亦嘗爲之搜輯見聞資
其點染乃不謂聲戈揮倦而大夢忽醒矣間嘗與當時馬
雄諸公鄉言於吳磬城畔擷擷把袖歌哭都忘乃始悟從
前之造化愚人如些物惟正不必問其誰爲功而誰爲罪
也當是時也賢者盡自已之情而不肖者亦能遺他人之
臭乎其搖吻掉舌者猶熒熒然簧鼓於其後吾不知其何
心也今其書成矣幸即殺青焚一帙於睢水東南无咎村
之樹下使予於九原落葉中偕諸公放聲長讀而因以斟
酌其當否未必非著述家鬼兵之一助也柳下生安可以
寘明與城而遽忘足正之盧丧乎嗚呼猶有商丘則斯熙
乱而報之矣

自序一

豫變紀略柳下野人紀豫變之略也紀變宜詳何略乎爾
詳則詳之略則略之不能皆詳故從略也略之乃所以詳
之也其略之所以詳之也奈何野人宋人也宋詳豫則不
得不略也人必生其時處其地而後能詳其人與事猶有
生其時處其地而不必詳其人與事者而況近則百餘里
遠則千餘里者乎其不能詳而略之也固宜不能詳矣何
紀乎爾野人蓋惡夫不知而作者欲詳其事而或不知其
略者也夫人居室中固能詳室中事耳室之外耳目聞見
其勢必不能詳而況其什伯千萬者耶則宋之外如[illegible]
別梁烏乎知即豫之外如秦楚燕趙又烏乎知野人曰予

宋人也知宋事知之故紀之詳年書月書日書時知之詳
故紀之詳也宋豫之東鄙也由宋而西爲開封其南爲
汝寧折而西爲南陽又折而北爲河南渡黃河太行山下
爲懷慶彰德衛輝是爲河北三郡皆豫州地去宋數百里
或千里當崇正十餘年間饑饉流離干戈縱橫盜賊之或
往或來蒜討之或勝或負將相之或亡或存城邑之或破
或存以及忠臣孝子之死亡烈女畸人之行事常留天地
炳若日星是誠當世得失之林也其或隱見浮沉而爲稗
乘之所不及收者皆不可以不紀然而耳目懸絶傳聞異
辭其勢固有不得而詳者矣不能詳故略之詳以傳信略
以傳疑庶幾或可無惡於不知而作者乎嗟乎宋人詳宋

則紀宋梁人詳梁則紀梁推之秦人詳秦則紀秦楚人詳楚則紀楚天下雖大亦猶是也惡在其畧而不能詳也乎故曰畧之乃所以詳之也於是采輯見聞折衷疑信自黃河清始至大有年止首尾凡二十年綜厥時事約其次第爲豫變紀畧藏諸榔下草堂備觀覽焉

自序二

豫州天下腹心也四方視以爲治亂焉東接徐魯西通秦晉北達燕趙南控吳楚地方千餘里而梁緜亘其間天下有事則四戰之地也自梁以東抵芒碭曰宋無高山大澤土地平衍宜桑麻五穀其民務稼穡而不喜蓄聚士大夫又多以衣服飲食宮室輿馬相尚故其俗驕侈卒有水旱之虞則糠覈不給矣然尚支吾於爲非者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崇正改元豫之承平久矣閭里寧謐無雞鳴犬吠之警而宋歲大稔畝數鍾輸銀三分居官者崇廉節尚不知有昏夜之金吏猶無過村落而索飯者歲暮老農衣大練騎牝馬讌集進錢百則儼然上客矣士大夫之家居者率爲樓臺園囿池沼以相娛樂近水則爲河亭游舫畜歌伎弄絲竹花晨月夕酬讌不絕風流吟嘯彷彿晉人其有或樸魯而不爲放達者則羣起而非笑之曰傖跡其風調蓋亦不減於竹林也物極則變氣盛而衰自古有然況在熹宗七年之後乎朝廷之上朋黨相角如漢唐之故事朔洛蜀之覆車日繼月新牢不可拔其合者則援而引諸要津不合者擠而置諸危疆英主之前公然煬竈而君始不信其臣矣君愈疑則黨愈固或結宮闈以伺變或通宦寺以梯榮賢人君子如郭忝鄭鄤者極少誰則爲國家任事者乎在上者雖衡石程書日昃不遑食無益也君子爭於朝小人爭於野尤而效之又何誅焉而天下亡是亂矣

自序三

天下亂不足患亂矣而無撥亂之人之足患也撥亂之人既不可得幸得其人而朝廷左右則又惡其形吾之短多方撓蟻務必使之無成而後已如劉翰林之綸憤極請爲將帝俛即改爲總兵官未幾一戰而死廷臣相賀曰老劉死矣蓋痛其不能泄泄沓沓而自取滅頂之凶也快之也貞定張撫軍其詩嘗歲入援夜半墜馬而軍中不知行二十餘里乃覺嗚呼非獻元老果如是乎特無一不過山鉄故不能解免耳當是時銓部之用人不過以軀易僥倖而已而不問經國之遠猷也惜哉錢監軍之告哀於劉司空也曰濫竽魏瑰拮据狗馬幸得量移池蕊若將不謂當事者竟投之不測危疆也任重千鈞身輕一葉始不必論然必有利於國方可僨不顧身願使晉釋衿帶事甲冑棄毛錐衽金革執事謂晉能乎否耶監軍躍馬從戎是其職分晉生長澤國不習騎乘倩人跨馬不數武而岌岌欲墜如此伎倆而立將吏之上可惜其用命否乎抑將畏與俯路監軍介馬而馳而晉可安車緩步否乎晉不勝任鉅之人

無不知之。偵念鮮難避險，豈是鬚眉男子，而晉家海國一切防汎事宜，頗有賭記。欲於津萊水衛少展一割，但恐拂經臺之意，不知中路之於津萊，其關經臺之提衡一也。其有事於省戰，不得規避一也。其危險無異於內地一也。不過習騎習水之有分耳。倘借鼎於主爵之議，使皆不能效之陸塞者，猶能問之水濱，則是皆報國家報知己之日矣。不然而責替以素不相習之事，置替於一無所濟之鄉，與其債事而伏法何如。束身而受譴乎。夫軍旅之事，孔子未學，陳力就列，人臣大義。如驅之必敗之地，而以三尺尾之，誠非聖主所以待術吏也。或使之進而效溲渟於內地，或使之退而安樗櫟於里門，化工自有安頓。總非短牘所能道也。嗟乎，所謂媢嫉以惡而違之俾不通者，非耶偏者作用能言未必能行，即使如其所請，未必奏功。而況使畏兒乘馬，燕客操舟，棄所長而用所短，雖韓白復起，殆無一濟者矣。在位諸公，以國予敵，則明之亡久矣，不待甲申三月而社始屋也。

自序四

明室之亡於流賊也，其弊有二：一曰文法，一曰因循。而流賊可平之機有三，其必不可平之勢有五。可平之機，一在秦，一在豫，一在楚。方其在秦也，賊初起，其勢尚微，戰其必多未備，雖千百為羣者，不可勝數，然烏合之衆，其勢不堅。以官軍臨之，必披靡奔赴險阻逃匿。況秦地多崇山峻嶺，賊以守為守，我以守為攻。賊寡兵衆，固可扼而勦之也。繼之入豫，則平原千里，東西南北，唯所往而莫禦矣。雖然將果得人，如正德間彭總督澤者，介而馳，為諸將先，日夜數百里，隨其所往而追之，將何患不用命，賊亦何患不滅。而乃文臣不能攬轡，武士不肯絕弦，養癰容虎，賊勢所以日大也。元懲撫黙，洪總督承疇，思賊難制，乃欲盡驅入秦，而剿之，尚可得乎。固不但鄰之嫌也。既而賊入鄖、楚，亦與在秦無異。楊閣部嗣昌十面殺賊之議，籌畫甚密，極有條理，當時有稱其滴水不漏者，誠為知言。然而犄角諸將，安得皆如文弱其人乎。所以志雖決而身徒殲也。此機既失，天下事不可為矣。所謂流賊必不可平者何也。流賊所過之丁壯，即其兵，而不煩徵調，一。流賊所過之蓄藏，即其餉，而不用輓輸，二。遇官軍能戰則戰，隳城覆軍，其勢益強，而無人得窺以法，三。不能戰則走，雖棄其輜重，斬獲其老弱，彼所遺因掠，一二日旋復其舊，我軍已不能問其所往，四。其一時將帥皆於養寇，皆不肯殺賊而受命，視師者率書生，權失在不能跨鞍馬，武士輕之，不為用命，雖一二獲捷，終不能成功，五。嗟乎，其可平之機皆失之矣，而其必不可平之勢又聽其自然，而不能大有所變更以為之計。噫潰河決而猶拘文法，豕突狼窺而尚務因循，今日遣一督，明日命一督，上曰平流賊，下亦曰平流賊，嗟乎，吾不知流賊果何以平也。當其時，使督師皆如楊嗣昌，總督皆如洪

承疇盧象昇孫傳庭總兵如曹文詔虎大威左良玉曹變蛟猛如虎尤世威周遇吉賀人龍黃得功高傑等雖或桀驁亦不敢不用命左提右携兵食足繼無論其在秦也即在楚在豫事皆可辦惜也秦無人也僅能一一指更彈而不能爲一握也是故帝嘗臨朝嘆曰自楊嗣昌歿無復有能督師平賊者痛哉斯言不知當日朝士亦汗浹重衣否耶及辛巳李自成再入豫而勢燎原矣雖午未二年中汪傳丁孫未嘗不相繼而戰即戰亦未嘗皆不勝然而勝則矣因儼然敵國之勢而非平賊之局也使傳庭能持重不速戰以過其衝而諸將如左良玉輩或堅壁於東或堅壁於南相爲犄角而互爲聲援賊既不能窺秦腹背受敵而

合圍之勢成矣惜也傳廷死潼關潰既入秦而國數已盡固無用蘇術書日之筆也故曰楊嗣昌無功而明室之亡兆孫傳庭戰死而明室之亡決後世之謀國辦賊者尚其鑒諸

凡例

是書始於丙寅黃河淸鳳凰見而訖於乙酉之秋大有麥禾凡二十年

其紀事與世儒諸書多所牴牾何也曰諸書率得之傳聞者也傳聞者多信耳予則不信耳而信目即或不能全任目而間任耳亦非若世之竟以耳食者也耳目之際蓋甚嚴矣書以傳信安敢舍己而狗人乎雖分鑣而馳可也何必同

讀書之禍不可枚舉如歲月之前後（如壬午三月寇陷歸德諸書以爲辛巳之類）城邑之參差（如諸書紀張獻忠乙丑陷光州丁卯陷新野攻息汝光山之類）事蹟之荒唐（如杞縣李巖之叛劉獄元公子俳鬥殉節之類）姓名之錯模（如歸德推官王世秀而以爲王世琇之類）

或指疑而爲信認李而爲張甚至有畧無影響恣滕口頰不齊郢書燕說信耳之誤果於殺青誣當時而欺後世搖筆之頃海嶽移形矣其亦可畏也夫

予於諸書紀豫處頗効忠告焉如歸德之陷誼書壬午三月朱仙鎮之潰値書壬午六月日丁夜睿但同猶聽勤耳與予同里鳥觀其下獄乎此猶其小者也如杞縣李巖則併無其人矣予家距杞僅百餘里知交甚夥豈無見聞即不幸而陷賊者亦未聞賊中有李將軍杞縣人不知明季遺聞何所據而爲此也而流寇志諸書皆載之不知其爲烏有先生也爲一槩然其文則書按以別之

其間或有一二書法焉畧倣綱目義例匪敢曰擬經也事

蹟繁雜閱者遽難分曉特爲提撮要領稍示眉目耳倘謂有王仲淹吳楚僭王之罪則是以譲爲褒也不敢當亦不敢辭

二十年中天地閉賢人隱其不幸而在事中者進則付七尺於馬革退則爲三木之囊頭其幸而獲免者大抵皆首鼠兩端者也功罪在當世是非在人心前千古而後萬年衮鉞安可逃乎孝子慈孫心雖苦要當以禮事其祖宗耳彤管如椽豈能盡掣其肘

野人既輯是編已兩河之閒千里之內二十年之中其傾側擾奪之狀展卷庶得其梗概而不爲諸說所惑矣

豫變紀畧　卷一　九

九月　秦督傅宗龍敗績項城死之　李自成破葉縣副將劉國能死之

冬十月　南陽府陷唐王出走總兵猛如虎知縣姚鎖撫教諭皆死之　李自成破南陽府

進犯泌舞副將李萬慶死之

十二月　朱大典革職高光斗代　流賊李自成羅汝才復犯開封

二十三日甲子辰刻監軍道郭東面攻二十日不克而去一年

數縣入開封左良玉駐軍於汝　破三十餘城

經撫按以書促之次杞縣不進河北叛將任𨵿奇大掠水冶鎮

十五年

春正月朔懷慶地震

賊解而南左良玉追至郾城敗

之賊破襄城既去汪喬年來屯

襄城賊復還兵敗被執援遇害

二月　陝督汪喬年敗績襄城死之　袁時中與闖賊合營

三月　起孫傳庭爲督會師討賊　歸德大饑流賊陷歸德府

夏四月　賊至杞縣袁時中夜走賊追之不

及遂犯開封屯於城西爲長圍

豫變紀畧　卷一　十

五月　督師丁啟睿保督楊文岳總兵

左良玉等救開封戰於朱仙鎮

良玉夜走諸軍皆潰

計

出侯恂於獄以兵部侍郎代丁　楊文岳敗袁時中於杞邑時中

六月　啟睿督師　賊丁啟睿楊文岳走亳州

革職聽勘　楊文岳入汝寧府

秋九月黃河決陷開封周王及諸文武渡河而北百姓　李自成羅汝才聯營而去

府水東南入渦死者無算　李自成襲殺袁時中於園鎮併

周王次懷慶府上書言事　其軍此後所破州縣皆不書

孫傳庭治兵於陝斬賀人龍

侯恂革職聽勘以呂大器代九　李自成破汝寧府執崇王

調左良玉不至恂入曹縣　李自成羅汝才入楚拔襄陽府

孫傳庭討賊戰於郟縣不利還總兵劉超據永城叛

關中　李自成殺羅汝才併其衆始稱

巡撫王漢討劉超爲超所殺中　印置僞官於州縣御史李振聲

冬十月

官盧九德鳳撫馬士英帥諸將　圍之超降傳京伏誅

督之—

蕭心賊中靖邦轉爲縈沁節密

十六年

夏

巡撫秦所式上疏言事不報

進孫傳庭爲督師督七省督師印

秋八月

督師孫傳庭出潼關

大雨四十餘日不報

丁卯師出潼關檄左良玉來擊李自成發荊襄諸賊會於河南

賊遁保襄城

九月

丁丑破賊於洛陽追至汝州

己亥進軍寶豐

等縣

冬十月

戊申師潰於汝州督師退關中戊午賊向潼關白廣恩擊敗之

監軍御史蘇京走孟縣

丙寅潼關潰督師孫傳庭死之李自成既入潼關遂破西安府

監軍副使喬元柱略陣死巡撫馮師孔死之

廣恩降高傑走延安　是時賊據秦中西危判冀北道

以余應桂總督　賊駐懷慶犯衛河內郡縣皆陷遂逆

慶高傑遁其家於徐州　其所至迎降恐後遂僭號以十

金星爲丞相定爲官制

十一月懷慶天鼓鳴擊

十七年

春正月朔日無光

督師討諸將爲侯伯左良玉寧南流賊李自成出犯京師

孟縣民家豕生象

侯黃得功爲靖南侯劉澤清東平侯將劉孝亮破懷慶府鄭王不

侯吳三桂平西伯唐通定西伯知所終知府鳳走御史蘇京

劉良佐廣昌伯高傑興平伯　守將陳德等降

命李建泰督師平賊

二月

帝下罪己詔　破衛輝府潞王走江南

高傑走揚州　破彰德府執趙王將王死

三月十一日十九日京師陷

李建泰重困關不進既而退屯之流賊僞官入河南諸州縣

保定及京師陷遂降於賊

見雨土晝晦

順治元年

夏四月浙川縣天鼓鳴王師破流賊於山海關遂收京師

福王稱尊號於南京

五月

王師追賊於陝李自成復入西

安府偽官皆遁河北州縣皆降

福王定從逆諸臣罪

歸德府知府桑開第執偽官十人以丁啟光解赴南京啟光易表以獻賄總兵

桑開第自署巡撫委授官員晉師許定國據睢州作亂

開封推官陳潛夫自稱御史張縉彥赴南京不果遂駐睢州

駐杞縣

六月

以越其杰為河南巡撫

桑開第走山東

以總兵王之綱鎮歸德府

興平伯高傑經略中原

是時中原盜割據者甚衆

張縉彥會高傑於徐州遂還

秋七月溫縣河北崩三十餘里村落皆沒

原武縣黑氣繞城至於八月

土賊破原武縣殺掠一空

冬

王師南下賊遁師遂渡河汝洛皆下

王師入潼關

賊獲杞懷慶總兵金和玉陷陣死

賊棄西安由淅鄧入楚牛金星不知所在

二年

春正月乙酉朔大風霾

日食

庚寅雷

辛卯內鄉雷電大雨雪終夜不止

巡撫越其杰南奔

巡按陳潛夫南奔

高傑御睢州許定國乘夜殺傑而走張縉彥走還家興平諸將屏睢州

闖賊自陝入豫復入楚

二月日月色甚赤至五月

興平諸將圍許定國於考城不克而還

闖賊餘孽王二等據竹溪淅川騷動

夏四月

許定國渡河降

王師徇河南郡縣皆降王之綱

大猷而東

乙卯

王師至歸德府丙辰乃下

闖賊餘黨劉二虎犯鄧州攻二

十七日不克而去

張獻忠據蜀僭號

肅王師師襲張獻忠於蜀獻

忠敗擒伏誅

英王師師追李自成於楚自

成衆散走死

豫王以總兵孔希貴鎮守歸

德自將東徇王之綱劉良佐

等皆來降遂克揚州渡江

東平侯劉澤淸來降

是歲豫州大有年

豫變紀畧卷一 終

天啟六年　月黃河清[illegible]自洛至徐清三日河南守臣具
表稱賀
書黃河清何紀變也自是而豫多變矣故紀於是篇之
首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天下有道鳳凰見祥也而謂之
變也何居曰當時未有聖人也天下未爲有道也而癸
亥鳳凰見禹州丙寅黃河清胡爲乎來哉故不敢謂其
祥而直視以爲變也曰天豈儆予乎是亦日中蛇影元年祥州見地震二年杞縣人妖四年臨漳漁人獲玉璽於河之類也君臣交儆
以慎[illegible]日虞幾其變或彌矣而[illegible]時主臣恬嬉不悟直
以爲祥君不知果爲誰氏之祥也上章稱賀豈不怪與
觀此賀章則其時燕雀怡堂可哀也故書黃河清鳳凰
見者紀變也其紀變奈何曰太和之世聖人在上民安
物阜和氣致祥而天地不愛其寶於是甘露降醴泉涌
華苹出芝草生器車澤馬四靈畢至是則所謂祥也若
夫漢唐之季龍蹟鱗岦而麟鳳龜龍史不勝書較諸文
景明章貞觀開元之際不啻什伯謂之有道之祥可乎
故曰紀變也是時也遭値陽九政在貂璫而士大夫祇
以門戶相雄長其不肯者遂一跌而至於不忍言而平
居錚錚有聲望以大義自許者率不得安於其位而頹
踣竄逐無慮日其畏葸謹默者則依阿以取容雅不至
乾兒義孫於熏腐之門亦皆閉戶深居如婦人女子坐

[illegible]
回首者一時士大夫之氣節如此天下事尚忍言哉況
甲子以後四年中殺機大啟緹騎縱橫今日逮楊左明
日逮魏周縲絏盈塗貫索無虛地舉祖宗之所培養天
下之所謂祥麟威鳳者率三木五刑而一網打盡而棠
而喪心類上公之功德者不啻王新都之四十八萬生
祠偏海內而人主孤立矣黃河清鳳凰見胡爲乎來哉
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由此觀
之卽謂之妖孽可也自是而天變作人妖出蟲蝗饑饉
盜起如蝟毛而一時之縉紳士大夫率摧折之餘模稜
充位不復知有血性日甚一日國勢遂不可收拾矣雖
有聖人如之何哉
冬桑澤縣池結冰花
七年春正月巳巳朔
三月蝗
商水縣雨冰
監察御史夏之介繫詔獄未幾死於獄　之介光山人萬
曆丁未進士初知湖廣攸縣廉潔愛民天啟元年擢監
察御史忤魏璫被逮繫詔獄朝夕誣拷遂死獄中而爲
楊左魏周之續矣崇正改元特贈太僕卿祭葬廕一子
典有加焉自是而元氣傷士氣不振志在功名者甘趨
籍遂忘初服漸不識廉恥血性守日皇皇於田宅輿馬

[illegible]氣而綏朝
廷是故懲帝有寧忘君父不負門戶之詐也人主孤立
而天下事漸不可爲矣

夏杞縣旱蝗

內鄉縣淫雨損麥

鄭州書院開品字蓮花一枝

秋開封府除地爲中官魏忠賢建生祠不果

書不果何幸之也何幸乎幸其方除地而熹宗崩不果
建也使帝不崩安得不果哉迺撫郭增光大名人於璫
有梓誼璫祠遍天下而汴獨無大可憂也建則清議亦
可畏也心怦怦而姑除地焉幾幾乎果建矣而帝忽崩

遂不果建使祠建而帝始崩則其大不幸矣乎

冬大雪人多凍死

二年之間頻書災異何紀變也聖人在上而洚水警予
則懼而修德以承天眷故堯暴湯旱無損於治平則災
異之出天所以儆聖人也延及末世政亂民愁災祥迭
見而人主畧不動心焉則天厭棄之而將不知所終矣
故當丙寅丁卯二年中陽九運衰狂閹竊柄鼻聽其穿
而不悟寵從其煬而不知彼蒼蒼者蓄厭其德而不復
顧惜矣於是有河清鳳見之祥焉而且滎澤之池冰結
花焉而且鄭州之蓮開品字焉而又雜之以旱蝗雨雪
之災焉皇之不極災變迭生智者於此可以卜天心之

[illegible]有聖人何以
善其後哉

戊辰

崇正元年春正月癸亥朔

夏懷慶雨雹傷禾

秋八月沙雞至柘城縣其形類鴿而爪有毛不能棲木
常數千爲羣而飛有聲一名寇雉一名鵽鳩又名突厥
雀以其生於沙漠之北也世傳沙雞所至則兵起自至
十五年乃無

是時初除璫黨禍胎已深士大夫怵於積威率以調
停將順爲昌言而卒未聞有正色立朝繩愆糾繆以培
養士氣者士氣一不振而黨錮之禍遂與國運爲終始

睢州有新進者初綰綬尚未知倚墻壁而有門戶
之累也如代州孫傳庭初任永城性簡傲不甚上官而
能廉察非常事時有孝子方娶妻未成婚而廬於墓者
老母新婦各居一室昏夜一盜著衰衣假爲孝子狀闖
入其室而淫之既而其母覺問婦婦以其子告母疑之
立至墓所責孝子孝子大駭則潛歸深藏他室而伺之
夜將半盜復果來方解衣就寢孝子突出盜驚棄衰衣
而逃孝子忿忿還墓所婦大慚愧自縊孝子悶婦死亦
自縊母乃抱賊之衰衣而訟於縣傳庭陽受其狀不問
也一日忽拘境內縫工皆赴縣至則閉諸內庭乃出衰
服而示之使其自認誰所作內一人反覆視之進而曰

[illegible]中所作傳庭親領役至其官家擒公子以歸之，一鞫而服。甕諸獄，益文六卿、曾傀魏忠賢黃金瀛器者，其勢熏天，不顧也。後卒為名臣，死國難，不特此也。其後如河內知縣王漢、商邱知縣提橋、夏邑知縣邊大順、歸德同知顏則孔、推官王世琇、鄧州州同龔應齡、永寧知縣武大烈、偃師知縣徐日泰、新安知縣陳顯元、祥符知縣王燮、信陽知州高孝志、泌陽知縣姚昌祚、南陽知府顏日愉、商水知縣姚文衡、舊令王化行、教諭王應酉、葉縣知縣張我翼、舞陽知縣潘弘、南陽知縣姚運熙、鎮平知縣鍾其偵、新野知縣韓醇、泌陽知縣王士昌、主簿熊天倫、汝州知州錢徵祚、郟縣教

諭王澤深、主簿譚聖言、典史蘭起龍、通許知縣費曾謀、縣丞田汝見、鄢陵知縣劉振之、長葛教諭歐陽楨、尉氏知縣暢一鵬、陳留典史鄒大濟、訓導楊道升、開封推官黃澍、上蔡知縣許永禧、西華知縣劉伯驂、襄城知縣張信、太康知縣魏令望、寧陵教諭岳民施、鄭州知州魯世任、新鄭知縣劉孔暉、郟縣知縣李貞佐、汜水知縣周騰蛟、遂平知縣劉英、西平知縣高斗垣、汝寧知縣文師頤、伊陽知縣孔貞璞、署新蔡縣汝寧通判官象河、內知縣丁泰運、孟縣知縣王日俞、濟源典史李應選、武安知縣黃維裕、典史吳應科、內鄉知縣胡養素等五十餘人，皆能守其官，勢窮則繼之以死，而鄉官士大夫以及縫

己巳

[illegible]如此，然則明末士氣亦不可謂不振也。

二年春正月丁巳朔

彗星見

彗妖星也，除舊布新之象也。其出為兵、為喪、為旱、為亂、為邊烽、為大臣貶逐，隨所指以為災。自是邊事日急，秦晉盜起，而禍亂大作矣。

三月洛陽草木妖　延秋里草木結人馬兵戈之狀，凡數十頃。鄢陵常自裕時為科臣，言其事。

睢州人朱炳南謀作亂，事泄伏誅。　炳南，山東滕寇餘孽也。初附妖人徐鴻儒為亂，鴻儒平，渡河走睢州，張染色

肆以自給。未幾以貲雄於閭里間，其不逞之徒險與往來者日益衆，遂謀作亂，梁宋姦民多應之，將入汴劫庫兵，因洮問藩及撫按諸官，事泄伏誅。

冬，鄭州大雪深五尺。

是歲秦晉盜起。

晉盜起何謂始也？自是天下多盜矣。流賊始亂，大抵皆秦晉間人也。自元年十一月延綏總兵吳自勉帥師勤王，兵噪而歸。及是年春，晉撫耿如杞師至良鄉，又噪而走，饑民附之，東奔西竄，此流賊之所自來也。其首亂者則王子順、苗美、張聖姬、三兒、王嘉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得水、混江龍、掠地虎、上天猴、孟良、劉六等，其日甚

一元[illegible]復其[illegible]其勢益强、督
撫討之久無功、四年[illegible]督楊鶴招撫之、羣目皆降、既而、
鶴殺姑成名、羣賊疑懼、遂擁一十魁復叛去、鶴被逮擬戍、
時則有李老柴、一條龍、獨頭虎、獨行狼、上天龍、馬老虎、
李二、田近庵、郝臨庵、翻山鷂、蝎子塊、混天猴之屬、其勢
愈橫、是時李老柴、一條龍、獨行狼其破中部縣、巡撫練
國事圍之、李老柴、一條龍出降、而獨行狼潰圍走、是冬
羣盜皆降於總督洪承疇、承疇患神一魁之難制也、誘
而殺之、其黨十八寨大賊皆叛、入晉、由晉而東、漸逼畿
輔矣、總督盧象昇剿之、賊遂南入豫、猶在河北也、自左

良玉、鄧玘縱賊渡河而南、寇患漸不可收拾矣、其能自
拔而來歸者、如過天星、闖塌天、十反王、射塌天、整世王、
托天王、混世王、翻山鷂、小秦王、整十萬、混十萬、闖索金、
翅鵰等、皆以功名終、而反覆狙詐怙惡不悛者、如曹操、
八大王、老回回、革里眼、南營闖將、左金王、闖天王、仁義
王、上天王、掃地王、一逃鷹之屬甚衆、其起於黃河南北
者、則老當當、一斗穀、杆子手、宋江、一條龍、小袁營、袁老
山、李振海等、而土寨之豪、如劉扁頭、張長腿、李際遇、申
定邦、任辰、盧二、李好、張揚、王彥賓、房文瑀、咸念梧、程肖
羽之徒、不與也、迨其後、或誅、或散、或叛、或降、或降而復
叛、或叛而就擒、或合衆而爲强、或併小而爲大、相疑相

庚午

[illegible]
毒、文臣握符而蠻庭、悍將擁兵而養寇、及熊文燦一力
招安而受禍、楊嗣昌十面殺賊而捐軀、以致張獻忠益
鴟張於鄖襄、李自成遂虎視乎宛洛、午未之間、仗鉞者
汪喬年殲於襄城、傅宗龍斃於項城、中原千里、不見一
片乾淨土、寇氛所向、無堅陣、無堅城、君子知其勢之燎
原矣。

三年春正月辛巳朔。

夏四月孟縣麥雙岐。

書麥雙岐何紀變也、麥雙岐而年將大有、可知矣、何變
乎爾、是時豫之天變人妖、筆不勝書、而懷孟心腹、麥獨

雙岐、揆之時事、恐亦爲災、而不爲祥也、其果通縣之麥
雙岐乎、抑亦一夫之麥竟畝雙岐乎、而守土者、顧可以
瑞麥入告、而寬我后之宵旰乎、獨不念秦晉之盜如麻、
而虞鄰可憂乎、彼饑荒而此豐稔、能不使其衆顧乎、辟
如執餅餌以耀於餓夫之前、是召之使來、而趣之使奪
也、不獨其眛於天變而不知悔禍也、彼其入告也、蓋工
於媚上、而熟於逢君、患得之才長、而憂時之智短也、是
亦河清鳳見之流也夫。

六月杞縣大水、大雨雹、傷禾稼。

辛未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

夏四月太白經天。

五月汝寧府如[illegible]

秋原武縣大水。

五年春正月己亥朔。

二月大風晝晦。

夏五月商水縣霪雨至於八月。

六月杞縣水黃河決平地水深二尺。

秋孟縣雨雹害稼。

始派遼餉。

書始派何譏之也何譏乎爾遼餉者因備遼事而派餉也自江陵相當國賦法以一條鞭爲名民間每畝稅銀三分他無所出遼賦寧謐宇內晏然自邊事起而派餉之議興於是乎有遼餉前此假無邊事乎曰有之而不深入也不深入則可以不設兵不措餉自殺毛文龍而深入矣邊事孔殷日甚一日則其勢不得不多設兵則其勢不得不多派餉有國之常其譏之也奈何國家自世宗以來百年矣海內承平閭閻殷富朝廷何以獨患貧此必有竊乎其中而竭其竊者矣竊其中則雖飲食日益進而不肥也竭其竊則雖山嶽崩於前而不見也衰國者謀之不臧而人主亦不加察焉猝當變故莫可如何不得已而自棟其本根以紓緩急不知本根蹶而國即隨之也勢固然也可悲也明之亡也伍有兵庫有財而卒以貧移其鼎則水火釜鬵固古今之通患哉其

始因[illegible]水火而爲釜鬵於是邊事起則派遼餉及內郡流寇起則又派練餉卒之歲歉民窮敲扑徒煩而祇以克貪吏之橐餉不時給師不宿飽脫巾之呼即爲揭竿之藉矣天啓初島帥毛文龍上疏請餉中有度支稽餉二百八十萬不時給恐致庚癸之呼朝廷等語戶部怒其不遜摘其語播揚之以爲跋扈及旨下部覆竟如泥牛入海永無消息矣蓋其陰謀已成也其後毛帥不得已遣人入京餉說戶部司官某願獻其半以爲壽而某不敢應也是時魏璫亂政羅織縉紳緹騎逮捕無虛日毛帥抗疏申救璫惡之凡部既憾毛帥之使已乃陰與璫通謀而甘心於毛帥直以祖宗節省所遺以備緩急之內帑十二庫匿而不言留爲權璫之私積遂堅持無銀之說內外渾合一體彌縫謀既成而餉終不可缺則議加派以養兵兵未飽而民已困天命顛覆職此之由國家二百七十年竟詘內帑無一錢情乎理乎熹宗之悲固如此哉雖然熹宗之昏德無論矣以愍帝之恭儉精勤亦爲左右所愚不知有內帑其大臣亦未有造膝而陳之者亦不可謂非明君之累也蓋自毛文龍死而將帥不復敢言餉是欲疆場師武澹泊以明志而荷戈者枵腹以平賊也宜其不足以成功也迨至邊事孔棘烽火照甘泉而盜窺陝洛蛇豕縱橫內訌外吳十室九空國命之不絕如綫耳是時

即肆赦蠲徵以收人心猶恐不及而詔乃有再苦吾民一年之語而稅猶不蠲徵且日急長吏視民如鵰鸇之毆魚爵煢煢孑遺獨不思其何所歸命耶觀王國寧邛闖之疏泰所式入告之章帝皆嘆息不報帝至是亦無可奈何而甘心為貧天子矣不知帝固不貧也特左右蒙蔽之深而內外彌縫之密耳其一時搢紳士大夫皆斬刈竄逐之餘志氣摧沮畧無血性雖在朝廷率首鼠觀望誰敢昌言內帑以觸貂璫之忌乎賊犯闕時守陴者無餉將饋帝括宮中物以饗軍不敷萬竭矣憂甚乃諭百官輸餉官有揭膀於門賤賣其房者皇后遣中官謂其父周奎曰事急矣當竭所藏以輸餉奎謝無有而求助於后后盡括所藏得五千金陰付奎使獻奎則匿其半僅獻二千焉一時京官之輸餉者類如此賊入宮見帝服御有澣濯之衣嘆其節儉徐曰如此何以遽失國既而附賊諸臣與諸閹豎乃以內帑十二庫獻於賊而為呈身之贄禮與勸進之賀錢焉賊始疑帝有如許物而不能養兵以至於失國帝既以十二庫者蒙惡聲而賊性喜聚歛乃遣吏盡致秦川因置比餉鎭撫司偽將軍魏姓者拷諸士大夫助餉所輸甚多不可勝紀其後賊之焚宮而走也百萬之衆各有所攜既而倉皇奔走則棄之狼藉滿途賊犯闕時騎卒四十萬合倅副計之不下百萬其行也各帶元寳二錠上朱書官銀二字

[illegible]者其此之謂與蓋其時朝廷過尊文法過嚴君臣間隔無手足腹心之誼上下睽而情志不通又況民間萬里艱難何得上聞乎使帝於辰巳間知有此十二庫則蠲稅緩徵而潢池靜民猶可以不散即於午未間知有此十二庫則練兵據險而民心結國猶可以不亡即於甲申三月逆賊犯闕時知有此十二庫則散財饗軍背城殺賊國雖亡亦不至如此其速惜乎帝為左右所誤而始終不知也嗚呼是誠萬世人主之殷鑒也可不戒哉

八月流賊由晉入豫　營於武安礦山衆且數萬其數股分路入犯者由小西天至神頭山所在奔突總督盧象昇患之以為山西一帶蔓延數百里控禦最難於是急檄諸將欲合軍直進三面夾攻一舉而撲滅之賊覺遂南走太行山下自沁水至濟源溫縣所至焚掠村落為墟此流賊入豫之始也

彰德指揮高應詔保護鄉民與賊戰死之

葉縣大水　衛城城西龍店白石得和尚等謀反攻城教諭朱新運貴州選貢也率民堅守城賴以全賊平陞知本縣

詔責延撫樊尚燝殺賊自贖

詔副總兵左良玉援懷慶　良玉榆林人驍勇敢戰初隸昌平與邱磊善嘗共刼道旁駝橐事覺磊獨承之良玉

[illegible]良玉積[illegible]功爲副將至是奉
詔援懷慶。
九月流賊犯修武縣破淸化鎭。鎭懷之重地也居民數
萬家流賊至遂破焚殺甚慘鎭民張鳴鳳妻任氏被執
大罵賊怒以鍘刀生斷爲三截又有陳氏者任九薦之
妻也夫亡矣逸至恐被辱與二孫女皆以石繫腰投水
而死其餘不知名而死難者不可勝紀賊居數日進犯
懷孟。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
豫州日出沒恒多赤氣非烟非霧經久不散
流賊犯懷慶府巡撫元默以副總兵左良玉大破之賊走

入晉　流賊既入豫數股縱橫往來太行山下奔突無
定向豫撫元默檄左良玉鄧玘等討賊身親監之與賊
遇玘先合不利引旗而走賊突進良玉迎機破其前鋒
賊稍卻良玉遂縱兵奮擊大破之多所斬獲流賊由是
大懼部中皆呼爲左爺爺望見左軍白旗卽三五騎亦
不敢枝梧輒奔潰披靡左家軍之名由此起是役也天
大雨賊死傷無數其逃者率顚頓輾轉泥淖中終日行
不能數十里使撫鎭同心有機畧撫勦兼施其勢可立
盡賊乃棄其婦女騾馬橐裝衣服紅綠被於野以餌官
軍官軍利之不窮追也卽收兵赴懷慶府報功驗其所
俘男女萬餘口於前而部將則對僂兒皆披血衣甲提
者則良玉也[illegible]此其平生第一得意奇捷也後
營締爲潼關破賊圖以誇耀之官軍既退賊乃徐引而
去復走沁水渡黃河往來宛洛間所過焚掠雞犬無所
遺。
夏鄭州大水。
沙雞至商水縣。
論河南平賊功陞左良玉爲總兵官。
秋流賊自晉復入豫賊二十餘股入於豫濟源懷孟間
焚殺甚酷烽火晝夜不息諸郡縣羽書相繼達會城
撫軍患之檄諸將會勦諸將率皆遷延觀望不肯進賊

自是有玩易官軍之志矣
冬十月黃河結冰堅如石丁卯流賊渡河
黃河水最悍者也自龍門而下其流湍激雖嚴冬不能
結是歲自冬歷春冰堅如石流賊二十餘枝乘冰竟渡
若不知有黃河者自是而西入商洛南向宛襄東窺潁
淵勢如瘡疽潰裂四出每枝數千人爲部遇官軍猶不
敢戰轉頭便走棄婦女橐裝以餌之官軍利其獲不追
殺但稍稍斬馘足以赴郡縣報功而已賊乃徐徐引去
出沒險阻恣擄掠不旬日部衆如舊故賊勢日益衆而
不可撲滅其渠帥有闖天王者尤桀黠所部最強能合
羣賊而併將之嘗數枝如雁行或由許洛趨南汝或由

光羅趙潁亳徐泗陳蔡間一歲嘗再三過過則焚殺無噍類火光照數十里昏夜如白晝朝聚落而夕邱墟一望皆是而官軍隨其後淫掠亦與流賊等豫人苦之故其時民間有賊梳兵篦之謠焉蓋梳篦皆理髮之器也而篦則密於梳梳猶有所遺而篦則無所留也意謂兵慘於賊也疾之也

賊自渡黃河之後遂分犯諸郡邑中州無復寧宇矣其西股入秦者由商雒闘川東掠淅鄧自是南陽一帶騷然矣

流賊犯鄧州守禦副千戶余承蔭死之 承蔭率鄉兵禦之戰於湍河兵敗陣亡事聞贈正千戶

是時承平久矣天下右文視介胄如奴隸即將帥子弟平居亦學弄文墨藝香啜茗雍容都雅恐人謂有兜鍪氣竟不復知弓刀爲何等物斲殺爲何等事一旦賊來矣拔而爲將亦不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公然披鶴氅衣燕逍遙巾騎款段馬決拾而往雖有鋤耒農夫數百人黃塵起自梃棄矣豈特皷衰茲絶哉一時所謂陣亡者余嘗得而見之矣讀余書事爲之浩嘆

流賊破盧氏舉人靳謙吉不屈死之 贈光祿寺丞

流賊犯南召 庠生黃文繖之妹年十四歲與賊遇將掠之大罵而死

南陽土賊李燦聚衆作亂知縣何騰蛟捕斬之餘黨悉平騰蛟湖廣人有膽略時當多事民賴以寧第擢兵部主事其後闖曹相併能撫惠登相一枝兵用之亦可謂有心人也已

七年春正月戊子朔雷電

夏五月蝗

始派練餉

稅法自江陵定以一條鞭之名行之既久國以殷阜其後邊事起則派遼餉中原盜起則派練餉此反裘負薪以自椓其本根皆派於一條鞭之外者也夫民富而加派之以濟緩急君子猶以爲聚斂之端漸不可長而況水旱災荒之際乎源既竭矣流不可塞剜肉補瘡十餘

年而國墟矣噫

呂維祺請免河南糧疏曰臣聞善固本者必先元氣救危病者首重腹心以今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九邊肩背也東南財賦所出榮衛也而臣鄉中原腹心也百姓則元氣也淮徐則漕運之所經而京師之咽喉也慨自軍興旁午轉運呼庚癸迄微輸繁而元氣病矣秦晉之流寇毒中原而心腹病矣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輓輸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斗米千錢者有採菜根木葉充饑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壑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

有骨肉相殘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刼掠而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有防河之警擾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速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補祿臣曾待罪錢穀極知司農仰屋自難執經生用一緩二之說然而正賦不可減矣加派不可驟停矣連年舊逋固難盡蠲也獨不曰大荒屢饑之區幷追數歲必不能應耶三分預徵或濟急用也獨不曰名盈而實虧但緩一歲即歲歲現徵耶額外拋荒責數年之逋亦正理也獨不曰此沙滷河灘荒糧之補祿不皆實額耶舊徵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追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

鄉鄉幾斷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而為盜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貧貧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或猶曰黃河天塹可恃耳頃聞賊已堅冰渡河矣夫河以內苦兵河以南苦荒今荒猶故也又苦餉矣餉已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以旱又加以兵更不支矣又苦連荒之旱連荒之兵矣傷哉民也誰非赤子父母兄弟夫婦男女墊隘愁苦靡所控訴一至此也萬一浸假而賊續再有渡河或浸假而攻陷城池則秦蜀之道梗河洛之齒寒或浸假而盤踞嵩永等處之深山則巢穴老而剿滅無期或浸假而南竄楚東竄鳳泗淮徐則藩籬撤

而漕運亦可虞天下事尚忍言哉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曰毋使滋蔓蔓難圖也夫人有肩背肢骸病而腹心不病者即或病而猶能滋榮衛以戴元首何者其元氣固也臣鄉之元氣何如哉伏懇我皇上深惟天下之本急賜乙夜之覽勅部議覆速查河北河南果確係現罹兵火連年荒旱地方准免加派預徵以收拾思亂之人心以預遏附賊之口實仍乞一面勅下督撫按諸臣力扼餘寇於黃河堅冰之隘無使續渡及占山為巢者無使東越洛汝襄葉一步至於宿壽鳳陽等處皆逼處震鄰之地尤宜防禦奔突以圖徙薪徹桑之計總之固元氣以靖腹心謹咽喉以實榮衛於以堅元首之戴

而苞命脉於不拔者其豫圖之矣不報

流賊犯襄城　其衆萬許屯城下賊帥黑面虬鬚著紅袍馳馬至濠外大呼開城門見城上有人則張弓左則左右則右雄毅莫比城中洶懼莫有敢引領望者縣令乘城伏女墻下無人色忽見某生執弱弓蹲立於側令趣之曰胡不射生即彎弓應弦而賊墜馬矣衆愕然怪之而不知矢盖集其喉也女墻內守卒奔出捽而斬之竿其首於城上馬逸去賊部中大呼號為四舅爺然不知其主何姓名也是夜賊遂拔營走某生由是遂以能軍名令乃署生為總理練兵以禦賊未幾賊遂至生即率數百人出禦之賊遽敗而走生衆追之忽遇紅甲賊百

餘騎交綏而北無圖志賊盡誘之也衆不知而益輕之爭前搏戰賊騎皆下出白扇而搖之林薄中伏賊四起衆陷其伏中久矣賊還薆之腹背受敵遂大敗逃歸者十無二三生力戰不得脫羣賊呼而圍之馬已斃自顧其箙中矢且盡乃倚大樹下張弓矢以待賊賊猶憚之不敢近乃若以生爲候焉而令數百騎往來馳射之以死余聞之襄城姚敬止云生失其名

流賊續自濟源馬蹄窩而南下勢益猖獗

孟縣產異草如龍鳳葉莖器皿之形

沙飛自北來洛陽滎鄭間尤多

赤氣亘天經久不散

八月流賊犯商水南至汝寧焚其東關義士蕭承運率衆力戰而死

是月高傑降於副將賀人龍傑與平人賊中所謂翻山鷂者也

十二月丁亥南都大雷電

是年濟源大疫

八年春正月壬子朔

丙辰流賊至上蔡縣丁巳焚其賢關

己未流賊破滎陽縣典史爵蘂禮死之

丙寅流賊燬鳳陽陵寢　鳳陽中都規模洪大而無城郭衛卒素孱弱不任兵其地逼近歸汝錯雜多盜自流賊渡河往來如織而鳳撫適闕淮撫楊一鵬憚賊不肯移鎮陵寢衙署闃無人焉流賊數枝突至所謂闖天王掃地王太平王八大王者也至則陷矣知府顏容暄推官萬文英皆被執不屈而死居僇士民無算遂燬陵寢火光數十里數日不滅駐三日八大王名張獻忠趨廬州闖天王名高迎祥等數枝犯河南二月癸未御史吳振纓始疏闖諸逮一鵬論斬振纓遣戍

是時賊雖多率烏合之衆謗而扼諸險且撫且剿亦不過歲月間事耳而平賊諸將多不用命率養寇以爲富貴資皆曰賊旣平將安用我觀懷慶商邱諸捷可見也卒遇賊多不疾戰待其輈走則隨而剿其尾即詣郡縣報功按轡而不追矣賊因得整旅而去是以兵愈急而賊愈多帝自是始疑諸將而命中貴人監軍矣

戊辰總兵祖大壽大破流賊於商邱　流賊自東來至商邱東南流家集夜將半大壽兵突至賊驚潰西走其赤身跨馬而無弓刀者甚多是役也斬獲首虜及衣甲器仗牛馬無算此一枝幾滅矣遲明大壽收兵不追也乃西北赴商邱縣報功而監軍道王某辰脚率所部始至賊走遠矣乃搜殺十餘里外百姓論功焉卒有追人至城壕斬首而去者其語曰借腦袋獻功朱人至今傳之猶心悸云

當是時風俗淳閟人不知兵聞賊且至猶以情理剌刺

相較論不懼也馬牧集有老生張姓其妻子請避賊張怒曰賊亦人耳何避焉其所需不過酒肉耳吾顧不能供渠一醉飽乎卒不避既而賊至張具衣冠出迎未及交一語賊已刃其首矣老生許介甫里中素所謂不畏强禦者也性方嚴喜蒔花木賊至許亦不避也迎而飯之賊大悅以為異人也與講賓主既而賊有繫其馬於庭樹者且溲其階許大怒而罵不止賊亦慚而怒將殺之或謂許曰當佯膝謝幸免死許愈怒曰吾讀書六十年膝肯為賊屈耶頭可斷膝不可屈賊益怒曰吾即斷汝頭遂殺之嗚呼二老者亦今日之廣陵散矣

壬申流賊犯杞縣　殺掠甚慘至於刳嬰兒之胎烹婦人之足慘哉

游擊溫良破流賊於寧陵　良榆林人督標游擊也時流賊圍虞城奉急檄往救過寧陵適臨潁土賊一條龍盤據邑之東北趙村集良遂移兵擊之賊遁復夜追而殲之斬獲甚眾遂感疾猶趨虞城圖尋卒虞城人哀之為罷市

柘城義士劉心乾築堡救民　心乾聞流賊渡河獨私憂之自擇形勝地蠲金築堡以救民周圍三里許堞高四丈許所費糧一千三百餘石草薪二萬餘束約一千五百餘金全是民依得免者甚眾

時歸德有沈挺之者嘗為金州參將罷官歸居郡東濟陽鎮其村蓬藋翁翳而已僮僕十餘人皆遼丁時時走馬射獵以為娛鄉人皆呼為遼獃子會流賊自光固犯潁亳忽至濟陽西望沈村僅二三里許沈不及避也而鄉鄰倚若長城來奔者牛車絡繹如流水沈則於村外樹寨柵插旌旗為營壘狀令莊客及避難者皆執兵伏牆外婦女坐房中鍵其戶戶外積薪加焰藥敗則縱火焚之令曰離次窺望喧嘩者皆斬沈自佩弓刀坐門旗下遼丁牽馬列左右村外望之闃如也俄而獲一諜者訊之乃賊所遣者也沈縱之去曰好語若主我新從遼東來無所有因指其佩刀曰所有者唯此而已慎無相犯諜者惶恐叩頭亡何遙見數騎來插一大白旗於村之東里許而去賊眾往來如織無一人敢闌至旗下者先是沈遣遼丁羅進忠與揚州鎮將通書至是適還而遇賊乃大喜躍馬彎弓連射之輒應弦而倒賊眾披靡走進忠單騎追殺直入濟陽鎮賊乃閉關從屋上擲瓦片擊之大呼曰好漢子下馬降免死進忠顧其箙中矢竭矣無奈何乃下馬賊爭前執之咸欲臠其肉及見賊帥帥大喜親釋其縛而飲以酒因問曰汝遼人何以至此進忠曰從金州沈將軍來帥曰從沈公者如千人曰無多也七八十人耳帥為之咋舌遂置進忠於帳下而善遇之曰視沈公處何如進忠佯醉褫衣而臥明日賊遂東犯夏邑進忠遁而歸

流賊圍夏邑縣歸德守將于內定救之不利引還　賊鬭天王至夏邑縣其子小秦王年可十六七著紅袍躍馬橫刀追數十人於巷巷隘不能旋馬數人從民舍中出刺殺之懸其首於城上賊皆望城號哭聚僧道數十人飯之使誦呪資冥福焉而盡銳攻夏邑城幾陷來告急守備于內定引軍救之戰不利引還

庚辰流賊至馬牧鎮　馬牧民皆設戰守具於鎮北隄上甚備而賊已東南人鎮殺人矣衆乃愕然還救賊迎擊之數千人立盡燔廬舍火光燭天五十里外夜歷歷能辨藪斜僞示指秕政多中肯綮蓋所俘士人不逞者爲之也　黍邱之役官軍失利千戶董文璽陣亡贈都司

僉書入褒忠祠

二月癸未流賊破歸德府外郭守備于內定下獄　當是時承平既久人率不知兵革爲何等事衣冠之族抗顏高論即介胄之士亦不過騎牝馬彎弱弓而已忽聞寇警皆不信且曰賊據山爲窟穴耳倘出平原如粱宋間遇官軍將奚逃及賊且至村落中皆裂幅爲旗剡竹爲兵擊浴槃爲刁斗而設戰守具以自衛然亦有哨騎至其村村民羣然而逐擲以土塊賊遂以爲有備而不果往者人不知其幸而不至也輒相聚譁然而競其武及于內定自夏邑敗還賊進屠馬牧郡人始有懼色議城守村民皆入保外郭雖設戰守具幾如兒戲巷中皆置拒馬木其隘處輒塞之隙地則掘塹坑如品字狀以爲賊不便馳馬也及賊至城東守將于內定迎戰塵起處內定軍却賊乘之內定遂大敗還賊躡其後守者皆披靡遂入外郭縱殺掠百姓內走則溺城壕中外則墮坑塹塞巷陌相枕藉死者無算火光炙戍樓皆熱官軍閉門不敢出惟舉人賈遂指揮僉事段弘基力戰死賈有文名嘗受知於鄭太宰三俊年六十餘始舉癸酉第一人至是衂難賊將至弘基父緒禹泣謂弘基曰吾祖宗二百七十年享朝廷祿矣報正在今日爾當竭力殺賊縱有不虞寧死陣前不可死陣後吾老矣爾其勉之弘基遂躍馬而出戰於西堤口力屈被執猶大罵斷舌剖

心而死事聞於朝贈遂宛平縣知縣弘基游擊將軍從祀褒忠祠賊居數日乃西去御史劾于內定下獄久乃解

流賊圍睢州　賊既西將至睢州衛官率其所部編小車爲營於東郊以禦之中樹大旗籠一卒於旗杆之首而鳴鉦焉及賊至衆潰指揮死所部將士既殲矣而鼓聲不止也賊於是伐其旗殺其卒鼓聲乃止好事者作東郊戰紀傳以爲笑焉賊遂進圍城攻鳴鳳門幾陷戶部郎袁樞出家貲立賞格募人禦之三晝夜費千金戰士用命雖婦人亦爭運木石會巡撫元默率兵至賊始解而去

是時署睢州事者府判許士奇也許吳人聞攻城者誅懼甚乃易衣冠匿於佛廬問僧曰賊殺僧乎吳音僧不能辨應曰賊固殺生許惡指僧頭曰殺汝輩乎如可免爲我薙髮吁許可謂臨事而懼矣

乙未命朱大典總督漕運兼撫鳳陽同洪承疇平賊　承疇上平賊方畧請四川撫鎮移夔門達州進援襄漢湖廣撫鎮分駐承天襄陽鄖撫移鄖襄潛撫移潁亳進援汝歸山東撫臣移曹濮進援江北山西撫臣移蒲州進援靈陝陝西撫臣移商州調度與安漢中河南撫臣移汝鄧南陽閒保定撫臣移駐邯鄲磁州爲南北策應從之

巡撫元默議平賊方畧大槪欲盡驅流賊入秦而布置大兵於鄖豫之界令賊南不得走鄖楚東不能走河南而以勁兵數枝力剿於陝西知會總督洪承疇洪報曰可討既定而不行噫此眞童兒之見也洪老於兵而熟於計必不以爲然使其果然而計遂行二公窮矣爲此謀者豈不曰秦地險阻而賊易制豫地平曠而賊難圖乎是說也誰不知之獨不思賊固起於秦者也既由晉而入於豫矣夫賊起於秦承疇爲秦督不能剿於秦而乃縱之入豫賊既入豫默爲豫撫不能剿於豫而又欲驅之入秦斯時也議默以壑秦議承疇以壑豫二公其何辭以對即置百喙以號曰我非以鄰國爲壑其誰信

之躬之不閱而又奚賊之剿是故定謀不可不審也

五月流賊數枝復入秦

鄭州自八年至十三年每夏亢旱飛蝗蔽日

六月逮河南巡撫元默以陳必謙代之

八月癸卯命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統關遼兵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專制中原與洪承疇合剿

流賊犯鄭州

九月叛兵入滎澤

懷慶黃河冰堅如石

流賊掠息縣　楊君明妻孟氏奉姑走不及賊執姑拷索孟以身蔽姑代受捶刃賊乃舍姑而逼孟同行孟大罵賊怒殺之姑因得脫

冬十月乙巳帝下詔罪己　帝以寇亂未定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青衣辦事下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顚連國帑匱絀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今調勁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閒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糲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於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閒文武吏士

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九年春正月丁未朔

流賊犯蘭陽

流賊犯上蔡商水

官軍及流賊戰於九臯山副將湯九州死之　九州嵩縣人爲援剿副將與左良玉剿寇九臯山賊負隅力鬭良玉怯不進九州獨率卒三千深入陷陣其後無繼者遂力戰而死死後數日居民見九州以十餘騎來而目盡血止官廳曰我湯鎮也兵敗過此役夫方進食忽不見廳壁有新題數其末一句曰空有游魂徧九垓相傳以爲其英靈未泯云

夏旱蝗

蘭陽縣大旱水澤涸顯佑宮後澤中有兩頭兒

王岸記曰按易傳政令不一厥妖人生兩頭霧平光和間洛陽民家見之史記草木爲妖蟲豸爲孽六畜爲旤及人則爲痾痾淺深矣

恢虛雨雹傷禾

濟源牛大疫

孟縣黑眚見

秋七月開封歸德皆大水

八月流賊犯滎澤

流賊犯滎陽

九月總理盧象昇入援秦中流賊復入豫

流賊破新野　邑民馬一變夫婦被擄婦張紿賊曰縱吾夫嘗從汝賊喜釋其夫張度其夫走已遠遂入室舉火焚夫屍賊不能入遂自縊死遺一子未週歲也賊憐其節以金予一老婦囑其撫養而去又有邢氏女被執焉曰吾寧死耳肯從賊以辱吾父母卒不屈而死嗚呼女誠烈矣然果何所見聞而爲此乎不知是後乃有讀書識字而從賊者且有舉人而從賊進士而從賊者且有尚書閣老而從賊侯伯勳戚身爲天子之后父而從賊者彼亦負陰抱陽十月而生未問其恐辱父母也蓋其視官貴身家之獨重而綱常名節之念輕不知不覺爲罡風一吹而遂墮入鬼國矣改頭換面榮利幾何倏忽百年眼光落地雖曰多活幾十年何益哉不知身到九原猶然纍纍若若否倘遇此女恐不免其顙有泚也

十年春正月辛丑朔

二月乙酉以陝撫孫傳庭兼理河南

流賊集狀忠破鄭州知州孫澤盛州同薛應齡副千戶李錫光死之　初知州劉振世慮不能守因築內城至是歲饑民貧多爲盜知州孫澤盛嚴於催科而刑殺甚刻土寇張三崇引流賊潛陷外城應齡與澤盛率丁壯出戰於紫金山後兵敗澤盛死於陣應齡不去曰吾與城

俱存仁義不敢生賊手之析骸而死踰月內城陷其妻子皆遇害事聞贈奉直大夫鄧州知州賜祭葬　時鄧州殉難者甚衆而諸生王鍾祥張五美丁乙統爲最鍾祥平生以豪俠自命每聽人談忠孝事輒憤激及城陷恐爲賊所辱遂引刀自殺賊見之咸感嘆五美爲人雄昂尙氣節城陷友人王與賓義不屈賊而死嘆曰烈丈夫也吾徒受朝廷養育臨難當如是及內城陷賊執五美索金貲五美厲聲曰吾平生但知讀書飲酒殺賊耳豈有儲蓄哉賊怒刖其目抉其齒終不屈罵聲不絕而死鄧城破諸生丁乙統不勝其忿手刃數賊而死　唐瑾妻張氏與子婦楊氏俱罵賊死　秦東海女年十四未字寇至大罵賊怒支解之

三月流賊入泌陽

閏四月陞鄖治督御史爲總理衙門加樞貳職銜節制川陝河湖四省專任平賊以兩廣總督熊文燦克之　是時山西大雪

五月沙雞過杞縣

罷巡撫陳必謙以常道立代之

六月有流星大如盂光芒竟天貫於敗日星之下赤焰敵刻方滅

八月詔王家正回籍聽勘

九月流賊犯睢州分二枝一向城南一向城北

十一月命洪承疇孫傳庭合剿河南寇

乙亥流賊犯柘城

庚寅兵部尙書楊嗣昌請限剿寇之期　嗣昌請令秦撫斷商雒鄖撫斷鄖西楚撫斷常德黃州安撫斷英六鳳撫斷潁亳應撫斷潛江太和江撫斷黃梅廣濟東撫截徐宿晉撫截陝靈保撫扼延津一帶熊文燦提邊兵劉元斌提禁旅豫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合剿從之是月也熊文燦到任嗚呼總理之官始於盧象昇終於熊文燦自己卯象昇入援以王家正代之是時尙未有衙門也自家正無功而豫楚之寇日益多遂以鄖陽治院爲衙門節治四省專任平賊而文燦之命下矣夫中原盜

賊如亂麻而欲一一膏鈇鉞無論其勢不能而心亦不忍文燦皆撫鄭芝龍命下之日帝意蓋可見矣宜其受命南下過襄城萬孝廉之說不能動其一領也　萬名廷蕙與文燦有舊說文燦曰賊久玩不知有王師必大創之乃可招安若專任招撫事姑息恐狼子野心終不可保竊恐無益終爲中原遺患耳文燦不能用

十二月賊走鄖西

是年大蝗

十一年春正月乙丑朔紅風蔽天白晝如晦

癸酉巡撫常道立率副將劉光祚遊擊羅岱等破流賊於白果岡

丙子被賊於襄城
丁巳破賊於唐縣 駐軍不進巡按御史張任學論其玩寇殃民不報
按此疏宜入而立得報聞者也蓋爲國之急務言路耳軍政耳民事耳民爲國本兵以衛民言以通上下之蔽者也玩寇則不如無兵而軍政廢殃民則必且無民而民事墮言不聽則上下之蔽益深而言路壅是言路又爲軍政民事之要也乃疏入而不得報聞則何也帝豈以爲武臣之玩寇文吏之殃民皆尋常事也而不足問與豈以鼠竊狗偷雖玩之而不難撲滅男耕女織雖殃之而無損富强遂視之漠然而不爲意與抑豈以爲[illegible]主當陽自有天命賊特疥癬耳何足關心而言官輒張皇乃爾是小題而大做也自是之後言路寨而行間師武益玩寇益殃民不一二年而腹心潰四五年而宗社傾焚焚者燎原涓涓者稽天是疥癬乃能制人死命也噫

二月改巡按御史張任學爲都督僉事鎭河南
朝廷此舉是帝自蔽其聰明矣言路塞而國勢何以自張乎蓋天之生才有限而人之才分不齊有所長則必有所短而能言者未必果能行也故君子不以言舉人亦不以人廢言帝不幾明倍聖師之訓乎況任學方言撫臣之玩寇殃民矣而留中不報乃未幾而改任學爲軍官是豈曰因材器使而不拘資格乎無乃曰我且觀爾之不玩寇不殃民也任學自是亦循俯低頭而巡撫且責其玩寇而殃民矣嗚呼前有翰林請纓之劉之綸後有御史改官之張任學一時朝官其誰不搖手相戒而猶繇哆口談兵乎午未之間言官皆不吠盜之犬武臣皆不捕鼠之猫也人主即宵衣旰食將何以爲國而撥亂乎是後諸將不惟玩寇而且養寇既而寇强不能制則擁兵自衛而不聽督撫提調矣朝廷亦莫可如何也豈非帝之養成其亂階哉是故言路不可一日而塞也

舞葉間妖民劉保兒作亂知縣李蕃長平之 時方旱蝗

民多失業兼以流賊往來人益搖搖無固志劉保兒居舞葉之間乘機作亂其所煽惑者甚衆盤據泚山西北一帶萃爲淵藪泌陽知縣李蕃長恐其勢將滋蔓而難圖也密請於上官而平之親率鄉民力縛其渠帥劉保兒等掃蕩窟穴環堵安然 是時新野縣饑民相聚將爲亂衆推縣豪張白虎爲首知縣汾陽呂開科撫其渠魁而剪其不率一時遂息
舞陽縣奸民楊四作亂旋平之 楊四既亂一邑震驚時本府同知萬年策雄縣舉人也坐理堂皇若無事密請剿撫未三日鎭兵四集年策親率馬之服沈惟元二尉合戰於九曲之野一鼓而賊渠授首梟京觀於九曲寨

八里孫家莊。邑人爲建報功祠。其碑略人吳阿衡之筆也。其詩曰。維舞有土。誰之功。維舞有民。誰始終。黃河浩蕩水流東。擎天一柱鎮支中。綠林旣靖引歸鴻。蒼爽爲哺惓民窮。塁萌文武錫彤弓。長城萬里與君同。攜裂振衡討從戎。長風破浪腹心通。騰踏先驅一騎雄。星文劍氣拂高嵩。麒麟傑閣丘長虹。大將不名畫神工。留犢花縣曲房櫳。乘嗣氷鑑水晶宮。甘棠細柳雜丹楓。客子何來問以詗。他日援琴奏思翁。翩翩紫鳳下烟空。 吳已未進士。歷官兵部侍郎。薊遼總督。後以失猶子路殉難。

命萬年策監張任學軍。 萬以舞陽功陞御史。繼有是命。

己亥。劉國能來降。 國能。泰諸生。賊中所謂闖塌天者也。率其所部五千人來降於隨州監軍道張大經。單騎受之。安插其家口於葉縣

壬戌。監軍張大經大破流賊 大經率降將劉國能大從流賊混十萬於舞陽迷平之間。斬獲甚衆。混賊僅以身免。

三月。流賊張獻忠來降。 總理熊文燦受之。安插其衆於穀城之白沙洲。時九股賊曹操等皆降

四月。熒惑入月

柘城縣火。自戊中至乙卯。

流賊犯歸德。雎州 城北野雞岡一帶最慘

五月。熒惑入於心

六月。太白晝見

七月。白蓮妖賊犯杞縣。 攻城二晝夜。不克而去。

九月。洛陽婦人生髭鬚 養濟院貧婦孫氏。年七十餘。忽生髭鬚。

洛陽地震。從西北起。隱隱有聲。

十月。庚子。馬進忠來降 進忠。賊中所謂混十萬者也。自糈其妻子。單騎來降於左良玉。巡按御史徐一范聞於朝。詔許之。安插其家於許州

洪承疇、孫傳庭入援京師。

十一月。懷慶大霧。木介。數日不解。

十二月。壬子。許州兵叛 初左帥所收諸降寇。如曹威、馬進才、于汝虎、楊門子。及新降馬進忠、馬士秀、杜應金等。皆在許。許大州也。左帥寄帑焉。時左帥奉命入援。臨渡河。斬一降將。諸渠疑懼。因謀作亂。是日成等僞請急傳左軍號入城。取器甲。夜半。燒南城樓。殺職官。劫庫貲。而擁衆東走焉。馬進忠等詭從之。誘賊緩行。而陰報左軍。介速追

是歲大旱。蝗。赤地千里。

豫變紀略卷二 終

豫變紀畧卷三 崇正十二年至十三年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

汝寧黑夜鬼火遍野

初左帥降將曹威等叛於許州辛酉由歸德而東至夏邑縣十日矣始行四百里壬戌左軍追及之遂戰兵初交而馬進忠馬士秀杜應金等自內殺出賊大潰遂斬馬進才生擒楊門子左軍還至歸德南郊而磔之明日左軍還許州惟于汝虎往投射塌天後李萬慶來降繳之贖其罪曹威往投張獻忠後瑪瑙山之捷斬於陣前

癸未巡撫常道立削籍以李仙風代之

二月懷慶旱沁水竭飛蝗蔽天[illegible]緣入城內無物不[illegible]食

雖筍衣亦殘壞幾盡自溫孟結塊渡河而南

庚辰土賊一斗穀犯柘城西關遂襲城不克而走

南陽大蝗 草木盡食數百里如霜

四月土賊一條龍袁老山作亂於梁宋間

庚戌李萬慶降於內鄉 萬慶賊中所謂射塌天者也後鎮舞陽

是時流賊三十餘萬盤踞洛西詭求安插岌岌不測總理熊文燦已具疏叙功人心洶洶莫可如何詣維祺從容詰文燦曰數萬遺孽倏然歸化功高社稷矣信能使賣刀買犢不帶刃不團聚不焚劫乎曰未能信能使終身於此保無他虞乎曰未能然則何恃而招異日指覗者眈眈誰實貽禍恐不免乎人言矣文燦悚然悔悮曰微公言幾致大錯遂止前疏

禮科給事中毛文炳上疏曰竊惟中州一塊土地畿南北咽喉天下腹心也自流氛肆毒殺戮焚掠之慘幾無淨土聖天子動南顧之憂遣兵發餉宵煩宸慮殲渠宥脅屢頒明綸謂宜立奏蕩掃以解兩河之倒懸以紓九重之宵旰乃撫賊者曰延一日賊勢亦日盛一日剿與撫之罔效土與流之並起臣愚謂剿撫原是一事不剿未有能撫者也流土雖有異名為土誰謂其非為流也宛賊眈眈窺汴匪朝伊夕今番直逼省會正當秋成所過若掃三農絕望既而由中牟鄭滎恣意殺擄復進盤

於登密嵩洛山中肇偪鄭禹諸處無地不遭蹂躪猖獗則疾風驟雨飽掠則倚山傍險亦何不快意而肯來降而不愈橫也哉臣鄉此時望兵如慰饑渴乃浙調王忠等軍鋒正銳第嚴明紀律毋令擾民使與左良玉陳永福合力速剿剪滅亦自不難若仍玩避即再增徒糜餉耳是在新理臣之鼓勵調度者也至舞葉遂鎮土賊橫行愈集愈多鞍馬器械俱備鄰近州縣宜各統鄉兵官兵協力剿散若曰州縣力小而權分朝廷之設守巡道臣何為豈行一憲牌便了各道之事亟當親督所屬合圍撲滅再於援兵中分千人以搗其穴料必鳥驚魚散狙落乞降然後予以自新之路誰謂盜非吾民哉如解

滅不早後悔何及土賊與流賊合禍不可言也中州之流賊與秦晉之流賊合禍更不可言也且賊不過擄民以爲兵資糧以爲食若能困圍收保令其所過無食攻城又不能下自然掊之必降擊之必散修城原有司第一事況計典以城守爲殿最又奉有綸音矣查舊按臣土城改磚一疏有功成不朽者杞縣陳留等縣也有旦晚將竣者睢州光山等處也有相度與工者鄭州郾城等處也伏望我皇上勅該撫按力爲責成將竣者期堅且好相度者克底成績實實爲地方做一番好事萬世猶將賴之紳衿士庶誰無身家性命誰無父母妻子敢不樂輸而効力也不然令日日修城明日曰修城吏胥

之腹滿赤子之膏盡薄倚畚局豊隆簣土經風雨而頹圮如故則亦何益於緩急之數哉臣所謂不爲徒有其名者此也　又曰竊惟寇氛未盡民在水火皇上廑慮沉斷剿以禁旅督以輔臣掃蕩皆在指日間矣惟民兵一事悉以爲各州縣都該操練都堪調以殺賊臣以爲談兵易練兵不易地方之可恃在兵地方之可慮亦在兵臣兩次丁艱六載居家流賊入境乘城防禦者十餘次親見地方之情形如各州縣民兵盡則禁門盤詰夜則城頭巡邏或給騎快以飛督或遣走卒以密探或予以重賞而爲官軍作向導此件件可行也若調各處之鄉兵驅之於鋒鏑則是棄民矣豈以大將統重兵尚不能挫其鋒者而湊合鄉愚便能辦賊耶嘗有每州調于每縣調若干及到軍前亦不知誰爲主將何爲汛地立腳未定盡作刀頭之鬼逃歸者百無一二何者官軍善躲賊民兵不知躲賊也官兵疾馬善逃民兵則延頸待刃而已此臣所謂可守而不可調也至於練兵之說亦無取於太多也在官之壯士在城之義勇與各鄉村之膂力過人而情願應募者查其素行稽其居址練心練膽練騎射火器無事則與地方相安有事則人心相依此即月出餉以養兵亦人情所樂輸者若微兵太雜無論餉難措手易起脫巾之變且聚一夥無賴棍徒洶洶然思亂幸禍始而與居民相角繼而與官長相抗久

則意外之變無不做出是未受兵之利先受兵之害也況取數過多安有如許應募之人勢必將派之里下一經僉報人人鼎沸雞犬皆驚其皇皇焉惟恐調遣之情如赴湯火即伺候操演而饑寒怨望之苦亦有不忍見聞者此臣所謂貴精而不貴多也總之地方有一好官以民養兵以兵衛民自相濟而不相背即如修練儲備在賢者爲之件件爲地方之賴事事爲小民之福不肖者爲之滋擾而肥私橐臣不敢謂果無也文炳鄭州人

五月甲子降賊張獻忠復叛陷穀城勾動九股內曹操一條龍小秦王一丈青諸賊甲申破房縣文燦由是得

罪
王賊犯鄭州。通其城守備劉樂會逃賊破之斬首數百
級。賊潰去犯河陰卽提兵往援又大破之。方旋營而火
疾忽作竟卒。鄭人感其功而哀之爲立劉將軍大捷碑
八月壬戌上命大學士楊嗣昌督師平賊。賜尙方劍督
師輔臣銀印各省兵馬自督撫以下俱聽節制。副叅以
下卽以賜劍行事自丁丑嗣昌在中樞上敬陳安內疏
請張十面之網以殺賊議兵則十二萬議餉則二百八
十萬。其畧曰圍賊之法當以陝西河南湖廣鳳陽爲四
正面此四巡撫爲之討兵討餉責之分任剿而專任防
又以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爲六隅面查其見

兵見餉責之時分防而時協剿却用總理總督爲隨賊
所向專任剿殺之官如賊在陝西則陝西河南湖廣四
川延綏山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理入關與總督會剿賊
在河南則河南湖廣鳳陽應天山東山西六撫張六面
而總督出關與總理合剿。賊在湖廣則湖廣河南陝西
四川應天鳳陽江西七撫張七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楚
會剿。賊在江北則鳳陽應天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六撫
張六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江北會剿大機大用責成各
撫以分防之局爲漸促之圖使賊隨其所在聚於中央
而督理兩頭夾剿同心合力爲不盡不休之勢。卽請以
十二月正月二月爲師期而以賜劍行事。上嘉納之及

熊文燦無功而督師之命下矣。
九月庚申督師楊嗣昌出都。嗣昌受命剿賊臺省請著
爲令自今以後有創爲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叢細
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道賊論議出督撫鎮帥以誤國論
十月朔甲申督師楊嗣昌至襄陽受事上疏拜左良玉爲
平賊將軍。是時諸寇左革狗穀在豫李自成在商雒
張曹闖諸賊在房竹。其勢最强其地又當川湖河陝四
省之中。而張賊尤上所必不赦者。故嗣昌訂圖張曹而
以左革諸賊責令信陽道劉正衡監鳳皖河南諸將劉
良佐楊振宗討之於是以防剿次第分合責成之槪聞
於上曰一鄖撫王鼇永首扼鄖陽要衝總兵陳洪範副

總兵周繼先等調防金漆等灘併力剿殺毋令竄渡如
賊由房縣竄均州該撫鎮卽提兵下均州倘徑走穀城
舊路該撫鎮卽提兵下穀城一總兵左良玉專扼均州
與副將張一龍合營剿殺如賊由房縣徑走穀城則飛
下穀城扼擊如由房縣另走保康南漳該鎮卽出奇爭
先毋落賊後一楚撫方孔炤駐兵荊門與副將羅安邦
楊世恩駐宜城扼荊承二路如賊由南漳間走宜城一
面知會承天府守將錢中選發兵策應一偏撫陳睿謨
駐兵荊州固護惠藩如賊由南漳間走建陽或由房竹
間走興山皆可至荊境該撫務須堅壁無示賊瑕。一面
一走調署道馮上賓駐彝陵要害調施州衛兵極力拒守

本閣部將合鄖襄主客之兵卷甲而入再檄川兵[illegible]
而出是盡賊之一機也一蜀撫邵提春嚴堵川東若賊
由房竹開走興山必須大舉精兵頓出夔門以外若賊
犯荊州該撫提銳卒五千水陸來會一豫撫李仙風躬
駐鄧州該撫督精兵防槐樹關千皮灘等處毋容賊渡
一秦撫丁啟睿宜駐商雒南斷鄖西上津入山陽之路
東塞內鄉盧氏通關陝之門秦督鄭崇儉偵賊離房竹
即當渡兵子午出關會剿一勇衛營京兵見有總兵孫
應元駐劄襄陽副將黃得功駐防光化副總兵張一龍
一調往均州鳳進吉暫駐新野叅將張琦副將刁明忠追
剿猘革侯賊勢少定決其所之本閣部原無多兵即以

京外之兵爲兵亦無別將即以舊屬新歸之將爲將嗣
昌蓋欲以全力誅張曹然後以勝兵臨餘寇自可以不
血刃而降散矣其議審形度勢點滴不漏前後秉鉞者
皆不能及

諮逮熊文燦　文燦爲總理自丁丑十一月到任至己卯
五月而張曹復叛威不足以制賊信不足以孚衆其
被逮也固宜

十一月己卯信陽道劉正衡督率豫兵破賊於光山八里
畈　時華左營於八里畈設軍五鼓突至直搗老營賊
正睡熟一齊殺進追奔二十餘里共殺精賊一千零四
十七軀墜山跌死者無算

十二月丙申淮皖兵破賊於商城　淮兵破賊於商[illegible]
山寨殺賊五百三十四軀皖兵破賊於商城雙河口殺
賊九百五十一軀餘賊走麻黃

是時大旱蝗川澤皆竭豫墮之徑揚塵　自是而後土寇
大起如蝟毛黃河南岸上下千里中營頭不下百餘其
倏起倏滅或爲將吏角斬或爲其徒所兼併如商邱黃
老山許州藍大嵩二商水哪吒二字王之類皆不著而
其尤大且久者西則有李際遇申靖邦任辰張鼎南則
有劉洪起周家禮李好張揚梁宋之間則有郭黃臉張
長腿王彥賓宵珍王文煥其東則有李振海房文雨徐
顯環程肖禹賊念楂等皆擁衆以爲雄憑柵結砦彼此

割據相攻殺郡縣從事率爲其耳目有司不敢過而詰
焉或反寄室帑託腹心依狐憑鼠而聽其穿鼻苟延旦
夕者所在皆是其公然離巢穴而肆剽掠者如老當當
一斗穀宋江一條龍袁老山張判子之屬不與焉其後
或散或亡或誅或撫或撫而後叛甚或有藉叢於當道
託寵於縉紳名謂招安而攻掠如故且有利其賂遺爲
之負繇藤仕而倖存者不可勝數上之人則明知而不
問古之人關國承家不擾獄市網漏於吞舟之魚此之
謂與然而無復紀綱矣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大雪微赤色　一時相傳空中有
人馬聲屋上雪中有人馬跡

歸德有豆妖　園中之豆忽化爲人頭形耳目皆具初則
一二顆則多後則粒粒皆然矣
原武縣雨土
閏正月大饑人相食羣盜大起
去歲八月雨霜殺菽禾之未收者半民間遂歉衆以流
賊縱橫不得寧居歸德新修外城民之富者皆入保歲
乃大饑人益不敢糶穀穀以踊貴米麥斗值錢三千未
幾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無獨行之
客雖東西村亦不敢往來其顛頓死於溝壑者羣聚而
刲割之頃刻而骨骸相撐矣官吏捽而捶殺之纍纍懸
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爲盜於是鼠竊狗偷

千百爲羣者不可勝數如一條龍張判子朱江袁老山
之屬衆皆萬許而臨潁一條龍壽州袁老山其徒尤衆
斬木折鉤往來梁宋之郊無虛日日以益多守將高元
衡勇而善戰引軍出輒多斬獲賊望見歸德營白旗皆
驚曰高鬬子來矣遂遁去然其兵僅三千而賊無限故
雖數勝終不敢遠追窮搜以絕其根株賊亦旋去旋來
不能定也然較諸他州縣則有寧日矣
三月辛巳大風紅沙蔽日晝晦
上蔡地裂
三月洛陽地震從西北起良久乃止
衛輝府大風霾晝晦

原武縣土賊張孟習作亂　孟習據縣之磁堤聚衆作亂
嘗行劫以鼓吹前導官吏不能問也縣在開封西北一
百二十里其無忌憚如此嗚呼孟習果何所見聞而如
此乎鼓吹而往則凡有耳者皆得從而避之矣安能掩
其不備而飽其所欲乎豈其北篠之雄而聞道者與彼
或惡夫世之糊心眯目者假仁義之虛名行盜賊之實
事躬坐堂皇而曰吾父母汝不知其將攫爾室中之藏
也與與小民誰則能免其毒手哉於是騎馬擁徒而鼓
吹前導若守令之上官者然公然往來而略無忌憚如
此也是時巡撫李仙風固在也咫尺會城而蔑如弗顧
可以卜一時大吏之德威矣此與西平劉洪起之以青

衿行酒可作一聯洪起當時所謂劉扁頭者也初以土
賊指安其後附賊爲將軍鼎革後鷹眼未化平居不喜
縫掖生縫掖生亦睨傲不爲下會學使來遂以金賂
之得衣頂百具徧予其部下卒客至則著之以布席行
酒其左右奔走供役者皆縫掖生也稍拂其意則褫其
衣頂縛而杖之不少寬座上客皆俯首汗流莫敢仰視
西平士大夫至今猶言之而心悸也
商水縣土賊千金劉作亂
夏大旱蝗
河內縣知縣王漢上災傷圖　其序曰高皇帝削平禍亂
懷慶僞守鐵木兒抗王師已而高皇帝定鼎授懷慶賦

額而三倍之地計四萬三千八百餘頃糧三十三萬六百餘石河南北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懷慶之甚者也其在河內一邑則地一萬一千三百餘頃而糧九萬九千餘石河內區區地山河平分地之半丹河遶東北沁河由西北蜿蜒而東南皆投黃河每歲秋雨發水驕吞岸膏原沃壤動沒至數百頃良田化為澤國而糧不除太行萬重歷邑西北西接山西澤州北接山西陵州而邑之清上圖利下圖居民村廬皆在太行山中復按由地起糧山崚嶒赤色盡石骨石上之土厚者止五寸薄者二三寸故禿而不活樹及播種雨以時則禾生十日不雨則禾死一月不雨則地不毛地不毛而糧不除懷慶六邑地窄而糧重未有如河內之甚者也除正糧九萬石之外今又為遼餉為均輸為練餉共計增銀至二萬四千二百餘金其千里擔登轉輸則又有解京潤布之役胖襖盔甲之役山西鹽課之役小灘八千石漕米之役毛田關陽打冰防河之役故民終歲亡有父母妻子之樂而無日不辦公稅河內之賦之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以崇正十二年六月初十日自高平縣調任河內未數日水奪民稼又數日蝗奪民稼自去年六月至今十一閏月不雨水蝗旱一歲之災民者三旱既太甚不得種麥而蝗蟲乃已種子亡慮萬頃冬無雪蝻子計日而出去年無秋今年又無麥窮民食樹皮盡至食

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皆黃腮腫頰眼如猪膽餓尸纍纍嗟乎嗟乎臣負疚深重上干天和降此大荒乃帝不即使臣死而使我良民死臣獨何心能不慘慟念皇上居深宮之中遠軫民災謹令畫工繪十六圖而手記其略冒死進呈嗟乎嗟乎圖之所能及者得而見之圖之所不能及者不得而見之也工能盡畫其形而不能盡其啼饑號寒之聲可奈何哉臣所謂歷代帝王及我皇上眞心愛民者不可多見臣以新進小臣而敢深言天下疾苦知皇上堯舜之主有以樂聞乎此也臣無任激切悚息之至不報

按自崇正改元竟無樂歲旱蝗相繼災異頻仍迨乎己卯庚辰辛巳大饑人相食則其勢不可支矣天變於上民怨於下盜賊滿野人在湯火中彼印纍纍而綬若若從未聞有慟哭而人告者立朝在野滔滔皆是也而河南官吏大小百餘員祇有泰開府一疏河內王知縣災傷一圖請停關寧米豆一昔鄉官祇有新安呂司馬鄭州毛給諫請疏及杞縣劉中允與督撫諸書而已是豈泰開府而外別無開府而所偏適皆承平與豈王河內所轄獨荒其餘州縣皆含哺鼓腹而無憂與抑豈新安鄭州杞縣之外都無鄉官雖有之都無事可言與乃幸而二三士大夫被格言之為空谷之足音是則懸賞建旌求之不得者使其疏大而立得報聞如援溺救焚立

見諸行事、未必不足以救民命、慰天心、而使皇天之悔禍、而皆留中不報、則何也、報聞、則必散財以賑饑、而財無可散、報聞、則必蠲徵以免稅、而徵不能蠲、以勵精求治之君、遇板蕩之運、婦雖巧無米難炊、帝王是亦不過咨嗟太息而已。眞令人氣塞而目眦也、蓋國之將亡、人心先死、一時士大夫、雖從科目中出身、而胸中曾不若卒伍、口讀聖賢之書、目不識仁義忠孝爲何等字、雖坐堂皇、雖襲冠帶、而所日夜營營者、不過門戶功名兩事耳。百姓與我何關乎。此所謂虎狼而簪裾者也、前車覆而後車不戒、此輩尚可問其末路乎。吾特怪其百年後眼光墮地時、不能不與秦呂諸公相遇九原也、悲夫

六月日暈、柳六度、日旁有紫氣　欽天監占主叛將陷城應在周分、洛陽周分也、明年正月有王紹禹之變

七月洛陽大霧木介

八月隕霜殺草

巡撫御史高名衡上疏、參河南鄉宦曹某、褚太初、苗思順、范良彥等、居鄉極惡、宜急剪除、以消隱禍等語、詔逮刑部勘。曹先死、仍戮尸梟首於市、苗赴逮中途爲讐家所斃、不論、獨逮褚范至京下獄、褚論斬、范以耄贖放歸。是時中州鼎盛、縉紳之家、率以田廬僕從相雄長、田之多者千餘頃、卽少亦不下五七百頃、就四家論、曹、褚爲上、苗、范次之、特滕薛之視秦楚耳、然言四凶、御史未免

過激矣。其疏畧曰、今日國家之大患、敵國外侵、流賊內潰、其勢岌岌、人人所共寒心也。臣以爲是特疥癬耳。爲害猶淺、卽不能遽瘳、猶在肢體耳、匪關性命、如河南一省乃天下之腹心也、四宦在河南、乃腹心之隱禍也、如南陽曹某、睢州褚太初、寧陵苗思順、虞城范良彥等、各畜健僕數千人、橫行州府、嬉戲之間、恒殺人、其平居奪人田宅、掠人婦女、不可勝數、小民不敢一言。有司明知亦不敢一問也。蓋四宦外結響馬、家養刺客、人或有言禍輒發於肘腋、中州官吏皆惴惴莫必其性命、懼其禍之將發、如三豎在膏肓、卽秦越人亦望之而返走矣、今准南陽府報稱、曹某率家僮持利刀執縣令與百姓戰於城隍街、兵敗被擒云云、同時歸德府報稱、褚某率家僮數千人、火焚朱家莊、燒死居民無數云云、臣爲御史職在糾彈、事勢至此、亦不敢復有顧忌矣、謹據實疏聞惡欵副參、伏乞皇上睿斷施行、梟其首、庶以雪中原萬姓之寃、籍其家、足以供九邊十年之餉、但恐少緩須臾則蛇虎爲殃、禍將延及宗社矣、帝震怒、立詔逮問、曹某嘗爲三邊總制、時家居田宅僮僕甲一郡、縣令其門生也、縣中行事益嘗關白於曹者八九、而家僮之卩報尤煩、久之令不勝其忿、一日醉有急事方出堂、一青衣持刺立於側、進而曰、曹老爺拜上、語未終、令大怒、忿然曰咄南陽縣是汝曹家的知縣也。要管一椿、擲其刺於地

青衣者反走而增飾其語以復於曹曹大怒立使人呼令來將數之令至不謝過詞色又倨且矢言以自白而日殺我亦如此徒步而走城隍廟叩神焉曹坐大轎隨之左右帶刀者甚衆令訾如前曹益怒前而批其頰令則大哭橫臥地上曰殺我殺我是時縣民來觀者如市遂沸然大鬨其譁曰曹氏反矣其左右擁曹不得出則抽刀欲戕縣民共前縛之遂執曹搴扶之幾斃而繫諸獄且閉城而捕曹僕監倉皆滿所得兵械甚多令在醉鄉不如也其幕客具文稱曹官作反與縣民戰於城隍街衆敗被擒云云一夜徧申諸上臺時廵按御史方擬奏睢州事即拜疏入告命下而曹死獄中矣詔謂事係

作反雖死亦斬首梟於市其徒既獲者皆斬餘遠近未獲者一概不問睢州褚官以詞林家居畜健僕養食客衆乘其勢所爲多不法州人既遠近側目矣而高御史爲諸生時嘗游學睢州二三年銜之既爲御史遂甘心於褚乃密與兵備副使謀知徐吏目嘗爲褚所辱而劉舉人澤淳褚之謀主也共刼之使爲內間劉不得已乃密疏其事以報御史要不過尋常不法如奪田宅掠婦女而已不意是時適有火焚朱家莊一事朱家莊睢之大邑井也居民百餘家與褚之田地相鄰褚欲得之朱氏聞大懼乃謀於其親兵科給事中張唯一張與褚素婚姻而寇讐也平居嘗率徒相攻殺一鬪其事則直欲

得之而日與褚氏相攻不已每鬬則各率徒數千百人立營寨持刀鎗砲響兵交所殺傷者則焚之亦不訟於官官雖明知之亦不敢問也數鬬無勝負乃相議以火焚之兩家皆棄不有焉張勒兵於村之西褚勒兵於村之東砲鳴舉火烈燄張天村民皆不得出其或逸出則殺之而投於火火熄各撤兵而去兩家無一人復至此村者村遂棄爲廢田焦土矣及褚被逮時御史命推官王世琇會勘於郡城之西郊猶有焦頭爛額而奄奄未絕者二三十輩其伏匿墻壁間幸而得全者尚有其人御史疏併惡欵刻板行世厚寸餘今之藏書家猶有存者至於苗范居鄉雖不謹亦未有惡蹟狠狽如是者御

史疏曰四凶未免過情特借以作陪客相襯耳苗既爲讐家格殺獨逮褚范至京褚論斬范出獄而死士論快之而猶有張兵科與褚同焚朱家莊者獨得漏網則何與無乃其惡未貫盈另作一案則士大夫之行何可不愼而田廬滿地僕從如雲勢可炙手猛一回頭究竟於我何有乎秖供論世者之雌黃其口亦復可悲矣

九月丁亥禹州遊擊高謙大破土賊李際遇申靖邦任辰張鼎等於郟縣　一日三捷斬首二千三百級

嵩少土賊李際遇掠魯莊執鄉宦姚若時殺之　若時癸卯舉人官鳳陽通判致仕居魯莊賊至被執不屈而死

臨潁土賊一條龍犯歸德北郊　賊姓韋非陝西之一條

龍也因亂聚衆饑民附之不下萬餘人遂離巢穴自西南東下由睢州過歸德城其鋒甚銳守將高元衡自將三千人往禦之推官王世琇監其軍與賊遇賊甚衆圍官軍三市兵初接勝負未分而去初會戰衆咸色懼高意氣自如賊既去高不窮追也徐曰虛實難知姑全吾軍威耳王始服其膽畧未幾感疾卒其後賊來如入無人之境矣

土賊一條龍犯杞縣總兵陳永福大破之　未幾一條龍病死其衆遂散

十一月朔戊寅巡撫李仙風破賊於菜園　仙風督遊擊高謙大風雪次於封邱會叅將李建武破賊於菜園斬

首一千三百四十五級

甲午流賊李自成出商雒入豫哨至淅川　自成即所謂闖將者也方楊嗣昌之壓張獻忠也蜀楚宿兵星羅棊布直點滴不漏矣闖賊尚未知名伏處商雒間困甚惟鄖均一路可以入豫而左帥據之不動也會嗣昌自川檄左帥堵獻忠於夔門左帥不聽調謂獻賊必不敢復入楚乃佯習軍入秦闖賊謂其圖已也則大恐急與其黨謀以爲吾在網羅中不能出左家來吾徒殲矣坐而待死何如於死中求活苟得數百人出網羅即可以東西南北延性命今日當捹命決死戰衆寡强弱不足計也衆皆以爲然於是選銳銜枚直襲左軍左帥自瑪瑙山之捷其氣驕甚目中未嘗有賊況是時不過違嗣昌節制佯入秦堵獻賊爲名耳非爲圖闖來也方掉臂徐行而闖賊突至竟爲其所乘大敗走三十餘里闖賊得出險安營閱衆賀更生左軍復至乃棄婦女橐裝急引其精銳不戰而走左軍追之數十里不及而還自成延安府米脂縣人幼因貧無賴爲驛卒能得衆時歲洊饑邑官艾氏貸予錢自成輒取之踰期不能償艾官怒嗾邑令笞而枷諸通衢烈日中列僕守之俾不得通飲食葢欲以威其衆也諸驛卒哀其困移諸陰而飲食之艾僕呵罵不許自成忿然曰嗟吾即死烈日中何害則踉蹌力荷其枷仍坐烈日中竟不飲食雖憊甚不少屈也

衆益哀之不勝其忿遂鬨然大譁毀其枷擁自成走出城外屯大林中不敢出然猶未至傷人也而縣尉則乘羸馬率吏卒挽弓刀而往捕之林莽箐密不敢入相持良久日且暮衆不得已杖白梃一鬨而出縣尉驚墮馬死吏卒潰而奔弓刀器械悉爲其有是夜遂乘勢襲城奮挾一呼饑民響附一夜得千餘人出而走轉掠遠近旬日間其勢益衆又與盜相通爲聲援往來奔竄號曰闖將儼然自爲一部矣既入豫如虎出柙遂不可制

十二月戊辰流賊李自成破永寧縣知縣武大烈死之　賊既入豫饑民從者日衆土賊一斗穀等皆附之遠近響應其勢漸熾遂以二十二日圍永寧縣其枷內潰從

東南面登城城遂陷焚殺甚酷知縣武大烈臨潼舉人賊至知不可爲也題於壁以死自誓及城破被執賊索印燔灼無完膚終弗予罵不絕口與主簿魏國輔教諭任惟清鄉官張讚守備王正巳百戶孫世英俱不屈死鄉官張讚既死其子祚延從子世延皆殉之妻妾婦女十餘人或罵賊而死或縊於房或投於井咸甘心殉難無一苟活者嶷然此猶詩書之門平日沐浴乎禮義者也鄉民李國臣之女未嫁賊至愛其姿擕之上馬女罵不絕口自墮者數次賊怒刵一目猶憐之不忍殺也復擁上馬女罵愈厲仍自墮賊愈怒雙目俱刵而死嗚呼其烈如此蓋太平久而先王之澤深矣

流賊李自成自稱闖王　賊恃其衆日益强乃自更其號曰闖王蓋不欲以萬人敵自待也遂卷甲而進縱橫奔突狂獗而不可禦矣

盧氏鄉官李正巳禦賊而死　正巳率衆禦賊衆潰被執不屈罵賊而死

流賊李自成破宜陽縣知縣唐啟泰死之　啟泰掖縣人

流賊破偃師縣知縣徐日泰死之　日泰鄖西人城中戰守皆無具一鼓而破日泰被執而死是時同死者縣丞白世緜訓導劉恒驛丞陳光斗生員武同芳等

洛中斗米錢三千九百呂維祺上河洛災荒圖六十頁

流賊破靈寶縣　亢起鳳妻韓氏夫亡矣寇且至奉其姑避亂大王寨婦恐寨破受辱紿姑出積薪舉火而自焚

流賊破新安縣知縣陳顯元罵賊死　邑民死者甚衆而呂氏之門婦女殉難者尤多呂維禧妻郭氏與弟婦張氏並投於井楚氏自縊

流賊破寶豐縣知縣張人龍死之賊得邑人牛金星而去　人龍遵化人城破被執不屈而死其妻少艾逆僕四人同謀脅以非禮乃置酒飲之乘間出呼縣尉密期守備率兵擒之皆棄市孤身扶櫬歸其鄉　金星乙卯舉人也頗涉風角六壬諸書好大言素與其姻家王宦不相得會其子婦死王賕邑令下金星父子於獄金星不得其故也其友周生與令善詰其情令曰蘭陽梁宦可求

也蓋王梁皆金星同年而梁則京官也故令左其祖生乃代金星下獄俾往求援於梁宦梁宦不許金星怒而歸泣以其故語周生生忿然曰汝第逃獄即緩矣我保人也終不得肯以死斯可徐施計較耳金星涕泣而去是時闖賊方縱橫陝洛間其勢日熾金星既逃無所往遂詣賊以六壬風角之說干之賊大悅以爲謀主凡事必諮焉如左右手未幾復潛歸投於獄周生出走河北變姓名授書於長垣滑浚之間既而賊破寶豐得金星待之如故時知縣張被執金星詰之曰公何逼人太甚耶張以二官手書示之書中大意蓋欲置金星父子於死也金星於是甘心從賊矣舉人做賊自此始

按明季之災異多矣而十五年爲甚十五年之災異多矣而洛陽爲甚洛陽天下腹心也災異如是何爲哉且是年之變如元日之紅雪歸德之豆妖原武之雨土上蔡之地裂雖古今未有而猶分見於四方不如洛陽一縣災異如是其多也三月則地震矣六月則日暈柳分而旁有紫氣矣七月則大霧不介矣至於冬而洛中米貴斗錢直至二千七百矣觀呂尙書之災傷圖與教諭之上福王書寧不爲之寒心哉而藩王積齊以齎盜羣工泄沓以殃民雖皇天之告譴不顧也宜乎有辛巳正月之變也

以陝西巡撫丁啓睿總督三邊晉豫軍務

太監盧九德劉元斌率禁旅平賊元斌次歸德四十餘日不進　是時歲歉盜賊往來所過焚劫民不聊生上患之命盧九德劉元斌率其禁旅入豫平賊而元斌不殺賊也時時尾其後賊去兵始來常若賊之後隊然當是時賊尙可平也遇官軍猶不敢戰然諸將多養寇以自封而劉元斌左良玉爲最動曰朝廷善負人賊旣盡何所用我不如且留賊爲富貴資故不肯殺賊每相遇特稍稍斬獲以報功而已元斌追賊至歸德賊新創跟蹌西走使其窮追則草薙而禽獮矣元斌屯兵於歸德之東門者四十餘日劫掠數十里與賊無異但不放火焚屋耳且索賂甚急聲言欲攻城城中樵蘇皆斷士大夫無可奈何醵金賂之乃去其後朝廷撤元斌還京將渡黃河聞有詔遣御史清軍乃倉猝沉所掠婦女於河而還時璫局已成能蔽人主耳目士大夫皆與之相結故臺垣中亦有所懲而不敢言元斌之惡至十四年帝始廉得其狀而誅於市

是時明室之亡決矣外則防邊內則勦寇無餉無兵而將不用命士大夫袖手高談各立門戶雖賢者不免不知聖人處此尙有何計轉移耶防邊之策吾不得而知也勦寇之術吾嘗得而聞且見之矣蓋勦寇者初不言撫必殺之七零八落使賊破膽而後撫可堅熊文燦以總理辦賊乃崙主撫而不勦方其南下過襄城萬孝廉

廷藨說之曰賊久玩不知有王師若專招撫事姑息恐狼子野心終不可保徒爲中原遺患耳文燦不聽猶以獻賊爲鄭芝龍也而獻賊果降而復叛衝刀西市夫復何辭雖然是時朝廷猶有紀綱也及楊嗣昌受命平賊臺省建議專主勦而不撫創言撫者以誤國論嗚呼中原寇盜如蝟而欲盡膏鈇鉞乎彼但知爲門戶欲一手掩住楊文弱亦思勦賊爲何等事而膠柱以鼓瑟乎雖著爲今帝意固在獻賊而不在餘寇也嗣昌以全力圖獻賊而以餘力勦諸盜誰謂其非勝算哉辟諸捕鹿或角之或犄之至於勦寇何獨不然獻賊西奔而鄖撫之防如拉朽獻賊東突而左帥之動如拔山於是獻賊潰

鬪闖將出柙而嗣昌亦死矣、其後諸將畏賊如虎、不過持節逍遙、以彌縫緣飾避咎耳、至於覆車殺將、陷邑屠城、而不可彌縫緣飾者、雖有固籍聽勘之命、率皆擁兵觀望、侮玩王章、卒未有擁印校人而角巾歸第者、甚至緹騎之出、駕帖空函、若輩皆料日中人不知平生所讀者何書、而乃公然於山頭望廷尉衾影之際、寧不赧然朝廷至是亦不復有紀綱矣、君子觀於此固知明數不過二百七十年、門內有馬、而日月無光、天時與人事與謂之何哉、嗚呼、是所謂殷監也夫

豫變紀略卷三 終

崇正十四年春正月丁丑朔黃霧四塞日無光
天狗星墮宋野　按漢書天狗星墮處其下主覆軍殺將
時大饑疫至夏六月死者無算有闔村臥疾而莫省視
者有一家數口皆歿於牀蓐無人收殮者麥枯於野而
莫之穫青蠅滿樹如貫珠撼之則薨薨有聲物怪生訛
言起天變人妖識者咸謂亂亡之兆矣時宋郡不知何
人言過一叟使登高而望內城皆豕外城皆羊一時轟
然而傳莫知所始
開州賊袁時中由考城縣渡河而南往來梁宋之間不
殺人不掠婦女亦羣盜中之十奇也睢陽城北田生者

爲所獲問其業詭以鬻書賈對賊固不信也笑而領之
命曰坐加禮焉既而田生之僕告賊曰渠宦家子弟多
珠寶衣服纍馬拷之可悉得賊不應僕諷之再三賊笑
而顧田生田生大懼無人色口訥訥不成語賊笑謂僕
曰若何由知之僕曰我爲其家奴最久故知之悉賊大
怒曰若欲我殺而主也我雖賊不容汝遂命其卒磔僕
於庭下而遇田生如故田生乞一櫝殮其尸賊曰長者
也笑而許之嗟乎賊固不容叛臣哉遂犯柘城
丙申河南府兵變陷城流賊李自成戕福王常洵惠昌王
渡河駐懷慶　時歲凶民饑兵無餉盜賊徧野福王以
神宗愛子性嗇喜蓄積豐於財淅川教諭樊夢斗勸王
散財收人心以佐國家之急引漢河間東平爲喻王善
之不能從也會闖將至河南府總兵王紹禹率劉羅二
副將名未詳赴援王名三將入賜宴有加禮焉出糟醪犒
軍十七日紹禹請以兵入城王阻者三不聽紹禹軍悉
入止劉羅二軍背東關而舍十八日薄暮有叫呼聲東
炬燒土門云逐賊遂抵七里河與賊通詰朝賊大至時
兵備副使王允昌守西門知府馮一俊守南門知縣張
正學守東門通判白尙文守北門總兵王紹禹推官衛
靖忠以游兵巡徼賊攻西北隅甚急夜紹禹兵叛開北
門賊俱入福王及世子由崧匿於迎恩寺馮一俊張正
學皆被執二十日丙申執福王戕之世子逸而免賊以

洛陽掾部時昌爲總理俾守城
洛中殉難者呂維祺張炳星劉芳奕來秉衡陳靖建爲
最著維祺新安人歷官兵部尙書城陷被執至西門遇
邑宦張炳星呼字曰東升亦至此耶名節至重斷不可
偷生張領之遇福王告之曰王死生命也無自辱王瞠
目不語及見賊使跪維祺張目視天屹不動賊怒曰死
在旦夕尙倔強耶維祺曰吾恨不能誅賊以貽君父憂
死豈吾所怖哉遂與炳星皆死芳奕甲子舉人城破北
向自經秉衡亦甲子舉人爲僞將劉宗敏所執欲其易
服不從遂以鐵火索加其頸而死母劉妻吳幷其子同
時被害靖建蘇州人賣槳洛陽市被執至營不爲屈言

大明天子在上諭賊歸順賊怒寸磔之至死罵不絕口維祺事聞上震悼贈太傅謚忠節諭祭三壇明年三月三日葬於新安城東孟津王鐸銘其墓

賊入洛溫廷樫妻于氏投繯死其子婦亦抱子投於井子死矣氏三日猶生適冉駙馬至洛以金帛致祭焉

李與然女年十四聞城陷拜別父母自縊死

董景行妻郭氏因賊入城避於方家堂賊驅之行抱柱不從賊斷其手死猶抱其柱不可脫

邑庠生張祖忠聞賊至舉室欲避其妻李氏適病在床慮不能走恐爲賊辱佯起入廁小婢荷花扶之至井邊遂投而死

天下事往往變生於不備而禍發於所忽雖善計者亦莫如之何也昔太宗以燕藩奪位自監其弊而諸侯禁不得典兵其分封鄰國但食租衣稅而已錢穀刑名各有司存一概不得問也然則天潢一派豈盡如高煦寘鐇宸濠等哉安保其中無河間東平之賢者乎安保無共和晉鄭之可依者乎防閑之過密鈐制之過嚴卒不知項羽焚宮黃巢犯闕皆揭竿於草澤而非金枝玉葉之宗子也蓋自古無不亡之國亦無不遷之鼎秦政自以爲始皇欲傳諸萬萬世而無窮也愚矣哉是故秦不建諸侯而作難者匹夫漢家重宗命而移祚者强臣晉氏封同姓而兼併者羣戎唐室誅閹宦而覆滅者宦官備諸此則遺乎彼備於東則疎於西無所不備則無所

不疏而我以兩手兩目乃能千頭萬緒而備之乎故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帝王之爲治無偏無黨蕩蕩平平而已矣吾觀明室監藩王而勝廣乘其敝午未之間秦晉豫楚諸藩皆拱手而供闖獻之刀匕亦可悲矣福嗇如福王配鹿而烹闖賊高坐以饗將士命曰福祿酒其食之不足惜也其他如周唐趙潞頗著賢名而皆祿祿然一籌莫展淪胥以亡豈不慟哉使當時重念磐石而大建藩封擇其賢能而樹爲屛翰倣唐天寶故事其中或有一二傑出者犄厲頭角投袂而起苟能以一旅自雄亦足以褫妖魂而銷亂萌何遽不足寒祿山之膽而使其拊床而呼曰吾不得天下矣乎縱或有尾大之嫌擁兵自樹甚而至於不可諱不猶愈於他人之入其室而取子乎國勢淩夷計不出此禁錮宗藩甘飽豺狼迫乎火燃咸陽而餘明遂燼以九州之大竟不復有星星之耀矣論者猶謂祖宗燕貽之盡善而秉鈞者謀國之臧也然乎哉不然也

福王者神宗愛子也幾欲易儲怵於羣言而不果其卒也封於洛陽而命曰福國有以也王之爲人性鄙嗇而酷嗜貨財守國二十餘年無一事可稱者洎乎國變連歲饑荒民不聊生盜賊徧野王之粟紅貫朽自若旣而城破矣身橫鼎俎矣向之朽貫紅粟賊乃藉之以出示開倉而賑饑民遠近饑民荷旗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

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自是而後，所過無堅城，所過無勁敵，諸將皆望風走，即秉鉞者以名節自許，亦不過以身予敵而已矣。

三月，丁未，賊棄洛陽而去，一向魯山，一向汝州。　是時也，賊勢雖衆，仍烏合耳。其任戰者無幾也。使當時有知兵者，掩其不備，卷甲銜枚而襲之，中夜一擊，可使其抱頭而走也。然後樹旗以招之，予以更生之路，前日之饑民，彼能誘之為賊，今日之附賊者，吾獨不能誘之為兵，是猶可以建牙而開府乎。惜乎李仙風、陳永福之見，不及此也。

賊破汝州，入張鐸之宅，鐸妻于氏，以杖擊賊。賊怒而殺之。同時任楓妻亦被執，罵賊而死。　胡烈女，諸生胡中珠女也，年十四，媒定於諸生陳淸，為賊所執，不屈而罵賊。賊怒，殺之於西郭雙楊樹下。　賊破魯山縣，宗允芳之妻江氏，及子宗麟祥之妻袁氏，併孫女孫婦一家九口，皆登樓自燼。　舉人袁象斗，不屈死，妻梁氏自縊。寶豐舉人李得笥，被執，伺賊懈，奪刀刺之，不中，被殺。

是時，流賊張獻忠亦自楚入豫。流賊諸隊，惟張獻忠、羅汝才、拔錫，而獻忠尤殘暴，好殺。其狡譎酷虐，無與比。所至焚戮，雞狗無所留。宛、鄧間皆罹其荼毒矣。當其叛而入蜀也，豫楚數百里，晏然無事。而某縣忽有一長鬚狂人，見人輒呼柳林生，人皆怪而笑之，不識所謂，暇則於

其城之東鄙十里許，斬楊木為杙椓之地，南北離離二三里。人愈笑之，亦不識其何為也。既而獻忠自蜀中潰圍出，復入楚，日走數百里，偵探不及，而賊已至是縣也。遂為其所襲，縣之民其幸而得脫者，率擁其輜重，攜其老幼出城，過長鬚人所杙椓地，東不半里，有柳林焉，而城中賊出矣。且至縣民不得已，相率入柳中，計無復之，男女老幼，相枕藉而伏，以待死。乃賊至楊杙而遽止焉，熟視不復進，還入縣，殺戮一空，而柳林之難民竟得免。既入豫，南汝之間騷然矣。

流賊羅汝才自楚入於豫，與張獻忠合營，相視如兄弟，行則並營，止則並壘，其勢漸強。

乙卯，李仙風率陳永福等收洛陽。　邵時昌懼，開門迎入。仙風收時昌斬之。馮一俊、張正學皆素服，詣軍前待罪。王允昌稱劍重不能起，唯白尙文相傳墜城死，不得其屍。或曰饑民啖之矣。而衛輔忠竟遁去，不知所往。勅書、關防、府縣印皆在洛陽，士民保留。知縣張正學，仙風亦不深求也，乃以縣印屬之，俾其戴罪辦事。

丁巳，流賊李自成犯開封府，攻六日，不克而去。　時洛陽新破，所在震驚，汴兵在洛陽，收輯未回。初九日甲寅，流賊乘虛疾走三晝夜，直抵汴梁。辰牌，馬賊三百餘，僞稱官軍至西關。巡按遂下令閉門。午未間，步賊及老營皆到，遂攻西城。知縣王燮急傾衛兵登城堵禦，各官皆盡

汛分防。巡按高名衡守西門，守道蘇壯、推官黃澍副之。左布政使梁炳守東門，右布政使蔡懋德守曹門，（曹門北門也）知府吳士講守南門，管河同知桑開第守北門，周藩承奉曹坤、左長史李映春率周府勇士八百人登西城守禦。下令民間有能出城斬一級者，賞銀五十兩，或射殺一賊者三十兩。或射傷或礮石擊傷一賊者十兩，於是百姓挈弓矢刀梁登城者如歸市。巳未，賊攻城益急，鑿城六大穴，伏其下。我兵從懸樓上俯而擊之，無不中者。賊怒甚，射終日，矢著城垣如蝟。庚申，賊縛雲梯百餘座，有高至城之半者，每座四十八人，舁至濠邊，欲直至城下而登焉。一紅甲賊督之進，我兵燃砲擊之，隨發萬人

斃，烟焰張天，舁卒與紅甲賊皆斃，無一人得脫者。陳永福在洛陽聞賊攻汴，兼程赴援，辛酉夜至西關，三鼓，統騎兵由孤魂壇穿賊營，進小西關，直至城下，步兵貪殺賊，遲明，尚在小西關廝殺不回。哨官魏梁都白亮彩戰死。壬戌，闖賊雜衆賊中，親至城下窺瞰，守備陳德意其爲頭目也，引弓射之，中其左目，深入二寸許，賊皆抱頭簇擁而去，始知其爲闖賊也。闖瞎子之名自此始。癸亥黎明，賊前鋒西向遶巡，終日至夕始去，我軍亦不敢有出城而追者，此所謂闖賊初犯汴城也。計其精賊不過三千，合諸脅從之徒約三萬人，初不過志在乘虛襲其不備而已，自是而後，其勢益衆。甲子，賊退開封，府官吏

率兵民修葺城垣，晝夜兼功，十日告竣。

巡撫李仙風還自洛陽，屯鄭州，憂死。仙風還汴，周王不納，尾賊至白沙，戰不利，屯鄭州而死。初，賊之陷洛陽也，不過饑民噪兵相附爲亂耳，其勢如水之流，尚可塞，如火之燃，尚可撲也。然藩王貪鄙，不能散財發粟，而失人心，撫軍庸懦，不識乘時應節，而失機會。賊在洛十餘日，而我不動，賊去洛十餘日，而我始出，不知我方入洛，賊已乘虛而襲開封矣。幸守汴者嚴而閉門，賊乃不得入城耳。不然，則開封之不爲洛陽之續者幾何哉。假使二十日間兩陷藩封，不知仙風將何辭以對司敗，甚矣。賊之狡，而仙風之愚也。宜乎賊之弄諸掌上也。且賊之

陷洛而走汝者，非不欲立破開封也，其計必曰：汴聞洛陷，備必嚴，嚴則難犯，不如姑遠走，俟其懈而忽襲之，可以得志。不謂仙風果爲所愚也。況仙風、永福初十日入洛，而賊以二十日襲汴。大將在軍，顧不知賊之所向乎。永福既兼程而赴援矣，仙風猶逍遙而不進，宜周藩之閉門不納也。度仙風之意，不過曰：我文吏，素不能軍，戰亦非吾事，脫有變，吾方公出，罪亦當減等，不知衣冠士大夫固不宜具此肺腑也。且永福孤軍，猶能三鼓穿營抵城下，況我與之合軍，乎迫至白沙，失利憂死鄭州，當亦悔不與白粲二將戰死小西關，猶使人嘆彼書生乃能爲馬革裹屍也。

三月朔丙子、開封府募兵、添設營伍、祥符縣知縣王燮創立社兵、社長副、選五總社統之。按省城八十四地方立八十四社、擇民有千金以上產者、酌量出兵有差、巨商亦然。每社社兵伍十名、擇殷實有素行生員二人為長副領之。外選總社五人、按五所五門各置一人統之。北門後所總社穎川郡王在鏞、南門前所總社原武郡王第四子鎮國將軍肅湘、西門右所總社生員曹鼎、東門中所總社宗貢生朱在鋐、曹門左所總社舉人常惺、五所凡四千二百不餉之兵、分屬各總社長副統領訓練。上臺時加勸獎、長副各銀一兩紗一端、總社銀五兩緞一端、給扁獎勵。無事講武習兵、有事則登陴守禦、雖曰草創社兵、固儼然勁旅也。既而惺病、以生員李光壂代之。

流賊張獻忠自楚復入豫。時獻忠自蜀還楚、精騎僅二千餘、嘗以少為多、或假令箭扮官軍、一日夜走三百餘里、襲襄陽府。是為二月初五日庚戌也。其夜仍出南門、走樊城。十一日丙辰卯刻至新野縣、為內應、趨南陽府、先遣細作三十餘人入城、約以十二日攻城舉火為內應。事覺、被獲悉斬之、賊遂走唐縣。初、楊嗣昌出視師、上密諭曰、張獻忠曾驚祖陵、必不可赦、其餘勦撫機宜、朕不中制。故嗣昌至襄、遂辦張為第一著、其餘則次第圖之。使張賊授首、舉[illegible]以加餘寇、不啻洪爐之燎毛

髮也。而卒無成者、昆之者多而犄角之無其人也。是時賊在房、竹、決計西奔鄖、楚、諸撫皆謂宜遣一枝虛嚇之、使賊急走秦、不敢反覷、而我督皖、豫之兵、以完革、左、蜀、楚之兵、以完曹、過。嗣昌大恚曰、是以竪鄭故智陷我也。勿聽。乃瑪瑙之役、賊已垂亡而復脫藥門之扼、左良玉十九調而不回、明室至此、萬萬不可為矣。厥後傅司馬宗龍之戰項城、孫總督傳庭之出潼關、其辦賊之局、雖先後時勢不同、要不如嗣昌籌畫之確、布置之密也。卒之皆以無功而死、而議其後者、萬喙雜然、幾如蜩螗之沸、口誅筆伐、體無完膚。然亦未聞有憤其失策、投袂請行者、可知持論宜平、而責人之當恕矣。又況乎議武陵者、自黃、劉、成、范諸公而外、強半皆抱琵琶倚門、改頭換面之人哉。善乎、盧總督象昇言於帝曰、賊行甚速、且無定向、窮力以追之、尚虞不及。今支領芻餉、即使隨手立辦、定稽半日之程、稍遲一日、再遲二日、斷無及賊之理矣。有臺省動以尾擊責臣等、持論非不甚善、但均一勦也。有追之者、必有一二重兵、或堵之、或扼之、始無潰決之患。若前無堵者、旁無扼者、止賴一追、即有縮地之法、遠出其前、而賊巧於避兵、轉身他向、我軍仍是尾賊也。即欲其不尾、不可得也。由是觀之、象昇之所謂前無堵、旁無扼、即嗣昌之犄角無人也。而功何以成乎。議論多而成功少、不三年而社墟矣。漢亡於宦官、唐亡於藩鎮、而明

何以亡哉。由是觀之、自謂明之亡亡於淸議、可也。
陳永福陞總兵、子德陞遊擊。
丙寅、河上賊孟三夜入河陰縣。　執知縣成正中、遂據其城。遊擊高謙、副將張德昌來援、攻七晝夜拔之。孟三就擒。
總理王家正入河內縣。　家正駐劄開封、聞洛陽陷、恐朝廷處分、乃入河內、未及回籍、及甲申之變、西平劉洪起附賊爲制將軍、在長垣比助餉、家正被刑極酷、不得已、自縊於樓梯下。嗚呼、人宵各拚一死、可以辦流賊而有餘。乃家正之由開封入河內也、蓋不欲死於賊耳、而卒死於賊、始則不肯以仗鉞之臣殉封疆、卒乃甘心具五

刑、爲劉區頭樓梯下之鬼、可謂失權衡之甚者矣。且人莫不死、而家正所處之時與地、又萬不容於不死、故進而死於賊、退而死於法、等死也。彼家正者何以死哉。　河北道副使李在公、亦長垣人。賊陷洛陽、福世子至河北、詔給帑金營葬、在公董其役、所造明器、悉土木而以錫箔飾之、沒帑金入私橐、潛歸鄉里。及劉區頭比助餉時、縉紳咸受其痛、惟在公素與劉通、獨無恙。旣而賊令悉徙縉紳於關中、安置汧陽。汧多盜、寓客咸入山避寇、在公悉以所齎物命諸奴分攜以行、猶乘肩輿入山。賊將至、諸奴皆懷金走、在公獨坐荒山中、遂爲羣狼所食。其後諸奴有還者、尋之無所見、止得襪內一足而

已。
逮河南巡撫李仙風、總兵王紹禹、以高名衡代之。
河內縣知縣王漢、治河內、有異政、事有不便言於上臺者、亦無所忌。其請停關寧米豆書曰、關寧米豆關係邊防、凡在有司、恐不努力急公、敢不畏此功令。但河朔情形、有萬分重於關寧者、有萬分急於關寧者、有萬分不得不急於關寧者、漢不得不以死爭之也。河朔頻年災荒、至庚辰而生路絕矣。食草木者經二年、食人者經一年、秋冬以來、至有父子、兄弟、夫婦相食、而甘刑不顧者。強者食人、弱者爲人食、始而強者爲賊、繼而弱者亦爲賊。賊生如蝗蝻、隨捕隨起、不可盡數。月以來、漢以太行

爲家、以弓刀矢石爲枕席、非入山捕賊、卽抱孑遺而哭、除剿賊城守之外、不知催錢糧爲何事也。最可怪者、百姓因饑餓做賊、今併富室舊家、盡成餓莩、村落邱墟、人烟斷絕、賊亦無處打糧矣。賊且食賊矣、做賊爲逃死、今一戰之下、馘首千百人、兵士盡臠其肉、卽食人者亦爲人食矣。似此景象、中原一塊土、朝不保夕、而猶以催科責之有司、豈復知有死所乎。天不悔禍、闖賊新破洛陽、兩河大搖、土賊蠭應、一城之外、莫非戰場、且聞闖賊大非昔比、懷慶距洛陽近在五百里內、兇氣飈發、呼吸叵測、此時猶不收拾人心、而求粟於食人之時、徒有此名、以爲奸人口實乎。勿論洛貿津米萬萬不可行、卽漕糧

軍國根本至今[illegible]未必[illegible]以[illegible]命[illegible]之矣、以用兵言之、寇在門庭、河朔不綏於肘腋、以時勢言之、饑民在內、強賊在外、河朔危急、且十倍於關輔矣、揭竿之可畏、不下於勁敵、而養兵士之爲急、不若安饑民之更急也、嗟乎、朝廷念河朔饑、且畿民以死、豈復求之以粟、民不知有死、豈復知有法、漢不知有身、豈復知有官、招買津米之役、此頭可斷、此檄必不敢奉命矣、乞賜轉達天津軍門、不如前告君父、別作計較、雖嚴檄兩下、徒有文字之煩、無濟於事、漢久辦與饑民同死矣、事情迫切、語不擇音、伏乞裁酌。

按是時明社將屋矣、而猶有強項敢言之知縣如王漢者、空谷之足音也、不知當時果能轉達而上聞否、可以覘其一斑矣、漢以丁丑進士初任河內、多異政、有一老嫗之子樵於野、爲虎所食、嫗乃詣漢訟之、漢檄山祠拘虎、虎果詣漢、伏於庭、漢令虎日送一豕以養嫗、終其身、虎果如約、夫漢能使異類受約束、其於請停米豆也、何有乎、未幾、行取爲御史、陞巡撫。

流賊李自成入山避暑、　蓋欲藏鋒以養銳也、當時巡撫署無遠圖、及其秋高而出、其鋒益銳、所過無堅城、官軍亦逗撓不進、而賊勢日益猖獗、於是有逆志矣。

流賊破光州、郡人王者瑄恭戴死、敎諭董牖賊熾之仕、自刎死。

四月癸丑夜[illegible]陷[illegible]州[illegible]知州高孝忠死之、副使王理遁免、明日、流賊張獻忠羅汝才至、居三日、南入應山、是時中州郡縣皆戒嚴、信陽道副使王理招降土寇千餘人、屯城外爲護衛、所謂新三營者也、理性殘暴喜殺人、嘗自謂命帶殺星、一日不殺人則不樂、自負其才畧能戰守、視州縣吏如無物、嘗罵知州高孝忠爲奴才。孝忠不勝忿[illegible]、而不敢較也、然其城守規畫極嚴、凡居城內者、無論貴賤、皆登陴、其戰守具如戈殳弓矢銃礮釜甕之物皆備、畫汛分守、晝夜不離、理著戎衣佩刀、時乘馬突出巡視、守陴者或偶離次及器具不備、即以軍法從事。一諸生水甕頗小、軍吏謂之曰、水甕小、當罰易之、生大恐、疾遣其僕抱甕下易大者、未及還而理至矣、問曰、如何無水甕、生以實對、理曰、唉、汝欲試吾軍法耶、杖之三十、枷其項、立斬其僕、懸首於枷上以狥、當是時、一城股栗。會理有監軍之命、將行、起調新三營入城防守、紳衿咸謂其不可、勿聽、中軍將孟三素與賊通謀、是夜遂亂、縱火殺人、城中大潰、孝忠親提劍率卒捕亂者、大呼曰、敢奔走惑衆者立斬、賊突至、執而殺之、理聞變、乃易服縋北城而逃、時張獻忠羅汝才方圍羅山、賊乃夜遣卒往迎之、明日下晡、張羅賊方至、又大焚殺、信陽之民幾殲焉、張賊駐南城門樓、羅賊駐城東淸凉寺、據其城三日、諜者報左帥自西北來、距州八十里、而賊軍大懼、

是夜南走淅廣之鹿山[illegible]至境賊出境矣頓兵不進。先是賊嘗闖信陽其坊廂焚殺甚慘。左師按兵不救也。報云賊偶至燬房數間殺傷數人而走。信陽人錢守廉在朝官御史論其欺罔詔頁玉戴罪殺賊自贖。頁玉怒故逗遛如此。錢後殉難秦中自有傳。此余聞之商水訓導信陽王山甫云如此。

衛輝大蝗。

四月以丁啓府代楊嗣昌督師平賊。

河內濟孟間樹杪皆結人形長盈尺膚有絲懸項如雉經狀。

五月流賊張獻忠夜乘霧雨襲破泌陽縣。典史雷振光一名率兵力戰而死。知縣姚昌祚率家丁力斬數賊勢不能支遂死之。事聞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賜祭葬。

是時流賊猖獗荆襄失守汝洛震驚。南陽勢處中間知府顏日愉上虞舉人也。修樂城塹糾鄉勇儲芻糧製砲石為守禦計。及獻賊襲破泌陽南陽騷動。日愉登埤巡警晝夜不休。初七夜賊潛至先驅精壯百餘人乘雨爬城。日愉同指揮王汝璋守城軍士分堵守望立殺數賊。賊不得上城下亂矢上射日愉中傷而卒。事聞詔贈太僕寺卿諭祭。

詔朱大典進總督節制諸路兵鎮軍馬討賊。大典將略非所長。是時流賊大勢盡在豫中。南則張獻忠羅汝才[illegible]漢南汝北則李自成[illegible]五府七十州縣遂生靈供刀匕而已。自楊嗣昌歿獻忠遂盤據荆楚窺蜀僭號。而自成與羅汝才合營士飽馬騰墮壞城邑腹心重地相繼淪沒。官軍憚之不敢近但尾其後間所向而已。

五月癸巳赦故兵部尚書傅宗龍於獄以右侍郎督師討賊。宗龍雲南人以蜀撫晉中樞其所規畫不愜上意下之獄。是歲三月楊嗣昌歿於沙市上顧左右無可遣者念宗龍嘗撫蜀有戰功於是出諸獄中而命之將。蓋以使過激之也。及宗龍入豫賊勢不可復制而金甌已為糜破之區矣。

流賊張獻忠屠商城縣。獻賊之妻美而善飲百日醉而

馳其馬善走從賊數十騎莫有能及者也。至商城猶未醒。遲者獲之捽入城。知縣儒者也不知所處從賊伏城下乞甚哀云得生還告將軍永不犯商境。弗許。請贖以貨弗許。奮以禍福萬端卒弗許而殺之。賊怒攻三日克而屠之無噍類焉。或曰是賊母也。獻賊泣請萬端卒弗許。褫其衣使群僧辱諸堞上而殺之。投以飴賊大怒破其城屠之三日而後去。賊既去巷無烟矣。溝中伏屍猶有活者止一人焉。噫守土者何人哉。失機會矣。獨不效宋人待李繼遷之母乎。不此之圖而以暴易暴所為又甚於賊彼而屠之宜哉。

流賊張獻忠自廬州復入豫。將南畿學使將校士於廬。

[illegible]忠遣姚雜捞
卄書貨殖乞丐又驍卒數十騎僞爲衙校雜衆人中先
入及學使至而獻忠亦至伏盡起遂破廬州士民死者
甚衆副將黃得功率衆來援連戰破之賊大懼乃復走
往豫圍光州　黃得功楡林人驍勇敢戰喜先登身經
百戰未嘗有矢石之厄一時健兒有名能鬭者則務求
必得之待如手足故各部材勇之士咸歸心焉所將步
騎三千衆敘功嘗爲諸將先當時壯士有趙某乙邦才
者皆敢戰其名藉甚得功以禮致之遂以趙某爲將軍
而猶不得乙邦才每戰趙某輒負纛先登大呼曰將軍
至黃隨其後鞭撾所過皆糜爛能左右射其弓鐵胎矢
如椽守者應弦而斃故所向披靡人馬俱驚莫敢枝梧
一日陷陣圍數重馬蹶大澤泥淖中不能出賊攢矛刺
之幾不得脫而邦才突至大呼格殺圍者竟拔得功出
僅數騎追賊無算仍大捷邦才遂從不復去後亦積功
爲大將當是時黃闖子之名聞天下獻忠在廬州聞其
至乃出屯於山山路狹峻守且堅矢石如雨得功將士
仰而攻不能上賊於山嶺鼓吹飲酒以觀戰得功益怒
身披甲提鞭率死士乘鼓響於烟焰中奮而登突至席
前鞭起席皆爛獻賊大失倉皇逃去幾獲之賊自是膽
破斫樹皮大書謝黃將軍永不敢入廬州境於是光固
信羅諸州縣益不免蹂躪之采矣

[illegible]自成謀主牛金星乙
卯舉人汝才謀主元珪甲子舉人噫舉人而乃附賊耶
彝倫攸斁詩書掃地天下其亡乎曰未也舉人何關輕
重乎後進士而亦附賊也天下事乃不可復言矣
附杞縣志李公子辨　樵史謂杞有李公子名巖與牛
金星同爲乙卯舉人其父乃甲科部屬也巖因發粟賑
饑致百姓殺宋知縣劫倉庫奉巖投李自成爲謀主弟
年亦爲賊將此無其人不可不辨也謂其乙卯舉人則
乙卯杞惟劉詔一人也謂其父爲甲科部屬崇禎之世
杞人並未有爲部屬者也謂其所殺宋知縣也則宋玫
乃崇禎元年自永城調杞四年行取仕至工部侍郎歸
萊陽守城殉難自後並無姓宋縣官科貢職名歷歷可
考不知樵史何所據而言之鑿鑿也此野史氏子虛烏
有固不足論而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亦妄行採入一事
失眞舉屬可疑深恐史官又不察而收之難乎其爲信
史矣
流賊張獻忠與李自成羅汝才合營未幾復南入楚　獻
忠驍賊也勢雄諸部舊出自成上及瑪瑙山之敗雖脫
網羅頓孱弱矣自蜀奔楚自楚奔豫往來宛汝潁盧閒
所向飄忽與羅汝才相倚如卭卭焉及汝才北與自成
合獻忠益孤汝才招之因遂引所部而北亦與自成合
自成疑獻賊狡黠非汝才比不可以檄而籠也欲陷圖

[illegible]而仍[illegible]不[illegible]乃予[illegible]數百[illegible]縱之喻汝才之爲獻忠計，何其明也。而自爲則不知所處，獨不念自成之陰鷙猾賊，彼其與我何親乎。機已露而不防禍將來，而不避，豈非呂布李全之流亞哉。宜其卒爲自成所圖也。時楊嗣昌殁，勦局已壞，荆襄虛無人，獻賊以爲楚蜀可圖也，遂復引其所部南入楚，於是決計自樹，不復與李自成通。

九月壬辰，督師傅宗龍項城盡節。九月丁丑，宗龍以秦兵四萬與保督楊文岳總兵賀人龍李國奇虎大威合兵趨項城，是日闖曹將趨汝寧，己卯，宗龍軍次孟家庄，賊突起擊之，三帥皆走，是夜保兵潰，走項城，宗龍被圍。

壬午，檄諸將還救，不應。宗龍坐困十日，食盡，辛卯夜漏二下，勒軍潰圍出，徒步率散卒且戰且走，壬辰至項城，賊追之，被執至城下，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爲所紿。賊唾之，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卽殺耳，豈能爲賊以緩死，遂遇害。事聞，詔復宗龍官，贈太子太保。

按明末羣盜，李自成最爲雄傑，乃其初起也，豈遂有妄意帝王大志哉，不過好勇疾貧，而人又疾之已甚，不得已荷鋤揭竿，挺而走險，如釜魚押獸，思苟延旦夕耳。智畧不如高應登，驍捷不如羅汝才，權譎不如張獻忠，而能爲羣賊冠者，雖目不識丁，而用人能盡所長，則羅汝

[illegible]之於[illegible]及世彼其在商雒坐困時，幾顛踣不振，死在呼吸間，無復有海濶天空之望，由寧南一戰，而縱之壑，出於柙矣。及得牛金星而用之，則魚衝駭浪，鴉閃殘陽，兩兕相濟，搏其翼而拚以飛，其勢遂不可復禁。金星通天官風角諸書，亦頗講孫吳兵法，闖賊之三堵墻，蓋金星變化而爲之也。況歲值奇荒，加以福藩之積，啇洛陽一破，而呼號有資，饑民之歸如流水，亦自然之勢也。是後非無熊羆不貳之臣，如汪傅孫楊，赫然長子，究不能戰必勝，攻必克者，賊專而我貳，賊聚而我分，我兵有數，而賊衆無窮，賊不待餉，而我不可殘民以飽，又況驕將養寇以自封，臨戎輒走，而以

將予敵，又前後同一律也。我觀羣賊之成敗，及諸將之始終俯仰，今昔益信爲君之難矣。

汲縣民王國寧上疏，爲劇郡災荒，旱危兵衝，慘絶難支，泣籲獨賦，移民更造重地事。汲縣壤接京畿，咽喉十省，素稱重地，驛路衝疲，軍需省餉，卽當沃歲，供役苦繁，今則四載旱蝗，合境癘疫，戶口逃亡，俱盡，土地曠廢無耕，寧等奄奄，恐死之餘，血枯氣涸，匍匐千里，一字一血，叩閽陳之。汲民宿孽干天，降罰慘酷，自從天啟年來，迨今未有豐歲，民力日耗，勉强撐支，迨戊寅、己卯之間，飛蝗爲害，彌山蔽野，吞嚙無遺，二麥不登，三秋失望，然未至慘絶也。庚寅入夏不雨，交秋復蝗，村落邱墟，城市蕭蕭，

[illegible]莫辦掘草根剝樹皮矣典衣裝拆屋舍矣賣妻子啖屍骸矣甚至父子相食矣夫妻相食兄弟宗親相食矣又甚之兵相食盜相食晝夜掠人克食矣傷毀天性滅絕人理羣盜橫行於郊外僵屍坐斃於街前官族鉅家傾囊洞灌無濟枵腹之惫而郡城虛無人矣延至今春百無一二有有地無人者有有人無牛具者雨澤稍霑剜肉播種而古今未有春生之蝗蝻遍野湧出平地厚積尺餘麥禾掃地立盡旱災瘟疫旋復迭侵目今夏秋已交尚無滴雨今歲不能播穀何時敢望收成顧後瞻前萬難存活縱徼

上恩振卹豈能家給而人哺之即從而五風十雨耕養及時而牛種安資丁壯安在有何續命之術以待來年乎版圖空存騰畝盡荒猪面象眼之人形兒稼兜號之苦狀呼天無路祈死不能況闖獻未平兵馬頻過斗糧束草動費數千即時時搜括孑遺日日更換守令追呼於不毛之地敲扑盡絕粒之人終不能無米爲炊白骨再肉也幸一時有司多方緩輯屢行蠲貸幸免脫巾而時勢多艱實難復繼乞垂矜憫危形遣官查勘特勅大兵往來徑取別路另給軍需將汲縣一切新舊糧差通與蠲免仍於別省生聚地方量遷民丁編汲墾荒耕種庶有人斯可有土臣等餓魂幸存頂祝高深世世矣不報

[illegible]世有[illegible]歷數千百年而理卒不可易者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說也是言也詩書訓之學者傳述之士大夫稱道之即帝王亦飫聞之又況自古有國者從之則治違之則亂如影之隨形聲之赴響宜乎其歷代寶之無貴賤而同心矣然而承平之王公卿士或信或不信至於亂世則上與下直以此語爲深諱萬一言及則羣然譁之大笑以爲迂且堅塞兩耳弗聽也明室自天啟而國本杌至崇正而大命傾災異頻仍潢池弄兵朝廷有眞痛之詔而卒無蠲賑之書夫口惠而實不至猶不足以挽頹波況乎監門圖繪百姓叫閽而皆留中不報也吾誠不能爲當時解矣是時諸藩之富莫若福王以帝子爲維城貫朽粟紅而不肯輸一粒以收民心於將散迨乎賊入而齎盜矣一呼百萬何怪其然哉我雖非桀紂而民則視彼如湯武矣平心而論之叢爵淵魚非我敺之而誰也不獨藩王也一時之士大夫亦然闖賊圍歸德時方大饑民無所得食軍令能斬賊首者官給賞一時百姓爭出殺賊賊乃不能至城下既而庫銀竭矣乞諸鄉宦皆謝曰無有或有攜腰帶斂釧以應命者戰士既不得賞而食亦不能飽遂不戰而走賊乃蟻附而攻之城遂陷賊入而發諸鄉宦之藏金錢有以窖積者賊皆不取也棄諸街衢馬蹄蹈之聲振耳且不獨歸德一郡也即京師諸勳貴亦然賊臨城

[illegible]竭矣
不足以鬻餌乃諭諸文武輸餉六時勳舊國戚皆謝曰
無有於是以窮卒守窮國而指天予何以獨存哉明日
賊入官者責十三庫爲進身之資諸朝官各竭其家藏
以應助餉之搒或不如約雖節鉞公侯亦死於杖下嗚
呼儀然人也何以舉動乖剌如此哉使其平日能不聚
財以保民而民心可以不散即臨難能散財以救民而
民力猶可扶傾福王之在洛如彼周藩之守汴如此明
明在眼都不見及其誠何心哉吾是以讀聚民之經而
不禁憮然也如汲縣小民之疏河內知縣之圖亦可謂
聲淚俱下之書矣顧皆不能動人主之聽噫哀哉

十月流賊李自成破商水縣知縣姚文衡死之　初四日
夜賊自項城來黎明薄城下設攻具知縣姚文衡王化
行教諭王應登鄉官張質監生傅嘉吉高思忠生員李
之夢王承統等固守賊盡銳攻之三晝夜初七日東門
破賊遂入文衡投井死是時化行已罷職猶不肯去覺
死之（化行雲南河西縣舉人）應登自縊文衡直隸貢生也度不能
守大書廳壁曰雖以一死上報朝廷下謝百姓遂投井二
子皆殉之質甲戌進士山西臨汾縣知縣丁艱里居賊
圍城闖西北一隅入皆道質不行曰我朝廷臣子在官
在鄉有死無二及城破賊多晉人也感其舊德擁入營
質曰我惟願速死以報朝廷必不肯從爾輩作賊何不

速殺我[illegible]斷其喉而去初賊圍
城闖西北隅令曰賊亦知網開一面乎承統曰非也民
果去城孰與守賊蓋欲弱吾勢也顧其子偰曰爲臣死
忠爲子死孝千古大義也邑主既誓死矣吾儕寧免求
活耶越三日而城破父子皆死之嘉言思忠之夢皆被
執不屈而死十一日賊去
十二月朔乙巳流賊李自成破許州　州有許生者善降
乩衆聞其家即之乩書曰天禍誰能免雖今許獨全衆
意稍安而賊至傍城竟過去衆竊大悅州之守將素[illegible]
賊自引數十騎出城劉其尾殲之賊並還悉攻不半日
而城破殺掠甚慘而許生之家賊獨未入其門時十二

月初四日也初一日壬寅督師丁啟睿在許帶其監
軍道郭鞏驗善六壬風角之術謂許州必不可居啟睿
信之明日引軍趨歸汴越十一日賊至而許破矣
流賊李自成犯襄城縣　諸生李漈軒素善爲詩居於野
賊至不避叩其馬導之以大義賊笑而刃其首李怒曰
我以大義教汝汝乃刃我真賊也賊連刃之遂死既而
掠其婦朱氏朱怒而罵曰我李漈軒之婦也豈恐耻事
賊者賊怒亦殺之
乙卯流賊破葉縣知縣張我翼副將劉國能死之　我翼
陝西人賊攻城急我翼督民堅守城陷被執不屈死之
國能亦陝西人受撫拜副將駐葉修南北城爲守禦

[illegible]
上望闕叩首以所拜副將軍劄付燬於擬䋲城入賊壘
日督民死守者我也棄民無罪遂自刎妻妾皆自縊子
小蠻方七歲亦罵賊而死賊義之葬於土城西事聞贈
榮祿大夫謚忠烈建祠墓左祀焉初國能死羅汝才愛
小蠻而育之謂曰王孫長何以報我對曰我爲父報讐
耳汝才懼而殺之
流賊破裕州○賊圍裕州鄉宦張美舍率丁壯百餘人負
創護母突圍出走襄陽詣左帥請救左遷延不進美舍
撫膺慟哭金瘡迸裂而卒及城陷諸生唐敵中衣冠自
縊死○明末大亂裕屬衝衢諸生樊中萃倡義結寨於

祖師頂爲裕犄角流賊率衆還攻陷之中萃被執不屈
死之妻辛氏賊帥李好見而悅之欲納爲妻辛紿之曰
若葬吾夫卽相從賊信其言厚葬之而辛旋自縊　諸
生張培亦結寨爲保聚計及城破土賊張艮相乘勢劫
寨執培令降培曰吾家世忠孝豈肯從汝作賊耶遂遇
害
流賊李自成逼北舞副將李萬慶死之　萬慶安化人既
受撫爲贊畫都司管副將事鎭守舞襄郟假等處駐北
舞渡㫚賊逼北舞萬慶力戰不能勝被圍樓上賊攻甚
急萬慶顧左右曰賊欲殺者我耳諸人同死何益乎乃
手提幼子擲樓下仰天號曰天若不絕萬慶此子當無

[illegible]
朝廷職肯復屑爾等作賊耶吾死矣他日爾頭必懸通
衢爲天下笑賊怒射殺之事聞贈榮祿大夫萬慶妻朱
氏墜樓死而復甦撫其庶子可仰避亂吳楚閒後歸宛
自舞陽遷萬慶柩葬宛城南尊入庠爲博士弟子
嗚呼萬慶國能皆流賊也乃能烈烈殉難若此然後知
賊亦人也未有不可撫者縱有之亦不過千百之一耳
雖在伏鉞者思足以結其心而威足以讋其志雄畧勝
算能制其死命撫則必生否則必死故一撫而永不敢
復叛如瀾獻闖賊中之至逆者也度其初心豈卽妄意
帝王哉不過窮極無聊不得已而爲之鼎魚幕燕以求

緩於須臾耳惟是撫殺之無人撲滅之又無人則無恩
可懷而無威可畏矣桀傲難馴誰實致之迨其後覆王
師墮民城犯皇陵戕藩王自審其罪擢髮不能數雖曰
奉命招安待以不死而渠亦不敢以自信是以無可奈
何挺而走險游鼎巢幕拚性命於死中求活也至於徒
日衆勢益強官軍莫敢當其鋒於是始有逆志矣使其
穀房欲走而不得商雒欲出而不能命實懸於伏鉞者
之手惟行招安是渠一綫之生路幸而撫矣則何安敢
復叛哉謀之不臧而動曰賊不可撫是欲以嗜殺定天
下也賊果不可撫哉觀劉李二將思過半矣
流賊破舞陽縣知縣潘弘訓導董耿光死之　弘山陽貢

[illegible]而殉其子殉之訓導董耿光亦
不屈而死。而諸生陳預抱其闔門殉難尤烈也城將陷
母段氏先投井死預抱及妻黃氏子默通弟預養妻馬
氏子默恒默言季弟預懷皆相繼投井死
十一月流賊破南陽府唐王走總兵猛如虎知縣姚運熙
教諭李猷吉百戶錢勳吾鎮撫譚國政皆死之　如虎
遼東人驍勇善鬬與其子某皆以敢戰聞當時與虎大
威齊名因失律革職閣部楊嗣昌授以團練關防俾其
立功復官乃益自奮厲。時諸將唯左良玉最强其部曲
驕縱佚樂無與比而猛部新卒征調頻數於是軍中有
樂殺左師跑殺猛帥之謠自開縣不利獻賊潰圍其子

戰死如虎亦失其關防隨嗣昌追賊至荊州嗣昌死丁
啟睿受事調守南陽如虎率親丁百餘騎赴鎮賊將至
唐王走左右勸其護王行曰賊鋒銳甚與城俱亡無益
也如虎奮然曰大丈夫豈可避賊卒不去城破力戰而
死　李猷吉寶豐貢生也任南陽縣教諭城破矣或告
之曰盍去諸笑應曰明倫堂吾死所也整冠升堂未及
束帶而賊至逼之降唾罵而死頭落而身猶挺然不仆
賊初至百戶錢勳吾率守禦兵出戰於北門外斬賊
數十級唐王親勞賞之賊攻城急再戰不利乃與猛帥
力拒守之至初四日城陷勳吾自刎　鎮撫譚國政宗
室朱櫕川皆不屈而死。舉人王明物持戟率僮僕守

[illegible]而死[illegible]庠生周
黨魁梧倜儻有膂力因亂習武率其子輔明及親屬奴
僕數十人皆乘城殺賊甚衆中砲而死　賊破南陽有
許氏者皆居赤脣寨族豪許承業倡義入鄧州執僞官
戮之帝手勅授職都司爲諸道勸許宣與弟宗官等入
內鄉又擒其僞知縣主簿賊怒乃併力來攻赤脣寨破
之諸生許惟一及其姪宣宗官等與許士俊許起龍皆
不屈而死。寨初破時許宗母投井死宗繞井號曰吾母
死吾何用生爲遂躍入死之宣及妻鍾氏官及妻陳氏
官姊爲李占鰲妻時在許所皆不屈罵賊而死蓋合門
殉難矣事聞宣宗官等皆贈知縣。同時死難者貢生

王爍諸生鄭亜鄭培鄭之鎬鄭之鉉等其餘姓名不傳
者甚衆嗚呼觀許鄭二家闔門殉難則一時之忠義風
烈可想見矣
土賊周加禮據南召。攻刼焚燬殺人爲食南陽幾無子
遺諸生孟繼孔駡賊而死
流賊破鄧州　吏目李國璽分汛西門與士民約曰官無
崇卑忠孝則一若城全幸耳不幸斷無從賊之理及城
陷駡賊而死執知州劉振世殺於郾城時州同任從仕
遽州選貢也方署泌陽而鄧無官民乃迎從仕歸即竭
力繕城未幾自成僞官至從仕奔郾陽遣海成領鄉兵
復鄧不克死於淅川因葬焉　海成鄧州人平生矜氣

[illegible]任從仕[illegible]陽及自成兵從
仕收集殘潰圖恢復時偶牧徐即蓮守鄧從仕命引卒
倍道奪城賊守甚嚴不得入城攻之中砲而死
流賊破內鄉　執知縣龔新至葉縣新自縊死
流賊破鎮平縣知縣鍾其碩典史杜日泰死之　其碩泰
人罵賊而死
流賊破新野縣知縣韓醇主簿江朝濂典史惠永正皆死
之
流賊破泌陽縣知縣王士昌主簿熊天倫教諭李本實皆
死之　天倫同時被執不屈罵賊而死家人皆殉難邑
人立石誌其事

流賊破汝州知州錢祚徵吏目朱任卿死之　祚徵掖縣
舉人任卿徽州人城破諸生王暘負其母而逃賊追刃
其母暘曰寧殺我勿驚吾母賊幷殺之
流賊破禹州僉事李乘雲死之　乘雲高陽衆人以僉事
巡梁涖禹州季冬闖賊薄城乘雲立南城然砲擊之攻
者皆立斃賊乃由西城攀緣而入遂被執賊叱之跪乘
雲不屈大罵賊磔之三日民收其屍面色如生及歸葬
州民無不泣送者
流賊破唐縣署縣事教諭王澤深主簿譚聖言典史藺起
龍皆死之　賊攻城澤深督民固守內無兵外無援亡
何遂陷賊執澤深呵使跪澤深曰吾讀聖賢書受朝廷
恩頭可斷膝不可屈[illegible]自成而大罵賊怒三斷其屍
聖言臨川人城將陷左右將避聖言曰食朝廷祿而偸
生非人也及被執從容就死　起龍華州人被執逼之
降起龍曰天下乃有從賊命官耶遂死之
流賊破通許縣知縣費曾謀縣丞田汝見死之　曾謀鉛
山選貢也賊至勢甚銳慮不能守乃具衣冠北面拜抱
印投於井賊入城求屍及印得其狀葬之左兵至改葬
北城鳳岡下邑人至今哀之南陽推官江天清碑其墓
道曰天地間偉人生不偶死不庸死大事也與兒子訣
不若與詩書訣又不如與國家百姓訣其死端而雄仁
義而神明則通許邑侯費公其人與公於先朝令通許

甫四十日而流賊以萬衆猝薄城下公執兵登陴以捍
凡數日無援至公度不能支乃屬邑之父老曰食且盡
吏去矣徒效睢陽以若屠無益也我生不能全若我死
而若全矣且若全我猶生也父老留之不得皆泣數行
下公從容搢笏端冕北向辭帝訖懷篆躍入井中爲崇
正十四年十二月某日也次日賊入城得公屍面如生
衣冠不亂凡如也賊怖而義之葬以禮此時度公之靈
必曰賊磔我爲榮殯我則辱矣公寧樂爲賊葬者哉邑
人上德公活許數萬男女爲公縞素匝月改葬公於鳳
形岡至今春秋洸漾享焉墓去城不數武歸然道左過
此者皆識其爲明通許邑侯費公之墓余承乏宛以公

[illegible]道高[illegible]眷興懷大感感於公乃陳牲草祝拜公墓下圖以梓眷實由景慕也祭畢許人士前而請曰公祠許名宦許人哭章載志矣曷勒諸碑則推予作以余忝公狀也公豫章之鉛山人諱曾謀字道耕先朝廷試第一拜相國諱宏謐文懿之從元孫也家世傳臚者二成進士者六孝廉七淵源古學聯鑣膴仕者則公之祖父明經蔚菴公父明經去非公也公以五經應崇正選拔文章奇古然非公之事業也公之事業其在與許士大夫百姓爲訣之日乎而又有謀余爲公圖歸葬者余應曰與其高楓大槐子孫守之泯泯無聞何如與許之士大夫長忝血盤桓於淒風寒月之下百姓快而公亦快併過此者得拜稽爲公快哉時戊戌秋九月　縣丞田汝見陝西人也由湯陰主簿陞是職甫涖任而賊至知縣赴井死又無兵城陷被執不屈闔門皆遇害

流賊破鄢陵縣知縣劉振之死之　振之慈谿舉人甫涖任一時戰守皆無具賊至遂破振之被執不屈而死

流賊破洧川縣知縣柴薦禋死之　薦禋浙江舉人是時賊勢甚盛所過無堅城賊至遂破薦禋被執見賊不屈大罵而死

流賊破長葛縣　賊至長葛攻城破之知縣不知何許人也降矣教諭歐陽楨陝西人痛哭不肯服乃與舉人孟良屏李青芝貢生黃朝聘生員張範孔邢爲法等抗志

[illegible]分城拒守誓死不肯降賊大至萬不能支矣益自奮大呼戰於巷力竭被執同時死者一百三十人

流賊破尉氏縣知縣暢一鵬死之　一鵬山西人城破被執不屈死　劉嵩高不知何許人一門死者四十七人

鄉宦許其徵萬曆己未進士以都御史家居賊且至率衆逆擊之不勝闔門殉之

流賊破陳留縣　賊將至知縣失其名典史邵大濟陝西人也被執不屈賊怒而臠之舉家赴井死　訓導楊升安陽歲貢也與其子分守北城城陷猶手刃數賊遂殞於城上賊退家人尋遺骸莫能得乃招魂而葬之

辛巳流賊李自成羅汝才犯開封府攻二十日不克而去是日未時有七騎飛奔曹門門貼僞告示二張於柵上是夜賊即至賊屯土堤外應城郡王花園內曹賊屯繁塔寺縱橫二十餘里　巡按任濬守曹門知府吳士講推官黃澍協守知縣王燮守北門管河同知桑開第周府承奉曹坤鄉紳張文光協守左布政使梁炳守東門都司譚國禎協守守道蘇壯守西門巡撫高名衡守南門兼援曹門東北角總兵陳永福守南門兼援曹門各官皆畫地死守下令民間有男子一人不上城者立斬以徇　督師丁啓睿自南陽領兵三千赴援就北門濠邊築壘屯之乙丑賊攻東北角自曹門至北門丁兵一戰輒悉降賊惟啓睿在城無恙也未刻北門失月城賊有登至甕城者

[illegible]者[illegible]之悉墮城下王知縣
[illegible]燭火焚殺之無一人脫者丁卯賊攻東北角愈急自
曹門至北門環亘十餘里賊負門葉至城下鑿穴城上
以磚石擊之有穴城而入其中者以磚石不能傷則架
柴加烘藥燒之不能存皆奔出東北角賊穿一大穴以
砲擊城其勢甚急巡撫來赴援連發大砲擊殺賊甚衆
賊始少退戊辰賊於曹門濠邊對城札一大營督衆攖
城拆二丈餘一大孔列大砲十餘一時並擊城垣隨聲
而墮步賊先登馬繼之我兵亦多砲並發步賊至城半
遇炮一擁而下死者無數總兵陳永福來赴援脫兜鍪
力戰即夜亦對攻數十次至曉稍歇以爲常

豫變紀略卷五　[illegible]

崇正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候庚地震

時賊圍開封攻甚急守亦甚嚴賊衆許之守睢陽不如也砲石如雨中軍廉婦賊患之乃驅衆婦人裸而立於城下以厭之謂之陰門陣城上之砲皆倒洩而不鳴城中將吏乃急命諸軍裸立而燃砲謂之陽門陣以破之賊之砲石亦倒洩而不鳴異哉厭名自蚩尤黃巢以來攻戰多矣未嘗聞此也壬申賊伐柏作臺長十丈餘廣五丈餘高可三丈上容百餘人置砲攻城城上懸竿拔柏木三如鼎足懸大砲其上望柏臺擊之連數擊賊而城上方木臺亦高出柏臺二三丈然砲俯擊柏臺柏臺

之賊皆死癸酉官兵三千人降賊賊恐其爲內應誘至老營點名皆縛而殺之擲蓮池中賊頭目有李狗皮者攻北門賊怒其攻之不力也杖四十賊中無杖刑劓爲重斬次之斷手又次之刵劓爲輕狗皮獨得杖幸也甲戌奪賊洞五十餘處賊挖城洞我兵從城上穿下透逐賊出而據之因穴大小以兵守之賊復來不能入矣丁丑又奪一巨洞賊於曹門心字樓下（城頭依二人當設樓）十挖一巨洞我兵亦穿透與之爭賊在洞中死拒我兵莫能入巡撫初懸千金賞未有應者復稱有能奪此洞者賞二千金併銀置洞口上有衆呈祥者領餘人先用柴燃入洞口之半加硫藥然之置積薪填塞極熱賊不能存

乃灌水百餘石親帥親軍奮勇遂得此洞可容兵五六十人前後凡五十六洞俱以兵守之賊謂十五晝夜力盡爲我用於是人心愈奮戊寅雪夜襲賊營獲夥總社遣奇兵五百由水門銜枚出約以礮號奇兵出濠外分數股砍入賊營賊驚起奇兵即退走濠內其追羅者至各洞兵齊出斷其歸路奇兵復回合戰斬首七百八十三級是夜三更大雪中遊擊與推官並城頭調度彈身雪厚寸許不自覺是役也以賊合攻以爲城且夕可破而汴人効死不貳攻愈猛守亦愈踴躍月餘依然不動也賊大怒傚敢死賊持刃攀賊揭城洞兵在內拒之莫敢近其外則懸樓上礮石如雨不得已走回緣邊持刀

賊乃盡殺之屢驅屢殺如是者數日至壬午賊益併力急攻總兵陳永福守大洞口連日力戰賊不能近是日忽列大砲百餘枚齊燃擊城城被炮傾頹如坂步賊隨砲登城城上砲忽倒洩三五枚賊之先登者百餘人執旗而鬨於城中永福不顧也乃置一大砲於胯下命左右曰速點速點忠臣不怕死既燃竟不倒洩於是萬砲齊燃賊皆糜爛遂成一條血坂矣而其積登者復如蟻永福以大車實土繫纓以礙之車砲間施無停晷自晨冑率衆執巨梃如堵而禦其闖我兵中傷亦多其戰愈厲賊勢少却城上急以水覆之其傾頹處須臾皆冰賊竟不能上矣乃遣兵分道追勦賊之先登者即以其肉

食饋民頃刻而盡稍間郎添築城牆七層異日城完如
故
癸未賊放地雷自斃其卒萬餘人　賊於東北角鑿城作
一大穴約廣丈餘長可十餘丈以布囊運火藥於其中
無慮數十石置藥線三長可四五丈大如斗是日騎賊
千餘俱勒馬濠邊步賊無數鴈行列如將戳然已刻點
火烟一起黑迷如深夜其聲之震如天崩地裂大磚百
餘片磚石無算皆飛舞半空中碎落城外二三里濠邊
馬步賊一時皆爲齏粉衆間有以砲而馬自驚逸數里
者守陴卒未傷亦以城牆裏牮壁僅厚尺許兀兀特立
如故也賊於是始有退志甲申賊攻稍緩雖砲聲不絕

有道入城中十里者十五日乙酉流賊解圍自西北而
東南揚塵蔽日其營盤內外約廣八九里長二十餘里
以婁塔寺爲聚糧所糧深數尺營中所遺牛驢頭足腸
肺間以死屍相撑拄腥穢縱横不可逼視此所謂流賊
二犯汴梁也闖曹合攻計其精賊不過三萬脇從約三
四十萬攻城死者幾半二賊至朱仙鎭點閱精銳除死
亡外重傷者三千八百七十三人俱以方几仰舁而去
總兵左良玉棄賊於襄城　良玉自杞縣二日追至郾城
白沙河及之連戰數日屢勝之已而賊西向襄城良玉
亦東走是時良玉兵號十萬賊又畏其名汴圍之解蓋
闖左自東來也自是不畏左兵矣初賊圍汴時左帥駐

汝南不進撫按馳書促之云將軍望隆方召威震華夷
國家倚之爲長城者也今狂賊圍汴危於累卵雄師
密邇未覩旌麾若將軍胸中自有成竹諒非腐儒可測
但不知賊倘陷汴將軍何以謝朝廷耳至正月初五日
抵雉邱復書云我兵單弱未能辦賊若遽臨城一戰賊
得我淺深汴益無所恃今暫屯杞縣以分賊勢姑爲牽
制之計以待機會及賊南走始追至郾城一戰而去
懷慶地震
河北叛將任國奇掠水冶鎭　林縣百戶陳鵷赴敵被執
驅至城下以兵臨其後欲紿令開門納之而因以襲城
鵷厲聲罵曰吾恨不手刃若屬肯賣城乎大呼曰城上

宜戒嚴勿爲賊所襲賊怒殺之縣以有備獲全
流賊破襄城縣訓導張信死之殺知縣及二教官　賊且
至知縣曹陝西舉人也誓不爲賊屈左右力勸之曹乃
出城四十里迎賊賊惡而殺之遂進而圍城攻之急內
無知縣矣訓導張信率衆固守及城陷被執大罵不屈
賊怒割其舌猶手探舌血書剪賊二字賊益怒乃殺之
懷中露片紙有厲鬼殺賊之句城破之明日有二教官
入賊營謁賊帥賊帥問曰昨日何不來二人相視不能
對乃併殺之嗚呼此二人者何以見張訓導於地下乎
諸生李光閭手持白扇懷抱文文山集投於儒學泮
水中而死死矣手扇猶浮於水面上有贊曰余無官守

爾甘一死非慕虛名聊存廉恥嗚呼文山千秋知己泮
水洋洋巍彼柴市

流賊李自成復陷襄城縣總督汪喬年死之　喬年字歲
星浙江遂安人天啓壬戌進士仕至總督三邊兵部右
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歷官二十年人未有敢干以
私者至是朝議以喬年督師討賊既受命即率秦兵三
萬人出關甫至洛自成已陷襄城而東圍左良玉於郾
城喬年乃留步卒於洛而以二萬騎兼程而進蓋襄去
郾僅百里而左又驍帥故欲出不意前後夾擊之也時
襄城新破東歷賊境總兵鄭嘉棟請假公節鉞先行以
覘向背遂同邑舉人張永祺爲前鋒至則襄人士焚香

道左哭聲震天擁鄭帥馬至格不能行鄭帥旋報命曰
襄人忠義之氣可用也時大軍已抵西郭外三里堡安
營喬年遂挺身將數十騎入城襄人環泣曰喪亂餘生
不期再見天日因畫賊之虛實喬年喜曰賊在吾目中
矣吾當爲若等掃蕩之襄人進食喬年曰吾軍未舉火
雖欲獨食義不忍遂揮馬出漏下二鼓抵營集諸帥於
幕分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三帥爲三路駐東城四十
里與左帥遙爲聲援翼日襄人請大軍入屯城中頃之
哨者報賊至總兵張國欽戰死賀鄭牛三帥皆不戰而
走左右諫曰大勢已去宜姑左次以圖再舉坐守孤城
無益也喬年怒叱之急名諸將校並邑諸生誓於城隍

神曰遭逢喪亂正臣子致力之時誓死報國願有同心
君等勉旃殲賊後吾當奏於朝官以不次也衆皆感激
泣下曰敢不効死喬年遂擱然擐甲率衆等登陴爰命
張總兵某守西城諸生何謙佐之賈副將某守南城諸
生張和聲佐之馬副將守東城諸生井良田佐之黨參
將威守北城諸生張琇佐之而喬年自將所部當賊衝
以監紀同知孫兆祿參謀議諸生劉漢臣耿應張爲軍
門贊畫官時二月十三日也賊至遣健卒持攻具蜂擁
城下鑿城爲穴置火藥其中燃之城即崩其法甚烈名
曰放迸（音崩去聲）喬年命城上亦隨處鑿穴以利刃刺之殺
死者甚衆賊又負門板向城城上以巨石擊之應手而

倒賊死者數千人共斬死射死砲擊死者不計其數賊
益忿曰自吾起事所向無敵胡爾小縣傷我如許頭目
自此攻愈力而守亦愈堅如是者兩晝夜時天雨雪喬
年憂形於色漢臣進曰賊鋒挫矣出奇制勝正在此時
寧以雨雪自介壯懷乎喬年笑曰微子言幾亂吾志將
賊攻城之西南隅崩陷者以荆囤實土築而完之守卿
故賊覘大纛所在礮石叢擊雉堞盡毀喬年神色不變
指麾自如左右挈其衣曰砲利甚請就雉堞堅厚處喬
年張目曰爾怕死乎吾不怕死也如此者又一日賊忽
撤其西南隅攻壘蓋以兵法圍城必闕一隅欲紿我逸
出而襲之也或曰賊怯矣宜乘其懈且戰且走喬年曰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實此[illegible]洪[illegible]矣敢言[illegible]
[illegible]門以堅城守而待援初自成之撤圍而
來也。艮玉已悉衆東走矣而襄人猶以爲韓至十七日
矢盡援絕力不能支城遂陷喬年猶驅兵巷戰手刃二
賊卒殺三梟賊大聲呼曰臣力竭矣不能殺賊而反爲
賊所敗死固吾所也北望稽首急自刎未殊而被執見
闖賊於城北之韓家庄左右喝曰跪喬年罵聲曰吾朝
廷大臣奉命剿汝恨不能生啗汝肉卿死猶當爲厲鬼
殺汝以報國而又誰跪賊大怒遂斷其舌擊其齒猶以
血噴賊至死吶吶罵不絕口。監紀同知孫兆祿總兵張
某副將馬某參將黨威材官李可從縣丞某皆死焉。襄

副將單騎突南門而出格賊賊以梟騎數十追之卒無
一人敢逼之百步內者竟去賊深恨諸生爲喬年守城
發取而剮刖之凡百九十人又購舉人張永祺不獲殺
其族人九家當是時全軍覆沒闔城屠戮至廿九日拔
營西去贊畫諸生劉漢臣遇害未殊乃同邑人收喬年
屍葉葬於兩難處厥後其孫幼芒來求骸骨啟其瘞硒
目如生初喬年之受命討賊也發李自成先冢得小蛇
即斬以狥因已誓不與賊共戴天矣至是力竭而死襄
人私謚曰忠烈誠爲名稱其實云而吾獨有遺憾於是
役也公旣帥步卒於洛以二萬騎兼程而進以援艮玉
師旣至與去郾僅百里是宜捲甲疾趨如崩雷如決冰

[illegible]阻兜中堅[illegible]鏃而擊之我攻其外而艮玉應於內此破
[illegible]攻項羽所以破章邯而救趙也計不出
此左次於襄分兵三路而自坐窮城夫兵分則力寡[illegible]
城則氣餒或以爲元戎持重不可暴虎而馮河不知三
軍窺之則以爲恇怯而遂至於解體也三帥既奔而長
子手敵乃嬰城坐斃於艮玉嗚呼艮玉之狡猾甘心負
國養寇自封其心已暴於行路矣是豈能捐軀犯難而
救人者哉艮玉之肉不足食而喬年之志爲可悲也

附襄城諸烈士與難紀

諸烈士者襄城諸生遭流寇之亂以城守故罹剿測之
禍者也崇正十五年壬午春流賊李自成圍左艮玉於

郾城督師總制汪喬年奉命援剿二月十二日至襄襄
人士郊迎入城而賊至喬年率將佐城守擇邑諸生劉
漢臣耿應張何謙張琇張和聲井艮田等六人署爲軍
門贊畫官而以其餘諸生分汛監視爰進而命之曰時
值禍亂正臣子戮力之秋誓死報國願有同心衆皆感
激泣下於是參畫謀議奔走捍禦凡可以爲城守計者
不遺餘力而又遣妻子負磚石餽壺食往來如織者五
晝夜力竭援絕城遂陷賊執喬年磔殺之大索城中諸
生被執者幾二百人皆挺挺抗節誓與汪公同死至劓
耳鼻斷手足而卒不屈凜凜乎有古烈士風焉語曰
擇禍之道莫大乎與正人同禍襄城破而汪公不朽諸

烈士亦不朽矣嘗攷史畧諸書互有同異此載李賊陷
襄城劓刖諸生百九十人亦不詳其姓名御襄城人物
紀錄烈士則亦僅載劉漢臣李騰霄張愼瑜三人卽漢
臣之長子宗洙仲子恩廣且不得書又況於百八十七
人之茫茫者乎此襄城烈士與難紀所爲作也所載諸
生耿光國耿華國侯新建申暘烈全九鼎侯新國耿震
國耿應斗井公田方策朱璽李凝秀侯行性孫振華王
晉吾劉棟旅一元耿應室侯行脩朱孔揚夏宗禹劉西
周武鳶揚耿應晉沈至林古純崔騰鳳耿日章揚道灝
林磬王攸躋侯行標張忠蘭陳步蟾齊文英張瑞劉濟
清耿翼孫兆麟陳荃張孝蘭井應乾周卜曆劉燦薛定

命於朕井應謙周基昌陳芸丁暎丁宜耿日宜侯開基
爲大運沈道泰楊晉昌等五十餘人耳此外尙百許人
惜姓名都不留於人間也雖然厮養卒屠狗者魯兩生
田横二客睢陽三十六海島五百人自足千古何必姓
名哉嗚呼明季流賊之禍中州爲甚中州諸郡縣襄城
爲甚襄人遇禍而以烈著者亦倍多語云疾風知勁草
諸烈士之謂也余聞之襄人劉宗泗云襄城舉人張永
祺請兵守城城破矣負其母逃匿獲免既而賊知請兵
守城者祺也執而數之不爲屈賊怒以弓弦縊之白晝
怒大雷電賊懼而釋焉後史閣部可法疏薦特用祺不
就

流賊破上蔡縣知縣許永禧死之　永禧山西曲沃人是
春二月賊過城下大呼曰今不能開關明日當爲血池
矣蔡人大恐永禧慮不能守徒累蔡人乃著袍笏北向
再拜據案秉燭中背而坐聞賊近矣自刎而死先是鄢
城白令聞賊至遁於蔡又遁於潁倉皇轉徙亦卒不免
於死其視永禧何如哉　初賊將至秀才劉將龍其父
宗禮年七十餘謂龍曰賊至城必不能守吾耄矣不足
惜子盍攜家人避之龍戀戀不忍去也禮遂自刎以絶
其望龍見其父之死也則仰天大慟因與其妻巫氏殺
其二女一子而後自殺於其側有已嫁妹爲邑人馬兆
麟妻者過其家相約見其一室中屍骸枕藉哭之極哀

亦自殺
三月起孫傳庭爲兵部侍郎總督諸軍討賊
流賊破西華縣知縣劉伯驎死之　伯驎河間人涖西華
有惠政李自成陷西華伯驎赴水死士民義葬之既而
其子福清來迎喪邑人不許曰侯視吾民如子吾民於
侯寧異若之於侯也何迎爲後福清筮仕鹿邑往省墓
士大夫多從之西華父老見福清如見侯云於是相與
建祠焉一時詩人咸賦其事余聞之歎曰嗟乎臣忠子
孝吏惠民淳是豈可以無詩哉乃作歌曰君不見劉侯
忠節貫白日浩氣直與嵩華敵八紘旣坼紫柱傾嗚呼
獨煉補天石崇正十四十五年封豕長蛇饞淵遷獨眼

鐵牙[illegible]條[illegible][illegible]如巨鼓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中原諸郡縣四肯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除仙傳見化爲魚然後大梁宮殿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何人揮節鹿公方岩邑試牛刀黑雲壓城鼓聲死仰面
呼天天何高按劍太息鬚盡張父老左右牽衣裳公謂
城破孤臣恥冠帶從容辭天子此身那肯辱賊鋒七尺
騰躍滄波裏豈効溝瀆小丈夫孤臣自誓心如水至今
二十七年中天陰雨黑起悲風冥冥負土成高墳纍纍
翠竹蔭長松松如我公鴻名之壽世竹如我公勁節挺
摩空誰知令子更戢釋仙源百里頌神君鳳鸞不敢并
山色騏子依然五花文蟻時消盡如西華杖屨追隨聯
朱綬禮成天地忽靂靂觀者如堵共咨嗟冥人回公吾
公鹿人亦曰吾太公我公之厚澤深仁帡幪乎兩邑顧
無數椽之室半畝之宮藏俎豆而續聲容相將城外選
平陸冀人經始鹿人業何所取材問奚斯北山之石南
山木斧斤削斲羨何時忽見丹青照山谷月扇戶牖晉
疎鐘雲起几筵搖畫燭千秋萬歲此烝嘗神來還救著
生哭

河北賊袁時中與流賊李自成羅汝才合營　李賊自稱
老府羅賊號曹營而呼袁賊爲小袁營覘若部曲然恐
其逸去挈與行兩賊嘗夾持之袁賊甚懼

流賊破陳州睢陳道僉事關永傑死之　永傑陝西人時
備兵陳州賊且至永傑令城中閭巷皆按部伍相約束
務死戰不得妄動故兵雖少而守最堅親與士卒同甘
苦賊盡銳攻三日多所殺傷城破民猶戰於巷賊[illegible][illegible]
屠之幾無存者永傑被執罵賊而死鄉官崔泌之字[illegible]
仲亦不屈而死泌之鹿邑人工部主事寓於陳

流賊破太康縣知縣魏令望死之　令望武鄉人辛巳自
商邱調太康賊至城破闔門死難　鄉官張維世以進
士任宣大巡撫家居與知縣決策守禦殺賊甚多賊攻
城置藥於其中而火之烈焰燭天堞雉崩壞無存城遂
陷賊執維世詣其帥帥曰汝爲陝西好官倘肯降卽免
汝死維世挺然不爲屈賊怒而磔之妻李氏及子正韓
縱火自焚闔門死難者男女三十餘人嗚呼張公之殉
難如此而賊亦稱其爲好官意其爲人必非貪饕而放
橫者何以傳奇者譏之不少貸也卽其行誼不足道而
臨難能烈烈如此則蓋棺論定亦宜爲之少諱焉况賊
猶稱其爲好官而著書譏之何哉

歸德大閧　當是時承平既久士大夫豢於晏安相習爲
江左風流雍容文雅無慮家顏謝而人嵇阮矣稍稍穢
邀篤實者則目之爲宋人其官於朝者率多顯仕豪奴
悍僕橫行州里中有司不敢繩以法胥吏倚豪右爲窟
穴其勢與縉紳之僮僕等而獨與青衿不相下有胥吏
與青衿毆太守大怒左袒其胥吏一日而褫六青衿闔
郡之士遂大譁數十百人哭於廟羣奉先師之主號咷

而置諸府署聲徹數里推官王世琇旋解之太守不得已歎劍淇背吏乃得釋青衿自是亦橫矣識者謂淇不祥而知城之必不能守也適南郎令梁以樟至且夕坐城上為戰守具又繩以軍法士大夫弗能堪遂有隙時鄉宦宋權守南門偶離次以樟謂其失伍也欲寘諸法權曲謝不能釋乃大怒陰結諸生薛鳳翔侯方城等盟於孝廉吳伯裔家謀以三月望日謁廟時大鬨既而以樟偶疾不謁廟不得發於是宦衿儼如敵國矣會陳州警至以樟詣府計事諸生百餘人遂鬨諸府署推官敷諭之不能釋日且暮以樟之黨侯性司馬垕等數十騎擐甲彀弓自縣馳於府矢如雨下諸生中傷者纍纍也

而何廣者矢著其額遂斃衆大奔鬨乃解以樟肩輿還署夜開城北門遣性等走開封申報院司是所謂官衿相讐者也明日議郎何生之家而以樟造宋權之廬謝罪焉乃釋　自陳州陷太康破睢州寧陵皆大震官民逃遁賊勢益張

賊至睢州鄉宦通政李夢辰死之　夢辰自京還至長垣聞變客有勸無渡河而南者夢辰謝曰吾即畏死老母得無驚乎疾驅渡河至則賊已屠陳州太康矣州人大驚夢辰聚其族告曰吾宗世受國恩義當與城同存亡有遁城者吾必手刃之於是州人感其義有不去者二十二日賊薄城夢辰方從其甥鄭位與州人坐城上圖守禦計賊已自南門入矣邏騎突至得夢辰姓名詣曰闖聞公名十至營無害也夢辰不欲往投城下兩賊挽之不得死遂掖入營引見賊帥夢辰不為屈賊曰若何欲夢辰曰朝廷大臣惟欲死耳賊曰無庸也顧謂鄭曰速同卒往衛李公家夢辰叱鄭曰何詣彼之親也賊笑而去命其客元珪說以禍福且饗焉夢辰覆其杯走長嘆起去抵暮賊帥戒卒衛之且曰俟明且送之歸是夜夢辰決意死鄭再三陳解以太夫人老不可死且無城守責察賊之色無惡會且歸也夢辰曰明日入城何顏仰首見西門乎左右皆泣遂出一巾遺鄭曰為示弟侄幸好奉太夫人因自扼其吭而死邏明賊帥聞之怒笞

殺其邏者數人遣鄭護其喪歸葬杜將軍宦太平知府家居亦不屈而死　初鄉官唐鉉知開州時州人袁時中以犯盜被獲唐將僇之奇其狀貌謂之曰以若軀幹何遽不能謀生乃作賊以死顧不辱此七尺耶若能改行吾貸汝死時中泣曰豈不知辱特以迫於饑寒耳倘少貸願改行唐乃扶之二十予以金為資而遣之未幾唐以丁艱旋里後官無以馭之時中遂揭竿於河朔及睢城破時中疾驅赴唐宅使數卒擁唐於庭而拜於階下以面伏地泣曰時中今竟作賊矣連云實慚負公實慚負公乃遣卒護其宅而去州人依而得免者甚衆鉉補官定州城破殉難

賊騎塞巷貢縣訓導岳民庇死之　賊至官民皆遁城中無一人署縣事訓導岳民庇自縊於城南佛舍初署縣事者府學教授雄縣胡某也賊且至胡乃委縣印於訓導岳而走河北岳方坐南城指揮戰守賊已入西門矣岳急下城奔縣署士民環泣擁而出南門掖之行二十餘里望見道旁佛舍詭謂衆曰我力憊不能行可入寺少息有喬生者導之入入則自縊於佛龕柱上喬生泣斂岳屍之去曰無庸也我義當與城共存亡爲士民擁掖至此再南一步則非寧陵境矣遂死其僕瘞之西廊下賊退後起視顔貌如生岳溫縣人時諸生翟三策具衣冠詣文廟拜哭投泮池側井中死之

丙申流賊李自成羅汝才屠歸德府同知顔則孔推官王世琇死之　則孔天啟中嘗以平徐鴻儒功賜蟒爲人清强與世琇佐歸德政聲皆最著豪强斂跡辛巳冬知縣梁以樟自太康調商邱聲顧出顔王上以樟文人時年三十四性卞急敢任嘗戎服佩刀據堂皇飲酒或銜弓乘馬出入行伍能得士卒心有黃老巾者聚衆作亂以樟率衆破之黃遁不知所往後隨丁公子過歸德以樟勒兵追至寧陵縣獲之以歸磔於市下方治兵光固間衆皆股栗以樟自若也是時賊且近因詣府謀曰賊勢鋭甚旦夕至衆無所統號令不專莫能守雖共死無以塞責昔張許守睢陽號令專故能久也雖公裁之則孔世琇心服其能皆曰城守重任某等且才弱不能勝也惟大尹是聽乃共推以樟爲盟主而受其節制焉以樟遂力任之晝夜繕城守甚備凡在城者無貴賤皆守職官守門駐城樓有礮石弓弩矛戟炊爨之屬甲士任戰者皆鞍韃磨厲以須其未仕而有威望者府角樓或敵臺其甲士戰守具稱之諸生二則管守陴之卒什皆有汛地無須臾得離者由漸卒而諸生以達於府門次吏遞相轄以樟都統於其上謂之總理而時巡稽之迎睢陽故事同知顔則孔守西門工部郎中沈試副之江部尚書周士樸守西南門指揮濮應昌副之山西副使宋權守南門指揮張鴻光副之推官王世琇守東門舉

人徐作霖副之指揮蔡浩守東南門指揮梅振英副之官生田國賴守北門指揮賈之琯副之守備邊謀勝自帥所部兵往來巡視應援各任其防汛職掌其有懷安不任職而擅離所守者不論貴賤罰弓刀火藥等物爲戰守用再則加一等三則移其家屬於城外守陴卒犯者抵罪三月二十五日甲午有張副將者名與與則孔有舊將步卒千餘騎七百過歸德則孔要之入俱守又陳永福部將李好將步卒數百亦俱入張守西面李守北面乙未城門皆以土塞之是時多盜百姓皆入保內外城無隙地居民數萬人守最堅日中西聲漸疾起敵日稍昃賊至李自成屯西南羅汝才屯北面別部屯時

中屯西北隅所謂小袁營者也圍歸德三匝濠坎望之賊帳被野黃纛中騎步雜沓往來如蜂蟻然彌望莫測其邊際稍定賊皆持短刀督衆負門板蜂擁而前樹濠外穴地自蔽燃礮擊城城上亦燃礮擊之輒斃賊旋樹如故賊礮中城懸樓皆碎矢石如驟雨蔽天中者輒糜爛石或隊舊東門內入地數尺城中人大恐無敢當巷行者城上死傷相枕藉守陴卒相顧無人色賊乃督其步卒披甲佩刀持尖鍬斫城其法先至者得一磚而去次則二次則三後至者砍土鑿窟穴度可以壞城者乃去謂之得功皆不復出乃盛火藥於罌而置其中燃之聲震天地城輒壞數仞城上亦擲萬人敵燔賊烈燄燭天中亦糜爛而張輿所率卒尤勇而善戰不憚矢石爭射賊應弦而倒所擊殺尤衆賊怒盡銳攻務必拔竟夜礮聲不絕內中食時天忽雨城上礮不鳴士卒皆疲餒不任戰賊遂樹雲梯蟻附而登西北角一賊紅衣虬鬚持短刀將入陴守陴者驚擾無所措張輿卒麾矛刺之隕聲震地其南數十步又有賊登陴者衆皆披靡無鬭志卒復麾矛往刺之左右莫能助賊遂砍人而南奔其南亦有登陴殺人者守陴卒遂潰而李好所將卒皆反著衣甲與賊同號而殺人且大呼曰城陷矣城遂陷同知顏則孔曲阜人年老矣倉皇欲歸署於亂軍中中一刃而仆後一賊至又砍之乃死其妻及二女皆自縊於

署中推官王世琇清苑人時已陞工部主事矣御史璩留守城城破被執見賊不屈賊怒將殺之郡民劉明遠祁懷策吳國任等蒲伏請曰王刑廳清官也願以身代賊併殺之妻武氏先旋里聞變亦自縊死知縣以樟妻張氏聞城破遂登樓縱火而自焚衛經歷徐一源海豐人也分汛北城城破戰於巷不勝被執與敎諭祥符夏士英主簿浙江鄒光祚皆不屈而死而張輿者城破矣獨率所部卒猶與賊搏戰於北城內三報祠側數千合不勝奔東門門土塞不能敵賊且大至輿乃命卒各自殺其所乘馬皆執短刀莫不一當百而死鬬於巷又不勝卒遂殲焉輿被執見賊帥怒其卒多所殺傷然素聞其名又愛其材勇乃誘之降輿瞋目叱之曰若不聞大將張應昌乎乃吾同產兄也吾豈肯降賊者賊大怒磔之罵不絕口其死最烈至於罵賊而死之衛弁如楊心赤之剖胸鄭顯祖之斷脰蓋不可勝紀也賊怒不息乃俘數萬人於城西不論貴賤盡殺之而以樟則匿於民舍夜踰出投其印於井東奔淮安淮撫史可法爲代奏逮赴京師下獄尋赦出以白衣從軍討賊　初賊之攻歸德也肉薄於西北兩面及城將陷則以騎卒列東南面之梅壕外以防逃逸城中難民率不得出即有縋而出走者甫登岸即爲騎所俘而縶維之其突圍而脫者百無一二其就俘而馬前纍纍者踵相接也舉至城西

萬餘爲殤諸數處外則列勁騎旋繞之抽刀相擬衆皆
藏伏延頸以待僇未有一人敢離次者角聲起劍槊齊
施亦未有亂行而奔竄者相率就死終不敢枝梧須臾
間積尸數萬衆皆彊伏而死處相枕藉如陵阜噫是殆
古所謂京觀也與觀此則知京觀豈威乃國殤自爲之
固不煩人力而築也　城既破賊不能得主城者問於
衆衆莫對有趙姓者縣吏也自衆中躍出曰吾能辨之
乃歷歷指而告賊曰某官某秀才某貢生舉人某中書
郎中等京官如沈試侯吳伯裔等皆因其識拔知名以
死不然爲刀下之無名鬼矣彼蓋欲媚賊以自免也衆
皆洶懼賊惡之先殺趙姓而徐及衆人焉　國之將亡

士氣先萎多明知無生路而猶乞哀者屠城時予年十
五在曹營見殺人甚衆皆莫敢枝梧一白衣而多鬚者
不知其將殺之也聞角聲起賊皆露刃乃愕然曰如是
乎遂以拳毆賊而奪其矛以走追者至輒刺殺之賊雖
尾其後莫敢近將及城濠一老賊突至怒曰何不殺之
因奪一矛前與闘衆賊皆立而觀不數合竟刺殺白衣
者而諸生與難者最衆其錚錚然罵賊而死者不多見
也睢崔楨槐最㦖楨槐環眼虬鬚體豐碩而貌雄傑望
之不似儒生而文筆出衆與其弟楨梅皆以才士名不
居自負視世俗生不能當其一盼也城破被執見闖賊
不屈或以爲陳永福也永福守汴嘗射傷賊目賊憾之

欲得而甘心焉時有陳兵守歸德賊偵擬趍閒諸入皆
訴賊楨槐故呼曰我崔楨槐秀才也雖非陳鎮亦非孫
孫俗下人賊曰勿論是否磔之耳嗚呼楨槐乃代永福
而見磔矣慘哉同時闖生年僅二十許尚未入博士弟
子籍亦在俘虜中挺立不屈賊呼之跪厲聲大罵賊怒
以刀斫其頰頦解唇落血流滿衣襟猶呐呐罵不止羣
賊皆怒爭前砍殺之其肉如泥是可謂烈烈而死者矣
而亦有遊戲而死使人桀然者楊秀才右文也右文名
家子儇捷善騎陷賊中羣賊皆愛之相與結爲兄弟時
共飲博賭拳以行酒　賊屢伸廿指以爲常右文數勝
之賊忿甚欲與右文賭頭右文初猶未許羣賊慫恿之

乃許焉及出拳而賊忽伸三指矣右文遂敗請如約右
文欲負之衆不能爲之解遂斬其頭而去嗚呼彼胡不
轟轟烈烈力戰而斷頭於通衢哉　城破時婦女殉難
者不可勝紀如劉浩妻侯氏侯忭妻劉氏及妾何氏賈
之珩妻許氏及三女張聯吉妾王氏田作浹妻楊氏及
妾王氏許辯妻　氏等纍纍也皆衣冠詩書之族沐浴
於教化者深況在聖人習禮之鄉乎不足異也至於閭
巷之中縈累之際姓名不著而烈烈以死者據予所見
聞者亦甚多余被俘將出城見賊驅一紅裳女女怒不
行賊以刀逼之女坐地罵求死賊嬉笑以手引之女愈
怒不起賊終不殺傷一賊怒曰何乃如是抽刀斷其頭

而去余至西門弔橋見羣賊擁一婦人行婦大罵不從賊皆爲好語誘之使行婦終不從一賊怒而殺之羣賊相與嗣艮久乃解余至新西門見數賊欲共一婦人飲婦拒不從賊怒欲引而殺之羣賊慰解數日婦堅拒不從賊乃縣婦出婦引頸受刃賊不得已揮刃刃下頭輒落傷一女方三四歲守之哭賊亦殺之城破後有張秀才絕城傷足不能走伏草中見賊擁一少婦至婦坐於地不肯行賊曰汝不從我尙欲全汝節耶我卽使汝不能全乃以數賊各執其手足褫其衣而淫之賊方蒲伏近其體婦忽猛奮其頭以觝賊賊鼻迸裂流血徧體賊大怒縛婦於樹碎其衣使二賊執草索以錫其陰血肉淋漓婦猶厲聲罵不止又一賊至愴然曰婦女多矣何必然乃揮刃斷喉賊猶忿忿而走秀才後嘗告其了斐要謹行誼與余通家言其狀如此嗚呼余所見聞僅此其所不見不聞者正多也　民之秉彝各受於天固無分於貴賤賢愚也當干戈縱橫之際電光石火迸露而不可掩者余所見聞有數人焉方賊之陷城也衛經歷徐一源其官甚微又無城守責獨力戰於巷不勝被執罵賊而死嗚呼吾不知其何許人也其視大吏之匿草間而乞哀求活者何如雖然此猶仕而食祿者也余嘗遇一童奴小酒兒與余年相若哀余愚穉時誨余以全生術賊覺而殺之而余友紀元亦云在賊中遇一無賴賊

來虎貌猙獰可惡亦梟賊也覺元有遁志防之嚴元詈而謂虎曰汝固天生賊耶老賊頭卽作皇帝亦封不到汝虎悟大號遂與元相覷自此時時爲元地元因得脫觀於此可知忠信仁義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　古人曰數學不可不精究之無當於命命亦數也故君子止盡其在我而不言方賊之攻城也入夜尤急同知顏則孔筮之頤謂左右曰得見明日巳牌無事矣而賊中亦有術士爲牛金星之徒謂賊曰明日食時不克則終不能克矣計將棄而東畧三縣還而僞開封不謂次日食時而克矣然則數學雖精何益哉賊遂居歸德墮其城而去　賊破歸德其部將率百餘騎犯夏邑不殺人不壓城居一日呼其士民數十人齋其縣印詣賊上之而自成初不知也及入見則大怒饗士民於營卽坐間縛其部將數之曰汝不奉吾令而擾害小民上不忠下不慈立磔於前飲啖自若左右大恐無人色賊徐進士民溫言慰諭予牛數頭而遣之居十餘日乃西
按歸德之變與梅村綏寇紀畧谷霖蒼紀事本末皆載之其間或詳或誤不可以不辨亥豕魯魚因仍添畫後將不知所終矣如所書十五年三月賊由西華太康陳州睢州以及歸德時日皆不錯載筆如是其爲傳信之書也何疑乃忽於十四年書三河壬辰闖將陷歸德吾不知其何所見聞而云然也至十五年八月又書賊陷

歸德府推官王世琰死之綿襛尤甚蓋歸德推官王世
琇字崑員丁丑進士保定府人有政聲殉難於是年三
月而著書者竟訛以爲琰也且八月賊方圍汴汴人舉
雀掘鼠不能支朱仙之援卒皆奔河上之王師增壁汴
至是蓋無蟻子之援矣李羅壁於西三營壁於東猶恐
少疎不立見汴之爲魚也肯東走三百里破一殘城而
使汴人少得喘息哉作者其亦不思之甚矣

四月丁未流賊自歸德復至寧陵縣

賊游騎破考城訓導王臣被執不屈死之　臣楡次人

庚戌賊至睢州

賊游騎破儀封縣武進士劉煋戰死　耆儒高典年九十

四遇賊不屈罵而死

辛亥賊陷杞縣　知縣呂翕如懼弗支用邑人孟問驢何
亂光謀說撫軍爲合汴計檄呂赴汴杞遂空賊至墮其
城　是夜袁時中率衆東走黎明自成始覺追至鹿邑
縣軍焉知縣紀懋勳自縊死於民舍噫是亦異乎從容
就義者矣

闖賊別部數百騎至蘭陽縣　自南門入圍梁宦宅梁宦
之宗嵩已先走河朔矣宅中廬無人賊至圍之閴如也
乃縱火焚之而去未嘗血刃世以爲流賊在中原所經
城邑蓋未有如此行事者而不知是役乃牛金星所遣
特甘心於梁氏一家者梁氏旣不可得彼區區白屋耆
生固不足以辱其牛刀也徵兵而還亦偶然耳論者遂
謂流賊亦有不殺人之時豈其然乎

賊復陷一隻虎追至亳州不及殺其知州而還　時亳州
知州何姓逸其名不知何許人也州人但號之曰渾河
賊方屠陳州由太康睢州而東下勢如破竹州人大震
何夷然曰無憂也吾有城何害衆泣曰吾其殲矣旣而
賊自歸德而西州人大喜皆以爲神佑我也羣爲齋醮
謝神既焉而賊將一隻虎突至何方坐堂皇或報曰賊
至何怒曰捕役何不撲殺之左右曰大賊也當且避何
愈怒曰賊耳胡能大郎大可大似本州語未已而賊如
蜂蟻入衙矣賊將坐堂上捽何於堦下而捐之五刑者

具繫至鹿邑死焉州人至今憐之賊遂由柘城太康扶
溝而趨開封

賊至柘城縣知縣朱用溱走城遂破賊人居一日而去
是時陳天清猶爲秀才在俘虜中執勞役苦賊部帥有
號琉璃滑者頗知書獨不殺人見陳而憫之呼來前曰
汝亦知書乎對曰知因予以扇不知何人所書歸去來
辭也使誦之至晨光熹微句方脫口帥遽曰止止汝非
秀才也當作某微何乃作熹微乎陳愕然良久始悟乃
前對曰熹作某讀避考亭夫子諱也雖毛詩序及四子
書章句則然耳餘皆如字猶邱讀作某避孔子諱雖十
室無隱等章作某讀餘如邱陵邱隅等則皆如字夫固

各有當也帥急首肯曰是是因呼使坐談曰汝眞秀才也亦大可人汝觀吾豈天生作賊者哉亦良家子嘗讀書旣墜此中不能脫無可奈何耳作賊有何好砍頭陷胸在眼前唯不殺且時時救人或庶幾得保首領然大難大難計唯招安爲活路自破洛陽後無望矣汝旣讀書知古今成敗觀營中如此舉動世間有如此帝王乎因嗚咽泣下不能語徐謂陳曰汝書生豈能隨營吾欲使汝逃而逃者往往俘獲被殺是吾禍汝也汝自審機會可逃則逃吾不汝禁也觀此則醜類雖繁實多脅從自闖曹諸渠外率非甘心作賊者使當時仗鉞之臣實能殺賊而又能予賊以生路殲渠魁釋脅從遠近通知無所疑貳則解甲投戈而恐後者豈獨一琉璃滑哉陳至扶溝縣遁還及貴後嘗舉患難時所經歷以告其子弟云

安平土賊劉其淸入柘城縣　焚殺月餘官民廬舍爲之一空

袁時中旣爲二賊所刼制不能堪及破歸德自成率皆入老營擄婦人輜重時中之黨王姓耄而嗜酒方大醉祖縛入告時中曰闖賊日圖我我不殺賊賊必殺我今其徒皆入老營賊方孤立宜急率銳卒捽賊而斬之其軍可併也時中大懼不能答旣而語泄自成執王姓而剮之及賊西行歸德遺民北渡河適遇袁卒恐爲虜有鄉官詭謂其人曰好語袁將軍毋遠走我渡河卽上疏招安矣保汝富貴無他也時中得此語至杞縣夜半遂率其衆東南走折而北附黃河而東下始得脫其時馬士英在鳳陽劉良佐在壽州史可法在淮安時中雖脫無所往但徘徊歸亳永蒙間以招安爲名不殺人掠財聚衆而已

賊袁時中破土賊李振海降之　是時土砦賊甚衆而房之琦李振海其最也房賊據歸郡之東南其鄰戚徐賊最衆李賊據亳州境上與商邱人周維墉通周嘗聚衆與戚徐輩相讐殺知府田芳欲得其衆以自强乃使諸生薛鳳舉劉芳永張孝申往諭房李歃血約爲兄弟李乃歸亳將其衆退屯南湖房賊謬留薛張飲兩三日始放歸而陰遣別部襲李賊滅其家李賊還救不及大怒薛張賣已也遂北追薛張八十里至穀熟又轉而東三十餘里人殺掠雞犬無所遺村落一空雖闖曹之殘虐不如也至桑堌集與袁時中遇遂戰李賊中一刀墜馬所部遂降率而西復入歸德府居三日而去

五月庚午流賊頭哨至開封府　先是諜知賊將至急謀守禦巡撫高名衡守西門守道蘇壯副之左布政使梁炳守東門都司譚國楨副之總兵陳永福守南門知府吳士講副之管河同知桑開第守北門署捕同知蘇茂灼副之推官黃澍守曹門兼守宋門部署旣定周王乃

盡出所藏金募壯士守城城守者人予五十金俾執白梃坐諸堞側俟見賊乃擊之有司皆晝地死守而陳永福則視賊攻急處輒往而應焉砲最頁不虛發發則必中又選銳卒伏女牆內執兵以待故其人心定而守最堅時巡按任濬以折肱告病監軍道郭載騋隨征知縣王燮以行取赴內召

辛亥流賊老營至城西閻賊屯閻李寨、寨距城二十里賊踞其中衆頭目環營其外縱廣約十五里背賊屯橫地鋪相去不遠時有游騎下土堤將至城而旋遙望城上闃如也惟樹旌旗而已不閉門不設守兵旁置一鼓卒僅三四人或坐或行或手搏若無事然賊知其守堅

不可以攻遂爲久困計

賊刈麥 時濠外堤內皆種麥將熟矣步賊下堤刈麥我兵亦出而爭刈兩相窺覗兵多賊卽走賊多兵亦趨避自初四至十三附城麥俱盡秖存近堤邊麥度我不能至故留之

賊燬餘麥 濠外麥雖盡堤邊之麥自若也賊怨縱騎焚燬之蓋聞援兵將至恐其因糧故也

壬申流賊李自成部騎破鄭州 賊薄東門城遂潰知州魯世任適巡北城乃自剄百姓奪其刃擁之走北渡黃河世任投急流中百姓數十輩力爲救援不得死乃寓原武縣救難民賊既入城州同韓晟死之是時鄭人殉

難者若果鄉官通政使劉尚賢端坐中庭顏色不變賊至叢以刃刺擁之去至東門賊帥張坐使之跪不屈罵曰死旣死耳朝廷大吏寧爲賊屈膝賊怒遂遇害戶部郎中陳化鵬死尤慘諸生宋德儒方擇日殯母而城破儒自砦還柩已燬於火矣遂自經鄭化成被執罵不絕口死宋良儒不屈投井死清平衛教授喬亮亦投井死婦女死者尤多而趙爵妻王氏爲最烈爵病篤聞賊將逼鄭舁至山砦氏未及偕行而賊奄至氏及其嫂冉藏王御史塋荆棘中賊至驅之出見氏美姿容挾之上馬氏大罵不從賊捽其髮纏纏斷也縱撓拋中叢賊坑坎罵不絕聲賊怒斷其舌卬噀血唾之斷其手仍以兩肱

指揮喃喃罵賊怒甚寸磔之忽來一驢項懸一鈴繞其屍哀鳴而馳賊怒未息并斷驢頭而去鈴在砦中聞賊陷哭曰吾妻素明大義是必死矣亦於是日死其姨冉歸道其事 初鄭州陷知州魯世任走原武救難民既而移屯河南花園砦越明年流賊自南而北瀕河一帶連營百餘里世任復北渡謀守河朔赴武陟縣借大砲是夜賊已潛度矣遇諸途執而繫之舟曰賢太守也欲授以官世任不屈曰城破日已誓一死事至此死復何待賊怒殺而投諸河世任山西垣曲舉人受學於辛天齋鄭人祠於書院尸祝之謂之道學

賊部騎破滎陽縣 城陽破矣至是自成部將又破之公

私盧舍焚燬無餘諸生任負圖執書卷被獲廹之降不
屈罵曰我雖草茅一介平生志在殺賊豈肯汙身於狗
彘賊怒斷其手足而死　是日榮澤亦破官民皆走河
北
流賊破新鄭縣知縣劉孔暉死之　孔暉邵陽舉人也知
賊決計於汴乃誓死拒守作絶命詞一章寄其父賊奄
至力竭城陷被執不屈死贈尙寶卿
賊自正月解圍去連破大敵州縣二十餘城所獲士馬
不下十餘萬復來圍城其勢不可向邇既決計圖汴故
先絶其外援一面圍城一面攻掠遠近不得安枕矣
癸未督師丁啓睿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威等來

救開封　前軍至朱仙鎭賊遣三千騎往偵之遇官軍
斬獲畧盡軍號四十萬聯營河上其勢大振　是役也
諸軍宜疾驅至汴內外相犄角爲聲勢則軍威益振賊
勢自屈計不出此乃以兩督諸鎭合軍數十萬聯營河
上頓兵而不進吾不知其何說也或曰朱仙多水草從
地利也或曰以逸待勞致其來則汴圍解矣獨不曰示
以怯而賊將玩我乎丁既懦而不知兵左尤驕而不用
命舉動若此何事可成又豈待諸軍宵遁而後決其無
功哉
甲申夜流賊移營南拒官軍　時城中未知援兵音耗也
盡賊所使偵探皆死無還者大恐乃盡棄營中器物而

走明日難民來咸云賊已夜遁又明日悉放兵民出還
賊營器物麥豆食物甚多金銀器皿牀帳衣服無不備
兵唯取其精好者民則日擔糧二回自此至二十三日
約得麥豆二萬餘石
廵按御史嚴雲京遣牌自柳園渡河既而不果
官軍及流賊戰於朱仙鎭六日良玉夜走諸軍皆潰　官
軍屯朱仙鎭東之水波集賊屯於朱仙鎭賊慮汴兵之
或乘其後也僞造左營令箭差數騎遙呼城下曰賊旦
夕成擒矣但恐其潛遁入城汴兵無多當嚴守不可輕
出撫鎭信之賞以紅緞銀牌而去是役也大戰六日賊
死傷甚衆矢石竭人人惴恐營中老弱日數驚奔竄雖

斬之不能定也擄掠無所獲勢不支將謀遁矣然猶示
强於官軍之東南要道掘長塹以斷歸路會官軍糧亦
絶而督鎭又以意左相構良玉牧馬數十匹更雜丁部
馬中驅而歸良玉求之不可得遂大怒庚寅夜二鼓楊
營猶鳴砲夜戰而良玉竟引軍望襄陽走矣當是時使
啓睿立率所部直擣賊營如項羽鉅鹿之戰賊未必不
倉皇奔散卽不然横臥沙場爲喬年宗龍之續雖不能
軍而猶爲國殤顧不愈於他日之銜刀燕市三族灰滅
也哉奈何計不出此聞而惶遽無所措自跨馬追之不
能及軍行無復行伍敕書劍印遺於途弗覺也乃由許
州南走光固虎帥聞左丁皆走則大怒氣竭而死其軍

[illegible]楊文岳奉所部走歸德官軍既潰賊勢益張
宜陽[illegible]援汴戰死　爵字天有禹州人戊辰進士時以
兵部主事監軍事聞贈太僕寺少卿賜祭葬蔭一子
辛卯丁營將官楊繼城至汴　言官軍失利事甚詳賊將
復至
癸巳流賊復回圍汴　自此長圍不攻矣賊稱僞示於矢
以射於城中誘降自稱奉天倡義營文武大將軍李示
仰在城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照得丁啓睿左良玉
俱被本營殺敗奔走四散黃河以北援兵俱絕爾等游
魚釜中豈能常活可卽開門投降一槩赦罪紀功文武
官員照舊錄用斷不再殺一人以干天和倘罪重孽深仍

傳廷抗本營雖好生惡殺將罝爾等於河魚腹中矣慎
毋沉迷自貽後悔嗟乎忠孝天性妖言豈能轉移哉　朱
六月出侯恂於獄以兵部侍郎代丁啓睿督師平賊
仙鎮之潰叅以啓睿不能軍而良玉不受節制也事聞
於朝時宜興周延儒新起乃用山東總兵劉澤清疏出
恂於獄代啓睿竊良玉嘗由恂識拔而爲徹帥也必能
左右之以辦賊旣而恂次陳橋檄諸將或至或不至檄
至襄陽良玉不爲動僅有文書而已恂無可奈何屯於
柳園柳園者憲宗后父太康伯張圀紀之故居也乃上
疏言姑委河南於賊而自赴襄陽與左良玉合營徐圖
合圍以滅之朝廷不許疏曰寇患積十五年而始大匪

可一朝圍也由素入[illegible]一敗汪喬年再敗傅宗龍而天
下之精兵勁馬皆爲賊有其騎數萬爲一隊飄忽若風
雨過無堅城因資於我官軍但尾其後問所向而已卒
或及之馬饑士餓甚且以賜劍之璽不能使閉城之縣
食出門一見運一束芻餽一斛米此其所以往往挫衂
也今賊氛告迫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待斃望若雲霓
然自他日言之中原爲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
之區耳自藩王言之維城固重自天下安危大計言之
維城當不急於社稷臣爲諸道統帥身任平賊豈可盲
舍汴不援但臣所統七鎮合之不過數萬人而四鎮俱
未到也憑何而前無論輕身非長子之義亦使群賊望

之測其虛實玩易朝廷矣賊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約饑
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畜地生之利未開
屯種且多久逋思歸中宵兩泣以衆積强難驟攖其鋒
然其强易散可持久而定也賊中聯營各部如曹操一
支羅李自成有兼幷之心陰相猜貳而袁時中有部卒
二三十萬則已去而顯與爲敵矣惟是彼之情實稔難
與通而當事秉鉞者避欵賊之嫌又皆畏首畏尾不肯
一擔當利害爲國遠圖以致機會之來覿面坐失此卽
朝更一撫夕易一督而省臺言兵事之臣章疏日數十
上豈能錙銖有濟哉誠能省朝中議論行閫外軍法不
顧責備不狥情面厚集兵力養威蓄重伺隙設間潰其

腹心賊必變自內生惟在任事者人皆捐去形迹村拾其身與否而陛下舉之斷與不斷任之力與不力聽其故爲今計苟有確見莫若以河南委之令保定撫臣楊進山東撫臣王永吉北護河鳳陽撫臣馬士英淮徐撫臣史可法南遏賊衝而以秦陝督臣孫傳庭塞潼關臣李左良玉固荊襄凡此所以斷其奔逸之路也臣鄉自賊中來者皆言百萬今且以人五十萬馬五十萬計人食日一升馬食日三升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鍾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煙自蘇以往安所致此哉目今兵強無過良玉良玉爲臣舊部每對臣使涕泣有報效之心三過臣里皆向臣老父叩頭不敢擾及草木私恩

如此豈肯負國但從前督撫駕馭無方兼之兵多食寡調遣爲難誠使臣得馳赴其軍宣諭將士鼓以忠義用三楚之糧養全鎮之兵臣不就度支關餉陛下亦不必下軍令狀責取戰期機有可乘即東出與孫傳庭合擊賊腹背儀擾馳突無所不相屠滅必有降散舍此不圖而欲寇已潰之中原失可扼之險要蛇豕肆毒恐其禍有不止於藩王者此社稷之憂而非小小成敗之計也疏入不報，自朱仙鎮之潰援兵既絕汴圍益急周藩請救於朝詔遣三御史監軍即前祥符王燮杞縣蘇京衛內王漢行取新授御史者也監督各鎮兵將馳救開封各鎮皆不用命惟憑河肆擾剽掠村坊而已陳永福自選爲一營尚務救援製大旗一面豎於鐵塔之上賊軍掌守視賊攻某方急即磨旗指某一方永福疾往馳救　往歲河決黑堽口水即由閻李寨而下正值賊營高撫移嚴御史書令卜從善一營喘渡河南疾掘一溝夜河未成而賊覺突至衝散於是有朱家寨決河之役矣　汴被圍夏麥未收城內乏食馬草每擔值錢三百後至四百野菜堪食者值五十後至五百無賣者

壬子流賊決黃河　城內登上方寺鐵塔最上層望之見黃流漫漫東去其南來數渠映日影明滅如線蓋賊決之使其逆流而上以灌城者也賊騎如蟻蟻往來相視然水勢甚緩高不過數寸許三日幾流滿濠而已其深

數丈與城無害也賊怒乃殺主謀者

甲子推官黃澍結義勇大社　汴兵撫鎮凡七營防汛守陴而已澍恐其驕而難制或有意外之變也乃結義勇大社豎一大白旗於曹門上書汴梁豪傑願從吾遊者立此旗下一時宗室鄉紳士民商賈無不願入社者而四方智勇之士悉至約得萬人丙寅刑牲祭關壯繆侯歃血盟殺賊報國　朱仙鎮之潰左帥走襄陽敵膺走許州文岳走歸德諸將奔散賊勢益張事聞於朝奉旨革職聽勘命下文岳自歸德移汝寧敵膺由光固歸永城皆不受命所謂山頭望廷尉者也

豫變紀畧卷五終

七月朔己巳義勇大社揚兵 社營職掌左[illegible]
朱丁丁山人朱洵中軍官鄭雲鴻張時雍監紀吳之琮
張爾猷耿元魁社兼管總巡事客將謝廷璽其五營頭
目中權舉人朱恕楊銓鄉紳張志瑄統領後勁生員許
如瑄員致爾統領前茅浦江郡王在敘原武郡王第四
子蕭湘統領右翼遂平王恭權寶寧郡王長子失名統
領左翼南人符備程丹統領皆徽杭商人營中大旗五
百面按五方色整齊鮮明器仗堅利壯士給社票一張
腰繫無憂條為號自曹門展營前茅已至西門謁巡撫
中權尚未盡趨周城四十里人馬絡繹旌旗蔽空巡撫

閱視大悅備植酒賞勞頭目下馬飲三杯給銀牌一面
癸酉合營大操 在北鹽城終日始畢
已亥出師擊賊 寅時發兵黃推官領總巡督陣逐賊至
土堤外斬首四十一級生擒十二人奪馬九匹布帳器
械百餘件射殺三百餘人未暇割級此圍城來第一捷
也
丙子總兵陳永福大饗將士 五鼓出南門劫賊營於土
堤上斬首二百餘級收其布帳食物從此各營或交戰
或劫營無日無之
辛巳鎬軍河北 檄云十四日援兵渡河令城中發兵接
應故有此賞明日壬午東北角烽火連起未見船與人

馬也既而聞總兵劉澤清渡河軍亂遂還河北自此更
無援兵矣乙酉流賊劄土城土城舊外城也去城五里
在土堤內賊劄土城如壁立下掘深溝以防出入間留
一二小路晝則下土城哨望夜則以草塞之周圍俱步
賊防守。每夜發喊鳴更火光不斷。馬賊俱在大堤上策
應。而我兵猶時時劫殺不止。癸巳賊移三營於曹門外
正東土城外賊結一營號新營東北土城外石牛角地
方賊結二營偽副將羅姓偽都司瞿姓乙未送麥壯丁
五百人自青孤堆渡河夜走大堤外經賊老營被擒盡
斷其手臂至西門外望城號拜投濠而死丙申巡撫給
義勇大社諸頭目總巡劉副曰煦得義勇已成營頭各

官俱有職掌軍事浩繁必資分理查得貢生李光壂心
細如髮才大於淵忠公敏能多謀善算合行委用為此
仰本生督總巡事務一切軍容之不整器械之不精人
材之不堪事機之不便者本生不時巡察務使人有超
距之雄營成細柳之壘事平敘功本生其首也勉之勿
忽光壂以曹門總社守汴是歲五月朔恩賜拔貢所著
有守汴日志一卷
保督楊文岳破賊袁時中於夏邑縣 文岳自朱仙鎮之
潰引殘卒數千東走屯於歸德之夏邑袁時中率步卒
討招安兒文岳軍不甚眾遂持兩端文岳欲得其眾而
用之不疑也適永城舊帥劉超有真定之命牙兵百餘

由夏邑縣東赴永城迎新師遇時中之卒於途而僇之
文岳不知也時中以爲楊軍方議招安而殺我人紿我
耳遂無降意及文岳遣夏邑縣知縣單騎入其營約降
時中則以葦索縶知縣於樹裸而戴進賢冠羣賊以馬
箠擊之俾其赤體跳躍以爲戲文岳從城上望見之大
怒麾其軍進大破之追殺百餘里至亳州而還官軍既
破賊奪知縣歸知縣吳人也赤脚騎馬猶戴進賢冠操
吳音而哭訴曰袁時中眞正傑愬左右皆大笑

八月朔戊戌演車營期於初三日庚子出師既而不果
車營之制貢生李光壂創式其法用四輪車一輛車廂
上一面縱橫釘欄木六根高八尺長與車齊以榆柳版

厚三寸者釘欄木上版中作五六小孔以便窺伺放銃
每車一輛載大砲一鏡四步卒十二人四人推車八人
放火器此木城遺法須火攻自北門至朱家寨僅七里
每里三百六十步每車長兩步不等計用車二千四百
輛乘夜開北門一擁便到左右分列兩行在左者釘左
廂在右者釘右廂及賊覺來攻營盤已定內有大砲鳥
銃賊不能近城上又設左右翼以援之儘可防護如此
以接濟河北兵馬開運糧道兵來糧足事無不成推官
黃澍力主其事刻期初三日出師撫鎮皆以爲不可遂
不果行

守汴日志曰初二日己亥請高巡撫陳總兵蘇守道吳知府會承奉同看車營內安大帳房巡撫上坐總兵食坐餘以次列坐細閱車營皆曰好黃推官白巡撫曰今民間餉十兩易麥一升不可得乘此將人尙有力猶可驅使推官願以車營出城攻櫃不用官軍一人只義勇大社兵足矣城以外推官與李總祝任之但兩總鎮發火器手四百城上左右救援陳微笑不應高問壂曰道路能無崎嶇乎攻能熟識乎壂曰自北門至河上大道如砥賊未至將壁皆往來路盡無坑穴高日砲揚起無力七里遠能殺賊乎壂曰頭大砲七里外恐不能命中軍營抵河上但每車取一人得二千四白人倘河爲背水陣陣上砲擊三里城上砲以四里爲準營既定立遣善涸者踰河南援河北兵有不遠渡者乎北兵前抵濠外北營連放兩日夜大砲賊不能逝車營北兵有不盡渡者乎河北糧有不多運者乎兵攝既足不戰船人賊推有逝兩已兵法曰知彼知己又曰得地利者必勝此之謂也高曰西兵有信入月出闘中秋前後可到吾兒前月初四進京南壘請救料今已到河北日內候半月何如衆皆默然黃拂袖出帳外抗聲日事不可爲矣莫若盡焚其車跳入火中作厲鬼以殺賊吳知府出而慰曰半月亦不久姑待中秋未遲也黃曰此時人有日食千斧者稱何用力半月盡成餓死能驅餓鬼而用之乎無論中秋即重陽亦無援兵也高闘而不語乘馬上西城各官俱回汛地竭二十晝夜之力竟成書餅矣

嗟乎車營古法也時移勢異不同久矣幸而

謀不果行撫鎮孰其咎黃李齋恨論世者徒扼腕於無
窮耳嚮使高撫許出師陳鎮許爲援兵車二千四百輛
法當用卒二萬八千八百人黃李身將果能辦此於河
干乎縱車營能抵河干背水二千四百人果能如岳家
軍之不動乎賊攻曹門如纍卵破朱仙鎮如拉枯況此
區區能使圍視而莫可奈何乎姑無論驛卒闖虎徒血
其牙而鼓其焰自河北仗鉞擁兵南視嘗不異螳臂奮
轍詎足脅輪孰肯策一旅同置身於死地乎在黃推官
矜張奮激勢若必行用以鼓閤閭同仇之氣消健兒內
牆之萌亦不可不謂勝算然而書生習氣究未視行間
情事也蓋此時責之望於河北者猶眷謂其接濟無人

故不能渡河來援耳而不知人之氣知有如其面撫鎮則洞其肺肝久矣況乎黃李以章繼而臨敵高陳以撫鎮而遜城論理論情成何舉動固足使闖曹二賊粲然噴飯矣其事近戲其語近謔高陳能不內愧而疑乎如甚果出封邱門推官貢生不足惜也一鼓而擒三萬人於河干撫鎮雖百喙何辭以對宜其請之則莞然而不應即慫焉亦略然而不語也自此不復言戰事矣每讀至此不覺涕零

辛丑巡撫買糧 已而報糧已而搜糧買糧者發官銀若干委富民屈商官裔買若干石如數不數則追比承買者其累最酷報糧者出示令民間存糧通判親至其家

驗視獲糧一石賞報者三升取其十之七八仍予以值跟隨兵役有取一文錢者立死是猶有王法也至於搜糧之令下則宗室鄉紳一切貴賤皆不得免令箭不知幾枝去來每日不知幾次即巡撫亦不能禁也於是十室十空人始相食矣是時人頭一顆値銀四兩

壬子巡撫大賞各營將士 以中秋節故鎮標營賞銀一千兩撫標營六百兩大小各營二三百兩有差共賞銀一萬一千三百兩有奇總兵令各營鼓吹終夜兵皆坐堞上飲酒高歌

癸丑命鄉約報民間牛驢贏馬宛餇 每兵計肉一觔準糧一升

甲寅開五門放婦女 凡三萬餘口任其所之

丁巳食盡 如食牛皮皮襖茶葉及市肆藥材山藥茯苓蓮肉為上次則何首烏川芎當歸廣桂芍藥白朮地黃黃精門冬蓯蓉兔絲子車前子又其次橡子皮杜仲川烏草烏柴胡白芷桔梗蒺藜無不食者民間食水草水蟲蜥蜴膠泥新馬糞屋上瓦松水坑中小紅蟲名金魚子每觔錢八百瓦松三百

九月朔戊辰 時城中白骨縱橫斷髮滿地巷陌無復人行兵民餓死者日數百計城頭寥寥時聞鬼哭諸王及官府將校枵腹乘城北向而哭賊亦漠然若罔聞知不復再來攻城矣推官黃澍作絕命辭三十首皆貫錄也

讀者咸為流涕

甲申黃河決陷開封府 自辛巳黃河怒發有聲壬午河口遂決黎明水至城下東北賊皆溺死西南賊俱避水南遁癸未河水大至入曹門水高丈餘南門遂壞北亦衝破向夕曹門東門相繼淪沒一夜水聲如數萬鐘齊鳴至甲申黎明滿城輛望洪流矣巋然波中可見者惟鐘鼓兩樓及各王府屋脊相國寺頂周府紫金城上方寺鐵塔而已布政司土街其地乃夷山脊處亦及其門乙酉監軍道王燮連夜親督二十餘船從北門揚帆直入同巡撫推官至紫金城見周王慟哭遂請王率宮眷五六百人同渡河時督師侯恂亦具舟來迎百姓有在

城頭屋角樹杪者亦稍稍漸次潰河蓋存者萬中三五
耳此所謂流賊三困汴梁也討闖曹二營步賊約十萬
馬賊三萬每一賊有馬三匹脇從之徒近百萬
世傳開封之陷者不一有謂賊決黃河灌之者非也有
謂官軍決河灌賊營而誤陷者亦非也六月壬子水僅
滿濠城固得其助矣至於九月兵民饑餓不能出城門
烏能一至河干乎蓋開封之陷天也初闖賊既陷洛陽
遂襲開封謂可一蹴而破耳不期城不遽破而流矢傷
目遂誓屠開封以雪其痛所以始而攻繼而困不破其
城而屠之不止也營中自為俚語曰攻的開封破不留
人一個就是苕帚頭也得刀三剁語播城中傭夫竈婢

咸為咋舌所以輪攻愈巧壘守愈堅自五月朔至九月
中城南既潰河北不來明知無蚍蜉蟻子之援甘心於
羅雀掘鼠之困攣褁枵腹猶張空拳乃至三版將沉而
七營一卒不貳與其死於賊寧死於水河魚之腹中固
賢於逆賊之刀下遠甚也黃流一洗天寶巧於解圍哉
悲夫　河自北門出南城一泒汪洋波流東下二十五
日壬辰灌睢州舊城皆陷又東南入亳州渦河而東闖
曾在河西袁時中在河南自是歸德流賊不能為患矣
汴人王紫綬所作大梁宮人行與實錄也其詞曰茅店
朔風籬戶破土搗夜塞把定坐苦耳慢音無倦時始猶
絮絮後轉大自從垂髫入王宮天下藩封數汴中五方

食貨舟車便四海來叢萃蓋通宮中日夜聞簫鼓記得
憲王新樂府時攜玉尺比珊瑚閑向金籠教鸚鵡紫山
城市結丹邱步輦隨登宣德樓三千珠履高門隘廿三
離欄夾道稠桃笙葵扇泥金虎藏冰七十二王所水晶
簾映玻璃杯玳瑁簪翻蛺蝶諸明月離離海嶠來翡翠
凌空飛閣開艮嶽清鐘飄鐵塔階隄錦纜隱繫臺最是
梁園雪欲滿雜遝宮闈貂氣暖錦繡徧圍圃樹上穩
初動帳中笙教坊入直殿西頭私言闕聞見風流白[illegible]
鬚隨銀鑿落青油幕覆玉搔頭五門迥斜五千里蒙家
日在歌聲裏雕鏤燭燿侯贏闢屈戌輝煌朱亥市晨昏
四季賣花天鞠蹴戎戲首鞦韆帝子鬬雞輸寶玦妖童

走馬失金鞭大家鬪亭傚宋作水陸年年花石過十番
絲竹五侯眠九陌腥膻七貴唾寒食中元廿月朝士女
跨壞金梁橋連幃羅袂肩相並條脫香巾步自搖辛巳
闖寇欽薄汴血濺西城六日戰竊符盧擬魏家軍飛鏃
閃傳雷將面明年捲土壓東城雉堞烽高百里營雲梯
萬架星辰亂鐵騎千家風雨鳴前番射中闖賊眼幕府
土功雙綫縮此番一月用火攻崩頹瞬脫餘三版三版
一月不可侵二百年來見人心藩王朱挺紅票記一級
賞以五十金賊營今年四野薇秝焉取禾作家計日日
巾幗罵將軍城上鐃吹門自閉婁齊卽來待麥黃城上
堤上坐相望北將河南無淨土左鎮擁兵截武昌富家

積金不積穀倉倉糶盡斂空屋死者已果生者腹生者
豈有完骨肉官府下令曰搜糧抽刀控箭入人房搜之
烏有曰濁助珠玉還藏粟囊囊五月開門放人出六月
塞門防人逸將軍密計撫軍領肥瘠皆堪充軍食銀滿
杯米一杯豪家潛向老兵謀老兵米有肉更有私下
屠人公買牛兵將三日索一賜窮後周王夜不寐粟紅
已罄神宗年鈔黑猶題洪武字百官數月城上棲鼠雀
羅空馬妾啼太守骨立麴爲糜方伯耄年栢作虀或啖
棉子或啖紙四府自飽三府死將軍連日宰駱駝愁瘦
黎園諸弟子巾官朝暮收王時說盡民間瑣褻辭朽車
盡伴年裘炙涸水蟲爲魚子炊八月晝夜連陰雨城下

水從城上取九月忽傳黃河遷紀日十七歲壬午黑雲
末散黃雲生一夜千鐘萬鐘聲纔送蛟龍闖北鄗旋教
樓市收東京匆匆從駕壽山上空處洪濤深七丈王家
僅餘數尺城女牆缺盜如破盎馮夷怒叫天吳趨鐘樓
鼓樓爭須臾只恐壽山淪水底相約結帶埋珠襦文武
將士呼舟渡舟子操舟左右顧百官在後王在前法度
不行行斷路舟開遙指古寺牢相國聰吻百人隊水面
忽驚砲火響賊筏漸欲近城濠撫軍聞之額頻蹙將軍
第呼渡河速新河已過過舊河舊河之水沒車輻王駕
倉皇次延津燃燈小院點妃嬪低頭拭淚中官嘆幾回
錯與舊宮人左右紛言鄴下好昨日王家離散裹一騎

雙乘騎又稀妾身獨走沙門道夜來和衣宿荒村寡裏
猶入後載門乍醒不知同伴盡失聲倩視臂間痕聞道
鄴城纔三舍妾身到應是明夜未到預憐望西陵銅雀
惟見漳河下非關老大好咨嗟芳草王孫何處家淒音
柔斷風漸加颯颯茅店響霜華噫爾宮人莫惆悵余亦
滿身黃河浪說盡汴梁遺事多河北天寒雞蛋唱

流賊李自成羅汝才聯營而去。賊欲得汴而據之以號
令遠近如劉季之於豐沛也而汴人傷其目潰而欲
屠其城又數攻不下殺其戰卒最多則益忿既而竟爲
黃流汨沒矣於是東掠汝穎西據陝洛南跨荊襄此賊
破汴而後所圖之規模也雖曰逆賊草創亦不可忽其

爲無人也

流賊李自成襲賊袁時中於圉鎮破之併其軍時中既
貳於自成往來歸亳間既而黃河南注時中不能越乃
盤據新岸常岡圉鎮等處不殺人不放火專務募士積
糧以收人心其或有抱才藝來見者卽以客禮待之如
士人劉玉尺朱成矩劉靜逸之徒率狂誕好大言爲其
所獲輒稱天文及六壬太乙風角諸書希免脫時中不
悟則大喜引爲軍師惟其言是聽後又得土人余龍門
者以恩結之卒賴其力走開州訪求其叔與弟以來其
得人死力類如此然步卒雖擁一二萬而騎不及千終
非闖敵闖惡其漸強而相軋也遣其部白將官者率輕

騎數千兼程而掩之前部將至時中大懼使幕客占之
咸曰不利當速走會天大雨時中度不得脫乃仰而嘆
曰天亡我矣走將安往乎諸君且各去毋我顧吾意已
決不能復走矣遂迎戰親燃砲鼓衆死鬭殺獲甚衆既
而白賊大至矢石如雨衆不能支遂潰時中引百餘
騎敗而走追至圍鎮北擒而磔之其卒萬餘皆降白併
將而歸於是中州惟闖曹二賊矣
是時闖曹聯營橫行無所忌諸鎮將皆望風引避莫有
敢當其鋒者郡邑援絕賊至即開官吏率束手不能引
決則易服匿草間苟活耳而猶然獵獲者比比也故年
未之際宛洛間州縣盡數破而一時之守百里者性命

皆不可朝夕保如質豐自張人龍而後則建昌朱由械
殉於前陵縣貢生周之德以洛陽丞來署殉於後郟縣
自李貞佐後徐廷試涖任三日而殉之其次則曾清郤
子炌殉之其次則山西貢生雷振揚以教諭署事亦殉
之甚至主簿則紹興陳惟孝典史則江西胡士奇湖廣
劉名揚皆千里一官譬如滄溟一粟乃相率駢首慨然
伎節而殉之也哀哉
流賊破郟縣知縣李貞佐死之　貞佐安邑人賊既破城
被執不屈擁出城南遂遇害其母亦死之諸生王喬昌
父敬臣亦諸生也誓不屈於賊戰不勝恚恨投井而死
喬昌慟哭曰父死矣吾獨生何為亦投井死時有李文

之妻曾氏者聞城破自焚其室投火而死
流賊破鞏縣　喬作霖被殺其妻李氏抱霖屍而死
流賊破孟津縣　孫養翼妻李氏聞城陷同其夫之姊孫
氏投河死
流賊破汜水縣　知縣周騰蛟香河舉人懼不能守乃遷
治於摩天砦以扼其衝賊悉衆來攻寡不能敵卒為所
陷遂自溺於黃河灘後得其屍印猶懸於肘邑人買棺
瘞之　縣有邢氏者縣民郝鳴鳳妻也夫已亡賊掠縣
氏負其姑走賊殺其姑邢曰既殺吾姑何不殺我賊義
之邢大罵遂殺於其姑之旁
流賊破長葛縣　縣民尹正元之妻蕭氏攜兒婦張氏匿

荊棘中賊至搜出之蕭被執不屈罵賊賊怒加之刃張
氏從荊棘中躍出曰吾姑也願代姑死遂並死青松蔭
下
流賊破遂平縣　知縣劉英貴州貢生也被執不屈罵賊
而死王弘祚女年十三被執不能奪賊恐之曰不從將
粉汝身女曰甘心賊怒殺之
流賊破西平縣　知縣高斗垣山西人被執不屈死
周王在彰德上書言事侯恂移軍於曹縣　初上之命恂
視師也以左良玉故當時諸將惟左良玉最強亦惟左
良玉最難制楊嗣昌十九調不回而襄陽陷朱仙鎮之
役亦以良玉夜遁而諸軍潰從來制府莫得其要領然

其感恂也實深嘗過歸德謁恂父猶行家人禮雖爲微
帥不敢自居於客將朝廷知之故由恂於獄使視師恂
亦以良玉爲可倚以滅賊而不知良玉之初則養寇而
不欲滅今値畏賊而不敢來矣恂至陳橋移檄各鎭會
兵諸將多不至檄至襄陽良玉堅壁不動但以其軍之
被創者多示使者自言義不負侯公而勢不能來辭甚
哀恂無奈何乃次於河北之柳園不進開封來告急不
聽朝廷屢催進軍亦不聽恂部下偏裨多其家奴所將
數千人皆梁宋間土砦魁桀鷹眼未化者其所爲不法
事甚衆恂無以禁也及黃河決開封陷賊南趨汝寧周
王渡河居懷慶人言洶洶恂乃東移軍三百里屯於曹

縣曹縣劉澤清家也其弟澤深爲督師中軍副將實倚
恂爲功名地腹心爪牙比屋皆是曹人聞劉府名號雖
小兒亦不敢夜啼而恂至雖牧圉廝養卒亦據其上而
凌轢之澤清不能平恂文人且老不能軍軍事皆委於
副將邱磊磊少爲軍校嘗與左良玉剽掠性驕悍治軍
無紀律亦與劉澤深不合乃陰嗾曹之諸生數十輩具
服詣恂言其狀畧云北京戒嚴南有流寇公率衆不南
不北其意何居恂默然無以應旣而大怒取首言者縛
而杖之百澤深不勝其憤乃閉城吹角聚其衆欲攻之
是日恂卽移軍又東百里許屯於單縣其軍之縱恣更
熾於在曹時會周王上書言恂堅壁河北擁兵觀望不

援汴劉澤清亦上疏言其縱軍無狀要主屠民疏爲祥
符人孟觀草者極其醜詆朝廷乃逮恂而以呂大器代
其軍澤清遂收磊下淮安獄中尋縊殺之其後歸德人
有過黃河者單縣之民皆以爲侯兵而殺之至今歸德
人視黃河猶有戒心云觀字仲輔性剛直負氣使酒恂子方域嘗鬭其爲劉草疏事觀無所諱其辭甚厲
侯恂革職聽勘以呂大器代之　時諸將皆觀望左良玉
屯襄陽尤桀傲不聽大器入懷慶受事九調而九不至
　江西道監察御史黃澍上疏言守汴爲古今奇苦叙
功爲鼓舞微權乞速覃皇仁廣勵忠義以作後來榜樣
以收未散人心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始被旨守汴文武

各官及鄉紳舉貢人等勞苦備至忠義可嘉宜與優賚
特典以昭激勸高名衡加兵部右侍郎病痊起用仍賞
銀四十兩任濬實授京堂起用不必加級黃澍王燮已
經考選候俸滿日優陞京堂各賞銀三十兩梁炳授三
品卿銜致仕賞銀三十兩蘇壯加二級吳士講於新任
加一級各賞銀二十兩蘇茂灼彭士奇加職二級廕一
子入監讀書陳永福加職二級賞銀三十兩陳德加職
一級賞銀二十兩譚國楨等十二員各加實職一級無
實職者從小把總加授楊銓朱懋俱授七品京職李光
壂選授知縣張爾猷功貢優選畢之琛加級改授車登
科謝廷璽復原官曹坤司禮監優敘

流賊破光州鄉官按察使黃剛與妻王氏赴水死子彝如殉之

十月總督孫傳庭率師出潼關討李自成戰於郟縣大破之　傳庭山西代州鴈門人長身仡爽善騎射爲秦撫屢破賊與洪承疇齊名奉詔入援改保定巡撫以失聰辭上怒下之獄至是出之以兵部侍郎賜尚方劍督諸將討賊是時中原羣盜皆爲李自成所併與羅汝才合營並驅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一時謂之大營又曰老府兒鋒所向堅城勁敵雖摧枯拉朽不啻也而仗鉞行間者率文弱不能軍且諸將驕倨視幕府如嬰兒玩易之擁兵觀望不聽其調發每遇賊輒引旗先走故

師出多敗衂無功汪喬年傅宗龍遂相繼以身予敵傳庭至秦中檄召諸將於西安聽令縛總兵賀人龍坐於旗下數其開縣襄城之罪斬之一軍股栗表副將高傑爲總兵官高傑者故降盜流賊部中所謂翻山鷂者也自已卯投誠屢立戰功傳庭拔之爲中軍擇將選鋒軍皆兼倆兵不過二萬而甲馬器械皆極一時之選十月聲言大軍出潼關而密遣別將出武關自南陽鴉路趨寶豐傳庭親率高傑左勷白廣恩鄭嘉棟牛成虎等踰太行由汜水渡河而南潛行山中出禹州時賊勢熾甚將西窺關至郟城之東而官軍疾馳至突遇賊於講武塲遂戰時牛成虎將前軍左勷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遇賊佯北以誘之賊奔逐成虎還鬬高傑突起翼之左勷鄭嘉棟左右橫擊賊遂大潰官軍乘勝大破之追奔數十里將戰時羅汝才猶未至自成立馬高阜處望之見官軍自山側馳出甲光如連天積雪目不能端視自成始有懼色及會戰官軍皆邦弓刀而持鐵鞭長數尺奮擊之賊中者輒斃遂大敗自成折其纛而走墜馬馬逸得他馬騎率敗卒南奔以人塡小黃河而渡河水爲之不流官軍又及之將殲焉而羅汝才突至官軍遂潰時賊不意官軍自北來倉皇駭鬛而官軍直搗中堅聲震天地大呼欲生擒自成賊遂大潰折其纛渡汝水西南而去委婦女贏馬衣服金珠被於野以

餌官軍官軍見之則皆爭取置懷中或繫諸馬鞍失伍離次不復爲戰備汝才在香山覘其狀乃還軍擊之官軍倉卒不知所爲且其胸腹率臃腫彭亨不可俯仰而馬鞍如駝峰亦不能馳驟遂大敗死者不可勝計而所遣別將出武關以趨寶豐竟不至左勷高傑牛成虎幾不成部伍獨鄭嘉棟白廣恩之軍克全是猶然擁兵玩寇不受軍門之節度也汝才亦憚官軍之強不敢追而與自成屯郟收散卒閱其所部丧精銳八千餘人自謂入豫以來未嘗有此一敗也非汝才救至竟殲矣於是聯營而南不敢謂秦無人而關可窺矣

是役也先大勝而後大敗其不書何爲傳庭諱也賊自

骨而死遂屠其城居七日丁巳虜崇王由横及世子諸
王以行遂向襄陽
流賊李自成由南陽入楚　左良玉軍嗓大掠而東詣屯
九江待發時良玉軍號三十萬在諸將中獨强然跋扈
不爲朝廷用流賊初憚之呼爲左爺爺在汴洛間猶呼
爲左家軍及朱仙鎮之後則但曰左家小子矣聞屯襄
陽直趨而過之良玉偵賊將至遂縱兵大掠而東所過
焚廬舍夷井竈雞犬無所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時朝
廷方以左都御史名吏部侍郎李邦華入都舟次湖口
聞左軍變毅然曰此事關係陪京豈可漠然竟過乎乃
移檄告良玉曰本部院四世老臣一生忠孝討逆勤王

義旅雲集仰望貴鎮與我同讐共掃鯨鯢以成偉伐頃
傳麾下全軍南潰所過殺掠江流中斷遠近惶駭陵寢
震驚何輕易舉動如此以列聖英靈在上神武羣醜游
魂膂斧不遠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興疾討賊而乃
甘自菲薄貽悞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留京文武足高
喙長倘不諒貴鎮心迹飛章入告貴鎮其何辭以對十
五國豈無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領安保無從
中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冢而汙青史爲千古笑端
智者所不爲也貴鎮宜即日嚴戢兵丁疏通江路撤舵
回船刻期還鎮愼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縱有疑難
莫可措處候本部院到院日設法調停務令妥當綿力

庚辰冬入豫闖名城殺藩王[illegible]過之捲旗竟去不敢
枝梧而仗鉞臨戎者恒橫臥沙場求馬革不可得孰謂
傳庭文吏而能破之乎破之可喜敗則宜爲之諱也然
其諱也無乃非直筆已乎曰不然有明軍法之不行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繼汪傅丁楊之後而能一挫賊鋒焉
尚不可謂能軍乎且下文大書其上疏自劾矣則其筆
之微而未始不彰也爲之諱乎其能軍也
總督孫傳庭上疏自劾詔傳庭圖功自贖
十一月總督孫傳庭治兵於登封收輯潰師　郟縣之
戰諸將不和雖大勝而軍無紀律進止不齊其士砦諸
渠之從征者尤甚白廣恩不急戰而高傑軍獨深入逐

北諸將或進或不進但往來賊部掠其輜重賊衆皆惰
伏莫敢枝梧及傑軍突遇羅汝才左次而諸將又不力
援輒引軍先走於是賊之婦女廝養皆起而爲難矣是
役也始雖大勝而卒亦大敗不可以言功因上疏自劾
待罪於登封有詔圖功自贖乃復治兵而行賞罰焉賊
既東走傳庭亦還軍關中
閏十一月庚戌流賊李自成破汝寧府虜崇王　賊以己
酉至圍其城時保定巡撫楊文岳屯西城監軍孔貞會
屯東城相拒一晝夜互有殺傷明日庚戌城陷文岳貞
會及僉事王世琮知縣文師頤併伊陽知縣孔貞璞皆
被執見賊不屈賊怒縛文岳等爇大砲擊之皆洞胸糜

可竭不惜囊底自當爲朝廷了此大事爲貴鎭濟此饑軍尙其勉聽鄙言亟圖桑榆後景否則義旗廻指將不得與貴鎭以玉帛相見矣艮玉捧檄心動既而邦華又使其親信至營開陳禍福鼓以大義艮玉益大喜過望及邦華至艮玉具橐鞬迎謁於舟次邦華命更服登舟以師生禮相見艮玉隅坐執禮甚恭不覺流涕曰使艮玉早得公即肝腦塗地甘心焉何得蹉跎至此願勉末路以圖報効於左右邦華慰撫之而詞色甚厲艮玉始心折焉明日具威儀入其軍慰勞將士勉之以忠孝大節一軍皆驩遂清軍釋諸俘掠男女闔左安堵一面檄皖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軍餉俾還九江待發

是役也世謂非遇邦華則金陵殆矣豈惟金陵東南一塊土尙可問乎是時侯恂子方域在金陵一時士大夫皆知方域父與艮玉有舊咸勸方域移書止左軍方域不得已乃代其父移書於左曰頃待罪師中每接音檄嘉壯志又未嘗不嘆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犄角無人卒致一簣遺恨今凶焰復張隳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跋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閫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畧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謂熊羆不二心者舍將軍其誰老夫倉卒拜命固爲主憂臣辱金革之不敢控辭亦猶與

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左右手倘得悉先聲殲渠俘馘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病痰已篤更遭家變痛毀之過遂致癃廢爰以采薪之憂未畢盡瘁顧念高厚未由報塞惟願將軍賈其餘勇滅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夫而老夫藉手以答萬一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旃鄉土喪亂已無寧宇闔門百口將倚自下喘息未蘇風鶴頻警相傳謂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而前老夫以爲必不然即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應下汎防之衝也鄙裏不戒賊勢鴟張時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驕之儲威夙飽殫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

一步便非分壤冒嫌涉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綏輯危不異於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動至回諸軍士倉皇耶甚則無識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孥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生平審處豈後嫖姚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綱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相宅況陪京高皇帝弓劍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疆埸師武未取進此誼宜展覲語云流言止於智者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爲流言又不待智者而決之矣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每聞將軍奏凱獻捷報勣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聽聞引席而前惟恐其言之遽盡也或功

爲而不見[illegible]掩耳而走進廣而去處乎其不願鬭也頭者涙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將軍十年建樹中外倚賴所當矜重以副人望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當其去來若不知其大將也同時臨淮亦與齊名其後勢位之際稍不能平偃蹇跙跎乃至偏校不復稟承此無他功名愈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惟三思留意焉艮玉既得書其回稟帖卑謹一一如平時遂還

流賊李自成陷襄陽御史李振聲死之　振聲亦米脂人方按襄陽而李自成至令於軍中曰御史李吾兄也城

下而敢以刃相向者磔城陷御史猶督戰軍潰被執或曰李御史也賊皆驚顧乃以肩輿奉振聲入營自成出見泣而呼大兄振聲叱曰吾奉命按襄陽豈從鼠輩反耶汝米脂走卒披猖至此王師旦夕至且擒矣何兄爲自成笑曰大兄誤矣趣具酒振聲酹曰臣無狀不能親見滅賊矣乃大呼曰吾不從鼠輩反何不殺我自成不聽爲置一帳使數十卒衛之戒曰謹護守毋致有他其供具甚豐振聲終不爲動顧時時飲酒醉則大哭罵不止使卒陰伺之動靜必以聞左右感激有爲之泣下者其渠魁數人陰相左右故久不及於難既而自成求天文生及鑄印者振聲聞之驚曰鼠子敢爾吾不與之俱

錢[illegible]已也則大喜趣設果具酒振聲麾其手曰止吾來送吾頭耳不爲飲也因論以逆順禍福累數百言欲以感動賊賊相顧愕眙自成恐衆心動大怒曰汝欲惑吾軍耶旋更笑爲好語曰大兄誤矣振聲復大呼曰吾不從汝輩反何不殺我自成立遣卒以肩輿奉振聲入襄陽傳署而列兵以衛之儼如敵國亡何賊中有蜚語抗曰李御史遣人召左帥且至矣既而自成邏卒又得左帥與羅汝才通書自成乃大疑一日忽數十騎突入署廹乘馬振聲曰吾辦此著久矣於是從容乘馬綏轡出襄陽南門少西可三十武騎勸振聲曰下振聲笑而下曰無庸也吾以書生

爲請白御史倘畏此一尺鐵亦在牛孔間矣牛金星寶豐人孔尙達太康人皆在賊中孔未幾即去牛至賊敗時始遁　因北嚮拜曰臣無狀竟不能滅賊死有餘罪引頸受刃若無事然賊騎斷其頭而去商邱人陳明聖曰壯哉李御史眞御史也因抉女牆掩其屍而賦短詩以弔之御史身長不滿六尺而豐頤特甚環眼多鬚每怒鬚輒張目光奕奕射人自成畏而愛之嘗曰吾目中從未見此人陳明聖商邱諸生落拓敎氣節好大言歸德陷時賊將有金剛者獲之待以客禮明聖乃繆爲大言諷金剛金剛大喜與其黨陰相結將大有爲也會郟縣之役金剛戰死明聖無所依嘗傳食羣賊間羣賊皆齷齪無遠志自相攙搆明聖度無足

與謀者遂遁歸居睢陽城南之舊廬二十年不出及病
自題其主曰南湖布衣賦詩而卒嗚呼世之論李御史
者多矣言人人殊未有得其眞者李漁曰李自成陷襄
陽御史李振聲從賊特其同族出入乘肩輿揚揚然甚
自得也後與左帥通自成殺之當是時自成强甚左帥
不能支每遇輒遁且振聲既降賊恃其同族矣賊方妄
意帝王振聲亦將妄意關竹而復通左帥何爲嗟呼漁
可謂不達人情而自相牴牾矣且漁亦不足道也崇正
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李自成破歸德府而谷應泰則
曰十四年三月明年三月八月又陷大書特書如是者
三漁之續明史亦云則其論李御史尙足信哉余友陳

明聖陷賊中在襄陽親見其始末爲予言之如此
寧陵張政滌曰李御史事世多以他書未見而疑之如
十三年杞縣李公子之賑荒鼓亂十七年北京李國楨
之葬主捐軀他書固言之鑿鑿矣果可據信爲不刋乎
余叔祖禹謨已丑進士筮仕米脂陳生託寄李公子書
公子親來叩陳生同至襄陽南門外得歃証血扶櫬而
歸此愚所親見者也未可以其見聞所未經而遂疑之
也天下之大事變之多吾又安得皆其見其聞者而傳
之發微闡幽正於其非人所共見共聞者耳作者其有
意乎彼區區兎圃老生烏足以知之

流賊革里衆入新蔡署縣事汝寧通判官家苑之家出

東隨州及見[illegible]
城南小河灣軍無紀律攻劫擄掠其異於賊者無幾也
百姓不能堪象乃惻然流涕言於督言於帥力爲禁之
民間夫婦子母得完聚者數千人兵方去而革賊又來
犯象率士人力禦之戰不勝衆潰被執不爲屈罵賊而
死

劉超據永城叛　是時梁宋間新罹兵革百姓率千百爲
羣團結相保聚其不逞者遂竊弄潢則有李際遇王彦
賓郭黃臉張長腿等東則有房文雨徐顯環戚念梧程
肖瑀等憑栅樹砦者不可勝數然恐時平而有司或繩
之以法也乃自托於有力者以爲窟穴有力者亦藉相

招納引爲羽翼以自雄所在皆然而永城特甚初賊在
歸德永城士大夫謀戰守以爲不得知兵者總統之則
事權不一人心亦不齊而城不可保惟超老將知兵乃
共推超皆願受約束適喬舉人明旟有族人夜縋城走
守者執之超欲行法以立威魏御史景琦爭之超不聽
衆兵尤超遂不受其約束既而賊西行事寢自是超與
魏喬等有隙聚黨相讐如敵國然會超有與定總兵之
命將行魏惡之乃遺長安當道者書以厄之中途爲齊
帥劉澤淸邏得以遺超超大怒弟越慫慂之遂率其黨
露刃攻魏魏不知也方在門超將至魏引避門內超衆
入執之殺於市遂滅其家一老嫗提其五歲兒走匿免

退執喬亦殺之而據[illegible]都[illegible]尚書國事衛[illegible]其
家勒使爲書條具魏喬罪狀遺當事者以求脫使其黨
閉城守而自率衆西將以白當事者至歸德聞王撫軍
自將而東矣遂還據永城以叛

冬巡撫王漢討劉超於永城超殺漢協鎭陳治邦戰死師
潰　漢之自將而東也中軍陳德協鎭陳治邦從治邦
臨漢武舉擢參將陛見賜宴御書敢戰之將四大字製
旗以賜之漢授協鎭從征永城兵不滿三千人軍於城
北諭超出超不聽漢麾軍攻其北門破之入戰於巷治
邦戰酣馬蹶折其股被執不屈而死漢入坐戍樓處民
之有橫死者乃製免死牌數千張遣卒分部諭百姓得

此牌及閉門不操兵者皆免死而賊部張若輝者佐超
爲最率卒自城上襲漢殺之材官軒縱率部卒力鬬奪
其屍而歸時無棺以兩馬絡而載之至夏邑乃治喪南
康通判彭堯諭以詩哭之其詞曰敢奮螳螂臂輕傷節
鉞威甲光隨雨暗將氣入宵微自分前驅往空令輿櫬
歸不知身亡敵長使淚沾衣

命太監盧九德監巡撫馬士英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陳永
福等軍圍永城劉超伏誅　漢之入永城北門也超衆
謀殺漢或勸超遂出永城門大掠而西數汝頴羣盜而
併將之往來宛洛間以觀變超猶豫不果且足病不能
乘馬其黨又皆故永城羣盜不肯去鄉里弟趙肅材無

退議[illegible]如我何稱[illegible]大臣[illegible]
奏請可無事矣遂據永城不出既而官軍四集圍之攻
數月不下鳳撫馬士英致書超諭以禍福超乃質丁綵
等家屬出約降黃得功大怒曰吾不與叛臣共天地遂
引軍東走約既定超乃率其衆出詣九德軍降衆數萬
屯永城東橋外待命而得功忽引軍自南來傅城而北
抵超營軍遂縱衆披靡莫敢枝梧伏屍十餘里無一人
得脫者永城平九德傳超於京師斬於市

豫變紀畧卷六終

豫變紀畧卷七[illegible]三月

崇正十六年春正月丙申朔

督師孫傳庭治兵於陝

四月流賊李自成殺賊羅汝才併其軍　初自成與羅汝才結爲兄弟汝才兵精而智疎戰輒先自成以機籠之非兇也駐襄陽自成遷卒得左良玉與羅汝才暫疑汝才遁左將圖已乃佯造汝才飲極驩汝才大醉自成去亡何率壯士復造汝才汝才醉而寢自成屛左右若將與汝才密謀者即其臥閒殺之而併其軍軍大譁自成乃素服爲汝才發喪哭盡哀陳汝才過左狀與其不得已之故且撫汝才子如已子以悅其衆月餘乃定勢大振於是自成始有窺秦中之志矣

按羅賊之年覗闖獻差長其智畧部勒常爲諸賊冠故延安十八寨而汝才其渠魁也自稱曹操而性實疎蕩嘗爲闖賊所籠在楚則助獻在豫則助闖每爲軍鋒脫人於危自爲闖獻德已居之不疑嘗與闖獻聯營頡頏不相上下夫一國不堪兩君一營寧堪二帥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於人爲順爲逆莫不皆然不可不自審也汝才不能爲人上又不能爲人下是絕物也安往而非危地乎且倡爲賊不殺賊之語以忤軍門而自絕其招安之路歸正而人不信做賊而衆不安反覆無常是特呂布李全之流何以自托於天地哉凡人急則相

戕緩則相圖况在盜賊詎論情理而乃恃衆而驕不備不虞不知是時闖勢已成固視汝才爲獵狗良弓矣不闖左帥有書無書也左帥無書闖能容其相軋哉非闖圖曹則曹圖闖旁觀如火固不待卜筮而後知特發之早與遲耳孰爲賊不殺賊乎迨夫變生杯酒而刃洞於胸死後有知應亦自悔其失算矣

尚少賊申靖邦轉掠榮汜鄭密諸處榮陽諸生張拱辰苑之　拱辰率衆禦賊賊佯敗走拱辰躡之遇其伏賊四起衆潰被執罵不絕聲而死拱辰素知兵鄭守魯公愛其才委練鄉勇以衛地方有土寇張步雲者據香爐山作亂拱辰以書諭之不從遂力攻而擒之榮賴以安其殁也人咸哀之

流賊至是愈熾矣賊聚我散賊專我攜何能滅此朝食計惟有堅守潼關養威觀變徐圖合圍以蹴之耳廟算不勝犄角無人遽欲一鼓而殲之抑思此何時勢哉雖仗鉞者不憚馬革固宜有進無退然而以師予敵其如社稷何時督師孫傳庭治兵於陝秦中士大夫言其養寇帝亦疑之下手勅催戰傳庭不得已乃上疏請出師中允劉理順獨以爲不可貽傳庭書曰治愚不知兵事數日內連讀台臺籌畫知賊可計日而平如武穆之殪楊么也雖然杞人私憂亦有願聞於左右者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克患無餉兵集矣餉克矣患律不明而

[illegible]不一而衆不協[illegible]矣衆
協矣又患撥之獲而藏之不動前此之所以倏進倏退倏合倏離而迄無成功者全是失也今邊兵猶至驕將傑心三晉輪蹄叢南撥留號令燦若三辰部署勢如指臂散者俱可無患矣但此舉係天下安危非直豫楚曾如業之芻豢博之孤注斷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徼倖於不可知之兩陣間也闖新併曹其部曲疑矣能必其眞爲我用乎僞官徧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相援應乎李中彼猾竄伏山中能必其不爲後患乎荊襄水陸西北土馬能必其耐彼沮洳乎左帥桀驁狂逞無忌能必其不懐猜貳乎之數者皆長安縉紳所苦心焦思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棗庭智不令留與日此其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强非智不發非慮不謀非愼不成故不敢避冒昧之嫌而率臆附陳仰希台鑒眞過計矣由此觀之劉亦可謂知兵者也又與秦開府書曰某聞成大功者存乎識與膽而已兼斯二者百戰不殆明公受事未幾三捷馳宣且縛取逆魁生致闕下恢復大業固已米聚目中豈曰管窺斑一耶史稱李光弼入汾陽軍壁壘改色觀此決策解圍力戰殄寇難易虛實爲何如目今駐節河南鼓厲將士接引餘衆深得進勦機宜李際遇道伏山中游魂假息諸僞官沐猴而冠釜底待擒卜以二剛各建奇功銳氣方强尚何衆寡强弱足慮哉但糧兵

[illegible]
公之藏若屢郊之矣孫白老何日出關局早會期共成犄角白老曾遺書敝郡深以軍餉不足爲慮雖此秋成收買本色以爲接濟實萬不容已之圖明公或已有成畫乎近有獻議於當事者云嵩縣土寨安靈制闖反掌之易大老力主其說夫兵有奇有正有虛有實必正與實不可勝者在我而後奇與虛可相機而施若徒以口舌約結遂欲收指臂之用而成戡定之功恐塵飯土羹難以果腹敝鄉事不堪再誤其關於事機不小也附闖以備裁鑒其後督師出關卒無功

五月河南巡撫秦所式上封事言河南兵賊形勢其畧曰中州大勢闖曹踩躪五郡八十餘城盡爲丘墟及革左諸賊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城此流寇之大畧也自永城以至靈閿自宛汝以至黃河方千里之內皆土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棲山結砦日事焚掠此土賊之大畧也辦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及二千陳永福餘兵不及四千合卜從善三千人亦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畧也用兵必核餉河南五郡淪沒河北强半蒿萊額賦五十萬去年完不及二十萬與撫闖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大畧也轉餉必須民自經寇亂十餘載人烟幾斷守城修河轉運無事不藉民力至於稚子荷戈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畧也撫民必須官按除目則有人稽地

賊蹂躪中原郡縣所至皆然此官吏之大患也腹心重
地敗壞已極雖望速發內帑亟練精銳招徠土著豪傑
開荒選牧積糧講武以圖修攘之實政此今日急務庶
幾有濟臣亦不敢必也疏上帝覽之撫案太息而已
孫傳庭以兵部尚書總督秦蜀晉豫楚江皖勦寇軍務仍
總制三邊特佩七省督師之印
七月詔催督師孫傳庭出潼關 傳庭以副總兵高傑將
降丁為中軍四川總兵秦翼明出商雒為犄角綏夏總
兵王定官撫民為後勁而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
前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於洛陽其餘蕭遐總

兵白廣恩副總兵鄭嘉棟趙華枝等俱督師進討
八月丁卯師出潼關 檄左良玉自九江赴汝寧夾擊不
報
辛未師次閿鄉 賊將李自成盤踞宛襄漸有割據之謀所
破城邑多委官護守其視官軍蔑如也而惟憚傳庭及
聞出關則大恐部中多相對涕泣且有相率亡去者自
成亦降箕仙問吉凶乃屯其眾於襄郟間築小土城二
十餘座城內各築一臺臺上樹大旗一卒四掌鼓角候
軍進止每城門伏大礮其側守禦步卒各執長矛弓矢
以禦衝前之城前十三里皆掘坑塹其城之險處亦然騎
卒列陣於城後蓋懲於壬午十月之敗也鄭之俊曰壬
午之役傳庭渡汝河本軍稍却白廣恩鄭嘉棟堅壁
不援僞軍遂敗傳庭欲斬二大將以徇諸將環泣乞効
死傳庭乃許之仍罰各輸戰馬五百匹助軍以贖其罪
乃入關練兵屯糧欲堅守以伺其變秦中士大夫弗善
也聞於朝累檄催戰傳庭不得已入與夫人張氏訣張
曰丈夫報國耳毋顧家遂率諸將出關會天淫雨四十
餘日餉不繼晝夜冒雨行不能成廬帳人馬立泥淖中
又無所得食士卒不能堪諸將力請傳庭曰士卒誠勞
苦第吾三日一拜疏報兵所至寧以淫雨不進聞朝廷
乎諸將皆歔泣乃不敢言
丁丑前鋒牛成虎遇賊於洛陽擊破之又敗之於河岸追

奔至汝州 傳庭欲修河南府據險屯糧以逸制勞既
而不果嗟乎傳庭此策善矣此城既修則糧有所屯而
險有可據屹然一重鎮也以主制客以逸待勞則進可
以戰退可以守賊雖不遽平而漸有可平之勢然而卒
不果行者何與豈傳庭視賊易平而疏不必上耶抑帝
急欲平賊傳庭雖拜疏而留中不報耶惜也其不果行
也尤可慨者秦師不出商雒左師不離九江而仗鉞深
入犄角無人此與馮河而前袒裼暴虎者何異其視楊
嗣昌局勢相去不啻什倍師雖屢捷何益於存亡之數
必至於一跌而不可救也使其初算果行汝州之禍安
得如是其烈哉悲夫

[illegible]內有公費七[illegible]不定奪盡欲其剝貯之也傳庭曰吾受命朝廷辛賊耳豈復屢富貴倘不濟則身死矣何公費爲且吾與諸將戮力行間方且共生死又何有於財其雜之軍餉中犒士乃命押解官資於孟縣

九月己亥孫督師自汝州進軍寶豐　賊堅守不下壬寅賊以輕兵來援白廣恩盧光祖高傑分兵却之癸卯賊選精騎來攻諸將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即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乃親督諸軍力攻拔之斬僞官陳可新等進攻唐縣又破之進軍郟縣會大雨六日糧

車日三十里泥淖不即至士馬俱饑軍中皆怨或勸旋師就糧傳庭曰軍已行即還亦饑奚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復郟縣得騾牟二百餘分犒食之立盡以總兵陳永福守郟縣時傳庭前鋒盡收革左部皆致死力戰以攻賊故賊每戰輒北奔還襄城堅壁不出糧亦盡其勢漸蹙

戊申師潰於汝州　時官軍既深入而大雨連旬糧餉不繼士卒疲餓不任戰而傳庭之氣奪矣朝廷催戰益急師遂前潰　是役也官軍屯郟縣西南兵多而運餉不繼傳庭患之賊營郟城之東深溝高壘不肯戰而使其别部由山北至白沙諸道以抄掠官軍之糧運若有見於周僕侯之槩與悲者而官軍遂不支矣戊申夜師潰諸將不復知軍門所在莫相統轄各率所部西走賊乘勢疾追一日走四百里軍遂大敗監軍御史蘇京走孟縣已西旋傳庭至孟津軍資盡喪收散亡渡河既登舟回顧岸上卒爲追賊所蹙多擠入黃河溺死者乃大慟欲躍入河左右力護之勸曰公一身繫國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急入關據險收兵以圖再舉天下事尚可爲傳庭既濟乃由河北趨潼關將陳永福在郟縣聞軍潰開城西走賊追敗之遂降賊賊以爲先鋒仍張其旗幟躡官軍後襲潼關永福嘗守汴射中賊目至是以總兵官而降賊矣子德尙守懷慶傳庭之再出潼關也甚

慮運餉之艱遣高傑部將遊擊王之綱往說諸土寨豪傑如張鼎李際遇輩俾共餽軍糈共滅賊以圖功名張李輩多應之之綱方還報而汝師潰矣不知軍門所在乃復還嵩少李家寨久之歸懷慶而潼關已不守矣時之綱有騎卒五千餘人屯城外御史蘇京欲奪而有之之綱覺率所部夜走東至濟寧久之乃得與高傑合軍

郟縣志曰孫白谷與賊戰敗於郟縣而明事不可復爲矣當時總督楊文岳汪喬年之徒賊皆蔑視之而獨畏白谷白谷不敗賊必不敢西入關或逡巡轉寇而南明之亡未必如是其速也其攻賊於郟城東而折其大纛

自成親督矣向令賊敗去而鳴金收兵部伍不亂嚴陣汝北以待賊彼即來薄豈能撼之哉及其再渡河而東也以數十萬衆仰給轉輸而不遣軍要害以防刼奪則亦疎矣一敗塗地而明社遂墟豈非有志殄寇而兵法非其所長與抑天命已去成敗之機固非智力之所能爲也悲夫志爲余友郟城全軍同筆也全博學有文熟於掌故不妄言其敘孫督師戰畧特詳予固多所取材焉

世傳孫督師郟城戰蹟言人人殊而谷應泰鄭廉之說特詳予未敢以爲信也其出師日月始末太抵皆依谷本而參以鄭說鄭爲予宗名之後特爲監紀同知仍管

糧運終始從軍其所說皆目覩與傳聞者不同如督師之十六年出關也谷曰七月庚子鄭曰八月丁卯信如谷說庚子至辛未則一月零二日矣是時軍法三日一拜疏言師所至出潼關三十一日始至閿鄉豈可聞於朝廷乎是後六日丁丑破賊於洛陽已亥師次汝州相距二十一日蓋督師欲修河南府駐軍事既不果始以汝州爲行臺又四日而癸卯拔寶豐破唐縣甲辰復郟城連日進兵其勤如此益可徵七月庚子之誤矣至於汝州之潰鄭以爲戊申谷以爲壬子相去祇五日耳不足辨也其後十月丙寅潼關陷則甲子皆從谷說唯丁卯戊申兩處從鄭嗟乎予以豫人紀豫事尚苦不詳又況彼傳聞無稽之筆乎則甚矣紀事之書之難也

師既潰汝州知州失其名降於賊仍管汝州事是時賊破州縣而官如故者皆是也而知汝州者有異焉其人晉人也自吉以一榜剌汝州降於賊後爲僞安撫使及賊敗南走某爲

王師所獲自匿其姓名而儕於卒伍既而隨其主歸長安其主旗下披甲小卒耳家甚貧以某强力使之往來西山輦炭以爲生如是者三年會有例旗下子弟皆許應試科目出身同漢人仕進其主乃使某教其子讀書而兼張烟肆爲業既而某以旗籍入學戊子中式己丑成進士其主懸駃患某往來多客日費茶酒而誤其生計也

欲逐之而無由房師商邱李太史使人諷說之而少予以賂遂得出寓於蕭寺

王師下嶺南是科進士皆加級隨征授以新收地方官某太恐投牒於部自陳不欲出仕部議不許且罪之商邱直生田作濮候選長安與某同寓故得詳其本末如此

汝州之役師儀自潰耳非兩軍接既戰而敗也既戰矣彼勝而我負曰敗如春秋王師敗績於茅戎是也我軍未戰而自奔曰潰如唐史九節度潰於相州是也午未之間丁啓睿潰於朱仙鎭孫傳庭潰於汝州而明遂不支矣是役也我軍收郟城屯於西南汝水上而以陳永福守郟城賊壁郟城東深溝高壘不戰也其勢甚感我

[illegible]後即遁耳趙者
猶鼠竄於穴中也諸將本非孝子順孫平居猶鷹
視狼顧至於臨危又安能保其一德同心乎一夫夜呼
則引旗而走矣長子費籛疑心生鬼豈能效周亞夫之
堅臥不動哉是以一日而至孟津也梅村皆曰喍近之
矣然潰耳非喍也喍則叛矣其下一段則悉如畫而不
足信也誠如是則明明既戰而敗矣宜大書曰戰於郟
縣敗績何以云師喍汝州乎蓋是時師饑宵潰傳庭
走諸將西奔偏裨參佐各鳥獸散耳而又誰與交兵乎
陳永福之走特後是以獨為所虜也使賊得早聞而勒
兵攔之則傳庭之死不待潼關之陷矣且師既潰而賊

來追賡恩猶能卻之何以為喍乎梅村書破萬卷而下
筆有神其紀載事也往往逢人下問而聊不到眼不到
傳聞互異而虛實不倫敘次甚詳而綱目相左且不自
覺其語之牴牾也又況於茅屋如拳眼光如豆者乃欲
著書言天下事安能使後人不笑後人乎

流賊破閿鄉縣　時州縣官民皆遁所在不復城守賊至
即陷直如破竹教諭高錦寄砦中賊攻砦破之錦投崖
而死子齊闢殉之訓導田浤闔家投井死縣尹丞尉皆
不知去向是時潼關以東之州縣莫不破碎而莽為盜
區闔國儼然一敵國而帝猶不知也甥竄者猶泄泄然
孫蘇視之嗚呼誰知孫蘇乃能殺人哉

[illegible]潼關敗
敗兵時河南北岸將士之至者多不應傍河而走賊亦繼
至關遂潰傳庭知事不可為乃躍馬操刀率親丁數百
騎陷陣而死時年六十三顴微白其屍不可得後有人
見一賊騎督師馬者高傑走延安白廣恩降諸將牛成
虎等皆不知所終唯監軍副使喬元柱單騎從督師陷
陣死喬定襄人以明經奏用嗚呼喬可謂不負知己哉
商邱鄭之俊時為監紀同知為余述其所見如此而孫
陵韓聖秋乃聞之諸城邱通判曰傳庭既敗從峽渡河
與總兵牛成虎訣以幼子屬之遂登首陽山痛飲投白
馬於河尋赴洪流而死猶遺一翁年角於山頭望見馬

浮沉波浪中良久乃沒邱時屬監軍其所言又如此要
之傳庭固指身死國而不肯忍恥以事讐者也嗚呼明
之亡於是乎決矣天下事有先後有緩急昧先後之勢
而失緩急之宜其不亡者幾希而況人主孤立於上首
不得一脊不顧身實心任事之臣乎即幸而得其人矣
或起之罪廢之餘或出於排擠之計不過假以節鉞為
他日傾陷之由而已矣豈其曰某也才果可為萬里長
城哉於是束縛之馳驟之從中而掣其肘焉務必使之
債厥事以為口實從而以三尺繩其後此其肺腑元黃
水火尚不如卒伍而乃以之掌銓衡執樞柄何以服士
大夫之心而使之用命也兵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將帥猶拘文法乎夫流賊之初入豫也諸將蓋養寇而
不欲滅也及破河南府殺福王諸將則畏寇而不欲戰
矣至於朱仙鎮之敗諸將且避寇而不敢望矣而傳庭
以書生兩勝之事雖無濟不可謂秦無人也然而不能
無遺憾者劉侍講理順請募兵滅賊帝曰光固有兵矣
夫光固治兵者朱大典丁啟睿也其人果可恃以滅賊
耶即曰可恃光固之兵果足以辦賊耶蓋賊勢燎原而
帝不知猶以疥癬視之上曰疥癬下曰疥癬而竟無一
人造膝深言而棄之者直至癰疽潰裂而大命隨之也
視秦之季世何異君雖不同而臣則甚之矣當是時天
子催戰本兵亦催戰初不問其衆寡强弱可以滅賊與
否夫賊以百萬之衆士飽馬騰所向披靡趫捷如左良
玉聞風輒走而乃以文弱書生往而攖之譬如驅羊鬭
虎祇劇其牙負薪投火祇揚其燄耳何濟乎且傳庭所
將諸大帥半屬降附引豺很而股脅以數萬疲卒當百
萬强寇三尺童子知其不敵乃能鼓厲將士而兩勝之
亦可謂能軍者矣假如天子從其請大臣爲之言使其
得練兵屯田堅守伺變提攜犄角運掉自如天下事猶
未可知也然師出而淫雨數十日賊至而黃河行北岸
天意固已早有所在矣而其昧先後之勢失緩急之宜
也豈獨人事哉豈獨人事哉太倉吳偉業作鴈門尚書
行以[illegible]

附鴈門尚書行并序

鴈門尚書行爲大司馬白谷孫公作也公代州人地故
鴈門郡長身伉爽才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愿慤關爲
持久計且固將吏心秦士大夫弗善也累檄趣之戰不
得已始出天霪雨糗糧不繼師大潰潼關陷獨身橫刀
衝陣以沒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
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我西安破率二
女六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踰垣避賊墮民舍
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跰入秦得
夫人屍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盡公素
有德於秦人云余曾識公於朝因感賦此仕公死而天
下事以去然其敗由趣戰且大雨糧絕此或天意有在
與未可備以責公也公之參佐惟監軍道喬公以明經
奏用能不負公潼關之破同日死名元柱定襄人

鴈門尚書受專征登壇一顧三軍驚身長八尺左右射
座上叱吒風雲生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盡千黃金
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橫長安城頭揮羽扇
臥甲韜弓不忘戰持重能收壯士心沉機好待兇徒變
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覆轍寧堪似往年
催軍還用松山箭尚書得詔初沉吟蹶起橫刀忽長歎
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來得失誰由算椎牛誓衆出潼關

墟落蕭條轉餉難。六月炎蒸驅萬馬。三陵風雨斷行山。雄心慷慨嘗飛檄。殺氣憑陵老據鞍。掃籜謀成類攜劍。量沙力盡爲傳餐。中宵軍潰楚歌急。退守嚴關雄千尺。此地乘高可萬全。依然天險嗟何及。蟻聚蜂屯已入城。持矛嗔目呼狂賊。戰馬長嘶失主歸。橫屍撐距誰能識。烏鳶啄肉北風寒。寡鵠孤鸞不忍看。願逐相公忠義死。一門恨血土花斑。故園有子音書絕。勾注烽烟路有盤。欲走雲中穿紫塞。別尋奇道訪長安。長安到日添悲啼。蘭足荆榛哭智井。轆轤繩斷野苔生。幾尺枯泉浸形影。永夜魂歸風露清。經秋不化冰霜冷。二女何年籲碧[illegible]。七廟無緣埋紅粉。復壁藏兒定有無。破巢窮鳥問誰[illegible]。時來作使千兵勢。運去流離六尺孤。傍人指點牽衣袂。相看一慟真吾弟。訣絕難爲老母心。護持始識遺民意。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於此葬蓬蒿。沙沉白骨魂應在。雨洗金瘡恨未消。渭水無情自東去。殘鴉落日藍田樹。青史誰人泣蘚碑。赤舃銅馬知何處。嗚咽材官鐵騎看。如雲不降即走徙。紛紛。尚書養士三十載。一時同死何無人。至今雖說喬參軍。

同里馮訥生作潼關行以紀其事、文尤詳核、

庚寅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總督諸軍。相機平賊。初上雖命將出師。猶未知賊之鴟張如是也。即在廷士大夫亦然。刑部侍郎陳以聞嘗與人書曰。九月二十六日召對平臺。看應周詳。天顏藹霽。精神折衝。固已日無小醜。溫語竟日。以整以暇。望而知爲太平有道天子萬年也。可恃無恐者此耳。若諸老條對。雖司農纖悉必核。樞之氣魄。銓之恪謹。各有所長。可商量處正多也。是時元戎馬革。弟子輿尸。黃河之南。五府八十餘城。率爲潢池。朝秦而暮楚矣。急如救焚援溺。猶恐其焦頭爛額而無功。一時士大夫乃氣象雍容如此。何其似王夷甫謝安石等風規也。以之麾塵坐鎮則有餘。投袂匡時則不足。帝至是唯按劍長吁耳。應桂至懷慶無兵。乃與御史蘇京謀遣監紀同知鄭之俊往招高傑等。時傑在澤州。遇之俊得傳庭死狀。則令其部中皆著縞素。爲傳庭發哀。隨之俊還河南。既至。請於制府。使之俊伴送室孥於徐州。

流賊陷陝西西安府。巡撫馮師孔死之。師孔、原武人。嘗備兵密雲。疏劾奸璫鄧希詔。帝壯之。移通州副使。時總督王鼇永總兵張任學軍無紀律。至殺婦人首充級。師孔怒曰、朝廷委我輩守禦。當以保民爲本。今縱兵橫殺而不問。何守禦爲。督鎮無以應。師孔廉得其實。立寘之法。一軍股栗。事聞。朝廷以爲能。特命紀錄。督鎮除名。晉陝西巡撫。甫涖任。闖賊犯西安。城守不具。方調度拒賊。而參將王根子爲內應。城遂陷。師孔死之。賊乃據西安僭號。

是時賊據秦中、南扼荆襄、北窺汾晉、河南五府皆墮壞

逆鋒張甚所向城鎮迎降恐後遂僭號賊欲稱帝然禱
曰某日晴明則天與我矣至日陰晦賊惡之有人諂賊
上一聯云風雲有會扶眞主日月無光滅大明賊悅乃
即逆位號大順改明年爲永昌元年以牛金星爲丞相
定僞官制有六政府安撫使防禦使權將軍制將軍等
號
十七年正月庚寅朔日無光
孟縣民李好鬪家豕生象
封諸將爲侯伯有差　左良玉爲寧南侯黃得功爲靖南
侯劉澤淸爲東平侯吳三桂爲平西伯唐通爲定西伯
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興平伯

命大學士李建泰督師平賊　時流賊李自成據關中僭
號將犯闕移檄遠近指斥乘輿帝臨朝歎息謂自楊嗣
昌殁後無人敢身任平賊者建泰不自安乃請行建泰
晉人材器亦非能辦賊者第倣此以出國門耳帝悅命
有司擇日親行推轂禮
乙卯帝親御正陽門賜建泰劍節命督諸將平賊以進士
凌駉僉都御史監其軍
流賊破懷慶府知府蔡鳳走河內知縣丁泰運死之巡按
御史蘇京副將陳德等皆降　賊遣僞將劉芳亮出山
西襲懷慶城遂不守知府蔡鳳貫弓矢馳馬而去蘇京
陳德等皆降或謂知縣丁泰運曰盍去諸泰運慨然曰
去將安之及被執賊疾呼曰跪泰運不屈賊以大杖撲
其脛益大怒罵不絕口賊乃炮烙之罵自若也臨死但
呼高皇帝及其父母而已　副將陳德永福子永福久
將兵與陳洪範齊名世所稱南陳老花子者也德將家
子積軍功爲副總兵所將卒素驕多不法惟蘇京能裁
抑之遂與德相惡京靑州人與梁以樟同年進士性嚴
刻每怒欲殺人則笑旣發則莫之能解爲御史嘗監軍
駉縣之敗京走孟縣每罵軍自衛麾下有汪生者商邱
人甚材武爲里中兒所厄發憤率數騎詣京京愛之署
爲中軍護衛倚爲牙爪汪賦詩祝嘏京微笑汪則大恐
乃夜渡黃河降於賊易其姓曰王賊中所謂滿天星者

也初梁以樟守歸德時嘗與士大夫相惡而大閱已而
城破當事者以爲官矜相譽而陷也京遂移檄捕歸德
諸生而胥吏乘之因與不逞之徒誣執其素所不悅以
報怨械繫數十人多不質京不問一訊各笞二十或有
辨者則加杻皆下獄擬斬夏邑人彭堯諭嘗有詩罵
撫軍淡遠近傳誦讐家摭其語以爲指斥且詆叛帥劉
超黨也閣於飢遽堯諭及其從子舜齡諸生崔擒奇等
京一訊即擬斬皆繫懷慶獄其爲人陰忮好殺如此一
時人不寒而栗莫知所措賊至京與德皆降賊仍署德
爲鎮將而薄京之爲人曰進士也降何容易乎與著婦
人衣冠塗粉簪花騎驢徇城中以爲笑又命著靑衣給

事左右京奉命雖譏了無怍色及賊去始逍而歲貢署
教諭張爾見者乃誓死不屈遂見殺孟縣訓導趙蹈懸
妻李氏投井死鄒思釋妻王氏賊以刃脅之大罵不從
遂死可見人生節義稟諸天者固不在貴賤男女也
鄭王翊鐸陷賊不知所終　初鄭世子載堉博學精歷數
臨殁以秘篋遺子孫曰有急難乃啓視是時劉方亮陷
郡城王孫開篋有借問將軍誰姓劉之句蓋前知之
高傑走揚州　時李自成由晉犯闕劉方亮取懷慶文武
官吏或死或降制府不知何所往傑移軍駐馬頭鎮忽
賊將滿天星者率百餘騎穿營竟過傑大驚以爲賊且
至悉率衆東走盡日夜乃止不知特滿天星隨處收印
耳非全隊也既而聞李闖部駐濟寧會兵遂因王之綱
往依之未至而李行遠矣引軍走揚州　滿天星既降
賊不數月雄爲一部遂與劉自相頡頏其怨家潘姓聞
而患之因齎金帛請結僞僉事劉姓者以爲援而不知
劉之僉事固滿天星所授者也潘方拜起就坐劉徐詢
曰余綿力何足庇君君鄉人汪公可依之潘叩其詳劉
曰今大將軍滿天星汪公翊遐功最高北伐歸大封梁
宋開皆其食邑也吾嘗游其門因得至此潘大駭不敢
復語而退未幾聞賊將有卒百餘騎至曹縣收印者縣
令調之安坐不動而待士大夫以鄉人禮免庭參曰余
家祇隔黃流一綫耳無所擾而去問其狀頎而長左耳

徵飫讌論衮衮有文采此所謂汪生與賊既敗[illegible]逃[illegible]
忌其强鬱而殺之併其軍
流賊破孟縣知縣王曰俞死之　日俞陽城人寇猝圍城
率士民固守七日援絕守將夜半引兵遁曰俞仰天歎
曰余守此城城亡與亡分也寧知其他城破被執不屈
而死　舉人喬騰鳳字遙集與弟翔鳳隱鐵山有文名
隱居不出所著有嶼山之集俱死之
流賊破濟源縣典史李應選死之　應選永康人城既陷
令不知所往矣獨朝服執坐罵賊而死葬東郊衆題其
墳曰死節典史之墓
流賊破衛輝府潞王常淓走江南
獲嘉賀仲軾闔室死之　仲軾字景瞻庚戌進士初任醴
泉令歷青浦修海忠介祠以見志行取在戶部辦湯道
衡之誣出守鎮江表戴天錫之績蠲金收葬楊漣諸臣
其爲人蓋可知矣及流寇至顧謂其妻王及妾李張王
曰吾從此逝矣願從死者從吾入穴皆從之登其別墅
巨栢莊扃其戶相率縊死留詩於壁有今日方知賀景
瞻之句噫何其從容乃爾耶　輝縣吉永祚以倒監任
鳳縣主簿殉難贈漢中衛經歷
流賊破彰德府狀趙王
王榮字吉甫榆林人以戰功官黃營遊擊十六年奉命
爲彰德護藩城守參將甲申賊犯彰諸官民皆散榮奉

趙王走賊追及力戰不支中矢被獲賊愛其勇生致之欲以爲將使僞制將軍陳永福誘勸之紛大罵不屈與其子師易俱死之臨刑北向拜視無毫髮怖畏時方晴霽忽風霾日赤無光觀者皆哭賊亦憫然聽其家收葬釋其孥令附食於尉遲迥祠　鄉官尚大倫辛未進士刑部郎中獄有太學生白夢謙疏救黃道周一案當道欲置之死大倫力持之以爲建言遣戍法盡矣若欲其死死之可也何必鞫訊爲哉忤堂官意罷歸及寇至不屈而死王楙徵戊午舉人知蒲州病歸賊至不肯屈僞官解赴西安益憤恨不食中道而死

流賊破武安縣知縣賓維幹死之　維幹龍門衛人城既破自刎不殊復飲毒而死　典史吳應科蕭山人流賊犯境赴敵死邑人建祠祀之王恩錫范志阜安守已李日華等皆血戰死

流賊犯水冶鎮鎮將高應詔力戰死之　應詔遼東人以指揮同知分防水冶鎮十七年賊以萬人東下應詔率兵戰於龍山之麓破走之又戰於馬鞍山賊奔潰既而大衆入寇復拒之於倪村孤軍死戰而救援不至遂殞於軍同時戰死者有王廷秀李尚賓周凱威谷拜奇皆壯士也卒賴其保全水冶賊既退民求得其屍葬鎮之東原至今春秋祀之

二月帝下罪已詔　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

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年之豢養肆十載之兇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積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徵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罄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師旅所處疫癘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用大臣而不法任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已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才幹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能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民但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即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兇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李建泰既行軍無紀律至良鄉縣良鄉令閉門不納軍

召令令亦不出建泰大怒欲誅令以立威乃以王命召之民擁令哭於城上帝亦聞建泰逗遛遣使催軍建泰不得已乃行至井陘固關聞賊勢甚銳將至太原遂按兵不動晉人傅山諸生也日夜走五百里叩軍門請速進兵救太原建泰懼賊不敢進詭應曰太原城堅民勇賊不能遽破吾姑堅壁俟賊至太原兵既接吾乃以輕兵襲其後糧道絕腹背受敵即旬日可破滅也不宜速進山爭曰太原北倚重關南控汾邊其下兵猶建瓴也公疾驅抵城下內外相犄角則其勢益壯諸將見公文臣不畏賊宜皆至南面諸州縣雖破全晉之勢固在也方今賊雖銳利於速戰公但堅壁保太原太原固天下

事尚可為若賊乘虛入太原內無兵外無援其勢必破太原破則神京之西臂折而大事去矣反覆說建泰終不聽山乃痛哭而去後數日賊破太原巡撫蔡懋德兵備副使毛文煥皆死之時二月八日丁卯也懋德崑山人以河南左布政使陞山西巡撫文煥鄭州人建泰遂退軍保定及京師陷後五日賊將劉方亮破保定官員紳士殉難者甚衆而建泰竟降賊有王進寵者蒲州某宦之孽僮也一妻一妾居於州假其主之威為人患甚於其主李賊至蒲州人爭出迎賊進寵獨不出賊既入矣衆奔其家閴如也則見進寵左妻右妾皆著鮮潔之衣以帕覆首而縊於庭中前設祭甚備而題一牓曰大明小民王進寵妻妾某氏之靈衆乃相與嘆息而去嗚呼彼一無行小民耳何其能從容就義如此也如建泰者甲科名進士為宰相仗鉞專征而公然做賊矣豈足為進寵妻妾之奴僕哉棟橈屋壞自是而九鼎竟遷矣

三月己亥三日並見雨土晝晦

是時文武方鎮率遷延觀望莫有敢挺身出而任事者渡江蹈海入山唯恐不深科臣戴明說劾之帝曰今日觀望豈但一人姑置之於度外唯皖督馬士英抗疏規畫東南請身任江北援勦軍務以南參贊史可法專理陪京兼制上游特命錢謙益開府江浙控扼海道三方鼎立聯絡策應畫疆分界締有成筭疏方入國門而廟

社已成灰燼矣疏為雲間顧觀生創稿

丁未流賊陷京師帝崩於萬歲山中允劉理順左都督劉岱死之　理順杞縣人與妻萬氏妾及二子聖錄聖符同時俱死其僕殉者數人　岱陝州人神宗昭妃之弟也官左都督聞城陷知帝必殉社稷乃闔門舉火自焚男女百餘口無一存者嗟乎豫人雖不能平賊然自張縉彥而外亦庶幾可無愧矣

闖賊犯闕時殉難者衆矣特書二劉何書紀豫變也事必關於豫則書中允豫之老成人甲戌狀元授修撰十年始開坊生平以名節自任時宰靳一刺不可得也其於兵事尤洞機宜嘗與孫督師籌開府論平賊書如遊

黑白數亞匪皆不幸而言之中矣自汝州潰後又與張
留獨與按書曰敝省今日蓋無處非焚掠之區矣數年
以來丁壯幾盡兼値新挫其何能支所恃明公雄才大
畧海內所瞻且叱馭兼程士氣自倍彼假息游魂度當
捧首道耳方今局勢望援如西江之水而驕悍不用命
者又如捕雞之貓唯募練鄉勇差有著落雖目前潰敗
覆轍當更然訓練未久兵豈受過況剿除之事未知終
始恐不可以餐噎而廢食也計不日抵汴相機操縱禪
師行有紀而唯寇是求明公饒有妙用無俟呶呶也桑
梓廹心語無倫次嗟乎較世之紙上空談不關痛癢者
何如及都城破公從容具衣冠自縊妻妾皆從死於左

右嗚乎可見其養氣刑家有素矣謚曰文烈宜哉

按京師陷二劉殉國豫之榮也書之誠足以爲勸然
亦有足以爲辱足以爲戒者亦不可諱而不書也如
大司馬張縉彥開彰義門牽羊肉袒迎賊者固昭昭
然在人耳目不可諱亦不能諱然亦何必諱乎至於
襄城伯李國楨爵居五等官九門提督總內外諸營
將吏衛京師帝固依爲長城矣及賊入而不戰不走
不死不奴亦隨諸改頭換面者勸進焉賊命輸餉楨
家獨多自以國戚世富畧無難色不知其家已爲流
賊所據矣鵲巢鳩已占門且徙徊躡顧而不得入又
安所取阿堵物而應命乎不得已銀鐺而赴延尉遂

爲僞將軍魏某鞭撻而死魏亦河南人夏邑彭氏家
僮也稗官乃書其慟哭叩流賊乞以帝禮葬故君身
著斬衰旣封而自殺而鐵冠圖傳奇亦演其事至今
觀者男婦爲流涕焉卒莫知其大謬而不然也近來
錫鬯著日下舊聞書始詳其事蓋闖賊命以禮葬懸
皇而所司以空文下宛平縣宛平令[illegible]以牛車送帝
后梓宮於昌平其文書有宛平縣[illegible]爲崇正帝后
發引事等語昌平官委吏吏委獄係鄉保約士民醵
錢四百餘貫合葬帝后於田貴妃墓中護行者新鄉
許作梅給諫所紀甚詳乃與國楨絕無干連也嗟乎
興替古今所時有節義士流所難言天崩地坼靡靡

流符亦何足深怪所可怪者喪心之後蒙面強顏百
計彌縫猶欲欺世盜名耳善乎夏邑王界巷之自道
也界巷名承曾以進士守襄陽城破下詔獄甲申後
歸里嘗閉戶不通賓客將黙黙書空閒詔所眠日詔
書半世流落至此靦顏苟活辜負七尺徒爲詩書辱
耳忍恥偷生豈敢復言天下事回想昔在長安時初
出獄死旣不能死逃亦不能逃每日低頭隨諸公跪
承天門外一時吾鄉諸前輩皆在也官小力微勢不
能爭先勸進名亦呼不著餉亦拷不著甚自得也與
睦歸里誰知竟成一場惡夢哉捫心何益嗚乎誠無
益也然而猶有心可捫知自愆艾不與新鄉襄城輩

[illegible]律也若使刑官准從逆定罪承曾可免議
[illegible]建泰之出師也軍至井陘聞賊不敢進及太原破
[illegible]則退軍保定時李自成出居庸關將犯京師遠近
震恐保定府同知署印徐州邵宗元與總監方正化故
光祿少卿張羅彥糾合鄉兵二千人登陴死守而建泰
兵適至謀入城守者不納建泰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
毓峒與城人盟始得帥其麾下士百餘人入居公廨先
是建泰嘗遇賊陰有異志宗元等皆不之知也已而自
成陷京師遣僞將軍劉方亮略保定方亮射書上城具
言京師陷保定孤城無援狀以誘降建泰得之匿其書
促名衆議事廨中衆稍集建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
之變乎衆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出賊所射書以
示衆衆方傳觀其書宗元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
家厚恩宜以死報安能靦顏向狗豕求活耶當是時知
府何俊甫已到未受印印猶在宗元所建泰曰吾欲得
君印印文書爲保定數萬戶請命不則必被屠殺奈何
宗元乃涕泣被面大呼曰向何知府不受印我亦不固
讓者以守城之議備自我故也此時即知府爭印亦不
與況闖部將却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宗元
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
忍背主以苟活闖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
獨不記出師時正陽門皇帝親祖道以武侯晉公相期

待耶顧乃一旦負心若此乎建泰瞠目無以對其麾下
[illegible]欲兵之宗元急擲印建泰前曰任若所爲因拔
佩劍將自刎衆咸抱持之宗元大哭衆亦哭最後張光
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宗元相率引出建泰獨居廨中
仰天歎曰我爲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無憔類矣夜縋
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日城陷宗元挈印投城下
爲羣賊所挽搜得其印欲奪之宗元大罵固不與遂爲
賊所殺手猶握其印不解賊斷其兩指取以去正化與
何知府皆死之張光祿兄弟闔門婦女二十餘人亦皆
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將士降於賊建泰既降又遣使
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折其矢且走且罵厲聲訶責
其使者有綠衣賊尾御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不意奮拳
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印急趨廟前古井中而死時三
月二十四日也其後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元等
血食至今而言及李闖部則切齒

賊檄各府舉人赴西安候選

孟縣舉人李毓梁奉其母避山谷中大書几案云聖恩
深厚背則不忠老母年高遊則不能雖有一死可謝君
親死後顏色如生河內縣舉人蕭鵬鳳閉戶不出迫之
而逃西華縣舉人李邑和恥與李自成同姓改姓曰理
寒石其名也及賊有西安赴選之檄僞令迫之百方卒
堅臥不動竟得免蘇門孫徵君奇逢稱其爲魯仲連之

後一人山東王貽上以詩弔之曰仲連蹈東海共志恥爲秦龔生夭天年詎知有美新陶公懷晉室聊存頭上巾嗟哉均埔流乃魏青巖甄西華理寒不爲儒甘賤貧奉母遯藿中歸結恐扉身梟獍交蹄跡神州日沉淪蠹氛久上天呼號竟無因賊警變姓名下士良苦辛何人傳節義誦言聊一陳時又有蘇門餓夫其非蘇門人也申酉之際有一偉男子披髮佯狂於蘇門山水間卒寒餓以死世咸怪之故目蘇門餓夫或曰蠡縣諸生也彭姓名之粲字了凡闖賊犯闕生棄家走饒陽爲童子師已而從孫徵君來蘇門山顛澤畔倘然自適恒旬日不飲食人或餽之粟不受也乃坐而餓死於嘯臺之旁徵君旌之題曰餓夫墓山東王貽上弔之曰黔敖呼餓人不受嗟來食使之當大事必讓千乘國靈輒餓翳桑倒戟一何力簞食不忘報竟脫宮甲遁蘇門有餓夫風節風所植生餓蘇門下死葬蘇門側嘯臺高峨峨百泉流湜湜清風一相映泉石起寒色遐哉首陽薇千古長太息

順治元年夏四月戊辰浙川縣天鼓鳴竹生紫花

是月流賊僞官入豫之河南諸州縣　是時賊兵縱橫道路梗塞三月十九日之事言人人殊縉紳大姓皆遁徙莫知所之而伏匿村落者則剪刈之餘窮獨而無告者也其公署中唯三五胥吏寥寥然時聚時散而已僞官至相顧愕貽不知所出

僞官入歸德　府屬一州八縣併管河通判一時僞官賈士美等十人來上任闔郡士民莫不流涕諸僞官皆前日士人也下車即追比助餉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騷然不得安生甚則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初猶謂賈令之虐則然既而聞各州縣皆然既而聞僞將軍劉洪起在長垣亦然既而聞僞將魏某在順天亦然魏某即夏邑彭氏僕童也壬午闖陷歸德時掠去至是僞授制將軍掌刑名坐都察院堂比助餉凡諸經其衙門者無論貴賤生與死特視其偶然之喜怒耳而俞鉞勳舊尤其所從重處者如襄城伯李國楨故督師侯恂等皆囚首伏階下聽其指揮曰三十萬則三十萬曰二十萬則二十萬唯命是從不敢少違違則夾榜箍烙並登鬼籙李盧驚於杖下而侯得生全者魏早識侯而先諭以全生之術也所在僞官大畧如此是豈興朝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

僞官入滎陽諸生喬信宸死之　時信宸方受巡撫劄委練鄉兵捍衛地方聞僞官將至率衆開門往捕之僞官却走而賊大至信宸衆不敵力屈被執賊迫之降不屈唆以官仍不屈乃勒以嚴刑血淋漓徧體終不屈罵曰砍頭則砍頭耳我曾讀書知大義終不向汝曹狗彘求活也遂被殺城上觀者皆流涕巡撫秦公聞而贊之曰

有殺身以成仁不求生而害義喬生有焉

僞官入林縣甘肅巡撫楊汝經死之　時汝經以井陘道陞甘肅巡撫將赴任値京師陷欲赴金陵至林縣被執僞官釋其縛使降不屈命某紳說使降汝經正色叱之某紳慚赧僞官下之獄復令獄卒說之終不應僞官怒因殺其弟汝素汝緘以脅之卒無降意乃縊之獄中獄卒慼其忠收瘞之

五月壬辰福王諡先帝爲思宗烈皇帝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以史可法馬士英王鐸高弘圖等爲內閣弘文院大學士士英引皖人阮大鋮爲兵部尙書而擠可法爲經畧身居首輔大鋮由是遂修怨於東林而黨人禍起緹騎縱橫詔獄貴官市權煬竈君德日敗朝政日非而仕塗不可問矣時人爲之謠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蔭起千年塵貢拔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既而又有人大書士英堂中一聯云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兀直擣中原蓋者已知其事之不可爲矣由是觀之是大鋮誤士英士英誤福王福王益自誤耳

南京刑部尙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罪案　分六等除在北京何瑞徵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奪一等應磔宋企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長繫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殺擬贖陳名夏等七人四等應戍擬贖王孫蕙等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洗元龍等十人六等應杖擬贖潘同春等八人存疑另擬翁元益等二十八人項煜周鍾等前已伏誅不論

援剿總督丁啓睿請卹豫中殉難武臣　言猛如虎等盡瘁封疆宜賜恩卹

歸德府知府桑開第執僞官賈士美等十人獻俘於南京　時賊自山海關敗還西走諸僞官不知也而開第以閒封同知守汴功陞歸德知府未上官徘徊河朔聞賊敗遂由考城疾驅渡河是夜即部分兵吏馳州縣執諸僞官皆獲之翼日獻俘於文廟率官吏生徒皆素服慟哭爲懸帝發喪民間始知四月賊西走而五月五日福王已監國於南京矣開第乃具表使歸德參將丁啓光獻俘於南京其表畧云臣開第言頃自運丁百六海宇盪夷地坼天崩痛心愴目壯士枕戈而飲泣兵民號呼而吞聲幸上同仇普天共憤恭惟陛下紹休王曆正位金陵操威柄以慰四方執長繩以殲羣醜工僚仗策將吏請纓此蓋高皇帝列聖之靈所陰隲於中以大啓我皇上撥亂除殘之功緒者也雖封豕長鯨尙稽膏斧而么麼小醜豈久得漏網逋誅哉顧臣無撻伐之才而適値驅除之日初以微員守汴蒙璽書褒賞於先皇繼以方面專城効頂踵涓埃於聖代不謂中州千里地陷

盜區雪苑十城堂汗賊吏臣心痛憤誓不同天不毀顛覆之誰弱而誰強不復度人之孰多而孰寡乃於某月日分部吏兵同將並舉而僞知縣賈士美等十人者鼎魚檻獸一夜就擒殲渠如縛雞雖金距芥毛而奚用較訊誓羅兎郎三窟十穴而莫逃馬前繫頸以來紛閙衢歌巷舞廟裏引頸而獻依然日白天青是則我皇上之神威有以折衝於千里因而諸將吏之師武遂能奏捷於一宵也謹遣鎮守歸德參將臣丁啟光獻俘闕下彰聖廟之神武豈曰諸將之功復先帝之深讐允矣一人之德從此剖符命將稀狗偷雞竊於秦中遂而推轂出師洗青犢赤眉於蜀地刻期銘岱指日勒鐘伏願緯武

經文愼終慮始納乾坤於度內疆宇之東西南朔常一日而一周錫弓矢於行間戎臣之耿鄧韓彭恒爲屏而爲翰則三捷之勳勞永延萬年之鐘簴無疆矣　是時江南草創號令僅及於江淮中原無主羣盜如蝟毛開第與貢生侯方岳等謀使諸生陳大來夜刻巡撫關防聲言自王漢殁寄歸德鹿中方岳因率士民共詣府請開第暫護印鎮撫百姓開第遂以署撫行事而委用州縣官員爲遠近所屬或從或不從開第亦不能問也．

李自成之陷維陽也福王遇害世子由崧走河北輕佻無威儀久之貧窘且竭及開封陷周王亦走河北則往而請貸焉周王弗之禮也迨李賊犯闕而趙潞諸王皆南奔周王道遇李成棟劫之在江南尤困淮撫史可法做晉宋故事以潞王素有賢聲欲擁之以監國又慮福王最親將左良玉鄭芝龍皆有異議可法恐啟兵端乃與鳳撫馬士英謀立福王而定策功盡歸士英矣福王既監國以史可法馬士英高弘圖王鐸等入閣辦事士英遂引阮大鋮爲兵部尚書擠可法以太傅大學士開府揚州總督四鎮軍馬三十餘萬經畧中原四鎮者靖南侯黃得功軍儀徵東平侯劉澤清軍淮安廣昌伯劉良佐軍壽州興平伯高傑軍揚州皆與馬阮有約爲屬制府而不受其約束傑以降盜開藩遠與諸將相頡頏諸將多嫉之陰相攜貳然其軍最衆且強而又能傾身

結士大夫爲延譽獨心謂可法賢而大鋮將修怨於東林大起黨人獄以羅織縉紳又作蝗蝻錄以逮及布衣之稍有聲望者而以鄭三俊劉宗周等爲渠魁欲先誅之以撼其餘傑力疏救之馬阮不悅諸將承望風旨遂相猜搆高黃用是遂相攻而天長百里遂爲兩家戰場矣可法數調和乃僅能解而鷹覷狼顧自如也傑雖歸心於可法三鎮皆以制府爲偏徇而制府號令終不行

許定國據睢州　定國太康人故晉帥也曰不知書以勇積功爲總兵官性驕倨不能御下故其軍數譟壬午李自成陷開封侯恂屯於柳園隔河相距定國以所部來隸麾下一日詣恂門啟不時定國輒拳毆其中軍副將

鄖需而亡渾盡甲及進謁諸將不遜恂子方域勸恂立斬之以明軍法恂不能用故定國益驕而不戢其衆恂之所以蒙惡聲於河北者定國等致之也及京師陷定國無所屬率散卒百餘人還里欲歸金陵而無兵恐不得與諸將等乃不南不北偷佯以觀變而陰謀聚衆以爲後圖嘗從數騎入睢州若逆旅然其徒雖劫掠於野而於州人無害州人不爲意也或以爲時方亂欲借其智勇共守禦定國則陽與保聚而陰據其城徧布腹心以僞命餌其桀黠者爲爪牙而不逞之徒且藉其勢以自雄南五寨渠魁皆響應挾持恐喝州人至是不得不爲所脅從而勢始鴟張放橫侵掠遠近咸被其害不得已而與之通或受其節制焉則免睢寧陵劉典史與之抗相攻殺而睢寧遂爲敵國矣

睢州諸生李貞元與寧陵諸生桑際寧其妻與定[illegible]姪許四之妻兄弟也貞元喜氣節素以縱橫自許乃詣定國謀以保境息民使東西和不稱兵通往來定國佯許諸貞元主睢州際寧主寧陵遂具帖書諭劉尉和尉報如約且請貞元親赴定約以爲信定國實無意於和特以貞元爲宛閒誑劉尉使不設備故貞元既行定國又掠寧陵數村而貞元不知也既至尉役孫黃毛等執而殺之併及際寧　初貞元騎一羸馬將赴寧陵定約而過其姻家徐翁自詫其縱橫才可亞蘇張能使兩邑保

境息民也徐翁搖首而不然其說因呼其小字戒之曰蠐子而不聞天地閉賢人隱乎士生斯世所謂潛龍也唯勿用乃吉耳今乃往來熊虎間捋鬚探吻以蘇張自詫夫蘇張當日亦幸而免耳況今日又不如戰國遠甚子能保許帥胸中果如戰國諸侯耶子當潛龍而不爲用乃僕僕然欲以口舌自雄吾恐汝一言不售不死於許帥則死於寧陵矣不如勿行貞元笑而弗聽果遇禍

開封推官陳潛夫自稱巡按御史　駐杞縣招諭兩河諸寨多所降附乃攝行巡按御史事與許定國相結約角爲聲援而不知定國之不可與同事也

許定國侵寧陵歸德府知府桑開第率衆救之與定國戰於馬官集敗還　將定國東略地村落不勝其荼毒皆折而受其約束寧陵苦之來告急開第督守將項[illegible]李俊儀等率歸德營及鄉兵數千人往救之歸德步卒勁旅也昔高元衡將之曾以三千人破賊數萬而保義營田某所將步卒千餘人亦敢戰是役也開第文人不知兵既至寧陵分兵進以守將李某及保義等營赴馬官鎮以侯方巖沈誥等所將鄉兵赴張公鎮定國率衆迎戰保義先合不利却定國乘之遂潰奔歸德營歸德營雖燃礮擊之弗顧也歸德營亦潰遂大敗死者無算方巖等聞敗亦率衆歸開第引還而定國之勢益張遂陷寧陵殺劉尉

六月磔僞官於金陵市以丁啟光爲都督同知逮知府桑開第　初開第既執僞官十餘人將歸於金陵而慮由宋至金陵盜賊如毛其勢弗能達因遣參將丁啟光護之以行以啟光兄嘗督師平賊江淮羣盜多其舊部故也啟光中途乃自爲表以獻於金陵而不言開第所以執僞官狀福王不知也御殿受俘磔於市而以啟光爲都督同知賞其功開第既爲啟光所賣而怨撫越其杰知府董挺上官檄又相繼至開第益憫然適福太后及王妃由黃河東赴金陵開第乃使諸生張聯吉草疏附上言其狀會河南御史陳潛夫疏劾開第擅充[illegible]妄委官員而金吾且來矣開第遂渡河歸山東不知所終

開第疏畧曰河南歸德府知府臣桑開第奏爲西北之寇氛孔棘中原之塗炭已甚懇請皇上乾斷特[illegible]節鉞重臣以固封疆以光興復事逆賊李自成以么麼小寇流毒神京以致聖主賓天廟社蒙塵逆燄横張於中外僞員竊據於兩河臣以葑菲下材待罪守土忠憤勃發督率鄉勇一夜擒獲僞官十員遂遣歸德參將丁啟光解赴闕下正法訖爾時賊勢披猖禍將不測臣率合郡紳衿耆舊哭告於先師之廟曉諭以君臣冠履之義由是忠孝大明衆志畧定竊念豫州一省爲腹心重地汝南一帶接連吳楚懷衛二郡控帶燕秦草澤之中多有雄桀聚兵山寨以待皇上之興師者請遣節鉞之臣大發討賊之詔激忠臣同仇之志鼓義士左袒之心倘若遲之又久倡義無人而使豪傑挫志義士灰心則天下事有令人不忍言不敢言者太祖列聖一統之鴻業恐難偏安於南都也懇請我皇上大奮乾綱擇大臣中之兼知仁勇而堪爲將相者授以中天節鉞之任責以討賊興復之功招撫山寨總攬英雄此當今恢復急務也西征關陝爲戡定之前鋒南固金湯爲江淮之保障社稷幸甚生靈幸甚臣職在守土義不當言河南有按臣按臣宜言今河南尙無按臣臣不敢不代按臣　言之是以不避鈇鉞之誅冒爲出位之請苟有補於　社萬死亦所不辭也沐浴三日齋戒積誠謹拜疏以聞

福太后既至金陵福王迎入大內授護行北上司馬亮等以都督僉事職銜然不欲開王妃亦隨太后南[illegible]也遂將王妃發鎭撫司鞫訊將掌鎭撫司印者錦衣衞指揮歸德許世蕃也鞫訊時王妃憤甚其供甚悉閒出褻語一時百姓觀者如堵咸流涕嘆息獄既具乃收付掖庭幽殺之太后不能救蓋太后爾時亦殆哉岌岌矣宜乎開第之疏浮沉不得上達也

以總兵王之綱鎭守歸德張膺爲參將　之綱爲傑部將也掛滅寇將軍印傑將西畧地收撫土砦羣盜先遣之綱鎭歸德廣布恩信招徠遠近而許定國之跡稍斂不敢過寧陵而東

興平伯高傑經略中原　以總兵賀亂昌鎮揚州胡李諸鎮分鎮淮泗諸州郡傑自將大軍繼進駐徐州而張縉彥來議事縉彥河南新鄉人三月十九日以兵部尚書迎賊者也賊敗縉彥遁歸及福王立誅從逆臣周鍾項煜等沒其家縉彥徘徊睢亳間不敢入江南界鹿邑土豪黃武舉惡之刼其貲殺其子虜其女以妻一屠者縉彥還睢州依許定國乃為大言上疏自謂大臣義當謁新君但新撫中原豪傑許定國李際遇等土兵五十餘萬躬自簡練不敢擅離候旨進發以恐喝南京會傑西上而縉彥自睢州來言許定國願受節制狀傑以書定國受節制則睢陽以西可傳檄而定乃大悅縉彥還睢

州報定國傑至歸德縉彥又來言甚秘左右不得聞傑為縉彥殺黃武舉而卒不知縉彥女之老於屠家也遂移檄知會諸士砦豪傑共圖保聚是時英王自晉也殺賊賊尚據秦中儼如一國豫王收服河北諸郡將入潼關傑乃具書約與豫王共入秦滅賊復讐如南宋故事豫王報傑書其畧曰將軍若來投誠願代奏可保富貴無他若入秦共滅賊未奉朝命不敢與聞

秋七月溫縣河北塌三十餘里村落皆沒

原武縣黑氣繞城至於八月

土賊破原武縣殺掠一空　是時黃河南北磐頭賊大起

王師南下闖賊所署文武偽官吏皆遁

十月賊犯懷慶　賊復遣偽將軍由垣曲犯懷慶總兵金玉和率數十騎身先衝突至柏香鎮西馬陷稻塍間為流矢所中死賊乘勝破濟源孟縣焚殺甚慘適衛輝守將祖可法以調至與參議申朝紀協力守懷慶賊圍攻十餘日不能下乃運火藥百餘車於城外佛寺中廹難民負至城下將以實大砲攻城城上震駭勢且莫支忽有一人大言曰我救逆一城性命言未已寺中火起藥盡矣賊計始窮部將閻明元以火器擊殺賊帥賊乃去時賊據河南者尚梟偷豫王臨河河水頓淺王一[illegible]鞭萬馬截流竟渡賊在南岸者驚潰曰大兵也望風西遁莫敢反顧我兵隨其後躡之入潼關未嘗絕一弦折一

矢而賊中大震不復枝梧中夜移軍棄西安走藍田遂由豫入楚

初賊在西安時牛金星實執其政其婿有某貢生者往依金星求官金星不許曰世方亂君庸可仕乎貢生曰公伐燕將無功耶曰師至則破誰謂無功曰燕既破則天下定矣公何謂不可仕金星喟然曰是非君所知也君亦嘗讀書試問古今天下有如此君臣乎勢雖强不過為他人驅除耳吾之為此聊以避禍也寧知稅駕何所乎吾行矣君可疾歸毋與斯禍貢生不謂然金星遂與賊入晉貢生猶在金星所心怏怏後數月賊還西安其經營規模頗不與前日相類貢生怪之詰其狀金星

悽然不語但呼曰奈何而已每入賊庭計事嘗竟日不出其後或連數日不出蓋賊間邊事孔棘也一日出爲貢生置酒飲間忽嘆曰人生亂世貴賤何足道孽報耳因指其首曰保此物大難我在禍網中或庶幾可以倖免即不免而砍之懸於市曹也亦宜君死網中胡爲乎卒即出居他所卒有變利於逃匿保此頭顱遂嗚咽流涕而罷飲明日金星早入貢生亦不辭而出居於逆旅自是遂不與金星相通是時賊在西安所謹備者北邊耳潼關謂有劉宗敏可無慮及聞英王將南下懼甚支則調關中兵悉往應之而其實英王尚遠未來也豫王抵潼關關中卒無幾人遂長驅而入賊方籌畫禦北鄙

而潼關潰卒殘甲斷鍬亂帶傷者踵至矣賊大恐中夜而逃南走藍田而逃卒之羸馬橐裝擁積街衢不能動逆賊方得陸續出城已牌大兵至問賊所向城上人應曰賊南走矣官軍遂南無一騎入城者貢生之舅曰陳理爲楚撫營降賊矣聞賊敗復歸金陵及賊入楚又來謁賊銜之而未發會英王兵適至賊衆渡江不及而東走旣而復還渠已薙其髮矣賊大怒執而腰斬之貢生者蓋求爲賊而不得者也後爲洛陽訓導與夏邑彭公澤同官嘗自言其事不諱也

牛金星逃歸寶豐未幾復遁不知所往

豫變紀畧卷七終

順治二年春正月乙酉朔大風霾日食

庚寅雷 聲自北至西占曰趙晉之野有兵

辛卯內鄉雷電大雨雪終夜不止

丙申興平伯高傑廵撫越其杰衜睢州許定國降夜定國襲殺傑而走興平諸將屠睢州 傑率親兵千餘人與廵撫越其杰衜睢州所部諸將如前三營胡茂貞李本深李成棟等兵最強皆以分鎮莫得從睢歸鎮後協副將沈某從至睢州許定國來迎下馬伏於道側傑亦下馬執其手遂與之盟約爲兄弟定國請傑入城傑許之左右不可傑杖妄言者遂與其杰等諸文武賓從俱入

從者可七八百人餘皆屯於城東傑既入定國犒傑極恭以一美人侍傑而傑下令定國鎮壽春軍皆散歸農定國大恐乃與其黨謀作亂令州人饗客兵於家皆飲以酒極驩務令沉醉臥乃盜其甲馬弓刀伏卒從內起皆即臥間殺之脫者什不一二也傑方寢定國伏卒數十人伺帥門告變曰許定國反矣傑應曰諾遂啟門抽刀躍出中一劍猶斬數人力竭被執卒皆奔臥內取金寶傑復踰墻手縶不可解潛匿民舍中卒大搜復得之遣兵猶戰於巷奪門出外兵聞變亦殺入混戰巷中溺死城濠中者甚衆定國執傑出南門傑罵定國怒殺之率衆走郭家寨縉彥奔張家砦越其杰僅以身免遁歸德興平大將李本深王之綱繼至不知定國去向乃屠睢州所過無噍類村落爲墟是役也人皆謂許定國必爲變而傑獨信之不疑者非闇也蓋以中原羣盜竊弄久矣人自疑畏非大張威信不可定誠能於數反覆荼毒百姓如許定國者猶一旦推心置腹撫而用之無所問則睢陽以西土砦豪傑可以不控弦不抽刃望風欵附如流水繹畧中原反掌間事耳其與張縉彥屏人語頗不爲是耶乃傑甫入城而遽令散衆歸農則其謀左甚夫將猶魚也士卒猶水也魚失水則死螻蟻得而食之將失士卒煢煢一夫其與卒伍何異一力士可得而制其死命矣故定國告傑曰衆散安所用我而傑則曰

吾有兵與汝夫散其兵而更予以兵是誠何心人雖至愚亦不敢信雖傑果推誠以待定國定國亦疑懼而必叛剪其羽翼而嗅喔之不可以爲恩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定國自以爲萬無全理反亦死不反亦死故不得已而出於萬死一生以併一旦之命駢首而死亦所甘心豈誠知傑死而遂無餘事也哉然則定國之爲變乃傑自啟其戎心而趣之變也且定國固有所悔而動也傳曰魚不可離於淵獸不可離於林爲將者顧可以離其軍乎況傑非南都肺腑屏藩也馬阮低眉黃劉側目其所以猶能浮沉諸將間者徒以擁軍耳苟有能破其軍而傳其首者殺藩鎮爲藩鎮如唐河朔故事亦南都

將相之所引領而願鬬者也。傑即矩步繩趨，猶懼不免，而乃秉厥爪牙，委身几俎，是猶引人刀匕而自剸其腹背也。暴罹禍殃，不亦宜乎。且當是時，使一大將屯於外，而單騎入城，拊循百姓，條陳利害，動合機宜，定國雖疑懼，不過夜開睢陽門，率輕騎走耳，敢為變耶。傑不知此，恃衆而驕，坦然臥於綱羅，飲醇酒，戲婦人，而無不虞之備。遠不鑒於李克用之阨汴州，近不戒於察罕帖木兒之死山左，為將不知書，雖勇匹夫耳。袁圖之禍，傑實自取於定國乎，何尤。是役也，睢陳道中軍李世培率卒奪南門出走，不數里，見衆擁二婦行，衣裝甚富，怪而問之，曰許司馬家婦也。李竊自喜，以為奇貨焉。與平在則執而報功，與平不在則附司馬亦為功，乃佯護衛之以行。至其婦氏王家砦，王以司馬故，亦事之甚謹，然不知張家砦與司馬有宗黨。睢之變，司馬已夜走張家砦矣。張所謂張長腿者也。既而李有廝養，沈夜提刀踰垣，言李名而亂司馬婦，婦無可奈何，陰遣其僕潛歸張家砦告司馬，以故。而王與李不知也。司馬既聞其家為李虜於王家砦，則大怒，使張以書約王為奸，會謀保聚，當其時張衆而王弱，嘗相爭，見書患之，不敢往。李慫恿之使往，而深相結。王既至，乃執之，而反攻王家砦，屠之，虜其家。李率數十騎走鹿邑，鹿邑令閉李室中，不使出，蓋司馬度李必走鹿邑，先檄鹿邑令就執之也。李既被執，其李

奔歸德，告變於總兵王之綱，檄至李乃得釋。王砦在虎頭崗。

巡撫越其杰南奔。　其杰，馬士英姊夫也。為豫撫，特借耳，非欲有所建樹也。睢州之變，狼狽而走，時大兵祇隔一河，乃大懼，竟南還。道壽春，廣昌伯劉良佐饗之，語次豫事，良佐慨然曰：吾受國家厚恩，為大帥，封徹侯，疆埸有事，進則立功報王，退則背城死戰，借一不濟，則披髮入山耳。豈能碌碌然為兩姓臣哉。其杰將出帳下，生陸精叩馬諫曰：大兵近矣，公當守不可去。其杰不從，棄之至鹿邑釋還。

巡按陳潛夫南奔。　潛夫與許定國相結，不知其反覆，不可恃也。及定國襲殺高傑，乃大懼，奔南京。

自二月至五月，日月色甚赤。

闖賊自陝入豫，復入楚。　過淅川、鄧州、內鄉，遂入楚。賊破內鄉縣，知縣謝養素死之。賊獲諸生申爾忠，謂之曰：隨我南行，與汝官。爾忠曰：吾寧死為真鬼，不願生為偽官。遂投井，賊鈎井出之，乃絕食十二日而死。　符光宏，亦內鄉諸生也，被虜，罵賊不絕口，遂遇害。

高傑既死，乃以李本深太子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德，中權總兵楊承祖赴夏邑，副將劉應虎赴虞城，苗順甫赴碭山，後勁總兵李翔雲赴鐵溝，左協總兵郭虎、

右協總兵胡茂貞赴泗州駐防，仍聽傑妻邢氏統轄，准傑子元爵襲爵。

唐縣有宋時古槐，久枯復生。

闖賊餘孽王二等據竹溪、淅川騷動。 諸生汪業聲，有父年八十餘，瞽且老，不能行，業聲負之而逃，賊追及，射殺其父。業聲抱父屍慟哭，罵賊，賊怒，割其耳鼻，罵愈甚，賊斷其舌，乃死。 時杞縣典史李經署縣事，與通許土賊婁道一相構，婁徒杞，總練范世增戰死，賊遂圍杞，二月糧絕，杞人大困，會大兵至，乃解。

興平大將李本深、王之綱謀圖許定國於考城，縣三日不克而還。 興平諸將欲爲傑復讐，雖屠睢州，而不知定國

所在，稍引去，李本深未行一日，諜得西北有騎往來，乃與王之綱引軍出至桃園集，遇定國，定國棄其衆而走，兩軍旗相錯，出定國之衆殲焉。王、李縱騎追之，不及者僅十餘步，短兵不能接，連發數矢，綴甲上，定國不顧，幾墜馬，復逸至濠。定國棄馬從濠中遁入城。王、李不敢追，後軍繼至，圍而攻之三日，城幾破。天忽大雨，定國恐城中人叛，已皆殺之，而專以已卒守焉。會揚州羽檄至，謂靖南兵犯界矣，諸將室帑在維揚，慮不能支，則大恐，乃解而東。王之綱駐歸德，定國既出，遂渡河，持高傑首詣豫王軍前降。

四月乙卯，

王師狥河南，王之綱大掠而東。

王師至歸德府。明日，乃下，御史凌駉死之，殺監軍僉事署縣事吳汝琦、提學副使蔡鳳。

初，摩天犂李際遇遺歸德總兵王之綱書曰：大兵至矣，宜趣降，不能則走，戰不得生也。之綱恐，遂率衆大掠而東。明日，豫王至屯營於歸德城東北，遣兵部尚書李化熙諭降，不聽。是時東西用兵，道路無人，莫得聲息，

王師至，人猶疑定國之詐也，故不聽，而設戰守具，且欲夜襲其軍營，將遣東人姚猴見等率壯士縋城下，執銳兵伏其營側，候城上燈三至旗杆首，則斫營入，諸軍繼進，內外夾攻，可一鼓而殲之。夜將半，城上燈至旗杆首者一，

猴見潛入營，欲立首功，見橐駝羸馬甚衆，皆縱不收，部伍若無人者，乃大驚，即率諸壯士歸，急告衆曰：眞大兵也，不可戰。黎明，守將張膽、團練將軍黃承國等詣軍前降。王詰貞膽等觀望拒命狀，膽等恐以文官牽制，不得即降爲對。豫王乃受降，予以衣帽。膽等遂薙髮，著衣帽而入，趣諸文官出城降。巡按御史凌駉、提學副使蔡鳳、監軍僉事署縣事吳汝琦皆出城。駉見豫王，拜曰：謝貴國如禮葬我先皇帝。王爲之改容，顧左右予衣帽，駉厲聲曰：王當教天下以忠，奈何欲使駉爲降御史哉？不拜。王愕然，使兵卒衛之，而責鳳、汝琦觀望拒命狀，鳳瞠不語，汝琦乞哀不容口，王并執之以示駉。汝琦肉袒反縛

垢面而泣勸駉降曰天命有歸矣公無自苦駉笑曰爾自視是何態顏猶勸我不聽豫王乃殺鳳及汝琦以徇而遣駉歸署是夜駉草疏繳勅旨言身不能扞蔽江淮辱使命徒一死塞責無益家國事臣負罪於九原遣吏與國與濟渡江上之而與豫王書畧曰駉銜使命不克有濟天乎人乎分唯一死所不忍裁決者尙有意於封疆人民也今已矣駉復何待伏承隆禮義不私交所賜裘爲并繳遂自經其從子諸生駿潤生亦自縊死明日豫王得書義之予以棺具師遂入城

闖賊餘孽劉三虎犯鄧州　自襄陽來攻鄧城時洶洶有議降者知州馬廸吉怒曰死則死耳此城斷不可降乃

鼓勵士民誓以死守賊掘地道七處廸吉悉討破之因增修圍城角樓四敵臺三女墻一千三百九十一丈懸樓三十座砲臺二十四座相距二十七月城中食盡殺牛畜而食拆屋爲薪人皆感奮無異賊計窮宵遁

是時中原初定諸砦土賊尙擁衆頡頏未全革面如李好尙亂於南召知南陽府王燕翼單騎撫之諸盜皆投戈境內遂安

安平賊帥王彥賓據鎭爲亂其祖不可彥賓怒殺之其祖母撫屍而哭彥賓又殺之衆始大懼莫敢違攻掠遠近與羣盜相持而遙通於永城丁督師爲援守令莫敢問也會鹿邑有楊生者犯罪縣擬大辟報郡矣其子懋采等賂其解役陰縱之而以死於途報生竄得脫欵重貲而游一日至安平或利其貲而殺之彥賓固不知也懋采乃爲鹿邑令畫策賂書招安彥賓率五十騎入鹿邑猶有傲色即坐間擒而斬之其徒殲焉

土寨諸渠唯張楊尤殘暴非人理楊裕州人世爲鐵工狰獰有膂力鼻孔生白毛長二寸許喜啖人肉謂婦人之足最美嘗於地窖中或竹籠豢美婦女而不時烹食之名曰羔羊其徒甚衆附於流賊羅汝才盤據葉裕舞陽之間土人苦之乙酉後投誠以副將家居猶恃衆橫行毎宴客留宿一客一房婦女數人侍起居門外以甲士衛之俾衆客夜不得合謀一日楊召客裕州王淼將

之親某與焉怪之夜中密叩婢婢曰妾某紳士之女也客得其狀歸以語參將參將遂與諸紳士謀告巡方者楊嘗掠一狡童變而愛之養以爲子至是亦揭楊陰事巡方密奏誘而擒之繫於獄三日併其子及惡黨數十人斬於市裕州乃平

睢州鄉宦原任兵科給事中張睢一奔金陵泗州總兵李翔害殺之於礴橋　時謂刼殺之非也特誤殺耳誤以爲張兵部縉彥也兵不辨部科爾字而誤也大蓋假手於兵也崇禎間縉紳家行事多不法睢州張褚二家其尤也如褚氏火焚朱家莊一案旣爲高御史所糾致之辟矣而當時東西勸兵舉火焚殺者張兵科唯一也兩

豕共焚豬論斬而張浦網何居乎此十三年朝廷之刑章也人既疑天道難知矣迨至十五年流賊破睢州張復渡河北無恙人益謂天不可問其詳與佚偶然也張則優游河朔二三年乙酉大兵入豫張乃東走山泗州將赴金陵總兵李翔雲以爲張朝官也特遣一將領百餘騎擁衛至衛橋而返張欲其送至南京假以爲聲勢兵不從張有慍色其僕揚言嚇之曰若當以我主爲誰也睢州張兵科壓倒天下總兵官門下走狗耳敢不送明日到南京上一本便砍爾頭諸兵大駭又不知科部有別遂誤以爲兵部張縉彥縉彥嘗至徐州勸興平伯高傑收許定國是年正月傑殉睢州夜定國叛殺傑而走興平諸將恨張許人骨李團興平後勁也諸校求張許不可得而忽聞睢州張兵部五字不及報李鎮悉一刻縱火機脅張迴去大譬即不得報復遂羣起抽刀而相向張聞變急由東欲後戶而頭已落幷血髓矣諸僕從無一得脫者嗚呼天道與王章與豈假手而行顯誅與殺者誤殺死者誤死而李恐兵乃只嘆間矣可笑也是時流賊張獻忠尤殘暴所經城邑縱兵屠僇子遺無存至於購昔當鳴而不敢遂據成都僭號自稱老萬歲建東西二府以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居之後聞李自成自燕敗還遂陰勒兵欲襲秦中然道險人烟斷絕不知中國消息也乙酉　肅王入蜀邊書如雨獻賊猶不信

以爲守關諸將給已立斬其告急者數輩而親治兵於西克之鳳凰山大兵因其無備踰險兼程而進銜枚襲之是日適大霧大兵驟至從霧中首哭其營營遂潰獻賊不覺方視馬流矢著其胸始愕然取箭視之大驚曰是也急跨馬走不及被擒肅王數其罪惡立誅之其衆皆降睢孫李之徒走雲南獻賊狀貌魁梧面長尺許每以豪傑自負及入蜀忽謂今人厄運三年中莫可支吾獨有遯世埋名入深山苦修數載可免耳過此仍橫行天下欲人武當爲道士不果其瘗處生惡木多刺著人即潰爲豬疥樹叢中時有黑虎噬人天陰黑人即不敢行噫死後猶爲毒害若此哉獻賊死時年四十一

闖賊既敗歸西安乃嚴守潼關歲且盡英王率大師自北來賊急分潼關兵往禦之乃英王納未至而豫王已攻破潼關矣賊大懼遂棄西安出藍田入楚據荊襄乙酉春英王兵追至楚自成持其軍四十餘騎南走上卒無敢反顧者獨身率二十騎斷後至羅公山山巔有元帝祠自成令騎待山下獨步上山諸祠似有所禱伏而久不起時有難民伏於山華觀之見其布衣內有非常紅紫服疑爲劫盜其以鋤盭擊其首斃之檢其衣忽見龍衮則大驚從山後荊棘險阻中逃去山下二十騎待久不下怪之乃登山寂無一人雖自成橫屍祠下血肉淋漓矣或因英王兵追至楚賊衆遂散自成僅隨數十

騎迷失道陷稻塘泥淖中不能出鄉民攢矛刺殺之或又曰闖賊衆既散不成部伍自詣村落求食猶稱天子出受命璽示人鄉民大譁曰闖賊也爭前搏殺之於田舍中死時年四十

闖獻二賊年畧相等其剽悍猾賊亦不相上下卽其傾覆海宇毒虐蒼黎貫天達地之惡爲萬世大僇者擢髮不能數彼以剽悍猾賊之資而又濟之以狡譎刻鷙之才是豈能甘心食貧者雖平世不能以自安況值凶歲而又疾之已甚乎故其狡焉而爲戎首也甚易而欲剪焉以撲滅之也甚難雖是商雒房竹之際二逆岌岌乎幕燕釜魚之勢矣於時爲之觸藩搏翼而助其虐者有羅賊養癰豢虎以自雄者又有左師則二逆之散而忽整弱而忽强垂燼而忽燎原者豈可諉之曰天道哉夫羅汝才有賊不殺賊之語癡賊也鈍賊也其寵於闖獻不足怪左帥則仗鉞元戎掛印平賊者也乃縱獻於蜀而呼之不動撲闖於豫則發而復留宜至癰潰而崩虎兕而噬則束手無策倉皇遁避如黠鼠之畏餓貓噬狼狽於寇盜而跋扈於王人南之不寧匪寧南所致而誰致哉其後稱兵犯順縣死軍中學溫敦而未成保首領於牀第亦不可謂不幸矣然則明社之屋由於闖獻而闖獻之勢因左帥所豢養而成者也援鐵案而定爰書左帥之罪可勝誅哉

王師東狥

豫王以總兵孔希貴鎭歸德自將大軍而東狥王之綱劉良佐劉澤淸皆來降隨克揚州渡江王之綱之東走也將至天長縣史可法遣騎持王命以擅離汛地取其首之綱大恐遁還遇大兵遂降留鎭徐州劉良佐來降遂與許定國爲前導克揚州渝金陵下蕪湖定國功爲多豫王遣降帥王之綱及盱眙知縣傅觀光持書諭揚州諭史可法降可法不聽立城上數之綱身爲大將佩盪寇將軍印國家有事不能効死守封疆乃爲人致書詞旨嚴正風節凜然左右皆感動之綱狎城下汗流被面唯唯慚謝而已其答書畧言將相大臣義當與國共存亡不以禍福成敗貳其心其濟不濟則命也必不肯爲二姓臣豫王得其書乃進兵劉澤淸在淮安聞大兵至懼而東入海豫王使使招之遂來降

初史可法之視師維揚也以首輔督四鎭步騎三十餘萬經畧中原其行未必遽無功然爲人廉謹無大畧特治世之良臣遇變則信國疊山儔耳其於駕馭籠絡應機濟變非其所長嘗慮兵吏擾民斂徵行或爲人掠而役之卒不改劉澤淸開府淮安起新第土木繁興百姓苦之可法微服至淮上爲督工將所拘扛一巨木於衢遇澤淸適出閱工可法乃棄木於地而攀其車大呼曰學生効勞三日矣澤淸大驚下車奉可法如館立斬督工將以徇故諸將憚其嚴而旣大鉞又險巇之使頑煽

不用命急私怨而忘國恤名雖藩屏實則自樹及興平
殂於睢州靖南屯於蕪湖
王師東徇二劉解甲可法特提空名以建節於維揚耳故大
兵之將至也興平挪大人大恐罔計於可法可法亦慮
諸將之難制也乃佯遣之東屯通泰磨厲以須而自守
維揚共相犄角以為常蛇之勢及
王師至聞之三匝攻三日克之時四月二十四日也可法乘
一白騾率數十騎潰圍出追者及之執以還不屈而死
豫王義之令殮其屍葬於城之東北關梅花嶺下士人
春秋祀之可法祥符人戊辰進士死時有乞骸骨葬鍾
山書至今讀者悲焉

泰州去維揚百二十里維揚被圍時興平部將胡茂貞賀
允昌李本深李成棟等軍猶數萬未嘗西嚮發一矢維
揚破皆來降五月朔壬午我師遂渡江自是而豫州始
脫兵燹之禍矣
是歲豫州人有麥禾　兵火之餘人不暇耕但鹵莽播種
而已夏秋間中原千里禾稼如雲既刈復秀一本凡數
莖其顆粒與初熟者無異直穫至十月間乃已

豫變紀畧卷八終

紀事本末辨訛

崇禎五年八月山西流賊紫金梁圍沁水之竇莊遂南犯濟源陷溫縣　九月破臨縣據其城又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掠武陟輝縣遂圍懷慶上以藩王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燝殺賊自贖

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援懷慶賊向河北復入沁水

六年十月丁卯流賊二十四營乘冰渡河而南犯閿鄉陷澠池分入河南湖廣漢中輿平　是年八月高傑降於賀人龍

八年正月丙寅流賊掃地王太平王陷鳳陽焚皇陵樓殿

寇患紀畧

殺知府顏容暄推官萬文英士民無算自稱古元眞皇帝駐三日趨廬州

六月壬午下河南巡撫元默於獄　八月癸卯命總理盧象昇平賊賜尚方劍便宜行事

九年九月命總理盧象昇入援　己巳以侍郎王家禎總理平賊

十年閏四月壬寅以熊文燦總理平賊　十一月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剿寇之期　命洪承疇孫傳庭合剿河南寇

十一年十月洪承疇孫傳庭入援

十二年正月癸未河南巡撫常道立削籍以李仙風代之

八月壬戌命大學士楊嗣昌督師平賊。

十三年冬開州賊袁時中走河南　十二月闖將陷永寧宜陽

十四年正月陷河南府明日丁酉戕福王　二月戊午圍開封府　詔宋大典進總督節制諸路撫鎮兵討賊　三月壬辰闖將陷歸德　四月甲子以丁啟睿代楊嗣昌討賊　五月癸巳繫兵部尚書傅宗龍於獄以右侍郎督師討賊　十月戊午誅劉元斌　李自成陷南陽府猛如虎死之　十二月朱大典革職聽勘以高斗光代之

十五年三月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討賊。庚午李自成圍陳州攻三日城陷兵備副使關永傑鄉紳崔

陳變紀畧

泌之死之辛卯陷睢州乙未陷歸德　六月出侯恂於獄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剿官兵討賊　癸丑逮朱大典入京

七月己巳督師丁啟睿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師潰啟睿失其勅書印劍下獄文岳革職聽勘　八月賊陷歸德府推官王世琰死之　閏十一月己酉圍汝寧府庚戌城陷保定巡撫楊文岳及分巡僉事王世琮死之丁巳執崇王由櫃及世子諸王西去

十六年四月朔甲子李自成殺羅汝才及謀主元珏併其軍　五月擊袁時中殺之

進孫傳庭兵部尚書總督應鳳江皖豫楚川黔剿寇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督師七省之印　七月庚子督師孫傳庭出

潼關討賊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爲前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於洛陽檄左良玉自九江赴汝寧夾擊部潼薊總兵白廣恩四川總兵秦翼明俱隨督師進討傳庭以總兵高傑將降丁爲中軍命秦翼明出商雒爲犄角王定官撫民將綏臮鎮兵爲後勁　八月辛未師次閿鄉自成盡發荆襄諸賊會於河南丁丑牛成虎遇賊於洛陽擊破之再敗之河岸追奔至汝州九月己亥督師次汝州進軍寶豐賊堅守不下壬寅自成以輕騎來援白廣恩盧光祖高傑分兵却之癸卯賊復以精騎扃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卽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乃親督諸軍力攻拔之斬僞州牧陳可新等遂以大兵搗

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夾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滿營痛哭壬寅傳庭自朱仙鎭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泥淖不卽至士馬俱饑或勸旋師就糧傳庭曰軍已行卽還亦饑矣奚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復郟縣得騾牟三百餘頃刻分臠食之已盡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軍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賊披靡時傳庭前鋒盡收革左部皆致死於賊而高傑又備悉賊中曲折故自成逆戰三戰三北遂奔襄城諸軍進逼之自成乃築土城自守食亦盡有懼色　時河南所在皆荒大雨連旬諸將既深入糧餉不繼壬子兵譟於汝州　是役也賊率精騎大至高傑請戰白廣恩曰不可我師困宜分據要害步步爲營以薄賊易耳傳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顧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先去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大敗高傑登嶺上望曰不可支矣麾衆退諸軍盡西走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至於孟津軍資盡喪傳庭與傑收散亡數十騎渡垣曲走河北戊午賊向潼關白廣恩擊破之傳庭還軍潼關軍尚四萬潼關陷傳庭死之高傑走延安白廣恩降

十月丙寅潼關陷傳庭死之白廣恩降高傑走延安庚寅上始聞潼關失守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總督諸軍相機平賊以白廣恩爲盪寇將軍時上猶未知其降賊也

明季遺聞辨訛

崇正五年八月流賊自沁水南犯濟源溫縣
六年正月流賊分爲二股一北向一犯河南左良玉破賊
於涉縣賊謀渡黃河
十月丁卯二十四營渡河分犯豫楚漢中
七年八月高傑降於副將賀人龍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
八年正月丙寅流賊陷鳳陽燬皇陵癸未御史吳振纓始
疏聞詔逮巡撫楊一鵬論斬振纓遣戍　乙未命朱大
典總督漕運兼撫鳳陽同洪承疇上平賊方畧詔從之
五月賊入秦　六月下豫撫元默於獄賊復走河南在晉
者睢歟道神活地草鄉里人三營
八月癸卯以楚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兼關
遼兵賜劍便宜行事與洪承疇合勦
九年九月盧象昇入援賊復入豫以兵部侍郎王家正爲
豫撫總理直隸川湖山陝軍務
十年二月乙酉以陝撫孫傳庭兼河南
閏四月以熊文燦爲總理豫撫陳必謙罷以常道立代之
十一月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勦寇之期幷陳方畧
詔從之
十二月賊盡走鄖西　命洪承疇孫傳庭合勦
十二年二月改河南御史張任學都督僉事總兵鎮河南

十月洪承疇孫傳庭入援
十二年正月癸未逮豫撫常道立削籍爲縱寇渡河也李
仙風代之
二月劉國能降於許州飛虎劉也
四月射塌天李萬慶降於內鄉
十三年十一月以陝撫丁啟睿總督三邊晉豫軍務　是
年大旱蝗饑民相食
冬開州賊袁時中渡河壽州有袁老山一營時中因號小
袁營
十四年五月赦傅宗龍於獄督陝西兵討賊
九月羅汝才自南陽趨合於闖時張獻忠亦敗奔闖闖欲
殺之汝才資之五百騎奔囘革入霍山
丁丑傅宗龍以秦兵四萬次新蔡與保督楊文岳總兵賀
人龍李國奇虎大威合兵趨項城是日闖曹將趨汝寧
己卯宗龍軍次孟家莊賊突起擊之三帥皆走是夜保
定兵潰奔項城宗龍被圍壬午檄諸帥還救不應宗龍
坐困十日食盡辛卯夜漏二下被執至城下宗龍大呼
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爲所紿賊唖
之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即殺耳豈能爲賊以緩死遂
遇害事聞詔贈宗龍太子太保
十一月破襄城副將李萬慶死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
夫立祠　陝撫汪喬年率總兵鄭嘉棟牛成虎賀人龍

馬步三萬趨河南抵郟縣時襄城新破貢生張永祺率
邑人迎官軍屯於城下賊方圍左良玉於郾城遂解圍
來迎戰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遂大潰賊乘之一軍
盡覆喬年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城復陷喬年死未
殊被執見殺
破葉縣殺守將劉國能詔贈左都督
圍南陽數日破唐王遇害總兵猛如虎死之
十二月破汝州許州長葛鄢陵禹州徽王遇害進圍開封
十五年正月賊解圍南走　起孫傳庭兵部侍郎以陝兵
剿寇
三月袁時中會回革於六安旋去合於闖曹

四月孫傳庭治兵於陝斬賀人龍以其臨賊先奔也
癸未賊復圍開封府
六月命侯恂以兵部侍郎與孫傳庭援開封巳未師潰於
河上
詔逮丁啓睿下獄楊文岳革職聽勘
戰於郟縣傳庭設伏以待牛成虎將前軍左勤將左鄭家
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首北以誘賊賊奔逐入伏中
成虎還兵而鬬高傑董學禮突起翼之左鄭兩左右橫
擊賊潰東走官軍逐之賊盡棄其甲仗軍資官軍爭取
之無復部伍賊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遂大潰傳庭
上疏自劾詔傳庭圖功自贖

閏十一月巳酉賊圍汝南監軍孔貞會屯城東楊文岳屯
城西相拒一晝夜庚戌城陷執文岳及僉事王世琮於
城頭厲聲罵不屈賊縛文岳等以大砲擊之洞胸糜骨
以死遂屠其城丁巳屠崇王由樻及世子諸王以行遂
回襄陽
十六年三月殺左革（賀錦號左金王賀一龍號革裏眼）
四月甲子闖殺賊羅汝才及其謀主元珪併其軍
五月丙辰殺袁時中於閻鎮
七月庚子孫傳庭出潼關
十月辛酉朔丙寅潼關陷　辛未西安陷
十一月壬子屠榆林

十七年正月巳卯李建泰出師進士凌駉為職方主事監
軍破廣宗
二月賊破汾州　初八日太原陷　李建泰攻東光三日
破之
三月乙未賊次陽和白廣恩貽姜瓌書約降　甲辰昌平
陷是夜犯平則門　己巳犯闕　丁未京師陷　丙辰
與三桂乞師
四月丁丑官軍大破流賊於關門流賊西走復京師
五月福王立於金陵一時庶事草創仕塗混雜不可問時
人為之謠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
方賤似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塡塞

馬家口

十月二十日刑部尚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徵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奪一等應磔宋企郊十一人二等應斬擬長繫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等七人四等應戍擬贖王孫蕙等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洗元龍等十人六等應杖擬贖潘同春等八人存疑另擬翁元益等二十八人

乙酉正月朔日食　初六日庚寅雷鳴自北至西

興平伯高傑死加李本深太子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德中權總兵楊承祖赴夏邑副將劉應虎赴虞城苗順甫赴碭山後勁總兵李翔雲赴豐滿左協總兵郭虎

右協總兵胡茂貞赴泗州駐防仍聽傑妻邢氏藉轄傑子元爵請卹典贈傑太子太保予祭葬准其蔭襲再蔭錦衣衛千戶

自二月至五月日月色甚赤　獲妖僧大悲自稱定王

謚故太子曰獻愍皇太子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

時馬阮亂政有人夜書士英堂中云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兀通搗中原求其人不可得

四月初四日左良玉上疏數馬阮之罪移檄起兵赴金陵清君側江南大震調黃得功提所部兵渡江赴蕪湖禦之　二十四日

王師克揚州

白愚濕襟錄摘語

副將陳永福赶征在外聞賊圍汴遂東屯鄭州二月初九日夜衔枚抵汴大破之斬獲甚衆哨官魏粱都白堯釆戰死

時李仙風率遊擊高謙西救洛陽諸軍逗遛不盡反賊圍汴仙風屯鄭不還賊退始至周藩令閉城不納乃尾賊至白沙失利還軍鄭州竟以憂死

諭守汴功陳永福陞總兵官子德陞遊擊

賊既去保督楊文岳總兵虎大威至汴與陳永福合兵西追賊奔楚

十二月賊復來督師丁啟睿來援其部兵多降寇必欲入

城有司不能拒周王命屯北門倚城而營賊甫至一戰而敗入月城賊隨之入兵賊相混於月城而不闢知縣王燮恐擲火悉焚殺之

時在圍者督師丁啟睿巡撫高名衡巡按任濬左布政梁炳守道蘇壯監軍道郭載騋知府吳士講同知文衡桑開第推官黃澍知縣王燮典史許仁壽總兵陳永福都司王懩仁譚國棟張武鉞蘇見樂鄉紳戶部劉昌行人鄭封知縣張文光舉人張民表總兵劉承允　濬奉旨監軍料理城守報到是日即移駐南薰門軍騎巡視悲感蒞施風采凜然

左良玉駐汝南不進撫按馳書促之云將軍望隆方名威

鎮華夷國家寵遇優矣國倚之爲干城者也今狂賊圍
汴危在旦夕雄師㮣還汝南未見振旅遄發在將軍胸
有成竹自非腐儒可測但不知賊倘陷汴將軍何以謝
朝廷耳至正月初五日抵雍邱復書云我兵單弱兼程
前來若遽臨城一戰賊得窺我淺深汴益無所恃矣今
暫屯杞以分賊勢姑爲牽制之計以待機會及賊南走
左追至郾城一戰互有殺傷賊南奔楚我軍暫駐汝以
斷歸路

其第三次在圍者時督師丁啓睿練兵汝南巡按任濬折
股告病監軍郭畝駿隨征知縣王燮赴內召在城者高
撫梁藩蘇道與知府桑同知黃推官陳總兵數員而已

丁啓睿楊文岳左良玉虎大威自汝南來援賊先占城南
朱仙鎮高阜上流我軍營於鎮東水波集勢居下流丁
楊若西左虎若東犄以督鎮意左相搆五月二十二日
夜二鼓左營先潰丁虎二營繼之楊營又繼之賊以勁
騎躡之將鎮僅以身免

賊還圍汴射僞示於城中云奉天倡義營文武大將軍李
示仰在城官吏軍民人等知悉照得爾援兵丁啓睿左
良玉等營似被本營殺敗奔逃四散黃河以北發兵把
斷他路援兵俱絕爾輩已在釜中豈能長活可即開門
投降文武官吏照舊錄用斷不妄殺一人倘如延抗仍
舊執迷本營不日決黃河之水恐爾輩盡葬河魚腹中
矣本營恐傷天和不忍俱坑愼勿執迷自貽後悔特示

七月十五日黎明撫標陳德鎮標任珍李成棟等丁營裴
武銳等道標車登科等四營突出大戰自卯至午斬級
二百餘顆獲牛馬騾二百餘頭器械不計其數

朝廷遣三御史監軍祥符王燮杞縣蘇京河內王漢皆行
取新御史也監督諸鎮馳救開封諸將皆不用命

陳永福自選鋭卒爲一營當務救援樹大旗於鐵塔之頂
置軍其上掌守之視賊攻某方急卽磨旗角指某一方
永福疾率其所部鋭卒馳救焉

後序

松巢子讀紀畧竟掩卷嘆曰柳下生眞良史才也胸中具備大乾坤乃猶落落作諸生耶世之做美官多要錢皆目不識丁不知君父爲何許人民社爲何等事惟道賄賂工夤緣而已錢愈多則官愈顯自爲得計衆亦羨之及賊勢鴟張癰已四出殺藩王焚陵寢四海鼎沸甲馬縱橫而猶目疥癬之疾勿煩聖慮嗚呼天下事有一不自疥癬起者乎迨國勢不支京師失守天子投繯九廟烟飛亂臣賊子擁貲接踵改換頭面圖爲三窟之計豈知草野儒生尚有秉簡執筆斧鉞其後者哉予與鄭子挑燈丙夜商榷往事雖濁酒頻傾終覺塊壘難消或一如白頭宮人說開元遺事耶用是縷析見聞勒諸楮墨由荒畧稽眞實自鄉邑達郡國安知白茅黃葦中無好學深思如鄭子其人者乎彙成編冊聊當文獻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何不可乎此紀畧所由作也有明一代君臣喪亂之實咸本乎此前者已隳坑塹後者偃息牀際嗚呼豈獨有明爲然哉鄭子名廉字戒得一字石廊自謂柳下野人予號之曰起頑潛歟惠歟其潛與惠之間歟過此以往爲鵬鷃爲龍蠖吾不知其變化矣閏八月朔日竹西草堂書

豫居天下之中其地平衍泉甘土肥隆盛之世戶饒桑麻家興絃誦稱樂國焉明季運丁陽九盜賊如蠭獻闖二賊蹂躪豫中殺人盈城千里無煙吁是豈豫人之罪哉文臣樹黨廟謨不綱武將失馭軍紀不明中原塗炭垂二十年爲豫人者良亦苦矣柳下先生身罹鋒鏑萬死一生喘定著書時事之兀臬狂賊之慘酷皆以獨豪寫之且深辨諸紀之傳譌爲解後生之迷罔雖古良史不是過也

乾隆癸亥秋日紅亭彭倚華跋

[illegible]
蒼聾神州百二關陛沉驚聵雲時闘弩弓介馬來何衆[illegible]
鼎成龍去莫攀車乘旁抢常惻惻髮毛初刈倘班班夢魂
猶識東阜里夜半飛過蠡澤濤

此余出都門時作也余以慟海浮踪適偶乾坤大變目
擊心愴所不敢徑施者予奪之文有不容終沒者是非
之實因爲備述以貽後來非獨表予之艱貞蒙難已也

癸未秋予𣪍然草土時左帥叛兵肅戢江路稍通詠黨道
先生以記室來召不可辭挾劄繇北上十月晦渡淮已聞
潼關失守督師孫傳庭全軍覆沒闖賊乘勢入陷西安仲
冬廿一日抵京當事諸大臣翁徐自若也廿八日見晉撫

蔡雲怡所投揭升予青始知賊兵大猖獗河上我道遂作
奸之衆莫能禦竟於臘月中旬蹴冰而濟大河南北盡蹂
躪無遺矣
新撫豫撫任濬觀望不前舊撫奈所式以鑄級不候代徑
繳勅印去巡按御史蘇京按河北爲賊縛去蒲汾澤潞一
帶賊牌所到望風迎降新督余應桂領兵南去以避賊鋒
總鎮高傑兵叛而南沿途肆掠慘甚於賊賊圍攻太原一
月餘巡撫蔡懋德嬰城固守民無叛者以外援不至於今
年甲申二月初二日力竭城陷賊怒磔其屍一時官僚遇
害甚衆
塘報達京輔臣李建泰自請督師辦賊帝御午門授鉞行
推轂禮手賜酒三巵且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
受命是日輔臣陳演蔣德璟准致政連日羽書旁午聲言
賊兵四十萬刻日來京帝召集諸大臣問計大司馬張縉
彥議調邊兵入援司農以兵餉貲措爲憂於是遣內臣傳
諭諸勳戚出貲助餉大臣承旨亦各率錢捐助有差五日
間凡三召對督輔李建泰自保定馳奏請乘輿南遷總憲
李邦華少詹項煜等請奉太子南行帝皆不許志曰國事
[illegible]遂至此因泣下諸臣亦泣掌道先生歸寓語予故時以
科員光時亨倡議參駁遂無敢復請者然是時吾鄉戒裝
出都者軫相接予以先生朝夕力飲冰僅十歲幼子依膝
下舍此非義躊躇不果行

二月廿五日賊陷眞定廿七日知府邱茂華以城降亂兵
戕殺保督徐標三月初一日昌平兵變初二日賊破宣府
督輔李建泰馭師保定賊兵至遂降報至京令勳衛科道
等官及內臣分守九門初四日召對百官遣襄城伯李國
楨操練京營兵守城加總兵左良玉黃得功唐通吳三桂
俱伯爵劉澤清鄧芝龍並都督世襲時唐通自薊鎮調至
上命通點京營兵三萬出城迎敵賊未至通先使人以書
約降
三月十四日起復內臣曹化淳等出鎭十五日報居庸關
破十六日因李襄城言守城軍羸弱不用命卽日令內侍
皆上城是日昌平破巡撫何謙隻身脫走予夜詣先生所

解甥成京城必不守先生猶未信次早趨予往前門劉宅自殿庫揭貸三百金以為儲糧助餉之備是日賊兵已至城下焚掠城上亦竝施放火炮震聲不絕凡予從前門返則市中男女狂奔走如鶩競傳賊軍師宋獻策定十九日破城廿四日登極及申刻并前門亦下鍵人不得入出矣十八日早於宅門揭一黃帖云西城御史熊世懿受我大順官職若干面約兵到獻門云云從者欲揭之先生曰謂此必奸細所為置之勿問可也予鄉劉光祿坐守東華門是夜五鼓返鶴遣使密語先生皇上并中宮太子三鼓以輕騎遁去先生晨起旁皇覓居於南昌內館旁側幽僻處匿之如夫人及幼子謂予曰予可偕吾兒往吾亦當去

此應之曰予止此不害先生第自為計少頃多騎馳市街自西而東塵起沙揚則賊兵已入矣纔扃閉宅門聞長班傳呼賊兵入城諭城中官民無懼遂仍復官者官民者民無何市民導賊兵索馬馬廄悉空

隨報御史王章為賊所殺總憲李邦華副憲施邦曜戶書倪元璐掌科吳甘來俞林馬世奇等俱投繯自盡先生顧余曰如何余曰以義食祿者死固當先生曰死不惜此噉者安所置指諸內人及予也且謝熊吏部宋珦科俱無揖讓意余曰然則從衆耳然心怦怦泣下不可禁因轉身入內扣宅門者啊啊先生遂越短垣去祇留兩蒼頭與余但薄葬則多騎入室矣兩蒼頭始亟檢笥中貲百移貯之入室者問余何許人是何官宅令余具以實應戒余勿他往為看者與余款語且故作好言奴輩私若財物為余言令還衛及旦而兩蒼頭所藏白鏹強半入其橐中余戒蒼頭勿復言祗何闖賊李自成以入大內未見帝蹤跡令諸將南追先入宅者竟去別易一人來益梟健姓孫裕州人偽權將軍劉宗敏之偏裨也兩蒼頭遂倚宅中所遺又移至他所至廿一日盡為小卒搜擄去城中家戶用黃紙書大順永昌牌位祀奉人以黃紙書順民二字插鬢邊然後出市行

是日知帝與太監王承恩並縊於宮中煤山道血詔云朕在位十七年上干天譴致逆賊直犯京師皆諸臣誤朕也

任爾分裂朕屍只勿壞陵寢勿傷我百姓一人皇后施亦在宮中縊出俱停於東華門側棚內群臣無一往臨者行道之人莫不隕涕

賊出示限三日內文武大小官員俱自出投牒照舊擢用隱匿不出者罪廿三日文武約三四千人俱袞服持牒候見偽丞相牛金星仰伏中道牛相席地坐逐名點閱人材豐偉及知名者選中七十餘人發吏政府錄用予鄉吏部熊文舉太僕李元鼎梁初春咸與焉不用者每名著二兵弓刀押出飛奔偽國公劉府營房內達旦囚服齊集唱名又分散戈李二將軍嚴刑拷訊追贓充餉多者數萬少者數千韓道先生賴熊吏部推引得用然尚縛營房內兩晝

被余鄉姻劉光祿李春坊朱刑科羅廣常俱以薙髮忤賊意遂不免於三木囊頭矣大抵賊酷虐諸刑備具而夾棒最厲務以得貲稱意而止一時夾死者若干人不死而完贓者若干人先生雖未受夾而獲用亦助餉三百金吾鄉水部李光倬當日夾死御史馮垣登部屬鄒逢吉張世溶等俱夾傷完贓後死劉光祿朱刑科羅廣常等皆備極痛楚贓完後釋放其與僞吏政府朱企鋐禮政府鞏焴稍有因緣者雖受刑輸銀後亦漸次得用是時各官私宅皆賊兵盤踞先生宅者姓孫部領十五六人半爲宣大諸處降卒其雄糾數人或稱走山虎或稱走地龍皆有混號孫賊朝夕必要余共飲啖余仍坐臥一室亦莫有余侮者巾店熊某爲余言東城趙旗鼓門首日殺數十人或斫首或支解手足異處有尙動活者余寓宅在刑部街密邇僞都督劉所雖室中藏蘊爲攫去至淫奪斬殺之事則猶未見也是日周鍾王孫蕙等俱上表獻諛周表内一聯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王表内一聯燕北既歸已拱河山而受籙江南一下當羅子女以承恩俱大爲牛相稱賞得授美官而楊枝起又獻下江南策有云伏念臣汝成衰殘無力願獨放牧之牛摩頂何知甘效識途之馬人皆鄙之闖出探視則本街少詹項煜通議宋學顯宅俱已扃鑰顏具門或曰大理或曰驗馬闖先生亦歸南昌館旁小寓余往候之甫行數百步則驍騎從後來卒不及避蹶地

傷[illegible]死自是不敢出衢途一武矣廿四日賊押勲衛武職官二百餘員斬於平則門外余與諸賊兵談星說數滑稽擩摩多中其窾彼此傳播頃刻求推者輩相屬多寡不等咸有遺贈過午則取所得金錢令巷頭市中沽酒而飲飲而醉醉而歌賊兵多不識字不審音余雖歌嘯亦不解爲何義

廿六日僞禮政府出示勸賊登極僞國公劉廷獻率百官褻衣午門叩請不允廿七日賊押太子驀移帝后梓宮出城百官並不與聞廿九日賊聞平西伯吳三桂請大兵十萬入關復讐因令三桂父吳襄作書招降不從遂禁襄及家口於獄

四月初一日各官復勸進未允僞禮政府已改定朝儀及官職名號士大夫尊卑相接相呼體制刊刻成書先是賊入秦皆孝廉子衿悉行考試授官旬日內都下諸生求試者比比初三日於順天府出題考試次日揭榜取中者送吏政府擢用予以星卜爲僞都督劉物色悉予履歷從與予赴考欲以禮政府從事相處予謝以耳聵不能官兼卌制未闋不敢且不忍既又令其記室王某要予再四予固辭謝之劉某知予無仕意始不之強矣

初四日各官又勸進不允初六日陳演梁兆陽等又率百官具表勸進始有允意初十日牛相會同禮政府出示定於是月十七日登極各官先期習儀三日新鑄國寶文曰

纍天立極[illegible]居中[illegible]三字連
日李賊與諸將不出俱在大內盤庫將金銀器皿盡行鎔
毀千兩一錠裝入鞘中各賊將追完搢紳富室贓銀解進
亦如是凡在京大小官員俱引領闖賊正位宥罪加恩十
一日縣闖邊報緊急吳平西領兵發入山海關賊衆惶遽
不知所為百官遂大失望前是偽都督劉以李賊不允登
極東邊有警報召予筮之得坤之剝予曰坤地道臣道宜
其不忍為君也爻辭龍戰於野其血元黃恰當今日之事
兵事宜不解其象辭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果師出東邊
宜慎之又謂予曰我主夜夢宮門懸一大趙字主何祥咸
謂有趙姓者起而爭衡是否予曰唯唯否否遐謂趙字從

走從小月小月廿九小盡也意者戰我不勝以是日退走
乎予益知賊之必敗而西而詭詞以動之也顧劉賊亦默
會予意至十二日闖賊自成委以諸將推諉不前於是點
兵十萬親往關門迎戰留牛偽相居守是夜將大臣陳演
魏藻德邱瑜及勳戚朱純臣等六十餘名駢斬東華門外
十三日闖賊領兵從齊化門出將太子及永定二王擁之
馬前去百官拜送門外城中所留賊兵不過十之一二數
日後有在城娶婦者有挾重貲而逃者即東去賊兵往往
有脫回者十九日賊與三桂兵戰於永平之沙河驛大敗
殺死無數廿日又敗賊傳令京城拆屋頃刻間彰義門內
民房盡燬連日又敗數陣闖賊怒甚遂斬三桂父吳襄懸

[illegible]
宅內有兵黃某自言河南宜陽儒家子失身賊中至是以
中途受箭先還為予備悉言官兵甚勁賊還必西走當先
為脫禍計是時掌道先生以眉指使趨南城已移家都察
院距予不甚遠予往語之先生不信城中閧傳平西領兵
殺入城來擁太子即位人情洶涌如沸羹廿五日囑蒼頭
守宅暫往東城偵之則見車馬騾馱捆載宮中錦帛紛紛
從東華門出黃某來與予言賊首旦夕入城即西去予亟
為先生言先生仍不信曰今晨諸同列候牛相公面諭以
西去事相公大詫謂是語從何至上且歸登寶位諸君勿
輕信訛言也至廿六日薄暮則敗兵皆歸矣寓予宅十六

七騎止存其九猶有帶重創者
廿七日李賊亦入城是夜有數賊升都察院屋而呼先生
室中人有投繯歿而得甦者廿八日午予往就先生市民
語予賊兵搶刑部衙門內書吏妻女投井者亡算數身井
為之滿院門皆內扃不敢啟少頃門啟而入予就語先生
先生謂明晨登極百官且入賀當得實及次早闖賊登極
後即勅諸將士備行裝予起視宅內諸賊兵已率然束裝
秣馬矣趣予從之走不則亟趨避他所屋且火仰矚屋梁
則已將椅桌廚架自下而上接椽以爆藁實之予亟走衙
門潸泣道之先生謂予曰勿懼已約熊吏部討兵政府信
票出城去當無我格者是夜止先生所五鼓賊發大隊出

報攸門去宮中遣人縱火各賊兵住宿火盡殘猶留賊兵
萬餘九門內外縱火烈後衛天予劍佩詩囊從此悉付之
灰燼中矣
先是熊吏部典試陝西門下士多陷賊中至是挈吏部偕
去及城門不得出復折而回先生以是不敢行又恐與平
西入城討餉無敢留傍晚火稍息偵者來言平西逐賊而
南城門燬先生聽言辦某言可西避是夜熊吏部及眞指
使鍾鼎挈二公俱集先生所各攜眷屬及本衙門書吏眷
屬共百餘人衣服器皿俱棄之衹帶軟細隨身男婦各持
拄杖一根以五月朔日平明出都察院衙門市民避平西
者各頭裹白巾爲帝掛孝自貫城坊至得勝門各街巷口

燕都志變　附　九

市民盡將木石塊塞兩長班前導而行或僅留穴隙纔容
一人或用大板石橫攔使行者從上越初吏部期一塞駝
載行囊至是亦令去及出平則門時日已向巳矣城中扶
老挈幼西奔絡繹不絕三先生皆短衣敝袴雜遝僑伍
中宁與從就變人乞得一敝衣破服而走諸內人亦各幅
巾蒙首寬爲短衣狼狽疾趨獨龔宜指夫人美而艷仰藝
院頗斜生地恒倪拾塵土自汗於是有披而行者有倦而
憩地者有顛躓不能行使人負而趨者半日危途艱辛萬
狀行二十里許始見一挽剎柴宇蕭蛾額日摩訶菴諸女
眷莫能前因止而求息焉主僧辭不便於菴旁覓得一空
舍從僧假鍋甑釜來支土坯作竈炊粥療饑夜則席地爲榻

房室堂廡無門壁予仰臥望簷上星辰烱烱不成寐
次日傳土寇猖獗前道很於豺虎停止不敢進向晚聞大
兵已入京四出追捕逃賊諸先生慌甚黎明與諸內人避
之危樓尋又徙園林僻莽處凡數晝夜不得晷刻停至初
四日諸從者以久棲近地不便謀取道西往會雇車數乘
向西發寺僧謂三先生可命載也諸內人競輿不得則各
以柳筐坐其中使兩人舁之而予亦斂身息坐車上計出
寺門時已向暝矣匪以路徑崎嶇車應蹶如崩泓歷狂濤
間亟下上比更時約行十五里許星斗在天閶闔寂前
顧僕趨行則綠林一嘯阻道不得進予俛首覸覿見四騎
擁至匿影旁逸腰間向爲先生遺纏五十金一錠已蠲約

燕都志變　附　十

有二十金斜走里許尤慮賊或踵而至奈何因以白鏹穴
土中身倚林莽坐仰覿星漢夜色已分亟趨孔道見三先
生與諸內人僕從等咸席地號歎亡金且遭楚予竊訝獨
有天幸呼一人偕往取所藏則惘然亡應者因獨還迷向
啓曙發始知已岐馳數里問土人夜來數車俱被掠復東
隨尋至前所已囊三十金未見爲刈麥人撥去僅大錠穴
中儿然存爲被盜傷足者賤鬻攜歸比入菴奉還先生先
生喜過望予則腰纏悉化爲烏有是日午節先生諸人向
午俱未飯予亦心煩意亂吸井泉而已
平則門外迤西一帶游騎雜沓而土豪混列其中先生及
諸內人俱坐後園大杏樹下井邊奴予借釜炊飯至碗箸

不給或以手摶食予與諸人饑則持錢逐村店就食水飯
亦鮮有飽者午後不知誰何導一騎入諸先生惶駭無措
騎强牽一婢子令去婢子投井中騎尙盤桓審視先生旒
而進之金始去先生至是始向予泣以幼子屬予予慰先
生是時須兪無爲也且往伺城中動定復來爲若計遂入
城至劉完白所則
攝政王已大張榜示與諸朝紳蕩滌前穢亟反報先生會
朱刑科亦走長班王某持札要先生還次日遂偕熊襲二
公俱挈眷入城先生與吏部並舍南昌內館襲則他往矣
初八日
攝政王下薙髮之令三日內官民髮盡薙是時予悲以囊

殄眾纍人從劉完白於樂平會館旅食是日先生恭頭某
拉予南去予畏大暑餉謝不能渠遂扮乞丐子身往時
仲夏早夜仍苦寒予身衣短袷衣囊盡亡去前未變時曾
以衣衾數事寄族弟應曜兼委十數金爲製葛服至是以
被掠爲辭絲縷不復還矣
闖賊被吳平西追至定州殺死無算帶敗殘人馬望西奔
走平西還京朝紳並勸
攝政王正位
王辭曰國家自有家法非卿等所知自是無敢復言者設
施新政無非解網弛禁期與臣民更始故朝野一時懽然
服從如大旱之得時雨也數日後吾鄉李太僕李春坊朱

刑科熊吏部羅庶常及先生並予官如故但以中城處滿
兵諸縉紳率徙家順城門外予驚魂亦稍定是月終旬長
安市上仍復冠蓋如雲矣
賢明側席車乘翹翹搜求遺逸振拔沉淪隨允提學御史
曹溶之請羈旅寒微皆得邀恩食祿熊吏部及先生推轂
及予予謝不敏徙倚都下凡兩閱月同鄉劉玉爲衡
新命牧武定七月既望遂從之而東先生餞予邸中驪歌
一闋銷魂黯然從是遂不復望長安馬足矣甲申仲秋朔
南州韓道人述於無棣公廨
校勘柳下生豫變紀畧畢又得韓道人燕都志變一卷
雖無法於豫然事復比類且明末野史多矣顧不能哀

諸篇帙以充說部之選可畧而弗取乎於是訂訛數字
附刻於後道人爲南州進賢徐應芬二其氏雜星卜中
斂局鼓舌作狡猾技倆以免狂寇之難抑亦有心人也
與靑原山人再志

虎口餘生序一　　　　黃自起

凡人生窮通得失莫不有一定之數之理而況生死之際乎達者灼見其然故見利而不動見害而不怵忠孝節義之事往往置生死於度外而卒能出險就夷常有出於意想所不及亦若有天默相之者秦之暴也若蜂蠆之毒子房爲韓報仇擊始皇博浪沙中大索天下十日不得是豈子房有奇謀異計能匿跡天下之外哉天鑒其爲韓之忠即在始皇副車之側而不覺也明季三百年不用兵革闖賊一亡命乘間竊發據關隴上游之勢不踰年而中州陸沉乘輿淪陷幾一天下此與暴秦何異誰敢攖其鋒而抵其吻予以典闈入晉長白邊年翁出餘生錄見示其牢米

脂也掘賊祖墓付之灰燼一片報國之誠眞有發於至性而不暇計及利害者使王氣盡洩闖即授首豈不千古快事奈何天未厭亂猶然橫行長驅追至跟蹌西走一敗不支洩氣之說驗矣獨以身坐待人彼牢籠與子房之索而不得勢更迫禍患深雖然賊自爲難以來屠戮不知億萬計而必不能以忠孝自許者舒其夙憤天也然則始皇望金陵有王氣發人大鑿斷其脈未爲無見而卒以亡豈非行暴者不能久存而忠孝者冥冥必佑理固然哉

序二　　　　程正揆

癸未余在京師縉紳先生爭談有米脂令者掘闖賊祖父之墓聚其骨而灰之時心奇其事不知爲何許人也甲午有晉闈之役見太原守邊長白先生所刻餘生錄蓋即令米脂者也其說曰賊祖海父守忠葬於本縣之三峯砦山勢環抱林木蓊葱君侍城者訊之故老云穴中舊有黑碗一枚塚窮碗見骨黑如墨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又下一塚生榆一株粗如臂籠蓋不可犯衆斧之榆斷巢開骨節綠如銅青亦生黃毛數寸又有白蛇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盤旋若不勝狀其蛇與碗俱存噫先生之智育之功大矣夫賊以亡命罪至通天㩁我彊土逆我君后竭四方之師武臣力不能一矢相遺海水群飛白日晝晦從風流毒有不忍言先生獨能出奇計殲奪逆之思制死賊之命壬癸天下惟長白一人而已甲申五月初一日于滁西于衆義

發喪獲僞印十八顆斬賊臣頭設祭先君后之靈誓不與賊俱生終以未食闖肉爲憾向使郎不生於楚而生於米脂不爲官而爲米脂之民荷鋤瞻君馬首鞭游之屍而飲守忠之頭不猶愈於爲人臣而罔知報讐雪耻者乎向使長白重身家計利害或知而不爲爲之未必有濟將者之何雖然皆天也非人也闖不生天下不亂闖不死天下不平長白不令米脂闖脈不絕鬼神不助長白國仇不復然則洩先明于四帝之憤開我
朝億萬年之運者亦惟長白一人而已天下之知長白功者或寡矣于是序其事以告爲曲突徙薪之謀者

序三　　　　路坦然

嘗閱史至文文山起兵勤王爲敵所獲不覺怵然曰危乎哉危乎哉厥後海外逃歸流離困苦艱辛萬狀迄今讀其惶恐零丁恨極千古等語猶令人潸然淚下也萬死一生莫不以爲亘古以來未之前聞及閱我父母餘生篇其險危更倍之何異世而同符也讀至出關欲泉搖手處呼吸存亡人人爲我父母危然以爲不必危也更無庸危也何也寧邑素稱疲瘠自壬申變屠戮幾盡後更加之以奇災與荒重之以兵火焚刧逃者逃死者死白骨枕籍村落皆墟其餘未逃未死者膏髓已枯皮骨僅存氣息奄然難保旦夕是不啻入虎口且已幾嚙之矣我父母下車剔弊振飭興衰疏滯以可手之經綸沛心上之雨露凡所以休養

生息者無所不至故幾月來殘嚙之餘漸有起色是寧民今日得以稍甦旦夕者皆我父母一人之生有以生之也天留一人之生以生一邑且將以生一邑者生天下當日雖入虎口又何必爲之危也況我父母非百里才胸藏數萬甲兵行見剗平禍亂勘定底績盡一世而奠安之盡蒼生而霖雨之然更於文文山外取堂阜脫囚事上獻之以爲我父母頌昔順治乙酉歲三月

塘報稿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爲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臺齎扎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成去訖至初八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喚進後堂詢問稱言伊係闖賊里人曾爲賊祖葬墳因識其墓所賊祖李海父李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闖賊名李自成幼曾爲僧俗名黃來僧爲姬氏牧羊奴自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道姓名回家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葬處當日葬時開土是三空穴內有黑碗一箇因填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伐一黑碗者即賊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光正捕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名鄉夫六十名即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峯子往宿是爲初九日夜下大雪深二尺餘山路陡滑馬不能進職下馬步

行五六里至其山爲道崎嶇久絕人蹤旋開道攀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窯舍十餘處墻垣尚存俾闖賊莊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概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然皆無黑碗蹤跡天晚難以下山遂坐賊舊窯中向火至天明再掘數塚而黑碗見即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項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砍斷其墓始開中間盤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後盤臥隨取裝入黑光正順帶中伐滅骨骸凡骨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骸有毛

者七入塚盡數伐掘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恐行砍伐斷其山脉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

陝西總督軍門汪喬年手扎

讀來諭足見門下報國熱腸弟須體訪的確莫使波及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滅賊當以門下之功爲首此復

汪制臺再扎

接來扎知闖墓已伐可以制賊死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酬草復

虎口餘生記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米人洶洶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曰如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疑信不一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爲賊之姻黨聞賊行牌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群謀俟賊到時執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嗷嗷有據余欲申聞撫臺而其總捕常昌運與高映元內親恐其換援中阻遂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墻爲先容竟致沉閣値新按臺至爲余同鄉金公逆黨陰不自安共謀去余會部咨甄別實否撫臺劾余濡滯按臺又欲會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探訪余官評辭最其根據遂摭造單款極力傾陷然終以司册無過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壁痛余之去而余舉家獻快詡得脫苦海且違仇讐也撫按皆論留候題照舊管事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爲行李時長兄順爲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爲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聞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晉中震鄰余十一月自澤歸里撚指逾歲賊烽已逼晉而東會眞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爲余憂勸遁跡以避余憮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即妻孥可捐婦母何賴萬一家難吾何以見先人于地下也況同堂手足一公族衆寧恐全一已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爲朝廷滅賊計今日爲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爲遂違衆意

三月廿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人言嘖嘖道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朋諸生謝銘石等密謀欲興義師邀賊以雪國恥擬次月朔舉義旗而次日賊之親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有變立街頭待之頃有衙役二人傳僞令曹候玉票執余余挺身往見即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云萬歲取你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爲之供應僞官又遣人來供奉並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傍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

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堂弟廩生大顯大任大猶侄銘琯
銘琦從弟諸生大防大中大謨大訓叔知縣維隆維明族
叔諸生有道武舉有謨寄倉圍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
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即與兄永訣矣謝
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東兵且至兄放心行毋
爲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頷之初一日挽余西行衆
爲備一騾衛僮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
爲墮睹余忻然就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
極此日大雨賊衆悉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
日至眞定入城喧傳萬歲駕將至賊黨衣紅者滿街謂老
府兵見余咸揶揄曰是伐幕人耶帶余見僞帥馬入其二

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詢我蹟始末入後堂莫僞帥
訖傳言且由遂同吳旗牌至其家宿至次日初五日市出
即有賊來傳馬老爺上南門發兵候駕至便起行吳姓者
遂帶余往見至街頭則云老爺上西門矣復至西城上吳
姓者先到指余日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行
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
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沉
眞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
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僞
帥不返俟傳曰萬歲至矣不進城在關帝廟吃中火即行
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

姓者餘暨跟驢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闖賊決無生理盡以
後事囑王役託其傳與家人我死于國難無恨也須臾闖
掌號賊衆起身去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
安次日出固關値闖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關下百姓只
塞井故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
慘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夜逃偕縣役王姓遁
夫遺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
欲乘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粉虀矣初七日過
平定州西賊中傳言東兵追至核桃園已底關下調後營
人馬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住平定東關外候示下至初
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某貫重先行此時闖賊已先上

太原吳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共八九十夜行一宿天明
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訖喂馬未飽余伺而臥吳
賊出少時其賊僮來催余曰起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一
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入室仰
臥酣睡其僮亦上樓臥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馬臥余呵
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臥弗覺余遂出門北行迎一
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
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詢余曰汝已行何復返
余應曰來取水具耳進其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即壽陽城
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踰墻入空房內
四顧不可藏復踰垣出北走過二鄉民持梃濬搶營者詢

余何來余詭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
後面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傖父各執鎗棒圍
余曰汝從賊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
于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
日方午慮為賊所跡潛身山畔土窯中比至晚賊騎來者
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東西視月
所向衆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燐光熒焰殊非人境至曉
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鄉再為何許人余詭曰保
定諸生為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
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
衆各贈余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饑則丐

食沿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數處余已作乞丐形無敢
詰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負者三
人議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猱所經林木翳天
日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始反陸渡井
陘大河六七道涉滹沱念余西過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
不勝感愴逾真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
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
弟壆在其外父王宅傳語來見相對悽其留余宿更余丐
服黎明聞炮聲震天乃土賊為亂圍鄉戒嚴傍午始息借
余一蹇僕送至王家庄胡宅為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
嘗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公劍原九門見余來驚喜交

集相持喟噓入見二妹不勝痛悼次日遣人報信至懸考
母當三僕來接傷腿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
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喜欲絕真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
是為五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余先曾所聞聖
籤有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至真定
為五月五日聞賊至自分必死幸賊勢迫促未見至壽陽
而逃則重見一陽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朦朧之際耳中
聞先大人聲曰見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爾弟見佛聖現
化即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出日金光炯爍內有佛菩
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臾光散其
清如鏡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難順治元年

仲秋既望再來人邊大綬識於長安僧舍

世徒見虎口餘生戲曲而不識為誰作也即有知為曹
織造寅所作而未知其有粉本也本不出于他即出長
白先生之手志真記實故可傳耳往者任邱同年進士
邊果投余此卷恐其久而剝食也因附于此果即大任
之曾孫大任與長白從兄弟見本文淸原山人又志

中興實錄不分卷

〔明〕不著輯者

舊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中興實錄目次

中興實錄

大臣議建南都中興奇策

維

崇禎十七年四月朔日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

史可法等謹以

宗社危情民生至計布告普天臣子嘗被今

天子十七年之鴻休託

高皇帝三百祀之陰隲者其言曰竊聞道特有道賴多

以大事之賊而詘武功遠量非常正可以

國恩之洪而微臣節效天寶亂而當山雅陽之事

杳靖康靡而宋澤李綱之氣烈此皆愿從工作

譽可預知然且俠骨錚錚與民獄之峰而並屬

義風發發撥霓裳之奏以爭鳴況休命篤于

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

本朝者乎力探穜穜

二祖之廓清號同盤古治從寬簡

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乃至今

上特興宏模益備

孝廟之溫恭儼在

世祖之神武重充當沖齡而揮恭頌之氣立清宮府于

召對而發襲黃之箕緦為編珉以冠起而用兵是虐

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

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

詔旨勤頒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過

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疏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

肥而忘己瘦躅道省罪不能引一人之過以就

臣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

莫解事有可疑思為蒼生而待人

上張羅者誠廣貴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失者難言
家家有丰間之堂事事有小兒之戲果能功名
比曹武惠証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膽似漢注
陰曹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爾賢者亦倂
悠悠壅蔽實繁據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于
膏肓局尚可為涉必窮于滅頂悲夫悲夫膺塵
未殄冠焰旋騰血濺

天潢烽傳
靈寢泰稱大府雖能持以一丸皆有覆國無復追其三
窩乃者介馬橫馳矣
畿輔羽書不絕以
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
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
太傅但憑歌嘯

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
將指日克冀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官遊無分
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觴若金張或子虛之
以貲起或乾糇之以饋與乃至射策孝廉明經
大學亦往往名班國士業為里雄合無名捋壯
謀各圖義旅仗不需于武庫糗無望于部厨飛
附大軍力爭一決但郡棄直承

黃錢豈眈迷白頭覥顏立職普天大誠此則萬代
之所瞻仰難
九廟為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大助我必義旦先于助
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危
機何殊高之上尺惜即非長物亦當洪之焉是
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須從便亂易為
豪至發墊巨商聯田富室若以縉紳亜眷亦自

天日法等無任祈地兴天瞻心涯上之至

南京兵部尚書　史可法

戶部尚書　高弘圖

工部尚書　程注

都察院右都御史　張慎言

兵部右侍郎　呂大器

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　姜曰廣

太常寺正卿　何應瑞

應天府府尹　劉士禎

鴻臚寺正卿　朱之臣

太僕寺寺丞　姚思孝

吏科給事中　李沾

戶科給事中　羅萬象

河南道御史　郭維經

山東道御史　陳良弼

廣東道御史　周元泰

山西道御史　朱壽朋

陝西道御史加陞一級　王孫蕃

四川道御史　朱國昌

諸臣公稱首懇

定中原奇策

一曰謀戰制寇當變藩鎮之勢今日為國家之害甚于虜者寇也始之以為癬疥之疾其究乃至于決腸裂膚而不可救藥者流寇也嗟乎國家徒以此流寇二字忙忙懈懈遂使三百年全盛之金甌一旦化為折足之器焉豈不哀哉自寇之起于崇禎之三四年也不敢饑寒之民嘯聚山澤所謂寇也此五六七年闖散數千里出沒無方此則所謂流寇也迨十一二年殆至則不然矣非復草賊行徑矣又十四五年後則不然矣非復竊據行徑矣夫當其作逆之始為難勤為撫固亦易耳何者寇之起自陝之隴右而是時山以東亦有登州之亂夫隴右之起亂民也迫于饑寒在所宜撫東齊之變亂兵也芻我

豢養在所宜勦先是臺臣吳執御曾疏論之矣奈當事者寡識偏拗朋仇冰炭例以亂兵宜撫既而撫亦無成策復游養奸遂使耿孔二叛得氣而去稽首先於虜亦遂推誠任之不疑至今此二人為虜中名將播毒中國發蹤指示斗此二人力焉此非中國之以人資虜乎創首亂民宜勦既而勦亦無成策觀望成功復且廢撫加征以供勦餉罔顧于靡孑遺之民橫斂取盈因而賊旗所指響應滋多然彼時杖鉞指麾經大將軍之重者尚猶中智以上非無克敵戰勝之威也戰勝之下殺戮而已然而殺戮可盡乎千級萬級皆吾民也驅除而已然而驅除安歸乎東奔西適皆吾地也乃當塗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責效使志士掣肘健兒驚心哉定救(數)寧厥

未有成功君子不無遺憾焉然猶幾耳適至詰
言有閒任用勿專切伐殺捂代頎始之以貪鄙
之賁文煤肆虐生靈修予撰猶繼之以用罔之
楊嗣昌註誤軍事莫識機奇靡耗物力萬萬千
千如投逝波僅不見旋踵于第一二可欲尺寸
于是則中原陸沈矣元惡既懲盈庭狼顧陝脣
誤龍鍾也宋一鶴亂奐也格例實錄爭革催用
節制無術將不如兵兵不能戰非惟是也兵之
厲民更甚于賊而其事乃漸大製矣是故民怨
于下天怒于上饑疫頻仍同類相食人死如亂
麻朝廷悲惘亦同感言于民藏所期之厲民而
所施者仍是結怨于民之事于是大奸准起而
起而來之患結疫萃權致使士罷盜入之微當
滿萬之師士卒不戰城門不開其君子只負節

而也武崩角而待勢窮力屈乃稱死喪其小人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何為者彼所稱李公子者
豈真有古帝王豁達大度之度神武將將之能
哉然而據中原吞江漢襲三秦凌晉跨蜀奄有
四國如建瓴然雖古帝王之成功不若是速矣
則民心使然也此非國家之以民與寇乎夫欲
重而民窮民窮而盜起此自古皆然豈待智者
而後知哉
本朝立國甚嚴制度甚設外戚不可擅宦官不兵政
大臣無專制藩鎮兵繼世夷狄不內房漢唐以
來之所以致亡者
本朝皆無志慮內重而外輕君尊而臣卑法相繼故
相制雖有奸臣不能作大逆雖有豪傑不能建
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難備養民之制甚略故患

嘗聞先臣馮琦之言曰
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鎮
夷狄他日所為國家憂惟官府之隔絕閭之在
閻耳斯言也惟今則亦有然矣憶丙子歲予上
公車道淮上見一老父談流寇事云此寇不速
除且與國家相終始斯言也惟今則亦有然矣
既而予下第歸里從士大夫飲聞邵叔庭譽士
大夫皆言草賊也不足為大憂有書生應言曰
更歷數年將無大為雄桀亂而起者乎斯言也
惟今則亦有然矣夫閭閻之疊也寇盜之患也
五十年之前有名臣馮琦知之而今人反不知
也十年之前有淮上父老知之里巷書生知之
而當塗之卿大夫反不知也噫今世公卿大夫
豈盡純根乎蓋亦有富貴留情未嘗有惻然以

國家為念者詩云天之方虐無然謔謔亦謔謔
云爾詩曰無縱詭隨式遏寇虐亦詭隨云爾迨
至于今如蜩決如清犬甚且受萬鍾不辨禮義
坐高堂取酒自樂如故此鄙夫小人不足論已
其有興銅駝之悲者則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其
有作楚囚之泣者則曰安得千古奇才之人而
用之夫曰安得千古奇才之人而用之者是猶
治病者不診其所以致病之本而徒望望求不
死之藥也夫曰天下事不可為者是猶以為蠱
蠱不可治則遂不治也嗟乎今日當塗卿大夫
若此將使人三百年永寧之帶礪一但化為烏
載之沉舟乎豈不痛哉此誠亂賊子之心與臣
作逆者同稽誅于天下萬世者也自愚觀之今
國家之勢雖日蹙尚有天下大半也三百年鞠

育是斯民心未盡忘漢也
祖宗以一隅之旅掃群雄定四海亦惟聿求智謀之士
不二心之臣與之請命耳今
天子大臣苟念閩廣成功有餘疆土亦何獨不然然
今欲仍如前時括東南半壁之民力以養不知
兵之將將不能戰之兵兵日益潰民日益窮是
自盡之術也將見淪亡無日況望恢復有成績

今是故為今日計莫如于未亂之郡國輕賦税
均徭役弔死問疾養老長幼以結百姓之心于
已亂之郡國團練設藩裂土分封使自戰鎮
自守以生豪傑之志何以言之寇亦崛起之雄
耳一旦奄取西北建號稽尊民如水就土如雲
從猶反手者非彼之能取自我之自予也賦斂
重而民不堪彼齊吾民心離散而取之是我以
其民予之也邊警重而群國輕彼亦吾群國空
虛富實之是我以其地予之也法令乖而契已
極資格泥而人云亡彼乘吾豪傑失職而取之
是我以其士予之也且彼之號令天下非有漢
高滅疆秦
太祖掃胡元之義也彼之用兵非有魏祖多智如神唐
宗百戰百勝之武也彼之駕馭群雄非必有光

武之推心置人腹使雲臺二十八將忠心誠信
以事一人也斜彼崛起之雄其所為左右輔辟
者非其草莽等夷則其決而降之叛而納之者
也天下大器士所同欲其中曷擇豪雄之姿強
疾不仁之材亦必有欲為彼所為者豈遑從磨
定君臣之分終始夙夜以奉一夫之下乎是故
寇之取天下也易寇之守天下也亦難寇之欲

歸順者即以一郡封之與克復者同如吳玠冠
賊之中志勇之士亦必回心革志撫首而來為
國家歸命矣歷使為國家歸命矣反正天子顯
命也列爵有土厚實也顯名厚實士之所期也
大都古聖王之所以長有天下至六百年八百
年者無他以天下之富貴與天下之士共之以
天下之衣食與天下之民共之也今日以資格
得富貴者率多不才無恥之士無濟于國家之
用而苟有實心為國家用者又不必得富貴而
反足以殺其身何怪乎士之不我與也今日分
天下民之衣食以養不戰之兵久縱無用之兵
虐民而奪其衣食何怪乎民之不我與也故愚
以為當設藩鎮以待有功者亦使士有富貴民
有衣食而後天子乃後有天下也雖然此以言有

夫已亂之郡國耳若乃未亂之郡國則守孤城
必先守四境以官兵為民守不若以農民自為
守語在第表兵篇守城以正兵應敵以奇兵然
以營伍之兵為奇兵必以保甲之兵為正兵語
在策保甲篇今日方用兵措餉之時欲以語經
賦税其道似無繇而不知措餉自有策不必其
加賦也制餉在用人最患其糜餉也語在策宮
田篇今日在朝在籍稱高爵厚祿者車載斗量
不可勝數而無一人濟于用者是資格無人也
今日東南一壁著書屬文占巍科稱天下名士
者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而無一人濟于用者是
科目無人也然而人才有得其用與不得其用
者亦有用之得其人不得其人者語在策用豪
傑篇凡此數策皆所以救亡也蓋為今日計必

先救亡而後可與建中興之業可與圖長治久安之績不然區區半壁而徽[欽]仍前時括民方以養兵兵無戰氣民無固志嗟乎吾見淪亡之無日矣而何怪與于亂者嘖嘖然曰天下事不可為也

制虜奇策

古京師之有南北軍一軍以供護衛一軍以備調遣是即奇正之兵也正兵所以守奇兵所以戰故京師危則郡國有勤王之兵以援京師郡國危則京師亦有徂征之兵以靖郡國今

本朝重內而輕外京師實而郡國虛虜乃舍京師而嘗攻郡國是避堅攻瑕之法也故攻無不破然不虞京師之出奇兵來援者亦料京師之無人也嗟乎京師無人郡國無人邊庭無人當塗者大其名以自解飾則曰無兵耳無餉耳天下事何可為也自壬午癸未間民之北死于虜南死于寇者幾無孑遺矣梁秦楚蜀淪沒于寇齊魯趙燕殘破之餘天下糧餉之輸者僅存東南偏安數省則以今日而言無兵無餉此誠然也然虜

作難二十五年矣蔣此二十五年內用兵殆慕
如林安可謂無兵𦂳天下萬國之物力以供一
方即東鎮三協十二路之間逐年計費餉二千
萬強安可謂無餉且歷所目袁應太遼陽之敗
王化貞廣寧之敗以至吳阿衡盧象昇等內地
之敗果皆以無兵敗乎以無餉敗乎以戰敗乎
以不戰敗乎大抵無善將將者則將必不知兵
無善將兵者則兵必不能戰今之所謂總制督
師師非即漢之所為大將軍乎景帝時周亞夫
以勳貴為大將軍矣武帝時衛青以奴隸亦為
大將軍矣蓋惟其人不惟其位惟其才不惟其
格也今則非卿貳大臣莫任非甲科正途莫任
假使有周亞夫衛青之人之才不幸而不在科
甲之列則必以側陋棄之矣棄而不用猶無患

也如其人自負其才不甘槁項黃馘以老死牖
下必且北走胡南走越寧無棄賢資敵之懼乎
幸而之人之才在科甲之列而未及卿貳之位
則必俟歷試而後用之矣錄三年而考滿孫考
滿而行取遷一級進一階波波祈祈且後非晴
不可必得即得之而今天下何時何勢殆哉岌
岌亦能無更事後時之恨乎國家之無之坐此
故而當塗者蓋未之思勸耳口才無兵無餉之
亦不自公斗筲之滿朝堂也亦可悲矣自恩視
之奴虜雖強吾有人則可敵也吾有知兵之人
則可與戰也昔遼之喪金源之遼主曰女直兵
滿萬則不可敵非女直滿萬之兵不可敵有阿
骨打之人將女直滿萬之兵則不可敵也金之
衰元滅之又非女直滿萬之兵可滅有忽必烈

之人制女直滿萬之兵則可滅也繇此觀之勝負之數不在兵在將兵之人在將將能知兵之人豈待言哉今以虜之強中國之將之兵聞之則懼矣望其能格鬬于兩陣之間乎然此不知兵之將不能戰之兵也蓋中國所以懼虜者以虜之衆萬騎電奔弩矢雨集沙起塵飛如蛇虎風雷之暴至衝突之勢不可當也非惟步兵不能當即騎兵莫能當也雖然其長技亦止此耳使舍其所爲衝突者與中國之精兵短刃相接戈戟相撞勝負未可知也故吾欲與虜戰則必先壓其衝突之勢使不吾畏欲壓其衝突之勢則莫若制奔雲之車古車戰之法自唐以後不能用矣吾所謂奔雲之車非古也郡國用此法則虜必不敢深入況久居乎邊庭用此法則虜

尚不敢窺邊庭況郡國乎不寧惟是也迨天下稍平物力稍寬方將出塞數十里搗長白之山翻混同之江犁虜庭殄滅無遺育爲天下萬姓復仇焉此誠今日制虜之良法也嗚呼非其人亦莫之用矣非有知人之主亦莫之用矣

陸炎上閣部書
炎竊聞國事之大壞竟至于此嗚呼痛矣以如
是
明聖之主誠穡徹樂宵衣旰食求賢如渴勵精圖治
而竟不得造唐虞之盛濟濟盈廷師師充棟使
奸究日奔走於耳目之前而不知覺察變發俄
頃難生禁救致
中興實錄　二十五
先帝以發覆西北情此景率土之臣何忍形之筆舌
哉請至
遺詔曰寧戮朕尸不可傷我百姓痛哉
王言字字欲血豈特四海民人聞之泣血稽顙如
喪考妣千秋萬祺覩斯言也髮指忠義之頭劒
欲奸雄之血設略有人心者曉不思食肉寢皮
滅此朝食以洗
先帝未雪之恥以安
九廟在天之靈乎但今日則大謬不然者公道胥忘良
心盡泯門戶熾而動稱犄角黃金貴而士鮮賢
良使有一人焉辦一副真肝膽真血性挺身為
朝廷出死力為天下作金湯功方可安
社稷譖旋發於貝錦一不可為也昔我
太祖立法以八股課文以策論較武左武右文法甚善
中興實錄　二十六
矣而無奈日久弊生文試止重奧援武試但攷
刀石銅臭得志而滅聚英雄徒勇横全而志怯
猫鼠文之視武猶犬馬武之恨文如冦讐同室
之鬥於今為烈二不可為也
朝廷之所賞者在得民心邊陲之所恃者在得兵力
民之避官也如避虎兵之掠民也倍於賊民心
日離兵心日驕三不可為也

朝廷極念民窮而又不得不加賦于民每下
恩恤之語而民間曾未沐其萬一止僅款積年喫錢
糧之猾吏奸胥即今之
新恩又不知為官司胥吏開許多門路作許多生意
矣豈果有真是非真恩澤廣沛窮簷使不旁溢
耶四不可為也兵玩日久猝嚴之則激而為亂
勢迫極驟發之則莫識為恩況加以新募之兵

真心未附調集之卒客氣未降賞罰之明罕聞
人地之形未扼庚癸有呼決策無主五不可為
也然而尚有可為者江南之人心猶知畏官法
而不敢亂山澤之豪傑盡知有吐握求賢之史
相國而爭思景從以戢亂且閉迎立
賢王社稷有主而默褫逞動之魄使不能亂惟是昔
歲民心爭先兆亂者東南之鄉紳豪右也平日
享
皇上高爵厚祿居官則巧吮民膏以潤丘園居鄉則
酷索民財以利子孫今聞
主上如此慘變不思破產捐軀以圖報服而且挾妻
挈孥於深谷窖金寶於幽巖使遊食者倡亂眼熱
者喜亂無賴者鼓亂樂業者畏亂驚惶者避亂
莫此為甚也而今日操時棘手全在相國蓋以

相國夙望威名震服中外解衣推赤城格天人
發揚景既宣威昭德此其時也惟是破除門戶
之見銷盡爾我之私痛革
先朝之積弊掃却搖扇之清談嚴黜陟以別真正賞
罰廉則文吏思奮矣明賞罰以定真正功罪則武
將用命矣弗以微瑕而遂錮終身之路弗以鴻
功而既縈三至之疑弗以衿甲之客氣而遂駕

異途香禁金錢之營求而杜人進取則山澤之
英雄自挾策而應求跅弛之異才必望風而來
歸矣欲挽民心之離全在薄賦役征使酷政不
得行胥吏横侵以少甦膏肓之疾則民知戴有
新恩矣欲得將士之用全在給發以時恩威並濟使
兵無枵腹之呼劫掠之慘民間少顧見賊不顧
見兵之謠則兵稱節制之師矣文武一心爾我

見破同處危舟滴漏舟國爾忘家君爾忘身
衆志成城而事無不可挽回矣而炎平生憤傷
時譏之語略見之杞黄業經究木併呈臺覽
凡慮人一得也伏惟恕其狂昧少加採擇幸甚
幸甚

欽福王登極實錄
恭聞
監國自福邸至淮也　南都文武大臣及科道諸臣
方集議擁立之事僉謂以親以賢以序卽當推
奉爲臣民主撫臣誠意伯劉孔炤督臣馬士英
各傳諭所部將士以戈來
中興之意將士聞命感泣亦願奉爲六軍主建義旗

討賊諸臣恭謁
陵
廟告非常大變慟哭乃告推奉
監國之議議協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至浦口
具啟迎
駕于淮安禮部司務官喬　南都百官公啟迎
駕于儀真渡江泊燕子磯百官郊迎

命以王禮見
監國素袍角帶對百官慟哭百官行禮手掖之尋
賜茶言及
宗社震驚
大行異變復哭失聲因流涕言封疆大計惟仗諸先
生主持至迎立決不敢當蓋播遷以來
國母尚無消息欲不攜宮眷一人始意欲擇浙東僻
中興實錄　壹
地暫居以便迎奉今值國難至此迎立之事何忍
言
睿音琅然而
睿容具日月表百官瞻覩咸舉頌謂
宗社之福次日為五月朔戊子從水西門啟
駕錄城外至
孝陵乘馬導引官請從東門

御路入
監國遜避從西門至
饗殿祭告禮畢即問
懿文太子陵園駐瞻良久從朝陽門入至東華門步
行過
殿陛行謁
奉先殿禮出西華門暫以內守備府為行宮百官進見
中興實錄　壹
行四拜禮傳
令旨召諸臣入議事兵部尚書可法魏國公徐弘基
靈壁侯湯國祚各有奏國祚奏對徼激署禮部
兵部侍郎呂大器以非對
君禮止之京畿道御史祁彪佳因綱紀法度為國奏
之本吏科李沾合諸科道奏以朝班宜肅蓋時
舊京朝儀久廢也彪佳又奏早頒

大號歟
天法
祖諸事
監國皆虛懷納之朝畢群臣退議登極監國次第成
謂仰窺
睿意必欲發喪誓師曉然示天下以討賊大義而後
正位宜先上監國璽綬而後勸進乃即範金鑄

監國寶以次日入朝大臣仍面奏勸進
監國復辭謂諸臣謂人生忠孝爲本今大讐未報孤
不能事
君
先王殉節
國母播越孤不能事
親無遽登大寶之禮且闕

東宮與
永
定二王尚在賊中或可致之又
桂
惠
瑞三王皆叔父行惟諸先生擇賢迎立言訖淚俱
大臣及言官再奏求允所請

監國遜謝如前署禮部臣大器率百官跪
奏勸進第一箋傳
旨暫領監國百官退踰時又進第二箋
命傳進
手書批答仍允監國餘所請不允又次日傳百官止
服青錦褲朝拜仍行王禮不必穿帶朝服百官
以典禮重大具朝服入

監國覲行告
天禮陛座百官四拜魏國公弘基率百官跪進
監國符寶
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諸臣尚有言宜即登大位以
鎮人心者御史祁彪佳謂
令旨先受監國之請其名極正賢德益彰既可以示
瑑壞海內關之皆知
中興實錄
三十六
監國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表擇吉登大寶布告天
下為當禮臣就國皆然其議議乃定即用右都
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傳
旨會推閣員疏上先用兵部尚書可法進東閣大學
士兼兵部尚書如故戶部尚書高弘圖改禮部
尚書進東閣大學士俱即入閣辦事而召工部
侍郎周堪賡為戶部尚書鳳督士英進東閣大
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鳳陽
等處如故而以前會推疏詞林僅推掌翰林院
詹事府詹事姜曰廣一人傳
旨吏部
予察
祖制閣員俱用詞林至
先帝間用別衙門官今正推如何止列姜先生一人
中興實錄
三十七
似與
祖制不符着該部再行添推來看吏部會九卿再具疏
仍以曰廣居首而推禮部尚書王鐸禮部右侍
郎陳子壯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右春坊右庶
子徐汧
令旨再點用首次二員俱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
書入閣辦事諸臣以次持用六卿九列既備官僚

催補科道各員皆一時人望尊
特遣彪佳領
敕諭江南云是舉也群臣當攀號憤變之後天柱地
維推淪頃刻奠值
真主纘運日月重光實惟
二祖
列宗在天式憑以有此海内謳
中興實錄 卅八
當陽在即用人行政動協人情未有朝端已見清寧
而醜類不授首膏鈇者刻日恢復
神京寸磔逆賊雖在草莽骨忍死拭目俟之若諸
臣思
祖
宗三百年德澤在人
大行十七載焦勞求治洗滌肺腸以事

新主掃除門戶以修職業何事不可辦何罪不可討
亦何功名不可就哉聞
法駕入都之日都人聚觀呼萬歲見兩大星夾日而
行
鍾山紫氣中五色雲見而先是龍江浮擬補巨木千
章若爲鼎新
大內而出者
中興實錄 卅九
兩都並建聿還舊觀江北諸大帥皆上表勸進所
傳遼東總兵吳三桂疾馳至山海結虜入關大
殺賊十數萬奪其輜重無算邊鎮諸宿將無不
扼腕奮翮以報國仇者
中興大業豈靈武革次靖康偏安之足比哉
前供奉臣文震亨拜手恭紀

監國福王詔書

監國福王諭曰我國家

二祖開天昭宣鴻烈

列宗纘緒業積深仁歷今三百年來民自高曾以逮孫

子世享太平代受亭育具在

大行皇帝躬身節儉勵志優勤宵旰十有七載力圖

勤冠安民昊天不弔寇虐日猖乃敢震驚

中興實錄　罕

宮闕以致

龍馭升遐陰靈訴天怨氣結地嗚呼慟哉賊因而磨

戮我百姓殺掠我百姓滔天之惡蓋載不容神

人共憤孤避亂江淮驚聞凶訃既痛

社稷之墟益激

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圖必報然度德量力辦細

未堪終夜拊膺悲涕咏嘆乃茲臣庶敬爾來迎

謂倡義不可無主神氣不可久虛因序謬推逮

章勸進固辭未獲勉徇與情于

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二日暫受監國之號朝見臣

民于

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掃妖氛廓清大難工懲

在天下對四海忠孝之道庶幾無云祈遑深慈

敢不戮力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同譽是助勉爾

中興實錄　罡

臣民其多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所有應行事

宜開列于後

監國福王詔赦天下二十八款

一連年因寇猖獗急欲蕩平因而加派繁興政多苛且在朝廷原非得已而民力則已困窮今寇難未平軍興正餉盡行蠲派實所不能姑先將新加練餉及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盡行蠲免其餘新舊兩餉及十二年以前各項額徵暫且仍舊俟寇平之日再行減徵貪吏猾胥朦朧混派使朝廷嘉惠窮民之意不獲下究詔差官會同撫按官即行訪問一面題知如撫按狥私容庇併行重處

一漕糧中有水脚雜費板席盤夫等項名目儘多今既改運南庚合行酌減其中其官旗臨兌向有畫會使用酒席飯食花紅等項民間所費不貲合行栽革有仍前混徵者官吏弁旗併行訪究

一南北各項錢糧不論起解存留在崇禎十四年以前實欠在民者盡行蠲免不許混徵其已徵在庫已解在途者照舊交納如官胥通用侵盜察出加等治罪

一江南浙西之民最苦白糧一項合行改折一半其一切幫貼雜費及上倉舖墊盡行減除

一十庫錢糧除布匹顏料銅錫藥材等項勢難盡折外其餘胖衣弓箭盔甲等項准照額銀折解不許私派擾民

一流寓各藩封本處撫按官相擇就近地方修葺行館措給供費以體敦睦至意

一王府宗室犯罪幽繫高墻者察果情尚可原奏請寬豁

一廢冠犯順盡節殉義宗室勲戚內外大小文武
各官義士烈女撫按官察實奏報從優贈䘏旌
表其殉難文武官員許其子孫陳請撫按官據
實代題以候議䘏
一罪廢各官內除逆案計典贓私不得輕議外其
中情有可原才足戡亂者該差官會同撫按從
公採訪列名報聞分別酌用不得借端燃灰致
濫倖濫

中興實錄 四四

一近來守令貪婪絕不留心民意隱致衙役暴橫
鄉紳凌虐小民怨苦莫伸該差官會同撫按加
意訪察應參問應更易作速報聞救民為大如
有真正廉幹者薦舉一二以憑破格擢用
一人才消乏皆緣吏兵二部及撫按監司不肯從
公掄選即朝廷一番恩例非紳衿之禀緣即富

豪之賄買盍令賢奸倒置才俊沉埋令當持行
廉訪凡山林草澤下察賤吏中有真正碩德奇
能堪以禦亂匡時者撫按行各屬從公保舉確
定數人以憑拔擢如曲狥情面濫賄屬託或致
發覺及試驗不效舉主連坐重法不貸
一生員優免廩膳食糧原
制作養盛典今後照舊優免廩糧照額全給不得減扣

中興實錄 四五

其鄉紳優免候事平酌議
一近因餉匱派報富官富戶助餉甚為駭擾除曾
奉明旨者酌減外其餘盡准豁免但寇亂未靖
軍興不敷在各官亦應捐輸助國以勵同仇即
照捐數多寡分別題錄
一關稅增加太多大為商民之害今止照崇禎三
年舊額徵解其正稅之外一切新加私派捐助

等項盡行除免如有額外巧立名色婪行侵肥
大法不赦至于柴米二項原無額稅近年私自
設立甚至借名禁羅索騙多端殊爲可恨以後
俱行裁免又各關冗員冗役爲害商民須撫按
嚴行清察務令裁汰原額如狥情虛應定坐通
同之罪
一各衛運糧官侵欠漕糧法無可貸然在十二年

以前追比日久家産罄盡者准與赦免
一撫按司道借回新加贓罰助餉公費等項爲數
太多因而濫准詞訟訪挐衛所每一州縣贓罰
動至盈千累百下司昭動官役派肆求差每百
兩勒索二三十兩不等既大爲民害抑且爲害
苦今後不許再挐訪以重法不得追贓攀累無
辜其各撫按司道新加助餉亦准裁減

一近年推用武官止憑賄賂即縣督撫題用者亦
非無因以致豪傑灰心武功不振應通行察米
有頻年血戰未經陞擢者督撫按據實報聞定
行優用
一死罪軍徒各犯除謀反大逆罪重不赦外其情
輕法重實有可原者辟准改軍軍准改徒徒准
釋年七十以上者凡情盡行豁釋

一府州縣見監人犯已結未結盡行發落釋放凡
撫按司道及有司各衙門間理詞狀除事關人
命及軍機重情外一切盡行註銷贓罰盡行蠲
免
一欽贓人犯撫按官察輕重分別減豁若家産蕩
盡絕併無嫡親子孫者即行赦免
一江湖民船寄性命于風濤蔽檣艫以糊口最爲

貧苦近年加有船稅見帆小艇無一得免公家所入有限官役私飲無窮以後徑行豁

一府州縣内外衛門洲場田土應納租銀俱照原額徵收其有坍塌者察審明白酌免其虛課新加一項亦准免徵

一工江二縣各省直行户最苦今後一切事務有司官公價平買不得藉票勒取違者以贓私論罪

一論淄州縣有能倡義糾衆擒殺僞官歸正者無論紳士軍民即行擢用管理該地方仍從有功大加陞賞其避難流寓地方安插住坐許令官耕種貿易其子弟入籍考試一體收錄不得分豪横欺壓致生怨望

一銅木各商侵責公帑法無輕赦但每以盐犯恃横妄挐小民爲害無已以後有司官不得輕聽生事如本犯年老家産子孫盡絶者分別豁罪重者確擬正法不得久掩致滋誣害

一撫按司道府廳各役以上司之虎威肆百計之漁獵下司小民莫敢誰何詔差官會同撫按官嚴行禁飭再有此等重法處死本管官徇庇不處一併重究

一逃故祖衛軍自崇禎十七年五月以後俱免勾充

一驛遞馬夫困苦至極差使勒索惜爲官吏役吞工食致令積年猾棍包當科派僉報富户洒派里甲俾小民重重幫貼所費不貲令後准將第二次裁減站銀仍准給發不許再派里甲致累小民如違即將官吏拏究

一舖兵走遞公文答應差使最為疲苦原設工食
准照舊全給以速郵傳
一恩詔到日各撫按星速頒行各郡縣務令榜掛
通知仍刊刻成冊里甲人給一本如官胥猾吏
匿隱虛飾以圖侵盜詔差官司巡按御史力行
訪察犯者印官參拏重處吏胥人等立刻梟示
嗚呼自有

乾坤解茲禍亂之情凡為臣子誰無忠義之心漢德可
思周命未改惟爾臣民尚其勗哉臣子不速布
遐邇咸使聞知

廣運之寶

崇禎十七年五月　日

先帝哀詔

監國福王諭曰嗚呼予小子涼德未堪國家多難如
何昊天降此鞠凶嗚呼慟哉維
先帝以天縱神資丕承
祖宗弘緒適逢國步多艱民生日蹙而勤學力政罔有
休暇冀以堯舜之深仁挽叔季於唐虞念茲在
茲無暇或息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

先帝之焦勞者也不期以禮使臣而臣忍以不忠報
以仁養民而民忍以不義報彝倫攸斁報施反
常自有生民以來亦未有甚如今日者也刑見
妖氛日熾戕我赤子辱我
宗藩毀傷我
陵殿四海人心莫不滅滅此而後朝食乃
先帝愛惜愈加拮据彌切至于徇初增而又減將已

原缺第五二葉

蘇州府長吳三學哭廟文 五月初九日起十一日止士民歎爲人間罕有哭號泣震天

維

皇明崇禎十七年歲次甲申五月戊子朔越九日丙申

直隸蘇州府長吳三學諸生瀝血為文哭我

大行崇禎皇帝於蘇州府學之明倫堂其辭曰嗚呼

此明倫堂非我

太祖高皇帝撫有天下首創此以教天下之明倫者耶

中興實錄 五十三

嗚呼豈倫至今日不可復明耶蓋天下不可一日無父子即不可一日無君臣一日無父子則一家亂一日無君臣則天下亂今我

天王竟安在耶臣等雖目覩我

天王實無日不思念我

天王臣等所戴之

天

天王之覆也所履之 地

天王之載也所食之食所衣之衣

天王之布帛菽粟也所讀之書所守之法

天王之典禮文章也臣等之不可一日無

天王如此使一日無

天王是戴

天而 天崩也是履 地而 地陷也是喪我 考妣

中興實錄 五十四

靡瞻靡依如窮人無所歸也嗚呼痛哉我

天王竟安在我臣等方讀書草莽將欲上報我

太祖三百年養士之隆恩暨我

天王十七載譽髦之德化乃不意忽聞我

天王遭逆賊之變臣等捫心泣血欲奔赴而隔於萬里欲觸首殉難又無補於九京且大義未伸雖一死猶有餘憾更曷與我

天王戮仇雪憤於後
神京蕩滅寇盜剖其肝腦醢其血肉遍告哉
聖祖
神宗明正其罪爲哉
天王復萬世君臣之大義耶嗚呼痛哉夫古有以荒
淫而失天下者矣哉
天王則寡欲有儀儉節有度罪已有語古有以暴虐

中興實錄　五十五

而失天下者矣哉
天王則明刑有典賦欲有期務恤有忠古又有親小
人遠賢臣而失天下者矣哉
天王英明神武察逆萌於不慝辨忠奸於無言以至
立言有無方之舉重道有師傅之嚴何一非堯
舜禹湯之心耶
天何爲而奪我

天王也聞哉
天王嚙指出血書於衣袂曰朕之失天下皆因文官
不合心武將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可殺百姓
不可殺哉
天王雖死猶不忍忘我百姓耶嗚呼痛哉哉
天王遘難於三月十八日迄今五十日矣天下不可
一日無君寧有五十日無君之天下耶哉吳中

中興實錄　五十六

閏變已及半月尚未爲哉
天王喪舉哀豈能宴然食稻衣錦耶所謂
君父之大倫竟安在耶臣等何顏何面猶靦然青青
子衿以至於明倫之堂也哉敢告告於
孔子之靈大布速恒之逆共彰撻伐之威誓不與此同
生以伸大義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天王之靈竟安在哉

崇禎皇帝血詔

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陷地三次逆賊
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先帝於地下
將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可將文官盡皆殺死
勿壞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也

皇帝登極詔書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
國家受
天鴻佑奕世滋昌保大定功重熙累洽自
高皇帝龍飛奠鼎而已卜無疆之曆矣朕嗣守藩服播

遷江淮羣臣百姓共推繼序跋涉來迎請正位
號予暫允監國攝理萬機乃累箋勸進拒辭弗
獲謹於伍月拾伍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于南都猥以藐躬荷茲神器惟我
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儉造邦殫宵旰以經營布蕩

平之績効乃潢池盜弄鐘簴震驚燕機鋪地以

蒙塵

龍馭賓

天而上陟三靈共憤萬姓同讐朕涼德弗勝遺弓抱痛

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尚賴親賢勠力

匡勸助予敵氣其以明年為

弘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所有合行事宜開示

於後

中興實錄 卷九

皇帝登極弘光元年國政二十五款

一在京文武各官俱照原官加陞一級無級可加

者晉勳階一級給與新銜誥命在外督撫監司

守令俱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有礙於典制與

封不得自逞者准請明移封

一前朝文武大臣有勞績可紀品行可師而幽光

未闡諡廕未全者該部即類題補給

中興實錄 夸

一在籍閣臣暨六卿之長年六十以上者存問其

有遺配及開住者俱准復原職該撫按奏明存

其三品以下先行豁罪其中創艾日久情可矜

原者著吏部行文撫按從公採訪列名報聞分

別酌用該部亦經訪單確行察覈公論僉同據

實奏聞報用不得藉端然灰致滋倖濫

一諸藩有流寓失所者行各撫按善為安置除南

直不立藩封外如浙之台州處州閩之邵武汀

州廣之南雄韶州等郡酌議來說

一宗室在南京者名糧宜按時給發其管理約束

有年准加勅漫獎

一公侯伯共該五十餘人北都淪陷亡者甚多今

見在不過十餘人所有應得嘗祿往日本折三

七闕支武本折中半兼支者俱於折色中各給

本色一半每石折銀七錢以示優禮世臣之意

一累朝及見在公主所出子孫各廕一子入監讀

書如無當廕者准於原廕武職上量加一級兵

部即與題覆

一七十以上年高有德者府縣申報撫按已冠帶

者仍無旌異未冠帶者給與冠帶其細民於元

年量給穀米以稱朕養老至意但不得因而狗

濫因而詐擾

一忠義殉難者該撫按確察題明准以贈恤廕諡

選與建祠有年遠未沾恩者照例一體行不得

需索留難

一舉人以字句參摘及停科者俱准於弘光二年

給文赴部會試其行止有碍者無關倫理關係

按　奏明一體會試

一各府州縣廩生例得恩貢務收真才以需後用

不拘年序

一北京舉貢監生道途梗阻資斧為艱合行考錄

以疏淹滯五年則減十年舉貢監生仍照舊例

行

一換授舉保舉副榜特用等項以後盡行停止係

副榜廩監出身或經存過者照舊量用不得過

抑以塞賢路

一山林草澤下寮賤吏有真正奇才異能堪以匡時禦亂者除前諭已頒撫按行各屬從公察報外令仍着在京閣部科道等衙門一體從公保舉確定數人以憑拔用如徇情賄囑事後發覺及試驗罔效者舉止連坐

一北直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遼東等處文武官生義不從賊在南者除文官見任廢籍聽吏部察明准陞赴用外其生員流寓無歸道阻無路者俱赴禮部報名仍取鄉官印結及各生互相保結照各省直地方廩增附名色分寄應天府學學臣一體考試作養以示優恤士子之意其武弁指揮千百户等如有真正襲替號紙腳色許赴兵部察驗明確准附在京各衛寄俸勿令失

所

一陷賊各官本當戮竄恩施其自新暫開一面有能返邪歸正者寬其前罪有能殺賊自效者准以軍功論

一錢糧屢經赦宥民未沾恩在民者惟利頑户在官者惟飽奸胥朕甚憫焉今於弘光元年不論本色折色量蠲一分其本色仍改折二分除北直山西陝西全免五年山東河南全免三年外其江北湖廣蠲十分之五其江西雪蹂躪地方撫按察明照四川蠲十分之三其遼餉名色盡行蠲免南糧作何歸併該地方官從長計議務甦民困俟大仇既復　朝廷尚有浩蕩之恩

一漕糧原係永折地方非比暫折災折內有盡糧沙磨灘江等情當時議折之故已經酌處三四

通政司侯侗曾
太常卿朱之臣　少卿左懋第
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李　沾
山東道宗敦一　賀登選
山西道鄭坤貞
廣西道黃耳鼎
雲南道楊仁愿　陸清源

江西道梁士濟　霍　達　任天成
福建道周一敬　左光先
貴州道鄧起隆　李　挺
湖廣道潘世奇　劉　逵
浙江道周　燦　吳文瀛
河南道王　奐　陳丹衷
陝西道白抱一　阮正中

謝　劉文勳　鄭　封
楊羽化　袁　澄　熊開元
姜　埰　馬兆儀
李長春　張　煊　鄭友玄
喬可聘　成　勇　李日輔

商民共供祀
孝陵及諸祀典前鹽等項柴斤仍照洪武二十六年例
龍江瓦屑二關抽分取用不得多扣以滋商民
之害
一恩款以
登極詔為准詔到日各撫按星速頒行各郡縣務令
榜掛通知仍刊刻成冊里甲人給一本如官胥
中興實錄　六七
猾吏匿隱盡情飾以圖侵盜詔差官同巡按御
史訪明究問俱以
於戲弘濟艱難用宣九伐平邦之政覃敷闓澤亟圖三
驅解網之仁新綍渙頒前徵孟懋布告天下咸
使聞之
崇禎十七年五月　廣運之寶

皇帝登極照用大臣姓名
五月初三日迎接
萬曆皇帝三子
福王御諱常洵嫡長子御諱由崧眾大臣謀立南都
是日遂辭不允暫領監國之號於十五日辰時
皇帝位年號弘光
輔國大臣開列於後
中興實錄　六八
大學士史可法　高弘圖　姜日廣
東閣馬士英　王鐸
吏部尚書張慎言
禮部尚書顧錫疇
戎政尚書張國維　左侍郎解學龍
戶部侍郎總督倉場張有譽
大理卿鄭瑄

通政司侯伺曹

太常卿朱之臣　少卿左懋第

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李　沾

山東道宋敦一　賀登選

山西道鄭坤貞

廣西道黄耳鼎

雲南道楊仁愿　陸清源

江西道梁士濟　霍　達　任天成

福建道周一敬　左光先

貴州道鄧起隆　李　挺

湖廣道潘世奇　劉　達

浙江道周　燦　吴文瀛

河南道王　奕　陳丹衷

陝西道白抱一　沈正中

澍　劉文勃　鄭　封

楊羽化　袁　澂　熊開元

姜　埰　馬兆儀

李長春　張　煊　鄭友玄

喬可聘　成　勇　李日輔

北京變故殉難實錄

昔者預先有朝臣勸
聖駕遷南都
皇上大怒曰諸卿平日猶營門戶不肯為
朝廷出力今日國君死社稷古今正理夫復何言
皇上死守勿去遂及於難
但自古禦寇之方止有戰守之略並無逃亡之

策今日人情有大謬不然者賊未至則先奔賊
已至則思降居恒則閫侻偉過日臨難則因人
成事坐此四病所以賊兵所向三輔鼎沸禁驚
中原也憶昔忠勇之士坐困孤城糧食匱絕在
有羅雀掘鼠烹妾饗軍尚死守不下者今非全
盛之日乎奈何一聞賊信便張皇失措咸思鑿
坯而遁也鄉紳為國之紀綱鄉紳去而衆人何
恃不思富民為國之元氣富民去而貧民何以
自存孝廉文學為政之喉舌民之耳目孝廉文
學俱如寒蜓唧唧不設一計以定其危疑而惜
憒夢夢者孰吉孰凶何從無依乎民心搖搖進
退維谷也當今
聖明在御區區小醜陸梁弄兵潢池真井底蛙耳何至
人人自危束手無策也哉曰釋順而誅抗合城

受屠戮之慘將奈何吾以為死生有命寧義死
勿偷生且人生自古誰無死死于兵死于疾等
死耳何不立正大明光之業且確無死法若先
走苟免之途而自絕生理于國家將興必有禎
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李賊軍師身長三尺其
形如鬼在都賣卜多年占驗如神未攻城之前
起一數占三月十八大雨是日果雨十九日辰

時可破城若辰時不破即日全軍俱退再待六
年來始可破也十七日賊兵七萬攻打城池炮
响連天旌旗遍野內少而外多外震而內憚十
八日大雨守城軍人皆無固志申牌時分賊兵
攻打德勝平子二門未破
皇上聞冦至命總兵唐通統兵迎敵不意倒戈降賊十
九日辰時又攻彰義門外我兵一萬棄戈而走
中興實錄　七十三
曹太監守城與賊相通從賊以雲梯上城
皇上手自撞鐘集百官並無一人至少頃午時彰義門
大開賊紛紛入城賊首李自成貌甚陋瞎一目
擁從精兵百餘騎從西長安門入宮遍尋
皇上時未見
皇上在煤山觀望見賊勢猖獗知其事不可為遂入
壽寧宮

皇上見所寵
袁宮人自縊繩斷墮地
皇上以劍斷其頭時
長公主年十五矣號泣在側
皇上欲殺之手不能舉良久復連砍二刀　公主以手
格之連手劈斷悶絕于地復甦內官王承恩亦
縊死在旁
中興實錄　七十四
皇上乃自縊二十日李賊入宮又尋不見
皇上遂出示有能得
皇上者賞銀萬兩見功封伯又出示凡文武官員俱于
廿一日朝見願回籍者聽其自便願服官者量
才推用抗違不出者罪當大辟藏匿之家一并
連坐得
皇太子于民間命之跪　太子怒罵曰我豈為若屈

耶不既賊曰汝父何在答曰死於壽寧宮矣賊
又問汝家何以失天下答曰以誤用賊臣周延
儒等賊笑曰汝也明白
皇太子復言曰何不速速殺我賊曰汝無罪我豈妄殺
皇太子又曰如是當聽吾一言一不可驚我
祖宗陵寢二速以禮葬殯我
父王
中興實錄 七十五
母后三不可殺戮吾百姓
皇太子又曰文武百官最無義明日決來朝賀次日
朝賀者紛紛約有一千三百餘人賊嘆曰此輩
皆不義不忠之徒天下安得不亂乎于是始動
殺戮之念廿一日忽見板門昇二屍出送至魏
國公坊下乃是
皇上

母后百官皆痛哭逆賊亦惻然流涕
皇上蓬首跣足披髮掩面上下皆白綿紬衣腦書數行
云朕不修德以致失國羞看衰冕見
祖宗于地下矣又云滿朝貪污官吏皆可殺百姓無罪
不可殺等語又傳聞 宮中御案上有遺
血詔頒行天下是日在京大小官員躁東華門入
朝賀賊御座不見有人但見青衣小帽一人傳
中興實錄 七十六
呼賀畢百官請殯
先帝但見青衣持一殊批上云帝禮葬王禮祭二子待
以杞宋之禮百官又求以帝禮祭少頃傳云准
行了是日劉國公晉都尉鞏城侯襄城伯等收
皇上
皇后屍以楊木棺殮之即刻伯劉於棺旁
梓宮殯東長安門外凡從逆官往拜亦不禁然至者

純少有僧二人在寺誦經逆賊行搶掠全無紀律逆賊戒禁之輒曰黃帝讓汝做金銀娘女可與吾輩耶

難民確報

浙紹興府被難李生信自都下親被寇難又自燕入齊所見一路偽官山東貪淫自古未有自闖寇入都城偽官到郡邑真見真聞一述其槩

闖寇未入都城之日傳言城若自破即難大不援以致守城官軍懈心一到城下即有內相與指揮獻門一入門即將獻門內相指揮殺死假托仁義如有淫掠民間者立行凌遲假將犯罪之寇殺死四人分為五段號稱以淫掠之故也民間誤信遂安心開張市店嘻嘻自若三日之後又傳假諭百官俱報職名願留仕者留仕願回籍者回籍于是滿朝除死節之臣外皆出遞報單至念一日青衣小帽侍罪于長安門外先縱兵將恣意狎侮笑罵羞辱無所不至一入朝

門即用鐵練串頸每五人一串押聽事師鈐蓋
除叩首乞降者餘皆酷刑拷問或自四穴棍以
至一夾棍重責無數押出取銀大抵家資萬金
者過追二三萬稍數不滿者再行嚴比夾打炮
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如願降者以帶歸秦存
亡莫測民間自此一兩日後各寇仍搶四五日
後恣行殺掠先令十家一保中有一家逃亡者
十家同斬十家之內有富戶者闖寇自行點取
籍沒其中下之家聽各寇分掠於是滿城百姓
家家傾竭尤可恨者擄掠婦女擒抱而出婦女
藏匿者押夫遍搜取出而後俱摟抱手淫上有
一寇挾兩人者又有身摟一人者餘馬夾帶兩
三人者不管青天白日恣行淫戲亙古至今未
見此俘也其偽官所至止一二人跟隨破巾敝

衣絕不成觀即有撥兵跟來者亦皆疲弱不堪
拒殺極易而各處誤信不援偽官一到地方官
先讓出衙門聽其到任無恥鄉紳預先斂銀往
前迎接百姓亦妄意順從自謂無事矣不知偽
官初到任尚與地方官杯酌往來交取冊籍一
兩日後地方官首降者羈縻聽候願去者止許
單身脫走其妻子宦橐悉為有矣凡鄉官士夫
被名拿到盡置獄中招千拷萬招萬拷十萬即
有乞哀者反為所笑侮仍行虐拷或逃入窮山
空谷者株連親戚搜索不難不工孝廉與庠生
按籍挨考數百之中考取不過數人即押送闖
賊處補官其不取即革退有家者與富戶一者
同剝取無家者與貧民一體力役富戶先有闖
報之單據之十取三其貴家千金者必開萬餘

家萬金者必間數十萬傾家所有不滿其數者
立限追比性命與身家同盡貧下之家又有力
役之苦婦人專用拆城至期不完者即斬首男
子養馬運水挑載與造無一得免偽宮初至多
不過四五人旬日之後陸續而來亦不過百人
乃俯首聽其戮凡有遺逆大兵即到滿城受屠
其實闖寇入都者亦僅十萬餘人若使分布各
處即為至弱且拒之者誠憂其死豈知順之者
慘禍更烈哉

中興實錄　仝上

國朝
祖宗養育我三百年何等恩德即年來錢粮增額亦為
奴寇作難計圖蕩平萬非得已
先皇帝遺詔戒諭流賊捐我一身勿殺我民讀之人
皆泪下思之富貴者尤應破家倡義士庶亦當
努力同心滅此不共之仇且自免屠戮之害其
偽軍師身長三尺每事諮之然偽軍師亦言闖
寇止為馬上王混過幾年耳又云過秦而興至
魯而亡闖賊入都持箭在手自恃百發百中射
長安牌坊祝曰若射中間字上天下太平一箭
射在瓦楞內偽軍師姑慰之曰射在溝中以淮
為界中分天下其實為空虛之處一旦成空乃

中興實錄　仝上　以下原缺

逆賊拷問忠臣慘情

二十四日賊點數衛武職官五百餘員綁至平
子門外斬首二十五日又喚諸文職官赴點進
內幽閉飢餓二日至次早點過共綁八百餘員
五員一連俱押鎖至田皇親府中看偽都督劉
用夾棍拷掐掐認贓銀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極
刑追逼凡十晝夜死者千人

中興實錄　卷

國丈嘉定伯周奎正在求死就縊之際被賊擒
去送偽刑官三夾不死坐贓七十萬府第藏庫
什物田產俱沒入偽丞相牛據居其宅幽嘉定
伯
皇太子永王被傷
公主共四人於周氏別室是日
殿上唱名急呼魏藻德來見欲爲周延儒等執仇
三呼藻德不應即命走卒少頃以繩縶至命送
偽刑官拷打藻德之子亦被拷打追贓等件凡
在京官內有人物豐偉者俱留用察素貪污官
員及富貴者押送偽刑官夾打索銀據報一萬
索追三萬多寡仍照三倍例賊初入城不甚殺
戮數日後奸淫擄掠朝官降賊者妻妾俱不能
免俱擄于安福衚衕一夜婦女死三百七十餘

中興實錄　全五

人降官始悔恨欲逃難脫惟有死難忠臣家眷
賊兵不敢犯忠臣節婦之門神驚鬼駭逆賊亦
不敢擅進自有神役護衛
凡降賊受官者諸賊審問長班詳稱本官藏有
金銀即便去拷打每賊領長班緝訪官民藏蓄
長班限訪過一件者名曰公剩凡北路已受偽
官守府縣者凡遇賊兵過先送婦人供應稍或

不足兵卒即與刀背亂打本官苦不可言矣者
搊去醜者臺下仍命本官云留侍候來者用如
此婦女供役之苦偷生者少雖死節者亦不得
清潔耳
衆官朝見偽主賀畢選人才豐偉及知名者七
十三人至吏政府過堂聽用其餘押出西華門
每五人一串

方岳貢拷索銀四百兩布四百疋一夾棍活
六部改名為政府
翰林院改名弘文館
守備改名守領
把總改名為守旅
秀才見朝偽尚書宋企郊叱曰朝賀大典要用
若輩速回讀書候新主頒行考試數日後果試

諸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雨數十里
念八日候選官求見偽尚書求選授衙門偽官
曰諸職俱俱前朝所考授新主另有一番規制
恐不能盡循舊例諸人力懇一體選授偽官曰
諸公好不解事新主御極自當另用一番人品
前考試事不過安衆人之心耳以予為諸公謀
不如歸去為上諸人絶望於是漸次逃回其逃

回者苟活一時耳其投偽官者難免一死

殉難慘情

原任河南道巡視京營監察御史王章臨難日
與光時亨同轡走城上與賊罵迫之降光即跪
下問章三次章不應遂遇賊砍而死
不孝柯栻痛父殉難未即生擒逆賊上雪
國恥下報父仇徒哭告於
大人先生之前誠粉身莫贖但當

中興書錄　八十八

天地屯蒙
社稷顛覆殉難僅二十餘人二十餘人中柯父尤烈
肝腸摧斷不忍具言謹節略以聞三月十七日
賊困京城各官分門守坐柯父巡察官將周圍
堵禦十八日見賊大隊逼彰義門知勢不可支
急督兵赴戰而外城已破只得緊守平子門十
九日喧傳
皇上晏駕軍無固志柯父大聲疾呼
皇上即已晏駕
太子尚在親冒矢石連擊二礮傷賊甚多賊攻愈急
城陷被執賊令降奴云某若順我我當重用柯
父矢天大慟你這無父無君的賊子你不能死
反說我降耶罵不絕口賊左右持刀傷膝逼令
屈服柯父正坐辭色益厲竟遭慘害于城頭上

中興書錄　八十九

柯栻至此尚忍言哉念柯父一生靖節繼之烈
死夫復何辭獨
先帝非亡國之君人心無盡死之理海內豈無世受
國恩血性男子為
二祖列宗光復前業
中興聖主殄殲元凶
高皇帝必佑命在天柯父亦會當雲中殺賊偽有表切

同仇柯栻謹執櫜鞬從事另有血疏即匍匐哀
叩
闕廷草土荒述殘息哽咽惟
大人先生鑒看
不孝王之柯之栻公瀝血百叩具告
倪元璐衣紅袍南面危坐以繩繫頸將死戒僕
曰候

皇上殯後方殮我屍及死三日賊聞之令驗屍見忠

公顏色如生逆賊不敢逼視一門死節十三口
馬世奇沐浴更衣捧勅印北面稽首謝恩畢跨
就縊其僕扯之泣曰家有太夫人在遂乃望南
遙拜謝從容自盡二妾朱氏李氏相繼縊死
汪偉聞賊破城偕夫人耿氏呼酒飲畢遂索筆
大書廷壁曰志不可辱身不可降夫婦同死忠
節成雙爰就縊偉懸右夫人懸左夫曰我輩雖
造次顛沛不可失尊卑序乃解繩重繫正左右
之序而死
成德見賊兵臨城即書約馬世奇曰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死以
報國耳年翁忠孝夙稟諒有同心城乃破合赴
難而死

內監王德化困
先帝未殯痛哭爭之出朝見兵部尚書張縉彥青衣
待罪于
皇極殿前叱曰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殯
先帝乃復推戴新主耶縉彥曰多我何干自有至之
意者德化憤極連摑其頰遂遇賊害而死
朱三樂鎮宣府兵至我師及百姓咸欲迎降朱

慰勉曲至無有聽者但日都爺每總我每降了
可保一城百姓朱獨自巡城見紅夷大炮曰汝
曹若能放一炮者我即碎屍萬段所余顧耳衆
勿聽朱不得已自燃起香火未及炮而兵民有
從掣其手朱奪卒刀自刎

劉理順開城縣鄉紳也居鄉極善里人無不沐
其德者賊入境云吾輩正衆護衛以報厚德不
期全家死矣乃下馬拜謝而去

周國勇周鉉等夫婦男女合門刎死縊共三百口

蔡懋德賊犯晉雲梯攻城親督兵民連發神器
斃賊數千夜復縋勇士入賊營砍殺多賊生擒
紅旗賊首賊衆披靡不意風霾大作對面莫辨
賊從東北角入尚奮決馳街被砍三次而死

忠臣死難姓氏五十三名

王 章　倪元璐　馬世奇

忠臣死節姓氏

范景文 十九日投井
倪元璐 十九日賊兵索印入房自縊
劉理順 十九日夫妻妾同縊
成 德 十九日全家死
金 鉉 二十一日投御河
李邦華 自刎全家縊死

孟兆祥 夫妻同縊
孟章明 兆祥子夫妻同縊
施邦曜 縊
許 直 縊
王 章 管京營城上賊斫死
汪 偉 夫妻同縊
馬世奇 二十一日縊

吳甘來全家死

吳麟徵縊

周鳳翔二十二日縊

朱之馮　衛景瑗

周遇吉在外惟此三人死

劉皇親　鞏駙馬　王皇親

惠安伯張以上四家十九皆全家自焚

刑辱

魏藻德夾而自勒死

方岳貢夾活

丘瑜夾活

陳演夾出五萬銀三十金一斗填賊意其貧而受之以上四人身爲宰相猶待夾辱

李遇知　沈惟炳　陳必謙

李士淳　吳邦臣　金之俊

吳泰來　張忻　張端

陳純德　馮垣登　張鳴駿

彭敦厝　方以智　宋之繩

張家玉爲賊綁出欲刳復放

劉廷琮　王家彥　鄭逢吉夾死

劉若宜　朱帝煌　秦汧

潘同春　李逢申　趙士錦

沈自彰　吳學昌　楊玄錫

申濟芳　鄭楚勳　吳履中

朱徽　謝于宣　彭琯

龔懋熙　張元輔　劉中藻

聶一心　衛楨固俱打下順天府獄

以上俱受刑者他如勳戚錦衣各項小官受刑者甚多一時難記其中有放而逃者其不逃者

變態難知亦不能盡述
潛藏不出
汪惟效　周亮工　鄭二陽
曾櫻　曹鼎臣　宮偉鏐
施燦　史夏隆　王都
蔣臣　楊爾銘
降者姓氏九十五名未便開列
降雖降者原逆賊之所迫耳既以容生亦難容
死生死交會之際存亡紙隔之間降主雖降矣
予思之未必真心事逆奈何勢迫于此矣其間
有王司徒者武用內外表裏者有降而後縊者
間有逃而隱者諸臣雖未盡忠死節亦未有代
賊奇功敗國者非降臣也且
新天子頒恩詔曰降臣稍寬一步自後特建奇功亦可

洗滌前非耳
吏政府偽尚書宋企郊日日登堂點官選用以
三日一選聽用亦肯做情讓人逃回者亦不能
盡述其數

功臣合謀借番兵殺敗李賊實錄

遼東大總兵吳三桂見都城被陷忠肝無奈兵憤然逃入東虜欲連番兵入討李賊恐懼傳命速喚三桂父親來見禮畢即令父寫書示三桂降即日封侯許一家皆有封贈即日三桂乃父即寫書差疾飛邊報投遞吳總爺書是日送上吳三桂觀之大怒大哭咬斷中指望空拜謝禮

畢即將來書扯破大罵使者曰爾等逆天大罪敢自胡來還殺之賊黨飛報傳至李賊復拘其父知其事不順矣舉家死節三桂結同總兵馬岱此公早以聞知都城以破殺死妻子棄關而走至山海關見總督王永吉曰國家大難何以安寢又拜見太監高起潛吳三桂合謀移同關外總兵結連番兵共約十餘萬來復北京李賊

先差精兵四百鎮守山海關被功臣合同大兵迎敵殺得片甲無存止餘下三十逃歸報李賊大驚下令四月十三日親征見報次日天意大怒降霹靂打死偽官無數此乃偽試官所出命題考試題目天與之逃耳至念一日李賊邊報甚急軍民鼎沸李賊發怒大殺百姓男婦約有七萬餘人是日黑風蔽天神號鬼哭慘不可言

李賊見事不可為立拘銀匠百人凡金銀盡行鎔化成磚以騾馬馱回陝西大約賊意思歸尤切恐京城外土寇橫行李賊亦不能制李賊統兵萬餘出城逃走正遇功臣合大兵至大賊入城賊兵聞報大亂逃回陝西杜周二總兵吳三桂先令一彪精兵三萬往陝西搗其敗穴擒偽王并偽官將三百餘勦殺賊兵不計其數我軍

隨引勝兵往北勦賊南京史司馬調選精兵念
萬即日進兵討李賊史司馬招安左兵劉兵及
土寇進貢皆有封贈齊心討賊

南直隸各學生員臣盧渭材等謹
奏為中興必資賢輔樞臣身係安危謹合疏懇留
內佐以固
朝廷根本事竊惟撥亂反治必天生
聖明之君翊運扶顛尤帝賚忠良之佐故漢光復起
而司徒功冠於寇馮唐肅再興而鄴侯勳先於
李郭蓋以不離帷幄故掃除既藉其權謀身在

朝廷即跋扈亦資其彈壓今者乾坤再造日月重明
幸遇
皇帝陛下河清應瑞鳳舞興祥卜鼎于
高皇創造之基承休于
列聖丕隆之後識天心之有自知人意之咸歸臣等竊
意安危之係在于立政之初聚散之形即此用
人之始伏見

陛下初臨監國首擢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授東閣
大學士仍管部務摩心踴躍萬姓歡呼咸頌
陛下知人善任遠追堯舜則哲之明用人求舊近鑒
元老壯猷之績既畀之以調元贊化之職仍責
之以詰戎奮武之能此真
聖明大度神武默成之事也誠以樞臣史可法冰心
鐵骨浩氣清思仰望係南北之偉圖其使事之

所至亦其積威之所成乃
先帝眷注彌加倚畀獨重然不用之於北樞而用之
於南樞者固天牖
先帝之心留此以佐
陛下今日中興之業者也顧南都積弛之後未易蒙
安自樞臣整頓以來漸堪驅策遲營在一載之
間堅瑕係全局之重人材關之而輳集一經其
目使真偽大小之畢形政武遇之而悉舉凡在
所司雖寒暑旨旦而不廢蓋以其無欲故能知
人以其不倦故能舉政真救時之宰相濟世之
忠良也今
陛下奠定南服則情形熟鍊之熟無踰可法鼓銳北
征則
廟堂籌策之能亦無踰可法諸將之所素服逆賊之

可素畏亦無踰可法錄其才望之隆足為控制
更以忠誠之篤可格姦邪目今
詔令初頒人心甫定衆正畢升羣小亦不無覬望長
城方壯鼠狐正畏其潛萌只以可法秉志清剛
一心持正故同列皆傾望名臣引用盡忠賢才
舉不獨用兵勤守事宜資其成算抑亦人才進
退關頭賴其主持日者忽聞出代督師之

命衆心皇惑未識所措雖知淮揚係南都門戶畢竟
朝廷是天下根本若可法在
朝則出師命將真可取燕雲而後
帝都固本安民寔但保江淮而全半壁蓋以淮揚雖
急宜別
命一督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則兵餉有着着應手之
模萬一可法自行則雖身任督師而中樞已更

成局則戰守有事事紛更之漸雖後起必有善
圖而前功不無少變機會一失則局面盡移此
江南士民所以奔走號呼不能不向
聖明哀籲者也且近日民間傳言降賊逃官紛紛南
至如陳名夏項煜諸人既已受彼偽官靦顏事
賊乃復出頭露面儼然入
朝甚有謂其陰受賊指顧欵姦細且弄謂可法一
行仍營復職以誤
國此雖小民無知之言然當此風鶴未定之餘又
有此烏蔚來奔之異忽爾重臣出外樞務變更
其何能息此危疑之情也伏乞
皇上仍留可法在
朝佐理一如
前旨別命才望重臣或現任或起廢毅然肩行者前

赴淮安以圖進勦仍將逃回諸臣察其曾受偽
職者戮諸東市其未受偽職者投諸荒裔蓋此
番不死諸臣與唐天寶之事不同彼時天子自
去西川太子速興靈武臣下無必死之條君父
有可寬之例今
先帝竄天
六宮掃地此乾坤何等時也但闖主辱即當臣死

未聞主死尚可臣生此宜亟正典刑毋滋清議
以救人心以扶正氣者也懇
皇上大察天下之勢俯順士民之情既重根本贊化
之人兼濟門庭進退之策我有罪而任有能專
大任以定
國是庶幾
中興

聖主一戎衣而卷返
皇輿輔理賢臣盡鞠躬而克成相業亟復
先帝之仇大洗數天之痛將見堯天舜日不上唐宗
漢帝之功吉萊山車豈羨雲臺麟閣之美臣等
曷勝激切屏營待
命之至謹同合属在京士子數百餘人連名奏
聞

崇禎十七年五月十八日具本請
旨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輔臣可法身繫安危
朝廷鑒知已悉該部知道

介石山人醒夢言

猶記文狀元制舉之義曰呼滿堂之貴僞而使
之醒每誦斯語爲之擊節今日何日真天崩地
裂刻不自容之日也而通國之人一味狐疑一
味泄泄一味龜縮忘

君父之仇而不報喪廉耻之心而不惜乃大夢不覺者
矣請爲諸人醒之今日人心迷惑止爲不知天

嘗不知地勢不知兵餉不知古今興亡之蹟不
知當身進退之宜所以如羊觸藩如蛾撲火所
當痛哭流涕長太息者識莫甚于今耳曷言乎
不知天嘗也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蠢爾流賊
逼殺我

聖主慘殺我

國母殄絶我

儲君蹂躪我

京師殘害我百姓自開闢以來未有此奇變而平日
錦衣玉食者充耳不聞論道講學者閉戶不救
有等譸揭横飛公呈肆出亦復三緘其口裹足
不前管子云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公等何説而處此此夢之當醒者一曷
言不不知地勢也長江天塹不減崤函河濟之

險也以戰國言吳國邑陵齊楚會盟中夏以三
國言孫吳鼎立亦不弱于曹劉以南宋齊得年
二百五十有一邇年賊騎長驅非我山河之不
固城池之不堅兵將之鮮少止因有險不守有
兵不戰開門揖盜賣降恐後耳夫一成一旅可
以興夏二城不下可以復齊奈何一經屈折便
草木皆兵咸思望風遠遁乎此夢之當醒者二

畧言乎不知兵餉也夫兵不貴多而貴精淮險
係多多益善岳武穆亦以少勝多何必多勝而
少敗乎即按冊籍而言使皆精兵鐵騎所向無
前其為數也不為寡矣何憂賊之不授首乎若
夫餉則漕白二糧具在江南未嘗顆粒耗費也
而折銀免解北
京又省許多腳扛使用不必加派于民而東南財
賦足供報仇雪恥之用矣昔年以東南一隅之
財填西北無窮之壑故三百年來疲于奔命今
以東南之全力供
天子恢復之資尚惴惴不我給乎此夢之當醒者三畧
言乎不知古今興亡之蹟也虜寇之患何代無
之而地方一日數驚皆為太平日久未經歷練
有等遊手遊食之輩煽惑人心希圖搶劫有等

紈袴子弟未諳從軍之苦離亂之艱搖唇鼓舌
吠影吠聲喜于有事如浙中許都之禍皆自此
始也有等好勇疾貧之人自恃膂力過人走險
如鶩不思有勇無謀聚眾為非者往往死于非
命如赤眉黃巾以及楊么兒之類實繁有徒幾
成大業矣不旋踵而身首異處可以為鑒也又
有一等自居豪俠歃血定盟自干憲典者吾以
為既有此等豪俠何不用之
王國多難之日不失忠義又可建功名也此夢之當醒
者四畧言乎不知當身進退之宜也小亂居城
大亂居鄉此語人皆知之今賊尚未渡江即使
地方人等乘機搶擄不過小亂已耳鄉居者尚
欲搬至城中豈城中者反欲搬至城外乎在山
居則有土寇在鄉莊亦有土賊近日山東荊襄

等處賊知富人藏于山中有搜山之禍豈不聞

手

聖旨准批群臣奏章

璐藩一本為島逆未殄事奉五月十八日

聖旨朕初應寶曆志耻偏安先伏勝算已與文武諸

臣卧薪嘗膽次第施行着知道王奏禮部知道

又一本為兇逆驚傳事奉

聖旨遭家不造慘變異常朕哀疚之餘憤恨欲絶除

兇雖切度恐難賴南都諸臣矢志同仇協宇推戴

請

宗社事重連章勸進朕固辭未獲已勉從輿請覽王奏

亦謬見推知王體切關

祖宗在天之靈具鑒王憫顧朕渺躬可堪重任雪耻光

復定在何時三復之餘益增悲憤

御史朱　奏為中興創建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以後朝班務要整肅如制併行宮

分别延見俱知道了應帶牙牌着作速製給遊難
官有進京的禁飭行該部知道
吏部尚書張　奏啟事奉五月十四日
諭旨覧先生所啟具見留心銓政條議各欵着即嚴
飭舉行吏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為此合行出示曉諭在京及附近郡縣避亂舉
人監生吏承併丁憂起復等項聽選應考各項
中興實錄
人等一體遵奏各具履歷親供投部以憑酌量
百二
考選施行奉
令旨各省頒行
太監韓　懇辭温綸事奉五月十四日
聖旨爾夙著忠猷簿持東南聿璧予益慰先帝知人
善任簡司首蒙用資贊襄茲予國事創艱亦賴肱
才宜即祗遵受不必再辭該衙門知道

大學士史　奏改元事奉
聖旨具以明年為弘光元年禮部知道
生員胡煒陳葛克事二十日
聖旨生員不許陳言載在卧碑胡煒何得屢瀆武生
八百豈可盡統鄉勇至從晉藩廣宗及從逆家屬
尤關騙局且滋事端姑且不究違等本意以後不
必封進該衙門知道
中興實錄
司禮監盧　為天恩浩蕩事奉
百五
聖旨爾討賊著績戎務素閑京兵簡鋭方新亟賴文
才督練着即祗遵成命刻期受事不必遜辭該部
知道
誠意伯劉　為聖政加興事奉
聖旨覧奏具見忠憤鄉與國世臣可益加奮勵該戎
飭備以除兇泄耻不必別陳該部知道

撫寧朱　一本標官兵調收事奉
聖旨先生苦心所募兵馬原屬淮鎮着歸併督師補
臣酌派防勦該部知道
陝西總兵趙　奏全陝淪降事奉
聖旨覽奏趙光遠忠勇可嘉還着鼓勵將士亟圖恢
復刻所請印給空名札該部即行給與
史閣部　奉命督師事奉
中興實錄
聖旨卿首倡百僚光襄大典陞辭在旨即當不時召
旨四
見面諭機宜還每日入值爲是該部知道
工部尚書程　爲瘖徒以恭事奉
聖旨時詘貴頃賴卿苦心籌畫適大功着卿科道會
同佐務從節省以昭朕惜財愛民至意旨直應解
錢糧着該撫按勒限星馳到任該部知道
總鎮左良玉爲軍需缺乏事奉

聖旨該鎮忠勇奮發烈紓總督大兵恢復陵園軍餉
甚急據奏十六年餉欠四十八萬馮祖望及地方
官泄沉殊甚亟十七年分應派餉銀俱作速嚴催
完再有稽誤參來重治該部知道
兵部陳　奏目擊賊情事奉五月十九日
聖旨達所奏逆賊必滅情形亦頗詳悉着飭文武群
臣殫忠運籌速掃狂氛以雪國恥該部知道
中興實錄
旨五
四川知縣朱　爲身力事奉
聖旨覽奏朕心益加悲憤范景文等忠烈可嘉着禮
部再加確訪
史閣部　奏乞覽事奉五月二十日
聖旨卿乃朕肯爾閣員暫視原與孫承宗例不同閣
疏銜乃炤行
高閣部等　懇恩給假事奉

聖旨覽先生等奏章督師輔臣治兵出都禮宜郊餞
即准做一日如有急票疾趨辦事

誠意伯劉 一本有不共之仇事奉五月二十日
聖旨這本說從前積習殊可痛恨大仇未復諸臣宜
秉義和衷激發忠義如再狥私誤國憲典俱存籌
餉籌兵着戶兵二部作速料理封疆失事各官罪
實在逆案之下以後俱不許朦朧起用有不遵者
科道官據實糾參從重論治該部知道

中興實錄

旨六

秉筆太監盧 奏諸戎才窮事奉五月二十日
聖旨舊京根本戎務鼎新爾夙嫺兵紀董督重任特
機
用簡畀昨俞旨兩頒宜即祇承何又有此奏國難
異常豈先朝遣臣閹使辭難之日不得因遜有奏
主者該部知道

大學士史 一本為祈雨事奉
聖旨覽奏等奏雨澤未降民隱堪憂着應天府致齋
虔禱禮部知道

戶部何 一本恭承綸命事奉
聖旨這本所收粮多寡分監收宮殿最說得是胥役
有乘機勒索致誤上倉及運官旗甲盜賣的該部
參實重處餘依議行仍着遵前旨五日一回奏

工部 一本刻不容緩事奉
聖旨這本所急不在宮室覽奏五款還宜會同

中興實錄

旨七

應天府丞郭 一本申嚴禁諭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功罪是非出自朝廷豈容有生事
倡端釀亂至蜚語暗騰尤屬可恨再犯的着守城
御史訪拏正法該營官以鈐束不嚴論定遍行省
直一體禁飭該部院知道

禮部顧 一本報從避難事奉

聖旨奏安潞藩既經該部覆議着即行浙省撫按官
于杭州地方擇有宏敞分署無妨民業的請于暫
居事平日就封國仍差科道官一員護送前去禮
部便備撫按具本奏知用慰朕懷禮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陳良弼
題為揭大義以明臣節肅班聯以杜萌振今日
中興之大業立萬古不易綱常事竊惟
堯舜之君必賴皋夔之佐
君明臣良乃成至治
先帝英敏神武
宵旰焦勞而卄遐之變千古異常總緣大小臣工結
黨納賄狥情面鬻官爵機械成風把持相勝淆
亂紀綱事極窮以致
燕都盡為貪邪斷送賊到日或逆或賊忠烈寥寥
其提官敲朴追銀致逆賊藉口而諂媚之舉矣
心無恥豈謂人臣節義至此盡絕乎可歎也
皇上
聖明天挺睿智性成

神靈呵護臣民擁戴正
天位而合人心中興大業煥然日新然而
登寶之初而後既盛凡用人行政載之史冊以昭天
下血垂來茲夫
主當陽濟時之英　擴其遴審案雖夫失節之臣必
防其漸蓋旋乾　坤惟氣節峻立者爲之若夫
敗節壞義厚顏圖日具品尙可問其心尙忍言

予臣于
朝班見詞臣項煜自北逃南逞身混進自詡工逃
脫之錄搢紳恥之士庶笑之卽兒童走卒無不
唾而罵之臣　而興闕　駭不覺太息曰人臣
之義
主辱臣死今
先帝何在煜逃生未已也忽然混入班次且彼居清
華嘗以文詞見稱讀聖賢書當知古人生死之
義進退之節既不能與李邦范景文諸臣捐軀
殉難或者隱姓埋名黃冠緇衣任其所往乃突
如其來俛首貪戀意欲何爲不貽識不識字之
羞恥昔宋臣楊時曰光武中興旌節義之士而
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蓋臣節所關之重也
今

皇上卽寬大容之豈干此舉用之乎若不先時黜破
萬一自媒得售使載筆者記之曰翰林學士煜
偷生逃見仍與某官寧不汚史冊而辱
聖治哉
皇上以忠孝教天下以廉恥最重工
旌旗盡節殉難文武之臣決不容不忠不孝無廉無
恥之徒僥倖開棠緣之漸也易曰履霜堅冰至

邪臣覬覦當早防其微矣臣嶺海孤蹤明知言

出即獲罪獲禍然臣耳目之官以言爲職不敢

黨邪不敢曲庇見不忠而無禮于

君者效鷹鸇之逐不敢隱忍惜身冒位以傳寬厚之

名況當此盈

朝臣工和衷謀

國之時正事事從

中興實錄

國家起見臣實恥口舌激聒其知臣義臣節關在今

朱四

日

國是千秋倫常者何此誼之斷不容嘿也則夫嬰邪

黨之忿怒而詣拼陷臣義不遑恤矣伏乞

皇上

乾斷施行

永歷紀事一卷

〔明〕丁大任撰

清道光古槐山房木活字

荆駝逸史本

丁大任 撰

相傳衡州府桂藩第三子名由榔初在廣東肇慶府庚寅平南王率清兵二萬攻破梅嶺進南韶困廣城未下也衆方議航海會雲南有沙土司作亂滅沐府襲爵臨終血書封印埋土中有能爲我滅土司報讐者得此印王滇中適孫可望統張獻忠之餘衆自川入滇

遂獲血書封印倡義滅土司衆欲推尊之可望自思曰吾賊也名不正焉可爲人上謀所屬李定國往肇慶迎永歷初猶相嚴起恒以爲賊所迎未正執不肯行迎之至再人愈衆而加恭謹廣東勢難久駐乃聽迎往雲南暫駐興隆衛可望定歷率百官執臣子禮朝賀永歷既得可望之立已且出師制勝往可望得專征伐究以從出不正爲引嫌乃賜可望

姓朱改名朝宗册封爲秦王定國以下皆受節制上下相安一日可望坐堂諸將有不肯由角門見者可望乃大啟中門降階執臂而盟曰今日之事與諸君共約一遵廷命若吾輩互相爭長不知仍散而爲賊耳久之無異議辛卯命大司馬率兵攻廣西司馬姓張名同敞故相國居正之嫡孫也同瞿稼軒爲定南王孔所執大罵不屈就刑於是定國繼之

克省城幾失全省定國以殉至今定國訇守潯州府廣西惟桂平梧三府屬

清焉壬辰可望略湖南自晏衡州府城樓觀兵

清朝損兵以萬計王公文武無不奔竄而敬謹王率不免焉而辰州府武剛沅靖三州并十縣尚爲所據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姦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搶財貨

有一於此軍法無赦有象陣馬見之驚逸用
羅罴能跳戳不畏矢執標鎗大刀常以少勝
衆但雖勝而復旋不能遠離其險要也自王
辰大録後河南千里爲之一空楚人曰孫李
二將有五伯之假仁假義王莽之謙恭下士
而永歷之爲君遠過乎劉禪近勝於宏光奄
有雲貴并廣西四川湖廣各半省五府六部
三衙門春秋兩榜二十一小朝廷今甲午二
月有兩秦人係貴州自雲南初八日逃回到
各衙門稟稱雲南百姓插時恬熙若不知有
兵者其軍中家人並在雲南縫造征衣其
兵有十萬餘各省人俱有秦人約有一萬一
千士産財賦足餋兵之需甚固疆人境盤
詰頗嚴貿易商人須給照驗其俗兵不擾民
將亦不敢生事求有體要量有方問以恢復
辰州諸路答云除非洗盡嶺西克復以漸而圖

若此地動靜彼悉預知有備而攻恐一時未
易下手也合二說而觀之可得兵家知彼知
己之情形矣

永歷所屬國

雲南全省　貴州全省
廣西七府　四川半省
湖廣小半省
安南 即交趾出象　鴉蠻

占城國 出獨象　羅鬼國
羅甸國　菁里部
五溪　牂牁
夜郎　猓夷
緬甸　車里倭
羅雒

附記

金撫院移總督數楊諸夫逆孫可望盤踞滇

聚收集老營種老賊糾合嘛彝土司以入十萬之衆西犯四川挫平西王之雄師東下湖南殺積順公之鎮旅其梟將有馮將軍孫可望弟王進才袁宗第劉二虎張光翠牛萬才王鴉鎮楊光謙丁夫人林得勝張先璧歆天資曹紅頭姚黃二王三馬進忠偵探頭分六股馬有萬餘船有十六隻火藥萬餘等情猶沅內稱姚傳龍三書吏岳州府人為明撫

去逃向問其來歷狀貌答云人物亦魁岸聲音亦宏亮當審批答茂奏又問其黃頭將來向何處答云云見其擄擄從四川陝西山西等處別無向河南江西江南等情

永歷紀事卷終

絲綸錄六卷

〔明〕周永春輯

明刻本

以上原缺

縱不揄訪単一一復奏覽該部院公同考察請
自上裁焉有不當沉思孝豈得黨庇况非者之
本亦非深奬淆亂公論且蔣時馨原非爲此卿
等宜即出安心供職以付眷委勿再有所陳諭
卿等知
九月二十七日大學士趙志皐等揭帖丁此呂
徑送法司奉
聖旨知道了已有旨了
吏部尚書孫丕揚一本被逮斥官法難加重壽

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
十月十二日貴州巡撫林喬相一本按臣貪淫
酷暴等事奉
聖旨薛繼茂身居憲職如何貪縱無忌贓私這等
狼藉着該部院參看了來說
十一月初一日吏部一本縣官違禁擅致餽遺
等事　覆劉元霖奉
聖旨施仁汪應星俱着革職閑住以後各處有司
仍有不務官箴貪緣行賄　者着該撫按官嚴查
究治
十二月初十日兵部一本　斥退刁奸抗旨挾制
印官等事奉
聖旨考察大典唐國麒故違明禁肆行揭害本當
重處姑照例調發邊衛以後如有再犯的定行
重治不饒
二十日司禮監傳奉
聖旨近來兩京科道官專徇己私附和結黨以拖

違君命要直沽名爲事毎毎以無指實之事與
疑惑衆無上亂政且如昨者兵部欺君鬻爵朋
奸結納拑口無言其手糾奸發邪耳目之責何
在全失職守好生可惡本當重治爾該部查兩
京六科都給事中及十三道掌道御史姑且各
降三級調外任用不許朦朧推陞其餘的姑各
罰俸一年還寫職名來看
二十五日吏部等衙門一本言官盡處國體非
宜等事奉

聖旨卿等說設立科道摘發奸憸惡逆今有閹豎
背主欺君聯姻外戚倚恃壞法擅作威福逼若
罔聞置彼等何用至如昨者兵部以去歲有旨
不許擅陞的霍文炳而輒罔上加併署職彼等
亦無一言其尸位之畜何用且近來兩衙門專
狥已私欺君玩旨無上惑衆南北通同朋謀附
和群類瑣瀆擾亂朝政全失紀綱國體以此等
之畜有何益于國家朕今摘處尚姑從輕卿等
如何又來煩詞激救兩京科道官都當拿問究

治姑且饒這遭着遵新旨行不得又來煩瀆吏
部知道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吏部尚書孫丕揚一
本權臣王謀鷹犬效勞等事奉
聖旨覽奏內事情多涉鄙屑影嚮非朕倚任之意
今後宜協恭和衷毋得自相牴牾以傷國體着
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閏八月初一日諭閣
聖諭覽卿等所奏朕已洞知昨見丕揚之本因疑
使氣逞忿誣蔑甚失體面正所謂含血噴人全
無大臣風度而效憸夫之術耳可見前屢疏乞
休乃矯情飾譽原非本心且次輔位久侍講帷
小心無慎朕所素知況近來政務皆朕獨斷誰
敢鼓簧何所依借今丕揚以瑣瑣小事形于楮
札其于小臣憸邪之畜徇私逞臆不言而可知
矣至于本內所言三月未經臣門以失古人遠
嫌之意而欲攬權招附明矣因元輔亦以無根
之言頻欲求去卿等可傳示二輔方今國家多

事之秋正賴匡襄贊理乃朕屢留之意不必以
誣詆浮言所畏介意可即遵旨入閣同寅協恭
效古大臣休容之度共保大平之業諭卿等知
初三日吏部尚書孫丕揚一本病臣萬苦萬難
等事奉
聖旨卿疾久未平屢疏陳懇准馳驛回籍調理痊
可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該部知道
十一月二十五日禮部一本申飭各提學官嚴
正文體詭異等事奉

聖旨近來文體險怪屢經明旨申飭全無改正這
所奏依擬着實舉行以後提學官務查有無轉
移士習爲殿最不許槩擬陞轉吏部知道
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吏部等衙門一本奉
旨勘問事奉
聖旨這看問事情你每既說石星心欲息兵省餉
但輕聽誤國情有可原姑且革了職還候旨定
奪又說清正復來非因孫鑛所致今遜避恐失
事機也着革了職回籍聽勘其薊遼摠督員缺
即便會推久歷邊疆熟練兵事的數員來看楊
芳亨反伏小人本當重處姑念其遠使辛勞着
革了任永不許敘用該部知道
四月二十二日吏科給事中戴士衡一本言官
阻塞言路庇奸巧誣等事奉
聖旨呂坤朕已知着他去了不必說他今後大臣
被論科道建言俱聽朝廷公斷裁處若偏護爭
辯自相攻擊成何事體姑且不究再有這等的
一併重治不饒該部知道

六月二十三日吏部一本傳奉 聖諭事奉
聖旨缺官准陸續推補科道官務選老成正直的
用見在聽補者先具題請旨其欽降罷斥官員
你部裡訪擇可用的分別次第具名來看
九月二十日浙江巡按方元彥一本積勞劇病
醫藥難期等事奉
聖旨方元彥見在巡按不准告病該部院知道
二十六年四月初九日吏部接出
聖諭吏部司官近來營幹濫入作弊多端源既不
清流豈能潔以致選舉非人病國殃民傷和召
災實由此董着吏部堂上官會同都察院將在
任在家人數俱甄別去留及應陞應調的都寫
來看該司員缺會各部院掌印官擇舉中外堪
任的數員送部類奏以待欽點且天下官員俱
聽吏部選用吏部官員待朕親自點用茲着爲
令永遠遵守欽哉故諭
二十四日吏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司官員缺行各部院照省直每缺各舉一

人類奏待朕黜用其郎中員外堪改的也着衆
來與見在部的相兼請黜務求蘇明勸恪公正
守法之人不許狥私濫舉着永遠遵行
六月十二日吏部等衙門一本倉猝喪師醜亂
等事奉
聖旨東征特遣經畧經理監軍等官責任甚重轉
餉調兵月無虚日冀收全勝以安外藩乃輕率
寡謀致于喪師又朦朧欺蔽奏報不實法紀何
在楊鎬革任回籍着邢玠速赴王京暫兼理軍

務且將士披堅執鋭臨敵對壘不避寒暑倏爾
生死奏報不實各有司存[illegible]責李如梅姑着策
勵供職候勘明具奏處分其[illegible]經理員缺便着吏[illegible]
部公同會推有才望知兵的一二四員來看仍差
風力科臣一員前去會同督撫監軍及原奏[illegible]
事丁應太將兵馬錢粮持公覈勘分别功罪[illegible]
酌議東征之事兵老財匱如何[illegible]結局俱從實[illegible]
請定奪毋得徇情扶同欺罔致[illegible]干憲典其南[illegible]
官兵荷戈遠涉當一體撫恤何[illegible]得偏護致悞不

均今後再有這等的即參來重治不饒該部知
道
大學士張 一本群言交至孤忠可憐等事奉
聖旨且楊鎬乃卿密揭屢薦奪情委用專任破倭
乃今朋欺隱匿軍情致僨東事辱國損威莫此
爲甚尚言一毫無愧其于忠義何在但念輔理
多年積有勤勞姑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二十日吏部一本僞書已正法典黨惡等事
覆趙之翰奉

聖旨朕屢有旨洞悉僞造妖書惑世誣人摇危國
本乃原任大學士今冠帶閑住張位倡言爲首
已遣永戍遇赦不宥戴士衡樊玉衡從和俱經
處分了其張位昨又論受賄千珠致僨東事朕
念侍講輔政積有年勞故存國體姑准回籍冠
帶閑住你每說這等說張位着革去冠帶爲民
當差遇赦不宥若有朦朧推薦的科道官即便
指名劾奏與同原奏官一併重治不饒且徐作
等雖係言官風聞參究其中不無趨附還着分

別處治奏來定奪
十一月初四日保定巡撫李盛春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朝廷設立撫按官統轄稽覈該管地方凡有
事務不時奏聞其店租銀兩等項既經檢查封
記即當解進如何具奏已久故意遷延支吾挨
拾職守安在好生欺儛怠慢李盛春黃紀賢姑
各罰俸四個月汪應蛟如何尚未具奏着罰俸
一年該部知道

十二月初七日吏科趙完璧一本查參疎虞以警
官常事奉
聖旨趙天民罰俸三個月改換憑限與他近來各
衙門疎闊職掌不止一事工于談人短于自見
非朝廷責成期待之意着加省勵痛移此風吏
部知道
刑科吳文燦一本京軍貧苦宜恤票銀扣及布花
等事奉
聖旨各衙門有不妥的固宜參論改正若因一事
小失議斥大臣豈成政體老成難得宜共爲朝
廷體恤該部知道
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吏部尚書李戴一本
自陳不職等事奉
聖旨卿職首銓衡公清端亮宜益用心評汰衆職
以贊邦治不准辭吏部知道
二月初七日吏科趙完璧一本刑垣印務久虛等
事奉
聖旨刑科都給缺員亍奢當候明旨趙完璧等輒

敢擬令照舊供職好生市恩結黨爲首的罰俸
二個月其餘各一個月候慶遠還着該部院查
覈具奏
三月二十五日吏部接出
聖旨近來欽點及陞遷各處官員皆推故捱遲不
行趁赴到任供職管事致令候代署庖之官愁
意戀位其于君命召不俟駕何謂好生玩視怠
慢爾該部可查但是欽點及陞遷官員都着作
速上緊到任更替供職管事如有仍前度青不

遷枉道原籍爲私忘公推調支吾的着科道官
指名叅來重治不饒故諭
四月二十日鳳陽巡撫李毓一本遵例保留給
由府佐官員事　高以通奉
聖旨吏部知道這本止該吏部題覆如何混稱勑
下該部以後着通行申飭不許含糊奏請有違
叅劾該科記着
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吏科許子偉一本吏部詐官
邪紛縱敗露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來吏詐官邪日滋月長各官
護短染私巧庇不舉致令虎吏窃權弊如山海
官爲吏役法紀日糜好生可惡本內已發覺的
還着從重問擬未發覺的各衙門務盡心查剔
摘發作功紀錄阿縱即同侵犯該科訪實指名
叅來重處該部院知道
五月十一日吏部一本直陳大臣考滿始末以
祈聖鑒等事奉
聖旨趙壽祖被劾自宜靜聽公論如何揆書該科
毋郿乞憐人品可知着革職閑住若所勘事情
未結上緊從公催勘不許庇護大臣考滿舊例
中間曾經降級爲民的既准通理蕭大亨見任
復銜通理非過況考滿之法原係黜陟幽明爾
禀上裁與单請恩典者不同爾部今既詳查事
理明白馬大儒着照舊供職瀰等因言引咎具
見畏愼宜即出用心供職不准辭李應策舉發
私書公直可加着與紀錄
戶科都李應策一本被論邪臣無因挾刺大遠法

紀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理正詞嚴趙祖壽既係聽勘人員
如何交通求觧行私干紀着革了職閑住不許
蒙朧推用蕭大亨考滿應否通理吏部查明舊
例來說
七月初十日戶部一本營軍挾鬨等事　覆戶
科都李應策本奉
聖旨今後推補邊郎着吏戶二部會同精選公廉
練達的去着實遵奉勑書行事日嚴加考察具

奏熙陛毋得徇私曲庇押運官不許枉道遷延
僭踰驛擾你部裡還慎重選差以蘇驛傳之苦
餘具依擬
十月二十三日河南道御史周盤一本聽調寺
臣違禁投揭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蔡如山既經部院公同考察乃
敢懷私干紀恣行狂悖着照例重處近來罷閑
官吏多有來京潛住聚集遊棍捏造詞語及有
等奸惡小人妄言是非以公濟私輒編揭本投

遞各衙門弁粘帖匿名中傷善類搖亂國政好
生可惡着緝事衙門嚴加禁約驅逐訪拏以息
刁風前者廣東巡按顧龍禎係欽差代巡官自
有憲體布政王泮如何抵觸相抗致令毀裂冠
裳體貌安在王泮姑着革了職聽勘該部院知
道
二十五日都察院一本藩臣險詐巧詆伏乞嚴
行查勘等事奉
旨御史奉命代巡一方風紀所係王泮身為藩
長何為先肆凌藐已有旨革職聽勘了還嚴行
撫督巡按作速依限查勘具奏不許庇護
三十日吏部一本正體統振紀綱等事奉
聖旨是王泮着嚴催勘來議處蔡如山法司嚴提
照例正罪近來法紀凌夷各官往往挾詐行私
造作非語以亂耳目公論何由而明何怪民間
不為匿帖毀謗爾部通行申飭再犯的參來重
處不饒
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吏部一本缺官事廣東

缺付推武昌寶慶府知府徐應賁沆子來奉
聖旨徐應賁在武昌不能安定亂民無才可知如
何推陞他姑且不究着另推來
五月初二日吏部尚書李戴一本堂署待罪部
署一空等事奉
聖旨卿公濟素著原無曲庇等情不必引咎宜即
出供職縣用侍郎候旨行趙邦清恣情撒潑本
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
六月初七日吏部一本欽降官員事奉

聖旨趙邦清罪惡甚多着革職爲民
初九日吏部尚書李戴一本大選益近衰病益
深等事奉
聖旨屬官放肆的朕已爲卿處分了銓路一清卿
正當殫忠竭猷率屬舉職豈得引身求去以辜
恩眷不准辭鄧光祚候執躬也着照舊用心供
職
十七日吏部一本懇請明旨仰懇　聖斷等事
伏吏科梁有年本奉

聖旨趙邦清過惡已著吳仁度不宜濫爲稱許但
本尚未上又大選必不可廢着便到任管事策
勵修職
二十二日陝西道御史康丕揚一本　聖斷已
明人心初定等事奉
聖旨文選郎中必身無可議始可服人吳仁度既
屢經指摘難以展布着調南京別衙門用吏部
知道
七月初五日四川道御史喬應甲一本銓曹積
獘已極等事奉
聖旨這衙門陋規及吏書積獘着嚴加整肅以清
選途吏部知道
十一月初五日都御史溫純一本再懇　聖明
處貪橫等事奉
聖旨都御史總持台憲整肅百僚有所見聞不時
糾彈自其職掌何乃于倡疑搖動各官爭忿之
時方行奏劾致生疑惑曲直莫分于永清既經
總憲官指摘着調外任用姚文蔚策勵供職方
今時事多虞大小臣工正宜和衷同心共圖消

弭如有倖私覬望淆亂國是的科道官據實參
來處治卿總憲以來公平正大心跡自明何必
抗疏求退還宜仰體朝廷任用忠賢照舊安心
供職不允所辭該部院知道
十二月十四日陝西道御史康丕揚一本持平
心昭公道等事奉
聖旨今朝堂人心有何不平不定何須申飭以後
着各愛君體國務修職業毋得言黨該部院知

道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吏部一本嘔血積虛
左足病風等事　吏部郎中林學曾奉
聖旨近來吏部司官多以資淺引避將使存者益
淺豈能獨安如此紛紛誰人肯事林學曾不准
告病
三月十五日吏部一本懇乞　聖明申飭報部
賢否等事奉
聖旨張時獻既已考劣陞王官不准保留以後各
撫按司府填註考語務要審察情實毋得含糊

開報
七月二十四日大學士沈一貫一本留賢反招人
疑謹明心事等事奉
聖旨卿純忠體國淵誠布公朕素所鑒知都御史
溫純卿屢揭必稱其賢疏票必擬勉留具見雅
度安有成心且大臣去留出朕獨斷純自固辭
于卿何與卿宜自信不移即出輔理以定群囂
愼勿再辭今後言官務要平心詳審當于本情
不許故爲猜疑淆亂國是吏部知道
二十九日大學士沈一貫一本聖心隆重宜報孤
臣情苦難留等事奉
聖旨卿忠誠公愼朕素鑒知前已有諭卿宜自信
不移何乃又有此奏朕覽惻然其溫純三疏連
下爲卿屢揭催請後疏不下朕以彼奏各缺廵
按且有囬道御史不差故以試御史瀆擾市恩
因以留中屢本未發於卿何預今又致生猜疑
紛紛瀆奏殊非政體方今國家多事卿宜仰體

朕眷任篤隆繹思君臣大義毋以浮議介懐即
入贊襄弼成化理愼勿固辭吏部知道
九月十三日大學士沈一貫一本年衰力盡勢
難復留等事奉
聖旨朕爲社稷留賢遣官宣諭延佇可知卿自宜
仰念朕心倡百僚以君臣大義乃先諄諄求去
于義謂何既稱夙服庭訓豈其不及于此朕必
不從卿所請無用屢疏爲勞吏部知道
十一月初八日吏部一本舊規宜愼外轉宜通

等事　擬姚文蔚奉
聖旨姚文蔚你部既說雅多建白今自求外補亦
見退讓准他推用
十二月初三日錦衣衛一本奸黨蹤跡可疑等
事奉
聖旨沈令譽等着廠衛會同九卿科道嚴加拷問
根究奸譽來歷務得真情來說于玉立王士騏
等營謀起官着該部院參處不許狥私輕縱劉
文蔚准與紀錄

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吏部一本開採要地監
司久缺等事奉
聖旨凡推官只該单本寫一正一付來請點用如
何開寫許多又不具陪擅自定擬還着改正行
來奏
十二月初十日吏部一本遵德意循舊例將內
外屬官考核等事奉
聖旨是近來銓法壅滯之甚各官歲久不遷委于
政本人情悉皆妨碍今後在京博士等官在外
知州等官資俸深的你部開单咨訪果係堪陞
先擬部寺各衙與他候缺填補平常照例酌用
不得濫陞
三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覽今大察各官本內科道兩衙門不稱職
的甚繁豈皆不肖內有狥私之弊因忿恚以洩
之者有之因結黨以去者有之欲竪權以挾之
者有之欲立威以制人者有之不然何乃如此
朕不得無疑且大察朝廷之鉅典非以公濟私

之案積大臣當以尊君體國為要使詳慎休容
為美今次已有旨了爾大臣務要各去成心同
寅協恭共濟時艱以成平明之治故諭
五月二十六日諭內閣
聖旨朕前熟覽六察本見有科道數多不得無疑
又思近年行取及出館起補各官朕因屢以市
恩覆陵未經諭發而差用之人是以恤念出自
朕心裁斷傳旨留用嚴示諭責何乃聽補郎中
劉元珍以補官未遂輙造妄言排誣元輔莫及

言官牽引楚黨搖惑人心且揔攬乾綱威福出
于人主若行事不便已私即疑謗大臣孰敢盡
心任事治亂攸關是何綱紀制度卿等看詳重
加懲治曉示中外擬諭來行特諭卿等知之
二十九日吏部接出
聖旨中外大小臣工朕近來雖事靜攝而一日萬
几未嘗不親自處斷二三輔臣雖時有獻替而
亦必取自上裁其餘威福予奪之柄從來未有
下移者也今歲考察疏朕檢發良久見科道數

多不能無疑又思近年行取散館起補各官諸
衙門屢來市恩瀆擾未經檢發恐差用乏人是
以恤念將被察科道一槩留用仍嚴諭加責以
儆將來皆斷自朕心誰能參預乃聽補郎中劉
元珍以補官未遂輙造言誣謗排擊元輔支連
蔓引搖惑人心將使人主事事徇人漫無主宰
大臣時時畏謗不敢担當然後爲快歟則何以
振紀綱成政體也治亂所關特茲諭知爾中外
大小諸臣各官捐私體國臻于蕩平毋得更起

疑端淆亂國事劉元珍本當重治但念寬小臣
所以安大臣姑降一級調極邊方用再有隨聲
附和的并治不貸故諭
六月二十八日大學士沈一貫一本忝職實多
闕言滋病等事奉
聖旨卿十年輔弼猷望茂隆朕鑒甚明公論難泯
豈可以浮言介意連章乞休且今天人交變時
事可虞亦非當軸首臣浩然長往之日宜置身
是非之外殫力盡忠以全始終大義竚卿即出

毋傷朕懷吏部知道
七月十八日吏科等科一本計事宸斷已定人
心帖服等事奉
聖旨賀燦然等出位妄言從輕處治已有明旨了
侯慶遠等如何又來救援奏擾且閣臣職在密
勿時進獻替之忠言其可否行止出朕裁斷若
以槩聞流傳之言即誣指爲的証其餘諸司奏
牘陞黜部本遵奉票擬屢揭催請政務亦疑懷
私市恩使其束手畏避可乎否乎這廝無飾詞

故違黨救同類好生可惡賀燦然等還都降雜
職調極邊方用不許朦朧推陞侯慶遠等姑念
言官乏人爲首的各且罰俸五個月其餘的各
二個月再有煩激的還一併治罰該衙門知道
二十三日大學士沈一貫一本遵閱孔多萬宜
退避等事奉
聖旨朕覽卿奏辯自悉明閣臣毎奉特諭揭奏商
確特政乃係禁中密勿外庭何得流傳且錢夢
臯誠有卿等揭留出朕裁斷若以外轉考察奉

旨留用疑詆卿等如先令科道有擬陞外轉的
部本非止一人多有因乏人留中莫也疑是卿
等揭留昨六察朕見兩京科道缺人故傳特旨
留用非自錢孶臯耳朕心鑒知天下必能體諒
之卿宜遵屢旨仰體朕懷時下即出輔政愼勿
托陳吏部知道
十月二十七日吏部一本欽奉　明旨欽定大
選月期等事奉
聖旨大臣之道委致其身當以忠義爲重何得推
避固辭楊時喬因前大察疑畏故後濫舉要誉
飾非屢行謾詞奏擾念其獨任銓曹留中未發
却乃日久杜門不出致妨大選日期着即出供
職大選于明日行
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一本按臣屢
告情逼等事奉
聖旨喬應甲擅自離任本當重處念係篤疾曾經
題奏不曾題免代姑降俸一級在籍調理以後
再有這等的該科及本院叅來重治不饒

六月二十九日鳳陽巡撫李三才一本極陳國
家治亂大關等事奉
聖旨朕雖靜攝一應本章無不省覽發閣票擬獨
斷次第施行孰敢專擅鼓簧其間有何旋開旋
蔽先年首輔志臯亦被議論請告未允次輔位
三輔一貫在閣辦事彼時亦有忘耻固寵賄買
左右之事乎爾職任撫綏總督漕運不思盡心
本職輙擅逞臆妄言排詆上下文武牽引多端
惑亂視聽沽譽要名好生狂肆本當究治姑念

乂任河工有事之時且罰俸五個月該部院知
道
七月十六日大學士沈一貫一本無端汗衊等
事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持廉奉公任怨任勞贊襄籌畫
朕所鑒知公論亦自難泯何須以人言求辭卿
求去之疏至八十上朕心惻然情詞愈懇何忍
勉留准給假回籍調理以明卿始雪忠意着差
官護送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一百兩彩段六表
裡卿宜善攝痊可之日撫按官具奏召用該部

知道
大學士沈鯉一本衰年病廢等事奉
聖旨朕以卿講幄舊臣特召任用共濟時艱乃屢
因年老足疾懇辭情詞念切朕體念優禮准令
致仕着差官護送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五十兩
彩段二表裡該部知道
十七日南京福建道御史孫居相一本奸貪輔
臣納賄等事奉
聖旨元輔贊政多年平播驅倭匡襄籌畫茂着勳
勞孫居相這廝雖以言職論事不思存恤國體
何乃誣衊大臣至此以致辭辯不休好生逞臆
狂肆本當究處姑且罰俸一年再若有以無影
虛詞淆亂國是的重治不宥該部院知道
八月初一日原任兵部右侍郎賈應元一本滿耋
廢臣人言波及等事奉
聖旨言官論人死生尚不一審安得事情之實顯
然同謀捏造誣害善類朕所洞知賈應元所奏

不必再行體訪該部知道
九月初十日左副都御史詹沂一本會推謬舉
所知聞言不勝驚惧等事奉
聖旨詹沂既無私比不必引咎今後會推還着吏
部折衷衆論而相評品務求至當方許疏名毋
得徒取畫諾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時糾正
毋待點後纔說紛紛猜忖有乖朝廷大公之體
吏部知道
十一月初七日都察院一本遵例請乞　聖旨

嚴論禁約等事奏
聖旨是這朝覲考察禁約事宜依擬着實行其餽遺之禁每年申飭率成虛文今次務要嚴加緝訪有仍前違犯的小則拿送大則參究期于各屬名檢一清仕路毋得因循陋習大壞士風
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吏部一本驚聞父訃痛絕難支等事　覆許弘綱奏
聖旨巡撫有封疆之任守制候代近例甚嚴許弘綱雖情辭哀懇才望素孚不可因而廢弛你部既查有毛綱事例着于服闋之日降一級調外任用以後都照這例行
五月二十六日大學士朱賡揭帖奏
聖旨朕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愼至意會推諸臣已點用了朕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赫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夾輔協恭辦事卿可擬諭來行特諭卿知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陳治則等一本會推閣員公論甚明等事奏
聖旨李廷機日講有年啓沃功多署部受事大典勤勞茂著既爾等衆議素負清節已點用了當以國體爲重不必紛紛瀆擾
六月初七日吏部一本遵例糾劾冒濫京堂等事　覆南京工科金士衡奏
聖旨是霍鵬着策勵供職徐學聚回籍聽用顧云程以原任左布政使聽調易登瀛以今任職銜致仕嗣後考察年方面官員有冒濫京堂的撫按官不得一槩盡論以妨南京糾劾之數
推大臣着遵前旨吏部從公精擇務求至當有徇情濫舉的連坐不貸
十二月二十四日吏部一本科臣內外陞轉未定等事奏
聖旨是科臣遷轉自有成規以後該部只照例擬定來行
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吏部一本縣官甫列薦剡卽經劣轉等事　覆錢桓奏
聖旨是以後各官考語并舉劾本章俱要核實顯

明毋得彫琢文辭尋尚對偶反滋隱瑕失實之
弊違者許該科叅處該司官也要看閱詳慎毋
得忽畧
二月二十四日吏部左侍郎楊翻一本卽日大
選等事奉
聖旨楊時喬既係真疾選期甚迫也難別委代署
仍着該司郎中林學曾代行掣籤毋得推惧其
尚書右侍郎便將前會推的開寫履歷來看候
朕點用

八月初七日吏部一本恭逢　聖壽屆期缺官
差遣等事奉
聖旨這考選諸官都依擬用且鬧部院催請再四
朕非因恪諸官但因彼此訐辯瀆擾耳皆由汪
若霖起意生釁部寺吳正志等訐辯奏擾汪若
霖姑着調外任刑部寺吳正志汪元功黃汝亨
與勾了的黃一騰都各降一級調外任用今後
部院考選科道務要慎加精覈練達真才勿徇
虛譽私囑以亂政治

十一月初一日吏部一本遵　聖諭循祖制議
華循獎等事奉
聖旨爾部效勞各役濫冒已極人情共憤銓曹表
正之地豈宜如此楊時喬着督率各司設法裁
華務要拔本塞源永除積蠹毋得虛文了事
十二月初三日右諭德朱國一本聞言待罪速
求顯黜等事奉
聖旨翰林筆札之官原無他事近來指摘太多殊
非朝廷愛惜人才至意且朱國楨資序二十年

方陞五品何得苛求着前來供職吏部知道
二十日吏部一本年例舉行恭候　聖裁事奉
聖旨年例係祖宗舊制所宜遵行以後院科官着
從公議擬協賛其斟酌主持自是你部職掌不
得侵越
三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吏部一本查參擅去諸
臣等事奉
聖旨人臣進退自當候旨這被論各官不遵君上
不候明旨紛紛徑去是何法紀孫善繼擅自任

肆于文華門進本首先倡率好生可惡孫善繼
着革職爲民劉道隆顧天埈李騰芳王元翰相
繼效尤都從寬宥着降三級用陳治則久離職
守也着降三級用其餘的着少待檢發
九月二十七日大理寺寺丞曹楷一本棘寺所
關甚鉅等事奉
聖旨大理職主評駁民命所關這寺卿等官該部
便將推過的開寫來看未推的作速推補近來
各官紛紛借差又違限日久成何法紀這本說
的是該部併參來說
十一月二十日吏部一本棘寺所關甚鉅微臣
獨力難支等事　伏曹楷奉
聖旨是違限各官本當究處姑從寬着三月以裡
都到任供職再違限參來併治以後京官奉差
違限住俸降罰及方面官違限事例俱依擬着
實行不許疎縱該部科記着
三十八年正月初五日大學士李廷機一本病臣
務從荒凉等事奉

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洞知卿任怨任勞贊襄籌畫
方今邊疆多事之秋正賴卿等分猷佐理豈可
以人言堅欲求去却又移徙廟宇朕心惻然但
今歲春寒卿宜安心復歸私寓候旨行不允所
辭該部知道
十九日吏部一本遵奉　明旨等事各訪陝西
等處右布政汪可受等奉
聖旨這所舉清廉卓異等官你部裡紀錄郎與不
次擢用以示激勸
五月二十九日吏部一本告病科臣徑行離任
事奉
聖旨姚士愼不候旨擅去着降二級調外任用
八月初十日中府都事吳緒延一本比例陳情
懇乞　天恩等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近來年遠陳乞者多着嚴行查覈
不得濫及
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大學士葉向高一本濫
冐天恩恭陳謝悃併催同官考滿事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甚加悅知道了輔臣廷機既應
考滿着吏部奏來
二月十八日直隷巡按顏思忠一本撫臣病篤
出境重地督理無人等事奉
聖旨李三才既離任准他去漕撫事着劉士忠帶
管員缺即會推來用吏部知道
三月初八日吏部尚書孫丕揚一本倡言要挾脅
迯考察等事奉
聖旨考察大典如何敢肆要挾自干法紀金明時
綸綍錄　一百三十
既有公論卿便會同都察院從公議處不必推
辭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一本微臣靜候察典等事
奉
聖旨金明時是否貪險併要挾等情着都察院會
同該科查明議處來說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一本被參靜聽復闡人言
等事奉
聖旨金明時巳被參論只合靜聽處分如何屢行
瀆奏本內干犯字樣好生縱肆着該部院一併
參究治罪
初九日河南道御史湯兆京一本奉　旨偹察
循職留報等事奉
聖旨金明時着該部院參究來說
二十一日吏部一本喧嘩道臣敢犯明例等事
奉
聖旨金明時着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其干犯事情
還着該部院擬罪來說
綸綍錄　一百三十二
二十五日南京吏科給事中黄起龍一本大臣
自陳未荷　明旨等事奉
聖旨人臣去就取自上裁祖宗朝也有年高大臣
還俱候旨方去李楨如何恣意徑行大失君臣
之義姑着冠帶閑住以後不得推用吏部知道
四月十一日吏部尚書孫丕揚一本察疏久留等
事奉
聖旨卿清正無私朕所素鑒秦聚奎妄行訐奏着
革了職閑住其代辯各官湯賓尹等俱照考察

及推陞疏處分察疏朕卽檢發卿還安心卽出
供職
五月初二日刑部主事秦聚奎一本捨死報國等
事奉
聖旨秦聚奎違禁逞私撓亂察典姑着革了職冠
帶閑住再犯的依律重處吏部知道
吏部尚書孫丕揚一本據實秉公考察神奸挾私
反誣等事奉
聖旨考察大典自辦代辯明禁甚嚴秦聚奎如何

逞私瀆奏希圖阻撓本當照例重處姑從輕革
職閑住湯賓尹等着各照考察及例推疏處分
其單開事跡姑免深究金明時着候覆疏另處
卿秉公持正朕所鑒知還遵屢旨卽出供職不
必固辭
初三日大學士葉向高揭帖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爾虛弱不耐
勞煩點用大察及察疏等事朕卽陸續檢發孫
丕揚公忠直介着卽出遵旨勉留供職且大臣
分義體國奉公何爲自便相率恝然求去甚
舉許弘綱也都着卽出供職以後各官不得立
黨徇私紛紜攻訐貽禍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
道
吏部尚書孫丕揚一本病勢衰朽至極等事奉
聖旨大臣報國當以紀綱爲重如何近來都欲徑
去卿爲冢卿受朕簡任乃首先倡率大義謂何
且祖宗朝任用老臣皆有故事豈得堅辭着該
部司官傳諭勉留供職毋負朕意其考察考選

黜用大察等事朕卽檢發吏部知道
初七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一本煩囂日
甚心跡當明等事奉
聖旨許弘綱受朕拔擢到任未幾屢次求去何恝
然如是今議論混淆綱紀不振正賴爾等
大臣主持整頓如何只欲推避着卽出供職不
得再辭這所奏知道了以後本章都着明白指
陳再有隱語含糊致滋猜射的參來究治吏部
知道

七月十七日吏部尚書孫丕揚一本群言淆曰察
察議翻等事奉
聖旨考察係國家大典誰敢變更其外推及降處
的能盡職業朝廷自與推用如何遽相爭競不
聽處分成何法紀卿忠正無私朕自洞悉但與
出任事不必推辭以後各官都着安心供職不
得牽纏前事彼此猜疑喧呶不了違的重究
十月十五日吏部一本遐方吏治未興等事奉
聖旨遐遠地方關係更重近來選授遷轉不得
絲綸錄　吏　一百三五
其平以致人情厭薄官偷民困無以稱朝廷軫
念遐方至意責將誰委這所奏深切事情俱依
擬着實行以後不得因循玩視復成寢閣
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吏部尚書孫丕揚一本感
謝恩綸事奉
聖旨卿公清廉慎精白乃心朕以老成委用鎮壓
疑貳疏至屢上情辭愈懇何忍勉留准回籍着
馳驛去還撫按不時存問具奏該部知道
九月二十日大學士李廷機一本哀求亟放事
奉
聖旨卿直亮忠清朕所簡用杜門日久尚望勉出
贊襄今情詞愈切不忍再留加太子太保馳驛
回籍調理以俟召用還賜路費銀一百兩寧緣
四表裡差官護送該部知道
十月二十七日吏部一本遠臣疾勢漸甚等事
奉
聖旨是沐昌祚准解任調理沐啓元着加都督僉
事暫令掛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等處地方
絲綸錄　吏　一百三六
閏十一月十一日都察院一本遵例請乞　明
旨嚴諭禁約榜文事奉
聖旨是飭遵之禁當嚴于緊要衙門着嚴行禁諭
有違犯的從重參處餘俱依議着實行
四十一年二月初二日浙江巡撫高舉一本考
察被劾府官等事奉
聖旨被劾官敢行揭害大干法紀鄭棟已經考察
重處高舉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
十七日吏部尚書趙煥一本年例科臣被恨及

嚨等事奉
聖旨考察係國家重典明旨森嚴部院自有公
處曾六德係年例外轉陬敢挾恨反嚨撓亂察
典大干法紀本當重治姑且降雜職用不許朦
朧推陞以後但有年例外轉科道巳推的如再
故違明禁借言報復定行重治不宥該部院知
道
五月十一日諭吏部都察院
聖諭朕覽文書見年來臣下分爭議論混淆好生

煩瀆故一槩優容置之不理且近日各官往往
奏辭紛紛不已况毎遇缺官吏部必與九卿科
道從公會推堪任的奏請點用及至到任未幾
小臣以疑似之事懷私逞忿沽名妄言攻擊
排擠致使各官不安其位皆欲求去國事何人
分理今老成幾人皆杜門疑畏甚傷國體除巳
往結黨亂政顛倒是非的姑且不究再有不諳
事體恣肆煩言誣詆要譽的必罪不宥卿等可
傳示科道各官務要秉公奉職勿徇巳私各立

門戶忿争仍前瀆亂朝政誣害良善其各官議黜
官着遵奉屡旨都卽出供職毋負簡任之意不
得再陳故諭
十八日左副都御史許弘綱一本病臣再被人言
等事奉
聖旨風憲重地賴以肅整百寮許弘綱巳有溫旨
再三慰留何爲自便輕意徑去忠君報國大義
何有甚失國體御史宋槃聽人唆使挾私妄言
詆誣大臣大僚不安其位本當重治姑且罰俸

一年宜仰遵明命勿負至意卽速前來供職不
得再陳吏部知道
六月初三日大學士葉向高一本調改學臣人言
見及等事奉
聖旨卿公清直亮秉正無私朕所鑒知爲國掄才
出于公當豈有他故近日言官議論煩囂淸濁
不分一槩攻擊甚傷國體自今以後大小臣工
務要各秉衷心無偏無黨以成蕩平之治其掄
才章疏等事朕知道了卿當仰體至意不必介

懷安心即出入閣贊襄以付朕眷倚[illegible]
再有托陳該部院知道
初五日吏部尚書趙煥一本敬陳科臣推轉[illegible]
格等事奉
聖旨科臣陞轉資序自有舊規聯公正無私[illegible]
舊行不必自疑
吏部尚書趙煥一本衰耗不諳成規等事奉
聖旨各官陞轉擬差卿部自有成規有何[illegible]
官各執已見原不足辨今國家多事倚[illegible]

卿爲家卿當一意急公報國勿爲一二言語所
動方不失從來忠愛之心部務煩多推官大選
俱在緊急還即出供職毋致遲誤不得再陳吏
部知道
初六日大學士葉向高一本恭謝 天恩事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入閣贊襄朕心加悅
卿言福王時節入宮尚不知朕已傳諭免久矣
若時入朝出入禁門隨從數多人所共見耳目
難掩其之國日期今春以諸無一備且又踰期
已有明諭不必疑惑合用冠帶儀仗等[illegible]
請錢糧地土卿可傳示各衙門上緊處辦完備
用襄大典枚卜閣臣朕知道了卿宜仰體朕意
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初十日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旨朕覽近日各部院大臣章疏欲請紛紛求去
豈不知君臣有分又國家有綱紀乃容肖越近
來言官橫肆攻擊横謀傾陷朕一槩優容正以
安大臣之心却言者不體朝廷德意狂逞愈甚

你每大臣也不顧分義無法在情徑去若在
祖宗朝敢如此否但畏人言不畏國法是何綱
紀還都着遵旨即出供職不得妄爲踩意科道
官再不省改屢諭森嚴定行重處故諭
七月二十日吏部尚書趙煥一本學差年例書
[illegible]事奉
聖旨年例主持係卿部職掌原有旨已明卿但遵行
河南道豈得侵越湯兆京如何屢屢嘵辯又[illegible]
違旨意着罰俸三個月學差還照舊行不必更

㪅卿調攝少可遵旨即出供職
二十四日文書房傳出
聖旨朕見近來大小臣工紊亂朝政分爭不已遂
使各官不安其位朕甚惡之故將瑣屑煩䟽[illegible]
中未發卿輔政多年忠誠清正朕素鑒知其出
講等事卿已屢疏具陳懇請朕已知道了閣臣
缺員朕即檢發推補且朕所札諭出自朕衷予
卿何與今國家多事豈因逞臆浮言必于高蹈
愍然而去卿心安乎卿爲股肱重臣豈不體君

臣大義爲重而輕躁舉意輒就輕國徑去可乎
否乎卿不必介懷宜仰體朕意亟出入閣贊襄
弼成化理不必再有托陳卿宜欽承之故諭
八月二十日錦衣衛一本天心在宥臣庶歡呼
等事　知縣滿朝薦同知王邦才卞時孔奉
聖旨滿朝薦等皆係抗違明旨貪酷殘暴地方不
寧都該送法司從重擬罪輔臣屢屢懇請姑着
革職爲民發回原籍當差不許朦朧起用該部
知道

九月十七日吏部尚書趙煥一本病臣日危等
事奉
聖旨卿持銓衡清苦端謹朕所素鑒自有公評且
年例推轉乃係舊制非今創爲湯兆京李邦華
以私亂公好生可惡湯兆京李邦華姑各罰俸三
個月周起元如何相繼逞忿傾害大臣本當重
治姑且罰俸半年其孫振基等照舊規行勿得
疑畏還着司官宣諭即出供職不必再陳吏部
知道

二十四日吏部尚書趙煥一本　聖眷彌隆大
言愈惡等事奉
聖旨朕以卿耆舊老成特茲委任年例推轉乃卿
職掌自有衡鑑且事已明白昨湯兆京等逞臆
撓亂朕已薄罰了孫居相如何又來誣詆傾害
本當重治念係言官姑且罰俸半年戶部郎中
賀烺輒敢出位狂肆妄言嫉害大臣着降一級
調外任用卿還以大義爲重不可躁急而有輕
國之意況有三推教職天下寒生正在[illegible]就

着本部司務官郎去勉留前來供職不許疑畏又狥擅行故事其孫振基等照部推依擬行毋得煩瀆該部知道

十月初四日左都御史孫瑋一本直陳萬難苟延情狀等事奉

聖旨大臣徑去甚非法紀念卿効勞日久屢請懇切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十二日吏部尚書趙煥一本 聖[illegible]再臨等事奉

以下原缺

禮科都給事中東魯周永春輯

元年三月十八日戶部一本空運糧備事覆楊
可大本奉
聖旨這河運已有旨允行着該地方上緊疏濬通
濟如再遲悞查祭來說
八月初五日戶部一本海運遭風傷損人船等
事覆王宗沐本奉
聖旨這海運既經諸臣議稱不便暫且停止

宗沐專意經理河漕以裕國計其所上海運圖
冊你部裡還好留一本如後河道有梗仍議舉
行張大有姑免究
二十二日戶部一本虜衆內附邊患稍寧等事
覆王遴本奉
聖旨何思等侵盜邊餉至三萬餘兩監臨監收等
官若無通同乾没情弊各犯豈敢縱肆至此事
干錢糧豈得以遷官去任置而勿論祁天叙着
革了職并原參劉畿及吏書人等但有干碍的
都着巡按御史勘究明白從實具奏何思等嚴
行追併照例盡法處治其餘依擬行你每常說
爲朝廷節省錢糧稽究奸弊今明知有此大弊
却只朦朧題覆豈是公忠體國之義且不究
十月十九日戶部一本嚴清查以杜宿弊事覆
戴才本奉
聖旨是該鎮錢糧一向奏報不明奸弊叢集着總
督并各撫按官依奏內事理嚴行查覈經管員
役不論去任見任及役滿見役俱要一一參提

追究務見下落不許扶同避怨文移塞責你部
裡還立期限責令依限完奏併行該科記查若
各官不用心稽覈督撫聽該科糾劾巡按御史
着都察院考察
二十五日戶部一本遵復舊規積貯緊要倉糧
事本部題奉
聖旨是臨德二倉積糧支運實我祖宗經國遠圖
這所奏着各該巡撫官着實修舉完日你部裡
還另委官查勘虛實奏報

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吏部一本申嚴違限事例
以懲奸頑等事奉
聖旨是這領解錢糧人員已有節次題准明例各
奸徒恬不知畏晉解年久不行上納乃以國用
正供營利肥巳甚至有虛文起解者好生頑猾
無禮今後都依擬立限稽查有違犯的除侵欺
興販等獘送法司從重問擬外其過違批限一
年之上者官送吏部降一級調用解戶問罪着
在戶部門首枷號二個月發落其已經送[illegible]
完者勒限追比完日照這例行着爲令

十二月初九日刑科劉鉉等一本奸官玩法侵
銀乞重加究治等事參解官周咨詢奉
聖旨周咨詢等都着法司提了問京城內外銀匠
并攬納歇戶奸徒通同外省解官解戶侵欺作
獘的着廠衛并巡視衙門嚴行訪拿究治
三年二月十二日戶部一本邊地荒歉太甚軍
民困極等事覆方逢時本奉
聖旨這邊鎮荒歉宗室軍民困苦朕深以爲念奏
內堪動銀兩米豆都如數給發着撫按官選委
廉能有司作速賑濟務使貧宗小民得霑實惠
其餘都依擬
二十七日戶部一本急缺上用銀兩事奉
聖旨這金花銀兩係正供上用且折納甚輕又分
季徵解何嘗重累小民都緣勢豪恃頑不納領
解員役侵欺節年積逋至一百六十餘萬一加
查覈輙稱朝廷催科嚴急鼓煽流言敢行阻撓
乃以備邊銀兩借供上用國家常賦惠養奸[illegible]

論我
祖宗法度當得何罪今次姑依擬補進你部裡便
行與各該撫按官以後嚴督有司每年務照季
完解其以前拖欠的照考成簿內依限完銷如
有前項倚勢抗拒侵欺的撫按官即便參奏拏
解來京重處若撫按官徇私怠玩你部裡并該
科參來以不職論斥其餘依擬
四月初九日司禮監太監馮保一本欽奉事奏
各衙門年例錢糧不許朦奏奉

聖旨今天下民窮財匱朕若不躬行節儉未免多
取于下重困吾民這年例錢糧既查減明白俱
見爾等爲國爲民深可加尚都依擬其應用難
省的仍准酌量取用各衙門造辦等項都要仰
體朕意加意樽節汰去無益有動引舊例朦朧
奏討的即便叅來處治戶工二部知道
五月初三日戶部一本地方水患非時事勢旨
分急切等事覆舒鰲本奉
聖旨近來淮揚地方無歲不奏報災傷無歲不蠲

免賑濟朕奉
天子民一聞百姓饑溺輒切切于懷思爲拯救但
朝廷設官分職原以爲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
若各地方官平時着實經理民事加意樽節多
方設備即有災荒豈至束手無措今做官的本
無實心愛民只以虛文了事一遇水旱即求賞
下上動稱危言以脅制朝廷及至奏過一番依
舊因循不理豈朝廷任官養民之意這所奏姑
依擬勘報議處着吏部查兩府被災地方有司
官揀有操守及年力精壯的去做有貪酷害民
及衰老無爲的即便奏請黜調各處撫按官俱
要督率有司省去煩文脩舉實政多方預處水
旱之備不許但諉之氣数沽名蠲恤責上市恩
亦不許因此便謂朝廷諱言災異却壅蔽小民
疾苦不以上聞
初五日戶部一本議處改留事例贓罰納解以
濟河工以溥仁恩事奉
聖旨是這贓罰銀兩原有明旨解部濟邊近來各

撫按官都只取充私費餽送鄉官不依期完解
其二分備賑亦皆有名無實上不佐公家之急
下不爲旱澇之備甚至三二年間全不解部者
旣無奏留等項作何支用且都不查究今後着
依期完解不許官充私用其接管起解的你部
裡還查係何人項下分別奏報毋得新舊槩開
致混清濁
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戶部一本欽奉聖諭事奉
聖旨這錢糧逋欠的原非小民都是勢豪恃頑奸

猾侵欺以致虧損常賦今朝廷既于例外施恩
各撫按官却要嚴督有司官仔細查覈人戶等
則均數減免使小民得沾實惠仍將減免及改
折分數等項刋成書冊廣布曉諭俾窮鄉下邑
咸知朝廷厚下恤民之意其見年應徵錢糧分
毫不許拖欠如有司官因而怠玩及姑息而怠
的比舊定降罰事例倍加處治其餘都依擬着
實行
十二月十八日戶部一本申明舊例嚴査催徵

怠玩官員等事覆戶科光懋本奉
聖旨這催徵降罰事例俱依擬還多刻書冊散與
來朝官通行曉諭使知遵守以後你部裡并該
科却要從實稽覈恭奏毋事姑息以致失信壞法
五年二月初七日戶部一本成法漸移等事覆
戶科光懋本奉
聖旨法貴宜民何分南北這條編之法只着各撫
按官悉心計議因地所宜果便于民俱宜聽從
其便如有不便不許一例強行白棟着照舊策

勵供職其徵收責取羨餘等項獘政依擬通行
禁革各撫按官務要督率有司官修舉實政毋
眩虛名以副朝廷愛養元元之意
七月初六日吏科左給事中王道成一本爲庫鞘
銀數欠明乞賜查究等事奉
聖旨你每職司巡視該寺經手官吏豈無簿籍可
查如何不行指名叅奏却只推與法司覈究顯
是徇情容隱且不究還着從實說來其該庫鞘
銀虧折決不止此着本寺掌印官會同巡視科

道通行仔細查盤如有奸獘務要明白叅奏不
許那移補湊益長奸欺
初九日吏科王道成一本庫鞘銀數欠明遵奉明
旨查叅經手官員等事奉
聖旨王詰先事誑言支吾中間必有奸獘通同本
內有名該庫官吏王國禎等都着法司提了究
問明白來說劉不息葛祈任了俸并先後經管
收放少卿寺丞巡視科道等官通候查盤及提
問完日查有無干碍具奏定奪各不許扶同欺

隱
三十日應天巡撫胡執禮一本愚民不堪吏派
聚衆倡言逼求轉申等事奉
聖旨這事情原係該部議處欠當以致衆心不服
激變無因但既奉有欽依如果不便自合聲訴
上司或抱本陳奏何遽聚衆鼓噪迫脅求申好
生悖亂無禮着撫按官查先年坐派舊額從公
再議均谿務令適宜其為首倡亂之人嚴行拿
究盡法重處以振法紀如干碍豪右宦族請旨

拿問不許畏衆縱惡致長亂萌都察院知道
八月初十日戶部一本奸商通同行賄有壞名
節乞賜究治以正法紀事奉
聖旨黃進忠等一干人犯都着拏送法司究問蕭
自衡送吏部紀錄叙用
十一月初十日司禮監一本奉旨查革庫官等
事奉
聖旨覽奏具見秉公守法為國任怨之忠鄭廷等
王道等都依擬革退其餘姑着策勵供職這各

庫藏錢糧俱係朝廷正供小民脂膏節被積猾
奸徒通同內外人員包攬侵欺以致官民兩病
奸生不畏法度且都不查究今後係內府錢糧
各地方官務要逐一親自看驗選差職官依限
解納到部之日巡視科道及驗糧部官驗果眞
正即與交收有仍前包攬需索故意刁難的指
實參奏重處若係粗惡不堪巡視等官徇情聽
囑抑勒該衙門收納的訪出一併處治受財者
計贓從重論戶工二部知道

十二月二十日戶工二部接出
聖諭朕念東南民力困敝蘇杭織造病民前差太
監孫隆着查已派及在手應織的上緊織完回
京其未派應措處錢糧盡行停免以甦民困該
地方官都着仰體朕敬天恤民之意加意節愛
不許借你上用橫征苛擾戶工二部知道
六年三月十四日戶部一本京城鋪行極累等
事覆傳作冊本奉
聖旨南京鋪行苦累皆因各衙門官不分公私一

槩抑價勒取至有假實重紙等名目殊為民害
今後惟內府供用照舊令鋪戶辦納依時估給
價自外一切嚴行禁革敢有仍前私用官票虧
價病民的着南京科道官指實參奏究斥五年
編審之日仍一面具奏一面舉行其公用紙張
俱照舊但使不虧物價人自相安不必紛更滋
擾原來議價的着議給書板封鎖罷其餘俱依
擬着實行

三月二十七日戶部一本調停鋪戶以拯凋殘
等事覆馬呈圖本奉
聖旨各處民情事體相沿不同惟在地方官約己
守法百姓自然安生樂業這所議里甲鋪戶等
槩都是貪官汚吏便己害民的事豈是政體宜
然若說量為調停乃是朝廷許其如此末流何
所不至今後只着各撫按官嚴察所屬一應公
私用度務要兩平給價並不許科索甲里抑勒
鋪戶有違犯的不時訪拏參奏如撫按官但喜
趨承狥情曲護事發以不職論黜該科記着

八月初三日戶部一本奉明旨陳愚見等事奉
聖旨是這漕糧依擬暫折二百萬以甦民困其折
色銀兩以一百萬解部以五十九萬五千餘兩
協濟河工着各撫按督率有司官上緊嚴限徵
完本折一併起解如躭延拖欠以致虧損國儲
你部裡并該科即便指名參來重治明歲粮運
既省軍船俱有空閑着總督漕運及各巡撫等
官乘閒將一應漕務着實整理以俟下年早運
不許因而怠玩廢弛以致悞事其餘俱依擬

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戶部一本遵旨例查參運
官捕和漕粮事奉
聖旨陳宣奉勑監兌狥情容私姑照才力不及例
降一級調外任今後漕粮收完之日着總督倉
場及巡倉御史通查各總有爛惡攙和等弊除
運官照例追賠問罪外其監兌并督粮參政有
司官查各責任所在分別參奏如粗惡不堪至
三萬石以上將總督漕運等官一併參來究治
其餘依擬行

九月十八日戶部一本會計錢粮以速漕運等
事覆汪宗伊本奉
聖旨近來漕河無虞起剥諸費雖覺稍省然不可
援以為常且運軍罷困亦當寛恤這輕賫銀兩
還照議单分為三七以三分給本幫備沿途起
貼等費其羨餘先給回南旗軍一分餘候完糧
通關之日查無掛欠亦便與運官領回分給不
必扣貯其餘依擬
十二月二十四日戶部一本遵旨申嚴關稅[illegible]

約事奉
聖旨這關稅禁例係擬通行申飭各管關官務要
着實奉行差滿之日照前旨從公考察如有權
要官員人等夾帶商貨及無籍奸徒將客船懸
掛各衙門牌面指稱誆騙規免商稅的都要着
實盤驗不許畏徇縱放干礙職官許徑自指名
条奏奸徒人等照律例枷號問遣
八年三月十八日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楊際
熙一本兇徒擁衆逼勒官府挾使私錢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各姦惡逼脅官府強行私錢聚
衆倡亂比之蘇松事體又大不同前有旨朝廷
惟恤窮民不宥亂民比時盐漕兩御史正在該
府目覩其事就當嚴加禁戢擒治首惡以靖地
方却又畏衆弛法倉皇失措擅發官銀買米又
令移拆柵欄免官點閘使朝廷法紀蕩然廢壞
御史以執法懲奸為職似這等縱惡徇情緩急
何賴李楝茹宗舜都着候回道考察范梓閔希
德等撫按官拿了照前旨即便分別問擬具奏

其餘事情該都察院看了來說
閏四月初一日戶部一本重營田以脩實政事
覆何起鳴本奉
聖旨朝廷法令宜從簡要這墾田勸農乃地方官
本等職務巡撫官既有專勑何必又另勑分守
各道事不責實多言何益罷其餘依擬
戶部一本陳愚見備賑荒等事奉
聖旨積穀備荒乃有司急務況節經議覆已將分
數遞減地方官若能視國如家就中經畫處置

何至窒礙難行但上不覈實考成下以虛文塞
責甚有倉廒朽壞升合無儲捏報虛數的一遇
災飢却又請別項錢粮賑濟撫按有司相率欺
罔豈是朝廷設官爲民之意今姑依擬通行查
覈有仍前欺怠的你部裡并該科務從實查叅
處治

七月二十一日湖廣巡撫王之垣一本疏通錢
法以裕經用事奉
聖旨鑄行錢法原以便民不求羨利近來各處所

鑄粗惡與初進様錢不同其行使准銀數目又
比原議減少皆由扣取餘錢與民爭利以致私
鑄私販横行錢法阻滯殊失初意今後各鑄錢
地方但以多鑄廣發爲功不必計其餘利其准
銀文數俱照原議行有私鑄私販及鑄造不如
法的務要盡法禁治戶部還行與各該撫按官
知道

十月十四日戶部一本水旱災傷懇乞天慈特
恩蠲恤等事覆周鑑本奉
聖旨是今後巡撫官報災巡按官勘災都着遵照
舊規行有奏報過期及侵越市恩的即便叅來
處治該科記着

十二月初一日戶部一本竭悃忠敷陳末議懇
乞聖明以備採擇事覆工科傅來鵬一本奉
聖旨積穀備賑明旨申飭不啻再四竟成虛文有
司指以科罰徒充貪吏囊橐反累小民今後不
必申飭你部裡并該科查有虛冒科罰情弊并
撫按官扶同欺罔的一併叅來處治

二十五日戶部一本仰體皇仁亟處荒蕪要區
開地利以厚民生事奉
聖旨朕念淮鳳等處地荒民流特勅憲臣招徠開
墾又假以事權曲爲經畫職任甚重各官乃不
體朕子惠困窮之意捏報虛數扶同欺罔深負
委任史邦直着革了職冠帶閑住其餘依擬催
查及應否差官更替等項事宜你部裡再議處
停當來說今後凡有建言利病的該衙門務要
孰計便否方與題覆毋得輕用弗詢之謀以致

條行忽罷徒滋煩擾
九年三月十三日陳惠見備賑荒以固邦本事
覆張夢鯉本奉
聖旨這積穀一節有司官從來以虛文塞責近因
稽查嚴密始倉皇措處幸得少有積貯即騰報
上司用以要功免罪雖腐爛在倉猶不肯設法
出易借給于人這都是假借花銷的說話其稱
實在及盤出附餘亦未必的有此數謝明教捏
報虛數着以升俸扣罰半年吳應選罰俸三個

月唐思周等各二個月其餘俱依擬各該撫按
官查最久不到的該科記着類叅
四月二十二日戶部一本東南災民饑窘可虞
懇乞聖明議賑等事覆傅作舟本奉
聖旨是淮鳳江南地方既薦被饑荒不必候其奏
勘着南京戶部發銀七萬兩江北四萬兩江南
三萬兩即便選差司官二員分投齎赴各撫按
官查各在倉米穀及未解南粮設法賑濟務使
貧民得霑實惠其餘俱依擬行朕自即位以來
蠲賑之令無歲不下一切裁省清查等項亦無
一念不在于邦民乃各地方官全不體朝廷德
意剥下肥已罔上行私據其被劾贓跡動盈千
百其號稱賢能的亦不過善于趨承結納何有
愛民之實意即如積穀一節原以備賑也都不
着實奉行及至災傷束手無策不知平日所理
贓贖作何支銷撫按相與蒙蔽欺罔反歸怨朝
廷飾非掩罪好生負國殃民且都不查究今後
再有這等的拿解來京重處撫按一體治罪不

饒
五月初二日戶部一本饑民枵腹望賑節年逋
賦難完等事覆褚鉄本奉
聖旨河南地方既災重民饑各項拖欠錢粮准盡
行蠲免以甦民困着撫按官督率有司刊刻大
字榜文書冊徧行曉諭使知朝廷恩惠
直隸巡按李棟一本丈田畝清浮粮以蘇民困
事奉
聖旨丈地均粮乃厚下安民實政若撫按官委用

得人清査有法安靜無擾則疲民方且日望其
來寧肯自求免丈凡言免丈的必是權豪勢要
及衙門中吏承人等懼發隱奸捏言阻撓豈宜
輕信這奏內地方免丈者多應丈者少其間必
有奸弊着照山東事例再行仔細稽査務使田
粮均數小民蒙利以付朕子惠元元之意戶部
還通行與他毋知道

十月初九日吏部一本大臣息職坐離後效難期等事奉
聖旨近來各管關榷稅部官以賍被論者動盈千

百及至行勘多無下落中間固有不才之人亦
或因過客奸商騰謗所致丁惟誠既已考察了
罷今後各鈔關但有經過官員人等倚勢囑託
或夾帶私貨抗拒抽驗的着該管關官照近旨
申呈本部堂上官參奏若干本堂官不行亦許
徑自奏來

九月十四日戶部一本丈田畝清浮粮以蘇民
困事覆何起鳴本奉
聖旨丈地均粮屢有明旨各撫按官通不着實遵
行惟何起鳴陳功首先完報又不畏豪右綜覈
周詳具見奉法任事之忠并司道等官楊一魁
等都着吏部紀錄敘用其中委官有以任事致
謗或被誣告的還着撫按官從公辯覈開報吏
部毋碍行取陞遷其造謗誣告之人訪實重處
以懲奸橫楊講等承委無効受囑疎縱楊講吳
邦太姑降調閑散靳紹謙調簡僻用其餘俱依
擬各省直撫按官近既與寬限卻要遵奉明旨
着實清丈并前查革冒免事例一體作速查覈

完報有推托觀望及虛文塞責的着該科從實
參來

十年五月初一日戶部一本禱雨三應內外權
騰等事覆張國彥本奉
聖旨朕念都城小民累苦這稅契既係
祖制着買田宅的價至四十兩以上的俱減半
納稅典房的俱免納稅舖行果有典當布項雜
粮等項三五百兩至千兩的方許編行其餘再
不許編行騷擾你部裡商人既調停相安准照

舊避要加意存恤兵工二部也着從長議處今後補各商價銀都不必搭錢其餘依擬

正月二十三日戶部一本府直大飢盜賊竊發懇乞天恩賑恤以安人心等事覆戶科顧問本奉

聖旨畿郡連歲旱荒民困已極依擬着各撫按官動支存糧倉穀分則給賑務要措理有方使小民得沾實惠其餘俱如議行近來各處奏報災傷往往稽遲以致朝廷德意不得以時及民殊負為民設官本意今後有這等的你部裡與該科指名叅來處治

九月二十一日戶部一本遵明旨酌時宜以蘇商困事覆張國彥本奉

聖旨這恤商事宜既審處停當俱依擬以後務要遵守調停永除商累其各員役需索誅求等弊內外衙門都有在內的着司禮監在外的你部裡各處嚴禁緝事情重大的科道官不時叅奏

十一年三月初二日南京河南道御史方萬山一本仰承德意直陳民隱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各處丈田民稱不便的着撫按官遵奉恩詔着實摘查改正圖冊字號區分俱照舊規明白開報不許朦朧更易致難稽查各關市增稅擾人不止本內所開着戶部備查的確酌議具奏朝廷張官置吏本以為民須使百姓安樂給足方稱朕奉天子民之意近來一切苛削弊政許各地方官審詳釐正當具奏者奏聞務求實惠及民有虛文塞責的該部訪實叅來處治

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戶部一本確遵明詔改正虛糧等事覆江東之本奉

聖旨清丈田糧本為查豁虛糧永除民累前因撫按官督責嚴急有司多阿承邀譽苟且塞責以致增額升科等則混亂徒滋煩擾你部裡既議停當俱依擬着各該巡撫官督率司府州縣遵奉詔旨叅酌查正有該照舊從新摘改覆丈的務從民便不許規避遷延紛更勞費各巡按官

着實稽查有故違的還着該科不時叅奏
十月初十日戶部一本申飭西鎮要務等事
部光先奏
聖旨這極邊災疲地方有司官務要加意撫恤如
有濫詞繁刑妄科虛費等弊撫按官不時叅奏
重處以後邊方有司員缺吏部查訪賢能的
果有政蹟許破格超擢
十三年四月十八日戶部接出紅字揭帖奉
聖旨大將[illegible]

苦各災傷地方錢粮出辦艱難殊可憐憫朕心
惻然戶部便查各撫按官奏到災傷重大去處
覆勘明實准蠲免本年分錢粮其先年拖欠帶
徵難完者酌量具奏定奪以付朕軫恤民窮至
意
二十四日戶部一本欽奉聖諭事奉
聖旨朕軫念民窮屢行蠲恤乃各該有司不能奉
宣德意以致下人作弊將蠲免之數重復催併
朝廷明旨竟成虛文這應免錢粮俱依擬還着
各該撫按官通行曉諭地方仍用心查革奸弊
務使民沾實惠如有仍前故違的着都察院并
科道指名叅奏重治
八月十四日戶部一本仰承德意敬獻芻蕘等
事　覆王學曾奏
聖旨蠲免逋賦本爲寬恤小民若有司催徵怠緩
將見年正供之數拖作帶徵希圖豁免徒惠奸
頑虧損國課貧民不得沾恩你部裡還查照前
旨申飭務要着實遵行以後非災傷恩免不許

拖欠
九月初九日戶部一本恭承特命周歷郊原等
事　覆徐貞明奏
聖旨開墾荒田疏通水道係興利便民首務這所
議俱依擬着實舉行銀兩准于德州倉給發徐
貞明着兼河南道監察御史職銜各該有司及
承委官員照撫按例一體舉劾有推諉阻撓的
許叅奏處治
十一月初九日戶部一本司屬貪肆懲前懲後

等事奏

聖旨新舊官員交代經手錢粮務須盤驗明白豈得徇情容隱今後各倉庫但有侵盜等弊聽接管官從實舉發呈部參處你每堂上官還要慎選差用着實考覈有貪肆不職的秉公論黜不許姑息其餘俱依議行

十四年三月初三日內閣傳出

聖諭朕見連日天氣昏濁塵霾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流離朕甚憂惶驚懼書云民爲邦本

本固邦寧又云民無常懷懷于有仁古人之言甚有裨于爲治君民一體憂樂相關其害甚大惟今之政固善亦有妨害民生者不少着各該有司明白條具奏請定奪庶以仰回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享太平之治卿等傳示知悉

初六日大學士申時行等一本竊見連日以來塵霾四塞多風少雨陰陽失調等事奏

聖旨朕覽卿等奏深切治理着各該衙門着實議行織造燒造原非得已卿等既這等說准量加裁減墾田事宜只着各該地方查有荒蕪的設法開種其地勢非宜人情未便的俱着即時停止毋得害民滋擾

四月十七日河南巡按劉士忠一本恪遵聖諭等事奏

聖旨近來政事有關係重大的朕每召見閣臣面議一應章奏俱先發票擬朕方覽裁劉士忠如何又這等說本內害民五事着該部看議奏來

五月十二日戶部一本摘陳塩法急務等事

覆譚燿奏

聖旨長蘆塩課准添開二萬引近來邊鎮塩粮多有勢豪之家以土商名色占中賣窩罔利壞法這新增塩引專令土商認納是否長便還查議停當來說廣西見行官塩着照舊不必行勘其餘依議行

七月十五日大學士申時行等一本竊聞國之所恃以立者民也等事奏

聖旨覽卿等所奏甚見爲國爲民勅着寫來行朕

見近年以來窮民聚刼流亡失所心甚兢惕及
見卿等奏至意與朕同可見君臣契合卿等為
國重臣有所聞見悉具來說朕採行之
戶兵二部接出　朕奉
天子民夙夜兢兢以康濟民生保固邦本為務近
覽各處奏章屢報災傷河南陝西尤甚朕心惻
然朝廷設官為民今有司撫字無方賑恤無術
流亡載道而不之恤盜賊竊發而不以寧贖民
殃民莫此為甚且都不查處你戶兵二部備行

文各該撫按官督率司道有司查係災傷重大
州縣除已經蠲免錢粮酌量催徵已准賑濟遵
照舉行外其陝西等處被災州縣及沿邊地方
應蠲應賑一體查議施行所在流民着設法招
撫安插仍申嚴保甲緝捕盜賊無致滋蔓務使
災民得所地方安寧以稱朕憫災恤民至意如
有違誤䟽虞必罪不宥如勑奉行
十六日右庶子趙用賢一本國家徵課屢虧東
南民力又竭事

聖旨地方賦役果有情弊該撫按官自當查奏原
籍官員如何輙來陳乞好生徇私沽名且不究
近來各處陳奏全不為公專一市私恩取直譽
再有這等的治罪不宥
八月二十八日戶部一本糾劾貪玩運官等事
伏荆州士奉
聖旨是以後運粮把總罪犯聽漕運等官訪實叅
奏本管官旗不許挾私訐告該衙門毋得輙與
准理以長刁風

九月初三日山西巡按陳登雲一本查勘災傷
事奉
聖旨積穀本為賑荒前已有旨查照地方寛减分
數務要覈實查叅這本內却說有銀無穀州縣
領是有司虛文搪塞撫按亦不稽查及至災傷
便請發內帑深負朝廷憂荒至意還着巡按御
史從實查叅來說災傷地方查蠲恤事例行戶
部知道
二十四日工科右給事中張棟一本四方災報

蹕至等事奉
聖旨今年各處偏報災傷民生艱苦朕心惻然本
內重災地方准發太倉銀兩差廉能司屬官員
前去給賑完日造冊奏報戶部還查照災傷分
數定擬銀兩數目來看
十一月二十八日戶部一本懇乞聖明講求大
經大法等事覆吳文華奉
聖旨是近年各處存留錢粮每每搜括起解以致
地方空虛災荒無措殊非經國大計近▢▢
擬通行
十二月初八日戶科左給事中常居敬一本歲
當荒歉時價日增等事奉
聖旨這草料既稱年荒價貴苦累商民御馬三倉
准減派草各五萬料各二千候年豐用缺之日
另請添復戶部知道
十六日戶部一本查勘地方災傷分數等事奉
聖旨各府錢粮你部裡既分別明白俱依擬應徵
的仍量與寬限以紓民困畿輔重災朝廷已加

意憫恤屢行蠲賑各該司道有司也要多方節
省用心撫字務在弭盜民安撫按官還嚴加督
察有不職的不時叅奏處治
十五年正月十四日戶兵二部接出
聖諭近聞各災傷地方刼掠公行民生不安前有
勑旨着各處申嚴保甲緝捕盜賊即今保甲有
無通行盜賊有無寧息雨雪有無沾足流民有
無復業各處撫按官每月一次從實奏報司道
有司有能弭盜安民及曠職廢事者不時甄別
具奏賞罰不許規避隱匿誤事養亂又聞各處
積有米穀地方閉遏隣境糴買殊失朝廷愛民
均一之意着各該撫按官曉諭禁約務令通融
協助其接濟糴買事宜戶部從長計議來行
十七日戶科一本救荒無奇策守令爲要務等
事奉
聖旨歲荒民窮全在守令盡心撫字着各該撫按
官遵照近旨嚴行甄別有貪肆虛飾及才地不
相宜的着叅處更調該部知道本內差字改正

行
三月二十八日戶部一本勸諭輸賑救荒乞賜
照例旌奬等事奉
聖旨勸灰睦槲倡義可嘉着各寫勑奬勵撫按官
仍辦送綵段羊酒以示優禮其餘依擬
四月初五日戶科一本糧運已迫乞　勑計臣
等事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各填鬧額建號房着逼查已
未完工上緊報數來

同日河南巡按徐申一本恪遵　聖諭直陳害
民之政乞賜採擇等事奉
聖旨這該省官員折俸准每石通折銀七錢永爲
定例以後若再有紛更的科道官指名叅奏戶
部知道
二十八日戶部一本遵　明旨陳末議以奠治
安事奉
聖旨各項錢糧歲出比歲入的多至二百餘萬將
來經用匱乏如何措處你部裏還用心經理務
求足國裕民至計
七月初九日戶部右侍郎孫丕揚一本恭獻陝
民食石懇乞聖明遠見稽查祖制等事奉
聖旨該省頻年飢荒至以土石爲粮朕甚不憫念
已發帑遣官多方賑救先年不時徵取一切停
罷你每職司國計務求理財裕民實政爲朝廷
分憂乃爲盡職毋事空言戶部知道
八月初四日戶部接出
聖諭朕見南北異常水旱災報日聞小民流離

困殊可矜憫書不云乎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者
民生不寧國計何賴各該災傷地方蠲賑委宜
亟舉但須分别輕重務使實惠及民你戶部查
照累年事例及節次明旨如果災重去處酙酌
起存本折減免分數從優議恤仍查見貯倉庫
銀穀放賑煮粥許以便宜行事災輕地方止照
常格不得混報妄援各該撫按有司毋得玩視
民艱壅閼德意其欽承無忽故諭
十六年三月十八日順天府丞宋仕一本遵例

審編鋪行并議處稅契等事奉
聖旨京師根本之地當加意優恤這稅契減納及
鋪行下三則錫免俱照近年張國彥題准事例
行支應不敷着另行措處戶部知道
閏六月十二日戶部一本民飢已極西成尚遠
等事　覆王用汲奉
聖旨節年撫按俱有備賑贓罰及有司積穀如何
一遇災荒紛紛請發內帑今後着各該撫按官
務將備賑各項銀穀及用過的數逐一開報你

部裡查考南京倉糧不許擅動這銀兩准發專
爲修舉水利之用還着撫按督率水利各官着
實經理務使堪禦水患不許糜費誤事
七月初十日戶部一本遵例查照戚臣襲革以
清莊田等事奉
聖旨皇親如係后家及有出妃家原賜田土遞減
至百頃的并原賜百頃以下的着與存留管業
其餘俱依擬行內俞氏奏討的還于見減地土
內撥給

八月二十五日戶部一本比例懇乞天恩等事
覆潞王奉
聖旨各處庄田地土既查明着照數給與潞府管
業各該撫按官還丈勘明白立定界至永遠遵
守朕以王同氣至親欲從優厚你部裡還查有
相應地方于數外添給以付朕友愛至意
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戶部一本溥　皇仁廣
開墾等事　覆劉繼文奉
聖旨是各處開墾荒田多有虛文搪塞全無實數

的今後各該巡撫官奏到開墾數目你部裡便
行與巡按御史親詣踏看核實具奏如扶同塞
責該科一體參究
三月十二日戶部一本中土民困未蘇等事
覆周世選奉
聖旨是各該州縣既因疾疫人亡地荒這錢糧處
補改折等項俱依擬以蘇民困以後未經報災
地方如有荒蕪着撫按官責令有司設法開墾
仍查覈墾過分數以定賢否斥陟不許輙便請

留錢粮虧損國計
六月十三日戸部一本歳稔不常積貯宜急等
事覆戸科奏
聖旨是前發糴本銀兩專爲平糴惠民及儲谷備
荒之用陜西乃借抵禄餉殊非事體且前日凶
荒既稱無米可糴及至豊收又不趂時糴買所
幹何事該省撫臣全不以體息民爲意好生曠
職既去任姑不追究各處冊報實在的着巡按
御史逐一稽查冊報不明的上緊查明具奏

十八年正月十五日戸部一本懇乞天恩賜給
庄田等事 覆邵陛奏
聖旨是這庄田地土既該撫按官查勘明白還給
與該府管業差去人員務要安靜守法不許侵
奪民業及濫受投獻生事騷擾該府還加意稽
查管束如有違旨犯法的聽彼處撫按官指實
參奏
六月十一日戸部一本塩料短少奸弊大著等
事 覆連格奏
聖旨是高詩齊開部各依擬革職追賍爲民近來
池塩虧額多因經管人員通同侵尅盗賣捏報
作弊多端都只歸咎災傷及風雨消折司道官
亦不用心經理還着督撫官着實稽查參奏不
許縱奸虧課
七月初六日戸部一本國用匱甚經費難支等
事奏
聖旨是各處存貯銀兩用備緩急着該撫按官逐
一清查開數報部節年未完錢粮因何拖欠是

否地方災傷或係有司怠緩及奸猾侵冐通着
撫按查明具奏務要體國阜財不致病民
八月初三日戸部一本國計匱甚經費難支等
事奏
聖旨近來司道有司衙門隨從差使占用人役數
多糜費騷擾甚爲民害依擬着各該撫按官清
查減革有故違的着科指實參奏
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吏部一本積獘當釐患民
可憫等事

聖旨沈榜既無科罰贓私准免究京師小民當加
意撫恤以固根本今後五城及兩縣不許搜求
苛刻煩擾地方有故違的科道官指實參治
二月十六日定國公徐　等一本懇乞天恩免
減祿米等事奉
聖旨祖宗封爵報功原從優厚近因該部國用匱
乏題請旁枝遞減止欲限制將來以前的原不
追論卿等既這等說以後旁枝承襲減過一次
的准免遞減原祿不及五百石的不必議減以
稱朕優禮功臣之意戶部知道
閏三月十二日戶部一本摘陳時事議乞變通
等事奉
聖旨是各該衙門收放錢粮務要兩平稱兌這法
馬頒降日久不必另鑄紛更近來各處有司加
耗過重科派多端擾累百姓着各撫按官嚴行
禁革有縱肆違犯的不時參奏重治兩京五城
房號及各該經收錢粮衙門一體申明禁約
五月十七日戶部一本廣王東歸有期時事可
慮等事奉
聖旨宗祿邊粮節年拖欠數多撫按官參罰輒從
災疲輕例以致有司規避怠玩不行徵催完解
這所議依擬着實行有全完的吏部紀錄優叙
二十六日戶部一本邊鎮飢饉相因民居流徙
等事奉
聖旨是楊世龍等姑免究該鎮原報應墾田地數
多如何節年減縮又稱難責招墾非係前官輕
率虛報卽係後官避事因循還着閱視官嚴切
查核具奏
六月十五日戶部一本國計甚詘邊費孔殷等
事奉
聖旨各邊民運屯鹽本折錢粮俱係每年正額分
毫難缺豈可藉口災荒緩催科以誤邊計這完
解帶徵查參事宜你部裡既酌議停當都依擬
行
八月初五日戶部一本請勑新運以重國計事
奉

聖旨歲運米粒皆係正供豈容藉口兩滾任意暴
殄今後總漕衙門務要查照議单事理着實舉
行軍衛有司悉聽分別舉劾通行各省一體遵
守
九月十五日潞王一本懇乞天恩等事奉
聖旨覽王奏前已有旨景府遺業俱准照數給與
養贍如何撫按官通不遵行清查以致勢豪侵
占莊房田地虧損租課好生違慢着行與彼處
撫按作速嚴加清查給付本府管業其十七年

租課錢糧比照景府事例查給這本內有名豪
惡着彼處撫按差官扭解來京究問該部院知
道
十一月初六日戶部一本漕糧不堪太甚等事
奉
聖旨今歲漕糧黑潤數多各監兌司道等官[illegible]不
經心姑依擬罰俸示懲其勢豪揹勒軍旗[illegible]自
交兌的行倉漕御史嚴訪的確盡法究治[illegible]後
撫按官不許再請寬限致長奸頑有虧國計

二十年四月初三日戶兵二部撰出
聖諭朕念邊方軍民皆朕赤子一有所失朕心靡
安寧夏叛兵爲亂劉東陽許朝等藉口巡撫剝
削激變叛逆之罪已在必誅但念軍士戍守邊
疆艱苦萬狀招尤啓釁雖因地方官剝削所致
亦由近年以來禁例太嚴裁減太過即如冬衣
布花等項額制原有定數往往以歲荒民貧便
爲議蠲民蠲一分則軍少一分其應徵者又過
爲姑息不肯行催即催亦不肯徵解以致軍士

困窮無所控訴朕居深宮豈能盡知邊弊頃見
兵部及言官條議深爲惻然爲此特勑各邊督
撫等官自今以後務要愛惜軍士充足糧餉毋
假公費剋減軍需毋因虜款虧損廩餼沿習宿
弊濫行裁革京運出于內帑自有常供其餘一
切民運屯糧冬衣布花有關餉的者從常討議
除以前不論外此後年分拖欠者作何催徵缺
少者作何處置如遇災荒不得輒議蠲免應蠲
免又思設法補給見行事例載在令甲不便于

軍伍者亦宜明白聲說或增或減另行酌議窮
荒沙漠五穀不生孤絕塞垣終年守禦用其力
必當養其身得其心斯可作其氣如有仍前恣
行剝削故爲裁減者輕則罰治重則叅提決不
輕貸若有事係通行非爲尅減爾軍士亦不許
因而借口效尤自取誅戮至于總兵等官俸祿
寢薄養廉無具責以養士禦虜勢所不能亦宜
從優議處限文到之日各依道里遠近刻期具
奏務要體朕存恤軍屬優念將官至意

五月十九日戶部一本閱見旣眞恭陳兵事始
末等事奉
聖旨這四川河南庫銀着上緊解至陝西布政司
收貯以備軍需該省民運巡撫官作速催解軍
馬錢粮原係總督兼理卽于舊銜加兼理粮餉
四字以便督率司道顧其志換勅與他專管催
運粮草大臣不必添設餘俱依擬
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潞王一本奸豪仍前抗
違明旨等事奉

聖旨這景府遺業已有嚴旨督責清查該地方宜
如何故縱勢豪仍前抗違霸占致該府復來奏
請好生欺玩其該司道府縣官都着住了俸還
着該撫按官嚴責速行查理奏報還立限與他
且王前次叅奏有名人犯奉旨着彼處巡按嚴
提究問如何年餘不見具奏顯是蔑視不遵好
生可惡撫按官姑且不究着速將前次併本內
有名人犯嚴提究問明白立限具奏如若仍前
違慢不遵許王指名叅來重治不饒其[illegible]

租課着彼處查有無碍銀兩補給該部院知道
十二日戶部一本奸豪仍行抗違明旨等事奉
聖旨是清查景府遺業你部裡便行與該撫按官
一一遵照前旨勘明改正攢造實數依限具奏
其十七年租課旣經蠲停姑准開豁
二月三十日戶部一本剿倭進止宜決等事奉
聖旨是國計雖殷民窮可憫帶征錢粮行與各該
地方官酌量緩急毋得追併苦累小民有司但
有加派里甲多收秤頭及一切因公科歛等項

着撫按官不時㕘奏重治
五月十九日戶部一本錢粮混解奬端有因等
事　覆工科奏
聖旨是這錢粮混解的利猶歸上近有貪汚昏昧
有司任憑積年奸猾吏胥故隱蠲恤明文將各
項錢粮一槩混徵又不起解恣意那移侵没者
獘非一端你部裡還嚴行各撫按官務要着實
清查盡法處治
六月十八日戶部一本國計日絀邉餉轉難
事　覆戶科奏
聖旨屯田塩法節經請旨申飭並未見着實遵行
你部裡又别無稽查功罪訪求利獘之法都只
議减内庫錢粮所濟幾何况係御前毎月報數
支銷有何多餘浥濫可以改折着照舊行屯塩
二政但有該地方商民人等熟知事宜的許其
徑赴撫按衙門條陳以憑採擇類奏
二十六日戶部一本漕粮愆期新運可慮等事
覆戶科奏
聖旨近年粮船漂没數多徃徃因本地方交兑遅
延以致悞事這所議都依擬着實行有違的着
漕運衙門從實㕘治
八月二十九日戶部尚書楊覈一本淫雨颶風
春夏相繼等事　覆李戴奏
聖旨這要地重災深爲可憫依擬作速賑濟還行
與該撫按官責令有司掌印官務要親自巡行
阡陌酌量給散務使民被實惠毋得委用非人
虚文苟且塞責事完之日仍分别功罪具奏

十月初三日戶部一本奸豪仍行抗違明旨等
事　覆郭惟賢奏
聖旨潞府租課既清查明白着開造數交與該府
自行徵收有司不必干預朕弟天性慈和如遇
災傷年分自能寛恤輔導等官務要用心禁戢
官校撫綏莊戶用成王積福保民之意王應乾
等姑准開俸補支其餘依擬
二十九日戶部一本運艘漂溺甚多漕臣因循
不報等事　覆王德完奏

聖旨四方災異大小俱該奏聞這漂溺糧船漕臣
閒報不盡委非事體今年念重災各官料理用
心免其罰治以後有因循舊弊的該科恭究不
貸
閏十一月十四日戶部一本朝廷拯救已窮守
令撫綏更急等事　覆王德完奏
聖旨依擬行近來民窮至極朝廷雖屢下寬恤之
令有司通未着實奉行往往聽信奸猾吏胥假
以錢粮足課爲名混徵多派那移乾沒小民不

情不得逹于撫按何况朝廷你部裡還嚴行申
飭今後考察一以安民爲本有橫歛騷擾的即
從貪酷重處毋事姑息撫按官有故縱的該科
恭來
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戶部一本查恭商妬
以釐宿弊事奉
聖旨各庫錢粮俱係上供緊要近來多不眞色或
縱容包攬延緩以致乏用着行文各該衙門拖
欠的比限追完其解戶都着僉派殷實正身有
京棍包替貽害的巡城御史訪拏枷號嚴禁歲
用錢粮俱照舊
二月十一日刑科楊東明一本中土民窮已甚
時事萬分可虞等事奉
聖旨覽奏飢荒情狀異常朕心甚切惶懼就着鍾
化民領勑前去多方便宜拯救應發錢粮着戶
工二部便看了來說圖說留覽
十二日戶部一本中原重地積獘尚存等事
覆夏之臣奏

聖旨依議行今後錙緩錢粮有司如有朦朧徵派
者不論有無入已槩以貪論
十三日武城衛經歷孫臣一本鄉邦災困異常
等事奉
聖旨孫臣尚義可加就着他解銀同鍾化民去該
部知道
十四日兵部一本中原重困積弊尚存等事
覆夏之臣奏
聖旨是災傷地方以安靜牧養爲主奏內保甲捕

盜之法若行之不善反致擾民這所議便行與
該撫按官着實行
十五日戶部一本傳奉聖諭事奉
聖旨這銀米准照數作速發去鍾化民着以原官
兼河南道監察御史前去料理荒政便寫勑與
他江北山東就着各該巡撫官便宜區處賑濟
所屬有司都着不拘年例會同巡按御史備查
救荒實政分別賢否具奏近來四方多事國用
空乏朝廷上以急救小民不惜散財發粟大行
蠲賑各該奉行官吏宜共宣德意張布榜文除
催徵錢粮應蠲應緩外一切簿書期會等項還
着盡數從寬令有司得專心民事其餘依擬
工部一本職掌當明聖恩當溥等事　覆楊東
明奉
聖旨該省異常重災戶部錢粮偶值發用不敷你
部裡暫時從權協濟原不為例着查近日陵工
扣減之數一併湊發銀六萬兩作速解去江南
山東等處已有旨了

二十日兵部一本中州民情萬分阽危等事
覆張一元奉
聖旨是這飢民相聚爲盜在朝廷德意未宣之前
姑免追究以後着撫按等官作速曉諭解散仍
一面嚴勒兵馬看有屯結不散及抗拒不服的
聽其徑自便宜剿處潁州兵備道依擬着還住
扎本州鎮壓有警令與隣境并力防禦該撫按
官不得聽其推諉支吾往來忩誤事放賑遣
官還着星夜前去該地方每年積穀備賑今積
在何處一遇飢荒却專靠內帑取給不知撫按
官節年保舉積穀有司憑何寔政你部裡還會
同戶部一一查問來說其餘依擬
戶部一本民飢異常就近開納等事奉
聖旨這開納事例都依擬行就留本地方賑飢不
許別用富戶但有願納米穀還着從寬估值以
示招徠
二十八日戶部一本中州民情萬分阽危等事
奉

聖旨是近來有司玩視朝廷詔旨不止積弊一事
就如今日卿等奉旨查問不知撫按官果肯上
緊奉行據實登對但有救荒無備報數不實不
論陞遷見任都着指名查參來奏還都立限與
他災輕就近地方照時估徵納本色允為兩便
但恐有司因而強逼納戶法終不行還行與各
該管衙門用心調度稽查務求停妥
二十九日工部一本中外大盜蜂起等事奉
聖旨着戶部通查各地方發過銀米數來候彼處

再有報至如果未敷你部裡不妨通融量助
三月初五日
諭內閣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昨者覽飢民圖說時
有皇貴妃在侍因問說此是何圖畫着死人又
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中楊東明所奏
河南飢民之圖今彼處甚是民飢荒亂有吃樹
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民飢荒亂
速行蠲賑以救危亡于旦夕皇貴妃聞言說自
願出累年所賜用外餘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
奏朕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貴妃已進助賑
銀伍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
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
用其中宮等朕傳各出所積之資以助一時賑
用又卿等欲捐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憂國爲
民至意且待鍾化民奏到再作區處今諭卿等
知
初八日內閣傳出
聖諭今日兩宮聖母聞知河南民飢荒亂欽降節

銀共三萬二千兩着發該部解去濟賑諭卿等
知之
又
聖諭諭內閣傳戶部欽發兩宮聖母及中宮等捐
賑共銀五萬五百兩該部差官三員各賚勑解
運三萬五百兩前去河南備賑二萬兩徐淮山
東等處備賑合行知會差官領勑
初九日吏部一本民飢異常等事奉
聖旨覽奏辭俸助賑具見卿等大臣爲國恤民之

心前輔臣亦有此奏朕尚未許今特允內閣九
卿堂上官所辭俸薪以成其美即行扣解其各
衙門五品以下官俸薄者俱不許辭吏部知道
二十四日光祿寺丞鍾化民一本敬遵勅諭糾
劾貪庸縣官等事奉
聖旨該地方異常重災人至相食葉時榮乃忍以
賑濟銀米肆行侵尅與盜賊何異着錦衣衛便
差的當官校扭解來京問陳在邦重徵蠲免過
錢粮違慢詔旨不恤民艱也着革了職爲民

四月十五日戶部一本國費滋多財用不足等
事奉
聖旨錢法沮滯皆由上之不行以致下之人因而
壞之你部裡便行與內外各衙門着他開局鑄
造都要輕重如式上下通行錢粮依議起運照
舊徵銀外其餘一槩銀錢兼用更嚴禁僞造幷
販夫阻滯的從重究治毋得仍前寬縱以誤制
錢不行
五月初二日戶部一本親藩仰體皇仁捐金助
賑等事奉
聖旨潞王捐祿助賑德意可加着寫勅獎勵仍賜
大紅常服一襲紵絲四表裡以示眷酧
六月初三日倉場總督褚鈇一本邊餉新增漸
多太倉供億難繼等事奉
聖旨覽奏有裨國計屯粮民運係邊儲正供若年
例增發始自嘉靖末年今又額外日添勢何能
給所據各鎮虛費數多着通行各該督撫官淸
查裁省及時修舉安邊足用長策勿循故套苟

且目前管粮郎中每年將該鎮兵馬錢粮實數
開報總督倉場衙稽考其部臣及司道官果能
實心節省積貯者不次超擢以示旌異該部再
斟酌詳議來說
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戶部一本恭效愚衷披
陳時政之要等事奉
聖旨各邊年例餉銀額外增發數多以致官竭民
窮近已有旨淸查裁省未見節減還再行與各
該督撫管粮將軍馬逃補征調多寡之數加意

稽覈務減去新增浮數從舊原額具奏定爲經
制遵行以後各邊管粮官都要遴選廉潔任事
的去若能實心節省超擢示勸貪肆的你部裡
與科道不時參奏重處還與吏部會議着實舉
行山人等項屢有旨嚴行禁革如有違犯不遵
若有仍前欺玩的着科道訪參重治
三月十三日戶部一本恭效愚衷披陳時政等
事奉
聖旨是餉臣職司邊計關係甚重便着他兼行稽

劾稽查侵冒永爲定例你部裡更須嚴督各餉
臣持廉秉公務收實効如有徇私失職致招物
議的你部裡幷該科參來究治
五月初九日戶部一本罪囚越獄查參疎息官
員事奉
聖旨錢粮重務近來各處掌印官每每避嫌推諉
以致侵冒多端着行該撫按嚴諭有司今後倉
庫錢粮務要身親經理若有假托吏胥縱容侵
欺的依擬罰治降黜其借用官銀必須補完方

許離任若擅自那借意不追補遺累後官者從
重參奏處治還通行各省直一體遵守如有玩
視不遵的你該部指實參來重治不饒
八月二十三日戶部一本敬陳兵食末議等事
覆戴士衡奏
聖旨沿海荒地既可查墾田你部裡便行與各該
撫按官委賢能佐貳專理其事召募土著流寓
軍民預先給以官銀資其牛種相度開墾墾過
地土隨其多寡給以印照世爲己業有舊主刁

訟告奪的從重究治餘俱依議
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南城兵馬皇親梁桂一
本敬陳廣採煤利以助大工事奉
聖旨煤乃民間日用之需若官督開取必致價值
倍增京城家戶怨嗟何以安生梁桂托言濟工
計圖覇占專奪姑且不究
六月二十二日錦衣衛百戶楊宗吾一本貪肆
奏官恐赫官民事奉
聖旨採礦一事近因大工缺用偶一允行往年該

省災荒曾大發帑金差官賑濟今豈以小利殘
害生靈這棍徒不體朝廷恤民至意輒敢剝削
騷擾恐赫騙騙好生玩法難以容恕本內有名
人犯就着彼處撫按提了問若再有如此的着
差去內外官員卽便指名參來重治不饒
二十七年正月二十日鎭撫司一本近郊之內
假官抽稅等事參張體等奏
聖旨目今國用匱乏不忍加派小民乃因官民具
奏特設抽稅官務要通商裕國酌量徵收這

厮每輒自通携索求以致利入群小怨歸朝廷
好生玩視兇惡當差小火者張禮着送司禮監
奏請定奪李過春等彭茂等送刑部擬罪具奏
招內逃脫李承孝馬熙着彼該管內官嚴行拏
問具奏張道收放稅銀查追一併入官誤拏客
商劉虎等俱釋放經管內官張爗馬堂稽察欠
嚴姑免咎着策勵供職該衙門知道
二十五日禮科羅 棟一本宸衷偶有感觸等事
奉

聖旨礦務一節先年曾經言官題請及因輔臣張
位揭奏乃命內官會同撫按等官于官民原奏
地方開採解進且店稅奏請亦係舊時設立皃
連年以來國用浩煩帑藏匱竭不忍加派小民
故爲接濟之計這所奏知道了
五月十四日戶科李 穮一本直陳部商欺罔積
獘等事奉
聖旨近因典禮重大費用浩煩派買珠石等項雖
比往時稍多何至便費銀鉅萬餘兩揣擬批中

必有奸獘這本說奸商賄增估值比舊時又加
五六倍的及至二十餘倍的大可驚駭豈得一
時突增至此明是貶官通同欺獘盜國肥家好
生可惡爾本科既知此獘如何不早糾劾姑且
不究着戶部便行原估衙門備查萬曆五年以
來估奏數見何時漸增何時大增孫鉞等併魏
良佐等吳璋等曾否與受的係何時何人可証
逐一查實來說商賈還着會同多官從新酌估
其年前各官報到積餘支剩有無虛實也一併

作速查來不許仍前欺弊如若玩視黨護朦朧
支吾搪拾了事的着該科指名參來重治
六月十三日戶科一本連歲饑饉民不堪命流
離萬狀可恤可駭等事奉
聖旨今年各省直屢報災傷朕心矜惕留疏省覽
後見京師雨澤流通聞各處皆有收成今覽科
疏不覺惻然心動便着該部據揭覆議應蠲應
停應賑等項行各撫按着實舉行以示朝廷體
恤德意

十一月二十六日戶部一本帑藏匱乏已極經
費萬分難支等事奉
聖旨近來計帑空虛無可那借這各省直未完係
國家正賦如何任意拖延國用邊餉從何處給
已經報完未解到的着該撫按嚴查何人遷延
有無侵欺分別參處仍作速催令依期解部未
完的分別新舊徵解仍查其欠多者住俸催徵
務要如數報完如再有怠玩違限該撫按官與
你部裡及該科不時參處毋得朦朧庇護以誤

國計
十二月十八日山西巡按趙炳一本惡璫遺勅
强奪等事奉
聖旨這稅契銀兩既係舊例巡按御史督催類解
戶部查收何乃內官孫朝聽信群小又數追征
叠收殊失朝廷裕國愛民德意姑不查究着照
舊行該部院知道
二十八年二月初二日戶部一本擒賊分道突
犯等事奉

聖旨是糧餉用兵緊務難待奏報輾轉隣省應解
的着總督遵照屢旨嚴行催取該撫按官不許
執留短少致誤軍機以後不敷任總督便宜徵
發借動不必一一奏請仍先儘貴州免令告匱
若有抗違不遵的指名參來處治
初三日戶科一本循職掌查申舊典等事奉
聖旨錢糧大事豈容漫無稽考奏報奏來的又多
潦草致使部科無憑查核豈成政體以後着通
行各省直將每年正額及帶徵等項完欠略節

總數并經管官員姓名每省直總造黃冊一部
進來備朕親覽仍照樣開造送該部科查核永
爲定例如有怠玩不遵仍前肆意遲慢的着該
科叅奏處治戶部知道

四月二十二日戶部一本都城重地擾害難堪
等事奉
聖旨京城輦轂之下百姓尤爲煩苦這征收經紀
牙稅原非朕意卽着蠲免俾小民安生樂業該
部府縣官員亦不許仍擅派徵收擾累如有借
言私行的着科道叅究重治

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戶部一本河道淺澁
粮運甚遲等事　覆張問達奉
聖旨入秋巳深漕舡宜亟催回南以資新運粮米
着上緊添雇民舡設法起剝進倉不許違限如
違指名叅來處治

十二月初七日戶部一本國帑久空邊餉多缺
等事奉
聖旨邊餉缺多地又荒歉亟宜處給以慰軍心你
部旣議將各省直逋欠權宜借兌着差人分投
上緊催去嚴督起解刻限考成宣府所貯准暫
借大同山西用陸續補還各該衙門務宜分猷
共念以濟軍國之急毋得各分彼此仍前玩視
如有沿習故套不遵的你該部科不時查叅究
治不許姑息

三十年二月十七日內閣傳出
聖諭開礦抽稅爲因三殿兩宮未完帑藏空虛權
宜採用今着傳諭各處礦稅織造燒造俱着停
止其南京供應機房係舊制並蘇杭織造內官

有御用及婚禮袍服俱着照舊開採督徵在官
金銀等件織完緞疋燒造磁器還着原差內官
押觧進用如有奸惡截阻驛遞應付遲慢者指
名叅處鎭撫司及刑部干連前項人犯都着釋
放犯官各還職建言諸臣都着復職行取科道
都着補用兵部尚書田樂戶部尚書陳蕖俱着
卽出供職工部尚書楊一魁失塞黃堌口中我
祖陵着革職爲民該部院知道

二十一日内閣傳出
聖諭朕前眩暈召卿面諭之事且礦稅項爲因兩
宮三殿未完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見今國用不
敷難以停止還着照舊行待三殿落成該部題
請停止其餘之事卿再酌量當行的擬旨來行
三月二十日太僕寺一本馬價匱乏已極等事
奉
聖旨太僕馬價係軍國緊用况所積不多本難輕
借但戶部目下委無別策諸邊待哺既急亦不
得已之計還依前旨借給去充足之日仍須補
還不得久行拖負該部知道
七月二十六日戶部一本清查拖欠錢粮事奉
聖旨各處已在起解錢粮多爲奸徒耗蠧侵欺虧
損國計卿既立法清核具見精明詳審可嘉俱
依擬着實行還與各撫按不時移文通知已未
完欠數目互相覺察嚴加比銷官吏如有串同
容匿狥私寬假的應叅奏指名叅來應究治的
都着盡法處治不許縱容姑息虛責了事

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戶部一本九邊告急事
係安危等事奉
聖旨擬稱各邊缺餉數多軍士荷戈枵腹情迫勢
窮殊爲可憫朕思太僕寺馬價原係軍國之需
事同一體不得已量借三分之一作速給發以
濟目前你部裡還嚴行各省直催督未完錢粮
星火解進接續發去仍將特下買辦等項不甚
緊要的備細開來聽候裁處勿得見諉無策致
悞軍機
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戶部一本清理宿弊益
便商民比例恭獻每年見遺應征店租等事奉
聖旨王府養贍有潞王事例此店租故特准耳你
部既這等說就差司官公同福王府承奉查勘
明白毋拘原奏一萬四千之數立法聽從民便
酌量多寡征收本府供用昨涇簡王繼妃遺下
莊田地土也着歸併賜給本府你部查明行催
每年征收子粒交收本府應用其福德等三店
朕于先年歸附賀和二店係稅俱已恭進聖母

宮以充賞用外你部還查照潞王在京居府原

與條稅等項銀兩照數補給以資養贍

四月二十一日戶部一本比例懇乞　天恩俯

賜京店條稅等事奉

聖旨這王府養贍事例你部既會同查議明白弁

涇府遺下莊田地租俱着照例每年如數征收

交送福王府不許虧欠及崇文門外官店也着

本府管理毋拘原奏之數聽從民便酌量多寡

照常徵租以充養贍應用其景府亦係天潢正

派義讓條稅銀兩仍給該府贍用不必分撥該

衙門知道

七月十三日戶工二部接出

聖諭戶工二部天雨連綿京城坍壞房屋數多壓

傷人命甚衆朕聞心甚惻然便着太僕寺給發

銀十萬兩交與該部并該科及五城御史會同

查勘分明每房一間欽賞銀五錢以資修理賑

濟及醫藥津送之費務先儘貧難下戶仍不許

官吏侵冒必令沾受實惠有　舊例該舉行的着

題來行

二十一日戶部接出

聖諭朕思雨水連綿京師米價日貴便着于通州

倉糧暫借十萬石運赴京倉支放該月折色軍

匠米糧候新運到日即與補還其五城房號銀

兩除舊例免徵外再着免徵一個月以昭朝廷

權宜救災德意

二十五日直隷巡按高捄枝一本敬陳江北第

一急務等事奉

聖旨江北地方叠災黎民逃亡田土荒蕪准留漕

粮六萬石作牛種之需務令人沾實惠仍着有

司盡心撫養招輯戶部便行文去

九月初一日戶部一本三報異常水災等事奉

聖旨是畿南災祲異常朕心憫惻便行與撫按屯

田衙門作速查勘明實開報以憑賑濟你部裡

既說漕粮必不可動着于所屬六府預備社義

等倉積谷并庫貯堪動銀錢盡行刷出分別給

散本倉庫不足取給鄰府再不足留貯罰銀兩

濟爾有司均宜悉心體國稱朕愛養元元之意
毋得自分彼此致取罪譴

十一月二十五日戶部一本欽奉 明旨事奉
聖旨畿輔百姓饑荒流離朕心深切憫痛這發倉
平糶賑糴煑粥等事俱依擬行務推廣朝廷德
意使各得沾實惠各省直撫按着動支觧京銀
兩和買前來接濟通商開納多方招徠所在不
許阻撓有成績的酌量優叙

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戶工二部接出
聖諭朕以頻年天象示儆心常儆惕責己省愆不
遑寧處昨覽該部再䟽題請昪建殿門以完鉅
典因思物力難支何時就緒連日熟計見今河
工城工一時並舉工程浩大錢粮數多內外帑
藏俱匱民力財盡之時困于徵輸致使正供錢
粮久無所出京邉之費一時多缺朕甚惻然已
遣內官監經管內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
且大工浩費不貲其開礦抽稅原為濟助大工
不忍加派小民採征天地自然之利今開礦年

久各差內外官俱奏出砂微細朕念得不償費
都着停免若有見在礦銀就着礦差內外官員
一併觧進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凡有礦洞悉
令各該地方官封閉培築不許私自擅開務完
地脈靈氣其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
征觧稅監一半并土產觧進內庫以濟進賜供
應之用一半觧進該部以濟各項工費之資有
餘以濟京邉之用其各處奏帶原役止着押觧
催債錢粮行文差用不許私設關津指稱委官容
令地方棍徒肆行擅奪致民生不安商旅不行
及虧國家正課撫按官會同該監不時訪拏治
罪明顯朕仰體上天仁愛祖宗鑒臨敬畏修省
實政昭示朝廷權宜濟助大工愛民固本德意
待大工稍可措辦便奏請通行停免爾部槩行
各省直內外官遵行毋忽故諭

初七日內官監太監陳永壽一本恭進煤課銀
兩事三千六百餘兩奉
聖旨銀兩着進收昨已有旨停礦調稅念此畿輔

煤窰係是小民日用營生其官窰煤炸照舊內
監開取供用其餘民窰稅課悉照礦務盡行停
免以昭朝廷優恤根本地方德意該衙門知道
三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戶部一本九邊告急萬
不能支等事　差主事林欲楝等奉
聖旨是各省直京運錢粮拖欠二三百萬爾部安
得不空依擬差官分投前去勸令盡數催解其
三十年以前錢粮照例帶徵二分各州縣正官
必令完及九分以上方准入覲其各邊民屯鹽
運原係成賦撫按官各宜設法查催共襄國計
毋得仍前拖欠延遲專倚京帑以貽疆圉之憂
其餘依擬
九月十七日戶部一本河工侵借異常司官嚴
粮可攙等事奉
聖旨前攙河臣奏稱借用河南銀十八萬餘兩隨
已抵足今覽卿奏除公借外尚有六十餘萬仍
其懸絕如此一省京邊見徵在庫豈得重累小
民一歲京邊止有此數豈得盡輸河上便行與

該省撫按將私借銀兩細加查覈的係若干曾
否呈請有司官有無擅自侵那一一作速指實
來說江北山東也照此例查來免致紛紛奏擾
十一月初四日戶部一本申飭銀庫出納規則
等事奉
聖旨是該庫出納錢粮惟憑法馬必較定畫一毋
少參差方稱公允其各處領解官員務委正途
有鞘錠不如式及解官私自侵盗請托要挾着
聽巡視科道與該部從重參處解銀十萬以上
毫無短少移咨紀錄
三十五年八月初六日戶部一本災沴異常救
濟宜急等事奉
聖旨是這賑濟銀兩着太僕寺照數給發卿還與
五城御史查勘的實先儘京城以及畿八府災
荒之處俱酌量重輕一體賑救房號准免三個
月平糶之法依擬着實行煑粥着于窮冬新歲
動支掃倉餘米行三個月其外省饑民行撫按
官查刷預備義社等倉及搜括庫藏堪動銀兩

多方賑䘏毋使枵腹遠奔流離失所以虞朝廷
愛養元元之意
九月十六日江西稅監李道一本比例豁免南
粮舡料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江西通省南粮舡料既經內外官員
稽貸相同准照漕舡事例俱與豁免以昭朝廷
寬恤軍民德意該部院知道
三十六年正月十四日戶部一本婚禮屆期急
需無措等事 討公主婚禮錢粮事
聖旨這婚禮錢粮御用監累年餘積稽括已盡故
行奏討既該部太倉匱乏准照長公主事例于
內承運庫原奏全數折價觧進應用該監奏討
旣無例着自行那處
五月二十五日直隷巡按康丕揚一本存積徵
停兩奏一時未便遵行等事奉
聖旨鹽法本以濟邊餉缺乏已極察部措處俱難
朕甚軫念奏內存積課銀已有旨只將三十五
年見徵者觧進內庫應用其三十六年以後併
餘鹽銀盡行停免照舊歸屬運司以朝廷卹寬恤
商民裕國濟邊至意巡鹽官也着用心振刷革
除積弊使鹽政修明軍國有賴該部知道
三十日薊遼總督蹇達一本稅監惡焰益張群
小兇殘等事奉
聖旨開礦抽稅因助大工急需權宜之計自有停
止之日兄礦已封閉稅着有司徵收觧監稽核
類進高淮何乃不遵屢旨每每擅自出巡騷擾
地方今又扣尅軍士糧餉且各邊軍士披堅執

銳臥雪眠霜出敵冐于鋒刃戍守勤于防哨勞
苦萬狀九死一生何甚虐害高淮便着該督撫
鎮巡官差官護送回京交司禮監奏請定奪其
福錫店及遼東二項額稅准着督理通灣直隷
宣大等處稅務張燁兼管稍俟大工有次第奏
請停止該部院知道
九月二十三日戶部一本浙西水災異常等事
覆王基洪奉
聖旨浙西水災異常朕心深惻憫念但內外帑藏

匱竭准于部進拖欠買辦銀兩內給發五萬兩
賑救災民務使得沾實惠以體朕憫恤元元至
意其餘俱依議
十月初三日湖廣巡撫張問達一本災民日困
日危大屬可虞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災患異常民遭困危朕心深惻憫念
宜恤將應觧內外稅料銀兩已征在官着觧進
用自三十七年以後准留備採辦大木等項之
用以昭朝廷體恤小民德意該部知道

初四日戶部尚書趙 一本神奸巧肆詐偽等
事奉
聖旨神奸騙詐事關錢糧蔣之秀如何全無覺察
着于新任罰俸三個月卿部事浩煩勢難偏察
不必引咎但恐前後作弊尚多爾部還通行嚴
查務絕奸竇以後加納銀兩仍歸太倉不許商
人交兌
十三日戶部一本皇仁軫念甚殷窮漕措處無
策等事奉

聖旨是浙西水災異常朕心深惻昨已有旨准
發兩淮塩課五萬六千兩賑救災民爾部又來
奏請准留儀眞觧進內外稅銀五萬兩抵充給
賑以昭朝廷憫恤愛民德意務使得沾實惠
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兵部一本遼左困弊
已極等事 伏李炳奉
聖旨遼左孤懸三面防虜民困軍疲朕甚軫念稅
銀准留充本鎮餉用以昭朝廷加惠窮邊體恤
元元至意軍餉匱乏着照薊鎮例發馬價銀十

萬兩戶部湊處十萬兩作速觧赴該鎮充餉備
用馬價銀仍着戶部補還其戰守事宜督撫鎮
守官務要相機進止不得躁動生事亦不得怯
戰示弱其餘修邊制虜要務還着條議詳細來
看
七月初六日兵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 差職
方司員外葉世英觧銀遼東奉
聖旨是朝廷軫念該鎮處餉增兵地方官當仰體
至意悉心料理務使新舊各兵俱有實用發去

[illegible]餉俱有着落方見實心任事振刷一番如欺
前虚冒必加罪責差去轉餉官也依擬行溢用
准照數給發
十三日通灣稅監張燁一本會請蠲免挨单塩
稅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長蘆挨单塩稅銀兩既稱各商偏累
今年春夏二季兌艮遐着催徵解進應用自秋
冬以後特准蠲免以昭朝廷寬恤德意該部院
知道

二十八日山東巡按熊廷弼一本欽奉聖諭
事奉
聖旨自古養兵多取給屯田我祖宗時專以屯政
實邊轉輸甚少自屯政漸壞軍餉日增以致今
日庫藏空虚內外窘急國家待邊臣考滿超遷
三年類敘遇有功勞輙加陞賞原自不薄何以
不為朝廷出力且欵貢以來毎毎言秉時修備
今屯政一端已廢壞如此所修何事這所奏深
于邊務有裨該部便詳議具奏遵行九邊一體
修復
十一月十八日戶部一本京邊匱極議處計窮
等事條陳四事奉
聖旨今內外各稱匱乏之難以裒益但你部以邊餉
窘迫屢次苦請事例銀准歸還其稅銀原是暫
時權宜之計且留助工餘依議行
二十五日陝西巡按楊一桂一本塩法大變軍
需匱極等事奉
聖旨塩法本以濟邊這所奏小票為害何以不行

禁革該部便看議來說
十二月二十二日戶部一本邊餉萬分窘竭軍
餓已釀亂形等事奉
聖旨朕深居靜攝毎念未嘗不在小民邊計今歲
各處奏報災傷重大况邊鎮兵餉急缺朕心憫
惻欲發帑節年拖欠金花銀兩數多雖有各處
稅銀接濟宮用尚且不敷准借馬價銀二十五
萬部稅銀十五萬解給各鎮之用其北直隸山
東河南山西陝西福建四川當年徵在官聽解

內帑稅銀准留以二分觧部以充軍餉一分賑濟饑民移文彼處撫按官務要分散得宜窮民獲沾實惠方稱朝廷軫念優恤至意

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戶部接出

聖諭戶部今歲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川各處災傷人民窮饑朕甚懷憫念恭承

聖母慈諭發銀十五萬賑濟朕將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共五萬兩又諭令中宮等各出費剩不等一併給發爾部着酌量各處灾傷輕重分派多寡選差廉慎官齎觧各處會同該撫按官商議賑濟務使分散得沾實惠及民以稱

聖母與朕憫恤元元至意其畿輔災民及各處流來饑民爾部還發京倉及附近倉米三十萬石一併給賑各省撫按等官仍多方計畫便宜措置共拯民窮所有罪贖銀兩盡行買谷濟荒不得那移別用四川福建水旱特甚也准三十八年春夏二季稅銀給賑朝廷于小民體念周至爲百姓的都當安分守巳捱度荒年如有乘機搶奪聚衆爲便是亂民法所不宥着各地方官示緝治毋致蔓延故諭

二十九日河南巡按曾用升一本災旱頻仍救援無術等事奉

聖旨罪贖盡行積穀是救荒切務着該部便看議來說

五月十一日遼東巡按熊廷弼一本積儲關係窮邊等事奉

聖旨常平倉非但備歉亦可濟邊熊廷弼積穀許

多具見實心任事該部便與看議永遠遵守其屯田事已奉屢旨應否遵行如何通不奏報着戶兵二部查催明白來說

六月十九日戶部一本遵旨查明運司借支銀兩事奉

聖旨這借給銀爾部既苦稱匱乏姑依議行

十一月十七日宣府巡撫薛三才一本宣餉萬分缺乏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該鎮錢粮匱乏已極何以支吾其民

[illegible]價逋欠許多出于何故着該部查明
[illegible]來說仍作速行文該管衙門上緊催觧毋
得再延其考成法也要申飭着實行
二十八日戶部一本東南徭役不均民生日苦
等事　覆徐民式奏
聖旨是賦役法貴均平豈可偏累這所議着著爲
令永遠遵行不許阻撓變更其中編派事宜還
着撫按官詳細經畫務絶弊端以成永利
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光祿寺一本遵　旨查

叅考蒲府官等事奏
聖旨這上供錢糧如何分厘不觧趙世祿姑不究
着候催觧完日另許陞轉考成依議行該部知道
四月十九日南京戶部一本浙關贓跡敗露等
事奏
聖旨榷關積弊已久何從來不見叅處一人王洪
灝若非身故撫按發覺誰肯言及這所奏着戶
部看議來說
十月十七日福王一本府第將已就緒養贍瀛

宜比請等事奏
聖旨王之國費用浩煩這所奏請伊府等府遺下
地土房莊等項俱着戶部查明照潞王例發給
二十一日戶部一本比例議裁監兌官員事
覆李思孝奏
聖旨是監兌官准裁革以後不得再請設立王家
瑞係爾部考核着便叅處來說
十一月十四日戶部一本江南重役未蘇　上
供玉食難緩等事　覆張惟任奏

聖旨上供白粮豈容緩視以後與運舡俱照先後
次第前進不許運軍勒掯爭先巡漕各官須加
意約束其經過鈔關等處也着作速放行不許
阻滯餘俱依議行
四十年三月十二日順天府一本饑民就食日
多給米煑粥等事奏
聖旨饑民流移塡集京師深可憫念這粥廠着再
展至麥熟戶部酌量發米務再全濟以称朕拯
恤德意其巡緝奸究防偽非常尤爲切務着各

衙門用心料理不得疎玩該部知道
四月初十日直隷巡按孫居相一本糧舡積欠數多等事奉
聖旨清江廠專管造舡如何虧欠許多致悞糧運這所奏着工部作速看議來說務使明歲有舡以免雇募
八月二十四日福王一本養贍地土重大等事奉
聖旨王之國養贍前有旨着照潞王府例行撥給如何該部有司推諉至今着遵前旨查照景府潞府例徽府等府遺地撥給如不足數着作速另議相應奏給不許推延該部知道
閏十一月三十日戸部一本府第將已就緒養贍預宜比請等事奉
聖旨覽奏福王之國養贍地土旣奉明旨如何查給尚不滿萬頃之數還着本省或于附近別省速查各廢府遺地及奏撥相應田地務足四萬頃三分徵租起科俱照潞府見行事例不許推

延作速具奏
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戸部一本養贍地土明旨當遵等事奉
聖旨前已有屢旨遵照景潞二府地土事例撥給務足四萬頃之數着歸本府自行管業以資養贍爾部如何不遵屢旨具疏瀆奏姑且不究爾部裡還上緊行文與河南山東等處撫按等官再加嚴查各府所遺及應撥地土照數給與不許仍前延遲違慢該部院知道
七月初九日河南巡撫李思孝一本莊田屢壓明旨等事奉
聖旨王之國養贍田地已有屢旨比照景潞二府事例撥給如何尚不遵行顯是經管官員推諉支吾姑且不查究該部還行文與河南湖廣等處各撫按等官上緊嚴查各府遺地及相應地土務足四萬頃之數定立界止以歸本府徵收自行管業毋得仍前延遲稽誤必罪不宥該部院知道

十月初九日宣府巡撫汪道亨一本宣餉萬分缺乏等事奉
聖旨軍餉缺乏這拖欠民運着即行文各該地方官嚴限上緊催解其有司官着該鎮撫按官便指名糸來說不得避怨推諉自致誤事戶部知道

十一月初三日戶部接出
聖諭朕以福王之國特准輔臣等所奏在于明春三月而行但各該衙門所造應用之物備辦錢

粮未完且該王例請養贍田土屢諭着三省撫按嚴查各廢府遺地等田俱朦朧不行實奏近該湖廣巡撫董漢儒等奏稱尚未及數明是各官襲套怠玩遷延姑且不究既輔臣等所奏四萬之數難于取盈姑准量減一萬以㸔朕体恤元元至意其三萬之數爾部即行文與三省撫按官務要上緊查給相應田土三萬頃定立界址冊送本府照潞王例自行管業不許仍前支吾塞責違悞大典治罪不宥特諭

十二月二十一日　福王一本憫念時艱等事奉
聖旨王養贍田土原係舊制非朕特恩前因諸臣懇請已量減一萬茲覽王奏以各省查給不敷兼之災傷可憫欲三萬之中再求酌減且謂時日已迫恐悞行期具見王爲國爲民之意朕心加悅不已特允奏准再減一萬其二萬之數該部即行撫按官查實在地畝冊送本府自行管業速行撥給不得再爲陳瀆致悞大典責有所

歸

四十二年正月初八日直隸巡按李徵儀一本饑軍四日三亂等事奉
聖旨該鎮軍粮缺乏着借馬價銀五萬兩給發近來各鎮紛紛告討着戶部會同九卿作速詳議處置來說各軍受朝廷豢養給餉偶遲自當聽該管官奏請如何輒敢聚衆要挾自干法紀着督撫巡按官嚴查爲首倡率的處治不許縱容致滋驕悍該部知道

十八日戶部一本邊軍數月無粮等事覆薛三才奉

聖旨這軍餉已有旨了爾每還作速會議來說其拖欠民運着各督撫官開明具奏參處爾部務仍行與各省直上緊催解不得仍前延緩取究嚴覈虗冒講求節省俱依議着實行

二十三日河南巡撫李思孝一本府第將已就緒養贍預宜比請等事奉

聖旨這莊田屢有明旨如何又來支吾俱要實在地土方足養贍不許折租其未足額數着戶部派定三省每省若干上緊清查該處膏腴的地冊送本府自行管業不得仍前彼此推諉違玩取究

二月初一日戶部接出

聖諭朕覽卿等所奏思　皇祖時虜酋尚未款貢邊務甚緊軍餉若彼之少自我　皇考年來虜衆款貢日久如何所奏如此之多且動輙借支帑濟豈堪經久其各省直節年拖欠應解京邊等項銀兩數多爾部還上緊嚴催刻期起解以救燃眉卿等奉旨既會議理財經國條具事宜有裨安邊急務及修屯田等事已有旨俱着實行務圖久遠以濟軍國大事如有仍前玩視不遵的着該部科指名從重參來處治不許扶同容隱代爲庇護致悞邊餉仍習虗文特諭

二十六日直隸巡按孫居相一本饑民盜起禍亂可虞等事奉

聖旨饑民災傷可憫准發倉米五萬石賑濟以昭

以下原缺

禮科都給事中東魯周永春輯

元年正月十二日戶科左給事中馮　時雨一本
景運方隆聖政伊始謹陳君道六要以備採擇
事奉
聖旨本朝事體與前代不同今在宮婦女不過千
數侍奉兩宮執事六局尚不敷用又多衰老出
無所歸胡涍狂悖誣上朕念係言官姑從輕處
如何與他飾詞求用這兩件不准行其餘的着

說的是該衙門知道
二月初三日太常寺一本祭祀事初十日祭朝
日壇奉
聖旨遣公朱希忠行禮壇祭遣官係臨時特命這
本如何定擬武職大臣且不究
十六日雲南道御史鍾繼英一本懇乞推廣
聖心及時圖治以培基業事奉
聖旨這本多隱語不可解着明白從實說來
十八日雲南道御史鍾繼英一本欽奉
明旨事奉
聖旨人臣告君當明白敷陳豈宜有隱鍾繼英不
諳事體姑着罰俸半年該部知道
五月初二日禮部接出
聖諭如今天氣炎熱經筵暫免日講照常行以後
春講定以二月初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免秋
講八月初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免永爲定例
不必一一題請禮部知道
九月三十日戶科顔　鯨一本　內旨不發懇乞

聖明申諭以昭大公以明職掌事奉
聖旨旨意行內衙門的原不發科這所奏知道了
二年正月初七日兵科蘇　烻一本因事納忠以
謹君德等事奉
聖旨朕即位以來講學親政孜孜未嘗少懈茲偶
以目疾進藥暫免朝一日蘇民牧輒來奏擾何
獨無愛君之心且不究該衙門知道
十九日吏部主事池浴德一本失火燒毀牙牌
等事奉

聖旨池浴德姑免究牙牌准另給禮部知道
二十五日刑部一本重糾劾以肅朝儀事奉
聖旨大班糾劾係祖宗明典這廝每敢肆傲慢全無敬畏之心本部當拏問念係外官素不諳朝廷禮節且都不究鴻臚寺職掌禮儀如何不先行傳示序班又將各官徑引上朝見班次攙雜御史班中成甚禮體該寺堂上官姑着罰俸半年引人序班都降邊方雜職用給事中宣奏不明該科查名來

四月十六日吏部一本遵祖制酌事宜議處歲貢生員以裨　聖政事奉
聖旨國家取士貴得實用這所議歲貢事理都依擬着實行提學官職專造士責任甚重近年各官不以秉公端範精勤考校為務專事空譚計日待轉又狥情姑息借譽士口以致習尚浮薄學術空疎授之以政全無實效殊失朝廷育才待用之意今後提學官缺你部裡會同禮部務選年力精壯學行著聞的久任責成若未經歲貢科舉事完的不許輒便陞轉其才力不相應及聞望不稱的即便調處罷黜巡按御史亦毋得侵伊職掌行事有不如令的都着該科參奏處治
閏十二月二十五日禮科一本故臣呂蒙卹典公論不容懇乞　聖明收回成命仍申飭撫按諸臣嚴查覈慎奏請以杜倖濫事奉
聖旨你每既知傳炯公論不容如何不早行參駁已有旨與了他罷今後有陳乞卹典的務要查覈生平履歷果協公論方准題請不許一槩濫

與市恩禮部知道
三年二月十二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維柏一本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何維柏既未乘轎入祚姑免究跟隨人役着拏送法司問朕待大臣以禮若大臣不知循禮守法法亦不宥該衙門知道
五月初三日大學士張　等一本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事奉

聖旨學校人才所係近來各提學官不能飭躬端
範精勤考閱只虛談要譽賣法市恩殊失
祖宗專官造士之意卿等所奏俱深切時弊依擬
再行申飭所開條件一一備載勑內各着實遵
行有仍前違怠曠職的吏部都察院務要指實
考察奏黜不許徇情容隱禮部知道
二十六日都察院一本乞恩賜給全祿事覆鄭
洛本奉
聖旨這棍徒朋謀作奸詐冒封祿積弊已久各宗
豈得不知充炅姑照例革去祿米十分之二充
檄等着革去僞封爵祿限十年之後能改過自
新方許啓王代奏撫按官勘實另行請封年限
未滿不許朦朧奏請其已前冒支祿米姑免追
還劉松等洗改勘合擅假封祿情同詐傳充軍
未盡其辜着巡撫衙門併提同謀人犯嚴究另
擬具奏
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尚寶司卿王樵等謹奏爲
乞　恩認罪回話事本月二十七日該大學士

張居正等題該文書房官臣得用口傳
聖旨各衙門官都接本獨尚寶司不接本只差吏
來接是何故欽此臣等看得諸司章奏皆欽奉
聖旨裁決乃敢遵行今各部上本得
旨之後堂上官即親送該科謄寫畫字所以重
王言也乃尚寶司所以不行接本必有其故臣等
實不知不敢罔對奉
聖旨着該司官回將話來欽此臣等不勝惶懼戰
慄竊惟本司一應章奏與各衙門事體相同既
欽奉
聖旨委應臣等親自接領止緣本司舊有背　寶
指揮等官二員代接沿襲年久臣等一時愚昧
失于改正今蒙
天語詰問臣等罪當萬死伏乞
聖恩少寬鈇鉞之誅臣等無任惶懼待罪之至緣
係欽奉
聖旨着該司官回將話來事理謹具奏　聞奉
聖旨既認罪掌印的姑罰俸半年其餘的各三個

月該部知道

八月初五日刑部一本緝訪事奉

聖旨近來毎遇科舉年分輒被積棍奸徒指稱騙

騙致壞求賢公典汚累考試官員好生不畏法

度王英許鄉程道直李三省著錦衣衛用三百

斤大枷于崇文門舉塲枷號三個月滿日發烟

瘴地面充軍呂兆熊姑免枷號照例發遣其餘

係擬未獲的着緝事衙門遵照前旨上緊多方

緝拏務在得獲以後兩京及各省鄉會試年分

但有違法的都照這例行這事情該鎮撫司打

問明白引例無枉法司以執法懲奸爲急又另

擬兩請何爲

五年三月初七日禮部一本再懇

天恩垂念祖功永延道脈恭祝　萬壽以啚補報

事奉

聖旨張國祥伊祖封號既傳自累代我祖宗以來

亦相因不革還准他承襲祖職給與印信其秩

差止照品級優免不許侵佔影射以後若不守

淸規所爲不法着撫按官奏來處治不饒

二十七日吏部一本再乞　天恩垂念祖功永

延道脈等事襲龍虎山點提張國祥本奉

聖旨眞人係正二品載之本朝官制如何說無定

品着遵前旨行

八月初四日吏部一本感激　天恩力疾到任

沉痾復劇不能供職懇乞

聖慈容令歸田以便調理事覆南京國子監祭酒

殷邁致仕本奉

聖旨殷邁既有疾着致仕近年南京國子監學規

頹壞已極生徒兇惡無禮何以示風四方這員

缺着推有才望能振作的去

南京戶科給事中王蔚一本狂縱監生橫敺無

辜欺侮師長大壞監規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禮部會同都察院遵照

皇祖監規參看了來說近來南京法紀隳頹守備

執憲等官都只畏縮委徇計日待轉以致紀綱

倒持風俗薄惡殊失朝廷並重兩都之意科道

耳目之官不緊要着徃徃違名累續紛紛不已
似這等關係紀綱法度的却只王蔚林應訓兩
人來奏其餘如何却緘默不言且不查究
南京廣東道御史林應訓一本監生狂橫大傷
風化懇乞重治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禮部都察院一併叅看來說股
·適已有旨了
十四日禮部一本狂縱監生橫毆無辜欺侮師
長大壞監規等事奉
聖旨是茅進吉一干人犯都着都察院嚴行問擬
具奏還立限與他兩京國子監及各直省提學
官依擬再行申飭都着遵照監規勅諭事理嚴
率生徒振與法紀如有日久怠玩仍蹈前獘的
都着科道及各撫按官從實叅來處治
九月初三日江西道御史胡時化一本明糾儀
以肅朝綱事奉
聖旨凡面糾失儀的一槩都着錦衣衛拏了候該
衛本上或究問或從寬俱臨期取旨此係
先朝舊規原無面請提問之例着照舊行不許紛
更該寺朝儀着禮部會同詳定來看
二十六日大學士呂調陽張四維題奏首輔張居正
父于九月十三日病故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痛悼良久元輔張先生非尋
常輔臣之比親受
先帝付托佐朕冲年安定
社稷一身關係委爲至重况有徃例卿等亟當
爲朕勸勉毋事過慟以朕爲念方是大孝一[illegible]
卹典着禮部便查例具奏該部知道
司禮監接出
聖諭朕今覽二輔所奏得知先生之父棄世十餘
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當不知何如理
然天降先生非尋常者比親承
先帝付託輔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
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𢤱安今宜以朕爲
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二十八日吏部一本丁憂事奉

聖旨朕元輔受
皇考付託輔朕冲幼安定
社稷朕深切倚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
父尤重准過七七不隨朝照舊入閣辦事侍講
讀待制滿之日隨朝你部裏即從諭朕意着不
必具辭
六年正月十七日奉
聖諭元輔昨李湙說大婚禮不宜命先生供事這
厮却不知出自

聖母面諭朕說先生盡忠盡不的孝重其事纔命
上公元輔執事行禮先生豈敢以臣下私情遺
悞朝廷大事先朝奪情起復的未聞不朝祭居
官食祿今先生都辭了乃這大禮亦不與可乎
看來今小人包藏禍心的還有每遇一事即借
言離間朕今已鑒明了本要重處他因時下喜
事將近姑且記着從容處他先生只遵
聖母慈命要緊明日起暫從吉服勿得因此輒事
陳辭

二月初六日
冊皇后制書一道　維萬曆六年歲次戊寅二月
壬午朔十九日庚子
皇帝制曰朕惟天地職覆載之常乾元必資乎坤
順君后理陰陽之教國治蓋本于家齊故嬀汭
嬪虞光啓重華之運塗山翼禹誕開文命之基
惟　宗祧之重計攸關肆　昭代之彝章具在
茲爾王氏星軒降秀沙麓兆祥躬淑哲以俔天
體安貞而應地上付

慈闈之簡下孚泰筮之占宜表正于公庭用登崇
其位號茲特遣使持節以金冊金寶立爾為
皇后主領長秋母儀函夏爾尚明章陰教嗣續
徽音帥六宮以式萬方懋端一誠莊之行奉
兩宮而承　九廟服孝慈仁敬之規雞鳴儆戒以
相成麟趾繁昌而益衍用篤邦家之慶永流圖
史之光欽哉
三月初十日奉
皇帝勑諭大學士張居正

朕惟自古紹庭纘緒之君必有揆宅保衛之佐功
毋崇而勿替治乃進于無疆卿歷事三朝咸有
一德受遺
皇考篤棐中人坐待仰思不敢少遑夙夜殫心畢
力惟蕲有利于國家兹
祖宗列聖皆鑒知實　社稷蒼生所依賴忽犖犖
而在疚輒懇懇以求歸朕固惻以其靡寧義則
斷乎其不可爰稽古典勉抑孝思聽辭常秩之
頒仍總繁機之斷方賛成于嘉禮乃叠奏夫封

章特允暫還渙頒異寵導衛備于文武駿騑馳
于往來待靈輴之就封奉紱與而共邁是宜諭
勑用示深褒于戲舟楫鹽梅朕方念倚毗之切
腹心手足卿尚思報禮之隆惟忘家以徇國謂
之忠惟資父以事君謂之孝遄即鋒車之駕仰
紓側席之勞欽哉
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司禮監太監張坤一本門
禁事奉
聖旨孫承恩這廝擅在內府騎馬本當重治姑念
新進打六十摘了巾牌打㒰袁祿打三十經過
各衙門該日內外官軍查出內官司禮監拏來
打二十俱着役官軍併盧大全都着錦衣衛拏
去官打二十軍打三十盧大全打四十俱還職
役馬入官該衙門知道
八月二十二日
吏部一本遵奉　明旨考察提學官員事奉
聖旨這提學官既考覈明白喬因阜遵奉勅諭考
校公明且再考俱優着于四品京堂內推用如

無見缺添註管事賀一桂郭莊候服滿病痊之
日另行優敘賀邦泰李維楨劉伯燮各陞俸一
級并周之屏等都着照舊供職年深的循資擢
用趙參魯病痊起用郭棐鍾英着策勵供職
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司禮監傳奉
聖旨說與鴻臚寺進表官都着二十六日辭朝便
回任供職不許枉道還家有該繳勑的徑送該
部類繳升任領勑的作速寫與他以後都照這
行還傳與各衙門知道

十月初四日都察院一本查參失火員役以嚴
法紀事覆王之垣本奉
聖旨是藩府規制模擬宮闕王子順等乃敢于內
邀客縱酒以致遺火延燒自知所犯情重却又
展轉支吾誣陷七命規脫己罪奸生欺肆無禮
王子順張九思都革了職與同張汝介等戴葵
等并在府飲酒之人都着撫按官提了從實鞫
問具奏傳霖呈揭異詞徇情庇屬姑罰俸三個
月盧漸朝覲已行王恩民去任事發都免究

十一月二十九日禮部一本極陳宗藩流弊乞
賜議處等事覆吏科王敬民本奉
聖旨親王總治一國體統事權本自隆重與郡王
將軍擲管者不同不必待勑行事先年偶因髫
王年幼暫假朝廷威令以鎮撫其國實非事體
今後只着遵照
祖訓及嘉靖十五年題准事例申明法禁鈐束宗
儀有違犯禮法的輕則墩鎖戒飭重則奏來處
治勑書不必槩給還與各王府知道

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都察院一本宗室悖違
明旨阻撓丈法乞　勑嗣王嚴加鈐束等事覆賈
應元本奉
聖旨廷璞等抗違明旨阻撓清丈本當重治姑從
輕各罰住祿米一年爵銊既准襲封今後着申
明禁約鈐束各宗有違犯的遵照前旨輕則墩
鎖戒責重則知會撫按官各參奏處治不許姑
息
五月初八日都察院一本驕悍宗室故違明例
假作聲勢擅出封城懇乞

聖明重加懲治等事覆賈應元本奉
聖旨各宗擅出封城猖狂無禮本當重治姑從輕
俊擲着革爲庶人充軏雖已罰治未盡其辜還
與充甕充軏各革去祿米一半充燒罰住祿米
半年其餘俱依擬其丈田均糧一節已屢有旨
各該撫按官務要着實遵行中間有田糧雖不
失額而豪右影射小民包賠的也要一一清查
方爲均辭但有抗違阻撓的不分宗室官宦軍

民人等都着撫按官據法奏來重處決不輕宥
戶部還查照前旨一併通行
十一年三月初八日禮部一本欽遵
明詔酌議宗藩事宜等事奏
聖旨是着選差給事中一員前去河南山陝等處
宗祿不敷府分行令長史司啓王集通達有識
宗正郡王等條議彙送撫按官與該科從長叅
酌務求便宜可行的作速會奏以憑廷議
八月十四日吏部一本懇乞　聖明遵祖制集

輿論等事覆余懋學本奏
聖旨祖宗朝惟開國靖難元勳及死事公爵乃得
贈王張懋朱希忠雖有年勞原無建立奇功例
合只依本爵豈可妄乞濫授你每既會議明白
張懋朱希忠贈王都着追奪了謚准免革今後
有妄徼恩寵爵賞逾制的該部幷該科遵照令
典執奏革奪毋得容徇
十月十三日禮部一本悍宗擅毆宗正有乖法
紀等事覆禮科萬象春一本奏

聖旨這毆辱宗正各宗會叅相同的睦檥姑着革
去祿米一半朝㙐朝埕朝埰勤熙各革去三分
之一其睦樑睦榕睦樆着周世子從公查勘明
實上緊具奏毋得狥私故縱本內無名的亦不
許濫及
十四日禮部一本直抒膚見等事覆吏科鄒
本奏
聖旨是朝廷重道崇儒原無講學之禁亦不係書
院有無若近年私創已經折毀變賣的不必一

槩議復以貽財擾民
二十九日江西巡撫曹大埜一本眞人委官遣
牌馳驛事奏
聖旨這事情旣問明白張國祥原不知情免究以
後着謹守規戒檢飭族衆毋得玩肆地方官亦
要禮待不許用意搜求該衙門知道
十一月二十九日戶科給事中徐三畏一本異
端流布中外大壞民俗等事奏
聖旨這遊食僧道幷私創寺觀庵院的着行與各

該撫按官通行稽查嚴禁民間進香的亦不許
聚集成群擅張旗幟傘扇喧混道途瀆神惑衆
有違犯的枷號問罪該部知道
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吏科一本摘議卹典事
宜以重恩例等事奏
聖旨這本說的是今後見任致仕聽調等項官員
卹典着禮部備細開具奏請條例未盡的酌議
停當來行
三月十二日禮部一本查議選賓無便宗民事

奏
聖旨選配儀賓需索聘財是何理法今後宗女年
踰已足只着於本境內選擇相應子弟婚配財
禮聽從其便不願者不强不許仍立派单恣意
勒索及隱年混告越境騷擾有違犯的撫按官
叅奏重治
六月初五日禮科一本懇乞　聖明軫念宗藩
破格選擢輔導官員等事奏
聖旨長史官輔導親藩職任本重以後只着該部
慎加選擇毋以匪人務取該衙門知道
二十二日禮部一本摘議卹典等事覆禮科本
奏
聖旨這卹典條例屢經申明詳盡歸一着纂入會
典永爲遵守以後再不許妄援遠年事例非分
陳乞有故違的該科叅奏治罪
二十五日禮科萬象春等一本請乞
聖明親齋居以重祀典事奏
聖旨朕于郊廟社稷祀典毋加嚴愼但便殿齋居

護從人衆隆冬盛暑喧混難容故于宫中致齋
誠敬精虔未有嘗間萬象春如何輒來煩瀆姑
罰俸三個月其餘的且不究該衙門知道
八月十三日都察院等衙門一本大奸巨惡叢
計謀陷親王等事奏
聖旨遼府廢革既奏
先帝宸斷及無應繼之人着推擧親枝以本爵奉
祀遠准歸楚原封地方衙門准依親居住給與
庶糧二百石本折中半王氏從厚給與養贍以

[illegible]憫恤廢宗之意其餘廢府不許援例張居
[illegible][illegible]殺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
聽私佔廢遼地藉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
横亂政罔上負恩誤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
效勞有年姑免盡法追論伊屬張居易張嗣修
張順張書都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你都察院
還將居正罪狀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其餘依
擬

十二月初七日禮部一本混搶筵宴等事奉

聖旨是李經徐鑑弁該管宴署官各罰俸三個月
高卓張臻弁姚廷澤阮天佑都着錦衣衛拏去
打五十放了以後外夷筵宴該寺看宴堂上官
及侍班御史都要嚴謹約束務候宴畢如有混
搶喧雜的即時拏究

十三年正月十四日禮部一本悍宗鼓衆挾支
未過季祿等事覆馬文熺本奉
聖旨各宗挾衆逞兇蔑視法紀拱栯怙惡不悛着
革爲庶人發閑宅禁住多煛等各革去祿米三
分之一謀起等各罰住祿米半年周之屛姑免
究馬文熺着照舊供職今後各該管理王府務
要嚴加約束不許疎縱

二十日吏部一本内帑匱詘民生困斃等事覆
戶部尚書王遴本奉
聖旨各處寺觀庵院除古剎及勑建有名的照舊
存留其餘私創無名瀆祀不敬的兩京着五城
御史在外撫按官嚴行稽查應改應毁的酌量
區處具奏其餘依擬

四月初十日禮科都給事中姚德重等一本科
場屆期敬陳一二未盡事宜等事奉
聖旨科場事宜屢有旨了考試官着慎選差用各
該內外簾官有違旨干禁的訪實叅奏你每記
着禮部知道

十三日禮部一本傳奉事奉
聖旨是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北郊遣公徐文
壁社稷侯吳繼爵山川伯楊炳雲雨風雷伯毛
登各行禮

十七日内閣傳是日
上徒步詣郊壇禱雨禮畢　出御幄次
召見三輔臣及九卿
諭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之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官
貪贓懷法剝害小民不肯愛養百姓以致上干
天和今後還着該部加愼選用臣時行對曰
皇上爲民祈禱不憚勤勞一念精誠天心必然感
格此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其天下有司果然
不能仰體

皇上德意着實奉行臣等當卽與該部商量申
勑
上曰還着都察院行文與他每知道務令着實奉
行毋事虛文時行對曰今後如有不着實奉行
虛文塞責者容臣等請
皇上重法懲治
上曰先生每說的是時行又奏言
皇上敬天勤民眞懇切至臣等不勝仰戴但
聖體勤勞宜倍加調攝

上曰知道了
十八日
勑六部都察院官茲天時亢旱雨澤愆期夙夜隱
憂屢禱未應雖由朕不德所致亦因天下有司
官多貪贓壞法酷害百姓不肯撫恤愛養上干
天和該部今後宜愼加選用都察院移文申飭務
修實政毋事虛文朝廷加意小民欲新吏治有
故違不奉行者重治不宥故勑
文書房傳出

聖旨旱魃爲災屢禱未孚乃朕之精誠未竭非卿
之過卿耆碩元輔勳猷茂著朝夕納誨啓沃朕
躬豈可因災引咎求退卿可卽出輔政以副朕
意
二十一日原任兵部右侍郞龔鍊孫男龔崳一
本懇乞　天恩俯查軍功賜給䘏廕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大臣病故例應撫按官題請䘏典
近來各官子孫紛紛自行陳乞殊非事體着該
科備查䘏典條例看詳糾正有違例妄求的參

送法司治罪撫按官亦毋得輒行阻抑妨廢公
典
二十二日禮部一本郊祈禮成乞　勑文武大
臣仰承德意等事奉
聖旨朕竭誠祈禱雨澤未應爲大臣的委當一體
分憂各該壇廟依擬着步行祈禱務秉精虔以
回天意
閏九月初四日內閣傳奉
聖旨朕惟　祖宗設科取士不爲不嚴近年以來

各省多有冒籍無恥之人幸得取中提學官通
不稽察亦有囑托倚勢濫行收錄好生不公今
年各省直提學官姑且不究以後務要嚴察籍
貫明白方准收取不許狥情隱蔽致傷風化如
有仍前的許本處生員人等卽時訐奏重治不
饒禮部都察院知道
二十九日湖廣巡按御史任養心一本仰遵
明旨糾舉違玩試官等事劾推官李槃等奉
聖旨科場禁例近已申飭李槃係內簾官如何輒
用硃筆添改文字違犯嚴禁旣無交通別情姑
着降雜職調邊方用張應元等失于覺察各罰
俸六個月都察院知道
十一月二十一日福建巡按御史沈人种一本
糾劾阿諛憲臣等事劾王希元本奉
聖旨提學官員輒乃阿狥匪人妄立生祠卑諂可
惡着革了職爲民吏部知道
二十六日代府廣靈等王府宗室鼒銃等一本
法例太嚴苦死多命等事奉

聖旨這宗人貧困可憫各該應得廩禄着撫按官
每年照數査處從宜措給毋得匱乏失所禮部
知道
十四年二月初十日禮部尚書沈鯉一本折衷
典禮恭獻一得之愚以備採納等事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固是但子顯母貴朕豈不知
待元子册立特加是封庶其兩當今若加封其
後子立與甚名封不必再瀆還遵前旨行
十二日吏科等科左給事中楊廷相等一本懇

乞　聖明矜宥愚直等事奉
聖旨立儲以長幼爲序．祖宗家法萬世當遵朕
仰奉　成憲俯察輿情豈肯以私意違拂公論
姜應麟等揣摩上意輒以舍長立幼爲疑置朕
于有過之地特降處示懲非爲奏請冊立之故
國本有歸朕已明白曉示待期舉行各官宜體
朕意再不許妄疑瀆擾該衙門知道
三月初九日六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祗畏　天戒軫恤民艱近因風霾異常特
諭所司條議政事共𡮢脩省但念議論煩雜殊
于政體有妨除部院科道官外其各部屬如有
事關職掌欲陳所見的都着呈稟堂官定議具
奏不許另疏瀆擾各堂上官務要嚴諭司屬安
分修職不許出位沽名如有故違重治不宥
十四日都察院一本應詔陳言乞賜採納等事
奉
聖旨近來士習浮競交際用度爭尚侈靡進身之
初便不循禮法將來豈能愼守官箴着吏部嚴
行禁諭分撥辦事之日各堂官務加謹約束試
挽敝風撫按官荐舉氾濫及司道等官體統凌
夷都着吏部申明釐正其餘知道了
四月初二日樂昌王廷瑞一本懇乞　天恩俯
賜原載另城郡王禮儀等事奉
聖旨另城郡王係屬天潢體統崇重有司官如何
止行長揖故意褻慢以前的姑不追究以後都
要安分循理不許輕蔑凌越禮部還議定儀節
行令遵守

二十一日南京戶科給事中王嗣美一本巨奸
黷貨大壞科場等事奉
聖旨科場取士公典禁例甚嚴若納賄行私果有
實迹法當重究這本內有名舉人除已革退外
着各巡按御史提解來京該部院會同科道官
于午門前覆試研審務見有無虛實請旨定奪
沈懋孝着革任聽勘該衙門知道
五月十五日禮部一本恪遵
聖諭等事覆劉士忠本奉

聖旨該府宗儀着周王嚴加鈐束如有放恣不法的分別戒飭處治毋得疎縱其餘依擬

二十九日禮科一本看詳章奏等事奉

聖旨胡來貢着罰俸二個月朕覽近來章奏多有詞義浮泛字句險僻殊非敷奏之體今後有這等的你每一體糸治禮部知道

六月十二日順天府儒學閫學生員朱萬春等一本冒籍結黨賄買奸徒等事奉

聖旨生員不遵　皇祖卧碑動輒奏擾大壞士風這本着各官一併勘核果有欺罔等弊具奏重處禮部知道

十三日禮部一本懇乞　天恩俯賜原載另城等事奉

聖旨這禮儀既議停當着永遠遵守不許違越

七月十一日益王一本遵行典制申明禮節事奉

聖旨親王壽辰封内文武官員禮當慶賀着查照典制行近來有司官員好生尊大凌蔑天潢姑不查治以後禮儀俱遵典制行如有仍前輕肆的處治不饒

益王又一本申明典制恭還御節事奉

聖旨御節到各王府地方官如何不迎送朝謁褻慢輕視好生不敬姑不追處其應行禮儀禮部還查明來看

二十日吏部一本申明典制等事奉

聖旨文武官朝節禮儀既係典制着永遠着實遵行有仍前違慢的親王指名糸奏近來親郡王府禮儀屢經議定的還都遵行申飭如玩視不遵該科從實查糸處治

八月十二日提督學校房寰一本有司玩令滋奸法應糸治等事奉

聖旨近年士習巧偽奸弊多端這本内有名人犯着各該巡按御史嚴提究革還通行與各處提學官但有奸弊盡法糾舉毋得疎縱都察院知道

十二月十二日山東巡撫李戴一本親王新故

長史官交通內使等事奉
聖旨該府輔導等官交通把持好生橫肆不法鄭
復亨張成都着撫按官扭解來京究問法司知
道
二十四日禮部一本恭進宗藩要例等事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要例留覽今後各王府奏請事
例內應得的你部裏查據明確即與題覆如有
未合的還奏請定奪務體朕敦睦至意毋吝于
人作奬留難
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禮部一本士風隨文體一
壞懇乞　聖明嚴禁等事奉
聖旨是近來文體輕浮險怪大壞士習依擬着各
該提學官痛革前弊仍將考取優卷送部稽查
如有故違的你部摘出開送內閣從重桼治科
場後桼閱硃卷節年題有定例今後也要着實
舉行毋事空言
五月初九日禮部接出
聖諭朕聞近日京城內外災疫盛行小民無錢可
備醫藥你部裏便行太醫院精選醫官人等多
發藥料分投診視施給以稱朕救民疾苦之意
仍照嘉靖間例每家量給與銀錢一次
十二日戶科給事中朱朝聘一本重祀典禁西
習以格神祇以肅臣工事奉
聖旨大祀致齋百官須誠愼精虔如何輒携酒聚
飲褻慢不敬着點齋御史指名桼究重治其平
時擅入郊壇游宴溷瀆的也着一體嚴行禁革
禮部都察院知道

七月十二口山東道御史蔣容星一本秋祀稱
即感昔陳言等事奉
聖旨陵祀重典以後每陵各遣官一員行禮該州
防護供應藍旗鼓吹等項都着裁革承遣陪祀
各官如有怠慢不敬及煩擾地方的許監禮御
史指名桼奏該部知道
八月初二日陝西道御史楊四知一本繁文日
盛實意寖微等事奉
聖旨近來官民用度交際奢侈踰僭至東帖都用

銷金其餘可知好生敗壞風俗着都察院通查
節次明旨逐一開款嚴行禁約有違犯的廠衛
衙門幷五城御史着實訪拏枷號重治
二十日禮部一本虜王嗣封禮成感謝
天恩等事覆鄭洛本奉
聖旨是撦力克嗣封奉表貢獻馬匹誠順可嘉賞
大紅蟒白獼紵絲衣各一襲綵段十五表裡伊
妻賞大紅五彩紵絲衣一套綵段四表裡
十六年三月初十日禮部一本循吏職修缺典

以明　祖宗心事等事覆王祖嫡本奉
聖旨景皇帝位號已復實錄俟纂修改正建文年
號罷
六月二十四日禮部一本遵例乞恩請
勑管理府事等事奉
聖旨肅王原以旁支進繼無親屬郡王府事准着
紳堯管理還聽擧老成親屬一人協助
七月初十日禮部一本敬陳親王之國舊例以
明職掌事奉

聖旨親王之國既有累朝事例且地方聞已豐稔
朕當奏知　聖母于明春擇日擧行一應事宜
着各該衙門預行措辦
八月初八日翰林院侍讀黃洪憲一本文衡重
任聞　命惕衷等事奉
聖旨科場事宜該部已題明申飭考試官只秉公
閱卷遵照行事監試提調官還用心關防毋得
疎漏如有匿名投揭挾私害人的廠衛及五城
御史嚴拏究治禮部知道

十二日提學御史楊四知一本恭進原養士原
士二說等事奉
聖旨近來士習虛浮平時通不檢束身心講明義
理以致服官之日壞法蠹民殊負朝廷作養取
用之意這本說的是依擬着實訓示嚴行獎斥
禮部知道
九月十九日山東巡按吳龍徵一本科場生儒
阻撓搜檢買衆譟嚷等事奉
聖旨科場搜檢關防俱題奉明旨各生儒乃敢

衆遠抗好生玩視法紀本内倡首幇同的都着
巡按御史嚴拏究問從重擬罪具奏其餘的分
别降革近來生儒驕恣成風提學官不加教訓
約束每每故縱曲狥以致士習大壞法令不行
以後有犯的并提學官一體參治該部院知道
十月初九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詹仰庇一本
乞申明章疏體式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簡切得體近來章疏煩冗瑣屑動至
數千百言且多奇字浮語任意稱呼全無敬君

之禮殊可厭惡依擬着禮部都察院申明體式
有故違的該科着實參治
十二月初一日司禮監太監張鯨一本屢被論
列驚憂成疾等事奉
聖旨張鯨着私家調理該衙門知道
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大學士申時行一本懇恩覆試以昭公道事奉
聖旨卿等懇請覆試具見公愼高桂本内有名舉
人着禮部便會同都察院及科道官當堂覆試
看閱具奏錦衣衛選差官與高桂一同巡視

五月二十四日内閣傳
聖諭朕昨覽卿等所奏朕知道了朕意與卿等一
見但朕自前月服平肝清心之劑至今頭尚眩
暈眼黑心滿脇脹食飲少思瘦不成寐身體尚
軟朕豈敢以荒逸怠厥志若朕疾少愈即出御
門後聽講今諭卿等知卿等可傳與該諸司衙
門務各盡心乃職不可因朕疾久以廢政事
六月二十八日内閣傳奉
聖諭朕自前者以疾未愈已諭卿等暫輟朝講欲

静攝服藥其疾可瘳迨今將近九旬頭眩未止
肝心二經之火未降近又中暑濕腹瀉身軟飲
食不思動走無力嘗思朕自得疾以來毎致
聖母憂顧屢差人諭朕以用心靜養務期速康以
慰吾懷朕尊承慈命急欲少痊面謁
聖母庶可以盡子職而少紓慈念朕又思孟秋時
享在邇朕力疾難行恐致跌趴反失誠敬今欲
暫遣官恭代卿等可傳與遣官及陪祀官員務
各秉虔潔故諭卿等知

禮部接出
聖諭朕禮尚須靜攝廟享恐難成禮今次暫遣終
徐文壁恭代分獻改命 侯李言恭遣官及陪祀
官員仍務各秉虔潔以供祀事毋得怠忽禮部
知道
十八年二月初四日南京福建道御史彭而珩
一本懇乞 聖明申飭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章奏體式前有旨申飭近來仍
不遵依甚至穢言隱語揑造民謠奸生玩肆該
科如何通不查參今後各遵前旨着實釐正不

許故違容隱禮部知道
三月二十二日禮部一本糾舉失儀并陳行禮
顛末事奉
聖旨各陵陪祀官員數少何用多官監禮且會典
未載近年相沿分派亦屬參差以後給事中禮
部司官只着陪祀行禮如有怠肆違錯監禮官
失糾的許指實參奏各執事官進入紅門既行
謁陵禮不必臨期另行拜叩其餘依議行

六月初九日工部一本親王就國之初添修應
用房舍等事覆周世選本奉
聖旨這添修屏風等項既經撫按官查估明白准
與修造不為例以後王府非係奏請輒自傳造
撫按官不許擅便估計虛費財力
十五日禮部一本摘議宗藩封爵事宜等事奉
聖旨宗祿事宜近該秦王建議要依緩急次序這
所議查世次遞減以食祿將來通融省積可以
賑恤貧宗你部裏既斟酌停當只着宗多祿少
府分照議覆奏施行還寫書與各王府知道其

宗室原少祿糧不缺的不必又令會議
七月十三日駙馬許從誠一本脩補玉牒等事
奉
聖旨庫貯玉冊既先年盜失經管官如何不行舉
奏姑且不追究 帝系玉牒准謄補禮部知道
八月二十三日禮部一本脩補玉牒以存國典
事奉
聖旨是帝系玉牒候纂修完日給與副本謄寫其

名宗玉冊今後務要嚴謹收藏以前的不必謄

補

十月二十七日內閣傳出

聖諭覽卿昨日所奏揭帖欲討二次輔陳謝本朕以發之朕思卿等為國輔弼大臣托股肱之任前有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衆惑非以詆毀卿等而卿等受茲委托正賴卿等與朕分析以解搃亂卿等豈可自生疑貳紛紛求退朕又思卿等又以此去留之術要挾于朕恐非為臣

大義卿可傳示二次輔亟出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陳辭至于冊立之事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少待過十歲自有旨冊立出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催瀆令諭卿知之

十九年二月十九日文書房傳奉

聖諭朕從去年十一月內　聖母萬壽節出朝後至今目發紅癮左膀酸痛頭目不時眩暈經筵可暫免講章寫了進來庶朕朝夕省覽日講月章寫了進來既先生每說孟子講完可講易經其開講待朕疾愈擇日行

六月十五日禮部一本遵例公舉賢藩等事奉

聖旨魯王仁孝慈惠樂善親賢懿德著聞旣經勘實照例寫勑差官奬勵有司具綵帛羊酒弁給與坊扁以示表異

又一本遵例公舉親藩等事奉

聖旨衡王孝友寬仁躭書秉禮賢聲著聞既經勘實照例寫勑差官獎勵有司具綵帛羊酒弁給與坊扁以示表異

二十年正月十五日禮部一本會試屆期等事奉

聖旨這文場體規已經屢旨申飭未見着實遵行今次主考等官為國掄才須文理純正經術通明方許收錄其有文詞險怪背經離傳者出場之日將卷發送禮部戒飭至程錄文字亦須刋刻真卷勿得改擬示欺其餘依擬

二月十九日禮部一本大臣晩節不終等事奉

聖旨吳時來旣有疵議着將諡號追奪楊巍准補

諡以後大臣有奉命與諡的你部裏還備查素
履悔採公評詳議可否請旨裁定毋得徇私濫
給致亂名實有累盛典
五月初四日禮部一本府官催徵起釁等事奉
聖旨學校禮儀相先呂協祖等祗因小忿聚衆罵
詈官長結黨釀亂法紀何存爲首的都照例問
遣爲從的分別輕重革斥降責李同芳罰俸三
個月周廷材等戒飭范鳴鳳改調其餘依擬
七月初七日行人高攀龍一本崇正學闢異說

等事奉
聖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論玄
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剿
襲浮言來奏姑不究禮部知道
十一月初七日兵部一本酋兵力竭歸虜等事
奉
聖旨龔子敬以乘勝追虜陣亡忠勇當錄着贈都
督僉事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于本鎮立祠祭
祀梁奇等查來併祠致祭其餘依擬

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
諭內閣臣奉
聖旨昨日元輔反覆勸朕早行冊立之典此原是
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恐背違
祖訓月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兩並封隨該
元輔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母隨
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僞亂眞非光
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疑朕是何
主意深可痛可恨卿等輔弼親臣豈不知朕心

何故又爲人言疑阻不肯擔當儻後有悔將何
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見之
其於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
二月初八日大學士王錫爵一本荅 諭失詳
闇言愧赧等事奉
聖旨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因
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意欲
何爲朕爲人君耻爲臣下挾制謗祖蔑訓國體
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此奏若自認錯

置朕何地朕正爲卿舍忍欲商量別處之法卿
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旣是如此俱不必封
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
九月初三日禮部一本星象示異等事覆禮科
張貞觀本奉
聖旨近來士庶奢靡成風僭分違例着依擬嚴行
內外衙門訪拏究治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近聞
在京庶官槩任大房肩輿出入晝夜會飲輦轂
之下這等奢縱無忌何以禁戢小民着廠衛部

院一併訪緝參究
十一月初十日禮部一本敬循職掌指陳宗藩
應酌事宜等事奉
聖旨這宗藩未盡事宜旣會議停當依擬行內追
封一節查無違礙却又慮祿糧難敷論事勢不
論情理豈朝廷親親之意還照原議一體加封
不必加祿其撫按奏請旣已議革焉知該部吏
胥及該府管理無指勒留難之弊你部裡還要
嚴加防範申飭使貧宗永便無致紛更

閏十一月初五日禮部接出
聖諭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
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
學之禮皇三子少時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卽此
爲定你部裡便傳諭各衙門如勑奉行不許又
來激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來看
十二月初三日禮部一本賓興之期已近等事
覆禮科張貞觀本奉
聖旨這各省考試官事宜你每旣會議歸一着照

舊行各衙門選差京考不必拘定數目俟至臨
期着官開人衆衙門多差幾員其餘依擬科場
公典以得人爲重今後着都遵守毋得以體面
紛爭
初十日戶部一本宗室缺祿違例越境等事奉
聖旨宗室違禁遠出漸不可長載賸等便行與該
府嚴加戒飭仍查有無別情具奏所欠祿糧着
守道有司官照限催徵給與長史等官俱依擬
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禮部一本乞恩認罪事

奉
聖旨何喬遠本内不列銜署名好生怠玩不敬姑
着降一級調別衙門用堂上官姑且免究
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兵部一本忠功遺裔等
事覆朱鳳翔本奉
聖旨是于謙有安社稷之功原廕指揮同知着陞
指揮使改注錦衣衛胡宗憲原廕錦衣衛副千
戸着陞指揮僉事世襲胡宗憲還與他謚
九月十八日禮部一本累朝缺典究竟難湮等

事覆楊天民本奉
聖旨建文事蹟着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
二十四年二月初四日刑部一本庶宗失身被
殺兇犯畏罪自盡等事奉
聖旨是今後各該管理務遵勅諭鈐束宗室如有
不稱的着撫按官指實參奏
九月初六日文書房傳
聖諭聖母孝安皇后梓宮安厝山陵凡防護及執
役官旗夫匠人等都要遵守法度不許沿途傷
人田麥及放馬匹作踐亦不許假以做飯等項
名色擅到人家攪擾偷盜物件搶奪柴草及爭
競喧閙或奸頑逃躲不來赴役躭悞事務恁兵
部便出榜去張掛曉諭多人知道仍着緝事衙
門訪拏并許受害之人首告但有犯的拏來處
治重罪不饒其該管人員鈐束不嚴一體治罪
十月初一日大學士趙志皐等揭帖恭慰
聖懷事奉

聖旨朕以足疾之累不能恭行梭送奉迎之禮致
缺大典深自痛恨覽卿等所奏悉見忠愛慮憂
至意知道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禮部一本類報災異事奉
聖旨今歲災異多端朕心深切儆惕爾中外大小
臣工都要痛加脩省恪恭職業以仰承上天仁
愛至意毋事虛文
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諭元輔奉

聖諭覽卿等所奏悉見忠愛至意其事關朕躬的
已知道了昨諭二輔頒詔赦踰適負并戒諭百
官擬議奏請行之應缺官員着該部推擬奏用
其餘知道了卿爲首輔當思元首股肱一體之
義調元賛化任怨任勞共修人事上格天心雖
萬方有罪實咎在朕躬非卿之失卿宜調理稍
可即出勉勵辦事以慰朕懷
七月十六日大學士沈一貫一本無功冒擢有
罪叨留等事奉

聖旨災變交儆宜共脩實政挽回氣化朕今日惟
聽忠言不信纔言其乘間挾私妄瀆的本當重
處前因卿等勸朕虛受姑且不究卿又何必介
意遂欲因此求去益宜殫竭忠猷協心匡賛以
副眷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二十四日順天府一本科期近在眉睫場內缺
官提調等事奉
聖旨科場提調着太僕寺少卿孫瑋去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吏科都給事中劉爲楫一本科場提
調代庖非宜等事奉
聖旨朝廷但委用一官這厮每就肆意不遵阻撓
專擅好生可惡劉爲楫着回將話來
太僕寺少卿孫瑋一本寺臣多缺越俎實難等
事奉
聖旨科場事重還遵旨去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吏科都給事中劉爲楫一本奉
旨回話懇恩認罪事奉
聖旨劉爲楫抗旨妄言既認罪姑饒這遭且罰俸

半年
十一月初十日左中允全天敘一本試卷編號
分明解額原無增減等事辨傳好禮本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內閣傳出
聖諭朕先年詣祭天壽山及擇看壽宮回鑾道經
金山地方見一廟宇傍有一泉名曰黒龍潭山
形秀異泉水清奇朕住蹕幸焉邇年以來或遇
祈雨遣禱輒應昨因入春徂夏雨澤愆期朕甚

焦勞每日夜分在于宮中秉誠露禱復遣正一
祠教大真人張國祥前赴彼澤建立壇場自本
月十七日起二十日止竭誠祈禱即于十八日
甘霖旋降又十九日至二十日大雨普施四郊
需足三農慶幸天德龍功神靈嚮應朕心不勝
感戴忻慰朕欲加封龍王廟及其龍潭名號立
碑刻文表述護國爵民靈應顯化之功卿等議
擬來行特此故諭

二十二日諭　内閣奉

以下原缺

禮科都給事中東莞周永春輯

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旨京城内外巡警事宜兵部都察院并緝事衙門督率巡捕巡視等官嚴行申飭四方無籍之人潛住京師的卽便驅逐盡絕地方鄰佑有容隱不舉的事發都拏來重治

二月初一日兵部一本門禁事覆戶科給事中李[illegible]本奉

聖旨這市地照舊只着該衙門用心關防内使出入有違犯的拏來重處其餘依擬行

六月十八日錦衣衛一本照例成造鹵簿大駕事奉

聖旨國用未裕朕方加意省節這成造駕儀待三年後來說

二十三日兵部一本秋防屆期懇乞申飭邊境等事覆兵科本奉

聖旨賞功罰罪朝廷自有公典當事諸臣都不許

搆煽毀譽之言紊亂名實其餘依擬行

七月二十九日兵部一本貪肆將官負罪深重等事覆曾省吾本奉

聖旨是征蠻事重劉顯姑着上緊滅賊自贖立有奇功仍議陞賞如逗遛觀望養寇殃民通論前罪一併重治

九月二十日兵科一本虜情叵測邊防未固懇乞　聖明暫留當事重臣等事奉

聖旨朕體念邊臣不欲竭盡其力王崇古且着回京管理營務便推堪任的替他吏部知道

二年正月初六日兵部一本恭報建元北虜三貢禮成等事奏

聖旨是往年虜酋乞降求貢廷議紛紛惟我

皇考淵衷獨斷審定廟謨亦賴有忠誠任事之臣決策宣力贊成大計于玆三年虜酋欵順彌堅邊境寧輯諸臣勞績深可加尚輔臣忠勳簡在朕心自加優異王崇古着加少保餘官如故還廕一子入監讀書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

吳兌升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還賞銀二十兩
紵絲二表裡申佐朱笈各陞俸一級還與趙孔
昭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劉應箕准免勘
問仍與冠帶閑住馬繼志陞一級朱裳等陞俸
一級王惟寧等各賞銀二十兩史直臣等各十
兩雷龍郭琥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裡劉國
賞銀十五兩聶守中等甘貴等麻錦等各八兩
賈國忠等各陞職一級還與王化熙等葛柰等
各賞銀六兩李國珍等小厮漢等并範崇德李

寧張子度等各五兩其餘俱依擬本兵及禮部
措畫議擬劾勞譚綸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
絲二表裡汪道昆楊巍汪鏜丁士美各賞銀二
十兩紵絲一表裡兵科都給事中賞銀十兩其
餘的各六兩職方主客司郎中賞銀八兩其餘
的各五兩

四月二十七日兵科一本愼興工卹軍力以寔
營伍以壯國威事奉
聖旨這營軍着發回原伍操練見興工作該部着
量緩急議取應用以後不係緊要工程俱暫行
停止以寬民力

五月十五日兵部一本備察邊情等事覆陳文
燧本奉
聖旨這所奏依擬行與方逢時等着實舉行其一
應閫外機宜亦許他以便宜處置務不失制虜
安邊大計以副朝廷委任之重

二十八日司禮監太監馮保一本門禁事奉
聖旨這門禁已屢有旨申嚴曹用這厮如何擅留

外入于內宿歇好生不畏法度曹用并二小厮
都着錦衣衛拏送法司問郭用等并該日守衛
官軍法司提了問

九月十一日兵科蔡汝賢一本江防久廢夥盜公
行乞 勑當事重臣悉心經理以杜後虞以安
地方事奉
聖旨南畿重地武備不修江洋盜賊公行該撫按
官所幹何事科道衙門公論所出如今人臣爲
國家任事有功的便苛責搜求無已因循躲怠

玩時失事的却一言不及公論何在着吏兵二
部看了來說
八月二十六日兵部一本懇乞議處疏通馬市
以裨軍政以安邊境事覆方逢時本奉
聖旨市易夷馬積價備用本係實邊良策但當事
諸臣不肯視國如家彼此相濟都只委責于人
動稱難處坐失長利這所奏都依擬行該鎮督
撫官悉心議處具奏其巳市夷馬着一面平價
變賣以佐邊費

九月初六日兵部一本懲旣往勵將來乞 勅
申明近例等事覆兵科本奉
聖旨是這捕盜條格俱依擬州縣正官不許差委
查盤兵備守巡不許陪巡叅謁俱屢有明旨各
官如何通不遵行好生玩法曠職今後再有這
等官撫按等官有隱匿盜情不報或報不以實
并陪補官員欺罔規避的兵部都察院并科道
官體訪得實即便叅來處治如容隱不舉俱以
不職論決不輕貸

初八日兵部一本議處衝疲縣驛以甦苦累事
伏劉應節奏
聖旨近來各驛遞疲苦至極假借勘合肆行牌票
者絡繹于途各撫按官通不嚴行查詰都只要
增驛協濟豈正本清源之道該縣驛不必添其
餘依擬
二十二日兵部一本地方強賊肆行乞 究急
玩官員等事覆御史曾貞吉本奉
聖旨趙揚朱國相都着住了俸戴罪捕賊李孫觀

粟卿姑寄策勵供職這夜巡官軍專為下夜巡
警各衙門豈得私占守宅你部裡便會同巡視
科道官盡數查出分布各該信地申嚴夜禁着
實巡邏有仍前私擅役使占恡不發及巡捕官
狥情影射的即便指名叅奏其餘俱依擬行
十月十六日兵部一本地方强盜肆行乞 究
怠玩官員等事兵部題奉
聖旨這巡捕事宜旣清查明白都依擬務要着實
遵守你部裡并巡視該管等官再不許私占轉

送自啓弊端京營官亦不許將藍旗小馬送行私用致悞營操違者俱着科道官從實參奏處治如科道官不舉以不職論

閏十二月初八日兵部一本恭報延鎮剗修邊墻等事覆石茂華本奉

聖旨是近來各邊報修工程巡按御史覆勘豈曾親履其地止據委官以空文回覆報完未久隨即傾圮徒費財力無益防禦這延綏所奏邊工似與別鎮不同着遴差公勤司官一員便去逐

一勘明從實具奏

三年二月初四日兵部一本番賊屢肆深入攻陷堡寨殺虜人畜等事覆宋范本奉

聖旨這地方失事重大督撫官若平日威令素行各官豈敢隱匿不報石茂華郜光先姑各罰俸三個月着策勵供職孫國臣降一級照舊管事部大經蕭守身調簡僻用陳堂劉世英降二級戴罪剿賊徐旭降三級調用范廷武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其餘依擬

五月初三日兵部一本虜酋勢劫熟番陰蓄異志等事覆方逢時本奉

聖旨這貢市羈虜乘暇修備乃中國禦夷長計各邊諸臣俱宜同心戮力討安邊境斯不負朝廷委托近來陝西三鎮督撫官每遇虜情小變通坐視不處只責之宣大其意似謂這件事原是宣大種下的禍本將來有事罪有所歸不思他每各有封疆專責若的見得此事為失策其力又足以制虜便當明言謝絕整兵待戰如何只

依違觀望無事則陰享其利有事則諉事于人豈人臣受職任事之忠且操縱之權當在中國令一遇有警即令俺答禁諭是倒持大阿反使虜酋得挾以自重亦豈當時許貢初意今後着石茂華等着實整飭邊務相機撫禦如再因循推諉致悞邊計國法不宥朝廷許人任事後若措置失宜只因事論罰不歸咎于始事之人你部裡便行文與他每知道

二十三日兵部一本仰體 聖意稽查勘合以

蘇驛遞事覆侯東萊本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這假勘合踪跡顯然一見可知其僞何起自南京至甘肅歷數千里始覺前此通無一人燭發其奸顯是近來勘合冒濫不辨眞僞一槩混行前有旨着各撫按官查詰嚴禁却全不遵行好生怠玩這各犯經過地方依擬通行查究程光裕也着南京法司提了問

二十七日兵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看來通無的據止是借聽傳聞似此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將來何以待敵且該鎮饑荒當此暑月無端爲一虛聲所動周章調遣先自罷勞了卽目秋防猝有虜至又將何以禦之邊事如此深可憂慮今後各總督鎮巡官平居當亟圖戰守日夕戒備緊要在厚遣間諜的探虜情有警却宜持重安詳示以整暇不許沿習舊套虜未至而虛張賊勢以避罪虜以退而虛稱斬獲以要功有這等的國法不宥你每職任本兵居中調度亦要沉謀審筭動中機宜毋但依邊臣奏報之言護爾處畫致乖舉措取輕外夷

六月初五日兵部一本官軍奮勇血戰剿破首惡等事覆石茂華本奉
聖旨番賊雖經該部議覆剿治亦當分別罪惡輕重審固愼發石茂華乃輕信地方官言據爲掩襲之計豈有千里襲人本族不覺而鄰賊反知者明係寡謀輕動以致折將損兵得不償失據稱番寨焚燒已盡人誰見之石茂華姑着與陳省等悉心計議相機剿處以靖地方事寧之日你部裡一併查明論功定罪其餘俱依擬

七月二十二日宣大總督方逢時一本諮訪將材以備錄用事奉
聖旨近來各處舉到將材大半係有罪弃廢的然與其摻羅于既廢之後孰若作養于見任之時今後各總督撫按官于各將領務要作其銳氣假以事權但取其才勇可用足稱任使不許聽信司道等官過爲操切責以逢迎使阿諛輭熟

者獲升有才負氣者見擯以致士氣日摧乏才
備用兵部知道
八月初八日兵部一本諮訪將材以備錄用事
覆方逢時本奉
聖旨是朕方加意武備急在得人今後各撫按官
舉劾武職到部卿等若的有所知卽宜秉公裁
酌明開可用可罷之狀具實奏聞請旨黜陟毋
得避嫌畏謗徒詢人言致虧公道
十月初四日兵部一本撫臣聞命致仕滇師報
任等事事奉
聖旨這事情你每既說鄒應龍兩次債事損傷威
重該科及巡按御史又劾他擅離地方被賊衝
刼前後所奏情罪已明如何又曲爲回護再行
查勘鄒應龍着革去原職爲民沐昌祚罰住祿
米三個月獲功有罪人員着巡按御史查實具
奏記來等卽便會官審决其餘俱依擬近來雲
貴各土夷地方屢因小衅輒動兵端皆由各有
司官貪汚朘索騷動夷情撫鎭官撫馭失宜要

功生事以致禍結兵連反費朝廷處置今後再
有這等的你部裡併該科糸來處治
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兵部一本申飭虜王遵
命罰治等事覆方逢時本奉
聖旨這作惡部夷既經虜酋重罰伏闗服罪姑准
赦宥照舊貢賞以後再有無禮的都照這例行
朝廷馭夷撫順討逆但欲昭示恩威豈復利其
所有這馬駝等物不必進邊着便分給與俺荅
等各酋其羊隻全與俺荅一枝食用俺荅奏命

行法恭順可加賞銀三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
襲綵段六表裏布二十疋黃台吉等各賞銀二
十兩大紅獅子紵絲衣一襲綵段二表裡布十
疋以示奬勸其餘俱依擬
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兵部一本敷陳末議以仰
裨　聖治事覆宋儀望本奉
聖旨是朕軫念小民困苦節有明旨淸査驛遞期
以除弊安民乃各撫按官全不體朕心將題准
事理都視爲故紙背公徇私牢不可變又訪知

近日朝覲官有遺牌馳驛的一槩應付若不奉
公差得以傳牌應付則勘合俱屬無用清查亦
有何益此等情弊你部科豈不悉知竟未奉旨
參奏何忍于負朝廷而不敢違私請豈佐朕奉
天養民之意今次姑再行申飭以後勘合都着具
奏請給不許擅與有仍前違犯的撫按官并各
地方有司俱以不職降黜你部科容隱不參定
行一體重治決不輕貸蘇松等處減編事理據
奏尚欠清楚姑依擬行站船水手工食着通行
查減真定等處站銀准免派一年以甦民困
七月二十二日兵部一本夥盜黑夜行刼殺死
塲官等事覆胡執禮本奉
聖旨王叔杲并敖選王邦奇都着住俸戴罪候拏
獲眞賊之日具奏定奪還立限與他魏忠革任
回衛其餘依擬這賊徒敢于市鎮殺官刼財臨
時竟無一人救護事後又不能捕獲一賊平日
法令廢弛可知撫按官且不查究着嚴督兵備
等官整飭武備申明盜禁有司官有隱匿盜情

反累失主的從實參奏重治
兵部一本盤獲詐偽事覆李世達本奉
聖旨近來屢有嚴旨查革冒濫勘合各犯仍敢肆
行詐偽好生奸頑不畏法度王翰送法司查照
律例從重問擬張大權等着彼處撫按官另行
究問具奏照在京例重處示懲其餘俱依擬近
該各驛遞盤獲奸徒俱供有吏書盜賣等情及
下部查覈該司官卽稱原無干涉顯是庇護下
人長惡容奸各撫按官亦恐有傷部體往往曲
爲隱飾似這等弊源不清朝廷法度何由得行
今後再有這等的科道訪實參奏
八月二十五日兵部一本儂寇猖獗拒殺官兵
乞 賜究處僨事將官等事奉
聖旨各犯領兵不能剿賊反戕害良民數百餘人
兇惡慘毒甚于盜賊朕覽此奏深切痛心鄧應
龍縱惡殃良法當首論既已革職姑免追究楊
一廉楊守兼李朝臣都着凌遲處死卽便會官
决了仍與張詰俱盡本法傳首作惡地方梟示

以洩衆憤王凝沐昌祚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
表裡趙時勝等各賞銀十兩濮承勳等各五兩
郭廷梧處置適宜陳文燧勘奏公明都着吏部
紀錄敘用其餘俱依擬
九月初一日都察院一本武舉事差御史劉艮
弼郭思極監試武舉奉
聖旨是近來武舉官生亦有雇倩懷挾等弊着監
試御史嚴加巡察有犯的照文舉例行
初三日兵部一本恭報本年三鎮貢市事竣懇

例乞　請優敘等事奉
聖旨敘功錄勞乃朝廷恤下之典朕念體邊臣凡
事未嘗不從寬優厚但人臣爲國盡忠乃其職
分若計功望賞類同市賈恐非懷仁義以事君
者且邊臣既有三年考滿閱視之例乃貢市每
年常事又議加恩亦屬冒濫今後除考滿閱視
照先年例行其餘悉行停罷每年貢市完及有
修完工程止議量賞俱候閱視大臣覈實方議
加陞若三年之內已經考滿或特恩陞級未久
者亦不得再敘二例竝在一時者不得重敘將
官原無考滿事例不許濫及該科記着
六年三月三十日
聖諭內閣昨見遼東塘報大捷比前次更多朕心
深喜今早奏聞
聖母歡悅殊甚朕以沖年踐祚恒念德不足格天
威不能懾虜夙夜惕勵而邊臣奮勇屢立非常
奇功誠如
聖母前諭賴

天地祖宗默佑乃國家之慶元輔平日加意運籌
卿等同心協贊之所致也部疏上時卿等一面
錄封此諭內着兵部馬上差人星夜前去與張
先生看將一應敘錄比前再加優厚用示朕惓
惓奬酬之意
十二月二十八日兵部一本撫臣故違　明旨
縱子馳驛等事覆兵科趙卙本奉
聖旨侯東萊姑着罰俸一年伊子恩廕革了賀應
聘巡按御史提了問經過地方掛號及應付官

員着各該巡按御史限三箇月以裏逼行查實
奏參禁革驛遞冒濫節次有旨非不嚴明乃撫
按官敢行違背你部科又相率容隱或身自犯
之致使朝廷詔令竟成故紙今又行申飭何爲
以後有再犯的定照前旨一體處治
七年七月初三日禮科蕭彥一本門禁未肅人
心漸弛查參守衛官員以儆將來等事奉
聖旨你每職司巡視明知犯禁的不行訪拏參奏
乃只歸罪于守衛官他每卑職如何敢抗權要

及稱訪獲又以一把總官塞責豈犯禁的偏是
武臣今後着嚴衛不時看着但有轎馬擁入柞
內的不問是何衙門跟隨人拏來重處本官及
巡視科道隱庇不舉的一體究治蔣鎮等免究
八年閏四月初二日兵部一本修舉馬政事覆
郜光先本奉
聖旨凡建議與行事之人其心未必皆同所見未
必盡合若前臣意見無差議論徒繁實効終歉
這馬政事宜既係申維岱建白還着他着實用
心經理久任責成不許徒滋口說其分管監正
等官都不拘資格選年力精壯有才幹的去吏
部知道
五月二十九日都察院一本遵例查參將領府
官違禁馳驛乞賜究處等事覆何起鳴本奉
聖旨朕奉天子民俯念百姓困苦年來宣布詔令
一切以厚下安民爲務如清查驛遞一節明旨
禁飭何啻三令五申昨
聖母特遣皇親爲朕祈嗣名山亦俱給與盤費往

來不用一夫一馬蓋欲以身率天下庶幾惠及
罷民爲臣的乃不體朝廷德意抗違明旨玩法
殃民好生縱肆無禮呂鳴珂等本都當重處但
其所犯情罪微有不同姑從寬呂鳴珂李承式
着降三級楊守仁宋伯華降六級俱調用陸宗
龍革職爲民經過有司驛遞阿奉官員撫按官
提問具奏朕又訪得各撫按官往往差人護送
勢要官員給與牌票縱令馳驛似這等朝廷法
令何由得行奸弊何時可絕論其情罪反重于

犯法之人今後再有這等的着兩京科道官劾
實叅來一併重處
九年四月十二日兵部一本强盜夥刼官家聲
勢重大等事覆兵科本奉
聖旨前屢有旨四方盜情不論大小都着卽時申
報寬限緝捕又准以別起抵數立法未嘗不寬
乃各地方官故違明旨隱匿避罪撫按官亦不
行覺察扶同欺罔致使盜賊益無所畏將來必
成大患訪得鎭江失盜是去年秋間事其夥盜

已有別處捕獲該撫按官如何說是十月間事
上下蒙蔽法度不行職守何在孫光祐田樂姑
各罰俸三箇月李顒罰俸半年鍾庚陽等邵德
熙等都住了俸戴罪緝捕賊獲之日具奏定奪
近來江防廢弛盜賊充斥依擬通行申飭有怠
玩僨事的着兩京科道官劾奏
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兵部一本募兵因減餉銀
一時心變毆辱撫臣等事覆張文熙本奉
聖旨該地方募兵月餉既奉旨量減果有不敷自
合聲訴各該上司聽候奏聞議處各兵乃敢鼓
衆逞兇毆辱撫臣好生悖亂無禮本當依律重
處但變生有激且倡亂者諒亦不過數人吳善
言撫馭乖方着回籍聽勘這員缺着張佳胤以
本官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地方着
會同巡按御史相機處置聽以便宜行事寫勑
與他着上緊便去不必候辭王許之降三級調
用曾邦呂應暘各罰俸一年其軍餉事宜仍從
長酌議停當具奏

五月二十八日兵部一本亂民焚刼異常省城
十分危急等事覆張佳胤本奉
聖旨該地方奸民狂逞幾成大亂張佳胤當入境
之初卽奮身犯難定變俄頃使渠党盡殄紀綱
大振忠績卓異朕心加悅着賞大紅紵絲飛魚
衣一襲銀三十兩綵段二表裡張文熙銀二十
兩綵段一表裡劉伯晉等着吏部紀錄擢用徐
景星遇有相應員缺卽便推用吳日强罰俸三
個月吳余蓋陳賢着革退差操鄒儒等撫按官

提問具奏該地方一應善後便民事宜着張佳
胤悉心計處停當行其餘依擬近來各處有不
體朝廷保惜小民德意往往務爲刻虐博名斂
怨不獨浙省爲然着各撫按官申明訓飭有不
省改的據實叅奏
七月十九日兵部一本地方兵變刼制撫臣等
事覆張佳胤本奉
聖旨是這軍餉既經張佳胤等酌議明白近日裁
減之數准照舊全給左遊擊准復設陳文澄除

景星俱依擬用其餘事情還着張佳胤從長處
置務求安妥行近來各地方官徒務節省虛名
往往過爲裁削致事體窒碍難行爲軍民害今
後有這等的各部院須要斟酌詳慎毋得一槩
題覆
十一年八月初九日直隷廵按江東之一本督
撫隱罪報功等事奉
聖旨賊夷殘掠關寨旣有顯跡該將領司道官如
何揑報拒堵掩罪爲功好生扶同欺罔陳文治

李尚賢齊鳴鶴革了任并方臣汪道化張崇謙
都着廵按御史提問具奏督撫總兵官統制全
鎭旣不能預飭防守却又輕行妄奏本當重處
念邊境有事姑從輕楊四畏降一級照舊管事
周來翟綉裳姑且罰俸半年策勵供職兵部知
道
十一月初五日兵科給事中王亮本懇乞　聖明
厚忠勳奬節義以培正氣以勵世風事奉
聖旨劉基花云係開國運籌死節忠臣委應優䘏

後裔劉世延曾被權奸誣害着復爵照舊于南
京都督府帶俸原住過祿米准與補支一年遇
缺推用花雲子孫着該撫按官查訪的確具奏
敘録該部知道
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兵本部一本恪遵　明
旨仰仗　天威等事奉
聖旨該鎭剿除逆夷斬馘至千餘級奇功可加李
成梁着歲加祿米二百石先廕本衛指揮僉事
改錦衣衛陞二級世襲還賞銀一百兩大紅紵

絲蟒衣一襲綵段六表裡張佳胤加太子少保
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
表裡李松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照舊巡撫廕一子錦衣衛百戶賞銀四十兩
紵絲四表裡還與張佳胤各給與應得誥命任
天祚陞一級宿振武加副總兵職銜仍陞實職
一級霍九皐加叅將俱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
表裡曹子朝趙維卿陞俸一級還與李興等各
賞銀二十兩內李興李寧各升祖職二級奏得

貴史儒李應時各加遊擊職銜劉言李維藩各
加叅將與章應選俱遇缺推用查大受等各賞
銀十五兩內郭仲舉孟承勳各陞試百戶其餘
俱依擬軍士每血戰勞苦着發馬價銀二萬兩
差科臣一員會同撫按官賞犒差官另勘罷本
兵調度有功張學顏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
辛自修陰武卿各二十兩二表裡該司郎中銀
十兩其餘的各八兩
二月二十七日兵部一本　聖武遠昭捷音疊
奏等事覆兵科奏
聖旨是賞不踰時乃敢激勵將士近來各該御史
覈功奏冊有日久不到的以致奸弊繁滋功罪
失實何以示勸今後凡遇報捷巡按御史隨卽
辦驗首級十日內具奏看覈功次一月內具奏
陞賞查看併行如延緩過期該科叅治
四月初六日兵部一本直陳時政以裨治安事
覆苗朝陽本奏
聖旨近來驛禁稍寬遂致紛紛冒濫你部裡便行

文與各省直撫按等官嚴行申飭有違例馳驛
及私自應付的卽指名叅究若撫按官濫給牌
票勘合該部及科道官訪的叅來處治
七月初六日薊遼總督張佳胤一本緝虜節次
突犯官軍奮勇拒敵斬獲首級等事奏
聖旨這勦處㸃夷事情關係重大着兵部卽便從
長計議來說
兵部一本緬賊擁衆犯邊等事奏
聖旨是該省屢奏捷功巡按御史如何通不勘報

以致賞賚稽遲又不知勸依擬着巡按官于犒
課銀內動支五萬兩通查先後有功軍士分別
犒賞其功次着遵照前旨一併勘來如過限不
報該科一併糸治
二十八日兵部一本敷陳天下大計等事覆楊
一魁奉
聖旨是近來各衛所軍士逃故數多各該清軍專
官慢令曠職不設法勾補以致行伍虛耗武備
不修朝廷緩急一振飭便以添兵請餉都只是具
文塞責今後各撫按官務遵前旨將清軍事宜
着實舉行有仍前怠玩的你部裡及該科查糸
處治
十二月初一日一本循職掌等事覆張希皋
奉
聖旨有司開造軍冊往往容隱脫漏揑稱故絕多
屬虛文以致軍伍消耗纔一清勾便稱烟擬今
後解到軍冊你部裡督令該管官員着實查駁
勘有仍前遙慢的指名糸奏其餘俱依擬行

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兵部一本泰運方亨等事
覆張岳本奉
聖旨貢市羈縻及時修備操縱原在中國累年節
省修築既有績效着各該督撫官用心經理隨
機撫禦務圖安邊制虜長策毋以議論異同因
而疑畏懈弛有負委任責成
六月初一日兵部一本　聖明當天願攄愚慮
等事　覆龔懋賢奉
聖旨是京邊腹裏軍伍須要加意存恤設法請勾
纔得充實然非勤加訓練制馭得宜徒多何用
你部裡還通查前旨申飭各該督撫官着實舉
行務使武備振舉毋得虛文塞責
初四日雲南巡按李廷彥一本兵士離心將官
束手乞賜議處等事奉
聖旨軍士動輙鼓譟脅增犒餉蔑視紀法漸不可
長多由將領撫馭失宜所致撫鎮官如何不行
督察禁戢着沐昌祚劉世曾前往就近地方勘
處經畧將領有該更調的卽便更調具奏軍士

再有效尤的務以軍法從事毋得姑息兵部上
緊行與他每知道
九月十四日兵部一本災異頻仍懇祈　聖明
敦政體飭等事　覆本科鍾羽正本奉
聖旨將才難得非曾經戰陣試有成效的何由識
別只着各該總督撫按官加意訪求據實推薦
果有異才許于例薦外特舉破格擢用各衙門
會薦且罷其餘依擬
十月初一日刑科左給事中王繼光一本邊臣封
廕太濫乞賜愼名器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但邊臣任事勞苦三年閱視恩
賚示酧已各有旨了以後遇該加恩該部酌量
題請毋得過濫本內裁察字如何寫這財字始
且不究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兵部一本災民狼狽
等事奉
聖旨是近來各處民壯不逼操練止供迎送雜差
緩急何賴依擬通行各該撫按官嚴督兵備巡

捕等官精選強壯着實團練遇有盜賊生發即
便剿捕如仍前因循疎懈致有失事一體重治
不饒
十五年正月初五日吏部一本本兵重寄會推
在邇等事　覆兵科奉
聖旨這納級武臣原有世職的准存留管事其餘
你部裏會同該科嚴加考覈果有勇畧功勞分
別敘用平常的都准革回原籍
初八日兵部一本本兵重寄會推在邇等事奉
聖旨這納級武官你每既考覈明白候之胄等四
員姑准留用其餘都着革退有未盡的還行與
各該督撫官一體查覈具奏以後武官非係世
職武舉不許領劄行事如有朦朧推升咨用的
科道指實叅奏
三月二十九日兵部一本群酋遣使合詞等事奉
聖旨虜王并伊妻既准襲封授封還着傳諭各部
申明約束圖報國恩一應邊計虜情着督撫官
相機處置毋得疎玩

四月初四日兵部一本官軍不敷巡守等事
覆李如松奉
聖旨是該營額設軍馬原自足用近因各衙門役
占數多以致缺人哨捕着巡視科道官嚴加查
覈歸伍毋容虛冒
五月初四日兵部議薦將材以備擢用事奉
聖旨是各衛所武官材勇堪任的着督撫等官博
訪精覈從公奏薦武舉相兼備用不許冒濫
二十日刑科給事中胡時麟一本錄蒭蕘以收

一得以廣將材事奉
聖旨盧延蛟着彼處總督衙門考試如果才畧堪
用方與收伍立功亦不得輕信虛談以啓游民
倖進之端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薊遼總督王一鶚一本究處造言首
惡等事奉
聖旨奸徒造言惑衆故違軍法既拿獲究審明白
呉公泰等四名着督撫鎮巡官卽便處决梟示
徐洪依擬用大枷枷號三個月發極邊衛分充
軍其餘各兵姑念無知被惑都免追究朱先着
降充衆將調用今後軍中但有揑造誣言的許
各軍擒拏出首重加升賞如容隱不舉事發之
日全隊照軍法處治不饒兵部知道
六月十一日兵部一本缺官事　查過把總宋
大斌奉
聖旨名色把總原係用兵之時權宜委用近來多
係白丁資緣升授殊非典制今後這等的都不
許朦朧推升如果有材勇功勞題准錄用的須

授衛所實職方許一體薦用你部裏還行與督
撫等官通查改正這員缺且另推來
七月二十二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時亮一
本勲裔失教緩急乏人等事奉
聖旨勛胄世臣與國同休近來都不練習緩急難
以任使今後勛臣襲爵未管事及應襲的着都
遵照舊制赴營操練教習有惰慢遲曠的總協
官指名參奏兵部知道
八月初九日兵部一本粵兵驕悍等事　覆兵

之佳奉
聖旨是各處將領新到地方隨帶有堪用家丁聽
令開報督撫設法養贍次第補充不許刻剝軍
士啟釁招侮
十一月十八日兵部一本甄敘勳臣以備推用
事奉
聖旨是勳臣出營及革任的如才力堪用依擬着
科道官三年一會舉你部裏酌量推用
十六年閏六月十九日兵部一本虜欵年深人

心易玩等事 覆鄭洛奉
聖旨這邊鎮事宜既議停當俱依擬着實行各將
領司道官如有恃欵忘備避事偷安及彌縫隱
匿媚虜冒餉等弊督撫巡按官不時查訪叅奏
處治
二十一日都察院一本天意可憂修省貴實等
事 覆徐元奉
聖旨是以後各差御史不許濫出馬票擾動驛遞
差完雖任亦不許占用坐馬及傳借與人不遵

的你都察院還指名叅奏
十月初七日兵部一本循近例以一藩體等事
奉
聖旨前有旨潞王之國事俱着查照 景王之國
例行你每摭言會典輙議減改好生不遵其軍
校船隻還俱照 景王之國例撥給務堪充用
不許虛數塘塞
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兵部接出
聖諭潞王之國隨侍張家灣各衙門各執事答應

錢糧官合用營馬三百匹兵部轉行三大營撥
給應用
六月十九日兵部一本酌議清勾事宜等事奉
聖旨近來軍伍册籍往往規避脫漏及發单勾補
有司官還不用心清理以致奸弊多端徒增擾
累巡按御史兼理清軍着實稽查行伍何由充
實所議俱依擬行不許虛文塞責
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兵部一本恭陳安民弭
盜之要等事 覆曲遷喬奉

聖旨是近來盜賊行刼有司多隱匿避事以重爲
輕撫按官類奏查叅往往專事姑息何能弭盜
令後務遵照屢旨着實舉行該科如有訪聞還
不時叅奏
五月十六日兵部接出
聖旨朕念各處災傷地方盜賊易起所司往往避
事不行用心緝捕甚則隱匿不言玩冦養亂各
該撫按官還嚴行督率所屬申飭保甲實練兵
壯漸消禍本毋得踈懈兵部知道
七月初十日兵部一本醜虜大負國恩等事
覆李禎奏
聖旨北虜欵貢安邊息民已二十年若虜情變遷
邊備廢弛自應據事講求及時整頓豈得追咎
始事這所議着行與督撫按相機審勢務遵節
次諭旨毋得再有踈虞
二十五日兵科都給事中張希高一本患病不
能供職等事奉
聖旨邊方有事該科掌印官如何輙便告病這所

奏不准着罰俸二個月
二十六日兵部接出
聖諭西鎮邊備廢弛虜情狡詐還用大臣一員前
去經畧兵部便會同九卿科道官推舉來看其
各邊將帥須要得人也着會同推舉堪用的以
備緩急近來督撫等官不能選用將材平時凌
虐牵制掣肘不得展布及至失事又諉罪于他
殊失用人之體今後須加意鼓舞激勵士氣務
使文武將吏同心僇力共濟邊事毋得仍襲故
套
又接出
聖諭朕近覽陝西督撫奏報虜情本殊用惕然朕
惟洮岷乃西鎮要害諸番爲中國藩籬
祖宗開拓疆土經畫邊備具有成法督撫官奉勅
行事須常時選擇將領整搠兵馬聯屬番夷今
虜衆猖獗殺我將士搶掠番族侵逼內地各官
平時不能制馭臨事不能堵遏職守何在豈不
墮悞邊事大負任使朕已寛其罪罰姑令策勵

其各邊武備廢弛亦與西鎮相同今須及時收
拾加意整頓務要懲創凶逆保守封疆毋得狃
于貢市畏避怯懦及虛文搪塞因循怠玩如有
違悞憲典具存必不輕宥你部裏便傳與督撫
官知道又聞山西五臺一路礦賊嘯聚地方官
如何隱匿不報着查明奏來
八月初四日兵部一本虜賊大舉入犯等事
覆崔景榮
聖旨撦力克襲授封號欵貢多年郤于西鎮生事

黨助凶逆侵掠邊境顯是背恩犯順着該鎮停
革市賞候經畧大臣相機處置具奏定奪其餘
俱依擬着實行
九月初一日兵部一本虜酋變盟等事　覆梅
友松
聖旨是撦酋市貢已停革了中國制馭夷虜自有
機宜候經畧大臣至彼參酌議討具奏定奪不
必會議
初六日直隸巡按張鶴鳴一本督臣玩視明旨

等事
聖旨虜酋當分別順逆前有旨停革市賞止是撦
酋一枝其餘安靜堡塞的豈得一槩革絕該衙
門知道
十二日直隸巡按連標一本邊疆多事樞筦非
人等事
聖旨王一鶚已屢有旨留用了將才難知如若佐
使不稱推用偶遺的撫按官不妨從公參酌指
名奏處如何盡疑本兵有私輕議罷斥該衙門

知道
十七日宣大總督蕭大亨一本遵奉
明旨已停虜王市賞等事奉
聖旨這市賞應停革的蕭大亨既已奉旨處分原
無違玩着照舊盡心經理務保無虞不必辭該
部知道
十一月二十四日兵部一本邊務久弛閱視當
嚴等事　覆戶科吳𪩘奉
聖旨是先年許虜欵貢原爲及時整頓預備戰守

故三年閱視核實賞罰以飭邊防乃各邊文武
官員恃欵偷安因循廢弛官亦虛文塞責全無
實效好生悞事曠職今次閱視還選才望風力
的九邊各一員于四品以下京堂及六科相兼
差用務要着實稽查詳核功罪仍須安靜省約
力破舊套毋得苟且了事及勞擾地方
十二月二十三日兵部一本邊事壞于乆安等
事覆吏科侯銑奉
聖旨節年邊備廢弛皆由欺弊多端功罪失實以
致人無勸懲今次閱視各該邊臣務痛懲積弊
不許彌縫欺隱冒賞避罰差去官員務要查核
精當閱內功罪從實具奏聞你部裏臨期酌
量重輕請旨定奪其餘依議行
十九年閏三月二十五日兵部一本邊事可虞
京營關係根本最重等事奉
聖旨這在營軍士有老弱游惰混冒項充虛糜糧
餉的着督總協科道官督率將領清理禁革勇
士四衛營只着該監着實查理訓練其餘俱依

擬行
六月十八日經畧尚書鄭洛一本遵奉廟謨經
畧兩陲等事奉
聖旨邊務虜情關係重大朕特遣大臣經畧一應
戰守制馭機宜卽委任責成着便宜行事各該
撫鎮將吏都要遵奉勑諭聽從節制調度不許
紛紛議論各立異同致悞大計這所奏知道了
兵部知道
七月十一日遼東巡按胡克儉一本邊臣禦虜
不實朝臣謀國不虛等事奉
聖旨孫守廉李寧被条事情已有旨了先年節次
邊功俱係巡按御史勘實具奏方與叙錄彼時
胡克儉不曾親驗如何懸度妄議牽蔓多端該
衙門知道
十四日兵部一本屬夷變詐日甚等事　覆王
有功奉
聖旨昨年撦酋西牧致逆虜擾邊朝廷念其罪惡
未著姑停市賞責令回巢如何展轉遷延乆戀

西塞顯是變詐難以姑息着經畧衙門宣諭本
酋勒限驅逐如過期不遵即便絶貢革封行令
大同山西各將官出邊搗巢不許再行支調其
餘俱依議行
九月初五日兵部一本邊情孔棘仍乞聖斷等
事奉
聖旨北虜欵貢多年順逆不等未可一槩盡絶你
部裏當酌夷情分別制馭既以詳妥鄭洛着候
擒酋歸巢西事稍定即赴宣大申明約束務使
虜酋畏威效順毋自取天誅其陝西四鎮機宜
着魏學曾竭力擔當悉心措置經畧自不相牽
制諸凡修守依擬申飭不必會議
二十六日兵部一本備倭兵務方殷等事奉
聖旨李應詔既係誤報着照舊任事該部一應章
奏關係軍機其抄報塘馬等役有預先探聽傳
寫的今後須嚴行緝拿重究以防漏洩
十月初一日兵部一本軍官惧信訛言妄自畏
疑等事奉

聖旨這衙所官兵聽信訛傳群聚禁地圍嚷大臣
好生恣横頼卿馳至諭解方散宜安心任事其
五府堂上官京營總協與該科係京營衙門豈
宜坐視喧鬨置若罔聞都着回將話來各該守
門官法司提了問
初二日兵部一本恭報狡虜陰謀等事　覆魏
學曾奉
聖旨擒酋既已東歸鄭洛原帶人馬着候西事平
定掣回宣大以圖防禦其將領傳報虜情彼此
互異明係迎合惧事匪輕已後有這等的各督
撫官從重叅究
初四日定國公徐文璧一本乞恩認罪回話事
奉
聖旨卿等爲勳舊大臣武官皆屬統轄平時既欠
約束臨事不能解紓緩急何頼既認罪姑各免
究便會同京營嚴查兇潑員役情輕的拿去以
軍法細打放了情重的叅奏定奪如果事起有
因亦須明白申理毋致枉抑

二十七日兵部一本虜情事奉
聖旨虜酋擁衆入犯杜桐不卽赴援好生玩忽都
着戴罪殺賊自效其地方失事輕重着巡按御
史查勘具奏以後虜衆犯邊至數千以上總兵
官務先期防禦堵截如賊至不擊逗遛觀望致
有損失與該路將官一併擬罪不饒
十一月初一日兵部一本虜勢日迫事奉
聖旨京營將士只着總協官從公選練加意振刷
如有曲狥私情隳廢營務等弊聽巡視科道與

該科稽查糾叅不必更制設官徒滋紛擾
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兵部一本新任鎮臣抗旨
交際事奉
聖旨邊將沿習貪兢之風剥削軍士要結當路以
致戎伍不修邊勢積弱近有明旨禁革解一清
公然抗違偏以餽遺本當重處念邊方多事姑
着革任降一級令後有再犯的定行重治不饒
喬璧星吏部紀錄優叙
三月十四日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陝西總督魏學曾屢屢飛馳奏寧夏鎮
營兵鼓噪變亂戕殺撫鎮等官勢甚猖獗皆爲
地方官因用匪人剥削軍糧以致激變爲亂該
鎮軍餉不敷還着兵部作速發馬價五萬兩差
官星馳前去該鎮着魏學曾便宜相機馳至馭
撫處治得宜務保萬全你部裡卽便會同各官
作速推舉謀勇才幹堪任的二三員來看
十七日兵部一本變丁狂悖異常等事奉
聖旨鎮兵爲巡撫剥削激變已有旨總督衙門擒

首惡赦餘黨相機安撫乃茲爲首的全不畏朝
廷恩威紀律劉東暘許朝等輙自署印總兵據
城殺人要職醸亂不悛本當調各鎮重兵全城
屠戮姑念餘黨不忍加兵若餘黨能翻悔自新
將首惡擒獻一時解散朝廷不但赦宥且將計
功行賞如復仍前從逆定行通剿魏學曾聞變
已久如何尚在固原你部裡便馬上差人促赴
聽其便宜處置不必再行請旨以悞軍機其餘
依擬其馬價銀准再發五萬兩

十九日兵部一本變丁勢甚叛逆等事奉
聖旨劉東暘許朝一叛卒耳戕殺撫道全不畏朝
廷誅討乃敢逼死總兵僭署僞官肆爲大逆又
遣哱承恩率衆拿縛傅桓罪惡滔天法當寸斬
梟示九邊巳行總督魏學曽便宜征勦除劉東
暘許朝并巨惡不赦外其餘賊黨一時被脅俱
不深究仍從重懸購賞格有能攻逆從順擒斬
首惡來獻者准照火落赤等事例行其被要勒
文約稱爲同類及巳領到倉庫銀米勢難追還

者待劉東暘許朝正法之日即將文書燒毀銀
米准作月粮哱承恩世受國恩助賊爲逆罪在
不赦但能斬逆自贖准與豁免仍復議賞各鎮
大小官吏并各項錢粮俱聽魏學曽委用支取
事後照項補還論功行賞加有支吾抗拒者即
時叅奏重處賊勢既張撲滅宜早該督撫即大
書明白曉諭鎮城及遠近軍民知悉湔除舊染
咸與維新毋得執迷自取俱焚之禍
二十五日兵部一本叛賊大肆猖獗等事奉

聖旨叛賊醜亂屢旨寬宥餘黨誅鋤首惡哱承恩
念其世受國恩必不從逆責令擒賊大加陞賞
豈知豺狼夷性終是難變前拿傅桓意其聽劉
東暘指使也乃今率兵出城攻掠各堡十數處
意欲何爲明是反叛罪更又在劉東暘之上矣
劉東暘一軍卒耳有何伎倆多是哱承恩故意
推他爲首事敗則罪有所歸事成則收功于巳
反覆變詐情形顯露魏學曽兵到之日即宣明
旨問罪興師有能擒斬哱承恩首級來獻者准

照安化王事例錫封侯伯仍與世襲劉東暘爲
哱承恩所惧用計擒斬聽其贖罪仍照火酋事
例陞賞若哱承恩欲全保祿位并父毋妻子復
爲擒斬劉東暘首級自贖亦照前旨赦罪議賞
堂堂天朝全盛之時豈容麼麼小醜作亂橫行
魏學曽宜亟檄各鎮文武諸臣同心協力刻期
勦滅雖全城屠戮弗顧也粮餉巳發二十萬兩
其調各鎮兵馬悉聽便宜施行不必請旨違者
重治蕭如薰等着陞總兵管事營軍破格加賞

熊國臣待事定後處分其餘依擬
四月十三日三邊總督魏學曾一本哱賊潛為
叛逆勾連等事奉
聖旨哱承恩父子久蓄異謀恣爲叛逆今復勾連
爲援罪在不赦你爲總督可不作速剿此逆賊
宜即遵敕旨督率總兵并各將領等官同心併
力刻期剿滅有能擒斬哱氏父子首級來獻者
決與封爵世襲其餘脅從姑從赦宥套虜雖入
地方未曾助逆爲亂即宜諭令出邊聽事寧之
後仍行撫賞再發馬價銀五萬兩以濟軍務兵
部知道
十四日兵部接出
聖諭征討寧夏各鎮將士近因寧夏哱承恩倡亂
嬰城自守背叛朝廷天討必誅罪在不赦故調
發爾等各鎮將吏因兵會集征剿朕念爾等爲
國家效力荷戈原野至苦至勞朕雖身處宮中
而心常懸塞外除前次所發銀兩今再發大僕
寺銀二十萬兩以備行軍犒賞之用着令督撫
及將領等官酌量給散務使營伍均沾實惠爾
等軍士當思朝廷優恤之恩各奮忠義勇敢之
氣以順討逆盡力報國待賊平功成之日乃重
加賞賚以酬爾等功勞宜體朕心肅將天威便
行一鼓擒縛以聽千里之捷欽哉故諭
五月初九日兵部一本禦賊防虜謀貴萬全等
事奉
聖旨是凡係軍務該科不許發抄仍嚴禁抄報人
等以防漏洩
二十七日兵部一本西賊剝膚可慮等事奉
聖旨魏學曾討賊數月未平且容胡虜助逆漫無
經畧多是威令不肅以致諸將怠玩中間又有
希功忌能觀望的念用兵之際都且不究還與
魏學曾欽一口從新申明軍令將帥有不用命
的便于軍前斬首示衆又説與葉夢熊朱正色
知務要同心恊謀設法退虜速剿此賊又行蕭
大亨宣諭虜王收拾松套二虜歸巢朝廷還有
恩賚懸購銀兩准給發東西二鎮比隣討賊着

同一體如有退避不前及娟嫉阻撓的你部裡
參來重治餘俱依擬
六月十五日兵部一本虜王出邊賊獻惡黨等
事奉
聖旨叛賊抗拒王師屢生變詐魏學曾每憑懦將
欺誑墮其奸計好負委任這招安事情不可輕
信還着他與葉夢熊朱正色同心定議督率諸
將餉兵秣馬刻期剿滅堂堂天朝因此么麽小
醜連兵累月未克蕩平豈不辱國秋高兵壯事
在須臾若復延遲怠悞罪有所歸
二十五日內閣接出
聖諭近日寧夏鎮逆賊叛亂今已三月矣未見剿
滅魏學曾職任總督初聞叛亂當親臨地方設
法措處得宜乃今釀成禍胎方纔奏聞魏學曾
又不能設法于先今又畏怯于後袖手坐視費
餉損兵顯是玩冦辱威推委悞事責任何在着
部馬上差人傳與魏學曾嚴督將領刻期攻城
以蓋前愆勿以迢遞觀望虛文塞責卿等還會

同該部不時商確邊計務保地方寧謐欽哉故
諭
七月初二日陝西總督魏學曾一本虜欲領賞賊
獻黨囚等事奉
聖旨反賊叛逆罪在不赦豈容招安葉夢熊你素
稱忠義既到便可與魏學曾朱正色督率將領
相機分兵禦虜討賊一意攻勦毋再遲延亦不
必奏請各將領有仍前觀望的將賜劍斬首軍
前示衆兵部知道
二十七日兵部一本賊勢可平士氣不振等事
奉
聖旨是魏學曾討賊既竭勞瘁未有成功暫准回
籍候事寧之日另敘員缺着便推二員來看
三十日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葉夢熊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粮餉寫勅與他令
依限到任賜劍便與他管
八月初一日兵部一本督臣已更將心不一等

欽奉
聖旨寧夏討賊無功皆因主帥軍令不肅葉夢熊
既受新命凡軍中事宜都受他節制聽他便宜
行事諸將不用命的就以軍法處斬監軍專司
監察紀錄無得侵越事權蕭如薰作速代他出
來討賊麻貴李如松既能奮勇朝廷自有優異
監軍官記着董一奎卽革任回衛禦虜另分一
枝兵去功成一體叙賞本部調度勤勞不必遜
讓餘俱依擬

初七日兵部一本虜患日深賊守愈固等事奉
聖旨主帥軍令不嚴何以督率軍士梅國楨旣具
奏前來可卽馬上傳與葉夢熊知着他申明前
旨總付及三品以上有抗違妬功的便指名糸
來重治其三品以下的着以軍法從事內陳守
義張詩勘實着在彼處斬首以肅軍威其決水
灌城之謀毋得異同誤事軍士久困着重賞他
其縱賊釀亂損軍辱威躭延日久以致叛賊勾
虜入犯殘害黎民絕我餉道皆前督魏學曾緩
師遺害大辱國體魏學曾着錦衣衛便差的當
官校扭解來京問餘俱依議還着監軍梅國楨
紀錄功罪不時劾奏
又一本虜賊勾連勢將深入等事奉
聖旨叛賊未平衆虜深入這所奏事宜便行與該
督撫官着他一一相機施行先用計退虜疏通
餉道就可整飭軍伍專意困賊決水灌城旣爲
良策何不早行馬價銀准給與陝西糴買粮米
俱聽南京戶部銀兩支取邊疆有事粮餉宜充

還專責司道官二員管理仍戒飭諸將毋得忌
能嫉功觀望不進致悞軍機明旨國憲俱存決
不輕貸餘俱依擬
二十四日兵部一本敬陳東西未盡等事奉
聖旨督府統制三軍自總兵以下都該聽命的便
行與葉夢熊着他申嚴號令居中調度朱正色
督率諸將相機攻討李如松雖有專勑通受總
督節制梅國楨但紀功罪毋得侵越兵事違者
葉夢熊竟自糸奏其召募沙兵差風力御史一

員去添設都督遊擊與楊允恭職銜并一應事
宜俱依議备銀兩准給發
九月初三日三邊總督魏學曾一本五日再報剿
逆事奉
聖旨覽奏虜退賊孤且爲水困諸將又多斬獲賊
勢已窮時不可失權不可分該部便行與新任
總督着他新飭軍令齊一衆心將各總付原調
來的兵馬就分撥與他管領畫地防禦城破之
日分兵齊進共成厥功不許侵越不許阻撓有
從前橫行不遵約束的着總督監軍叅來重治

招安不必行
二十五日兵部一本狡虜大舉入犯等事奉
聖旨寧夏退虜臨陣斬獲數多各官協心奮力宜
先加賞賚以示激勸葉夢熊賞銀六十兩大紅
紵絲四表裡朱正色李如松各賞銀五十兩大
紅紵絲四表裡梅國楨麻貴王通各賞銀四十
兩紵絲二表裡李寧馬孔英趙夢麟李如樟馬
明鑾蔡可賢張李恩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
裡其餘依議魏學曾已有旨了
十月初七日禮部接出
詔書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深居九重念切百姓惟願華夷安靜
普樂昇平昨因寧夏守城撫馭乖度以致逆賊
劉東暘等乘怨倡亂嬰城負固抗違天討興師
半年今逆賊首授地方蕩平偃甲休兵朕心慰
悅但朕所欲誅者逆賊首惡而已爾在城軍丁

及百姓人等素受朝廷厚恩豈肯縱賊作亂中
間即有被賊威脅保命暫從或被其誘嚇而守
城或畏其殺害而出力勢非得已情有可原朕
今下詔一切赦宥咸與維新又念各鎮及調發
征討軍士自夏徂秋荷戈攻戰暴露炎暑冲冒
霜寒勞苦萬端死傷可憫又念寧夏州小鹽池
花馬池及延綏定邊地方被虜殘破民不聊生
並宜破格優恤今特命兵部發太僕寺馬價銀
二十萬兩賞勞從軍士賑恤各地方軍民人等

着督撫諸臣酌量差等給散務令均沾實惠其
寧夏等處地方今年田租盡行蠲免朕思自古
聖帝明王垂衣作理兵革不試奸宄不生今乃
爾一方軍民橫罹傷殘實惟朕一人之辜爾等
須念叛逆兇徒一時狂逞終被殺戮仰體朝廷
仁愛之心務圖自保身家之計從今守邊務要
各安生理遵奉法度共享太平其從征將士有
功及陣亡破傷軍衆着巡按監軍御史查實奏
報以俟優處天討既彰
皇恩新播詔爾軍民用俾知悉
初九日原任三邊總督魏學曾一本逆賊幸平邊
疆無虞等事奉
聖旨魏學曾這厮奉旨逮問人犯輙敢在途瀆奏
若始初聞叛賊變亂若能趲赴勦除不致據城
暴掠㡳乃坐視文法致使軍民塗炭顯然緩師
玩寇大辱國威及聞彼捷音借口垂功掇拾誇
誕覬覦釋罪好生可惡還着作速解京問罪不
許狥私延緩

十一月十二日文書接出
聖諭傳內閣寧夏平定逆黨以正典刑皆我
祖宗威靈默祐卿等贊猷文武效力朕甚加悅督
撫鎮巡將吏等官待勘明該部從公酌議來看
魏學曾雖復城堡四十餘處而不能早赴定亂
雖則功魁實乃罪首本當送部擬罪置之重典
姑從輕着革了職爲民發回原籍當差卿等可
傳與該部知道
十八日兵部接出
聖諭朕見入冬以來天甚嚴寒思及禦倭各邊并
招募官吏軍丁人等衣粮薄少又臨水面愁苦
凍餒朕甚憂念着太僕寺便發馬價銀十萬兩
爾該部選差廉幹主事一員解赴經畧宋應昌
處給發務使均沾實惠以體朕恤勞至意
二十五日三邊總督葉夢熊一本積病日甚等事
奉
聖旨寧夏被賊傷殘一切善後事宜全在總督倡
率地方拊循區處葉夢熊功高望著嚮用方殷

豈可引疾求去着照舊供職保民靖塞以紓西
顧吏部知道
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兵部一本虜酋悔罪
進馬求款等事奉
聖旨是葉夢熊前後所議款戰事情自相矛盾朝
廷既假以便宜不復盡拘初議但逆酋雖稱悔
罪求款未見立有奇功如何便可輕許堕其奸
計你部裡還行文與他務要振揚威武勒令盡
獻隱匿叛人立功自贖方許開貢如或苟且玩

寇致貽後悔責有所歸
四月初三日兵部一本逆賊蕩平查勘功次等
事奉
聖旨哱賊據城勾虜叛亂勢甚猖獗該文武將吏
運籌效勞剿除兇逆平定邊疆朕心加悅葉夢
熊謀畧素定功成一朝勲庸茂著陞都察院右
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一百
兩大紅紵絲四表裡朱正色陞右副都御史廕
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賞銀八十兩絲段

四表裡各照舊總督巡撫梅國禎陞四品京堂
候邊方巡撫推用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賞
銀五十兩絲段三表裡李如松陞左都督廕一
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賞銀一百兩大紅紵
絲四表裡蕭如薰陞署都督同知廕一子錦衣
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四表
裡李如松見征倭效勞仍加太子少保以示酬
眷蕭大亨賞銀六十兩絲段四表裡常居敬賞
銀四十兩絲段二表裡沈思孝姚繼可俱加敘

錄沈思孝急爲起用楊時寧馬鳴鑾劉光國各
陞職一級遇巡撫缺推用蔡可賢張季思顧其
志各陞職一級蔡可賢遇缺起用鄭國仕朱朝
聘各陞職一級仍與楊時寧等及李承志各賞
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裡周文卿准致仕李崇德
景登第劉沛張三謨吳淓藝王三讓各陞俸一
級仍與李承武各賞銀十兩延論卽擢用麻貴
雖罪俱免加署都督僉事管事候冲邊大將員
缺推用劉承嗣准覆副總兵遇大將員缺推用

李如樟陞參將遇缺加副總兵推用楊文陞副
總兵仍加實職一級李寧免提問陞參將遇缺
加副總兵推用來保陞副總兵仍加署都督僉
事馬孔英王國柱各陞副總兵吳顯陞參將俱
各照舊管事王通加實職二級仍准敘用李朐
准復原官牛秉忠陞實職二級董一奎准叙用
張傑蕭如蘭遇大將員缺推用內麻貴劉承嗣
來保馬孔英李如樟楊文李寧各賞銀四十兩
綵段二表裡其餘各二十兩趙武准陞遊擊趙

夢麟陞參將仍舊管事俞尚德陞參將管事仍
陞實職一級孫仁陞參將仍舊管事王國翰姜
顯謨陞實職一級左聰加遊擊管事何崇德錢
燁陳良玭李鎮中各以原官遇缺推用孟孝臣
准復參將郭有光陞參將俱照舊管事頗貴加
遊擊擺賽加守備職銜各管事承詔嚴惟忠
准贖罪鄧鳳准贖罪免提問劉天倖行原籍查
明開伍內趙武趙夢麟俞尚德孫仁王國翰姜
顯謨孟孝臣郭有光各賞銀三十兩其余各二

十兩周國柱陞都指揮使世襲改榆林衛仍賞
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裡王英陞指揮僉事世襲
改附近衛石棟陞正千戶世襲改附近衛所仍
各賞銀二十兩達雲復參將職銜後用陳松加
參將職銜張節成尚仁加遊擊職銜管事胡澤
李惟喬左朝覲張雲姚廷甕鄧榮祖杜光宇主
希爵晏武陳恩秉各查原官遇缺推用李緹實
授參將陳王道加守備職銜馮大柱王鐵塊李
天爵賈應期俱准開伍王汝弼准復降級李有

昇照獲功次陞級世襲左天祿陞所鎮撫世襲
安宇薛正南葉子高王定國謝玘各陞所鎮撫
不世襲高鸞戴儒陞實職二級李秉銳等七十
六員外各陞實職一級仍與達云等各賞銀十
兩董正誼等十二員名各賞銀八兩仍附簿叙
用戴勑等二百七十四員名與駱允等十八名
各賞銀五兩李登升指揮同知以指揮僉事世
襲賞銀二十兩胡成文陞正千戶世襲賞銀十
兩王機等五十七員名陞所鎮撫世襲各賞銀

八兩俞方策送吏部遇邊方缺優用張有知等
六十四名准給冠帶王鳴鶴紀錄馬守乾等五
員附薄遇缺推用仍與俞方策張有知等各賞
銀五兩葛臣來三聘趙彥各賞銀十兩其餘依
議原議寧夏功成當加封典今該部會議功非
成于一人爵又不可多加姑依議免行以待後
有戡亂大功與封典脗合者仍要申明格例畢
行勿使朝廷失信以孤文武報效之意魏學曾
師久無功既經論列本不應叙姑念其任事已

久亦有多功准復原官致仕楊于庭有旨不許
朦朧推陞如何輙擅叙議堂上官姑且不究該
司官罰俸三個月趙夢麟降邊方雜職用石星
居中調度勞久功多着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
衣衛正千戶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裡徐
元太趙參魯宋應昌各三十兩紵叚二表裡該
司郎中二十兩其余各十兩楊俊民賞銀三十
兩紵絲二表裡許弘綱賞銀二十兩遇京堂推
用其余各十兩

四月二十七日兵部一本東倭未靚蕩平等事
覆兵科奉
聖旨這征倭叙勞朝廷自宜從厚這所議便行與
經畧提督等官曉諭將士使知賞在必行益加
奮勵務收全功
五月二十八日兵科侯慶遠一本歸倭情形未
定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兵部不必議覆着便馬上差人
傳示東征官令其從長酌處但以全師退賊為

功毋得惶惑自擾以誤大計在內議論的亦毋
得遥制苛求使邊臣掣肘
七月十一日戶科郭圭一本邪臣誤國欺君擅
許倭貢等事奉
聖旨這事情原無經畧奏請及倭奴通貢表文如
何便說他欺君誤國大兵遠征邊臣任事之苦
未經優叙若又苛責混淆使之何以措手着兵
部便傳與宋應昌令其用心從宜處置但保萬
全雖謗書盈篋朝廷一無所問不必疑阻

九月十八日兵部尚書石星一本衰病愈甚樞
務難勝等事奉
聖旨覽卿奏知道了中國之馭夷狄來則拒去不
追服則羈縻乃千古不易之理昨有旨待倭奴
盡數歸巢仍取有稱臣服罪永無侵犯表文許
封不許貢朕自定計何畏多言宋應昌勞苦運
籌功已垂成朕切責其牽制議論正欲以便宜
委之卿爲本兵方賴從中指授機宜宣布威信
何亦畏阻稱疾求退趙充國自薦任事恐亦

此言部知道
十月十九日兵部一本飛報礦徒等事奉
聖旨窮民因饑偷礦無知犯法皆因有司不能先
事撫官申明禁令以致蔓延除以前姑不追究
外這奏內事理便行與該撫按官令其定限旬
日之間各散歸原籍聽賑不問首從皆爲良民
如或仍前聚衆不散徑自驅剿以安地方還責
成該司道府縣官務要講求救荒弭盜良策作
速便宜區處毋得怠忽殃民推諉釀亂有違

以上原缺

十一日兵部一本敷陳勘歷耳目所經等事
聖旨是這協濟站銀拖欠數多苦累貧民依擬嚴
限催解驛遞冒濫屢有旨申飭但各地方畏徇
成風你部裡只空言請旨查究畢竟何益今後
訪有執法任怨的務要破格優處示勸毋得輕
信毀耆使人疑阻
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兵部一本狂倭汛期
可虞督臣簡任方始等事　伏包見提奉
聖旨朝廷遇有大事議論必多但在當事者從長

決策以功成事定爲主卿星既不欲嬰[illegible]征之
賞朕自樂從惟是有功陣亡將士全憑[illegible]鼓
舞你部裡還查節次欽定賞格俟事完之日斷
在必行毋使朝廷失信與人以阻士氣顧養謙
既特遣視師豈可又從中遙授機宜使之掣肘
便行文與他令其遵照敕書一切便宜進止但
保成功其餘一無所制卿星亦宜安心調度爲
邊臣表率毋得更有托陳

二月二十九日兵部一本恭報倭情以慰
懷事奉
聖旨是這事原不難處但要問明顧養謙保得倭
衆果已盡歸我兵果可盡撤及要嚴飭各海防
保無恃款忘備倭使來便當坦然受之面與約
束請封之外如有別項要求即時拒絶大威大
信豈不兩全前有勑諭朝鮮明說[illegible]人之土朝
廷無與豈有常川代彼防守之理顧養謙一到
能力主撤兵就可見其胆略今後再不必以文
法議論拘他

三月初七日兵部一本飛報賊情等事奉
聖旨是地方荒亂固當撫存若奸徒藉此鼓煽聚
衆豈可姑息釀患着行與鄖陽河南巡撫官會
同區處務宜擒治首惡以求輯寧其餘悉曉諭
解散毋得貪功妄殺
五月初七日兵部一本塘報倭情事奉
聖旨屢有旨主張許封不許貢正謂倭情未定朝
廷先懇大信使曲在彼方可隨機操縱今遣東
既有此報你部裡只合據以行查要見釁端自

何而開若果一面請封一面抄掠便可明諭倭
使以大義絶之此乃奉行明旨原不因議論遷
就着顧養謙作速報來毋得含糊姑息其本內
戰守機宜亦已經屢旨申飭你每主議之臣務
要緩不忘備急不張皇使常勝之權在我其余
依擬行
六月二十一日兵部一本狂悖勲臣怙惡橫行
等事奉
聖旨劉世延素稱狂悖因念其先世功勲姑從薄

罰乃令不知悛改肆惡無忌着住祿米令回籍聽勘不許仍前潛住南京本內所奏事情行南京法司將黨惡人犯嚴提究問具奏毋得狥私輕縱

九月初二日兵部接出

聖諭朕前見廷臣爭講東倭封貢事宜自奉旨停罷後如何再無人言及倭事你部裡亦未見有奇謀長策來奏不知善後之計安在今宣捷告廟薦錄前功此事尚未完結朕宮中將此倭情細思之或遣兵驅去或待再來出兵征之或不許貢但許往市這三策你部裡可酙酌覆奏夫謀必先定方可應急須是速採夷情的確庶便行事若選將練兵積粮治器此又督撫之責還當行文與他每作速料理勿致誤事故諭

十二日兵部接出

聖諭朕覧文書見朝鮮國王奏本欲定許倭夷欵貢以保彼國社稷情甚危迫朕思自古中國制馭外夷使其畏威懷德戰守覊縻不妨互用今倭既遣使求欵國體自尊我因而撫之保全屬國無煩遠戍暫爾覊縻以待修備有何不可該部受軍國重寄但當計國家利害何如只計一身毀譽躭延推委漫無主張若致悞天下大事責亦難辭着便籌度機宜作速明白具奏毋更含糊兩可務全天朝馭夷之體無孤彼國顒望之意欽哉故諭

十月初九日兵部一本直陳地方事情等事奉

聖旨楊應龍蕞爾小醜負固拒敵罪豈容赦屢經兩省撫按參題行令酌議剿撫俱未奏報事屬延緩你部裡便行與四川貴州撫臣着他整兵備餉務要同心恊力剿除正法以安地方無分彼此可卽催劉綎李如栢星夜前去總督大臣就推有才望的二員來看其餘依擬

二十二日兵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倭夷久住釜山懇封甚切夷使久到未敢處分殊失制馭機宜朕前屢發諭旨誠恐躭延悞事你部裡既這等說着他進來准與他封若與

封不去興師明正其罪一意驅剿還行與督撫
官知道一面及時修備愼防毋得懈怠
十一月十八日兵部一本申飭邊務等事奉
聖旨覽奏知卿留心邊務加意整飭可便通行各
鎭督撫官着實舉行毋爲空言奏內重將權柄
切岂今急務將權不重動多掣肘何以號令三
軍今後宜愼選良將假以事權得與督撫官商
議行事督撫官亦不得以文法拘之不才的你
部裡並該科及該鎭巡按御史叅來重治
二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兵部一本武臣售賄行
私等事奉
聖旨是劉綎違禁私餽姑革去功升二級管事宋
興祖着吏部紀錄
二十八日兵部一本懇乞　聖明議處邪媢三
臣等事奉
聖旨張世爵着照舊供職劉綎降付總兵管四川
鎭守事責令帶回川兵毋得沿途騷擾
三月十四日兵部一本恭效愚忠等事　覆陳
于陛奏
聖旨是國家儲養將才必須預先咨訪你部裡便
與各省直總督撫按官於所屬地方訪求嚴加
遴選果有謀畧素着膂力過人及技藝超衆者
試驗的實薦舉以備收用毋得徇私冒濫鄉會
武舉照舊行
四月初三日戶部一本虜情事　覆葉夢熊奏
聖旨西邊用兵這南京庫銀准作速發去不爲例
不必執奏稽遲各鎭粮餉日增兵馬又稱不足
顯然虛費冒破着各該督撫官遵新旨盡心查
核務求安邊足用長策今內帑匱詘毋得徒事
請封藉口推諉且寧夏已久平定前所增餉銀
未見除減俱着查議具奏立限與他
六月初十日兵部一本甄別練兵官員事　覆
孫鑛奏
聖旨是兵馬器械關係戎務甚重年終將修練實
數甄別具奏誠得勸懲將領之意你部裡就行
各鎭督撫官着他都照遼東行務期整飭邊務

永圖實效
十月十九日兵部一本直陳地方事情等事奉
聖旨楊應龍罪惡多端本當正法處斬但念其先
世恭順本酋亦曾效有勤勞今既悔罪自縛赴
係認罰姑待以不死着削去祖職爲民伊子楊
朝棟姑准以土舍署印管事待日後效用有功
另行議處首惡黃元阿羔等着便會官處決梟
示梁承孝等監候詳决沙祖等馮時熙等俱各
發遣其善後事宜着督撫官詳慎區畫具奏撫
貽後患餘俱依擬行
十二月十一日司禮監傳出
聖諭覽科道會參武職内劾崇信伯費甲金隱匿
逆犯客用家財好生欺君玩法着革任閒住仍
革去祿米三分之二爾部裡還嚴追所寄贓物
解收其原奏吉官王坤覺大義等提問擬罪來
說宋金革了職爲民王之禎等姑降一級照舊
策勵供職東廠本衛東西兩房陸彩及五所掌
印官都革了職爲民俱永不叙用

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兵部一本亟董京營
弊孔等事奉
聖旨京營根本重地豈可容官役剋削軍士這所
奏俱依擬着實行仍行各邊腹衛所一體嚴加
禁革
二十六日兵部一本昂酋乞賞絕許未决等事
奉
聖旨這狡酋叛服不常本當永革賞賚你部裡既
這等說撫賞二賞應革應補的姑依議行還行
與該鎮督撫官着他嚴飭道將約束本酋但有
竊犯即行永革仍申飭將領嚴加偵採防守毋
得弛備賄虜違者參究重治
四月二十二日兵部尚書石 星一本封事未成
誼難自諉等事奉
聖旨爾爲本兵一應機宜悉當居中調度倭事但
須詳議審處不必親自往勘宜遵旨速出任事
吏部知道
二十八日兵部一本倭情事 覆楊方亨奏

聖旨覽奏據楊芳亨揭報倭情既無變詐着照舊
例選風力科臣一員與楊芳亨去冊封李宗城
身膺正使爲何潛夜私逃倭营辱褻國體好生
可惡着彼處撫按官卽便扭解來京究問謝隆
愼懋龍着撫按嚴審興謠惑衆情由具奏張應
宿着五城御史嚴加緝獲其調兵轉餉選將防
禦機宜遵旨行以待緩急有備勿得自誤事機
五月初四日文書房傳出
聖諭自前歲關白乞求許封南北紛紛言不可者
十有七八說可者未有一二且　祖宗時封朝
鮮琉球諸國或內臣或文臣爲正使亦未全用
武臣況李宗城暗竊逃回其彼中事体從遣使
至今有言萬分停妥並無他虞有言詐變已真
調兵防禦彼此互異難以測度雖付使之爲從
原爲正使他故非謂偷生辱命待以爲預也且
今欲差科臣充正使者一以知忠義之道二以
就完封事而勘彼中情形以杜自徃惑衆亂政
之患單口吻耳又實遵累朝故事何爲不可此乃

科臣推避忠難之辭且古語有云食人之食幹
人之事此輩受爵食祿何畏怯也本兵所云恐
識破彼意故來阻撓若依其請但雖完事于目
下倭果不退若遺患于後日罪有所歸諭卿等
知之
初五日直隸巡按曹學程一本倭情已變封事
宜停等事奉
聖旨今差科臣乃是上意且累朝往封朝鮮琉球
諸國或內臣或文臣充正使付使今李宗城以
紈袴乳子偷生辱命故欲着一風力科臣前去
一以完封二以看彼中情形何君命方下這厮
每紛紛阻撓推諉好生不忠且當時每以細微
之故喋喋煩擾欲伏斧鑕不辭既至委用又推
延不遵其附和取榮背君弃義明矣況奉
旨着推科臣未着御史去這厮輙來徇私抗違好
生可惡內必有暗囑關節曹學程着錦衣衛差
的當官校扭解來京究問
初六日錦衣衛一本倭情已變等事　拿到曹

學程奏
聖旨拿送鎮撫司好生着實打着究問主使阻撓
之人來說不許狥私畏党賣法
初七日鎮撫司一本倭情已變等事奏
聖旨曹學程這厮奉旨打問尚爾傲慢肆言全無
畏敬既說爲國家大事如何不效古義勇自薦
徃辯眞僞以釋大疑專以口吻浮言爲忠抗違
避難爲義好生不忠着拿送刑部擬罪來說
六月十三日兵科徐成楚一本棍徒捏造假書

囑托邊帥等事奏
聖旨這所奏假書囑托情甚可惡駱良翕等着該
巡按御史嚴提究問具奏近來京師棍徒鑽求
請託全不畏法還着緝事衙門遵旨訪拿但有
奏公舉發的即與紀錄兵部知道
十二月初四日兵部接出
聖諭朕見套虜乞款事在邊臣則請在廷會議在
該部又請在邊臣詳計雖意貴從長實互相推
諉何時而决朕思戰守正理款市羈縻决不可
費虜果以誠乞款以明定約束必須一年無犯
方准一次款市恭順在先給賞在後驗其背向
以爲行止聽邊臣所請不必遙制前次革賞毋
得輕補後比信約毋得掩飾明白正大威信兩
全你部裡便着爲定議行與九邊遵守毋違故
諭
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
楊俊民等一本遵旨會議事奏
聖旨這會議倭情旣說朝鮮當救朕念兵事重大

貴圖萬全戰守方畧還須詳加計議務求停當
來說樞臣既宜更換就着吏部會同九卿科道
官從公推舉熟練邊務堪任的五六員來看
三月十四日兵部一本屬國阽危等事奏
聖旨覽奏建城控險聯絡屯聚誠爲保屬長策便
行總督會同新設經理官及兵道聽其便宜行
事仍傳行朝鮮國王作速計議措處一面隨便
設守次第修舉共圖萬全還申諭該國臣民俾
知朝廷憫彼陷溺代爲經營務各爭先勸工赴

期畿事以振積衰之勢勿得遲疑怠緩致淪胥
無及之悔
二十四日兵部一本東事萬分可憂等事 覆
吏科戴士衡奏
聖旨這衛禦事宜俱依議行內事干軍機章疏只
令該科密抄該部密行毋得令人私謄傳播若
有違犯及奸徒假以献策為名聚集詷探的都
着廠衛衙門嚴拿重治不許容縱

四月二十日錦衣衛一本侍衛人役私往附近
等事 總旗錢士魁奏
聖旨錦衣衛係親軍侍衛緝捕衙門各該員役如
何私擅遠出錢士魁且着法司監候聽候處分
今後該衛務要不時稽查鈐束如違的嚴行究
治毋得縱䟽各衙門亦不許輙行取用兵部知
道
五月十八日薊遼總督邢玠 一本狡倭情形甚
明等事奏
聖旨朕以東事專付于卿軍機重大其緩急進退

已許便宜行事決不中制亦不爲浮言所惑中
外各該衙門都要體仰朕意協心共濟以圖成
功採報一節但求的確不必拘定日期一應兵
糧事宜着上緊與他題覆毋得輕聽嘵言致令
掣肘有悞大事該部知道
七月二十四日薊遼總督邢玠一本兵機至重
舉事宜審謹申明進止機宜等事奏
聖旨用兵機宜豈傍人所能遥度卿既承委托當
與經理總兵密圖進止但宜精誠報國不可分
心緩怠朝廷信任自專惟求全勝何論遲速戶

兵二部知道
十月二十二日薊遼總督邢玠一本望輕才綿
不堪重任等事奏
聖旨用兵大事全在賞罰分明若各相推委又互
相遮護豈忠臣不欺之義以後誰肯出力今拿
許守恩及蕭應宮皆推諉悞事之人出自朕斷
正要申明法紀使卿得以展布卿亦宜尽忠竭
力任勞任怨上緊滅賊以付眷倚不得憂讒畏

譏欲求避位若有護奸讒害的朕自明鑒不爲
搖惑該部知道
十二月二十二日兵部一本班軍羸弱不堪等
事　覆聶云翰奏
聖旨班軍更替上操拱衛京城如何准他以丁尽
戶絕爲辭徵銀解用平時尚且巧避有儆誰肯
聽調此係大奸弊政着行各處撫按嚴加查核
處治今後務選精壯的來餘俱依擬
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兵部一本東征宜重國
威勝算等事　覆陳效奏
聖旨這所議都准行師克在和各總兵官務聽總
督部署分進不許參差推調及妬忌混爭違者
不時容奏處治東征但期成功不責欲速前報
斬獲恐倭倭誘我更宜慎重必須兵集餉裕務
圖万全取勝還傳與總督等官毋得顧忌輕狗
玩敵悞事
三月初六日兵部侍郎李禎一本時事多虞敬
循邦政職掌等事奏

聖旨近來京師遊棍滑集奸宄縱橫且奢僭踰
大壞風俗窩奸起盜漸不可長先自豪貴職官
犯法何怪市井效尤這所奏着廠衛捕城等衙
門不論官民有犯的嚴拏送法司究治應奏請
的指名參來重治
二十三日兵部一本軍火重務私販橫行等事
覆萬世德奏
聖旨興販焰硝律有明禁近來全不盤拿以致出
境資敵這所議着通行各省直撫按立法嚴緝
務絕私煎私買拏弊出海商船但有夾帶斤兩
的盡法處治毋得容縱
八月十一日朝鮮國王一本大兵既集撫臣被
參等事奏
聖旨楊鎬等損師辱國扶同欺弊已有旨特差科
臣查勘是非自明不必爲其代辯兵部便馬上
差人傳與万世德着他上緊前去經理仍傳與
督臣邢玠等官今兵餉既集應戰應守速行會
同詳議舉事以圖後效毋得以行勘推諉致悞

事機兵部知道
十一月二十一日禮科劉餘澤一本大工暫停衆
役難散等事奉
聖旨近來夜禁委屬縱弛巡緝官通不用心輦轂
之下豈容踈濶如此兵部行各該衙門嚴加申
飭往來詰捕若有倚托權勢故行抗違的指名
㕘來處治
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兵部一本計處松山善
後事宜等事　覆田樂奉

聖旨松山當三鎮之間各虜盤踞爲害已久旣收
復亟行修守以絶永患這議旣已詳悉便馬上
差人行與該督撫上緊率屬及時興工務要協
心併力刻日完報若有因循怠誤的從重㕘來
處治其餘都依擬
二月十一日刑部尚書蕭大亨一本異常奸險横
肆利口䂪噬等事奉
聖旨朕念倭奴横肆多年近始蕩平實
天地祖宗眷祐國家釋朕憂勞至意宜早舉告謝
大典以答靈貺且將士冲冒矢石辛苦萬狀朕
深加憫恤屢旨催敘功次何爲忽生煩言互相
爭執勘事官職主嚴察有聞固宜馳奏但自古
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朕今㕘酌事理獨斷于心
還着從優敘錄不必苛詰以示朕慶賞德意今
後各官不得懷一已私爭妨誤軍國大事卿秉
忠竭誠朕所倚注國計已定勿以人言介懷宜
安心任事吏部知道
十七日後府等衙門一本賊臣賄倭賣國等事

奉
聖旨這丁應泰本說用賄買倭退兵自可論理斷
七年征討豈五千兩銀能買其退敗軍國大事
着府部多官會議旣稱朕明見萬里國是已定
人心翕服如何只以數言覆奏了事昨發邢玠
萬世德二本又不併議來姑不究速將後二本
詳議來說兵部知道
三月初四日義勇右衛百戸王官一本捐資助
工事奉

聖旨這事情關係重大况今倭氛已盡却欲自糾
党與創設營伍占據要地擁擅鹽利是何主意
且南京地方祖宗二百年講求防禦之術至詳
極備若有未盡事宜豈無兩京文武及守土各
官建議乃以一京衛百戶與舉人生員擅肆妄
瀆且先奏內說今年進銀一萬二千兩助工以
後每年要費官帑銀十數萬兩明是玩侮朝廷
輕藐國法姑置之不理今次這厮每又來窺探
上意朋謀瀆擾心欲何爲好生徃悖可惡本內

有名人犯都着錦衣衛卽便拏送鎭撫司打着
究問了來說
八月初九日兵部一本播酋奸狡賄揭溷瀆樞
臣等事奉
聖旨楊朝棟這厮罪惡深重好生可惡本內有名
人犯着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星夜扭解來京
究問還着廠衛城捕衙門嚴拿党與毋令遺漏
卿忠貞不二端潔無私家教嚴明舉發巨惡具
見體國任事之誠朕嘉尚不已宜益殫猷畧以

肅邦政不允所辭此賊憤以賍計汚衊令人消
阻志意朕洞知其弊今後大小官員但能覺察
的從優叙錄軍民人等首告捕獲的倍加酬賞
容縱的一體治罪不許輕宥該部院知道
十一月十八日禮科一本邊臣大肆奸欺等事
恭王見賓等奏
聖旨章疏朕日親覽誰敢壅格這事關邊機原本
留覽就着該科送揭到兵部覆議來說
三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兵部尚書田樂一本機

械益深中不可破等事奉
聖旨麻承訓等鑽求事情已經打問明白于卿無
累何得以冷語過爲介意卿旣不甘誣辱憤激
苦切求去姑依所奏准馳驛致仕回籍以待召
用麻承恩已有前旨留用該部院知道
十二月十六日尚寶司一本遵旨查參守衛官
員事奉
聖旨宿直重事各官如何怠肆不到張欒等着
法司提了問以後務選精壯的用領牌畫字等

項俱着嚴加申飭故違的叅來該部知道
三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兵部一本西寧大變可
駭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朝廷不惜數百萬之費歲給九
邊充飽士馬若邊臣能潔已奉公清覈弊源撫
恤軍卒稽核牧放何致處處缺餉人人思亂禍
機可虞不獨西寧着戶兵二部詳究欺冒隱
之習亟圖振刷之策務使兵食各足歲入敷支
士馬實在釐除影射以消釁孽具奏來行不許
徇私疑畏沿習故套
六月初四日兵部一本勘播事体重大微臣義
當引嫌等事奉
聖旨御史奉有特命巡察一方這勘界豈得引嫌
求避科臣不必差朝廷以疆事專付督撫委任
不輕王象乾爾會同郭子章悉心處置停當毋
得推托責難他委事完之日各巡按會本具奏
若間有未妥不妨隨時奏聞毋隱
九月十六日兵部一本勘播事体重大微臣義
當引嫌等事　覆李時華奉
聖旨御史奉有特命巡察一方豈得引嫌求避這
勘界還着巡按叅酌科臣不必差朝廷以疆事
付督撫委任隆重自宜秉公推誠詳審處治使
中外翕服永絕後虞王象乾還着會同郭子章
悉心肩任毋得推托顧望責難他諉事完之日
各巡按會本具奏若間有未妥不妨隨時奏聞
無隱
十一月十六日東廠一本奸人妄捏印書等事
奉
聖旨這奸徒揑造妖書離間朕宮闈天性以朝廷
內外臣僚悉被傾陷蓄意大逆深可痛恨爾宜
多布旗校用心密切訪拏還着在京各該緝事
衙門及在外各省直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得獲
以慰朕心不許怠緩縱息法司還即立賞格與
他
二十一日兵部一本國本已定等事　覆陳汝
忠奉

聖旨這奸賊妖言使朕一家大小不寧你每大小
臣工只務延捱過日不爲君父分憂亂政長奸
紀綱安在巳前屢旨着捕拿不法之人都付空
言養成今日好生可惡陳汝忠及巡捕各官與
五城兵馬都着住俸拿賊限外不得重究
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協理戎政尚書王世
揚一本孤臣再中危機仰荷 聖慈等事奉
聖旨卿任事招怨[illegible]詭名誣害巳置不問覽奏
謝知道了皇城門禁着申飭稽查匿名文書依
律不准受理山人術士罷閑官吏着嚴加驅逐
緝拿毋容寬縱該部院知道
八月二十七日武驤左衛百戶陳起鳳一本巨
材克用等事奉
聖旨上天示警朕正修省舉行施仁恤民德政陳
起鳳這厮糾聚棍徒奸黨指稱採木誑惑朝廷
希圖利巳好生欺玩陳起鳳姑着革職爲民永
不許敘用其餘奸黨便着廠衛城捕緝事衙門
嚴行訪拿驅逐再有違犯奏擾的依律重治不

饒該衙門知道
十月初四日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覽湖廣巡按奏報楚宗崇仁輒敢聚衆强
刼王扛戕殺撫臣今又肆出反叛榜文好生悖
逆着本省各官上緊發兵擒拿鄖陽江西河南
撫按兵備南京兵部操江等官各相機發兵協
剿毋得顧忌觀望養成大釁一面榜諭各宗及
城中軍民毋得畏懼朝廷討除惡人正以撫安
善良不許濫及傷害馬上星馳與他每知道
初五日湖廣巡按吳楷一本撫臣被殺陵寢危
疑等事奉
聖旨惡宗叛形巳着逆熖益張亟應明示天誅豈
復以宗親爲疑爾宜會同新巡撫梁雲龍遵奉
屢旨調集各道官兵相機擒剿便宜行事仍行
河南鄖陽江西各巡撫及南京兵部操江等衙
門協力討賊毋得逗遛觀望致有蔓延兵部知
道
十二月初六日戶部一本重鎮乘障宜嚴南營

尅餉有據等事　覆蹇達本奉
聖旨是國家厚養南兵資其守臺實用豈容將領
恣行侵漁今後俱着照數分給敢有侵占科尅
的照侵盜邊糧律例重處軍兵也着協力防守
違令的以軍法懲究勿貸
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兵部一本議處奸貪
武弁等事　覆康丕揚奉
聖旨王宗堯着革了任行巡按御史提問具奏李
可遵革任回衛今後武職犯贓參提營求爲錄
的着指名從重參究
七月二十六日兵部一本黠酋悔罪輸服等事
奉
聖旨五路犯順巳有旨停革市賞既虜王等爲伊
合詞懇宥罰服乞哀姑准開復原革其舊賞准
量與如敢再犯永行停革順義王忠順夫人及
素囊台吉等賞俱准給與餘依擬行仍着該督
撫官宣諭朝廷恩威〻〻後但有挾賞犯邊的定
行誅討不貸申嚴軍法飭勵將士毋許踈忽推
諉自干憲典
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兵部一本議解民間
馬禁等事　覆史學遷奉
聖旨茶馬御史嚴禁通番自其職掌至于民間孳
牧買賣原與無干何得一槩禁約因而科稅以
致有司借充私囊胥役因緣爲奸小民畏懼誰
敢畜養邊偹騎操何從取給今後着巡按御史
嚴行禁革違者指名參治其餘依擬
六月十七日兵科一本會推大帥不宜謀諸彩
邸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大帥關係甚重況今邊務久弛
尤宜稽于有衆精選得人方稱厥職蕭大亨習
知將材正須出其素鑑與文武大臣科道官面
相可否斟酌停當疏名上請如疾未痊可扶掖
入朝完此大典事畢不妨静攝其左右侍郎朕
隨當点用便着通寫職名來看該部知道
兵部一本查參奸貪賂將等事　覆楊時寧奉
聖旨王士弘着革了任永不叙用以後大小將領

不拘本鎮隔鎮但在百里之内者遇警即併力
剿殺互相策應功罪一體叙究
九月二十八日薊遼總督蹇達一本夷情事奉
聖旨據報東西二虜與長昂合營共圖内犯情形
叵測非一大創無以遏其狂逞便馬上行文各
鎮督令道將厲兵秣馬聽總督調遣相機防剿
務使我無一瑕可乘虜入必遭大衂方稱完策
各鎮不問所犯何地都要務爲聲援毋得稽遲
觀望致有疎虞兵部知道
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兵部一本復夷叩關請
襲等事　覆戴燿奉
聖旨這安南重情既經再三勘明黎維新准襲都
統使管理國事頒鑄銀印令其叩關祗領隨准
進表謝貢贖印銀兩免令解進以昭朝廷柔遠
德意其餘依擬
八月二十八日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一本軍
國秘密不宜抄傳等事奉
聖旨這奏疏抄報屢有嚴旨不係奉旨的不許技

自抄傳至于軍機秘密又所當謹近來何止此
一事其内有訕君賣直亂政沽名爲友誼市恩
圖報希覬遷排擠良善淆惑是非疑辭蔓語技
自抄傳以致傷國体誣害忠賢好生可惡以後
奏疏不奉明旨有仍前擅自抄傳的着緝事衙
門嚴行訪拿不許容縱該衙門知道
二十九日兵部一本鄰司逆黨流禍黔蜀等事
覆喬璧星奉
聖旨這土司據撫臣所奏本當征剿正罪但既獻
獻出奢世續姑行釋放問宗傳撥置之罪且饒
他擒治許其自新其鎮雄還訪求隴氏子孫承
襲安尭臣着歸本土司聽候遥授職銜不許目
襲隴職安疆臣着用心約束朕視華夷皆吾赤
子亟欲全生不忍置之鋒鏑之下不必再行會
議你部裡還上緊行文知會
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兵部一本巡歷久竣
謹陳地方切要事宜等事　覆王基洪奉
聖旨是將官鑽刺勢必尅餉剝軍疆事如何不壞

着廠衛城捕衙門嚴行訪拏仍申飭各將領毋
得沿踵弊習賄緣請托犯者許部科撫按參來
重處
三月二十一日兵部一本黠夷飾情潛窺滇撫
玩寇殃民事　覆兵科胡忻奉
聖旨是安堯臣既遵旨去了着敘播功與他職銜
其鎮雄土司着尋隴氏子孫保舉承襲邊疆夷
人務在示以恩信處置得宜地方官用心綏馭
以杜後患

二十五日兵部接出
聖諭朕雖靜攝宮中未嘗不念周天下其于柔遠
安邇詰戎振武之事尤惓惓焉朕見滇夷作孽
撲滅非難何至日久蔓延任其焚劫失郡失邑
戕官殺民如入無人之境撫鎮官平居防守何
爲臨事制禦何策陳用賔沐叡都着住了俸戴
罪殺賊自贖如縱寇遺患併治不貸其保身失
事爲國死事官員了無分別奚以激勸人心着
巡按御史作速着來處分又粤地遠在萬里交
夷竊發果否適逃作何防剿失事地方作何保
禦着撫按也從實勘報其遼東建酋不思國恩
不遵貢典招亡納叛意欲何爲地切陵京豈容
如此怠忽該督撫鎮巡等官務要申飭軍令嚴
戒將領毋習故侵尅以失軍心自弛威嚴以生
戎心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該部便馬上行文
與他毋知道前余懋衡閲事條奏邊事業已有
旨未見奉行具奏仍還傳諭各邊守臣一體奏
刷以稱朕遠意故諭

九月初七日禮部一本海建夷貢補進南北部
落未明等事奉
聖旨建夷失貢朝廷但欲明書其罪非以其貢否
爲足重輕這補貢夷人兵部還行文遼東撫鎮
官查明放入如有否併冒頂等項着從實來說
不許混進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兵部一本條防届期
等事奉
聖旨這邊防事宜依擬嚴行申飭近來各鎮糧餉

日增武備日弛兵數雖多堪戰者少督撫官如何不用心振刷料理以致有警之時動輒驚惶責將誰委你每屢說遼東緊急着戶部即發應還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銀七萬兩解赴該鎮以為募兵充餉之用仍着各該督撫鎮巡官着實用心整理邊備訓練士伍設法修復屯田以助糧餉不許因循怠玩專靠增添違者重究

七月初四日兵部一本營馬凋殘軍民削弱等事　覆王象乾奉

聖旨是准調三千匹與他該鎮馬價每歲十萬余兩原是買馬之用如何今日輒稱無馬其馬價那用撫夷是否舊例着撫按官作速查明議處來說

八月二十五日兵部一本科臣持論甚正等事

覆王象乾奉

聖旨是朝廷既以邊事責成督撫官一切戰欵機宜自當聽其酌量不從中制但不許畏懦偷安藉欵忘戰以致戎備廢弛為患日深這總督官所奏你每既看議明白便行文與他着用心調度勿自疑阻

十月二十四日兵部一本海防廢弛已極等事

覆韓浚奉

聖旨是將權太輕何以責其死力以後總兵等官俱遵照勅書行事不許阻抑近來交際恣濫但大將受偏俾贄餽即文官亦受將官贄餽弊端

不革法安得行還通行申飭一體嚴禁有犯的都叅來重治

十二月二十二日兵部一本議處遼兵新增餉銀等事奉

聖旨是該鎮新增兵餉俱如議行但募兵須要實用若沿習積弊冒破錢糧豈不孤負朝廷軫念封疆至意還行與督撫官用心整刷毋致虛糜仍將募過兵數查明具奏

三十八年二月初七日遼東巡按熊廷弼一本

虜衆殺掠甚慘將領退縮不前等事叅副總兵
佟鶴年等奉
聖旨虜賊窺邊先已有報該鎮各官如何全無防
備及至入犯又不出一兵禦戰去又不行追截
遂使人民殺戮慘酷一至于此若非巡按官任
怨查叅誰肯實報覽奏朕心惻然這失事官着
盡法處治併撫鎮該道官俱叅究來說近來法
令不行人心玩愒以至邊事廢弛生靈受殃欺
隱成風牢不可破朝廷添兵處餉盡成虛糜深
可痛恨該部着仰體朕心作速議擬大加懲創
振刷以警將來毋得姑息
二十二日兵部 一本遼陽大遭殺虜上下欺玩
等事 覆兵科宋一韓奉
聖旨是懦將不誅何以警衆佟鶴年着巡按御史
提問限一月回奏即行正法張昌胤革了任并
行提問蕭如薰王紹芳革去冠帶充爲事官聽
勘謝存仁革任聽勘王威革任回衛李炳着回
籍王象乾罰俸半年着用心料理邊事督率將
吏使威令必行不得杜門推避致失事機以後
虜賊入犯地方官畏懦退縮不盡力拒戰及失
事欺隱的通行重處不貸其各缺着該部作速
推舉停當的來用
三月初五日兵部 一本撫鎮同時候代遼餉支
銷當明等事奉
聖旨是該鎮新增兵餉原因召募設處有無着落
地方官如何通不明言着巡按官嚴行查覈并
添過兵馬若干果否堪用俱依擬從實奏報如
有別弊即行叅究不得容縱
三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兵部 一本弭盜事期共
濟鎮臣翫滋潰濫等事 覆周加謨奉
聖旨該鎮世守滇南受國厚恩當以弭盜安民爲
重豈得縱惡輩貽害地方以後須加意約束毋
生事端該地方官也着遵守舊規務存體統不
得自分彼此爭論不休餘依擬行
四十年三月十八日兵部郎中范守已一本大
夥强盜結聚近郊殺人事奉

聖旨京師何地近來奸徒結黨恣肆非爲盜賊公
行成何法紀着嚴衛城捕各衙門嚴行拏究不
得縱容馬洪等着撫按官用心協捕解散餘黨
毋致釀成禍變該部知道
五月十九日兵部一本捕官積玩盜賊公行等
事奉
聖旨京城巡捕專緝盜賊豈容縱弛依議着提督
等官嚴行各屬用心巡警有違玩的查參處治
其占役捕軍着盡行清出不許容隱各城兵馬
官也着他協心緝捕毋致疎虞
八月二十七日雲南總兵沐 一本遠臣疾勢
漸危兵戎重務難肩等事奉
聖旨沐昌祚屢稱老病准查照部覆伊孫代管該
部知道
十一月十九日工科給事中歸子顧一本大盜
干係職官等事奉
聖旨夜禁已有旨申飭如何玩視不遵以後再犯
的該衙門拿獲重治如干係勢豪着巡視官指
名參奏其餘該部看了來說
四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兵部一本順夷時在危急等事
覆遼東巡按張五典本奉
聖旨北關爲遼左藩籬豈容奴夷吞併依議速行
與地方官用心救援不得違悞
初八日兵部一本建夷變詐多端等事 覆薊
遼總督薛三才奉
聖旨依議便行與督撫等官用心制馭違的重治
兵餉着戶部作速處給
二十三日兵部一本欽奉事題 福王之國舡
隻銀米奉
聖旨是
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兵部一本薊門亂形
已著等事奉
聖旨邊軍勞苦餉缺甚多已有旨着九卿各秉公
從長會議務求每歲克足見今該部各省直應
進內庫正供金花銀兩拖欠數多遇節進賜各
宮賞賚於各處稅銀接濟支放尚且不敷爾部

還會同工部等衙門各照議借用以濟緊急其
兩淮等處運司拖欠正額鹽課等銀數多着戶
部差官嚴限守催如數觧補不得仍前延遲如
有違慢的該部查參來說余依議行
二月十一日兵部 一本欽奉 聖旨事覆河南
廵撫李思孝揭福王之國宮眷轎乘今改細車
應用奉
聖旨是王并妃用輦選侍用轎宮眷用細車以省
勞費

二月二十六日兵部 一本欽奉事題參舡居陳
小甲等打死拽夫王順等奉
聖旨是之國重典王屢奏安靜節省以體朝廷䘏
民之意如何小甲舡頭人等輙敢詐錢害人着
撫按官嚴行究問以後押運經過地方着委賢
能司道官督率發遣速行毋致妨誤

禮科都給事中東魯周永春輯

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刑部一本查參留曹失錯以一法紀事覆刑科本奉
聖旨這事干刑名豈容忽畧既罪無出入堂上官姑免究該司官罰俸二個月承行吏典南京法司提了問

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兵部一本庫藏黄夜被刼事覆江西巡撫凌雲翼本奉

聖旨這縣庫被刼賊情重大撫按官就該查司道等官并典守員役先行參奏一面立限捕賊如何只朦朧奏報你部裏又寛與限期直待十月間方行查參似這等上下彌縫姑息何如得盜息民安嚴大紀周于德都着住了俸戴罪緝捕候拏獲其賊之日具奏定奪其餘依擬

九月初四日刑部一本糾正詐僞以彰法紀事覆司禮監各衙門本奉
聖旨這厮每明欺唐王母子孤幼敢肆奸罔趙忠着監候詳決常福姑饒死送司禮監奏請發遣二犯所奏袁福徵情節如何通不一問袁福徵輔導無狀行止有虧着革了職發回原籍爲民王用王福閻聆都革了職其餘依擬

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刑科給事中楊節等一本積惡内使酗酒禁地凌辱科臣等事奉
聖旨張進革去管事着李慶嚴加戒飭其餘禁約事宜都着遵照勅諭行該部知道

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刑部一本差官恤審届

期乞勅愼擇以稱任使事奉
聖旨五年差官審錄係朝廷欽恤重典今後務選老成公正精通法律的方行差遣復命之日既不行考察堂上官却要不時體訪有不諳刑名行事乖方的照先朝事例不時參奏降黜其餘俱依擬行

二十三日都察院一本有司失囚支吾欺罔等事覆舒鰲本奉
聖旨該州賊犯越獄至六名竟不申報若非隣縣

捉獲則此事竟成沉匿各署印官彼此推諉隱瞞厥罪惟均程杲着革職爲民白希珩姑以原職降一級調用各地方隱蔽事情恐不止此撫按官務要不時體訪稽覈不許扶同容隱致褻法紀

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都察院一本虜衆内附邊患稍寧等事覆石茂華本奉

聖旨劉畿袁登仕朱瑶段永韶袁登俸何思李進巳宋田侵盗邊粮數多着照近旨卽便斬首梟示仍嚴提嫡親家屬追贓還官段永述等孔章等姑着監追完日處決魯東海等蔡輔等孟友相等都勒限追併完日發遣發配發落原森革了職爲民其餘俱依擬

五年八月十四日刑部一本看詳章奏事奉

聖旨嚴淸等已有旨了這是衙門公事如何獨叅堂屬官一人且近來各處奏劾刑獄事情中間議擬不當事體乖張的甚多你毎未見一言駁正及有旨處分的却又重復叅奏科臣以看詳

章奏爲職所看何事今後各衙門有重大事情及隱匿奸弊科道官知而不言俱以不職論黜

二十日都察院一本賊犯越獄事覆高文荐本奉

聖旨張一良違例叅謁以致重囚越獄着降三級調用楊時泰巡按御史提問具奏胡來貢王子蕙各罰俸三個月脫逃賊着約會陜西該道上緊挨拏務在得獲這本巳下一月有餘如何至今方與題覆被叅官員不早與處分在彼如何行事今後各衙門凡奉旨看了來說的毋得過五日其餘重大事情有該詳議的亦毋得至十日有推避誤事的該科叅奏

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都察院一本申明事例禁濫詞等事覆汪宗伊本奉

聖旨南京各衙門濫受詞訟殊爲侵職擾民依擬着南京都察院申明典例嚴行禁約有仍前故違的指實叅來重治

七月二十一日刑部一本愚民不堪更巫聚衆

倡亂等事奉
聖旨各犯聚衆厰官敢行稱亂比之打奪公差者
情罪殊科該撫按官不行遵旨嚴究主謀首惡
已屬輕縱若又將所擬重犯寬釋何以示懲逞
任卿汪時都着監候處決其餘的姑依原擬發
遣編發發落
二十五日刑部一本河工大舉等事覆崔廷試
本奉
聖旨近來治盜法嚴各巡捕官平日不能設法防

禦及至失事却槩行緝捕苦刑逼招以致真盜
漏網無辜被罪殊失朝廷弭盜安民之意這所
奏依擬通行各巡按御史等官凡强盜初獲即
便虛心鞫審務見真贓實犯有冤枉的即與辯
釋如指贓累誣陷無辜希圖冒功免罪已決的
將原捕員役及問刑官照律例一體治罪
九月初一日兵部一本賊情重大查參疎虞隱
匿官員等事覆崔廷試本奉
聖旨這强賊據該府拏獲甚少功不掩罪本當照
例處治但既獲有別起數多姑從寬顧名臣等
都依擬免其降級虞德燁以旨下之日爲始開
俸管事已前月日不准補支未獲的着上緊緝
拏其餘俱依擬今後捕獲强盜須所獲本起之
數多于別起方准抵贖及住俸開支官員務照
前旨明白開具不許朦朧補支該部知道
七年二月十九日鎮撫司一本緝獲妖犯事奉
聖旨是各犯着送刑部擬罪近來遊食僧道邪妄
之徒專一捏造妖言煽惑愚民燒香會衆好雜

敗俗釀患在內着五城御史在外撫按衙門嚴
加禁緝驅逐有違犯的除首惡論死外其餘各
問罪枷號三個月發落都察院知道
四月初四日都察院一本法司議獄輕忽屈陷
無辜等事奉
聖旨張國維妄拏平人冒功掩罪本當重處姑從
輕着發邊衛充軍終身以後有巡捕官有妄拏
平民爲盜已決的除真犯死罪外都照這例行
潘志伊既以去任姑免提問着以原職降一級

與徐一忠王三錫俱調外任用
八月二十七日刑部一本糾儀事奉
聖旨近來山野無知及犯罪問革奸徒挾持左道
之人動以建言獻策爲名詣闕奏擾規避罪犯
覬幸非分覽其所奏又率迂誕諂諛絶無可採
徒駭觀聽韓萬年幷寫本的都着錦衣衛拏去
各照應決杖數韓萬年着實打一百棍押回原
籍官司拘管當差康春打七十棍放了其外省
無籍奸徒潛住京師的着五城御史嚴加驅逐
不許隱留後有再犯的幷歇家鄰佑都照這例
一併處治
九月初五日都察院一本儒臣遵例揭害縣官
等事覆傳作册本奉
聖旨近來人情險惡動以私揭害人報復寃仇南
京尤甚歐舜雍革了職爲民還着南京刑部提
問具奏今後兩京及在外撫按監司衙門但有
投遞私揭者俱不許聽理若挾私忌害顛倒是
非情重者即便叅奏拏問比誣告律反坐

九年五月二十四日錦衣衛一本議裁坐季官
員以省地方冗費事奉
聖旨各官依擬裁革廠衛係緝事衙門非廣布耳
目何由摘發幽隱今後五城兵馬司都着遵照
舊規但有緊要事情即密行申報有抗違隱匿
的叅來重治前有旨禁緝各衙門宴會及餽
遺賄賂近來聞宴會復多餽送如故廠衛所緝
何事着用心訪着
十月二十日刑部一本遵例糾劾怙終廢臣等
事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劉世延誣毀
皇祖明旨凶惡多端本當依律處死但念伊祖有
佐命大功姑免死一次着革去冠帶爲民發回
原籍着撫按官羈管禁住如再稔惡不悛即便
叅來連前罪一併重處身終之日仍許其子孫
承襲其餘俱依擬
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大理寺一本追論党惡權
奸欺君誤國等事奉

聖旨游守禮馮昕宄殘貪横不止言官所糸都着
加等處斬牢固監候龐清周大圭胡守元照例
發遣其餘依擬張居正怙寵自恣以致群小挾
勢作惡黷亂國政本當重處念先年贊理微勞
姑從輕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俱追奪了伊
子錦衣衛指揮張簡修也革了職爲民潘晟通
賄賞緣大虧名節着冠帶閑住
四月初十日直隷巡按江東之一本奸惡假挾
皇親佔産害命等事糸駙馬侯拱宸叔侯一誠奉

聖旨這厮每假挾貴勢横肆害人好生不畏法度
本内有名人犯都着緝事衙門訪拏務在得獲
近來勳戚之家多縱容下人舉放私債覇占田
土電害小民在内着廠衛衙門幷五城御史在
外巡按御史嚴行訪拏奏聞究治不許徇私縱
惡該衙門知道
九月初五日刑部一本邪臣殘忍太甚等事奉
聖旨這厮每挾私枉法陷害無辜險很可惡王宗
載王謀故入律應反抵着發邊衛充軍干應昌
承勘虛揑姑依擬與陳紳劉伯潮都革了職爲
民張崇功周于德俱降一級調用陳柱薛思敬
着遼東撫按官提了問謝耀監候處決其餘俱
依擬
十二年四月初九日刑部等衙門一本大奸巨
惡叢計謀陷親王等事覆遼王次妃王氏奏
聖旨張居正侵藏王府金寶伊父佔葬王墳掘毁
人墓罪犯深重你每如何通不究擬着司禮監
太監張誠刑部侍郎丘橓左給事中楊廷相錦

衣衛都指揮曹應魁前去會撫按官查照本内
王府倉基房屋幷湖地洲田及一應財産都抄
没入官變價解京原佔墳地歸湘府軍校管守
積欠稅課追併完納還將王氏奏内金銀寶玩
等物務要根查明白一併追解如透漏容藏庇
護的拏來重治差去官員還寫勑與他幷將遼
府廢革情由從公勘明上緊奏報定奪張順等
撫按官嚴行究問具奏趙賢等着吏科便查糸
來

五月十一日刑部一本考察事覆范鳴謙本奉
聖旨是這律例既將酌停當貪官科歛贓至五百兩以上情重的准引例發遣情輕的依律問擬以後各該撫按官論劾贓私務查訪究問證據的確毋得枉縱

七月初六日司禮監太監張誠一本大奸巨惡叢計謀陷親王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張居正家產財物既抄沒起解明白家口准保放其曾省吾等受寄銀兩着

遵前旨查審追解不許疎縱本內說縊死的止是二人前日餓死的餘人的是何衙門着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十四日南京吏科給事中劉一相一本故臣罪狀已明議論未一等事奉
聖旨先年廢遼家口豈無冤枉的彼時並無一人聲說及張居正所犯情罪深重遺禍家屬都是自作之孽如何紛紛黨護掩飾其罪本當查處于連衆多姑且不究這所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十五日江西道御史李植一本大臣朋奸黨逆等事奉
聖旨潘季馴擅放馮邦寧後復拘回是何主意監禁重犯如何縱令棋酒歡呼着回將話來張居正罪惡深重官職都着追奪候抄沒事完之日定罪其藏匿遼府金寶還行與彼處各官嚴行追問明白曾省吾等受寄財物盡法嚴追不許疎縱各該衙門知道

十七日刑部尚書潘季馴一本感激　天恩認罪回話等事奉
聖旨潘季馴疎縱罪犯復放復拘懷無君之心本當重究處治念係大臣着革了職為民其誥命等項俱着追奪入官吏部知道

二十八日司禮監太監張誠等一本大奸巨惡叢計謀陷親王等事奉
聖旨遼府廢革事情既勘問明白應否歸楚承祀着都察院會同五府六部堂上官并科道官從

公議擬奏請定奪張居正誣衊親藩侵佔王墳
擅用違禁器物等項不法多端專恣奸貪衊倫
負國情罪深重并本内有名各犯都從重擬罪
來說魏朝司禮監奏請發落
十二月初二日雲南道御史葉承遇一本懇乞
聖明申明條例戒諭刑官等事奉
聖旨這保店男女混雜致滋奸弊都着禁革今後
問刑衙門一應獄訟務要作速理斷毋得淹繫
法司知道

二十日刑部一本酷刑府官杖斃多命等事覆
馬文煒本奉
聖旨錢若賡用刑慘酷杖責斃至一百餘命其間
無辜不止十數朝廷設官爲民這等殘忍狠惡
不行重治無以示警着於彼處便決了
二十六日大學士申時行等一本犯人錢若賡便
決之罪伏乞准令監候以全好生之德等事奉
聖旨前撫按官參奏錢若賡因細故逞刑杖斃平
民多命定擬極刑決不待時還未盡其辜覽卿
等奏着彼處牢固監候待秋後處決
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刑部一本邪臣獻媚戕殺
無辜等事覆王元敬本奉
聖旨吳仕期假傳詔旨既係誣扳龍宗武胡檟乃
阿媚權奸朋謀故入以致斃獄着依未決減等
律各發邊衛永遠充軍王律既畏刑妄招也着
饒死發遣近來司屬官問刑多未諳律例任情
偏執堂上官還加意約束毋得庇狥各部堂屬
也都一體行

二十五日刑科給事中劉尚志一本懇乞
聖明諭禁奸欺以正人心等事奉
聖旨匿名文帖律有明禁着廠衛五城兵馬司及
夜巡官軍嚴禁緝拏有當時捕獲的依律給賞
仍與叙功告病官奏有留旨的毋得遷延推托
命後建言的只着就事直陳不許摭拾舊事煩
言瀆擾各該衙門知道
十一月二十五日雲南鎮南州民見監莊守第
一本鯁惡土豪因姦毒毆二命非死等事奉

聖旨近來軍民事情往往赴京越奏撫按司道等官各有伸冤理枉之責如何不與聽理問結以致紛紛瀆擾這所奏着撫按官從公審究明白具奏如係虛誑亦不得輕縱以長刁風都察院知道

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刑科一本欽審庶獄係干鉅典等事奉

聖旨朕以重囚淹禁數多冤鬱可憫故親覽招情特加寬恤原非着為定數以後若有審錄不公鑽求倖脫的臨時自當指名參劾何必預先瀆奏該衙門知道

六月初八日刑部山西司主事黃道瞻一本仰體 宸衷敬陳欽恤第一義等事奉

聖旨錢若賡打死多命勘問已真這等殘酷害人的奸民却為庇護從重問遣有何可矜刑獄重情自有堂官主張黃道瞻係司屬如何輒來瀆擾姑降一級調外任該衙門知道

二十一日中城御史徐大化一本南北法臣意

見不一等事舒化美實條陳不一奉

聖旨京城詞訟小事聽五城御史受理速決以便小民應合成招擬罪的送刑部問斷該部院會同該科擬議詳悉開款來看

八月初二日南京刑部一本元兇觀望為謀叵測等事覆陳大科本奉

聖旨馮保罪惡深重前薄示降處尚未盡法乃不知感恩悔過却又懷奸窺探朋謀瀆擾本當明正典刑但念先年微勞姑從輕發充孝陵衛淨軍容用着守備衙門拏去打八十棍照舊着役法司知道

十二月初二日刑部一本遵 明旨酌情法等事奉

聖旨盜犯贓貫原有正律但近來問刑官員失于詳審任情擬斷以致罪有枉濫依擬通行你部裏既參酌適中以後真盜實贓不論犯徒減徒務遵前旨其查盤坐侵等項准照舊免刺不必引用新例

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刑科給事中許弘綱一
本越奏太煩等事奉
聖旨近來民本間有准行的本欲通達下情伸理
冤抑若事情虛實仍聽各撫按官從公判斷原
無偏主今後奸徒挾私誣揑及瑣細瀆擾的法
司審實重治以警刁頑該衙門知道
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刑科給事中楊文煥一
本海內災荒中外人情洶洶等事奉
聖旨咸臣受國厚恩當安分守法如何輒橫不撿

鄭承憲王道亨本當究治姑都且饒這遭着痛
加省改再犯不宥這本內有名并各家投托生
事無籍棍徒着廠衛并五城御史訪拏枷號重
治武官剋削情弊着通行禁革故違的許科道
官不時指名參治該衙門知道
八月二十六日刑部一本緬捷駕空等事奉
聖旨這厮每虛報提級飾詐冒功扶同罔上欺侮
朝廷李材劉天俸俱照官員人等說謊律行陳
嚴之等姑着革了職爲民該部職司法紀如何
徇情輕縱堂上官姑免究該司官各罰俸一個
月
十一月十三日貴州道御史何出光一本近臣
結黨欺　天賣法等事奉
聖旨張鯨着策勵供職劉守有革任回籍本內有
名人犯着法司提了問
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吏部一本災異頻仍等
事奉
聖旨王檟吳國卿贓私數多撫按官如何不先行

拿問審究明實查例擬遣仍止擬開任貪吏何
所創懲着革了職巡按御史提問追贓具奏梁
雲梯降一級調閑散用陳說致任犯贓五百已
上情重的充軍前已題有定例撫按官先問後
奏亦已屢有明旨近來如何通不遵行以後該
科看詳還要指名參治不許容隱不許開銷遲
立限與他
八月三十日兵部一本鎮臣稔惡不悛等事奉
聖旨沐昌祚驕恣玩法屢戒不悛着革了服色聽

候處分其撥置首惡李時孝王朝宗胡桐戴官
着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拏解來京究問餘黨
仍聽撫按官提問具奏定奪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一本奉
旨擬罪律載謹述始末等事奉
聖旨隨府等雖鞫無別情但臨難偷生亦非臣節
還依重罪隨府及穆來輔都着發極邊永遠充
軍還追奪誥命
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鎮撫司一本封事乖戾
誣議破壞等事奉
聖旨諸龍光這厮以小忿之私逞刁瀆奏着拏送
刑部從重擬罪來說近來四方遊棍皆指稱山
人名色來京造言惑衆駈騙財物已屢有旨訪
拏如何通不遵行今後着緝事衙門嚴加不時
訪拏不許仍前行私容隱本內陳重登着錦衣
衛訪拏具奏務在得獲
八月十四日西城御史時偕行一本武弁用賄
鑽謀等事奉
聖旨屢旨嚴禁鑽刺打點這賄求詐騙的全不畏
法好生可惡本內有名人犯都着刑部提了究
問從重擬罪奏請脫逃的務要訪拏得獲該城
緝捕有功官吏部紀錄優敘還與緝事各衙門
但有遊閑棍徒潛住京師指稱局騙盡行挨拏
驅逐不許容縱
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刑部一本儒臣極寃未
雪等事奉
聖旨張應望致死儒臣一家二命又招認多贓如
何擅容他展辯推委支吾好生狥私賣法姑且
不究張應望着嚴追贓完日姑發烟瘴地面永
遠充軍
刑部一本儒臣極寃未雪等事奉
聖旨彭應參廵按一方不能奉宣德意倡亂小民
致死儒臣本當重治姑念憲臣着遵旨革職發
回原籍爲民當差不許朦朧推用吏部知道
五月初十日刑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王正杜昇故漏泄上旨意恐諕之罪難逃閽忠
劉保奉上旨拏人先挨遲後張皇內豈無别情奬
令楊桂應斬罪王正等所擬雖是但此輩徇私
奸惡豈無他故王正等都加等擬絞監候處決
陳富等贖罪完日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
九月二十七日錦衣衛百戶周祈一本欽奉
聖旨事拏到丁此呂奉
聖旨着拏送鎮撫司好生着實打着究問了來說
不許徇私疑畏賣法

十二月二十八日錦衣衛接出
聖諭張誠背主求榮趨媚權勢欺上賣法肆行無
忌皆彼廝役嗾誘奴隸導爲奸生可惡張誠已
有旨了其擬置奸逆張真李承德王忠錢恩錢
山耿進李輔金忠馬彰及先任職納賄賣法降
華斥退的王用蕭玉馬義着降做淨軍着司禮
監拏去嚴行墩鎖候旨處分還着東廠孫暹同
禮監甄陞李壽與同錦衣衛官校及五城御史
連各犯并伊弟侄張勳等及昨者昌升霍文炳
各名下在外庄宅財產盡行抄没入官不許容
縱若有隱匿寄贓的便訪拏來奏如有仍前循
私故違的着科道官便指名叅奏重治不饒該
衙門知道
二十九日刑科侯廷珮一本亟正奸侍欺擅等
事奉
聖旨張誠詭狡巨奸假主威福朦騙親王權横中
外爾等如何先無一吠之忠今已發露方纔叅
劾其于觸邪指佞之責何在姑且不究治張誠

既所爲過惡多端本當重治姑念效役年久着
降做奉御發去南京
孝陵司香其所覇占勢買及本犯應有庄宅田產
財物俱着差去孫暹等盡行抄没入官不許徇
私容縱若有故違接匿隱藏買放的着科道官
嚴訪卽便指名叅奏如扶同欺罔重治不饒張
勳等霍文炳等都着鎮撫司監候事完請旨定
奪該衙門知道
二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南京刑部一本罪勲奉

旨拘禁等事奉
聖旨劉世延罪惡多端本當依律重處念開國勳
裔姑免死釋放着革去冠帶發回原籍閑住查
照沐朝弼例着伊子承襲祖爵法司知道
九月十三日刑部一本傳奉事奉
聖旨石星交通外夷欺君誤國醜等大臣職在守
法且石星所犯背君大逆之律如何謾言王封
之條好生徇私誑上朋比不忠石星還着另擬
罪來看三法司堂上官都着回將話來

十七日刑部一本奏 旨回話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爾大亨職在司寇義當祛逆驅惡守法懲奸
如何先奉旨問擬石星故推諉會議及至所擬
罪律却又巧言誑上謾語含糊兩意窺探其于
爲臣任怨之義何在都本當照黨附奸重治姑
且從輕蕭大亨着革去宮銜世蔭恩廕策勵供
職楊俊民既暫署事姑免究白棟等爲首的革
了職爲民不許朦朧推用其餘的各罰俸一年
該部知道

十八日大學士趙志皐一本年老臣時無狀等
事奉
聖旨覽奏朕已洞知許封初意羈縻原非失策石
星之罪在通倭撤防致賊猖獗驚擾內地毒困
軍民故重處之卿宜安心匡輔勿以人言介意
吏部知道
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刑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楊新芳許奏已故楊兆事情雖不盡實然楊
兆歷任總督尚書不守法紀圖報國恩輒敢擅

佔官倉之地私造違式房墳且伊家招稱蓋造
銀兩數目二十餘萬其他着後僭費可知又于
在京置設鋪店非侵尅邊餉冒破部銀何由而
致殊爲可惡本當盡法依律究治姑照先有旨
行所蓋違式房墳及家產田地等項都着該撫
按官作速變價解進不許徇情遲緩其楊新芳
奏事不實宜寘典法但報國忘家情亦可矜姑
從輕着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勿得紛紛擾瀆
該部院知道

三十年四月十五日山東巡按何爾健一本地
方奸惡假借稅監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棍惡宋希曾等假借稅監騙詐贓私
好生玩法有名人犯便着撫按會同該監盡法
追究問擬具奏不許連累無辜以安地方遼左
冲鎮內外官員各要協恭任事如有偏執徇私
致啓釁端的一體處治不饒該部院知道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刑部一本奸人妄捏
印書等事奉
聖旨奸賊捏造誣辭動搖國本離間父子兄弟骨
肉情罪當大逆賞格如何止照軍興常例真正
首功着與實授指揮僉事賞銀五千兩其餘以
次第叙同謀出首的准從寬宥仍加厚賞知情
容隱的一體治罪遇赦不宥餘依擬山人遊客
着嚴加驅屏不許容留庇護
十二月初一日刑科給事中錢夢皐一本奸黨
蓄謀甚毒等事奉
聖旨妖書已嚴飭廠衛城捕等衙門訪拏諒可即
得真賊以雪國冤這本說楚事朕心惕然不已
昨御史康丕揚亦言之郭正域着在籍聽勘法
司還立限與他如怠緩有司一體治罪本內有
名人犯法司便叅看來說次輔沈鯉密勿重臣
豈得過爲搜索言官宜存忠厚毋傷國體
東廠一本奉　旨會同勘議等事奉
聖旨覽會勘各官訐奏事情既未有奸書下落都
且不深究王之禎着上緊嚴拏奸賊周家慶既
經四人對訐難以一同做官着兵部議處來不
許徇私疑畏
初八日刑部主事于玉立一本孤臣素守微忠
無端橫遭波累等事奉
聖旨于玉立鑽刺既已敗露不靜聽君命處分敢
輒來強辯又將旨意擅改好生欺玩着革職爲
民永不許推用如朦朧推用的着科道將該司
官一同叅奏處治該部院知道
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東廠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逆犯皦生光等并出首袁鯤等及同嘉慶等俱着三法司會同府部九卿廠衛科道官秉公盡心研審面對各得真情具奏

四月初七日東廠傳奉

聖旨會問各犯逆情着實用刑研審一日不完不拘二三日務得真情具奏

十七日刑部等衙門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這獄情旣會官屢審明確各犯罪名姑依擬逆犯皦生光罪惡深重關係宗社安危所擬未

盡其辜何以正國法昭示天下後世三法司還從重另擬來

二十一日刑部等衙門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逆犯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律處他卿等便覆來

二十七日刑部等衙門一本奉　旨覆奏事奉

聖旨逆犯皦生光捏造奸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情顯然妖書律未盡其辜着加等凌遲處死卽便會官處決仍梟示于人烟湊集

處所如有奏擾的卽主使奸論其緝獲有功人役便該着衙門查來該衙門知道

九月二十四日湖廣巡按吳楷一本逆宗斬關刼搶等事奉

聖旨這惡宗刼搶貢銀戕殺撫臣好生悖逆旣係强盜豈得以宗室顧忌着該巡按盡法擒拏本內說聚黨數多恐有一時覷看之人務拏眞正兇犯毋得濫及無辜亦不許因而縱弛致逋天誅巡撫員缺着便推猷畧堪用的去其河南鄖

陽二處切近楚地前推巡撫着寫來　點用各處兵備若有未稱着揀選陞調以靖地方該部院知道

十月初五日大學士沈一貫等揭帖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揭及御史真帖逆宗出諭無狀特甚反形大著仍捏假王之意王法必誅

祖宗法度治安國家旣係强刼叛論何論宗人且楚省遼闊逋逃衆多討惡安善務保萬全朕已知悉諭卿等知

刑科給事中錢豊章一本逆宗聚衆刼殺異常
等事奉
聖旨擒剿逆宗已有屢旨了仍行與天下親王各
嚴約宗人遵守　祖訓若有自干法典朕不敢
赦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湖廣巡按吳楷一本惡宗不軌逆示
有據等事奉
聖旨蘊鍪强刼貢銀戕殺撫臣謀滅親王又敢將
朕親斷之事誣賄汚蔑況反形大着法不可赦

前已有旨點用撫臣及集兵擒勦如何尚未傳
到着上緊催他遵奉行其請遣三法司大臣會
勘定罪該部院便看了來說
十一月初九日刑部一本惡宗不軌逆示有據
等事覆吳楷本奉
聖旨逆宗既擒不必着差官往勘就着湖廣撫按
鄖陽巡撫會集該司道于承天府公同勘審的
確分別等第具奏以憑處分善後事宜及應叙
人員着上緊奏來

三十三年四月初七日刑部等衙門一本奉
旨會勘事奉
聖旨這亂宗大逆不道自絶于天朕恭奉
祖宗訓典不敢曲赦該撫按官分別五等前來爾
等又會同參酌情罪依擬一等蘊鈴等二名着
處斬華甫三名及二等內華塀俱勒令自盡二
等英煐等二十三名俱着押發高墻禁錮三等
蘊鈁二十二人俱革去封爵分發遠處王府閑
宅禁住四等蘊鑾等十八人俱降爵一等革祿

二等內未封的不准封其華瑨定煚常淨還改
入三等一體改發遠府閑宅禁住五等華鋮等
一十五人各從寬饒他內華代去蘊鍪着另加戒
飭該處決的撫按等官于承天府告　廟正法
該解發的即便解發毋容姑假遷延三等各依
原擬這獄情重大該部還備細刊行天下宗藩
及各省直軍民咸使知道
六月二十日天壽山守備太監李浚一本欽奉
明旨會勘椿楂等事奉

聖旨皇陵樹木法禁極嚴爾既會同杳勘盜伐椿
楂明實着法司將一干人犯從公審實問擬來
說首惡不許漏網其南山一帶官軍人役仍着
嚴加申飭再有賊人即時捉拏具奏正法防範
疎虞的參處勿饒
二十二日工科給事中胡忻一本奏
旨會勘陵木事竣等事奉
聖旨朕以皇陵禁山盜伐樹木事情非小特遣科
道官會勘明實以正國法如何畏附朋私含糊

輕重互異着法司一併虛心詳審定擬首從情
罪懲前戒後永絕奸萌毋得視爲尋常徇情輕
縱
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雲南巡撫陳用賓一本
稅監因刑武職激變通省軍民等事奉
聖旨內官楊榮不行仰體欽命因刑武職激變軍
民致被戕殺焚屍雖是孽由自作死不足惜然
國法綱紀豈可如此淩夷其通省文武官員各
有職任不得無罪但念滇南邊地且究惡已就

拏獲姑都且不究這本內造意倡亂首惡指揮
賀世勳韓光大并見獲兇犯張守志等及啓釁
指揮于可繼巡軍李朝會都着撫按總鎮會同
布按都司等官公同嚴提鞫審分別明白奏請
定奪不許徇私縱惡其餘脅從俱免追治以昭
朝廷寬恤遐荒地方德意其盤獲金銀等物便
着查數逐件解進內不堪玉石器物及馬騾准
變價解進內庫濟用本省稅課有司照舊徵收
准着四川稅使丘乘雲不妨原務帶管類總解

進應用待朝門三殿工有次第奏請停免該衙
門知道
八月十七日刑部一本罪臣被逮多年詔獄候
旨未結等事奉
聖旨李宗城先年因使東倭偷生辱命詔繫問擬
請旨今已十年念開國勳裔姑照原擬遣戍終
身世爵着彼子孫承襲孔聞詔等俱依擬
十月初一日刑部一本　聖壽天申鴻恩時霈
等事奉

聖旨曹學程背旨懷私妄言瀆奏本當監候處決
但念東事功成姑照原擬遣戍終身
三十五年二月初五日兵部一本群官毆斃職
官等事奉
聖旨邢朝等這廝毋爲暴國門肆行搶奪致毆斃
覲官法紀何在本内有名人犯都着法司拏問
盡法究擬來說
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兵部一本類查失事官
員事奉

聖旨這賊夷連破城池八處殺戮平民無算乘虛
直入幾失會城撫鎮三司官各有地方之責平
居備禦謂何臨時束手無策徒以印信餌賊爲
退虜全身之計却又上下蒙蔽妄冒報功據獲
首惡是真益見前報之僞欺君殃民法難姑息
陳用賓沐濬都着撫按官解送至京從公問擬
薛夢雷身爲藩長印從司出漫無主持且着回
籍聽巡按查明來說彭應時本轄失事降三級
調用楊俊臣帶道有失姑降俸二級羅希益失
事較多着降二級調用汪如淵范繼試革任聽
勘陳典白明通黃榜毛文彩都着撫按官扭解
來京究問王啓光等三員唐肇元等七員馬阜
等四員都革任提問曾化等三員都調任用其
餘依議行
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刑部一本贓公罪臣
抗　旨逃回等事奉
聖旨沈汝梁以逃軍害民父子濟惡罪犯異常該
撫按官着嚴行究治作速具奏毋得回護遷延

限與他
三十八年五月初七日西城御史王孟震一本
勢惡神奸假旨噬人都民半遭荼毒等事神棍
由二由三等奉
聖旨京師重地豈容棍賊縱橫肆害各犯着嚴拏
送法司究問其内官等着司禮監拏來問
二十七日兵部一本遼陽大遭殺擄上下欺玩
等事覆熊廷弼本奉
聖旨佟鶴年旣不出戰又禁人出戰視臨陣先退

情罪更重本當即斬姑依擬牢固監候處決如
再貪緣希啚展脫着便殺了謝存仁姑准降調
以後地方失事該道官扶同隱匿的着從重議
處不得偏護其將領怯懦的便着即時正法餘
依擬
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大理寺一本神奸頂名
考選等事准貢陳腐翟程九儒代考逼判各擬
軍罪奉
聖旨依擬

三月十六日刑部一本直舉異常奸弊等事參
主事田大年刪改招情奉
聖旨是劉元霖既檢舉着照舊供職田大年革任
聽勘該部院知道
二十七日原任泰興知縣牛維曜一本豪官奸
盜窩占等事奉
聖旨牛維曜考察降處應否辯訐是否因朱一馮
揭害着該部院從公參看來說張誠等事情異
常着該撫巡法司究明具奏

四月十一日刑部等衙門一本喧嘩道臣等事
金明時擬杖納囚糧七石奉
聖旨金明時既經革職依擬追贖發落以後章疏
還都着加意敬慎不得有違
四十年七月初二日通政使吳達可一本武弁
違例妄奏等事奉
聖旨覽奏事有可否自有公論史晉乃懸闕武弁
如何恣肆違禁大干法紀着法司從公提審究
擬具奏該部知道

初五日左副都御史許弘綱一本奸弁橫生疑
謗等事奉
聖旨覽奏奸弁史晉橫生疑謗已有旨了許弘綱
佐察持平朕素鑒知不必深辯還着即出供職
該部知道
初六日吏部一本察典久完邪說忽熾等事奉
聖旨考察大典明禁森嚴如何奸弁敢行誣奏好
生狂悖已有旨究問卿所奏知道了法司知道
八月初七日原任日講官王啚一本突傳假揭

究誣非常等事奉
聖旨假揭抄傳公行誣害大干法紀着法司作速
嚴拏抄報人究明重擬來說
十八日刑部一本遵奉　欽依等事問過宛平
縣知縣李嗣善等奉
聖旨馮進朝等依擬發遣發落李嗣善降一級調
外任
十二月初十日刑部一本科塲奸弊關係匪輕
等事舉人劉琛等奉

聖旨着會問
二十一日禮部一本鄉闈再被糾參等事參舉
人張世偉奉
聖旨着法司併問
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東廠一本仰遵
勑諭申明職掌等事奉
聖旨祖宗設立東廠原爲緝奸捕宄嚴察重大事
情不時奏聞近來有等市井棍徒專一挾勢乘
隙兢起刁風捏陷無辜殊非法紀且不深究再
有這等的定行重法爾可率屬盡供乃職毋得
怠惰該衙門知道
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刑部一本科場奸弊
關係匪輕等事問過舉人劉琛等監候提李師
靖等到日并房考曹煃李一公俱勘明再議朱
良材停罰三科會試張世偉革去舉人送國子
監肄業三科後聽禮部覆試定奪房考王象春
照鄒之麟例降用奉
聖旨是

禮科都給事中東魯周永春輯

元年三月初三日工部一本議處額解胖襖以
圖實用等事覆唐練本奉
聖旨是近來各項錢糧多議改折本圖省便但
祖宗立法務意未嘗不便于民豈可輕爲改易今
後但有建議的你部院衙門都要仔細講究停
當不許擅便紛更違者以變亂成法論
九月三十日工部一本茶城淤塞阻滞南還糧
艘懇乞　聖明申飭總理河臣竭力疏濬并預
處長治之策以祛河患以裨新運事奉
聖旨運舡淤阻至數千隻明年糧運必致有誤所
奏便行與萬恭着上緊設法挑濬毋慕虛聲務
收實效
十月初四日工部一本河臣僥倖圖功朦朧罔
上懇乞嚴行查覈等事覆工科本奉
聖旨萬恭着遵近旨上緊挑濬淤塞以濟運道以
後河道事情務要從實奏報悉心經理毋負朝
廷委任之意
十一月十二日工部接出
聖諭朕聞涿州河流歲溢行旅病涉茲奉
聖母　皇太后面諭湖邑河建石橋一座以利濟
往來一切工費俱
聖母捐貲措辦分毫不擾于民你部裡選差勤敏
司官一二員與同內官監官協心管理其一應
營建事宜便計處停當來說
二十一日工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修理橋梁道路乃王政正務非別項不經興
造可比且係你部裡職掌前已有諭不擾于民
若一切委之兵備有司民間豈得無擾着遵諭
行不許推延管工官員還寫勅與他
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工部一本議處抽分事宜
以便責成以裕國用事奉
聖旨這木稅事務依擬着易州山廠主事帶管近
來各處錢粮一經奏留遂成故事其借支應補
的全不催徵補解各撫按官只圖支持目前不

爲國家長計且都不查究該府城垣今已六年
如何尚未完報着撫按官從實查奏
六月二十三日昭陵神宮監太監陶金一本修
理陵寢事奉
聖旨這陵工興建未久如何便有許多損陷顯是
當時造作不堅着且完事着工部查看了來說
七月初二日工部一本修理陵寢事覆昭陵太
監陶金本奉
聖旨陵寢重地工程無大小都該用心督造如何
說沉陷處所非係緊要的這內外經管人員欺
慢誤事造作不精本都當重治姑從輕周宣郭
金着革一等易可久石漢降俸一級王宣等法
司提了問熊汝達既已致仕并原在部及管工
科道等官且都不查究着其餘依擬
二十七日工部等衙門右侍郎陳一松等一本
陵工損陷重大等事奉
聖旨古人送終之禮必誠必信勿令有悔昭陵玄
宮係 先朝造就後止增建 寶城殿宇等處

費以五六十萬亦不爲少各官都不用心苟且
完事以致一二年間卽使損壞至此及有旨差
官查看又只朦朧回護不行實奏這厮每蔑視
陵寢貽朕痛悔罪不可宥着都察院會同工部
通查前後經管人員系來處治一應修建事宜
工部看議了來說
八月初三日都察院等衙門一本陵工損陷重
大懇乞 聖明嚴行查究以警臣工以安重地
事奉
聖旨這陵工損坏重大前後經管人員本都當拿
問姑從寬周宣郭全都降三級革去管事熊汝
達已致仕了着冠帶閒住恩廕革了易可久石
漢都降三級調外王宣等法司從重問擬具奏
朱衡着以尚書致仕餘官革了楊俊卿并伍大
器等四員都降一級照舊管事匡鋒等三員以
原職調外任蔣大方等四員都降一級郭元相
罰俸半年馬錄等法司提問屠元沐等并陶金
王淑陵都且饒他

十一月二十二日工部一本異常大災懇乞天
恩比例修理府第等事覆工科本奉
聖旨今天下財匱民窮朕于各項工作一切停止
力行節儉務與天下休息且宗室藩衍應得祿
粮尚不能給親王爲國家藩屏爵高祿厚亦宜
爲國恤民均財睦族豈可紛紛請乞科擾地方
崇王府第修理既與五十年之例不合且先巳
給銀二萬餘兩緊要處所俱巳報完以後只着
自行樽節量修不許再行徵派重困小民㬹廷
芝等姑免追究禮部還行與各王府知道

十二月十九日工部一本補換白玉石欄等件
以肅朝儀事覆內官監揭帖奉
聖旨新歲在邇開石補造必致躭延你部裡便會
同該監查有先年西城各宮殿拆下堪用的見
新補換不必另造

三年三月十八日工部一本河身淤墊運道可
虞仍開泇河以圖永利事覆傅希摯本奉
聖旨這開河事理據傅希摯所奏固巳明確但事
體重大不厭詳愼廷臣會議亦是虛文甲可乙
否終難成事還選差忠實任事給事中一員前
去會同傅希摯并管運御史將奏內應議事件
逐一計處停當來說

六月二十四日工部一本河身淤墊等事奉
聖旨看侯于趙等所奏與傅希摯原議大不相同
傅希摯久歷河道他當初若無的見豈敢漫興
此役此必該道等官畏工久羈宦故難其說陰
肆阻撓勘官據其所言謾爾回奏其言先開良

城伏石徐議興工都是塘塞了事之語深負委
托今人平居都會說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着
落他實幹便百計推諉只圖優游無事捱日待
轉誰有能視國如家忠謀遠慮者似這等的人
如何靠得他成功濟事且泇口之議正爲通漕
非欲弃河而不理今他每既說治河即可兼漕
便着他一意治河別工不必再議今後漕粮開
兊遲悞責在漕運舟運梗塞責在河道有曠職
僨事的都拿來重處管河司道等官都着久任

不許升轉吏部該科記着
四年四月初九日戶部一本疏通錢法以裕經
用事覆戶科周[illegible]本奉
聖旨疏通錢鈔乃足民良法依擬通行天下着撫
按官設法經理一體開鑄與本地方舊錢相兼
行使務在便民毋致勞擾私鑄的嚴行禁治工
部還各降以式鑄成之日着呈樣來看并有無
通行緣由查實奏報
五年三月初一日工部一本河道異常淺阻漕

舡遲悞數多等事覆工科本奉
聖旨丹陽地方運舡淺塞料此時已通行如今纔
責他毋設法挑濬爲計已晚且春水已發亦難
施工王叔杲不能先事預圖姑着罰俸二箇月
以後着江南巡撫官督令悉心計處若孟瀆河
可開俟絲水落後即上緊挑濬預爲來歲運道
之計清河邳遷等處地方着河道都御史等官
隨宜區處不許有誤粮運其餘依擬
二十五日工部一本江南亢旱日久運道艱阻
可虞乞　勅當事臣工等事奉
聖旨這練湖地方既先該河道衙門勘稱疏築停
當如何至今以運道淺澁方議修復顯是各官
畏徇勢豪徒以空文塞責好生推奸避事欺罔
朝廷且不查究今當以近事爲鑑該湖并孟瀆
河便着撫按官督同水利等官上緊修復開濬
責令剋期完報預爲來歲轉漕之計地方勢要
人等侵占官湖致阻糧運不行治罪已是寬恩
如何又議勘償今後但有抗拒阻撓及該司道

等官因循推避苟且了事的都着各該管撫按
官從實叅究拿來重處其餘依擬
十二月初七日工部一本星象示異河患可虞
懇乞特遣大臣等事覆本奉
聖旨近來河淮爲患民不安居朕何嘗一日不以
爲念先年以運道梗塞不惜重費欲別求一道
以利轉漕乃議者謂治河即所以通漕遂降旨
專責當事諸臣着一意治河其管河司道等官
都着久任不許升轉今乃河患連年如故各官

懲以轉選言者不歸咎曠職怠玩之[illegible]反說朝
廷不行拯恤人臣之義謂何且都不追究這新
委姑依擬着吏部會推有才望實心任事大臣
一員前去經理一應事宜着次第奏請施行
六年正月十九日吏部一本遵奉明旨薦舉熟
知河務官員等事奉
聖旨治河事重必精敏歷練的乃稱其職這各官
既經吳桂芳保舉知之必真都依擬用如見任
司道部屬等官有與地不相宜的着從實奏來

更換調用吏部知道
七月初四日工部一本條列河工事宜等事覆
都御史潘季馴本奉
聖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乃可期效今後分
督司道及承委等官都着潘季馴等開送吏部
暫停升調通候河工完日總論功罪大行賞罰
若有才幹不相宜的即便遴選具奏更調推委
誤事的不時參奏處治毋得避怨姑息自誤大
事其各委官賢否但以該管河道官爲主別道

官俱不許干預其餘俱依擬
初六日河漕總理潘季馴一本屬官抗違約束
堕悞河工乞恩究治等事奉
聖旨近來管河諸臣年年建議歲歲修築徒費財
力竟無成功顯是當事諸臣不實心任事巧計
推委空文塞責所致前屢有旨推奸避事的都
拿來重處乃撫按官通不從實參奏務爲扶同
姑息欺罔朝廷似這等大工何由克就民患何
時得除楊化王弘化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校

拿解來京問施天麟姑降一級調外任今後但
有抗違悞事的着潘季馴江一麟着實參來照
例處治但決貴公平不許徒嚴于卑秩雜流而
姑息于大官要職以致虛費無功一體重治不
貸工部知道
二十七日工部一本極異颶風驟雨冲决湖堤
事覆潘季馴本奉
聖旨這本說近來修築工程冒破錢糧稍有微勞
即修大希賞後若損壞又遮飾逃罪切中人臣

欺罔之獘依擬着河漕衙門着實查參具奏

十二月二十一日巡視廠庫工科周　等一本

遵旨糾察欺獘乞賜究處以正法紀事奉

聖旨這事情已經東廠訪拿追問其所犯賍私寧

止千金你每職司巡視不早行覺察事發淺草

具疏塞責所幹何事且不究工部知道

七年五月十二日工部一本伏秋將届徐北來

流未安乞恩申飭等事覆潘季馴本奉

聖旨這徐州迤北地方河道着各該巡撫官遵照

前旨畫地分管有誤修築堵塞的督率管河等

官上緊加工經理共保無虞若因循怠玩以致

隳壞下流新工責有所歸其開復新集等項事

宜郎便會同各巡按御史躬親踏看虛心勘議

務求經久長策毋得依違兩可致悞大計中間

如有異同亦聽各另具奏

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工部一本申明街道事宜

以便遵守事奉

聖旨疏通溝渠平治道路等項乃王政要務但近

來節經建議奉有明旨竟成虛文這所奏務要

着實舉行毋又以條陳了事你每堂上官亦要

身親經理毋但委之司屬其中勢有難行的一

一奏請裁奪

十一月二十日總理河漕潘季馴一本高堰石

工將興鄉官請毀甚力乞恩速賜勘議等事奉

聖旨高堰築後河道安流績效已着豈可以因一

二無稽之言又行勘議着遵前旨上緊修築以

終前功常三省倡言阻壞成議姑革去原職為

民其餘且不查究以後再有這等的拿來重處

工部知道

九年三月初六日兵工二部接出

聖諭近年兩廠所造盔甲俱粗糙不堪徒費錢糧

無益實用着照昨營中二樣另造五千副給與

官軍披戴每一年造一千副限五年通完或將

先年未交進的相兼改造着兵工二部議處來

說

十年五月十九日工部一本禱雨三應內外騰

惟等事罷張國彥本奉
聖旨這鋪商旣會審停當消之的准豁免存留的
還要加意調停體恤毋致偏累各衙門亦不得
僉報別役其惜薪司易州廠各經管員役着司
禮監淸査今後務從省汰勿復增添冗濫仍申
嚴禁約着各安靜守法不許縱容下人科索騷
擾違者重治不饒
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工部一本懇乞　聖明軫
念宗社生靈等事奉
聖旨這墾田水利你部裏旣議差官踏勘徐貞明
着升尙寶司少卿領勑前去畿輔地方會同各
該撫按官査勘計議其順永二府據張國彥奏
稱已有端緖仍令照舊擧行內有未盡事宜一
倂計議通行具奏定奪
四月十三日河南道御史鄧鍊一本天時亢旱
推廣　聖明欽恤德意等事奉
聖旨朕方敬畏天戒軫恤民艱這磁器旣燒造難
成內屛風棋盤燭臺花瓶新樣大缸燒成有好
的着揀進不堪的聽彼就變賣未燒的停止以
省費息民其餘供用不可缺的照舊燒進該部
知道
二十三日工部一本川省採辦艱難等事覆龔
懋賢奉
聖旨該省奏銷採木銀兩至七十萬已將買運二
價通融估計如何說運價尙當數倍旣恐重役
勞民准動支南京工部銀兩二次給發還着該
撫按官將見買木料及應需運價上緊査報用
心斟酌議處不許妄費擾民其餘俱依擬
七月十一日漕運總督王廷瞻一本越河工成
遵例分別效勞官員等事奉
聖旨這河工敍薦的須査實在效勞官員分別升
賞務得沉及諸司各有專職以後凡工完奏捷
等項再不必敍及輔臣該部知道
八月初六日大學士申時行揭出
聖諭壽宮吉地朕躬自徧覽親擇大峪山佳美毓
秀出自朕定又奉兩宮

聖母閱視原無與卿面議李植等彼時已巡歷地
方亦隨從初無一言今吉典方與輒敢誣肆奏
擾誣搆排擠搖惑朕心朕意已定不必另擇卿
忠義燕約持正克己宜安心輔理不必介意
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工部一本欽奉　聖諭
事覆大學士申時行等奏
聖旨這織造袍叚未完數內准減一萬疋磁器燒
造難成及不係緊要的着該衙門裁減
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工部一本修造倉厫事

奉
聖旨這歲修厫座工料用銀數多不無虛冒糜費
以後務要編定字號及將經手員役嚴行查考
如有不久損壞及別項情獘該管侍郎同科道
官指名叅奏重治
七月初九日工部一本江南水患不常乞復專
官等事　覆江有源奏
聖旨東南水利湮塞近來差官督理未見着實興
修以致水患頻仍田土淹沒小民受困遺稅日

多這所議着該撫按官逐一相機從長計議上
緊具奏
十五日工部一本苫盖大木并完舊工事奉
聖旨大木採運艱難這在厰堆放的依擬苫盖着
該管員役用心看守以後合用木植務酌量工
料大小隨宜取用其大木美材非係大工不許
擅取輕費
二十七日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一本仰遵明
旨申議權關等事事奉

聖旨各關抽分部官差滿之日有在途告病的務
查他經管錢糧有無私弊是否托疾分別奏請
定奪杜偉還着查覈明白來說該部知道
十月二十日工部接出
聖諭朕聞河南等處地方黃河漫流先年舊堤多
被沖决即今曾否修築未見奏報着各該巡撫
官督率管河官員用心經理還選差風力老成
給事中一員前去各該地方踏勘并催督工程
如有怠玩曠職推諉誤事以致妨碍運道的即

便指名參奏拿來重治工部知道
二十三日工部一本傳奉　聖諭事奉
聖旨近來河道安流各該管河官不無懈弛間有
淤淺亦不即行開報疏濬致有阻滯務着通行
嚴飭如有怠玩悞事的你部裏及該科指名參
奏
文書房通出揭帖
朕昨者朝謁
聖母因奉　聖母面諭說皇帝我聽人言先年所

造的胡良馬巨二橋今被大水冲去馬頭搏岸
行人甚苦因思此二橋乃天下之要路今說與
皇帝我本宮發銀你可差廉幹之人本宮管事
襲代牌子馬臣以董其事還着工部照先年選
官一員兼管其役其錢糧等項俱不必費用該
部的你可以承吾言體吾之德意朕言恭承
聖言今乃諭卿等知道卿等可傳與該部查照
先年事例行庶見朕敬奉
聖母仁民濟物之意

十二月二十二日江西道御史祝大册一本指
參漕河悞事大臣以慰聖衷等事奉
聖旨前河道淤阻該管督臣如何不行奏報楊一
魁既不諳河道事體着調南京別衙門用另推
熟知河務有才幹的去吏部知道
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工部一本乞恩比例俯查
地里等事奉
聖旨這車戶既稱苦累准量增工價預給毋得混
拘擾人

五月初二日吏部一本議處河道善後事宜等
事　覆工科常居敬本奉
聖旨近年管河佐二等官多有營求差委妨費職
務不行用心防守的總理衙門各遵敕諭拿問
重治不許姑息其餘依擬行
九月二十四日吏部接出
聖諭朕聞黃河冲决爲患不常欲一覩渾河以知
水勢昨見河流洶湧因念黃河經行處所經理
防禦倍宜加慎河道官還宜行文與他都着用

心任事務一勤永逸勿勞民傷財以為故事自今推選委用務在得人吏工二部知道

十月初九日工部一本制錢阻滯懇乞 聖明嚴行申飭等事奉

聖旨近來市肆奸民訛言射利反行使小號雜錢阻滯錢法着廠衛衙門及五城御史嚴行緝究有故違的拿來枷號重治其務號門稅以後都着多收制錢及文武官俸相兼支給務要通行

十一月十五日工部一本中洲河防爲患巡撫

去衙未宜等事奉

聖旨境內河道關係水利民生撫臣豈得推諉坐視你部裏既議明白着河南巡撫官凡黃河經行去處就近兼理會同總河官行事還添入勑內不必加銜

十二月二十三日潞王一本欽奉事奉

聖旨覽王奏辭免棚殿及添盖各宮房屋具見節財愛民體恤下情該部看議了來說

十七年正月初六日工部一本量選舖商兼陳便宜等事奉

聖旨近來宮中合用柴炭數多只着照舊辦送炭不必折拖欠未完的還立限嚴催以後各廠務要照先年例平準秤收不許多索其公費銀兩俱遵奉近旨亦不許故違勒添苦累各商其餘依擬

五月初三日工部一本川民採木告竣遺苦等事 覆工科奉

聖旨該省採運大木擾累商民這已領應追官銀

有木堪抵的准截數抵筭留貯地方聽解餘剩的聽從變賣其餘事情着該撫按官查議明白具奏

六月十九日巡視蘆溝橋御史胡克儉一本循職掌糾積弊等事奉

聖旨這橋梁本為便民些須抽稅以充修橋等公費只照舊行但不許下人生事騷擾工部知道

七月初四日工部一本黃河初漲堤口遠冲等事 覆工科奉

聖旨劉獸醫口等堤工完未久遽有冲决顯是修
築不堅虛費錢糧經管官員都着罰俸三個月
各處河道便行與總理巡撫官用心經理不許
疎玩
十七日工部一本欽奉事　覆周世選奏
聖旨這蓋造官員房舍原非舊例緣潞王辭免棚
殿特從所請依擬着該撫按官備查見省搭棚
銀兩抵充蓋造毋得妄費
八月二十九日工部一本都城錢重阻滯不通
等事奉
聖旨南京鑄解制錢既不堪行使准照數解料你
部裏一併鑄造應進內庫的于大倉數內撥補
務各足一萬定之數偽錢雜錢務遵前旨嚴行
禁治其餘俱依擬
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工部一本仰承德意敬攄
愚悃等事奉
聖旨京師城垣關係重大若塌壞日久費用愈多
還着遵前旨勘估緊要的興工修理該部知道

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工部一本類解軍裝積
弊已極等事奉
聖旨各處起解胖襖以備給軍原係祖制若製造
粗惡只應追究經管官員如何便擬改折着照
舊成造本色起解務要如式堪用使軍沾實惠
二十年三月初二日工部一本淮河議濬失策
等事奉
聖旨是這河道各處爲害衆論紛持你部裏與張
貞觀說知照依勑書內先着泗州還與地方官
于年來有河患處所逐一踏勘從長計議方知
疏濬以圖永利毋得搪塞目前關防改爲勘議
河道四字
二十一年九月初七日工部一本運道可虞敬
陳末議等事奉
聖旨這所議着總河衙門便宜區處其河上供事
各官有賢能的務要久任優擢毋得輕易遷轉
及別項差委以滋規避
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直隸巡按牛應元一本

祖陵水患日深等事奉
聖旨朕覽進到祖陵圖二張舊圖原無水患新圖被水將堤岸橋梁樹株渰沒冲塌陵寢浸漫朕心甚憂傷不安着該部作速差官踏看明白會議作速修理以防水患各保無虞以安祖宗之靈

二十一日工部一本重地水患日深等事奉
聖旨祖陵久被水患前此地方官因循坐視差官往勘竟成虛文好生怠玩你部裡還查名來說今既覆議責成着便選差老成風力科臣一員前去會同總督河漕各御史從長計議其工力易舉的着作速隨宜疏洩以安陵寢重地不許躭延若事干重大可垂永利者仍確議奏報毋得偏執私見議論〻情如無成功責有所歸還立限與他

二十八日工部一本祖陵水患日深等事　覆牛應元奉
聖旨且河工挑濬每年糜費內帑不下百十餘萬工程再無堅久完報反滋侵沒之弊總督河漕等官故爾遷延希圖糜費大家侵漁好生可惡舒應龍着革了職爲民追奪所給誥命其原南京工科陳弘烈工科劉弘寶扶同停寢都當重治姑且各降雜職調極邊方用都不許朦朧薦用張貞觀彭應參既爲民了姑免究處以前潘季馴等還着吏工二部查明來說張企程着作速勘議具奏限他五個月

九月初十日工部一本特請治河臺臣等事　覆崔邦亮奉
聖旨河工重大張企程准寬限勘議完日回京蔣春芳加勑書一道以便行事御史不必再差

二十三日工部一本祖陵水患日深等事　覆禮科張　本奉
聖旨導淮分黃既勘有定議可行與河道各官着他及時興工開濬早洩祖陵之水並無妨于明年運道錢糧俱依擬取用

十月十二日工部一本勘河業有成議等事

覆禮科張鑑奏
聖旨張企程已有旨了河工重務還着他與河臣
并撫按恊心督率以期成功毋得别生疑阻
十一月初三日工部一本河工事體重大等事
奏
聖旨是這分黄導淮工程便行與河道官着遵前
旨作速興舉毋致躭延遲悞高家堰并看了來
說
十二月初七日工部一本河工方興敬攄一得
等事奏
聖旨這導淮入江海事宜可便行與勘河科臣總
河總漕并各御史等官會勘一面分黄一面導
淮從長酌議具奏
二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工部一本黄河勢已南
徙等事　覆楊光訓奏
聖旨黄堌口應否築塞關係運道匪小便行與河
漕二臣會同各官虛心確議務爲長久可行之
計

十一日工科徐𤃩一本河漕異議濬塞難憑等
事奏
聖旨這本說的是你部裡就行與河臣着他悉心
經畫應與漕臣會議者不妨從長計處毋得各
持異議工部知道
十五日監察工程御史劉景辰一本陳言招啓
等事奏
聖旨且科道同差原爲查覈奸弊各陳所見聞原
無屬轄張正學自已不言却又怪人先發好生
失職姑且不究這石料運價只該部從公查處
不必預議若有欺濫還參奏來重治
二十九年十月初五日工科一本河决異常運
道陵園均屬可虞等事奏
聖旨黄河横决恐浸泗州
祖陵且妨運道令河漕大臣既缺着便會同推舉
忠誠練達堪任的去尅期赴彼處置一面先行
文與各該巡撫多方料理毋得坐視貽患該部
知道

十二月初九日工科署科事吏科右給事中田
大益一本河任難肩人心多畏等事奉
聖旨先年因黃河泛濫貽害祖陵運道有旨處治
河臣不吝錢糧命官疏治如何今年又冲決了
着該科查參來河南鳳陽山東三處巡撫各有
信地之責着上緊疏濬堵塞不許推諉支調因
循玩事務有成績但事無統紀必致甲乙可否
推調妨誤該濬不濬該塞不塞又致空費無益
吏部屢推總河大臣還會同各官不拘在任在
籍務舉實心任事熟知河道的兩三員先推一
併寫來仍須殫誠虛心評品次第惟才是用毋
得顧忌不舉及徇私濫舉亦不許再行延緩
三十年五月初四日工部尚書姚繼一本陵運
噎膈可虞等事奉
聖旨朕覽卿等會議治河重務費用浩煩再三縈
心非不軫念但今內庫缺乏各項進供待用何
有積餘茲不得已且那借太僕寺馬價銀三十
萬差官送去以濟急用其原議河道錢糧五萬

二千也着留用以後不必搜括其戶部原議協
濟之數依擬此外尚須接濟爾部裡還悉心計
議措處來說
八月二十六日工部一本遵奉
明旨會勘河工等事　覆李思孝奉
聖旨國家興舉大役不嫌再三斟酌[illegible]河工既前
有旨着再勘那科臣疏內又有異同還行與在
河諸臣矢公矢慎務求至當永利之說勿得有
分彼此以妨國事你部裡一面處治錢糧以待
興作之需免致臨時無措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工部一本運河漸濬
漸深等事奉
聖旨清口係漕河咽喉此時尚未疏通何以濟運
着總河漕及各差御史嚴督司道等官上緊設
法濬治毋得因循延緩致悞重計
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工部一本雷火燒燬明
樓等事奉
聖旨朕覽卿疏看祖陵被火奏章驚痛不已正令

夙夜責躬修舉實政庶幾仰慰聖靈感召天和
懇切忠愛知道了便着內官勘計上緊修理勿
得延緩
二十二日工部接出
聖諭令有內官監總理官陳永壽會同踏勘
祖陵工程估計修理回話其所用錢糧物料已行
料計朕思
祖陵乃安妥聖靈發祥吉地惟恐爾該部措辦錢
糧延悞工作今有御前陸續省積銀二萬兩發

出爾該部即便擇日興工會同內外官員上緊
督率修理剋期報完不許怠緩以慰朕敬
祖考恩誠心違者必罪不宥如諭奉行
七月初七日欽天監一本雷火燒燬明樓等事
奉
聖旨祖陵修理該監據書選擇今歲坐向不利自
應不差惟朕敬天畏祖之心時刻不息豈能曠
日久待該監便先擇吉治石治木即着工部會
內官監上急造辦各項物料年終務俱完備來
春擇吉興工勗建剋期完報以慰朕心該衙門
知道
三十三年正月十六日工部一本遵奉
聖諭織造事奉
聖旨東南民力已竭你部料銀又預借數多難以
搜括朕實軫念但未完及新奏袍段俱係進賜
急缺合用之需既說約費數十餘萬着仍分作
十運補織解進以寬民力昭朕節愛之意
九月初八日工部一本黃灌南陽漕渠告急等

事　覆曹時聘奉
聖旨黃河北徙南陽運道被灌大挑朱旺口舊河
使水歸故道費用浩大各部原當協濟雖帑藏
處處空匱但此真不得已之役所宜應付亦難
執例吝惜今次戶部可勉從工部之請如數借
給若漕粮必不可留亦須設法處足與他其兵
部淮揚馬價及南京兵工二部錢糧俱着如數
借給寧于別項樽節毋得自分彼此此外均攤
開納搜括等事俱依擬着河道會同各撫按便

宜處置行刻期興工愼勿輕誤妄費
初十日工科右給事中宋 韓一本河工經費已
蒙 聖鑒等事奉
聖旨河工關係漕運乃京師咽喉比之他工蓋分
緊急這次各衙門借處錢粮俱要作速如期如
數處給與他不得固爲爭執致延時日寧于別
項曲加樽節毋誤大計該部院知道
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工部一本內供時不
可缺僉商勢不容緩等事奉
聖旨這內供商役偏累五六疲民殊爲可憫着遵
屢旨皇親戚畹縉紳錦衣衛及世職駕校俱皆
優免不得擅聽仇誣報派依擬酌定人數會同
僉報來說其間蠹虐實杜囑托減墊費禁需索
等項俱要從公執議加意体恤務使人心樂從
稱朕愛養畿民之意
三十六年十月初八日工部一本溝渠久壅工
役甚鉅等事奉
聖旨是都城街道溝渠墊塞已極亟宜修理居民

知道
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工部一本欽奉事奉
聖旨薦殿原有舊例但王念地方災傷屢奏欲省
煩費這徑過河路准免搭蓋其過埧登陸處所
俱照舊行
二月初六日工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是之國大典王意惓惓欲省煩費其宮眷等
行李及各運行李俱從徐州由黃河至洛遇有
窄淺處所作速挑濬王與妃等宮眷由衛輝登

以下原缺

占壓水溝更屬違法爾部便查出盡行拆毀有
勢豪阻撓的都袮來重治仍嚴禁皇墻都城下
空土有故犯者即行拿究街道官也着躬親巡
行時常查理不許怠玩餘俱依擬行
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工部一本私鑄公行
事奉
聖旨是錢法關係國計若私鑄縱横爲害不小依
擬嚴行禁緝仍附入考成不許違玩
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工部一本嚴查侵占

以下原缺